中國新文學大系

散文一集

周作人編選

v.6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PL 2452 C528 v.6
Chao, Chia-pi
Chung-kuo hsin wen hsüeh ta hsi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TORONTO
EAST ASIAN LIBRARY
RM 8049 ROBARTS

中國新文學大系

趙家璧主編

第六集

PL
2452
C528
v.6

UNIVERSITY OF TORONTO
EAST ASIAN LIBRARY
RM 8049 ROBARTS

良友總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

北平 良友公司
南京 良友公司
廈門 良友公司
漢口 良友公司
重慶 良友公司
廣州 良友公司
梧州 良友公司
紐約 良友公司

LIBRARY
FEB -6 1976
UNIVERSITY OF TORONTO

散文一集

周作人編選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一九三五，六，十五付排
一九三五，八，三十初版
一九三五，九，十日再版
一九三六，五，二日三版

導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No. 383

普及版每本大洋一元

目次

導言……一——一四
徐志摩
翡冷翠山居閒話……一
我所知道的康橋……三
自剖……一一
傷雙栝老人……一六
天目山中筆記……一九
「濃得化不開」……二三
死城……二七
猛虎集序……三五
劉半農
奉答王敬軒先生……四〇
「作揖主義」……五七
國語問題中一個大爭點……六〇

老實說了吧……六七
爲免除誤會起見……七〇
「老實說了」的結果……七二
劉大白
龍山夢痕序……七六
時間上的準外國話……八一
桐城派鬼話文合八股文的關係……八二
檢書換易法的鬼話文作法祕訣……八七
對付鬼話文的態度……九〇
梁遇春
人死觀……九六
談「流浪漢」……一〇〇
「春朝」一刻值千金……一一一
吳稚暉
苦矣！……一一六
亂談幾句……一一八
郁達夫
還鄉記……一二一
還鄉後記……一四〇

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一四九
一個人在途上……一五三
日記文學……一五八
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一六三
藝術與國家……一六八
文藝賞鑑上之偏愛價值……一七二

郭沫若

賣書……一七七
百合與番茄……一八〇
月蝕……一九〇
今津紀游……二〇〇
神話的世界……二一一
藝術家與革命家……二一六
致成仿吾書……二一八

俞平伯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二二九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二三四
清河坊……二三八
與紹原論祓……二四二

丁是西湖遊記……二四五
顧頡剛
古史辨自序……二六八
江紹原
髮鬚爪導言……二四七
陳西瀅
線裝書與白話文……二五三
再論線裝書……二五六
中國的精神文明……二六〇
文化的交流……二六四
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二六六
徐祖正
山中雜記一……二七三
山中雜記四……二七五
山中雜記五……二七九
山中雜記九……二八一
山中雜記十……二八五
廢名
洲……二八八

烏篷船……三九〇
芭茅……三九二
「送路燈」……三九四
磚……三九七
茶館……四〇二

孫伏園
長安道上……四〇七

孫福熙
清華園之菊……四二二
賣詩花餅的青年多吉慶……四三〇
紹興通信……四三七

徐蔚南
山陰道上……四四一
快閣的紫藤花……四四二
香爐峯上馬頭……四四五

王世穎
放生日的東湖……四四七
大善寺底塔……四四九

導言

導言

周作人

新文學的散文可以說是始於文學革命。在清末戊戌前後也曾有過白話運動，但這乃是教育的而非文學的。我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第五講中這樣說過：

「在這時候曾有一種白話文字出現，如白話報白話叢書等，不過和現在的白話文不同，那不是白話文學，而只是因爲想要變法，要使一般國民都認識些文字，看看報紙，對國家政治都可明瞭一點，所以認爲用白話寫文章可得到較大的効力。因此，我以爲那時候的白話和現在的白話文有兩點不同。

第一，現在的白話文是話怎麼說便怎麼寫，那時候却是由古文翻白話。有一本女誡註釋，是那時候的白話叢書（光緒辛丑出板）之一，序文的起頭是這樣：

> 梅侶做成了女誡的註釋，請吳芙做序，吳芙就提起筆來寫道，從古以來，女人有名氣的極多，要算曹大家第一，曹大家是女人當中的孔夫子，女誡是女人最要緊念的書。……

又後序云：

> 華留芳女史看完了裘梅侶做的曹大家女誡註釋，歎一口氣說道，唉，我如今想起中國的女子，眞沒有再比他可憐的了。……

這仍然是古文裏的格調，可見那時的白話是作者用古文想出之後又翻作白話寫出來的。

第二，是態度的不同。現在我們作文的態度是一元的，就是無論對什麼人，作什麼事，無論是著書或隨便

的寫一張字條兒，一律都用白話。而以前的態度則是二元的，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話寫，只是爲一般沒有學識的平民和工人才寫白話的。因爲那時候的目的是改造政治，如一切東西都用古文，則一般人對報紙仍看不懂，對政府的命令也仍將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所以只好用白話。但如寫正經的文章或著書時，當然還是作古文的。因而我們可以說，在那時候古文是爲老爺用的，而白話是爲聽差用的。

總之，那時候的白話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只是戊戌變法的餘波之一，和後來的白話文可說是沒有多大關係的。」（鄧恭三紀錄）

話雖如此，那時對於言文問題也有很高明的意見的，如黃遵憲在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著日本國志，卷三十二學術志二記日本文字，末云：

「泰西論者謂五部洲中以中國文字爲最古，學中國文字爲最難，亦謂語言文字之不相合也。然中國自虫魚雲鳥屢變其體，而後爲隸書爲草書，余烏知夫他日者不又變一字體爲愈趨於簡愈趨於便者乎。自凡將訓纂逮夫廣韻集韻，增益之字積世愈多，則文字出於後人創造者多矣，余又烏知夫他日者不見孳生之字爲古所未見今所未聞者乎。周秦以下文體屢變，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諭批判，明白曉暢，務期達意，其文體絕爲古人所無，若小說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筆之於書者，則語言文字幾幾乎復合矣，余又烏知夫他日者不更變一文體爲適用於今通行於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於此求一簡易之法哉。」就是白話叢書的編者裘廷梁在代序論白話爲維新之本（戊戌七月）中也有這樣的話：

「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話而廢文言，則吾黃人聰明才力無他途以奪之，必且務爲有用之學，何至闇沒如斯矣。吾不知夫古人之創造文字將以便天下之人乎，抑以困天下之人乎？人之求通文字將驅遣之爲我用乎，抑將窮老盡氣受役於文字，以人爲文字之奴隸乎？且夫文字至無奇也，蒼頡沮誦造字之人也，其功與造話同，而後人獨視文字爲至珍貴之物，從而崇尙之者，是未知創造文字之指也。今夫一大之爲天也，山水土之爲地也，亦

後之人踵事增華從而粉飾之耳，彼其造字之始本無精義，不過有事可指則指之，有形可象則象之，象形指事之俱窮，則亦任意塗抹，強名之曰某字某字，以代結繩之用而已。今好古者不聞其尊繩也，而獨尊文字、吾烏知其果何說也。或曰，會意諧聲非文字精義耶？曰，會意諧聲，便記認而已，何精義之有。中文也，西文也，橫直不同而爲用同。文言也，白話也，繁簡不同而爲用同。祇有遲速，更無精粗，必欲重此而輕彼，吾又烏知其何說也。且夫文言之美非眞美也，漢以前書曰羣經曰諸子曰傳記，其爲言也必先有所以爲言者存，今雖以白話代之，質幹具存，不損其美。漢後說理記事之書，去其膚淺，删其繁複，可存者百不一二，此外汗牛充棟，效顰以爲工，學步以爲巧，調朱傅粉以爲姸，使以白話譯之，外美既去，陋質悉呈，好古之士將駭而走耳。」

又有云：

「故曰，辭達而已矣。後人不明斯義，必取古人言語與今人不相肖者而摹仿之，於是文與言判然爲二，一人之身而手口異國，實爲二千年來文字一大厄。」黃氏云：

「居今之日讀古人書，徒以父兄師長遞相傳授，童而習焉，不知其艱，苟迹其異同之故，其與異國之人進象胥舌人而後通其言辭者，相去能幾何哉。」二者意思相似，都說得很通達，「手口異國」一語更很得要領。這種態度頗有點近於一元的了。"但是這總是極少數，在那時辦白話報等的人大都只注重政治上的效用也是事實，而且無論理論如何寫出來的白話文還不能夠造成文藝作品，也未曾明白地有此種企圖。十二年後即宣統庚戌（一九一〇）在東京的舊民報社員編刊一種教育今語雜識，於「共和紀元二千七百五十一年」一月創刊，共出了六册，內容於社說外分中國文字學，羣經學，諸子學，歷史學，地理學，教育學等七門，用白話講述，目的在於行銷南洋各地，宣傳排滿，如發刊緣起中所說，「期邦人諸友發思古之幽情，勉爲炎黃之肖子焉。」撰稿者有章太炎，陶煥卿，錢德潛諸人。那時錢君還不叫作「玄同」，只單名一個「夏」字，取其爲「中國人也」的意思，在今語雜誌中署名「渾然」，撰過兩篇關於文字學的文章，第一册裏有一篇共和紀年說，主張用

周召共和來做中國紀年，也是他所寫的。今抄錄一節，可以見當時的文體與論調：

「還有那外國人打進來，滅了我國，自稱皇帝，像那元朝的樣子，我們中國人倘然還有一口氣沒有絕，總不應該扁扁服服，做他的奴隸牛馬，自稱大元國的百姓，他的國號紀年不但和我們不相干，並且是我們所絕不應該承認他的。但是從宋帝趙昺赴海以後，天完帝徐壽輝起義以前，這七十一年中間中國竟沒有皇帝，到這種時候用皇帝來紀年的竟沒有法子想了，就是真講愛國保種的也止好老老面皮用元朝來紀年了。儞們想，中國史上用外國人紀年，道理上怎麼講得過去，况且中國沒有皇帝可紀元的時候還不止宋和天完間的七十一年麼？」那時的作者自然也是意不在文，因為目的還是教育以及政治的，其用白話乃是一種手段，引渡讀者由淺入深以進於古學之堂奧者也。

民國六年以至八年文學革命的風潮勃興，漸以奠定新文學的基礎，白話被認為國語了，文學是應當「國語的」了，評論小說詩戲曲都發達起來了，這是很熱鬧的一個時代，但是白話文自身的生長却還很有限，而且也還沒有獨立的這種品類，雖然在新青年等雜誌上所謂隨感錄的小文字已經很多。八年三月我在每週評論上登過一篇小文，題曰祖先崇拜，其首兩節云：

「遠東各國都有祖先崇拜這一種風俗。現今野蠻民族多是如此，在歐洲古代也已有過。中國到了現在，還保存這部落時代的蠻風，實是奇怪。據我想，這事既於道理上不合，又於事實上有害，應該廢去才是。

第一，祖先崇拜的原始的理由，當然是本於精靈信仰。原人思想以為萬物都有靈的，形體不過是暫時的住所。所以人死之後仍舊有鬼，存留於世上，飲食起居還同生前一樣。這些資料須由子孫供給，否則便要觸怒死鬼，發生災禍。這是祖先崇拜的起源。現在科學昌明，早知道世上無鬼，這騙人的祭獻禮拜當然可以不做了。這種風俗，令人廢時光，費錢財，很是有損，而且因為接香烟喫羹飯的迷信，許多男人往往藉口於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謬說，買妾蓄婢，敗壞人倫，實在是不合人道的壞事。」

無論一個人怎樣愛惜他自己所做的文章，我總不能說上邊的兩節寫得好，牠只是頑強地主張自己的意見，至多能說得理圓，却沒有什麼餘情，這與渾然先生的那篇正是同等的作品。民國十年五月我寫了一篇五百字的小文，投寄晨報，那時還沒有副刊，便登在「第七板」上，題曰美文：

「外國文學裏有一種所謂論文，其中大約可以分作兩類。一批評的，是學術性的。二記述的，是藝術性的，又稱作美文。這裏邊又可以分出敍事與抒情，但也很多兩者夾雜的。這種美文似乎在英語國民裏最爲發達，如中國所熟知的愛迭生，蘭姆，歐文，霍桑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近時高爾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頓也是美文的好手。讀好的論文，如讀散文詩，因爲他實在是詩與散文中間的橋。中國古文裏的序記與說等，也可以說是美文的一類。但在現代的國語文學裏，還不曾見有這類文章，治新文學的人爲什麼不去試試呢？我以爲文章的外形與內容的確有點關係，有許多思想，既不能作爲小說，又不適於做詩，便可以用論文式去表他。他的條件同一切文學作品一樣，只是眞實簡明便好。我們可以看了外國的模範做去，但是須用自己的文句與思想，不可去模仿他們。晨報上的浪漫談，以前有幾篇倒有點相近，但是後來（恕我直說）落了窠臼，用上多少自然現象的字面，衰弱的感傷的口氣，不大有生命了。我希望大家捲土重來，給新文學開闢出一塊新的土地來，豈不好麼。」浪漫談裏較好的一篇我記得是講北京的街道的，作者是羅志希，此外的却都記不得了。晨報第七板不久改成副刊，是中國日報副刊的起首老店，影響於文壇者頗大，因爲每日出板，適宜於發表雜感短文，比月刊周刊便利得多，寫文章的人自然也多起來了。以後美文的名稱雖然未曾通行，事實上這種文章却漸漸發達，很有自成一部門的可能。十一年三月胡適之給申報做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第十節中講到白話文學的成績，曾這樣說：

「第三，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著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

拙，其實却是滑稽。這一類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

新文學中白話散文的成功比較容易，却也比較遲，原來都是事實。十九年九月我給近代散文抄做序，有一部分是講小品文的起源變遷的：

「小品文是文藝的少子，年紀頂小的老頭兒子。文藝發生次序大概是先韻文，次散文，韻文之中又是先敘事抒情，次說理，散文則是先敘事，次說理，最後才是抒情。借了希臘文學來做例，一方面是史詩和戲劇，抒情詩，格言詩，一方面是歷史和小說，哲學，——小品文，這在希臘文學盛時實在還沒有發達，雖然那些哲人(Sophistai)似乎有這一點氣味，不過他們還是思想家，有如中國的諸子，只是勉強去仰攀一個淵源，直到基督紀元後希羅文學時代才可以說眞是起頭了，正如中國要在晉文裏才能看出小品文的色彩來一樣。我鹵莽地說一句，小品文是文學發達的極致，他的興盛必須在王綱解紐的時代。未來的事情，因為我到底不是問星處，不能知道，至於過去的史蹟却還有點可以查考。我想古今文藝的變遷曾有兩個大時期，一是集團的，一是個人的。在文學史上所記大都是後期的事，但有些上代的遺留如歌謠等，也還能推想前期的文藝的百一。在美術上便比較地看得明白，繪畫完全個人化了，雕塑也稍有變動，至於建築，音樂，美術工藝如磁器等，卻都保留原始的跡象，還是民族的集團的而非個人的藝術，所尋求表示的也是傳統的而非獨創的美。在未脫離集團的精神之時代，硬想打破他的傳統，又不能建立個性，其結果往往青黃不接，呈出醜態，固然不好，如以現今的磁器之製作繪畫與古時相較，即可明瞭，但如顛倒過來叫個人的藝術復歸於集團的，也不是很對的事。對不對是別一件事，與有沒有是不相干的，所以這兩種情形直到現今還是並存，不，或者是對峙着。集團的美術之根據最初在於民族性的嗜好，隨後變為師門的傳授，遂由硬化而生停滯，其價值幾乎只存在技術一點上了。文學則更為不幸，授業的師傅讓位於護法的君師，於是集團的文以載道與個人的詩言志兩種口號成了敵對，在文學進了後期以後，這新舊勢力還永遠相搏，釀成了過去的許多五花八門的文學運動。在朝廷強盛，政教統一的時

代，載道主義一定佔勢力，文學大盛，統是平伯所謂「大的高的正的」，可是又就「差不多總是一堆垃圾，讀之昏昏欲睡」的東西，一直到了頹廢時代，皇帝祖師等等要人沒有多大力量了，處士橫議，百家爭鳴，正統家大歎其人心不古，可是我們覺得有許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這個時代發生，這自然因爲我們是贊成詩言志派的緣故。小品文則又在個人的文學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他集合敍事說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裏，用了適宜的手法調理起來，所以是近代文學的一個潮頭，他站在前頭，假如碰了壁時自然也首先碰壁。」

這是我的私見，可以拏來說明小品散文晚起的緣故，但是其成功又似比較容易，却還有別的理由。十五年五月我有給平伯的一封信云：

「王季重文殊有趣，唯尙有徐文長所說的以古字奇字替代俗字的地方，不及張宗子的自然。張宗子的瑯環文集中記泰山及普陀之游的兩篇文章似比文飯小品各篇爲佳，此書已借給頡剛，如要看可以轉向他去借。我常常說現今的散文小品並非五四以後的新出產品，實在是「古已有之」，不過現今重新發達起來罷了。由板橋冬心溯而上之這班明朝文人再上連東坡山谷等，似可編出一本文選，也即爲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此件事似大可以做，於教課者亦有便利。現在的小文與宋明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點不同，但風致實是一致，或者又加上了一點西洋影響，使他有一種新氣息而已。」十五年十一月在重刊陶庵夢憶序上也說：

「我常這樣想，現代的散文在新文學中受外國的影響最少，這與其說是文學革命的，還不如說是文藝復興的產物，雖然在文學發達的程途上復興與革命是同一樣的進展。在理學與古文沒有全盛的時候，抒情的散文也已得到相當的長發，不過在學士大夫眼中自然也不很看得起，我們讀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覺得與現代文的情趣幾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難免有若干距離，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對於禮法的反動則又很有現代的氣息了。」十七年五月作雜拌兒跋，引了上邊這一節之後又說道：

「唐宋文人也作過些性靈流露的散文，只是大都自認爲文章游戲，到了要做正經文章時便又照着規矩去做

古文。明清時代也是如此，但是明代的文藝美術比較地稍有活氣，文學上頗有革新的氣象，公安派的人能夠無視古文的正統，以抒情的態度作一切的文章，雖然後代批評家貶斥他們為淺率空疏，實際却是真實的個性的表現，其價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對於著作的態度可以說是二元的，而他們則是一元的，在這一點上與現代寫文章的人正是一致，現在的人無論寫什麼都用白話文，也就是統一的一例，與庚子前後的新黨在愛國白話報上用白話，自己的名山事業非用古文不可的絕不相同了。以前的人以為文是以載道的東西，但此外另有一種文章却是可以寫了來消遣的，現在則又把他統一了，去寫或讀可以說本以消遣，但同時也就是傳了道了，或是聞了道。除了還是想要去以載道的老少同志以外，我想現在的人的文學意見大抵是這樣，這也可以說是與明代的新文學家的意思相差不遠的。在這個情形之下，現在的文學——現在只就散文說——與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雖然並沒有模仿，或者也還很少有人去讀明文，又因時代的關係在文字上很有歐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顯的改變。現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條湮沒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後又在下流被掘了出來，這是一條古河，却又是新的。」在上文又曾這樣說：

「這風致是屬於中國文學的，是那樣地舊而又這樣地新。」這一句話我覺得說的頗得要領。同年十一月作燕知草跋，有云：

「我也看見有些純粹口語體的文章，在受過新式中學教育的學生手裏寫得很是細膩流麗，覺得有造成新文體的可能，使小說戲劇有一種新發展，但是在論文，——不，或者不如說小品文，不專說理敘事而以抒情分子為主的，有人稱他為絮語過的那種散文上，我想必須有澀味與簡單味，這才耐讀，所以他的文詞還得變化一點。以口語為基本，再加上歐化語，古文，方言等分子，雜糅調和，適宜地或吝嗇地安排起來，有知識與趣味的兩重的統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語文來。我說雅，這只是說自然，大方的風度，並不要禁忌什麼字句，或者裝出鄉紳的架子。平伯的文章便多有這些雅致，這又就是他近於明朝人的地方。不過我們要知道，明朝的

名士的文章誠然是多有隱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有些人終於做了忠臣，如王謔菴到覆馬士英的時候便有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汚之地的話，大多數的眞正文人的反禮教的態度也很顯然，這個統系我相信到了李笠翁袁子才還沒有全絕，雖然他們已都變成了清客了。中國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與英國的小品文兩者所合成，而現在中國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樣子，手拏不動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難到藝術世界裏去，這原是無足怪的。我常想，文學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學及其他種種藝術或宗教，因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接着吻的嘴不再要唱歌，這理由正是一致，但是，假如征服了政治的世界而在別的方面還有不滿，那麼當然還有要到藝術世界裏去的時候，拿破倫在軍營中帶着少年維特的煩惱可以算作一例。文學所以雖是不革命，却很有他的存在的權利與必要。」二十一年十一月所寫雜拌兒之二序中云：

「所謂言與物者何耶，也只是文詞與思想罷了，此外似乎還該添上一種氣味。氣味這個字彷彿有點曖昧而且神祕，其實不然。氣味是很實在的東西，譬如一個人身上有羊羶氣，大蒜氣，或者說是有點油滑氣，也都是大家所能辨別出來的。這樣看去，三代以後的文人裏我所喜歡的有陶淵明顏之推兩位先生，恰巧都是六朝人物。此外自然也有部分可取，即如上邊所說五人（案即白采蘇曼殊沈復史震林盛此公）中：沈三白史悟岡究竟還算佼佼者，六記中前三篇多有妙文，散記中紀游紀風物如卷二記蟋蟀及姑惡鳥等諸文皆佳，大抵敍事物抒情緒都頗出色，其涉及人生觀處則悉失敗也。孔子曰，盍各言爾志。我們生在這年頭兒，能夠於文字中去找到古今中外的人聽他言志，這實在已是一個快樂，原不該再去挑剔好醜。但是話雖如此，我們固然也要聽野老的話桑麻，市儈的說行市，然而友朋間氣味相投的閒話，上自生死與衰，下至虫魚神鬼，無不可談，無不可聽，則其樂益大，而以此例彼，人情又復不能無所偏向耳。」

胡亂的講到這里，對於雜拌兒之二我所想說的幾句話可以接得上去了。平伯那本集子裏所收的文章大旨仍舊是雜的，有些是考據的，其文詞氣味的雅致與前編無異，有些是抒情說理的，如中年等，這裏邊兼有思想之

美，是一般文士之文所萬不能及的。此外有幾篇講兩性或親子問題的文章，這個傾向尤爲顯著。這是以科學常識爲本，加上明淨的感情與清澈的理智，調合成功的一種人生觀，以此爲志，言志固佳，以此爲道，載道亦復何礙。此刻現在，中古聖徒遍於目前，欲找尋此種思想蓋已甚難，其殆猶求陶淵明顏之推之徒於現代歟。」

以上都是我對於新文學的散文之考察，陸續發表在序跋中間，所以只是斷片，但是意思大抵還是一貫，近十年中也不會有多大的變更。二十一年夏間在北平輔仁大學講演即是以這些意思爲根據，簡單地聯貫了一下。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第二講中云：

「對於這復古的風氣揭了反叛的旗幟的，是公安派和竟陵派。公安派的主要人物是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人，他們是萬曆朝的人物，約當西曆十六世紀之末至十七世紀之初。因爲他們是湖北公安縣人，所以有了公安派的名稱。他們的主張很簡單，可以說和胡適之先生的主張差不多。所不同的，那時是十六世紀，利瑪竇還沒有來中國，所以缺乏西洋思想。（他們也有新思想，乃是外來的佛教，借來與儒教思想對抗。）假如從現代新文學的主張要減去他所受到的西洋影響，科學哲學以及文學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張了。而他們對於中國文學變遷的看法，較諸現今的談文學的人或者還要更清楚一點。理論和文章都很對很好，可惜他們的運氣不好，到清朝他們的著作便都成爲禁書了，他們的運動也給乾嘉的文人學者所打倒了。」

我相信新散文的發達成功有兩重的因緣，一是外援，一是內應。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學哲學與文學上的新思想之影響，內應即是歷史的言志派文藝運動之復興。假如沒有歷史的基礎這成功不會這樣容易，但假如沒有外來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沒有新生命，不會站得住。關於言志派我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第二講中略有說明云：

「言志派的文學可以換一名稱，叫做即興的文學，載道派的文學也可以換一名稱，叫做賦得的文學。古今來有名的文學作品通是即興文學。例如詩經上沒有題目，莊子有些也無篇名，他們都是先有意思，想到就寫下

來，寫好後再從文章裏將題目抽出的。賦得的文學是先有題目，然後再按題作文。自己想出的題目作時還比較容易，考試所出的題目便有很多的限制，自己的意思不能說，必須揣摩題目中的意思，如題目是孔子的話，則須跟着題目發揮些聖賢道理，如題目爲陽貨的話，則又非跟着題目罵孔子不可。」末了這幾句話固然是講做眞八股者的情形，但是一般的載道派也實在都是如此。我這言志載道的分派本是一時便宜的說法，但是因爲詩言志與文以載道的話，彷彿詩文混雜，又志與道的界限也有欠明瞭之處，容易引起纏夾，我曾追加地說明說：

「言他人之志卽是載道，載自己的道亦是言志。」這里所說卽興與賦得，雖然說得較爲游戲的，却很能分清這兩者的特質。重複地說，新散文裏這卽興的分子是很重要的，在這一點上他與前一期的新文學運動卽公安派全然相同，不過這相同者由於趨勢之偶合，並不由於模擬或影響。我們說公安派是前一期的新文學運動，却不將他當作現今新文學運動的祖師，我們讀公安派文發見與現代散文有許多類似處覺得很有興味，却不將他當作軌範去模仿他。這理由是很簡明的。新散文裏的基調雖然仍是儒道二家的，這却經過西洋現代思想的陶鎔浸潤，自有一種新的色味，與以前的顯有不同，卽使在文章的外觀上有相似的地方。我不諱言中國思想裏的儒道二家的基調，因爲這是事實，非言論所能隨便變易，我也並不反對，因爲覺得這個基本也並不一定比西洋的宗教思想壞，他更容易收容唯物的常識而一新其面目，如我們近來所見。我常想儒道法實在原是三位一體，儒家一面有他的理想，一面又想顧實行，結果是中庸一路，若要眞去實行，却又不能不再降低而成法家，又如拋開實行，便自然專重理想而成道家了。這在當初創始的都是高明的人，後來禁不起徒子徒孫的模擬傳訛，一樣地變成了破落戶，其間也有陶淵明顏之推等人能自振作的，實際已是江河日下之勢，莫可挽救了。外來的思想也曾來注灌過，如佛教是也，這原是偉大的思想，很可以佩服的，可是他自成一統系，他的傾向又比道家更往左走，他的影響好容易鑽到文學裏去之後，結果只有兩樣，這如不是屬於宗教類的佛教文學，那就是近似道家思想的一種空靈作品而已。公安派的文學大約只做到這里，現在的要算是進一程了。爲什麼呢？這便因爲現在所

受的外來影響是唯物的科學思想，他能夠使中國固有的儒道思想切實地淘煉一番，如上文說過，以科學常識爲本，加上明淨的感情與清澈的理智，調合成功一種人生觀，「以此爲志，言志固佳，以此爲道，載道亦復何礙。」論理，這應該是中國現文壇的普遍的情形，蓋中國向無宗教思想的束縛，偏重現實的現世主義上加以唯物的科學思想，自當能和合新舊而別有成就。事實却不盡然，沒有能夠抓得住這二者的主腦，也沒有能夠把他們揑作一團，那麼結果不是做出一篇新的土八股便是舊的傳教的洋話。這也正是無怪的。過去的時間的力量太大了，現在的力量又還太短，雖然期望好文章的出現也是人情，然而性急也無用處，還只好且等待着耳。

對於新文學的散文我的意見大抵就只是如此，要分時期分派別的講我覺得還無從說起，從民六到現今還沒有二十年，何況現在又只以前十年爲限呢。我看文藝的段落，並不以主義與黨派的盛衰爲唯一的依據，只看文人的態度，這是夾雜宗教氣的主張載道的呢，還是純藝術的主張載道的呢，以此來決定文學的轉變。現在還是混亂時期，這也還難說，因爲各自在那里打轉身，似乎都很少眞是明確態度。我是這樣看，也就是這樣地編選。我與郁達夫先生分編這兩本散文集，我可以說明我的是那麼不講歷史，不管主義黨派，只憑主觀偏見而編的。這一冊裏共計有十七人，七十一篇。這里除了我與郁先生約定互相編選之外，其餘的許多人大都是由我胡抓瞎扯的。關於這些人有幾件事應得說明，今列記於下：

一，有四位已故的人，即徐志摩，劉半農，劉大白，梁遇春，都列在卷首。所選的文章不以民國十五年爲限，這可以算是一個例外，但是却也不能說是沒有理由的。

二，吳稚暉（這里活人也一律稱名，不加先生，下均同。）實在是文學革命以前的人物，他在新世紀上發表的妙文凡讀過的人是誰也不會忘記的。他的這一種特別的說話法與作文法可惜至今竟無傳人，眞令人有廣陵散之感。爲表示尊重這奇文起見，特選錄在民十以後所作幾篇，只可惜有些在現今恐有違礙不能重印，所以只抄了短短的兩篇小文。

三，議論文照例不選，所以有些人如蔡孑民，陳獨秀，胡適之，錢玄同，李守常，陶孟和等的文章都未曾編入。這里就只選了顧頡剛的一篇古史辨序，因爲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自叙，胡適之的四十自述或者可以相比，不過出得太遲了，已經在民十五之後。新潮上還有一篇講舊家庭的文章，署名「顧誠吾」，也可備選，因爲是未完的稿，所以決定用了這序文。

四，廢名所作本來是小說，但是我看這可以當小品散文讀，不，不但是可以，或者這樣更覺得有意味亦未可知。今從橋中選取六則，棗中也有可取的文章，因爲著作年月稍後，所以只好割愛了。

五，此外還有些人本擬收入，如梁實秋，沈從文，謝六逸，章克標，趙景深等，只可惜大部分著作都在民十五以後，所以不能收在這一集裏。近十年來作者如林，未能盡知，自多遺漏，咎何能辭，但決無故意抹殺之事，此則自審可告無罪者耳。

六，末了我似乎還得略說我自己對於散文的主觀和偏見。前面我所說的多是關於散文的發達，現在是說對於散文本身這東西。我在草木虫魚小引中說過：

「我平常很懷疑，心裏的情是否可以用言全表了出來，更不相信隨隨便便地就表得出來。什麼嗟嘆啦，永歌啦，手舞足蹈啦的把戲，多少可以發表自己的情意，但是到了成爲藝術再給人家去看的時候，恐怕就要發生了好些的變動與間隔，所留存的也就是很微末了。死生之悲哀，愛戀之喜悅，人生最切的悲歡甘苦，絕對地不能以言語形容，更無論文字，至少在我是這樣感想，世間或有天才自然也可以有例外，那麼我們凡人所可以用文字表現者只是某一種情意，固然不很粗淺但也不很深切的部分，換句語來說，實在是可有可無不關緊要的東西，表現出來聊以自寬慰消遣罷了。

我覺得文學好像是一個香爐，他的兩旁邊還有一對蠟燭台，左派和右派。無論那一邊是左是右，都沒有什麼關係，這總之有兩位，即是禪宗與密宗，假如容我借用佛教的兩個名稱。文學無用，而這左右兩位是有用有

能力的。禪宗的作法的人不立文字，知道牠的無用，卻尋別的途徑。辟歷似的大喝一聲，或一棍打去，或一句乾矢橛，直截地使人家豁然開悟，這在對方固然也需要相相的感受性，不能輕易發生効力，但這辦法的精義實在是極對的，差不多可以說是最高理想的藝術，不過在事實上藝術還著實有志未逮，或者只是音樂有點這樣的意味，纏縛在文字語言裏的文學雖然挈出什麽象徵等物事來在那里掙扎，也總還追隨不上。密宗派的人單是結印念咒，揭諦揭諦波羅揭諦幾句話，看去毫無意義，實在含有極大力量， 老太婆高唱阿彌陀佛， 便可安心立命，覺得西方有分，紳士平日對於廚子呼來喝去，有朝一日自己做了光祿寺小官，却是顧盼自雄，原來都是這一類的事。即如古今來多少殺人如麻的欽案， 問其罪名， 只是大不敬或大逆不道等幾個字兒，全是空空洞洞的，當年却有許多活人死人因此處了各種極刑，想起來很是冤枉，不過在當時，大約除本人外沒有不以爲都是應該的吧。名號——文字的威力大到如此，實在可敬而且可畏了。文學呢，他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他不能那麼解脫，用了獨一無二的表現法直截地發出來，却也不會這麼鬪勇，憑空抓了一個嚷字塞住了人家的嗓子，再回不過氣來，結果是東說西說，寫成了四萬八千卷的書册，只供閑人的繙閱罷了。」這是我對於文學——散文的苛刻而寬容的態度。我是這樣想，自己也這樣寫，人家的這樣看，現在也這樣選。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於北平。

散文一集

翡冷翠山居閒話

徐志摩

在這裏出門散步去，上山或是下山，在一個晴好的五月的向晚，正像是去赴一個美的宴會，比如去一果子園，那邊每株樹上都是滿掛着詩情最秀逸的果實，假如你單是站著看還不滿意時，只要你一伸手就可以採取，可以恣嘗鮮味，足夠你性靈的迷醉。陽光正好暖和，決不過暖；風息是溫馴的，而且往往因爲他是從繁花的山林裏吹度過來他帶來一股幽遠的澹香，連着一息滋潤的水氣，摩挲著你的顏面，輕繞着你的肩腰，就這單純的呼吸已是無窮的愉快；空氣總是明淨的，近谷內不生煙，遠山上不起靄，那美秀風景的全部正像畫片似的展露在你的眼前，供你閒暇的鑒賞。

作客山中的妙處，尤在你永不須躊躇你的服色與體態；你不妨搖曳著一頭的蓬草，不妨縱容你滿腮的苔蘚；你愛穿什麼就穿什麼；扮一個牧童，扮一個漁翁，裝一個農夫，裝一個走江湖的桀卜閃，裝一個獵戶；你再不必提心整理你的領結，你儘可以不用領結，給你的頸根與胸膛一半日的自由，你可以拿一條這邊艷色的長巾包在你的頭上，學一個太平軍的頭目，或是拜倫那埃及裝的姿態；但最要緊的是穿上你最舊的舊鞋，別管他模樣不佳，他們是頂可寶的好友，他們承着你的體重却不叫你記起你還有一雙腳在你的底下。

這樣的玩頂好是不要約伴，，我竟想嚴格的取締，只許你獨身；因爲有了伴多少總得叫你分心，尤其是年輕的女伴，那是最危險最專制不過的旅件，你應得躲避她像你躲避青草裏一條美麗的花蛇！平常我們從自己家裏走到朋友的家裏，或是我們執事的地方，那無非是在同一個大牢裏從一間獄室移到另一間獄室去，拘束永遠

跟着我們，自由永遠尋不到我們；但在這春夏間美秀的山中或鄉間你要是有機會獨身閒逛時，那才是你福星高照的時候，那才是你實際領受，親口嘗味，自由與自在的時候，那才是你肉體與靈魂行動一致的時候；朋友們，我們多長一歲年紀往往只是加重我們頭上的枷，加緊我們腳脛上的鍊，我們見小孩子在草裏在沙堆裏在淺水裏打滾作樂，或是看見小貓追他自己的尾巴，何嘗沒有羨慕的時候，但我們的枷，我們的鍊永遠是制定我們行動的上司！所以只有你單身奔赴大自然的懷抱時，像一個裸體的小孩撲入他母親的懷抱時，你才知道靈魂的愉快是怎樣的，單是活着的快樂是怎樣的，單就呼吸單就走道單就張眼看聳耳聽的幸福是怎樣的。因此你得嚴格的為己，極端的自私，只許你，體魄與性靈，與自然同在一個脈搏裏跳動，同在一個音波裏起伏，同在一個神奇的宇宙裏自得。我們渾樸的天真是像含羞草似的嬌柔，一經同伴的抵觸，他就捲了起來，但在澄靜的日光下，和風中，他的姿態是自然的，他的生活是無阻礙的。

你一個人漫遊的時候，你就會在青草裏坐地仰臥，甚至有時打滾，因為草的和暖的顏色自然的喚起你童稚的活潑；在靜僻的道上你就會不自主的狂舞，看着你自己的身影幻出種種詭異的變相，因為道旁樹木的陰影在他們紆徐的婆娑裏暗示你舞蹈的快樂；你也會得信口的歌唱，偶爾記起斷片的音調，與你自己隨口的小曲，因為樹林中的鶯燕告訴你春光是應得讚美的；更不必說你的胸襟自然會跟着曼長的山徑開拓，你的心地會看着澄藍的天空靜定，你的思想和著山壑間的水聲，山罅裏的泉響，有時一澄到底的清澈，有時激起成章的波動，流，流，流入涼爽的橄欖林中，流入嫵媚的阿諾河去……

並且你不但不須應伴，每逢這樣的遊行，你也不必帶書。書是理想的伴侶，但你應得帶書，是在火車上，在你住處的客室裏，不是在你獨身漫步的時候。什麼偉大的深沉的鼓舞的清明的優美的思想的根源不是可以在風籟中，雲彩裏，山勢與地形的起伏裏，花草的顏色與香息裏尋得？自然是最偉大的一部書，葛德說，在他每一頁的字句裏我們讀得最深奧的消息。並且這書上的文字是人人懂得的；阿爾帕斯與五老峯，雪西里與普陀

山，萊因河與揚子江，梨夢湖與西子湖，建蘭與瓊花，杭州西溪的蘆雪與威尼市夕照的紅潮，百靈與夜鶯，更不提一般黃的黃麥，一般紫的紫藤，一般青的青草同在大地上生長，同在和風中波動——他們應用的符號是永遠一致的，他們的意義是永遠明顯的，只要你自己性靈上不長瘡瘢，眼不盲，耳不塞，這無形跡的最高等教育便永遠是你的名分，這不取費的最珍貴的補劑便永遠供你的受用；只要你認識了這一部書，你在這世界上寂寞時便不寂寞，窮困時不窮困，苦惱時有安慰，挫折時有鼓勵，軟弱時有督責，迷失時有南鍼。

（十四年七月）

我所知道的康橋

徐志摩

一

我這一生的周折，大都尋得出感情的線索。不論別的，單說求學。我到英國是為要從羅素。羅素來中國時，我已經在美國。他那不確的死耗傳到的時候，我真的出眼淚不夠，還做悼詩來了。他沒有死，我自然高興。我擺脫了哥崙比亞大博士銜的引誘，買船票過大西洋，想跟這位二十世紀的福祿泰爾認真念一點書去。誰知一到英國才知道事情變樣了：一為他在戰時主張和平，二為他離婚，羅素叫康橋給除名了，他原來是 Trinity College 的 Fellow，這來他的 Fellowship 也給取銷了。他回英國後就在倫敦住下，夫妻兩人賣文章過日子。因此我也不曾遂我從學的始願。我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裏混了半年，正感着悶想換路走的時候，我認識了狄更生先生。狄更生——Galsworthy Lowes Dickinson——是一個有名的作者，他的『一個中國人通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與『一個現代聚餐談話』（A Modern Symposium）兩本小册子早得了我的景

仰。我第一次會着他是在倫敦國際聯盟協會席上，那天林宗孟先生演說，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裏喫茶，有他。以後我常到他家裏去。他看出我的煩悶，勸我到康橋去，他自己是王家學院(Kings College)的Fellow。我就寫信去問兩個學院，回信都說學額早滿了，隨後還是狄更生先生替我去在他的學院裏說好了，給我一個特別生的資格，隨意選科聽講。從此黑方巾黑披袍的風光也被我占着了。初起我在離康橋六英里的鄉下叫沙士頓地方租了幾間小屋住下，同居的有我從前的夫人張幼儀女士與郭虞裳君。每天一早我坐街車（有時自行車）上學，到晚回家。這樣的生活過了一個春，但我在康橋還只是個陌生人，誰都不認識，康橋的生活，可以說完全不曾嘗着，我知道的只是一個圖書館，幾個課室，和三兩個吃便宜飯的茶食舖子。狄更生常在倫敦或是大陸上，所以也不常見他。那年的秋季我一個人回到康橋，整整有一學年，那時我才有機會接近眞正的康橋生活，同時我也慢慢的『發見』了康橋。我不曾知道過更大的愉快。

二

『單獨』是一個耐尋味的現象。我有時想它是任何發見的第一個條件。你要發見你的朋友的『眞』，你得有與他單獨的機會。你要發見你自己的眞，你得給你自己一個單獨的機會。你要發見一個地方（地方一樣有靈性），你也得有單獨玩的機會。我們這一輩子，認眞說，能認識幾個人？能認識幾個地方？我們都是太匆忙，太沒有單獨的機會。說實話，我連我的本鄉都沒有什麼了解。康橋我要算是有相當交情的，再次許只有新認識的翡冷翠了。阿，那些淸晨，那些黃昏，我一個人發痴似的在康橋！絕對的單獨。

但一個人要寫他最心愛的對象，不論是人是地，是多麼使他爲難的一個工作？你怕，你怕描壞了它，你怕說過分了惱了它，你怕說太謹愼了辜負了它。我現在想寫康橋，也正是這樣的心理，我不曾寫，我就知道這回是寫不好的——況且又是臨時逼出來的事情。但我却不能不寫，上期預告已經出去了。我想勉強分兩節寫，一

是我所知道的康橋的天然景色，一是我所知道的康橋的學生生活。我今晚只能極簡的寫些，等以後有興會時再補。

三

康橋的靈性全在一條河上：康河，我敢說，是全世界最秀麗的一條水。河的名是葛蘭大（Granta），也有叫康河（River Cam）的，許有上下流的區別，我不甚清楚。河身多的是曲折，上游是有名的拜倫潭"Byron's Pool"——當年拜倫常在那裏玩的；有一個老村子叫格蘭騫斯德，有一個菓子園，你可以躺在纍纍的桃李樹蔭下吃茶，花菓會吊入你的茶杯，小雀子會到你桌上來啄食，那真是別有一番天地。這是上游；下游是從騫斯德頓下去，河面展開，那是春夏間競舟的場所。上下河分界處有一個壩築，水流急得很，在星光下聽水聲，聽近村晚鐘聲，聽河畔倦牛芻草聲，是我康橋經驗中最神秘的一種：大自然的優美，甯靜，調諧在這星光與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靈。

但康河的精華是在它的中權，著名的"Backs"，這兩岸是幾個最蜚聲的學院的建築。從上面下來是Pembroke, St. Katharine's King's, Clare, Trinity, St. John's。最令人留連的一節是克萊亞與王家學院的毗連處，克萊亞的秀麗緊鄰着王家教堂（King's Chapel）的閎偉。別的地方儘有更美更莊嚴的建築，例如巴黎賽因河的羅浮宮一帶，威尼斯的利阿爾多大橋的兩岸，翡冷翠維基烏大橋的周遭；但康橋的"Backs"自有它的特長，這不容易用一二個狀詞來概括，它那脫離盡塵埃氣的一種清澈秀逸的意境可說是超出了畫圖而化生了音樂的神味。再沒有比這一羣建築更調諧更勻稱的了！論畫，可比的許只有柯羅（Corot）的田野；論音樂，可比的許只有蕭班（Chopin）的夜曲。就這也不能給你依稀的印象，它給你的美感簡直是神靈性的一種。

假如你站在王家學院橋邊的那顆大椈樹蔭下眺望，右側面，隔着一大方淺草坪，是我們的校友居（Fellows

Building），那年代並不早，但它的嫵媚也是不可掩的，它那蒼白的石壁上春夏間滿綴着豔色的薔薇在和風中搖顫，更移左是那教堂，森林似的尖閣不可浼的永遠直指着天空；更左是克萊亞，阿！那不可信的玲瓏的方庭，誰說這不是聖克萊亞（St Clare）的化身，那一塊石上不閃耀着她當年聖潔的精神？在克萊亞後背隱約可辨的是康橋最瀟貴最驕縱的三清學院（Trinity），它那臨河的圖書樓上坐鎮着拜倫神采驚人的雕像。

但這時你的注意早已叫克萊亞的三環洞橋魔術似的攝住。你見過西湖白隄上的西冷斷橋不是（可憐它們早已叫代表近代醜惡精神的汽車公司給踩平了，現在它們跟着蒼涼的雷峯永遠辭別了人間。）？你忘不了那橋上斑駁的蒼苔，木柵的古色，與那橋拱下洩露的湖光與山色不是？克萊亞並沒有那樣體面的襯托，它也不比廬山棲賢寺旁的觀音橋，上瞰五老的奇峯，下臨深潭與飛瀑；他只是怯伶伶的一座三環洞的小橋，它那橋洞間也只掩映着細紋的波鱗與婆娑的樹影，它那橋上櫛比的小穿闌與闌節頂上雙雙的白石球，也只是村姑子頭上不誇張的香草與野花一類的裝飾；但你凝神的看着，更凝神的看着，你再反省你的心境，看還有一絲屑的俗念沾滯不？只要你審美的本能不曾汨滅時，這是你的機會實現純粹美感的神奇！

但你還得選你賞鑒的時辰。英國的天時與氣候是走極端的。冬天是荒謬的壞，逢着連緜的霧盲天你一定不遲疑的甘願進地獄本身去試試，春天（英國是幾乎沒有夏天的）是更荒謬的可愛，尤其是它那四五月間最漸緩最豔麗的黃昏，那才真是寸寸黃金。在康河邊上過一個黃昏是一服靈魂的補劑。阿！我那時蜜甜的單獨，那時甜蜜的閒暇，一晚又一晚的，只見我出神似的倚在橋闌上向西天凝望：——

看一回凝靜的橋影，
數一數螺細的波紋：
我倚暖了石闌的青苔，
青苔涼透了我的心坎；……

還有幾句更笨重的怎能彷彿那游絲似輕妙的情景：

難忘七月的黃昏，遠樹凝寂，
像墨潑的山形，襯出輕柔暝色，
密稠稠，七分鵝黃，三分橘綠，
那妙意祇可去秋夢邊緣捕捉：……

四

這河身的兩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葱翠的草坪。從校友居的樓上望去，對岸草場上，不論早晚，永遠有十數匹黃牛與白馬，脛蹄沒在恣蔓的草叢中，從容的在咬嚼，星星的黃花在風中動盪，應和着它們尾鬃的掃拂。橋的兩端有斜倚的垂柳與椈蔭護住。水是澈底的清澄，深不足四尺，勻勻的長着長條的水草。這岸邊的草坪又是我的愛寵，在清朝，在傍晚，我常去這天然的織錦上坐地，有時讀書，有時看水；有時仰臥着看天空的行雲，有時反仆着摟抱大地的溫輭。

但河上的風流還不止兩岸的秀麗。你得買船去玩。船不止一種：有普通的雙槳划船，有輕快的薄皮舟（Canoe），有最別緻的長形撐篙船（Punt）。最末的一種是別處不常有的：約莫有二丈長，三尺寬，你站直在船梢上用長竿撐着走的。這撐是一種技術。我手腳太蠢，始終不曾學會。你初起手嘗試時，容易把船身橫住在河中，東顛西撞的狼狽。英國人是不輕易開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們不出聲的縐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河中本來優閑的秩序叫我這莽撞的外行給搗亂了。我真的始終不曾學會；每回我不服輸去租船再試的時候，有一個白鬍子的船家往往帶譏諷的對我說：『先生，這撐船費勁，天熱累人，還是拏個薄皮舟溜溜吧！』我那裏肯聽話，長篙子一點就把船撐了開去，結果還是把河身一段段的腰斬了去！

你站在橋上去看人家撑，那多不費勁，多美！尤其在禮拜天有幾個專家的女郎，穿一身縞素衣服，錯落在風前悠悠的盪着，戴一頂寬邊的薄紗帽，帽影在水草間顫動，你看她們出橋洞時的姿態，撚起一根竟像沒分量的長竿，只輕輕的，不經心的往波心裏一點，身子微微的一蹲，這船身便波的轉出了橋影，翠條魚似的向前滑了去。她們那敏捷，那閒暇，那輕盈，眞是值得歌詠的。

在初夏陽光漸暖時你去買一支小船，划去橋邊蔭下躺着念你的書或是做你的夢，槐花香在水面上飄浮，魚羣的唼喋聲在你的耳邊挑逗。或是在初秋的黃昏，近着新月的寒光，望上流僻靜處遠去。愛熱鬧的少年們攜着他們的女友，在船沿上支着雙雙的東洋綵紙燈，帶着話匣子，船心裏用軟墊鋪着，也開向無人跡處去享他們的野福——誰不愛聽那水底翻的音樂在靜定的河上描寫夢意與春光！

住慣城市的人不易知道季候的變遷。看見葉子掉知道是秋，看見葉子綠知道是春：天冷了裝爐子，天熱了拆爐子；脫下棉袍，換上夾袍，脫下夾袍，穿上單袍：不過如此罷了。天上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裏的消息，空中風吹的消息，都不關我們的事。忙着哪，這樣那樣事情多着，誰耐煩管星星的移轉，花草的消長，風雲的變幻？同時我們抱怨我們的生活，苦痛，煩悶，拘束，枯燥，誰肯承認做人是快樂？誰不多少間咒詛人生？

但不滿意的生活大都是由於自取的。我是一個生命的信仰者，我信生活決不是我們大多數人僅僅從自身經驗推得的那樣暗慘。我們的病根是在「忘本」。人是自然的產兒，就比枝頭的花與鳥是自然的產兒；但我們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離自然遠似一天。離開了泥土的花草，離開了水的魚，能快活嗎？能生存嗎？從大自然，我們取得我們的生命；從大自然，我們分取得我們繼續的資養。那一株婆娑的大木沒有盤錯的根柢深入在無盡藏的地裏？我們是永遠不能獨立的。有幸福是永遠不離母親撫育的孩子，有健康是永遠接近自然的人們。不必一定與鹿豕遊，不必一定回「洞府」去：爲醫治我們當前生活枯窘，只要『不完全遺忘自然』一張輕淡的藥方我們的病象就有緩和的希望。在青草裏打幾個滾，到海水裏洗幾次浴，到高處去看幾次朝霞與晚照——

—你肩背上的負担就會輕鬆了去的。

這是極膚淺的道理，當然。但我要沒有過康橋的日子，我就不會有這樣的自信。我這一輩子就只那一春，說也可憐，算是不曾虛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眞愉快的！（雖則碰巧那也是我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時期。）我那時有的是閒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絕對單獨的機會。說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認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記那初春的睥睨嗎？曾經有多少個清晨我獨自冒着冷薄霜鋪地的林子裏閒步——爲聽鳥語，爲盼朝陽，爲尋泥土裏漸次蘇醒的花草，爲體會最微細最神妙的春信。阿，那是新來的畫眉在那邊凋不盡的青枝上試它的新聲！阿，這是第一朵小雪球花掙出了半凍的地面！阿，這不是新來的潮潤沾上了寂寞的柳條？

靜極了，這朝來水溶溶的大道，只遠處牛奶車的鈴聲，點綴這週遭的沉默。順着這大道走去，走到盡頭，再轉入林子裏的小徑，往烟霧濃密處走去，頭頂是交枝的榆蔭，透露着漠楞楞的曙色；再往前走去，走盡這林子，當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見了村舍，初青的麥田，更遠三兩個饅形的小山掩住了一條通道。天邊是霧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近村的教寺。聽，那曉鐘和緩的清音。這一帶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裏的輕波，默沈沈的起伏；山嶺是望不見的，有的是常靑的草原與沃腴的田壤。登那土阜上望去，康橋只是一帶茂林，擁戴着幾處娉婷的尖閣。嫵媚的康河也望不見蹤跡，你只能循着那錦帶似的林木想像那一流清淺。村舍與樹林是這地盤上的棋子，有村舍處有佳蔭，有佳蔭處有村舍。這早起是看炊烟的時辰：朝霧漸漸的升起，揭開了這灰蒼蒼的天幕，（最好是微霰後的光景）遠近的炊烟，成絲的，成縷的，成捲的，輕快的，遲重的，濃灰的，淡青的，慘白的，在靜定的朝氣裏漸漸的上騰，漸漸的不見，彷彿是朝來人們的祈禱，參差的翳入了天聽。朝陽是難得見的，這初春的天氣。但它來時是起早人莫大的愉快。頃刻間這田野添深了顏色，一層輕紗似的金粉糝上了這草，這樹，這通道，這莊舍。頃刻間這周遭瀰漫了清晨富麗的溫柔。頃刻間你的心懷也分潤了白天誕生的

光榮。『春』！這勝利的晴空彷彿在你的耳邊私語。『春』！你那快活的靈魂也彷彿在那裏囘響。

伺候着河上的風光，這春來一天有一天的消息。關心石上的苔痕，關心敗草裏的花鮮。關心這水流的緩急，關心水草的滋長，關心天上的雲霞，關心新來的鳥語。怯怜怜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小使。鈴蘭與香草是歡喜的初聲。窈窕的蓮馨，玲瓏的石水仙，愛熱鬧的克羅克斯，耐辛苦的蒲公英與雛菊——這時候春光已是縵爛在人間，更不須殷勤問訊。

……………………………………

瑰麗的春放。這是你野遊的時期。可愛的路政，這里不比中國，那一處不是坦蕩蕩的大道？徒步是一個愉快，但騎自轉車是一個更大的愉快。在康橋騎車是普遍的技術；婦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這雙輪舞的快樂。（在康橋聽說自轉車是不怕人偷的，就為人人都自己有車，沒人要偷。）任你選一個方向，任你上一條通道，順着這帶草味的和風，放輪遠去，保管你這半天的逍遙是你性靈的補劑。這道上有的是清蔭與美草，隨地都可以供你休憩。你如愛花，這里多的是錦繡似的草原。你如愛鳥，這里多的是巧囀的鳴禽。你如愛兒童，這鄉間到處是可親的稚子。你如愛人情，這里多的是不嫌遠客的鄉人，你到處可以「掛單」借宿，有酪漿與嫩薯供你飽餐；有奪目的果鮮恣你嘗新。你如愛酒，這鄉間每『望』都為你儲有上好的新釀，黑啤如太濃，蘋果酒薑酒都是供你解渴潤肺的。……。帶一卷書，走十里路，選一塊清靜地，看天，聽鳥，讀書，倦了時，和身在草綿綿處尋夢去——你能想像更適情更適性的消遣嗎？

陸放翁有一聯詩句：『傳呼快馬迎新月，却上輕輿趁晚涼；』這是做地方官的風流。我在康橋時雖沒馬騎，沒轎子坐，却也有我的風流：我常常在夕陽西曬時騎了車迎着天邊扁大的日頭直追。日頭是追不到的，我沒有夸父的荒誕，但晚景的溫存卻被我這樣偷嘗了不少。有三兩幅畫圖似的經驗至今還栩栩的留着。只說看夕陽，我們平常只知道登山或是臨海，但實際只須遼闊的天際，平地上的晚霞有時也是一樣的神奇。有一次我趕

到一個地方，手把着一家村莊的籬笆隔着一大田的麥浪，看西天的變幻。有一次是正衝着一條寬廣的大道，過來一大羣羊，放草歸來的，偌大的太陽在它們後背放射着萬縷的金輝，天上却是烏青青的，只賸這不可逼視的威光中的一條大路，一羣生物！我心頭頓時感着神異性的壓迫，我眞的跪下了，對着這冉冉漸翳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臨着一大片望不到頭的草原，滿開着豔紅的罌粟，在青草裏亭亭的像是萬盞的金燈，陽光從褐色雲裏斜着過來，幻成一種異樣的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視，霎那間在我迷眩了視覺中，這草田變成了……不說也罷，說來你們也是不信的！

一別二年多了，康橋，誰知我這思鄉的隱憂？也不想別的，我只要那晚鐘撼動的黃昏，沒遮攔的田野，獨自斜倚在軟草裏，看第一個大星在天邊出現！

（十五年十五月一日）

以上巴黎鱗爪，新月版。

自剖

徐志摩

我是個好動的人：每回我身體行動的時候，我的思想也彷彿就跟着跳盪。我做的詩，不論它們是怎樣的『無聊』，有不少是在行旅期中想起的。我愛動，愛看動的事物，愛活潑的人，愛水，愛空中的飛鳥，愛車窗外掣過的田野山水。星光的閃動，草葉上露珠的顫動，花鬚在微中風的搖動，雷雨時雲空的變動，大海中波濤的洶湧，都是在在觸動我感興的情景。是動，不論是什麼性質，就是我的興趣，我的靈感。是動就會催快我的呼吸，加添我的生命。

近來却大大的變樣了。第一我自身的肢體，已不如原先靈活；我的心也同樣的感受了不知是年歲還是什麼的拘縶。動的現象再不能給我歡喜，給我啓示。先前我看着在陽光中閃鑠的金波，就彷彿看見了神仙宮闕——

什麼荒誕美麗的幻覺，不在我的腦中一閃閃的掠過；現在不同了，陽光只是陽光，流波只是流波，任憑景色怎樣的燦爛，再也照不化我的呆木的心靈。我的思想，如其偶爾有，也只似岩石上的藤蘿，貼着枯乾的粗糙的石面，極困難的蜒着；顏色是蒼黑的，姿態是倔強的。

我自己也不懂得何以這變遷來得這樣的兀突，這樣的深徹。原先我在人前自覺竟是一注的流泉，在在有飛沫，在在有閃光；現在這泉眼，如其還在，彷彿是叫一塊石板不留餘隙的給鎮住了。我再沒有先前那樣蓬勃的情趣，每回我想說話的時候，就覺着那石塊的重壓，怎麼也掀不動，怎麼也推不開，結果只能自安沉默！「你再不用想什麼了，你再沒有什麼可想的了」；「你再不用開口了，你再沒有什麼話可說的了」，我常覺得我沉悶的心府裏有這樣半嘲諷半弔唁的諄囑。

說來我思想上或經驗上也並不曾經受什麼過分劇烈的戟刺。我處境是向來順的，現在，如其有不同，只是更順了的。那麼為什麼這變遷？遠的不說，就比如我年前到歐洲去時的心境：阿！我那時還不是一隻初長毛角的野鹿？什麼顏色不激動我的視覺，什麼香味不奮興我的嗅覺？我記得我在意大利寫遊記的時候，情緒是何等的活潑，興趣何等的醇厚，一路來眼見耳聽心感的種種，那一樣不活栩栩的叢集在我的筆端，爭求充分的表現！如今呢？我這次到南方去，來回也有一個多月的光景，這期內眼見耳聽心感的事物也該有不少。我未動身前，又何嘗不自喜此去又可以有機會飽餐西湖的風色，鄧尉的梅香　單提一兩件最合我脾胃的事。有好多朋友也會期望我在這閑暇的假期中採集一點江南風趣，歸來時，至少也該帶回一兩篇爽口的詩文，給在北京泥土的空氣中活命的朋友們一些清醒的消遣。但在事實上不但在南中時我白瞪着大眼，看天亮換天昏，又閉上了眼，拚天昏換天亮，一枝禿筆跟着我涉海去，又跟着我涉海回來，正如岩洞裏的一根石筍，壓根兒就沒一點搖動的消息：就在我回京後這十來天，任憑朋友們怎麼的催促，自己良心怎樣的責備，我的筆尖上還是滴不出一點墨瀋來。我也曾勉強想想，勉強想寫，但到底還是白費！可怕是這心靈驟然的呆頓。完全死了不成？我自己

在疑惑。

說來是時局也許有關係。我到京幾天就逢着空前的血案。五卅事件發生時我正在意大利山中，採茉莉花編花籃兒玩，翡冷翠山中只見明星與流螢的交喚，花香與山色的溫存，俗氛是吹不到的。直到七月間到了倫敦，我才理會國內風光的慘淡，等得我趕回來時，設想中的激昂，又早變成了明日黃花，看得見的痕跡只有滿城黃牆上墨彩斑斕的『泣告』！

這回却不同。屠殺的事實不僅是在我住的城子裏發見，我有時竟覺得是我自己的靈府裏的一個慘象。殺死的不僅是青年們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彷彿遭着了致命的打擊，比是國務院前的斷脰殘肢，再也不能回復生動與連貫。但這深刻的難受在我是無名的，是不能完全解釋的。這回事變的奇慘性引起憤慨與悲切是一件事，但同時我們也知道在這根本起變態作用的社會裏，什麼怪誕的情形都是可能的。屠殺無辜，還不是年來最平常的現象。自從內戰糾結以來，在受戰禍的區域內，那一處村落不會分到過遭姦汚的女性，屠殘的骨肉，供犧牲的生命財產？這無非是給寃氛團結的地面上多添一團更集中鮮豔的怨毒。再說那一個民族的解放史能不濃濃的染着 Martyrs 的腔血？俄國革命的開幕就是二十年前冬宮的血景。只要我們有識力認定，有膽量實行，我們理想中的革命，這回羔羊的血就不會是白塗的。所以我個人的沉悶决不完全是這回慘案引起的感情作用。

愛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殘殺的空氣中，我的神經每每感受一種不可名狀的壓迫。記得前年奉直戰爭時我過的那日子簡直是一團黑漆，每晚更深時，獨自抱着腦殼伏在書桌上受罪，彷彿整個時代的沉悶蓋在我的頭頂——直到寫下了『毒藥』那幾首不成形的咒咀詩以後，我心頭的緊張才漸漸的緩和下去。這回又有同樣的情形；只覺着煩，只覺着悶，感想來時只是破碎，筆頭只是笨滯。結果身體也不舒暢，像是蠟油塗抹住了全身毛竅似的難過，一天過去了又是一天，我這裏又在重演更深獨坐箍緊腦殼的姿勢，窗外皎潔的月光，分明是在嘲諷我內心的枯窘！

不，我還得往更深處按。我不能叫這時局來替我思想驟然的呆頓負責，我得往我自己生活的底裏找去。

平常有幾種原因可以影響我們的心靈活動。實際生活的牽掣可以刦去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閒暇，積成一種壓迫。在某種熱烈的想望不曾得滿足時，我們感覺精神上的煩悶與焦躁，失望更是顛覆內心平衡的一個大原因；較劇烈的種類可以麻痺我們的靈智，淹沒我們的理性。但這些都合不上我的病源；因為我在實際生活裏已經得到十分的幸運，我的潛在意識裏，我敢說不該有什麼壓着的欲望在作怪。

但是在實際上反過來看，另有一種情形可以阻塞或減少你心靈的活動。我們知道舒服，健康，幸福，是人生的目標，我們因此推想我們痛苦的起點是在望見那些目標而得不到的時候。我們常聽人說『假如我像某人那樣生活無憂我一定可以好好的做事，不比現在整天的精神全化在瑣碎的煩惱上』。我們又聽說『我不能做事就為身體太壞，若是精神來得，那就……』我們又常常設想幸福的境界，我們想『只要有一個意中人在跟前那我一定奮發，什麼事做不到？』但是不，在事實上，舒服，健康，幸福，不但不一定是幫助或獎勵心靈生活的條件，它們有時正得相反的効果。我們看不起有錢人，在社會上得意人，肌肉過分發展的運動家，也正在此；至於年少人幻想中的美滿幸福，我敢說等得當真有了紅袖添香，你的書也就讀不出所以然來，且不說什麼在學問上或藝術上更認眞的工作。

那末生活的滿足是我的病源嗎？

『在先前的日子，』一個眞知我的朋友，就說：『正為是你生活不得平衡，正為你有欲望不得滿足，你的壓在內裏的 Libido 就形成一種昇華的現象，結果你就借文學來發洩你生理上的鬱結（你不常說你從事文學是一件不預期的事嗎？）；這情形又容易在你的意識裏形成一種虛幻的希望；因為你的寫作得到一部分讚許，你就自以為確有相當創作的天賦以及獨立思想的能力。但你祇是自寃自，實在你並沒有什麼超人一等的天賦，你的設想多半是虛榮，你的以前的成績只是昇華的結果。所以現在等得你生活換了樣，感情上有了安頓，你就發

見你向來寫作的來源頓呈萎縮甚至枯竭的現象；而你又不願意承認這情形的實在，妄想到你身子以外去找你思想枯窘的原因，所以你就不由的感到深刻的煩悶。你只是對你自己生氣，不甘心承認你自己的本相。不，你原來並沒有三頭六臂的！

『你對文藝並沒有眞興趣，對學問並沒有眞熱心。你本來沒有什麼更高的志願，除了相當合理的生活，你只配安分做一個平常人，享你命裏鑄定的「幸福」；在事業界，在文藝創作界，在學問界內，全沒有你的位置。你眞的沒有那能耐。不信你只要自問在你心裏的心裏有沒有那無形的「推力」，整天整夜的惱着你，逼着你，督着你，放開實際生活的全部，單望着不可捉摸的創作境界裏去冒險？是的，頂明顯的關鍵就是那無形的推力或是衝動（The Impulse），沒有它人類就沒有科學，沒有文學，沒有藝術，沒有一切超越功利實用性質的創作。你知道在國外（國內當然也有，許沒那樣多）有多少人被這無形的推力驅使着，在實際生活上變成一種離魂病性質的變態動物，不但人間所有的虛榮永遠沾不上他們的思想，就連維持生命的睡眠飲食，在他們都失了重要，他們全部的心力只是在他們那無形的推力所指示的特殊方向上集中應用。怪不得有人說天才是瘋癲；我們在巴黎倫敦不就到處碰得着這類怪人？如其他是一個美術家，惱着他的就只怎樣可以完全表現他那理想中的形體；一個線條的準確，某種色彩的調諧，在他會得比他生身父母的生死與國家的存亡更重要，更迫切，更要求注意。我們知道專門學者有終身掘墳墓的，研究蚊蟲生理的，觀察億萬萬里外一個星的動定的。並且他們決不問社會對於他們的勞力有否任何的認識，那就是虛榮的進路；他們是被一點無形的推力的魔鬼蠱定了的。

『這是關於文藝創作的話。你自問有沒有這種情形。你也許經驗過什麼「靈感」，那也許有，但你卻不要把刹那誤認作永久的，虛幻認作眞實。至於說思想與眞實學問的話，那也得背後有一種推力，方向許不同，性質還是不變。做學問你得有原動的好奇心，得有天然熱情的態度去做求知識的工夫。眞思想家的準備，除了特強的理智，還得有一種原動的信仰；信仰或尋求信仰，是一切思想的出發點：極端的懷疑派思想也只是期望重

新信仰的一種努力。從古來沒有一個思想家不是宗教性的。在他們，各按各的傾向，一切人生的和理智的問題是實在有的；神的有無，善與惡，本體問題，認識問題，意志自由問題，在他們看來都是含偪迫性的現象，要求合理的解答——比山嶺的崇高，水的流動，愛的甜蜜更真，更實在，更聳動。他們的一點心靈，就永遠在他們設想的一種或多種問題的周圍飛舞，旋繞，正如燈蛾之於火燄：犧牲自身來貫徹火燄中心的祕密，是他們共有的決心。

『這種慘烈的情形，你怕也沒有吧？我不說你的心幕上就沒有思想的影子；但它們怕只是虛影，像水面上的雲影，雲過影子就跟着消散，不是石上的雷痕越日久越深刻。

『這樣說下來，你倒可以安心了！因爲個人最大的悲劇是設想一個虛無的境界來謊騙你自己；騙不到底的時候你就得忍受「幻滅」的莫大的苦痛。與其那樣，還不如及早認淸自己的深淺，不要把不必要的負担，放上支撐不住的肩背，壓壞你自己，還難免旁人的笑話！朋友，不要迷了，定下心來享你現成的福分吧；思想不是你的分，文藝創作不是你的分，獨立的事業更不是你的分！天生抗了重担來的那也沒法想（那一個天才不是活受罪！）你是原來輕鬆的，這是多可羨慕，多可賀喜的一個發見！算了吧，朋友！』

（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傷雙栝老人

徐志摩

看來你的死是無可致疑的了，宗孟先生，雖則你的家人們到今天還沒法尋回你的殘骸。最初消息來時，我只是不信，那其實是太兀突，太荒唐，太不近情。我曾經幾回夢見你生還，敍述你歷險的始末，多活現的夢

境！但如今在栝樹凋盡了青枝的庭院，再不聞「老人」的謦欬；真的沒了，四壁的白聯彷彿在微風中歎息。這三四十天來，哭你有你的內眷，姊妹，親戚，悼你的有你的私交；惜你有你的政友與國內無數愛君才調的士夫。志摩是你的一個忘年的小友。我不來敷陳你的事功，不來歷敘你的言行；我也不來再加一份謙淚弔你最後的慘變。魂兮歸來！此時在一個風滿天的深夜握筆，就只兩件事閃閃的在我心頭：一是你的諧趣天成的風懷，一是髫年失怙的諸弟妹；他們，你在時，那一息不是你的關切，便如今，料想你徬徨的陰魂也常在他們的身畔飄逗。平時相見，我傾倒你的語妙，往往含笑靜聽，不叫我的笨澀羼雜你的瑩徹，但此後，可恨這生死間無情的阻隔，我再沒有那樣的清福了！只當你是在我跟前，只當是消磨長夜的閒談，我此時對你說些瑣碎，想來你不至厭煩罷。

先說說你的弟妹。你知道我與小孩子們說得來，每回我到你家去，他們一羣四五個，連着眼珠最黑的小五，浪一般的擁上我的身來，牽住我的手，攀住我的頭，問這樣，問那樣；我要走時他們就着了忙，搶帽子的，鎖門的，頤着聲音苦求的——你也曾見過我的狼狽。自從你的噩耗到後，可憐的孩子們，從不滿四歲到十一歲，那懂得生死的意義，但看了大人們嚴肅的神情，他們也都發了呆，一個個木雞似的在人前楞着。有一天聽說他們私下在商量，想組織一隊童子軍，衝出山海關去替爸爸報仇！

『栝安』那虛報到的一個早上，我正在你家。忽然間一陣天翻似的鬧聲從外院陡起，一羣孩子擁着一位手拿電紙的大聲的歡呼着，衝鋒似的陷進了上房。果然是大勝利，該得慶祝的：『爹爹沒有事！』『爹爹好好的！』徽那裏平安電馬上發了去，省她急。福州電也發了去，省他們跋涉。但這歡喜的風景運定活不到三天，又叫接着來的消息給完全煞盡！

當初送你同去的諸君回來，證實了你的死信。那晚，你的骨肉一個個走進你的臥房，各自默惻惻的坐下，呵，那一陣子最難堪的噤寂，千萬種痛心的思潮在各個人的心頭，在這沈默的闇慘中，激盪，凶湧，起伏。可

憐的孩子們也都淚瀅瀅的攢聚在一處，相互的偎着，半懂得情景的嚴重。霎時間，衝破這沈默，發動了放聲的號啕，骨肉間至性的悲哀——你聽着嗎，宗孟先生，那晚有半輪黃月斜覷着北海白塔的淒涼？

我知道你不能忘情這一羣童稚的弟妹。前晚我去你家時見小四小五在靈幃前翻着跟斗，正如你在時他們常在你的跟前獻技。『你爹呢？』我拉住他們問。『爹死了』，他們嘻嘻的回答，小五摟住了小四，一和身又滾做一堆！他們將來的養育是你身後唯一的問題——說到這里，我不由的想起了你離京前最後幾回的談話。政治生活，你說你不但嘗夠而且厭煩了。這五十年算是一個結束，明年起你準備謝絕俗緣，親自教課膝前的子女；這一清心你就可以用功你的書法，你自覺你腕下的精力，老來只是健進，你打算再化二十年工夫，打磨你藝術的天才；文章你本來不弱，但你想望的却不是什麼等身的著述，你只求瀝一生的心得，淘成三兩篇不易衰朽的純品。這在你是一種覺悟；早年在國外初識面時，你每每自負你政治的異稟，卽在年前避居津地時你還以為前途不少有為的希望，直至最近政態詭變，你才內省厭倦，認眞想囘復你書生逸士的生涯。我從最初驚訝你淸奇的相貌，驚訝你更淸奇的談吐，我便不阿附你從政的熱心，曾經有多少次我諷勸你趁早囘航，領導這新時期的精神，共同發現文藝的新土。卽如前年泰谷爾來時，你那興會正不讓我們年輕人；你這半百翁登台演戲，不辭勞倦的精神正不知給了我們多少的鼓舞！

不，你不是『老人』；你至少是我們後生中間的一個。在你的精神裏，我們看不見蒼蒼的鬢髮，看不見五十年光陰的痕跡；你的依舊是二三十年前「春痕」故事裏的『逸』的風情——『萬種風情無地着』，是你最得意的名句，誰料這下文竟命定是『遼原白雪葬華顛』！

誰說你不是君房的後身？可惜當時不曾記下你搖曳多姿的吐屬，蓓蕾似的滿綴警句與諧趣，在此時囘憶，只如天海遠處的點點航影，再也認不分明。你常常自稱厭世人。果然，這世界，這人情，那禁得起你銳利的理智的解剖與抉剔？你的鋒鋩，有人說，是你一生最吃虧的所在。但你厭惡的是虛偽，是矯情，是頑老，是鄉愿

的面目，那還不是該的？誰有你的豪爽，誰有你的倜儻，誰有你的幽默？你的鋒鋩，即使露，也決不是完全在他人身上應用，你何嘗放過你自己來？對己一如對人，你絲毫不存姑息，不存隱諱。這就夠難能，在這無往不是矯揉的日子。再沒有第二人，除了你，能給我這樣脆爽的清談的愉快。再沒有第二人在我的前輩中，除了你，能使我感受這樣的無『執』無『我』精神。

最可憐是遠在海外的徽徽，她，你曾經對我說，是你唯一的知己；你，她也曾對我說，是她唯一的知己。你們這父女不是尋常的父女。『做一個有天才的女兒的父親』，你曾說，『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倫的輩分先求做到友誼的了解』。徽，不用說，一生崇拜的就只你，她一生理想的計畫中，那件事離得了聰明不讓她自己的老父？但如今，說也可憐，一切都成了夢幻，隔着這萬里途程，她那弱小的心靈如何載得起這奇重的哀慘！這終天的缺陷，叫她問誰補去？佑着她吧，你不昧的陰靈，宗孟先生，給她健康，給她幸福，尤其給她藝術的靈術——同時提攜她的弟妹，共同增榮雪池雙括的清名！

（十五年，二月，二日，新月社。）

以上自剖，新月版。

天目山中筆記

徐志摩

佛於大衆中　說我當作佛　聞如是法音　疑悔悉已除
初聞佛所說　心中大驚疑　將非魔作佛　惱亂我心耶

——蓮華經譬喩品——

山中不定是清靜。廟宇在參天的大木中間藏着，早晚間有的是風，松有松聲，竹有竹韻，鳴的禽，叫的蟲

子，閣上的大鐘，殿上的木魚，廟身的左邊右邊都安着接泉水的粗毛竹管，這就是天然的笙簫，時緩時急的參和着天空地上種種的鳴籟。靜是不靜的；但山中的聲響，不論是坭土裏的蚯蚓叫或是轎夫們深夜裏「唱寶」的異調，自有一種各別處：它來得純粹，來得清亮，來得透徹，冰水似的沁入你的脾肺；正如你在泉水裏洗濯過後覺得清白些，這些山籟，雖則一樣是音響，也分明有洗淨的功能。

夜間這些清籟搖着你入夢，清早上你也從這些清籟的懷抱中蘇醒。

山居是福，山上有樓住更是修得來的。我們的樓窗開處是一片蓊葱的林海；林海外更有雲海！日的光，月的光，星的光：全是你的。從這三尺方的窗戶你接受自然的變幻；從這三尺方的窗戶你散放你情感的變幻。自在；滿足。

今早夢回時睜眼見滿帳的霞光。鳥雀們在讚美；我也加入一份。它們的是清越的歌唱，我的是潛深一度的沉默。

鐘樓中飛下一聲宏鐘，空山在音波的磅礴中震盪。這一聲鐘激起了我的思潮。不，潮字太誇；說思流罷。耶教人說阿門，印度教人說「歐姆」『O——m』，與這鐘聲的嗡嗡，同是從撮口外攝到闔口內包的一個無限的波動：分明是外攝，却又是內潛；一切在它的周緣，却又在它的中心：同時是皮又是核，是軸亦復是廓。『這偉大奧妙的『Om』使人感到動，又感到靜；從靜中見動，又從動中見靜。從安住到飛翔，又從飛翔回復安住；從實在境界超入妙空，又從妙空化生實在：——

『聞佛柔軟音，深遠甚微妙。』

多奇異的力量！多奧妙的啟示！包容一切衝突性的現象，擴大霎那間的視域，這單純的音響，於我是一種智靈的洗淨。花開，花落，天外的流星與田畦間的飛螢，上綰雲天的青松，下臨絕海的巉巖，男女的愛，珠寶的光，火山的溶液：一嬰兒在它的搖籃中安眠。

這山上的鐘聲是晝夜不間歇的，平均五分鐘時一次，打鐘的和尚獨自在鐘頭上住着，據說他已經不間歇的打了十一年鐘，他的願心是打到他不能動撣的那天。鐘樓上供着菩薩，打鐘人在大鐘的一邊安着他的『座』，他每晚是坐着安神的，一隻手挽着鐘椎的一頭，從長期的習慣，不叫睡眠躭誤他的職司。『這和尚，』我自忖，『一定是有道理的！和尚是沒道理的多：方才那知客僧想把七竅蒙充六根，怎麼算總多了一個鼻孔或是耳孔；那方丈師的談吐裏不少某督軍與某省長的點綴；那管半山亭的和尚更是貪嗔的化身，無端摔破了兩個無辜的茶碗。但這打鐘和尚，他一定不是庸流不能不去看看！』他的年歲在五十開外，出家有二十幾年：這鐘樓，不錯，是他管的，這鐘是他打的(說着他就過去撞了一下)，他每晚，也不錯，是坐着安神的，但此外，可憐，我的俗眼竟看不出什麼異樣。他拂拭着神龕，神坐，拜墊，換上香燭，掇一盂水，洗一把青菜，撿一把米，擦乾了手接受香客的布施，又轉身去撞一聲鐘。他臉上看不出修行的清癯，却沒有失眠的倦態，倒是滿滿的不時有笑容的展露；念什麼經；不，就念阿彌陀佛，他竟許是不認識字的。『那一帶是什麼山，叫什麼，和尚？』『這裏是天目山，』他說。『我知道，我說的是那一帶的，』我手點着問。『我不知道，』他回答。

× × × × ×

山上另有一個和尚，他住在更上去昭明太子讀書臺的舊址，蓋着幾間屋，供着佛像，也歸廟管的，叫作茅棚。但這不比得普渡山上的眞茅棚，那看了怕人的，坐着或是偎着修行的和尚沒一個不是鵠形鳩面，鬼似的東西。他們不開口的多，你愛布施什麼放在他跟前的簍子或是盤子裏，他們怎麼也不睜眼，不出聲，隨你給的是金條或是鐵條。人說得更奇了。有的半年沒有喫過東西，不會挪過窩，可還是沒有死，就這冥冥的坐着。他們大約離成佛不遠了，單看他們的臉色，就比石片泥土不差什麼，一樣這黑刺刺，死僵僵的。『內中有幾個，』香客們說，『已經成了活佛，我們的祖母早三十年來就看見他們這樣坐着的！』

但天目山的茅棚以及茅棚裏的和尚，却沒有那樣的浪漫出奇。茅棚是儘夠蔽風雨的屋子，修道的也是活鮮鮮的人，雖則他並不因此減却他給我們的趣味。他是一個高身材，黑面目，行動遲緩的中年人；他出家將近十年，三年前坐過禪關，現在這山上茅棚裏來修行；他在俗家時是個商人，家中有父母兄弟姊妹，也許還有自身的妻子；他不曾明說他中年出家的緣由，他只說『俗業太重了，還是出家從佛的好，』但從他沈着的語音與持重的神態中可以覺出他不僅是曾經在人事上受過磨折，並且是在思想上能分清黑白的人。他的口，他的眼，都洩漏着他內裏強自抑制，魔與佛交鬥的痕跡：說他是放過火殺過人的懺悔者，可信；說他是個回頭的浪子，也可信。他不比那鐘樓上人的不着顏色，不露曲折：他分明是色的世界裏逃來的一個囚犯。三年的禪關，三年的草棚，還不曾壓倒，不曾滅淨，他肉身的烈火。『俗業太重了，不如出家從佛的好』；這話裏豈不顫慄着一往懺悔的深心？我覺着好奇；我怎麼能得知他深夜趺坐時意念的究竟？

佛於大衆中　說我當作佛　聞如是法音　疑悔悉已除
初聞佛所說　心中大驚疑　將非魔所說　惱亂我心耶

但這也許看太奧了。我們承受西洋人生觀洗禮的，容易把做人看太積極，入世的要求太猛烈，太不肯退讓，把住這熱虎虎的一個身子一個心放進生活的軋床去，不叫他留存半點汁水回去；非到山窮水盡的時候，決不肯認輸，退後，收下旗幟；並且即使承認了絕望的表示，他往往直接向生存本體的取決，不來半不闌珊的收回了步子向後退：甯可自殺，甘脆的生命的斷絕，不來出家，那是生命的否認。不錯，西洋人也有出家做和尚做尼姑的，例如亞佩臘與愛洛綺絲，但在他們是情感方面的轉變，原來對人的愛移作對上帝的愛，這知感的自體與它的活動依舊不含糊的在着；在東方人，這出家是求情感的消滅，皈依佛法或道法，目的在自我一切痕跡的解脫。再說，這出家或出世的觀念的老家，是印度不是中國，是跟着佛教來的；印度可以會發生這類思想，學者們自有種種哲理上乃至物理上的解釋，也儘有趣味的。中國何以能容留這類思想，並且在實際上出家做尼

僧的今天不比以前少（我新近一個朋友差一點做了小和尚！）這問題正值得研究，因為這分明不僅僅是個知識乃至意識的淺深問題，也許這情形儘有極有趣味的解釋的可能，我見聞淺，不知道我們的學者怎樣想法，我願意領教。

（十五年九月）

『濃得化不開』（星加坡）

徐志摩

大雨點打上芭蕉有銅盤的聲音，怪。「紅心蕉，」多美的字面，紅得濃得好。要紅，要熱，要烈，就得濃，濃得化不開，樹膠似的才有意思，「我的心像芭蕉的心，紅……」不成！「緊緊的捲着，我的紅濃的芭蕉的心……」更不成。趁早別再謅什麼詩了。自然的變化，只要你有眼，隨時隨地都是絕妙的詩。完全天生的。白做就不成。看這驟雨，這萬千雨點奔騰的氣勢，這迷濛，這渲染，看這一小方草地生受這暴雨的侵凌，鞭打，針刺，腳踹，可憐的小草，無辜的……可是慢着，你說小草要是會說話。它們會嚷痛，會叫冤不？難說他們就愛這門兒——出其不意的，使蠻勁的，太急一些，當然，可這正見情熱，誰說這外表的凶狠不是變相的愛。有人就愛這急勁兒！

再說小草兒吃虧了沒有，讓急雨狠虎似的胡親了這一陣子？別說了，它們這才真滿着喜色哪，綠得發亮，綠得生油，綠得放光。它們這才樂哪！

嘸，一首淫詩。蕉心紅得濃，綠草綠成油。本來末，自然就是淫，它那從來不知厭滿的創化慾的表現還不是淫：淫，甚也。不說別的，這雨後的泥草間就是萬千小生物的胎宮，蚊蟲，甲蟲，長腳蟲，青跳蟲，慕光明的小生靈，人類的大敵。熱帶的自然更顯得濃厚，更顯得猖狂，更顯得淫，夜晚的星都顯得玲瓏些，像要向你

說話半閒的妙口似的。

可是這一個人就在旅舍裏看雨，夠多淒涼。上街不知向那兒轉，一隻熟臉都看不見，話都說不通，天又快黑，胡濕的地，你上那兒去？得。「有孤王……」一個小聲音從廉楓的嗓子裏自己唱了出來。「坐在梅……」怎麼了！哼起京調來了？一想着單身就轉着梅龍鎮，再轉就該是李鳳姐了吧，哼！好，從高超的詩思墮落到腐敗的戲腔！可是京戲也不一定是腐敗，何必一定得跟着現代人學勢利？正德皇帝在梅龍鎮上，林廉楓在星家坡。他有鳳姐，我——慚愧沒有。廉楓的眼前晃着舞台上鳳姐的倩影，曳着團巾，托着盤，踩着蹺。「自幼兒」……去你的！可是這悶是真的。雨後的天黑得更快，黑影一幕幕的直蓋下來，麻雀兒都回家了。幹什麼好呢？有什麼可幹的？這叫做孤單的況味。這叫做悶。怪不得唐明皇在斜谷口聽着棧道中的雨聲難過，良心發見，想着玉環……我負了卿，負了卿……轉自憶荒塋，——噢，又是戲！又不是戲迷，左哼右哼哼什麼的！出門吧。

廉楓跳上了一架廠車，也不向那帶囘子帽的馬來人開口，就用手比了一個丟圈子的手勢。那馬來人完全了解，腦袋微微的一側，車就開了。焦桃片似的店房，黑芝蔴長條餅似的街，野獸似的汽車，磕頭蟲似的人力車，長人似的樹，矮樹似的人。廉楓在急掣的車上快鏡似的收着模糊的影片，同時頂頭風刮得他本來梳整齊的分邊的頭髮直向後衝，有幾根沾着他的眼皮癢癢的舐，掠上了又下來，怪難受的。這風可真涼爽，皮膚上，毛孔裏，那兒都受用，像是在最溫柔的水波裏游泳。做魚的快樂。氣流似乎是密一點，顯得沈。一隻疏蕩的胳膊壓在你的心窩上……確是有肉糜的氣息，濃得化不開。快，快，芭蕉的巨靈掌，椰子樹的旗頭，橡皮樹的白鼓眼，棕櫚樹的毛大腿，合歡樹的紅花痢，無花果樹的要飯腔，蹲着膝子，灣着臂膊……快，快：馬來人的花棚，中國人家的蠶燈，西洋人家的牛奶瓶，囘子的囘子帽，一臉的黑花，活像一隻煨灶的貓……

車忽然停住在那有名的豬水潭的時候，廉楓快活的心輪轉得比車輪更顯得快，這一頓才把他從幻想裏舀了

囘來。這時候旅困是完全叫風給刮散了。風也刮散了天空的雲，大狗星張着大眼霸占着東半天，獵夫只看見兩只腿，天馬也祇漏半身，吐魯士牛大哥祇翹着一支小尾。咦，居然有湖心亭。這是誰的主意？紅毛人都雅化了，唉。不壞，黃昏未死的紫曛，湖邊叢林的倒影，林樹間豔豔的紅燈，瘦玲玲的窄堤橋連通着湖亭。水面上若無若有的漣漪，天頂幾顆疏散的星。眞不壞。但他走上堤橋不到半路就發見那亭子裏一齒齒的把柄，原來這是爲安量水表的，可這也將就，反正輪廓是一座湖亭，平湖秋月……噓，有人在哪！這囘他發見的是靠亭闌的一雙人影，本來是糊成一餅的，他一走近打攪了他們。『道歉，有擾清興，但我還不祇是一朵遊雲，廬俺作甚。』廉楓默誦著他戲白的念頭，粗粗望了望湖，轉身走了囘去。「苟 …」他坐上車起首想，但他記起了煙捲，忙着在風尖上劃火，下文如其有，也在他第一噴龍捲烟裏沒了。

廉楓囘進旅店門彷彿又投進了昏沈的圈套。一陣熱，一陣煩，又壓上了他在晚涼中疎爽了來的心胸。他正想歎一口安命的氣走上樓去，他忽然感到一股彩流的襲擊從右首窗邊的桌座上飛驃了過來。一種巧妙的敏銳的刺激，一種濃豔的警告，一種不是沒有美感的迷惑。祇有在巴黎晦盲的市街上走進新派的畫店時，彷彿感到過相類的驚懼。一張佛拉明果的野景，一幅瑪提斯的窗景，或是佛朗次馬克的一方人頭馬面。或是馬克夏高爾的一個賣菜老頭。可這是怎麼了，那窗邊又沒有掛什麼未來派的畫，廉楓最初感覺到的是一球大紅，像是火燄；其次是一片烏黑，墨晶似的濃，可又花鬚似的輕柔；再次是一流蜜，金漾漾的一瀉，再次是朱古律 Chocolate，飽和着奶油最可口的朱古律。這些色感因爲濃初來顯得凌亂，但瞬息間線條和輪廓的辨認籠住了色彩的蓬勃的波流。廉楓幽幽的喘了一口氣。「一個黑女人，什麼了！」可是多妖豔的一個黑女，這打扮眞是絕了，藝術的手腕神化了天生的材料，好！烏黑的惺鬆的是她的髮，紅的是一邊鬢角上的插花，蜜色是她的玲巧的掛肩，朱古律是姑娘的肌膚的鮮豔，得兒朗打打，得兒鈴丁丁……廉楓停步在樓梯邊的欣賞不期然的流成了新韻。

「還漏了一點小小的却也不可少的點綴，她一隻手腕上還帶着一小支金環哪。」廉楓上樓進了房還是儘轉着這絕妙的詩題——色香味俱全的奶油朱古律，耐宿兒老牌，兩個辨士一厚塊，拿銅子往軋縫裏放，一，二，再拉那鐵環，喂，一塊印金字紅紙包的耐宿兒奶油朱古律。可口！最早黑人上畫的怕是孟內那張奧林比亞吧，有心機的畫家，廉楓躺在床上在腦筋裏翻着近代的畫史。有心機有膽識的畫家，他不但敢用黑，而且敢用黑來襯托黑，唉，那斜躺着的奧林比亞不是鬢上也插着一朵花嗎？底下的那位狠有點像奧林比亞的抄本，就是白的變黑了。但最早對朱古律的肉色表示敬意的可還得讓還高根，對了，就是那味兒，濃得化不開，他爲人間，發見了朱古律皮肉的色香味，他那本 Noa, Noa 是二十世紀的「新生命」——到半開化，全野蠻的風土間去發見文化的本眞，開闢文藝的新感覺……

但底下那位朱古律姑娘倒是作什麼的？作什麼的，儍子！她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一筏普濟的慈航，他是賑災的特派員，她是來慰藉旅人的幽獨的。可惜不曾看清她的眉目，望去只覺得濃，濃得化不開，誰知道她眉清還是目秀。眉清目秀！思想落後！唯美派的新字典上沒有這類腐敗的字眼。且不管她眉目，她那姿態確是動人，怯憐憐的，簡直是秀麗，衣服也剪裁得好，一頭蓬鬆的烏霞就耐人尋味。「好花兒出至在僻島上！」廉楓閉着眼又哼上了。……

「誰，」悉率的門響將他從床上驚跳了起來，門慢慢的自己開着，廉楓的眼前一亮，紅的！一朵花！是她！進來了！這怎麼好！鎭定，儍子，這怕什麼？

她果然進來了，紅的，畫的，烏的，金的，朱古律，耐宿兒，奶油，全進來了。你不許我進來嗎？朱古律笑口的低聲的唱着，反手關上了門。這回眉目認得清楚了。清秀，秀麗，韶麗；不成，實在得另翻一本字典，可是「妖豔」，總合得上。廉楓迷胡的腦筋裏掛上了「妖」「豔」兩個大字。朱古律姑娘也不等請，已經自己坐上了廉楓的床沿。你倒像是怕我似的，我又不是馬來半島上的老虎！朱古律的濃重的色濃重的香團團裹住

了半心跳的旅客。濃得化不開！李鳳姐，李鳳姐，這不是你要的好花兒自己來了！籠着金環的一支手腕放上了他的身，紫薑的一支小手把住了他的手。廉楓從沒有知道他自己的手有那樣的白。「等你家哥哥回來」……廉楓覺得他自己變了驟雨下的小草，不知道是好過，也不知道是難受。湖心亭上那一餅子黑影。大自然的創化慾。你不愛我嗎？朱古律的聲音也動人　脆，幽，媚。一隻青蛙跳進了池潭，撲崔！獵夫該從林子裏跑出來了吧？你不愛我嗎？我知道你愛，方才你在樓梯邊看我我就知道，對不對親孩子？紫薑辣上了他的面龐，救駕！快辣上他的口唇了。可憐的孩子，一個人住着也不嫌冷清，你瞧，這胖胖的荷蘭老婆都讓你抱癟了，你不害臊嗎？廉楓一看果然那荷蘭老婆讓他給擠變了，他不由的覺得臉有些發燒。我來做你的老婆好不好？朱古律的烏雲都蓋下來了。「有狐王……」使不得。朱古律，蓋蘇文，青面獠牙的……「乾米一家的姑母，」血盆的大口，高聳的顴骨，狠嗥的笑響……鞭打，針刺，腳踢——喜色，呸，見鬼！唷，悶死了，不好，茶房！

廉楓想叫可是讓不出，身上油油的覺得全是汗。醒了醒了，可了不得，這心跳得多厲害。荷蘭老婆活該遭劫，夾成了一個破爛的葫蘆。廉楓覺得口裏直發膩，紫薑，朱古律，也不知是什麼。濃得化不開。

（十七年一月）

註：荷蘭老婆 Dutch Wife 南洋人用的長枕，「竹夫人」一類的。

『死城』

（北京的一晚）

徐志摩

廉楓站在前門大街上發怔。正當上燈的時候，西河沿的那一頭還漏着一片焦黃。風算是刮過了，但一路來

往的車輛總不能讓道上的灰土安息。他們忙的是什麼？翻着皮耳朵的巡警不僅得用手指，還得用口嚷，還得旋着身體向左右轉。翻了車，碰了人，還不是他的事？聲響是雜極了的，但你果然當心聽的話，這勻勻的一片也未始沒有它的節奏；有起伏，有波折，也有間歇。人海裏的潮聲，廉楓覺得他自己坐着一葉小艇從一個濤峯上渡到又一個濤峯上。他的腳尖在站着的地方不由的往下一按，彷彿信不過他站着的是堅實的地土。

在灰土狂舞的青空兀突着前門的城樓，像一個腦袋，像一個枯髏。青底白字的方塊像是枯髏臉的窟窿。顯着無限的憂鬱，廉楓從不曾想到前門會有這樣的面目。它有什麼憂鬱？它能有什麼憂鬱。可也難說，明陵的石人石馬，公園的公理戰勝碑，有時不也看得發愁？總像是有滿肚的話無從說起似的。這類東西果然有靈性，能說話，能銜着來往人們打哈哈，那多有意思！但前門現在祇能沈默，祇能忍受——忍受黑暗，忍受漫漫的長夜。它即使有話也得過些時候再說，況且它自己的腦殼都已讓給蝙蝠們，耗子們做了家，這時候它們正在活動，——它即使能說話也不能說。這年頭一座城門都有難言的隱衷，真是的！在黑夜的逼近中，它那壯偉，它那博大，看得多麼遠，多麼孤寂，多麼冷。

大街上的神情可是一點也不見孤寂，不見冷。這才是紅塵，顏色與光亮的一個鬥勝場，夠好看的。你要是拿一塊綢絹蓋在你的臉上再望這一街的紅豔，那完全另是一番景象。你沒有見過威尼市大運河上的晚照不是？你沒有見過納爾遜大將在地中海口轟打拿破崙艦隊不是？你也沒有見過四川青城山的朝霞，英倫泰晤士河上霧是不是？好了，這來用手絹一護眼看前門大街——你全見着了。一轉手解開了無窮的想像的境界，多巧！廉楓搓弄着他那方綢絹，不是不得意他的不期的發見。但他一轉身又瞥見了前門城樓的一角，在灰蒼中隱現着。

進城吧。大街有什麼可看的？那外表的熱鬧正使人想起喪事人家的鼓吹，越喧闐越顯得淒涼。況且他自己的心上又橫着一大餅的涼，涼得發痛。彷彿他內心的世界也下了雪，路旁的樹枝都蘸着銀霜似的。道旁樹上的冰花可真是美；直條的，橫條的，肥的瘦的，梅花也欠他幾分晶瑩，又是那恬靜的神情，受苦還是含着笑。可

不是受苦，小小的生命躲在枝幹最中心的纖微裏耐着風雪的侵淩——它們那心窩裏也有一大餅的涼，但它們可不怨；它們明白，它們等着。春風一到它們就可以抬頭，它們知道，榮華是不斷的。生命是悠久的。

生命是悠久的。這大冷天，雪風在你的頸根上直刺，蟲子潛伏在泥土裏等打雷，心窩裏帶着一餅子的涼，你往那兒去？上城牆去望望不好嗎？屋頂上滿鋪着銀，癯白的樹木上也不見惱人的春色，況且那東南角上亮亮的不是上弦的月正在升起嗎？月與雪是有默契的。殘破的城磚上停留着殘雪的斑點，像是無名的傷痕，月光澹澹的斜着來，如同有手指似的撫摩着它的荒涼的夥伴。獵夫星正從天邊翻身起來，腰間翹着箭囊，賣弄着他的英勇。西山的屏巒竟許也望得到，青青的幾條髮絲勾勒着沈鬱的暝色，這上面懸照着太白星耀眼的寶光。靈光寺的木葉，祕魔巖的沉寂，香山的凍泉，碧雲山的雲氣，山坳裏間或有一星二星的火光，在雪意的慘淡裏點綴着慘淡的人跡……這算計不錯，上城牆去，犯着寒，冒着夜。黑黑的，孤另另的，看月光怎樣把我的身影安置到雪地裏去。廉楓正走近交民巷一邊的城根，聽着美國兵營的溜冰場裏的一陣笑響，忽然記起這邊是帝國主義的禁地，中國人怕不讓上去。果然，那一個長六尺高一臉糟瘢守門兵祇對他搖了搖腦袋，磨着他滿口的橡皮，挺着胸脯來回走他的路。

不讓進去，辜負了，這荒城，這涼月。這一地的銀霜。心頭那一餅還是不得疏散，鬱得更涼了。不到一個適當的境地你就不敢拿你自己儘量的往外放，你不敢面對你自己；不敢自剖。彷彿也有個糟瘢臉的把着門哪。他不讓進去。有人得喝夠了酒才敢打倒那糟瘢臉的。有人得仰仗迷醉的月色。人是這軟弱。什麼都怕，什麼都不敢當面認一個淸切；最怕看見自己。得！還有什麼地方可去的？敢去嗎？

廉楓抬頭望了望星。疎疎的沒有幾顆。也不顯亮。七姊妹倒看得見，挨得緊緊的，像一球珠花。順着往東去不好嗎？往東是順的。地球也是這麼走。但這陌生的胡同在夜晚覺得多深沉，多窈遠，單這靜就怕人。半天也不見一副賣蘿蔔或是賣雜吃的小擔。他們那一個小火，照出紅是紅青是青的，在深巷裏顯得多可親，多玲

璐，還有他們那叫賣聲，雖則有時曳長得叫人聽了悲酸，也是深巷裏不可少的點綴。就像是空白的牆壁上掛上了字畫，不論精粗，多少添上一點人間的趣味。你看他們把擔子歇在一家門口，站直了身子，昂着腦袋，裂着大口唱　　唱得脖子裏筋都暴起了。這來鄰近那家都不能不聽見。那調兒且在那空氣裏轉着哪——他們自個兒的口鼻間蓬蓬的晃着一團的白雲。

今晚什麼都沒有。狗都不見一隻。家門全是關得緊緊的。牆壁上的油燈——一小米的火——活像是鬼給點上的。方便鬼的。騾馬車碾爛的雪地，在這鬼火的影映下，都滿是鬼意。鬼來跳舞過。化子們叫雪給埋了。口袋裏有的是銅子，要見着化子，在這年頭，還有不布施的？靜：空虛的靜，墓底的靜。這胡同簡直沒有個底。方才拐了沒有？廉楓望了望星知道方向沒有變。總得有個盡頭，趕着走吧。

走完了胡同到了一個曠場。白茫茫的。頭頂星顯得更多更亮了。獵夫早就全身披掛的支起來了，狗在那一頭領着路。大熊也見了。廉楓打了一個寒噤。他走到了一座墳山。外國人的，在這城根。也不知怎麼的，門沒有關上。他進了門。這兒地上的雪比道上的白得多，鬆鬆的滿沒有斑點。月光正照着。墓碑有不少，疎朗朗的排列着，一直到黑巍巍的城根。有高的，有矮的，也有雕鏤着形像的。悄悄的全藏着雪帽，蓋着雪被，悄悄的全躺着。這倒有意思，月下來拜會洋鬼子，廉楓歎了一口氣。他走近一個墓墩，拂去了石上的雪，坐了下去。石上刻着字，許是金的，可不易辨認。廉楓拿手指去摸那字跡。冷極了！那雪醃過的石板吸墨紙似的猛收着他手指上的體溫，冷得發殭感，覺都失了。他哈了口氣再摸，彷彿人家不願意你非得請教姓名似的。摸着了，原來是一位姑娘，Fraulein Eliza Berkson。還得問幾歲！這字小更費事，可總得知道。早三年死的。二十八除六是二十二。呀，一位妙年姑娘，才二十二歲的！廉楓感到一種奇異的戰慄，從他的指尖上直通到髮尖；彷彿身背有一個黑影子在晃動。但雪地上祇有澹白的月光。黑影子是他自己的。

做夢也不易夢到這般境界。我陪着你哪，外國來的姑娘。廉楓的肢體在夜涼裏凍得發了麻，就是胸潭裏一

顆心熱熱的跳着，應和着頭頂明星的閃動。人是這軟弱，他非得要同情。蟠踞在肝腸深處的那些非得要一個盡情傾吐的機會。活的時候得不着，臨死，祇要一口氣不曾斷，還非得招承。眼珠已經褪了光，發音都不得清楚，他一樣非得懺悔。非得到永別生的時候人才有膽量，才沒有顧忌。每一個靈魂裏都安着一點謊。謊能進天堂嗎？你不是也對那穿黑長袍胸前掛金十字的老先生說了你要說的話才安心到這石塊底下躺着不是，貝克生姑娘？我還不死哪。但這靜定的夜景是多大一個引誘！我覺得我的身子已經死了，就祇一點子靈性在一個夢世界的浪花裏浮萍似的飄着。空靈，安逸。夢世界是沒有牆圍的。沒有涯涘的。你得寬恕我的無狀，在昏夜裏踞坐在你的寢次，姑娘。但我已然感到一種超凡的寧靜，一種解放，一種瑩徹的自由。這也許是你的靈感——你與雪地上的月影。

我不能承受你的智慧，但你却不能吝惜你的容忍。我不是你的誰，不是你的朋友，不是你的相知，但你不能不認識我現在向你訴說的憂愁，你——廉楓的手在石板的一頭觸到了凍殭的一束什麼。一把萎謝了的花——玫瑰。有三朵，叫雪給醃殭了。他親了親花瓣上的凍雪。我羨慕你在人間還有未斷的恩情，姑娘，但這也是個累贅，說到澈底的話。這三朵香豔的花放上你的頭邊——他或是你的親屬或是你的知己——你不能不生感動不是？我也曾經親自到山谷裏去採集野香去安放在我的她的頭邊。我的熱淚滴上冰冷的石塊時，我不能懷疑她在泥土裏或在星天外也含着悲酸在體念我的情意。但她是遠在天的又一方，我今晚祇能借景來抒解我的苦辛。

人生是辛苦的。最辛苦是那些在黑茫茫的天地間尋求光熱的生靈。可憐的秋蛾，他永遠不能忘情於火燄。在泥草間化生，在黑暗裏飛行，抖擻着翅羽上的金粉——牠的願望是在萬萬里外的一顆星。那是我。見着光就感到激奮，見着光就顧不得粉脆的軀體，見着光就滿身充滿着悲慘的神異，殉獸的奇麗——到火燄的底裏去實現生命的意義。那是我。天讓我望見那一炷光！那一個靈異的時間！『也就一半句話，甘露活了枯芽』。我的生命頓時豁裂成一朵奇異的願望的花。「生命是悠久的」，但花開祇是朝露與晚霞間的一段插話。殷勤是夕陽

的顧盼，爲花事的榮悴關心。可憐這心頭的一撮土，更有誰來憑弔？『你的煩惱我全知道，雖則你從不曾向我說破；你的憂愁我全明白，爲你我也時常難受。』清露的晨風。吹醒了大地的紫華？『你耐着吧，美不過這半綻的蓓蕾。』『我去了，你不必悲傷，珍重這一卷詩心，光彩常留在星月間。』她去了！光彩常在星月間。

陌生的朋友，你不嫌我話說得晦塞吧，我想你懂得。你一定懂。月光染白了我的髮絲，這枯槁的形容正配與墓墟中人作伴；它也彷彿爲我照出你長眠的寧靜……那不是我那她的眉目？迷離的月影，你何妨爲我認眞來刻劃個靈通？她的眉目；我如何能遺忘你那永訣時的神情！竟許就那一度，在生死的邊沿，你容許我懷抱你那生命的本眞；在生死的邊沿，你容許我親吻你那性靈的奧隱，在生死的邊沿，你容許我酺啜你那妙眼的神輝。那眼，那眼！愛的純粹的精靈迸裂在神異的剎那間！你去了，但你是永遠留着。從你的死，我才初次會悟到生，會悟到生死間一種幽玄的絲縷。世界是黑暗的，但我却永久存儲着的不死的靈光。

康楓抬頭望着月。月也望着他。青空添深了沈默。城牆外彷彿有一聲鴉啼，像是裂帛，像是鬼嘯，牆邊一枝樹上拋下了一捧雪，亮得耀眼。這還是人間嗎？她爲什麼不來，像那年在山中的一夜？

『我送別她歸去，與她在此分離，

在青草裏飄拂，她的潔白的裙衣。』

詭異的人生！什麼古怪的夢！希望，在你擎上手掌估計分量時，已經從你的手指間消失，像是發珠光的青汞。什麼都得變成灰，飛散，飛散，飛散……我不能不羨慕你的安逸，緘默的墓中人！我心頭還有火在燒，我懷着我的寶；永沒有人能探得我的痛苦的根源，永沒有人知曉，到那天我也得瞑目時，我把我的寶交還給上帝：除了他更有誰能賜與，能承受這生命的生命？我是幸福的！你不羨慕我嗎，朋友？

我是幸福的，因爲我愛，因爲我有愛。多偉大，多充實的一個字！提着它胸脅間就透着熱，放着光，滋生着力量。多謝你的同情的傾聽，長眠的朋友，這光陰在我是希有的奢華。這又是北京的清靜的一隅。在涼月

下，在荒城邊，在銀霜滿樹時。但北京——廉楓眼前又扯亮着那猙惡的前門。像一個腦袋，像一個枯髏。喪事人家的鼓樂。北海的蘆葦。榮葉能不死嗎？在晚照的金黄中，有孤鶩在冰面上飛。銷沈，銷沈。更有誰眷念西山的紫氣？她是死了——一堆灰。北京也快死了——準備一個鉢盂，到枯木林中去安排它的葬事。有什麼可說的？再會吧，朋友，還有什麼可說的？

他正想站起身走，一回頭見進門那路上彷彿又來了一個人影。肥黑的一團在雪地上移着，遲遲的移着，向着他的一邊來。有樹闌着，認不眞是什麼。是人嗎？怪了，這是誰？在這大涼夜還有與我同志的嗎？爲什麼不，就許你嗎？可眞是有些怪，它又不動了，那黑影子絞和着一顆樹影，像一個大包袱。不能是鬼吧。爲什麼發噤，怕什麼的？是人，許是又一個傷心人，是鬼，也說不定它也別有懷抱。竟許是個女子，誰知道！在涼月下，在荒塚間，在銀霜滿地時。它傴僂着身子哪，像是檢什麼東西。不能是個化子——化子化不到墓園裏來。唷，它轉過來了！

它過來了，那一團的黑影。走近了。站定了，他也望着坐在墳墩上的那個發愣哪。是人，還是鬼，這月光下的一堆？他也在想。『誰？』粗糙的，沈濁的口音。廉楓站起了身，哈着一雙凍手。『是我，你是誰？』他是一個矮老頭兒，屈着肩背，手插在他的一件破舊制服的破袋裏。『我是這兒看門的。』他也走到了月光下。活像哈姆雷德裏一個掘墳的，廉楓覺得有趣，比一個妙年女子，不論是鬼是人，都更有趣。『先生，你什麼時候進來的？我哼是睡着了，那門沒有關嚴嗎？』『我進來半天了。』『不涼嗎？您坐在這石頭上？』『就你一個人看着門的？』『除了我這樣的苦小老兒，誰肯來當這苦差？』『你來有幾年了？』『我怎麼知道有幾年了！反正老佛爺沒有死，我早就來了。這該有不少年分了吧，先生？我是一個在旗吃糧的，您不看我的衣服？』『這兒常有人來不？』『倒是有。除了洋人拿花來上墳的，還有學生也有來的，多半是一男一女的。天涼了就少有來的了。你不也是學生嗎？』他斜着一雙老眼打量廉楓的衣服。『你一個人看着這麼多的洋鬼不害怕嗎？』老頭

他樂了。這話問得多幼稚，準是個學生，年紀不大。『害怕？人老了，人窮了，還怕什麼的！再說我這還不是等鬼吃一口飯嗎？等鬼，先生！』『你有家不，老頭兒！』『早就死完了。死乾淨了。』『你自己怕死不，老頭兒？』老頭又樂了。『先生，您又來了！人窮了，人老了，還怕死嗎？你們年輕人愛玩兒，愛樂，活着有意思，咱們那說得上？』他在口袋裏掏出一塊黑絹子醒着他的凍鼻子。這聲音聽大了。城圈裏又有迴音，這來墳場上倒添了不少生氣。那邊樹上有幾隻老鴉也給驚醒了，亮着他們半凍的翅膀。『老頭，你想是生長在北京的罷？』『一輩子就沒有離開過。』『那你愛不愛北京？』老頭簡直想裂個大嘴笑。這學生問的話多可樂！愛不愛北京？人窮了，人老了，有什麼愛不愛的？『我說給您聽聽罷，』他有話講。

『就在這兒東城根，多的是窮人，苦人。推土車的，推水車的，住閒的。殘廢的。全跟我一模一樣的，生長在這城圈子裏，一輩子沒有離開過。一年就比一年苦，大米一年比一年貴。土堆裏煤渣多檢不着多少。誰生得起火？有幾頓吃得飽的？夏天還可對付，冬天可不能含糊、凍了更餓，餓了更凍。又不能吃土。就這幾天天下大雪，好，狗都餓了不少！』老頭又醒了醒鼻子。『聽說有錢的人都搬走了，往南，往東南，發財的，升官的，全去了。窮人苦人那走得了？有錢人走了他們更苦了，一口冷飯都討不着。北京就像個死城，沒有氣了，您知道！那年也沒有本年的冷淸。您聽聽，什麼聲音都沒有，狗都不叫了！前兒個我還見着一家子夫妻倆帶着三個孩子餓急了，又不能做賊，就商量商量借把刀子破肚子見閻王爺去。可憐着哪；那男的一刀子通了他媳婦的肚子，腸子漏了，血直冒，算完了一個，等他抹回頭拿刀子對自個兒的肚子撩，您說怎麼了，那女的眼還睜着沒有死透，眼看着她丈夫拿刀扎自己，一急就拚着她那血身體向刀口直推，您說怎麼了，她那手正衝着刀鋒，快着哪，一隻手，四根手指，就讓白蘿蔔似的給批了下來，脆着哪！那男的一看這神兒，一心痛就痛偏了心，擲了刀回身就往外跑，滿口瘋嚷嚷的喊救命，這一跑誰知他往那兒去了，昨兒個盔甲廠派出所的巡警說起這件事都掌不住淌眼淚哪。同是人不是，人總是一條心，這苦年頭誰受得了？苦人倒是愛面子，又不能偷人家

的。眞急了就吊，不吊就往水裏淹，大雪天河溝凍了淹不了，就借把刀子抹脖子拉肚腸根。是窮末，有什麼說的？好，話說囘來了，您問我愛不愛北京。人窮了，人苦了，還有什麼路走？愛什麼！活不了，就得愛死！我不說北京就像個死城嗎？我說它簡直死定了！我還掏了二十個大子給那一家三小子買窩窩頭吃。才可憐哪！好，愛不愛北京？北京就是這死定了，先生！還有什麼說的？』

廉楓出了墳園低着頭走，在月光下走了三四條老長的胡同才僱到一輛車。車往西北正頂着刀尖似的涼風。他裹緊了大衣，烤着自己的呼吸，心裏什麼念頭都給凍殭了。有時他睜眼望望一街陰慘的街燈，又看着那上年紀的車夫在滑溜的雪道上頂着風一步一步的挨，他幾囘都想叫他停下來自己下去讓他坐上車拉他，但總是說不出口。半圓的月在雪道上亮着它的銀光。夜深了。

——以上載輪盤，中華版。

猛虎集序

徐志摩

在詩集子前面說話不是一件容易討好的事。說得近於誇張了自己面上說不過去，過分謙恭又似乎對不起讀者。最甘脆的辦法是什麼話也不提，好歹讓詩篇它們自身去承當。但書店不肯同意；他們說如其作者不來幾句序言書店做廣告就無從着筆。作者對於生意是完全外行，但他至少也知道書賣得好不僅是書店有利益，他自己的版稅也跟著像樣，所以書店的意思，他是不能不尊敬的。事實上我已經費了三個晚上，想寫一篇可以幫助廣告的序。可是不相干，一行行寫下來祇是仍舊給塗掉，稿紙糟蹋了不少張，詩集的序終究還是寫不成。

況且寫詩人一提起寫詩他就不由得傷心。世界上沒有比寫詩更慘的事；不但慘，而且寒傖。就說一件事，我是天生不長鬍鬚的，但為了一些破爛的句子，就我也不知曾經撚斷了多少根想像的長鬚！

這姑且不去說它。我記得我印第二集詩的時候曾經表示過此後不再寫詩一類的話。現在如何又來了一集，雖則轉眼間四個年頭已經過去。就算這些詩全是這四年內寫的，（實在有幾首要早到十三年份）每年平均也只得十首，一個月還派不到一首，況且又多是短短一概的。詩固然不能論長短，如同 Whistler 說畫幅是不能用田畝來丈量的。但事實是咱們這年頭一口氣總是透不長——詩永遠是小詩，戲永遠是獨幕，小說永遠是短篇。每回我望到莎士比亞的戲，丹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類作品比方說，我就不由的感到氣餒，覺得我們即使有一些聲音，那聲音是微細得隨時可以用一個小姆指給掐死的。天呀！那天我們才可以在創作裏看到使人起敬的東西？那天我們這些細嗓子才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臉的急漲的苦惱？

說到我自己的寫詩，那是再沒有更意外的事了。我查過我的家譜，從永樂以來我們家裏沒有寫過一行可供傳誦的詩句。在二十四歲以前我對於詩的興味遠不如我對於相對論或民約論的興味。我父親送我出洋留學是要我將來進『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個中國的 Hamilton！在二十四歲以前，詩，不論新舊，於我是完全沒有相干。我這樣一個人如果真會成功一個詩人——那還有什麼話說？

但生命的把戲是不可思議的！我們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靈，那件事我們作得了主？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陣奇異的風，也許照著了什麼奇異的月色，從此起我的思想就傾向於分行的抒寫。一份深刻的憂鬱佔定了我；這憂鬱，我信，竟於漸漸的潛化了我的氣質。

話雖如此，我的塵俗的成分並沒有甘心退讓過；詩靈的稀小的翅膀，儘他們在那裏騰撲，還是沒有力量帶了這整份的累墜往天外飛的。且不說詩化生活一類的理想那是談何容易實現，就說平常在實際生活的壓迫中偶爾掙出八行十二行的詩句都是夠艱難的。尤其是最近幾年，有時候自己想着了都害怕：日子悠悠的過去內心竟可以一無消息，不透一點亮，不見絲紋的動。我常常疑心這一次是真的乾了完了的。如同契玦腦的一身美是問神道通融得來限定日子要交還的，我也時常疑慮到我這些寫詩的日子也是什麼神道因為憐憫我的愚蠢暫時借給

我享用的非分的奢侈。我希望他們可憐一個人可憐到底！

一眨眼十年已經過去。詩雖則連續的寫，自信還是薄弱到極點。『寫是這樣寫下了，』我常自己想，『但準知道這就能算是詩嗎？』就經驗說，從一點意思的晃動到一篇詩的完成，這中間幾乎沒有一次不經過唐僧取經似的苦難的。詩不僅是一種分娩，它幷且往往是難產！這份甘苦是只有當事人自己知道。一個詩人，到了修養極高的境界，如同泰谷爾先生比方說，也許可以一張口就有精圓的珠子吐出來，這事實上我親眼見過來的不打謊，但像我這樣既無天才又少修養的人如何說得上？

只有一個時期我的詩情眞有些像是山洪暴發，不分方向的亂冲。那就是我最早寫詩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種偉大力量的震撼，什麼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顧間散作繽紛的花雨。我那時是絕無依傍，也不知顧慮，心頭有什麼鬱積，就付託腕底胡亂給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那還顧得了什麼美醜！我在短時期內寫了很多，但幾乎全部都是見不得人面的。這是一個教訓。

我的第一集詩——志摩的詩——是我十一年回國後兩年內寫的；在這集子裏初期的洶湧性雖已消滅，但大部分還是情感的無關闌的泛濫，什麼詩的藝術或技巧都談不到。這問題一直要到民國十五年我和一多今甫一羣朋友在晨報副鐫刊行詩刊時方才開始討論到。一多不僅是詩人，他也是最有興味探討詩的理論和藝術的一個人。我想這五六年來我們幾個寫詩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響。我的筆本來是最不受羈勒的一匹野馬，看到了一多的謹嚴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終不容我追隨一多他們在詩的理論方面下過任何細密的工夫。

我的第二集詩——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說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個較大的波折的留痕。我把詩稿送給一多看，他回信說『這比「志摩的詩」確乎是進步了——一個絕大的進步。』他的好話我是最願意聽的，但我在詩的「技巧」方面還是那楞生生的絲毫沒有把握。

最近這幾年生活不僅是極平凡，簡直是到了枯窘的深處。跟着詩的產量也儘『向瘦小裏耗』。要不是去年在中大認識了夢家和瑋德兩個年青的詩人，他們對於詩的熱情在無形中又鼓動了我奄奄的詩心，第二次又印『詩刊』，我對於詩的興味，我信，竟可以銷沈到幾於完全沒有。今年在六個月內在上海與北京間來回奔波了八次，遭了母喪，又有別的不少煩心的事，人是疲乏極了的，但繼續的行動與北京的風光却又在無意中搖活了我久蟄的性靈。抬起頭居然又見到天了。眼睛睜開了心也跟着開始了跳動。嫩芽的青紫，勞苦社會的光與影，悲歡的圖案，一切的動，一切的靜，重復在我的眼前展開，有聲色與有情感的世界重復為我存在；這彷彿是為了要挽救一個曾經有單純信仰的流入懷疑的頹廢，那在帷幙中隱藏着的神通又在那裏栩栩的生動，顯示它的博大與精微，要他認清方向，再別錯走了路。

我希望這是我的一個眞的復活的機會，說也奇怪，一方面雖則明知這些偶爾寫下的詩句，盡是些『破破爛爛』的，萬談不到什麼久長的生命，但在作者自己，總覺得寫得成詩不是一件壞事，這至少證明一點性靈還在那裏掙扎還有它的一口氣。我這次印行這第三集詩沒有別的話說，我只要藉此告慰我的朋友，讓他們知道我還有一口氣，還想在實際生活的重重壓迫下透出一些聲響來的。

你們不能更多的責備。我覺得我已是滿頭的血水，能不低頭已算是好的。你們也不用提醒我這是什麼日子；不用告訴我這遍地的災荒，與現有的以及在隱伏中的更大的變亂，不用向我說正今天就有千萬人在大水裏和身子浸着，或是有千千萬人在極度的飢餓中叫救命；也不用勸告我說幾行有韻或無韻的詩句是救不活半條人命的；更不用指點我說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韻腳是根據不合時宜的意識形態的……這些，還有別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們一說到只是叫我難受又難受。我再沒有別的話說，我只要你們記得有一種天教歌唱的鳥不到嘔血不住口，它的歌裏有它獨自知道的別一個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獨自知道的悲哀與傷痛的鮮明；詩人也是一種癡鳥，他把他的柔軟的心窩緊抵着薔薇的花刺，口裏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輝與人類的希望，非到他的

心血滴出來把白花染成大紅他不住口。他的痛苦與快樂是渾成的一片。

——載猛虎集，新月版。

奉答王敬軒先生

劉半農

王敬軒君來信（圈點悉依原信）

新青年諸君子大鑒。某在。辛。丑。壬。寅。之。際。有感。於。朝。政。不。綱。強鄰。虎。視。以爲。非。採。用。西。法。不足。以。救。亡。嘗負。笈。扶。桑。就梅。謙。博。士。講。習。法。政。之。學。歸國。以。後。見士。氣。囂。張。人心。浮。動。道德。敗。壞。一落。千。丈。青年。學。子。動輒。詆。毀、先。聖。蔑棄。儒。書。倡家。庭。革。命、之。邪。說。馴至。父。子。倫。亡。夫婦。道。苦。其在。婦。女。則一。入。學。堂。尤喜。撫。拾。新。學。之。口。頭。禪。語。以賢。母。良。妻。爲。不。足。學。以自。由，戀。愛。爲。正。理、以再。嫁。失。節。爲。當。然。甚至。剪。髮。髻。曳革。履。高視。闊。步。恬不。知。恥。鄙人。觀。此。乃知。提。倡。新。學。流弊。甚。多。遂噤。不。敢。聲。辛亥國變以還。紀綱。掃地。名教。淪。胥。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有識。之。士。憙然。心。傷。某雖。具。愚。公。移。山。之。志。奈無。魯。陽。揮。戈。之。能。遁跡。黃。冠。者。已五。年。矣。日者過友人案頭。見有貴報。顏曰新青年。以、爲、或、有、扶、持、大、教。昌、明、聖、道、之、論。能、拯、青、年、於、陷、溺。迴、狂、瀾、於、既、倒、乎。因亟假讀。則與鄙見所期。一一皆得其反。噫。貴報諸子。豈猶◎以◎青◎年◎之◎論◎於◎夷◎狄◎爲◎未◎足◎必欲◎使◎之◎違◎禽◎獸◎不◎遠◎乎◎貴報排斥孔子。廢滅綱常之論。稍、有、識、者、慮、無、不、髮、指。且、狂、吠、之、談。固、無、傷、於、日、月。初、無、待、鄙、人、之、駁、斥。又觀貴報對於西教。從不排斥。以、是、知、貴、報、諸、子、殆、多、西、教、信、徒。各、是、其、是。亦、不、必、置、辯。惟貴報又大倡文學革命之論，權輿於二卷之末，三卷中乃大放厥詞。幾於無冊無之。四卷一號更以白話行文。且用種種奇形怪狀之鉤挑以代圈點。貴報。諸。子。工於◎媚◎外◎惟強◎是◎從◎常謂西洋文明勝於中國。中國宜亟起效法。此等。鉤。挑。想亦。是。效。法。西。洋。文。明。之。一。但就。此。形。式。而。論。其不。逮。中。國。圈。點。之。美。觀。已不。待。言。中國。文。字。字字，勻。整。故可。於。每。字。之。旁。施。以。圈。點。西洋。文。字。長短不。齊。於是。不。得。不、於。斷。句。之。處。誌。以。符。號。於是。

符號之形式遂不能不多變其在句中重要之處祇可以二鉤記其上下或亦用密點乃誌於一句之後拙劣如此而貴報乃不惜舍己以從之甚矣其惑也貴報對於中國文豪專事醜詆其尤可駭怪者於古人則神聖施耐菴曹雪芹而土芥歸震川方望溪於近人則崇拜李伯元吳研人而排斥林琴南陳伯嚴甚至用一網打盡之計目桐城為謬種選學為妖孽對於易哭庵樊雲門諸公之詩文竟曰爛污筆墨曰斯文奴隸曰喪卻人格半錢不值嗚呼如貴報者雖欲不謂之小人而無忌憚蓋不可得矣今亦無暇一一辨駁第略論其一二以明貴報之偏謬而已貴報三卷三號胡君通信以林琴南先生而方姚卒不之踣之之字為不通歷引古人之文謂之字為止詞而踣字是內動詞不當有止詞貴報固排斥舊文學者乃於此處因欲駁林先生之故不惜自貶聲價竟乞靈於孔經已足令識者齒冷至於內動詞止詞諸說則是拾馬氏文通之唾餘馬氏強以西文律中文削趾適屨其書本不足道昔人有言文成法立又曰文無定法此中國之言文法與西人分名動講起止別內外之文法相較其靈活與板滯本不可以道里計胡君謂林先生此文可言而方姚卒不踣亦可言方姚卒不因之而踣卻不可言方姚卒不之踣不知此處兩句起首者有而字皆承上文論文者獨數方姚一句兩句緊相銜接文氣甚勁若依胡君改為而方姚卒不踣則句太短促不成音節若改為而方姚卒不因之而踣則文氣又近懈矣貴報於古文三昧全未探討乃率爾肆譏無乃不可乎林先生為當代文豪善能以唐代小說之神韻迻譯外洋小說所敘者皆西人之事也而用筆措詞全是國文風度使閱者幾忘其為西事是豈尋常文人所能企及而貴報乃以不通相詆是真出人意外以某觀之若貴報四卷一號中周君所譯陀思之小說則真可當不通二字之批評某不能西文未知陀思原文如何若原文亦是如此不通則其書本不足譯必欲譯之亦當達以通順之國文烏可一遵原文迻譯致令斷斷續續文氣不貫無從諷誦乎噫貴報休矣林先生淵懿之古文則目為不通周君蹇澀之譯筆則為之登載真所謂棄周鼎而寶康瓠者矣林先生所譯小說無慮百種不特譯筆雅健即所定書名亦往往斟酌盡善盡美如云吟邊燕語云香鉤情眼此可謂有句皆香無字不豔香鉤情眼之名若依貴報所主張殆必改為革履情眼而後可試問尚復成何話說又貴報之白話詩則尤

甚發噱。其中有數首若以舊日之詩體達之。或尚可成句。如兩個黃蝴蝶。改為雙蝶。飛上天。改為淩霄。不知為什麼改為賤事。則辭氣雅潔。遠乎鄙倍矣。此外如胡君之他通首用他字押韻。沈君之月夜通首用着字叶韻。以及劉君之相隔一層紙。竟以老爺二字入詩。則眞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吾意作者下筆之時。恐亦不免顏頳。不過既欲主張新文學。則必異想天開。取舊文學中所絕無者而強以湊入耳。此等妙詩。恐亦非西洋所有也。貴報之文。什九皆嵌入西洋字句。某意貴報諸子。必多留學西洋。沐浴歐化。於祖國文學本非所知。深恐為人恥笑。於是先發制人。攻踣之不遺餘力。而後可以自便。某迂儒也。生平以保存國粹為當務之急。居恆研究小學。知中國文字制作最精。（如人字左筆為男。男為陽為天。故此筆之末。尖其鋒以示輕清上浮之意。右筆為女。女為陰為地。故此筆之末。頓其鋒以示重濁下凝之意。又如𣊫字中從土。上從日。謂日晒地上也。下又從日。謂夕陽西下之後日入地下也。土之上下皆有日。斯則暑氣大盛也。中以土貫其上下二日。以見二日仍是一日。古人造字之精如此。）字義含蘊既富。字形又至為整齊。少至一畫。多或四五十畫。書於方寸之地。大小可以停勻。（如一字不覺其扁。鸞字不覺其長。）古人造字之妙。豈西人所能夢見。其對偶之工。尤為巧不可階。故楹聯之文。亦為文學中之一體。西字長短無定。其楹聯恐未能逮我。不但楹聯。如賦如頌如箴如銘。皆中國國粹之美者。然言西洋文學者。未嘗稱道及此。即貴報專以提倡西洋文學為事。亦祇及詩與小說二種。而尤偏重小說。嗟夫。論文學而以小說為正宗。其文學之荒傖幼稚。尚何待論。此等文學。居然蒙貴報諸子之崇拜。且不惜舉祖國文學而一網打盡。西人固應感激貴報矣。特未識貴報同人。捫心自問。亦覺內疚神明否耶。今請正告諸子。文有駢散。各極其妙。惟中國能之。駢體對仗工整。屬句麗辭。不同凡響。引用故實。採擷詞藻。非終身寢饋於文選諸書者。不能工也。（胡錢諸君皆反對用典。胡君斥王漁洋秋柳詩。謂無不可作幾樣說法。錢君斥佩文韻府為惡劣腐朽之書。此等論調。正是二公自暴其儉學。以後望少說此等笑話。免貽譏通人。）散體則起伏照應。章法至為謹嚴。其曲折達意之處。多作波瀾。不用平筆。令讀者一唱三歎。能得絃外餘音。非深明桐城義法者。又不

能工也選學之文宜於抒情桐城之文宜於論議悉心研求終身受用不窮與西人之白話詩文豈可同年而語顧乃斥之曰妖孽曰謬種恐是夫子自道耳某意今之眞能倡新文學者實推嚴幾道林琴南兩先生林先生之文已如上述若嚴先生者不特能以周秦諸子之文筆達西人發明之新理且能以中國古訓補西說之未備如論理學譯爲名學不特可證西人論理即公孫龍惠施之術且名教名分名節之義非西人論理學所有譯以名學則諸義皆備矣中性譯爲罔兩假異獸之名以明無二之義理想國譯爲烏託邦則烏有與寄託二義皆大顯明其尤妙者譯音之字亦復兼義如名學曰邏輯邏蓋指演繹法輯蓋指歸納法銀行曰板克大板謂之業克勝也板克者言營業操勝算也精妙如此信非他人所能幾及與貴報諸子之技窮不譯徑以西字嵌入華文中者相較其優劣何如望平心思之鄙人非反對新文學者不過反對貴報諸子之排斥舊文學而言新文學耳鄙人以爲能篤於舊學者始能兼采新知若得新忘舊是乃蕩婦所爲願貴報諸子愼勿蹈之也自海禁大開以還中國固不可不講求新學然講求可也采用亦可也采彼而棄我則大不可也況中國爲五千年文物禮義之邦精神文明夐非西人所能企及。（即物質文明。亦儘有勝於西人者。以醫學而論。中醫神妙之處甚多。如最近山西之鼠疫。西人對之。束手無策。近見有戴子光君發明之治鼠疫神效湯。謂在東三省已治愈多人。功效極速。云云。又如白喉一症。前有白喉忌表抉微一書。論症擬方。皆極精當。西人則除用血清外。別無他法。於此可見西醫之不逮中醫。）惟工藝技巧彼勝於我我則擇取焉可耳總之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則西學無流弊若專恃西學而蔑棄中學則國本既隳焉能五稔以上所言知必非貴報諸子所樂聞鄙人此書不免有失言之愆然心所謂危不敢不掬誠相告知我罪我聽諸國人之公論而已嗚呼見披髮於伊川知百年之將戎辛有之歎不圖於吾生親見之矣哀哉哀哉率布不盡順頌

撰安

戊午夏歷新正二日王敬軒[illegible]

敬軒先生：

來信『大放厥辭』，把記者等很很的教訓了一頓。照先生的口氣看來，幸而記者等不與先生見面；萬一見了面，先生定要揮起巨靈之掌，把記者等一個嘴巴打得不敢開口，兩個嘴巴打得牙齒縫裏出血。然而記者等在逐段答覆來信之前，應先向先生說聲『謝謝』，這因爲人類相見，照例要有一句表示敬意的話；而且記者等自從提倡新文學以來，頗以不能聽見反抗的言論爲憾，現在居然有你老先生『出馬』，這也是極應歡迎，極應感謝的。以下是答覆先生的話：

第一段（原信『某在辛丑壬寅之際，……各是其是，亦不必置辯。』）

原來先生是個留學日本速成法政的學生，又是個『遁跡黃冠』的遺老，失敬失敬。然而新青年雜誌社，並非督撫衙門，先生把這項履歷背了出來，還是在從前聽鼓省垣，聽候差遣時在手版上寫慣了，流露於不知不覺呢？還是要拿出老前輩的官威來恐嚇記者等呢？

先生以爲『提倡新學，流弊甚多，』又如此這般的說了一大串，幾乎要把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的一切罪惡，完全歸到一個『新』字上。然而我要問問：『辛丑壬寅』以前，扶持大教，昌明聖道的那套老曲子已唱了二千多年，始終沒有什麼洋鬼子——這個名目，是先生聽了很歡喜的——的『新法』去打攪他，爲什麼要弄到『朝政不綱，強鄰虎視』呢？

本誌排斥孔子，自有排斥孔子的理由。先生如有正當的理由，儘可切切實實寫封信來，與本誌辯駁；本誌果然到了理由不夠存立的時候，不待先生督責，就可在新青年雜誌社中，設起香案，供起『至聖先師大成孔子』的牌位來！如先生對於本誌所發排斥孔教的議論，尚未完全讀過，或讀了之後，不能了解；或竟能了解了，卻沒有正當的理由來辯駁，只用那『孔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的空話來搪塞；或用那『豈猶以青年之淪於夷狄爲未足，必欲使之違禽獸不遠乎』的村嫗口吻來罵人，則本誌便要把先生所說的『狂吠之談，

傷於日月』兩句話，回敬先生了！

本誌記者，並非西教信徒；其所以『對於西教，不加排斥者』，因西教之在中國，不若孔教流弊之大，比較上尚可暫從緩議。至於根本上，陳獨秀先生早說了『以科學解決宇宙之謎』一句話，蔡孑民先生，又發表過了『以美術代宗教』一篇文章，難道先生竟沒有看見麼？若要本誌記者，聽了先生的話，替孔教徒做那攻乎異端的事業，那可糟糕，恐怕你這位老道，也不免在韓愈所說的『火其書，廬其居』之列罷！

第二段（原文『惟貴報又大倡文學革命之論，……甚矣其惑也。』）

濃圈密點，本科場惡習，以曾國藩之頑固，尚且知之，而先生竟認為『形式美觀』，且在來信之上，大圈特圈，大點特點；想先生意中，必以為這一篇經天緯地的妙文，定能使新青年諸記者拜服得五體投地；又想先生提筆大圈大點之時，必搖頭擺腦，自以為這一句是一唱三歎，那一句是絃外之音，這一句平平仄仄平平，對那一句仄仄平平仄仄對得極工；初不知記者等雖然主張新文學，舊派的好文章，也讀過不少，像先生這篇文章，恐怕即使起有清三百年來之主考文宗於地下，也未必能給你這麼許多圈點罷！

閑話少說。句讀之學，中國向來就有的：本誌採用西式句讀符號，是因為中國原有的符號不敷用，樂得把人家已造成的借來用用。先生不知『鈎挑』有辨別句讀的功用，却認為是代替圈點的：又說引號（‘‘ ’’）是表示『句中重要之處』，不盡號（……）是把『密點』移在『一句之後』：知識如此鄙陋，惟有敬請先生去讀了些外國書，再來同記者說話。如先生以為讀外國書是『工於媚外，惟強是從』，不願下這功夫；那麼，先生！便到了你墓木拱矣的時候，還是個不明白！

第三段（原文『貴報對於中國文豪，……無乃不可乎。』）

先生所說的『神聖施曹而土芥歸方……目桐城為謬種，選學為妖孽』，本誌早將理由披露，不必重辯。

至於樊易二人的筆墨，究竟是否『爛污』，且請先生看看下面兩段文章——

……你爲我喝采時，震得人耳聾。你爲我站班時，羞得人臉紅。不枉你風月情濃，到今朝枕衾綣共。卸下了珍珠衫，做一場蝴蝶夢。……這小上墳的祭品須豐，那大劈棺的斧頭休縱。今日個唱一齣遊宮射雕，明日裏還接演遊龍鳳戲。你不妨三謁碧游宮，我還要雙戲桃山洞。我便是縫褡膊的小娘，你便是賣胭脂的朝奉。……（見樊增祥所著琴樓夢小說）

……一字之評不愧『鮮』，生香活色女中仙。牡丹嫩蕊開春暮，螺碧新茶摘雨前。……玉蘭片亦稱珍味，不及靈芝分外鮮。……佳人上吊本非眞，惹得人人思上吊！……試聽喝采萬聲中，中有幾聲呼『要命』！兩年喝采聲慣聽，一『要命』初聽第一聲。不啻若自其口出，忽獨與余兮目成！我來喝采殊他法，但道『丁靈芝可殺！』喪盡良心害世人，古來頂骨欺菩薩。……（見易順鼎詠鮮靈芝詩。）

敬軒先生！你看這等著作怎麼樣？你是扶持名教的，卻搖身一變，替這兩個淫棍辯護起來，究竟是什麼道理呢？

林琴南『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的不通，已由胡適之先生論證得很明白；先生定果然要替林先生翻案，應當引出古人成句來證明。若無法證明，只把『不成音節』『文氣近懈』的話頭來敷衍，是先生意中，以爲文句儘可不通，音節文氣，卻不得不講；請問天下有這道理沒有？胡先生『歷引古人之文』，正是爲一般頑固黨說法，以爲非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辦法，不能折服一般老朽之心；若對懂文法的人說話，本不必『自貶身價』，『乞靈孔經』。不料先生連這點兒用意都不明白，胡先生唯有自嘆做不成能使頑石點頭的生公，竟做了個對牛彈琴的笨伯了！

馬氏文通一書，究竟有無價値，天下自有公論，不必多辯；唯先生引了『文成法立』，『文無定法』兩句話，證明文法之不必講求，實在是大錯大錯！因爲我們所說的文法，是在通與不通上着想的『句法』；古人所說的文法，是在文辭結構上着想的『章法』。章法之不應死守前人窠臼，半農於我之文學改良觀一文中，已說

得很明白。這章法與句法，面目之不同，有如先生之與記者；先生竟幷作一談，未免昏瞶！

第四段（原文『林先生爲當代文豪……恐亦非西洋所有也』）

林先生所譯的小說，若置之『閑書』之列，亦可不必攻擊，因爲他的『哈氏叢書！』之類，比到眉語鶯花雜誌等，總還差勝一籌，我們何必苦苦的鑿他背皮。若要用文學的眼光去評論他，那就要說句老實話：便是林先生的著作，由『無慮百種』進而爲『無慮千種』，還是算不了什麽。何以呢？因爲他所譯的書：——第一是原稿選擇得不精，往往把外國極沒有價值的著作也譯了出來，眞正的好著作，却是極少數，先生所說的『棄周鼎而寶康瓠』，正是林先生譯書的絕妙評語。第二是謬誤太多，把譯本和原本對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這大約是和林先生對譯的幾位朋友，外國文不甚高明，把譯不出的地方，或一時懶得查字典，便含糊了過去；林先生遇到文筆蹇澀，不能達出原文精奧之處，也信筆删改，鬧得笑話百出。以上兩層，因爲先生不懂西文，即使把原本譯本，寫了出來對照比較，恐怕先生還是不懂，只得一筆表過不提。第三層是林先生之所以能成其爲『當代文豪』，先生之所以崇拜林先生，都因爲他『能以唐代小說之神韻，迻譯外洋小說，』不知這件事，實在是林先生最大的病根；林先生譯書雖多，記者等始終只承認他爲『閑書』，而不承認他爲有文學意味者，也便是爲了這件事。當知譯書與著書不同，著書以本身爲主體，譯書應以原本爲主體；所以譯書的文筆，只能把本國文字去湊就外國文，決不能把外國文字的意義神韻硬改了來湊就本國文。即如後秦鳩摩羅什大師譯金剛經，唐玄奘大師譯心經，這兩人，本身就生在古代，若要在譯文中用晉唐文筆，正是日常吐屬，全不費力，豈不比林先生仿造千年以前的古董，容易得許多；然而他們只是實事求是，用極曲折極縝密的筆墨，把原文精義達出，既沒有自己增損原義一字，也始終沒有把冬烘先生的臭調子放進去；所以直到現在，凡是讀這兩部經的，心目中總覺這種文章是西域來的文章，決不是『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一類的晉文，也決不是『龍噓氣成雲』一類的唐文。此種輸入外國文學使中國文學界中別闢一個新境界的能力，豈一般沒世窮年不免

爲腐儒的人所能夢見！然而鳩摩羅什大師，還虛心得很，說譯書像『嚼飯哺人』，轉了一轉手，便要失去眞義；所以他譯了一世的經，沒有自稱爲『文豪』，也沒有自稱爲『譯經大家』，更沒有在他所譯的三百多卷經論上面加上一個什麼『鳩譯叢經』的總名目！

吟邊燕語是將莎士比亞所編戲曲中的故事，用散文寫出，有人譯爲莎氏樂府本事，是很妥當的；林氏的譯名，不但並無好處，而且叫人看了不能知道內容是什麼東西，而先生竟稱之曰『所定書名，……斟酌盡善盡美；』先生如此擁戴林先生，北京的一班捧角家，洵視先生有愧色矣！香鉤情眼，原書未爲記者所見，不知道原名是什麼；然就情理上推測起來，這『香鉤情眼』本來是刁劉氏的伎倆，外國小說雖然也有淫蕩的，恐怕還未必把這等肉麻字樣來做書名；若果如此，刁劉氏在天之靈將輕展秋波，微微笑曰，『吾道其西！』況且外國女人並不纏脚，『鉤』於何有；而『鉤』之香與不香，尤非林先生所能知道；難道林先生之於書中人，竟實行了沈佩貞大鬧醒春居時候的故事麼？又先生『有句皆香』四字，似有語病，因爲上面說的是書名，並沒有『句』；先生要做文章，還要請在此等處注意一點。

先生所說『陀思之小說』，不知是否指敝誌所登『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說』而言？如其然也，先生又鬧了笑話了。因爲陀思妥夫斯奇，是此人的姓，在俄文只有一個字，並不是他尊姓是陀，雅篆是思；也不是複姓陀思，大名妥夫，表字斯奇，照譯名的習慣，應該把這陀思妥夫斯奇的姓完全寫出，或簡作『陀氏』，也還勉強可以；像先生這種橫截法，便是林琴南先生，也未必贊成。記得有一部小說裏，說有位撫台，因爲要辦古巴國的交涉，命某幕友翻查約章。可笑這位老夫子，腦筋簡單，記不清古巴二字，却照英吉利簡稱曰英，法蘭西簡稱曰法的辦法，單記了一個古字，翻遍了衙門裏所有的通商書，約章書，竟翻不出一個古國來。先生與這位老夫子，可稱無獨有偶！然而這是無關弘旨的，不過因爲記者寫到此處，手已寫酸，樂得『吹毛求疵』，與先生開開頑笑。然在先生，却也未始無益，這一回得了這一點知識，將來便不至於再鬧第二次笑話了。（又日本之

梅謙次郎，是姓梅，名謙次郎。令業師『梅謙博士』，想或另是一人，否則此四字之稱謂，亦似稍欠斟酌（一）先生這一段話，可分作兩層解釋：如先生以為陀氏的原文不好，則陀氏為近代之世界的文豪；以全世界所公認的文豪，而猶不免為先生所詬病，記者對於先生，尚有何話可說？如先生以為周作人先生的譯筆不好，則周先生既未自稱其譯筆為『必好』，本誌同人，亦斷斷不敢如先生之捧林先生，把他說得如何如何好法；然使先生以不作林先生『淵懿之古文』為周先生病，則記者等無論如何不敢領教。周先生的文章，大約先生只看過這一篇。如先生的國文程度——此『程度』二字　是指先生所說的『淵懿』『雅健』說，並非新文學中之所謂程度——只能以林先生的文章為文學止境，不能再看林先生以上的文章，那就不用多說；萬一先生在舊文學上所用的功力較深，竟能看得比林先生更高古的著作，那就要請先生費些工夫，把周先生十年前抱復古主義時代所譯的域外小說集看看。看了之後，亦許先生腦筋之中，竟能放出一線靈光，自言自語道：『哦！原來如此。這位周先生，古文工夫本來是很深的；現在改做那一路新派文章，究竟為着什麼呢？難道是無意識的麼？』

承先生不棄，擬將胡適之先生朋友一詩，代為删改，果然改得好，胡先生亦許向你拜門。無如『雙蝶』『凌霄』，恐怕有些接不上；便算接得上了，把那首神氣極活潑的原詩，改成了『雙蝶凌霄，底事……』的『烏龜大翻身』模樣，也未必就是『青出於藍』罷！又胡先生之他，以『他』字上一字押韻，沈尹默先生之月夜，以『着』字上一字押韻，先生誤以為以『他』『着』押韻，不知是粗心浮氣，沒有看出來呢？還是從前沒有見識過這種詩體呢？『二者必居其一』，還請先生自己回答。至於半農的相隔一層紙，以『老爺』二字入詩，先生罵為『異想天開，取舊文學中絕無者而強以湊入』，不知中國古代韻文，如三百篇，如離騷，如漢魏古詩，如宋元詞曲，所用方言白話，觸目皆是，先生既然研究舊文學，難道平時讀書，竟沒有留意及此麼？且就『老爺』二字本身而論，元史上有『我董老爺也』句，宋徐夢莘所做三朝北盟會編有『魚磨山寨軍亂，殺其統領官馮老爺』句，這兩部書中能把『老爺』二字用入，半農豈有不能用入詩中之理。半農要說句俏皮話：先

生說半農是『前無古人』；半農要說先生是『前不見古人』；所謂『不見古人』者，未見古人之書也！

第五段（原文『貴報之文，什九皆嵌入西洋字句……亦覺內疚神明否耶？』）

文字是一種表示思想情感的符號，是世界的公器，並沒有國籍，也決不能彼此互分界限——這話太高了，恐怕先生更不明白——所以作文的時候，但求行文之便與不便，適當之與不適當，不能限定只用那一種文字；如文章的本體是漢文，講到法國的東西，有非引用法文不能解說明白的，就儘可以把法文嵌進去；其餘英文俄文日文之類，亦是如此。

在這一節裏，可要用嚴厲面目對待你了！你也配說『研究小學』，眞是顏之厚矣，不怕記者等笑歪嘴巴麼？中國文字，在制作上自有可以研究之處；然『人』字篆文作『八』，是個象形字，說文裏說是『象臂脛之形』，極爲明白；先生把它改作會意字，又扭扭揑揑說出許多可笑的理由，把這一個『人』，說成了個兩性兼具的『雌雄人』：這種以楷書解說形體的方法，眞可謂五千年來文字學中的大發明了。『暑』字篆文作『曐』，是個形聲字，說文裏說『从日，者聲。』 凡从『者』聲的字，古音都在『模』韻，就是羅馬字母中"u"的一個母音：如『渚』『楮』『煑』『豬』四字，是從『水』『木』『火』『豕』四個偏旁上取的形與義，從『者』字上取的聲；卽『者』字本身，古音也是讀作"tu"字的音；因爲『者』字的篆文作『𣅀』，从『𦣹』，『𣃘』聲，『𦣹』同『自』，『𣃘』卽古『旅』字。所以先生硬把『暑』字的形聲字改作會意字，在楷書上雖然可以胡說八道，若依照篆文，把一字分爲『日』『旅』『自』三字；先生便再去拜了一萬個拆字先生做老師，還是不行不行又不行。

文字這樣東西，以適於實用爲唯一要義，並不是專講美觀的陳設品。我們中國的文字，語尾不能變化，調轉又不靈便，要把這種極簡單的文字應付今後的科學世界之種種實用，已覺左支右絀，萬分爲難；推求其故，總是單音字的制作不好。先生既不知今後的世界是怎麼樣一個世界，那裏再配把今後世界中應用何種文字這一

個問題來同你討論。

至於賦，頌，箴，銘，楹聯，輓聯之類，先生視爲『中國國粹之美者』，記者等却看得很輕，因爲這些東西，都只在字面上用工夫，骨子裏半點好處沒有，正所謂雕蟲小技。又西文中並無楹聯，先生以爲『未能逮我』，想來已經研究過，比較過；這種全世界博物裏搜羅不到的奇物，還請先生不吝賜教，錄示一二，使記者等可以廣廣眼界，長些見識！

先生搖頭嘆氣曰，『嗟夫！論文學而以小說爲正宗，……』，是先生對於小說，已抱了一網打盡的觀念，一般反對小說的狗頭道學家，固應感激先生矣；特未識先生對於大捧特捧的林先生，捫心自問，亦覺內疚神明否耶？

第六段（原文『今請正告諸子……恐是夫子自道耳！』）

敝誌反對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已將這兩派的弊病逐次披露；先生還要無理取鬧，刺刺不休，似乎不必子細申辯。今且把這兩種人所鬧的笑話，舉幾條給先生聽聽。文選上有這樣四句：『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卿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這眞是不通已極；又顏氏家訓中說：『……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父於蟲，匹婦於考也。』又說；『詩云，「孔懷兄弟」，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腦，有如孔懷」；心既痛矣，卽爲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爲「孔懷」，詩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爲「孔邇」，於義通乎？』此等處，均是濫用典故，濫打調子的好結果。到了後世，笑話愈鬧愈多：如談苑上說：『省試……貴老爲其近於親賦云，「親玆黃耈之狀，類我嚴君之容；」試官大噱。』又貴耳集上說：『餘干有王德者，僭竊九十日爲王；有一士人被執，作詔曰：「兩條脛脡，馬趕不前；一部髭髯，蛇鑽不入。身坐銀鞍之椅，手執銅鎚之錄。翡翠簾前，好似漢高之祖，鴛鴦殿上，有如秦始之皇。」』又相傳有兩句駢文，不

知是何人手筆；『我生有也晚之悲，當局有者迷之歎。』又當代名士張柏楨——此公卽是自以爲與康南海徐東海併稱『三海不出，如蒼生何！』的張滄海先生——他文集裏有一篇送給一位朋友的祖父母的重圓花燭序，其中有一聯爲：『馬齒長而童心猶在，徐娘老而風韻依然！』敬軒先生，你旣愛駢文，請速卽打起調子，吊高喉嚨，把這幾段妙文拜讀拜讀罷；如有不明白之處，儘可到佩文韻府上去查查。至於王漁洋的秋柳詩，毛病實不止胡先生所舉的一端；因爲就全體而論，正如約翰生所說『只有些飾美力與敷陳力，』此外並沒有什麼好處。

散體之文，如先生刻意求古，竟要摹擬周誥殷盤，也還値得一辯：今先生所崇拜的至於桐城而止，所主張的至於『多作波瀾，不用平筆』二語而止，記者又何必費了氣力與你駁，請你看一看章實齋文史通義中『古文十弊』一篇裏的話罷：

『……夫古人之書，今不盡傳，其文見於史傳；評選之家多從史傳采錄。而史傳之例，往往刪節原文，以就隱括，故於文體所具，不盡全也。評選之家不察其故，誤爲原文如是，又從而爲之辭焉：於引端不具，而截中徑起者，詡爲發軔之離奇；於刊削餘文，而遽入正傳者，詫爲篇中之嶄峭。於是好奇而寡識者，轉相嘆賞，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覓』矣！有明中葉以來，一種不情不理，自命爲古文者，起不知所自來，收不知所自往；專以此等出人思議，誇爲奇特，於是坦蕩之途生荆棘矣。……』

先生！這段議論，你如果不肯領教，我便介紹一部妙書給你看看，那是別下齋叢書中的一種，書名我已忘去了，中間有一封信，開場是：

『某白：復何言哉！當今之世，知文者莫如足下；能文者莫我如。復何言哉！……………』

這等妙文，想來是最合先生胃口的，先生快去朝夕諷誦罷！

第七段（原文「某意今之眞能倡新文學者，……望平心思之。」）

譯名一事，正是現在一般學者再三討論而不能解決的難問題。記者等對於此事，將來另有論文發表，現在暫時不與先生爲理論上之研究，單就先生所舉的例，略略說一說。

西洋的 Logic，與中國的名學，印度的因明學，這三種學問，性質雖然相似，而範圍的大小，與其精神特點，各有不同之處。所以印度既不能把 Logic 攫爲已有，說是他們原有的因明學，中國人也決不能把牠硬當作名學。嚴先生譯名學二字，已犯了『削趾適屨』的毛病；先生又把『名教，名分，名節』一箍腦兒拉了進去，豈非西洋所有一種純粹學問，一到中國，便變了本萬寶全書，變了個大垃圾桶麼？要之，古學是古學，今學是今學，我們把他分別研究，各不相及，是可以的；分別研究之後，互相參證，也是可以的；若並不仔細研究，只看了些皮毛，便附會拉攏，那便叫做『混帳！』

嚴先生譯『中性』爲『罔兩』，是以『罔』字作『無』字解，『兩』字指『陰陽兩性』，意義甚顯；先生說他『假異獸之名，以明無二之義，』是一切『中性的名詞』，都變做了畜生了！先生如此附會，嚴先生知道了，定要從鴉片舖上一躍而起，大罵『該死！』（且『罔兩』有三義：第一義是莊子上的『罔兩問景』，言『影外微陰』也；第二義是楚辭上的『神罔兩而無主，』言『神無依據』也；第三義是魯語上的『木石之怪，曰夔，罔兩，』與『魍魎』同。若先生當眞要附會，似乎第二義最近一點，不知先生以爲如何？）

"Utopia" 譯爲『烏託邦』，完全是譯音；若照先生所說，作爲『烏有寄託』解，是變作『無寄託』了。以『邏輯』譯 "Logic" 也完全是取的音，因爲『邏』字決不能賅括演繹法，『輯』字也決不能賅括歸納法；而且既要譯義，決不能把這兩個連接不上的字放在一起。又 "Bank" 譯爲『板克』，也是取音；先生以『大板謂之業』來解釋這『板』字，是無論那一種商店都可稱『板克』，不必專指『銀行』；若有一位棺材店的老板，說『小號的圓心血「板」，也可以在「營業上操勝算」，小號要改稱「板克」』，先生也贊成麼？又嚴先生的『板克』，似乎是寫作『版克』的，先生想必分外滿意，因『版』是『手版』，用『手版』在「營業上操

勝算』，不又是先生心中最喜歡的麼？

先生對於此等問題，似乎可以『免開尊口』，庶不致『貽議通人』；現在說了『此等笑話』，『自暴其儉學』，未免太不上算！

第八段（原文『鄙人非反對新文學者，……』）

先生說『能篤於舊學者，始能兼採新知；』記者則以爲處於現在的時代，非富於新知，具有遠大眼光者，斷斷沒有研究舊學的資格。否則弄得好些，也不過造就出幾個『抱殘守缺』的學究來，猶如鄉下老媽子，死抱了一件大紅布的嫁時棉襖，說是世間最美的衣服，卻沒有見過綾羅錦繡的面；請問這等陋物，有何用處（然而已比先生高明了）？弄得不好，便造就出許多『胡說亂道』，『七支八搭』的『混蛋！』把種種學問，鬧得非驢非馬，全無進境（先生即此等人之標本也）。此等人，錢玄同先生平時稱他爲『古今中外黨』，半農稱他爲『學愿』，將來尚擬專做一文，大大的攻擊一下，現在且不多說。

原信「自海禁天開」以上一段，文調甚好，若用在鄉試場中，大可中得『副榜』！記者對於此段，惟有於浩歎之後，付之一笑！因爲現在正有些人，與先生大表同情，以爲外國人在科學上所得到的種種發明，種種結果，無論有怎樣眞憑實據，都是靠不住的；所以外國人說人喫了有毒霉菌要害病，他們偏說蚶子蝦米還喫不死人，何況微菌；外國人說鼠疫要嚴密防禦，醫治極難，他們偏說這不打緊，用黃泥泡湯一喫就好！甚至爲了學習打拳，竟有那種荒謬學堂，設了托塔李天王的神位，命學生拜跪：爲了講求衛生，竟有那種謬人，打破了運動強身的此理，把道家『採補』書中所用的『丹田』『泥丸宮』種種屁話，著書行世，到處演說。照此看來，恐怕再過幾年，定有聘請拳匪中『大師兄』『二師兄』做體育教習的學堂，定有主張定葉德輝所刊雙棋景闇叢書爲衛生教科書的時髦教育家！哈哈！中國人在閻王簿上，早就註定了千磨萬刼的野蠻命；外國的科學家，還居然同他以人類之禮相見，還居然遵守着『科學是世界公器』那句話，時時刻刻把新知識和研究的心得交付給

他；這正如康有爲所說『享爰居以鐘鼓，被猿猱以冠裳』了！

來信已逐句答畢；還有幾句罵人話，如『見披髮於伊川，知百年之將戎』等，均不必置辨。但有一語，忠告先生：先生既不喜新，似乎在舊學上，功夫還缺乏一點；倘能用上十年功，到新青年出到第二十四卷的時候，再寫信來與記者談談，記者一定『刮目相看』！否則記者等就要把『不學無術，頑固胡鬧』八個字送給先生『生爲考語，死作墓銘！』（這兩句，是南社裏的出品，因爲先生喜歡對句，所以特地借來奉敬）又先生塡了『戊午夏歷新正二日』的日期，似乎不如竟寫『宣統十年』還爽快些！末了那個『䋝』字，孔融曹丕韓愈柳宗元等人的書札裏，似乎未曾用過，不知當作何解；先生『居恆研究小學』，知『古人造字之妙』，還請有以語我來！餘不白。

記者（半農）　（七年二月十九日，北京）

附錄一

獨秀先生：讀新青年，見奇怪之言論，每欲通信辯駁，而苦於詞不達意，今見王敬軒先生所論，不禁浮一大白。王先生之崇論宏議，鄙人極爲佩服；貴誌記者對於王君議論，肆口侮罵，自由討論學理，固應如是乎！此啟，不備。

崇拜王敬軒先生者

本誌自發刊以來，對於反對之言論，非不歡迎，而答詞之敬慢，略分三等：立論精到，足以正社論之失者，記者理應虛心受教。其次則是非未定者，苟反對者能言之成理，記者雖未敢苟同，亦必尊重討論學理之自由，虛心請益。其不屑與辯者，則爲世界學者業已公同辯明之常識，妄人尚復閉眼胡說，則唯有痛罵之一法。討論學生之自由，乃神聖自由也；倘對於毫無學理，毫無常識之妄言，而濫用此

神聖自由，致是非不明，眞理隱晦，是曰「學愿」；「學愿」者，眞理之賊也。（獨秀）

附錄二

新青年諸君鑒：大誌以灌輸青年智識爲前提，無任欽佩。列「通信」一門，以爲辯難學術，發舒意見之用，更屬難得。倘有一事，請爲諸君言之：通信既以辯論爲宗，則非論之辯言，自當一切吐棄；乃諸君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胡言亂語，時見於字裏行間，其去宗旨遠矣。諸君此種行爲，已屢屢矣；而以四卷三號半農君覆王敬軒君之言，則尤爲狂妄。夫王君所言，發舒意見而已，本爲貴誌特許，若以其言爲謬，記者以學理證明之可也，而大昌厥詞，肆意而罵之，何哉？考其事雖出王君之反動，亦足見記者度量之隘矣。竊以爲罵與諸君辯駁之人且不可，而況不與諸君辯駁者乎。若曾國藩則沉埋地下，不知幾年矣，於諸君何忤，而亦以「頑固」加之？諸君之自視何尊？視人何卑？無乃肆無忌憚乎？是則諸君直狂徒耳；而以「新青年」自居，顏之厚矣！願諸君此後稍殺其鋒，能不河漢吾言，則幸甚。

戴主一上

本誌易卜生號之通信欄中，有獨秀君答某君之語，請足下看看，便可知道半農君答王敬軒君如此措詞的緣故。來書中如『胡言亂語』，『狂妄』，『肆無忌憚』，『狂徒』，『顏之厚矣』諸語，是否不算罵人？幸有以教我！本誌抨擊古人之處甚多，足下皆無異辭。獨至說了曾國藩爲『頑固』，乃深爲足下所不許，曾國藩果不頑固耶？本誌同人自問，尙不至尊己而卑人。然同人雖極無似，却也不至於以『卑』自居。若對於什麼『爲本朝平髮逆之中興名將曾文正公』便欲自卑而尊之，則本誌同人尙有腦筋，尙有良心，尙不敢這樣的下作無恥！

（玄同）

「作揖主義」

劉半農

沈二先生與我談天，常說生平服膺紅老之學。紅，就是紅樓夢；老，就是老子。這紅老之學的主旨，簡便些說，就是無論什麼事，都聽其自然。聽其自然又是怎麼樣呢？沈先生說：『譬如有人罵我，我們不必還罵：他一面在那裏大聲疾呼的罵人，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我們在旁邊看看，也很好，何必費着氣力去還罵？又如有一隻狗，要咬我們，我們不必打它，只是避開了就算；將來有兩隻狗碰了頭，自然會互咬起來。所以我們做事，只須抬起了頭，向前直進，不必在這抬頭直進四個字以外，再管什麼閑事；這就叫作聽其自然，也就是紅老之學的精神。』我想這一番話，很有些同託爾司太的不抗抵主義相象，不過沈先生換了個紅老之學的游戲名詞罷了。

不抵抗主義我向來很贊成，不過因爲有些偏於消極，不敢實行。現在一想，這個見解實在是大謬。爲什麼？因爲不抵抗主義面子上是消極，骨底裏是最經濟的積極。我們要辦事有成效，假使不實行這主義，就不免消費精神於無用之地。我們要保存精神，在正當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節省些。這就是以消極爲積極，不有消極，就沒有積極。旣如此，我也要用些游戲筆墨，造出一個『作揖主義』的新名詞來。

『作揖主義』是什麼呢？請聽我說：——

譬如早晨起來，來的第一客，是位前清遺老。他拖了辮子，彎腰曲背走進來，見了我，把眼鏡一摘，拱拱手說：『你看！現在是世界不像世界了：亂臣賊子，遍於國中，欲求天下太平，非請宣統爺正位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二客，是個孔教會會長。他穿了白洋布做的『深衣』，古顏道貌的走進來，向我說：『孔子之道，如日

月經天，江河行地。現在我們中國，正是四維不張，國將滅亡的時候；倘不提倡孔教，昌明孔道，就不免爲印度波蘭之續。』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三客，是位京官老爺。他衣裳楚楚，一擺一踱的走進來，向我說：『人的根，就是丹田。要講衞生，就要講丹田的衞生。要講丹田的衞生，就要講靜坐。你要曉得，這種內功，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四五客，是一位北京的評劇家，和一位上海的評劇家，手攜着手同來的。沒有見面，便聽見一陣『梅郎』『老譚』的聲音。見了面，北京的評劇家說：『打把子有古代戰術的遺意，臉譜是畫在臉孔上的圖案；所以舊戲是中國文學美術的結晶體。』上海的評劇家說：『這話說得不錯呀！我們中國人，何必要看外國戲；中國戲自有好處，何必去學什麼外國戲？你看這篇文章，就是一位方家所賞識的；外國戲裏，也有這樣的好處麼？』他說到『方家』二字，翹了一個大拇指，指着北京的評劇家，隨手拿出一張公言報遞給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題目是『佳哉劇也』四個字，我急忙向兩人各各作了一個揖，說：『兩位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六客是個玄之又玄的鬼學家。他未進門，便覺陰風慘慘，陰氣逼人，見了面，他說：『鬼之存在，至今日已無絲毫疑義。爲什麼呢？因爲人所居者爲「顯界」，鬼所居者，尚別有一界，名「幽界」。我們從理論上去證明他，是鬼之存在，已無疑義。從實質上去證明他，是搜集種種事實，助以精密之器械，繼以正確之試驗，可知除顯界外，尚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軒先生。他的說話最多，洋洋灑灑，一連談了一點多鐘。把『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八個字，發揮得詳盡無遺，異常透切。我屏息靜氣聽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的話，很對

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如此東也一個揖，西也一個揖，把這一班老伯，大叔仁兄大人之類送完了，我仍舊做我的我：要辦事，還是辦我的事：要有主張，還仍舊是我的主張。這不過忙了兩隻手，比用盡了心思腦力脣焦舌敝的同他們辯駁，不省事得許多麼？

何以我要如此呢？

因爲我想到前清末年的官與革命黨兩方面，官要尊王，革命黨要排滿 官說革命黨是『匪』，革命黨說官是『奴』。這樣牛頭不對馬嘴，若是雙方辯論起來，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還都是個『纏夾二先生』，斷斷不能有什麼誰是誰非的分曉。所以爲官計，不如少說閒話，切切實實想些方法捉革命黨。爲革命黨計，也不如少說閒話，切切實實想些方法去革命。這不是一刀兩斷，最經濟最爽快的辦法麼？

我們對於我們的主張，在實行一方面，尚未能有相當的成效，自己想想，頗覺慚愧。不料一般社會的神經過敏，竟把我們看得像洪水猛獸一般。既是如此，我們感激之餘，何妨自貶聲價，處於『匪』的地位；却把一般社會的聲價抬高——這是一般社會心目中之所謂高——請他處於『官』的地位？自此以後，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說什麼『有一班亂罵派讀書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訓於後學者，曰不虛心，曰亂說，曰輕薄，曰破壞。凡此惡德，有一於此，卽足爲研究學問之障，而況兼備之耶？』我們看了，非但不還罵，不與他辯，而且還要像我們江陰人所說的『鄉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篇大道理』五個字。爲什麼？因爲他們本來是官，這些話說，本來是『出示曉諭』以下，『右仰通知』以上應有的文章。

到將來，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諸位老爺們額手相慶曰：『謝天謝地，現在是好了，洪水猛獸，已一律肅清，再沒有什麼後生小子，要用夷變夏，蔑汚我神洲四千年古國的文明了，』那時候，我們自然無話可說，只得像北京括大風時坐在膠皮車上一樣，一壁嘆氣，一壁把無限的痛苦盡量咽到肚子裏去；或者竟帶了這種痛

苦，埋入黃土，做螻蟻們的食料。

萬一的萬一竟有一天變作了我們的『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了，那麼，我一定是個最靈驗的預言家，我說：那時的官老爺，斷斷不再說今天的官話，卻要說：『我是幾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從前陳獨秀胡適之陶孟和周啟明唐元期錢玄同劉半農諸先生辦新青年時，自以為風氣之先，其時我的新思想，還遠比他們發生得早咧。』到了那個時候，我又怎麼樣呢？我想，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後，自稱老同盟的很多，眞正的老同盟也沒有方法拒絕這班新牌老同盟。所以我到那時，還是實行『作揖主義』，他們來一個，我就作一個揖，說：『歡迎！歡迎！歡迎新文明的先知先覺！』

（七年九月，北京）

半農發明這個『作揖主義』，玄同絕對的贊成；以後見了他們諸公，也要實行這個主義。因為照此辦法，在我們一方面，可以把寶貴的氣力和時間不浪費於無益的爭辯，專門來提倡除舊布新的主義；在他們諸公一方面，少聽幾句逆耳之言，庶幾寧神靜慮，克享遐齡，可以受褒揚條例第九款的優待：這實在是兩利的辦法。至於到了『萬一的萬一』那一天，他們諸公自稱為新文明的先覺，是一定的；我們開會歡迎新文明的先覺，是對於老前輩應盡的敬禮，那更是應該的。

玄同附記

國語問題中一個大爭點

劉半農

京語？

國音京調？

在討論這個爭點之前，應當先把一個謬誤的觀念校正。這觀念就是把統一國語的『統一』，看做了統一天

下的『統一』。所謂統一天下，就是削平羣雄，定於一尊。把這個觀念移到統一國語上來，就是消滅一切方言，獨存一種國語。

這是件絕對做不到的事。語言或方言，各有他自然的生命。他到他生命完了時，他便死；他不死時，就沒有什麼力能夠殘殺他。英國已經滅了印度了，英語雖然推廣到了印度的一般民衆，而種種的印度語，還依然存在。瑞士的聯邦政府早已成立了，而原有德意法三種語言，還守著固有的地域，沒有能取此代彼，以求『統一』。法語的勢力，不但能及於法國各屬地和比利時瑞士等國，而且能在國際上佔優越的地位，然而在法國本境，北部還有四種近於法語的方言，南部還有四種不甚近於法語的方言，並沒有消滅。從這些事實上看來，可見我們並不能使無數種的方言，歸合而成一種的國語；我們所能做的，我們所要做的，只是在無數種方言之上，造出一種超乎方言的國語來。我的意思，必須把統一國語四個字這樣解釋了，然後一切討論纔能有個依據。

既然國語是超乎方言的，就可見兩個方言相同的人，本來用不著國語；所要用的，只是方言相異的人。正如我們在倫敦時，看見了廣東人不能說話。就只能借用英語：英語就可以算是我們的臨時國語了。我們在不得已時，連外國語也要借來做臨時國語，可見我們理性中，本有犧牲的精神存在着。那麼，現在要製造國語，要我們稍稍犧牲一點，而於我們原有的方言，並不加以損害，我們又何苦不肯呢？所以現在討論國語中一切問題，只須從事實上著想：從前因爲誤會了『統一』兩字，發生許多無謂的意氣爭執，已過了也就算了。

我的理想中的國語，並不是件何等神祕的東西，只是個普及的，進步的藍青官話。所謂普及，是說從前說官話的，只是少數人，現在却要把這官話教育，普及於一般人。所謂進步，是說從前的官話，並沒有固定的目標，現在却要造出一個目標來。譬如我們江陰的方言，同官話相差的很遠。從前江陰人要學官話時，並沒有官話的本子，只是靠着經驗；他今天聽見有人稱『此』爲『這』，稱『彼』爲『那』，他就說起『這』與『那』

來，後來覺得沒有什麼阻礙，他就算成功了：他明天又聽見有人稱「何物」爲『什呢羔子』，他也照樣的說，久後纔覺得這是一句江北話，不甚通行，必須改過，他就算失敗了。他這樣用做百衲衣的辦法，一些些湊集，既然很苦，成績也當然不好。但他有一種不可忽視的精神，就是他能暗中摸索，去尋求中國語言的「核心」。我們現在要講國語教育，只須利用這種向心力，把一個具體的核心給大家看了，引着大家向它走。我並不敢有過奢的願望，以爲全中國人的語言，應當一致和這核心完全密合：我只想把大家引到了離這核心最近的一步——就是我們見了廣東人，可以無須說英國話的一步。

這樣，我們可以說到核心的本身了。我簡單的說，我實在不贊成京語。

我並不是不願意使北京以外的多數人，曲從北京的少數人，因爲這種的曲從，結果還是自己便利。我也並不是說用了京語，我們的犧牲就太多了：我們本有犧牲的精神，卽使我們說「鹿」，北京人要說「馬」，我們又何嘗不可以說。我所顧慮的，只是事實。

第一，在京語範圍以內，自「內庭」以至天橋，言語有種種等級的不同。我們該取那一種呢？於是有人說；以北京中等社會所用的語言爲標準。這顯然是直抄了英國但尼爾瓊司的老文章。瓊司主張英語的音，應當以倫敦中等社會的音爲標準（注意：瓊司所說的只是音，我們說到國語，還有許多音以外的事項），已受了許多英國學者的非難。但平心而論，他的見解還不錯，因爲他所說的中等社會，並不是空空洞洞的：他指出了一個宿食學校，當做中等社會的代表。這宿食學校，就是吳稚暉先生所說的飯桶學校，實在是個很可笑的東西，但在倫敦社會中所佔的勢力，可着實不小。這是因爲英國的公立學校，所造就的只是個有青黃不接的學生。凡在公立學校畢業的學生，大部只有進商店或工廠做學徒的資格，要進大學，或要在工商界中佔到較高的位置，就非另行經過一個預備學校不可。而這種預備學校，公立的可很少。又這個期間的學生，年紀平均在十四五歲以至十八九歲之間，在父兄方面，可算得最難管理的一期；而要叫職業很忙的父兄，分出許多精神來管理這班

麻煩的大孩子，也是苦事。因此宿食學校，就應運而生，特別發達；做父兄的，也樂得費一些錢，把他孩子的學業，宿食，管理，一起交給別人代辦。從這上面看，可見宿食學校的語言，並不只是宿食學校校門以內的語言，其勢力可及於大學學生和工商界的高等執事。而各宿食學校的語言，又何以能統一呢？這是因為宿食學校的先生，雖然可笑，總也是大學出身；師母，亦許當初也是宿食學校的學生。這樣經了許久時候的盤滾下來，其語言當然可以成為一種風氣了。

現在我們可以想一想；在所謂北京的『中等社會』裏，能有這樣的現象沒有？如其沒有，又何必直抄別人的老文章。而況瓊司的話，還沒有得到一般學者的承認；在推行上能否有效，現在也還全無把握。

第二，既然說是京語，而且說是北京中等社會的語言，則一般主張者心裏所希望的，當然不同我所希望的一樣簡單：我只希望方言不同的人，能於彼此達意，他們必然於希望達意之外，更希望大家所說的，是彼此互相密合的眞正京語，不是藍青京語。若然說，希望的是眞正京語，如其不能，便藍青些也不妨，這就未免太滑稽了。若然眞要貫澈主張，要辦到大家說眞正京語，就有兩個最簡單的問題：一是怎樣的教，一是怎樣的學。就教的方面說，以非北京人而教京語；當然不行；若要請北京人教，恐怕就把北京的中等社會搬空了，也不見得能夠分布得來（以每縣需用教師十人計，全國共需萬人以上。北京人口號稱四十萬，除去外省人，上等社會，下等社會，小孩而外，所餘的中等社會，已屬無幾；要再在這裏面找出能於教語言的人來，不知道能不能滿一萬）；而且『一傳衆咻』，結果也未必能好。至於學的方面，困難更多。我敢大膽的說：一個人所能說得最圓熟的，只有一種語言；其第二種語言無論是外國語或是另一種方言，都只能說到達意的一步。以我自己而論，我在未到北京之前，就學過一些京語，後來在北京住了近乎三年，時間不能算短了，但是我曾經問過我一個學生（他是北京人）：我還是用自然的態度，說我的（藍青）官話好？還是竭力模倣說京話好？他說：先生的官話；我們句句聽得懂，可以不必說京話。我問：說了呢？他說：有點兒『寒塵』！我當然是下愚不足為

例；但我在北京所常常往來的幾十個外省朋友，也幾乎個個和我一樣。那麼，下愚如此之多，也就很可以注意了。而且也頗有若干人，是竭力主張京語，竭力爲京語辯護的，而他自己所說的京語，也就『寒塵』得可以。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可以知道硬學京語，只是多用了許多無謂的工夫，結果還是只能到達意的程度，一方面還要得到北京人『寒塵』的評語，旣不經濟，又不討好。

第三，我要請大家不要看輕了中國國語已有的好根基，這根基便是我們現在筆下所寫的白話文，也便是一般主張說京語者爲京語辯護時筆下所寫的白話文。我並不說目下的白話文，已經全國一致；但離開一致，也就並不甚遠。例如我是江蘇人，江蘇語與廣東語，可算相差得遠了。但我所寫的白話文（非江蘇方言的），與廣東人所寫的白話文（非廣東方言的），差異處就已到了最小度。這就是說：把兩篇文章放在一起，已不容易辨別出地域性來了。這個好現象，並不是偶然構成的，也並不是近數年來提倡了白話文學用急火煮成的。從遠處說，這是數千年來文言統一的副產物；從近處說，至少也是宋元以來一切語體文字的向心力的總結晶。我們不能說這種向心力，已很明顯，很固定的凝結成了一個核心，但核心的輪廓，已大體完成了。若然我們要廢棄了這已有的成績，要廢棄了遠自數千年，近自數百年來歷史所構成的國語的根基，使國人對於語言的核心的觀念，一致移換到京語身上去，我們就應當把今日以前一切已寫的語體文字，幷今日正在書寫的一切語體文字，完全燒燬，而其代用物，却是京話日報羣強報的語體文字。這種語體文字的好不好，另是一個問題；我們能不能把它普及於全國，也只須看我們的毅力如何。我所顧慮的是：我們要把不普及，不自然，非歷史的語體文字，去制勝那普及，自然，而且有歷史的語體文字，卽使能辦到，我們的壽命是不是嫌太短！

在我這一段文字裏，我希望人家不要誤會，以爲我把語言與文字，糾纏在一起。我也知道語言與文字，有許多處應當分別討論。但若是說，我們今日以後，說的該是京語，寫的該是通用的語體文！恐怕也就不能算得一句話。

最後，而且最重要，我要把言語學上最大的一個原則提醒諸君：那就是言語是變動的，不是固着的。因其是變動而不固着，所以多則數百年，少則數十年以後的京語，就決不是今日的京語。京語我不甚清楚；就我的鄉談論，我不但覺得和六七十歲以上的老者談話，可以發現許多不同處，便是近十數年來一條滬寧路造成了，一般社會的語言，也就受了相當的影響了。這等處，普通人是不甚注意的；但在研究語言的人，就不應當忽略。即如歐洲學者所討論的國際輔助語，從前是有多數人主張要採用活語的，現在的議論，已漸趨一致，以為活語容易變動，不如用人造語，不過該用那一種人造語，目下還是問題。國語之於中國，亦猶輔助語之於國際。譬如我們現在採用京語為國語，就算什麼阻礙都沒有，到了若干年之後，京語的本身變動了，我們又該怎樣？若是說；別處都用今日所推行的京語，而北京的語言，卻不妨任其自由變動，則結果是北京一處，獨摒於統一之外。若是說；到京語變了，別處也都跟着北京變，那就是北京人所說的『老趕』，我們江陰人說的『鄉下人學像，城裏人變樣』，這國語統一的事業，就永遠沒有完成的一天。若要連北京人的京語，也限制着不許變，在事實上又絕對的辦不到，從這上面看，可見以京語為國語是根本的不可能。

在這一節裏，我也希望人家不要誤會，以為我對於國語，有一成不變，永遠不須修改的奢望。我的意思，只以為制定國語，既然不是兒戲，就不得不在它的壽命上設想到最穩定的一步。正如現在通用的一本電報明碼，也就簡單到極點了。但如一旦要加以修改，社會上還不免起許多糾紛。國語之於電碼，應用之廣，組織之複雜，何止千萬倍，怎可常常修改呢？

以上是我不能贊成京語的理由。不贊成京語，當然贊成國語了（我對於現在所推行的國語，也有許多意見，因其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故從略）；但國音上忽然附加了『京調』兩個字，可叫我模糊了。就我所知道，語言中之調調，不外乎兩件事：一是語調，一是字調。語調雖然也帶着些地域性，但因人類的心理作用是共同的，所以語言儘管相異，語調總是大致相同。例如一句疑問語，其結尾當然提高，決不會落低；一句含着

重要語義的句子，其重要處當然加重，決不會減輕，所以這種的調，是人類所共有的，無『京』與『不京』之可言。至於字調，却是絕對的地域物，一個人學第二種語言，無論學得如何精，斷斷脫不了鄉音的字調。因此言語學者斷定某一種語言消亡時，其最後消亡的，便是這字調。這字調是各種語言中都有的（通常人稱為 accent，其實不大對），在中國語中尤為顯著而有種種不同的系統，即所謂『四聲』。若是我們要把它京語化，任事實上一定做不到；而況全體是國語，中間參了京調，即使做到，於事實上有什麼好處？

所以我的意見，以為只須把國音說得正確了，調却可以不管。因為句調是無須管得，字調是不能管得；因其不能管得，所以與其提倡國音京調，正不妨聽任其為『國音鄉調』。這國音鄉調雖然是個游戲名詞，但於『達意』之旨，一定沒有妨害。而且我敢預料，除非是不要國語，如要國語，將來的結果終於是國音鄉調。

（十年十月二十日，巴黎）

半農這篇文章的主張，據我看來，沒有一句話不是極精當的。

半農去國有兩年了，這兩年中國中所鬧的國語京語的問題，半農大概只從新聞紙中或朋友們的通信中得知一二。牠的真相，恐怕還有些隔膜　半農，你，道嗎？那班主張京音的先生們，的的確確是主張『說的該是京語，寫的該是通用的語體文』。他們說國音字典中所定的字音是絕不可用的，現在各處小學校所教的國語是全然不對的，但白話文則像胡適之所做的却很合格的，所以他們身邊有一個京語顧問，而他們自己罵國語的文章却是用通用的白話文做成的。而且他們的的確確主張『到京語變了，別處也都跟著北京變』。但是他們對於京語日報和羣強報，却又不認為可以作教科書用，他們主張必須要請那『北京受過中等教育以上的人們』來直接教他們以外的幾萬萬人們，才算合式。半農，這恐怕是出於你的『意表之外』了。

至於主張『國音京調』的人，就是我的朋友黎劭西君。他這種主張，意在調和國語派和京語派。劭西

對於國語上別的主張，我都絕對的贊成的，獨此一點，我是和半農的見解相同，不贊成劭西之說。

一九二二，三，七，錢玄同附記。

老實說了吧

劉半農

老實說了吧，我回國一年半以來，看來看去，眞有許多事看不入眼。當然，有許多事是我在外國時早就料到的，例如康有爲要復辟，他當然一輩子還在鬧復辟；隔壁王老五要隨地唾痰，他當然一輩子還在哈而啵；對門李大嫂愛包小脚，當然她令愛小姐的鴨子日見其金蓮化。

但如此等輩早已不打在我們的賬裏算，所以不妨說句乾脆話，聽他們去自生自滅，用不着我們理會。若然他們要加害到我們——譬如康有爲的復辟成功了，要叫我們留辮子，「食毛踐土」——那自然是老實不客氣，對不起！

如此等輩既可以一筆勾消，餘下的自然是一般與我們年紀相若的，或比我們年紀更輕的青年了。

我不敢寃枉一般的青年，我的確知道有許多青年是可敬，可愛，而且可以說，他們的前途是異常光明的，他們將來對於社會所建立的功績，一定是值得紀錄的。

但我並不敢說凡是中國的青年都是如此，至少至少，也總可以找出一兩個例外來。

我所說看不入眼的，就是這種的例外貨。

瞧，這就是他們的事業：

功是不肯用的，換句話說，無論何種嚴重的工作，都是做不來的。舊一些的學問麼，那是國渣，應當扔進

毛廁；那麼新一些的罷，先說外國文，德法文當然沒學過，英文呢、似乎識得幾句，但要整本的書看下去，可就要他的小命。至於專門的學問，那就不用提，連做敲門磚的外國文都弄不來，還要說到學問的本身麼？

事實是如此，而『事業』却不可以不做，於是乎轟轟烈烈的事業，就做了出來了。文句不妨不通，別字不妨連篇，而發表則不可須臾緩。

有什麼了不得的東西可以發表呢？有！——

悲哀，苦悶，無聊，沉寂，心絃，密吻，A姊，B妹，我的愛，死般的，火熱的，熱烈地，溫溫地，……顛而倒之，倒而顛之，寫了一篇又一篇，寫了一本又一本。

再寫一些，

好了

悲哀，苦悶，無聊……又是一大本。

然而終於自己也覺得有些單調了，於是乎罵人。

A是要不得的；B從前還好，現在墮落的不可救藥的了；再看C罷，我說到了他就討厭，他是什麼東西！……這樣那樣，一湊，一湊又是一大本。

叫悲哀最可以博到人家的憐憫，所以身上穿的是狐皮袍，口裏咬的是最講究的外國煙，而筆下悲鳴，却不妨說窮得三天三夜沒吃着飯。

罵人最好不在人家學問上罵，因為要罵人家的學問不好，自己先得有學問，自己先得去讀書，那是太費事了。最好是說，這人如何腐敗，如何開倒車，或者補足一筆，這人的一些學問，簡直值不得什麼，不必理會。這樣，如其人家有文章答辯，那自然是最好；如其人家不采，却又可以說，瞧，不是這人給我罵服了！總而言之，罵要罵有名一點的，罵一個有名的，可以抵罵一百個無名的。因為罵人的本意，只是要使社會知道我比他

好，我來教訓他，我來帶他上好的路上去。所以他若是個有名人，我一罵卽跳過了他的頭頂。

既然是『爲罵人而罵人，所以也就不妨離開了事實而瞎罵。我要罵A先生的某書是狗屁，實際我竟可以不知道這是一本還是兩本。我要罵B先生住了高大洋房搭臭架子，實際他所住的儘可以是簡陋的小屋——這也是他的錯，他應當馬上搬進高大洋房以實吾言才對。

哎喲，算了吧，我對於此等諸公，只有『嗚呼哀哉』四字奉敬。

你們口口聲聲說努力於這樣，努力於那樣，實際你們所努力的只是個『無有』。

你們眞要做個有用的青年麽？請聽我說：

第一，你們應當在誠實上努力，無論道德的觀念如何變化，却從沒有把說謊當作道德的信條的。請你們想想，你們文章中，自假哭以至瞎跳瞎罵，能有幾句不是謊？

第二，你們要做人，須得好好做工，懶惰是你們的致命傷。你要到民間去麽，揹上你的鋤頭；你要革命麽，揹上你的槍；你要學問麽，關你的門，讀你的書；你要做小說家做詩人麽，仔細的到社會中去研究研究，用心看看這社會，是不是你們那一派百寫不厭的悲哀，苦悶，無聊，……等濫調所能描寫得好，發揮得好的。再請你看一看各大小說家大詩人的作品，是不是你們的那一路貨！

算啦，再說下去也自徒然，我又何必白費？新年新歲，敬祝諸君好自爲之！

（十六年一月十日北京）

為免除誤會起見

劉半農

為免除誤會起見，我對於我那篇『老實說了吧』不得不有一番鄭重的聲明。

我那篇文章是受了一種刺激以後一氣呵成的，所以話句上不免有說得過火的地方。當時自己並不覺得，到登出以後才懊悔起來。所以懊悔者，恐怕人家沒有看見文章的內容，而只把眼睛注射在我的情感上，結果是引不起人家的共鳴，而反要惹起人家的反抗。

而不幸事實竟是如此。

因此我不得不鄭重聲明那篇文章中語調之過火，而且表示歉意。

但對於文章的內容，我也應當用另一種形式的話句，重新寫出。

我的意見只是如此：

一，書是總要讀的。若說『國渣』應當扔進毛廁，便是研究『洋粹』也應當先懂得洋文。

二，書是要整本整本讀的，若是東撈西摸，不求甚解，只要嘗些油湯，那是不能有好結果的。

三，要做文藝創作家，應當下切實的工夫，決不是堆砌些詞頭就完事的。

四，記載或描寫事物，態度應當誠實。

五，評論或罵人，應當根據事實。

我所要說的話只是這幾句。

我所希望於今之青年者，乃是要有一個『康健的心』，不是要有一個『病態的心』。

以有『病態的心』的人而能做成偉大的作家的，世界上也有過不少，例如美國的阿倫波，英國的勃雷克，

法國的布特萊爾等等。但這只能算例外，並不能說凡是偉大的作家，都該有一顆病態的心；而且心的病態，是要出於自然的不是可以強學的，強學了就是『東施效顰』。例如英國的王爾德，以他那種文采與才華，若是向文學的正途上走去，其成功必異常偉大，不幸他專門裝腔作勢的做了些『假神秘』的作品，所以到底只成了個二等的作家。這是文學史上的情實，並不是我憑空假造的。

我把我的正意簡單說明了。樂意批評我的，就請在這些話上研究。要是能有理由將我所說各條駁翻，我就馬上服從。要是沒有理由駁我而只是蠻反對，我也並不堅持着要把我的見解做到大統一的地步。我們對於社會，只是在能於貢獻些什麼的時候，便貢獻些什麼。至於社會願不願承受，乃是社會自有的特權，我們無從勉強的。

那篇『老實說了吧』發表以後，已經有了兩篇反響的文章，可惜都沒有批評內容，只是反對我個人。但即就反對我個人而論，也犯了罵人不根據事實的毛病。說我回國之後除譯過幾首民歌而外就沒有做什麼，這是事實麼？說我七八年以前的名字是『伴』儂，這是事實麼？說我七八年以前是摹倣林黛玉賈寶玉的文妖，——幸而還只是七八年，原書尚可找到，請查到了我摹倣林賈的文字再說（若說我的文字曾與文妖們的同登在一種雜誌或報章上，就應當以文妖論，自然我也無話可說）。至於篇中無端的用起『醒獅』等字樣來，似乎要把我同曾琦拉在一起，實在太客氣了，何不竟就我說要復辟呢？此等文字，似乎我可以不必答辯吧。

（十六年一月二十日，北京）

以上兩篇文章發表之後，參加討論這問題的有好幾十人，所作文字，有一部分是寄給我的，由我登入我所編的世界日報副刊（贊成反對的都有），另一部分以痛罵我個人爲目的，則由某君主編，登入當時某政客所辦的每日評論；後面一篇文章，便這個問題的總結束。

（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附記）

「老實說了」的結果

劉半農

關於「老實說了」的文章，登到昨天已登了十八篇了。牀下的稿子雖然還有三五篇，卻因內容大致是相同的，不打算發表了。（只有杜棠君的一篇「爲老實說了罷進一解」，說我之所以要做「老實說了罷」，由於幻洲第六期中潘某罵我之不根據事實，意想似乎別致些。。實這個揣想是不盡眞確的。潘某之罵人，並不必到了第六期中才沒有根據事實。他說我的揚鞭集用中國裝訂是釘徐志摩的梢。早就大錯。新書用舊裝，起於我的中國文法通論。這書出版於民國八年。並不像宋板元板那樣渺茫，而潘某竟沒有看見，是誠不勝遺憾之至！）

登了這麼些的文章，要說的話似乎都已給人家說盡，我要再說幾句，的確很難。但不說幾句又不好，無可如何，只能找幾句人家沒有說過的話說一說。

我說：這囘的討論，結果是當然不會有的。但結果儘可以沒有；而能借此對於青年們的意志作一番測驗工夫，也就不能說不上算。

於是，我就不得不對於乾脆老實的蔣緝安先生大表敬意了。他痛痛快快的說：書不必讀，更不要說整本整本；要做文藝創作家，舍堆砌辭頭而外無他法；描寫或記載事物，態度不必誠實。這種的話，要是「青年」們早就大書特書的宣布出來，我們也早就把他們認清了。不幸他們沒有，直到我的文章出現了才由蔣先生明白說出，雖然遲了一點，究竟還是我們的運氣。

不過，在這一點上，我對於我的老朋友豈明先生不免要不敬一下。他以爲我的話是老生常談，同吃飯必須嚼碎一樣普通；他看見了蔣先生的話，不要自認爲常識不夠嗎？

在隱名於「太乙老人」的人的一篇文章（見每日評論）裏，我們發見了「眞天足」「假天足」兩個名詞。

這儘可以不必加以辯正，因爲名與實，究竟是兩件事：你儘可以自己題上個好名，再給別人加上個惡名，這種名稱適合與否，自有事實在那裏說話。

同在這一篇文章裏，我們看見了『來　教訓你』這一句話。果然，我在這一篇文章裏，以及他的同黨諸君的文章裏，得到了不少的教訓。

第一，便是豈明所說的，不捧且不可，何况是罵。所以我們應當注意，現在的青年們。比前清的皇帝還要兇得多。

第二，因爲要罵魯迅，所以連廚川白村也就倒了霉；因爲要罵我，所以連茶花女一書也就打在『一類的東西』裏算賬。皇帝時代的誅連，『三族』也罷，『九族』也罷，總只限於親族，此刻却要連累到所譯的書，或所譯的書的作者。最好我們還是不譯書罷，因爲我們譯了書而帶累原作者挨罵，未免罪過。

第三，我說的是『功是不肯用的』，這分明與肯用功而景況不能用功者無關。但是，人家偏沒有看見『肯』字，偏要說：『同情於那般要求知識而得不着知識的青年』，偏要說：『有多少青年已經衣不蔽體，饑不得食，這就是你所罵的青年們。』這就是『眞天足』的青年們的辯論上的戰略！

而况，現在中國的環境，眞已惡得絕對不能讀書了麼？這話我也有些懷疑。我只覺得肯讀書的人，環境壞了，只是少讀些便了，决不至於完全不讀；不肯讀書的人，環境壞時固然可以咒罵着環境而說不能讀，到環境好時可以讚詠着環境而說不必讀，眞所謂：

春天不是讀書天，
夏日炎炎正好眠，
秋有蚊虫冬有雪，
收拾書包好過年。

與其這樣扯扯搦搦說出許多理由來，還不如蔣維安先生大刀闊斧的說聲不要讀，倒還眞有些青年的精神。

第四，現在的博士與大學教授兩個名詞，大約已經希臭不可當的了。所以，做文章稱別人爲博士，爲教授，也不失爲一種武器。所可異者，博士和教授都是大學裏生產出來的。他一方面在咒罵博士教授之要不得，一方面又並不說大學之要不得，反在說「北京大學成了個什麼模樣」。但是，這有什麼要緊呢，說話本來就是自由的！

第五，蔣維安先生既已說了不要讀書，却沒有替青年們的一本一本的文藝創作加上一條，但書，似乎是個小小的缺漏。因爲，若說這一本一本的不是給人家讀的，請問出了有什麼用；若說是給人家讀的，讀的人就首先破了青年們的讀書戒，這不是進退兩難麼？

第六，蔣先生要我證明林肯之有偉大成績，由於多讀書。這當然是做不到的，因爲林肯讀的書，的確不多。可惜蔣先生不贊成讀書，我不敢請他翻書；世間若有贊成讀書的「妄人」，只須把英國百科全書第十六卷第七〇三頁翻一翻，就可以看見林肯如何在困苦艱難之中要想讀書，他那時書本如何缺少，教員如何缺少他那時的環境，才眞可以說是沒法讀書的環境，而他到底因爲要讀書的緣故，雖然讀得不多，終還讀了幾本，而且讀的很好。但是，「文藝家啊，不是書記官」，這種的事實也儘可以不管。

聽見說到林肯的名字，自然應當歡喜讚歎的。美國只有一個林肯，已替全美國人吐氣不少。現在我國有了一羣羣一隊隊的林肯，加之以一羣羣一隊隊的尼采，這是何等値得恭喜的事啊！

第七，我七八年前名字是不是叫『伴儂』，似乎並不像洪荒以前的事一樣難考。第一次人家硬派我叫伴儂，我說：這是事實麼？不料他第二次還是橫一聲伴儂，豎一聲伴儂，而且說我已經承認了。在這一點小事上，也就可以看得出青年們在論辯上所用的特別方法。若說他頭腦不淸，當然不是；許是喝了『葡萄酒』有點『微醺』罷。

第八，『新青年在中國思想史上會佔據了一個時期』這一句話，新青年同人萬萬當不起。看他把『紙冠』硬戴在人家頭上，而隨即襯託出自吹自打的文章來，技術何等高妙；可惜究竟不大樸素，不如把『眞天足』的青年運動倒塡年月，使『假天足』的人消滅於無形，這就分外有聲有色了。

夠了，『教訓』受夠了。

我這篇東西發表以後，憑他們再什麼『教訓』，我一概敬謹領受。若是他們不用文字而用圖畫，如已經畫過的拉屎在人頭上及拉屎在書面上之類，我也一概尊而重之，決不把它看作牆壁上所畫的烏龜，或所寫的『王三是我而子』。

〔附言〕

有許多人不滿意於我第二篇的『爲免除誤會起見』，說我被他們一罵而害怕。其實我第二篇文章登出之後他們還在罵。如果我怕，爲什麼不『再爲免除誤會起見』，『三爲免除誤會起見』呢？我的意思，只是恐怕感情話人家聽不進，不如平心靜氣說一說。平心靜氣說了，人家還是聽不進，那我還要說什麼？我不但要將第二篇文章取消，便連第一篇也要取消，因爲對於這等人無話可說。『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我沒有孔老先生『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美德，所以最後只能拿出我的『作揖主義』來了。

（十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北京）

——以上載半農雜文一集，星雲堂版。

龍山夢痕序

劉大白

一

又向山陰道上行，
千巖萬壑正相迎；
故鄉多少佳山水，
不似西湖浪得名。

若耶溪水迎歸客，
秦望山雲認舊鄰；
雲水光中重洗眼，
似曾相識倍相親。

遮莫四年前，從杭州囘到離開已久的故鄉去，在船上偶然胡謅了這兩首七絕。在這兩首七絕裏，似乎我是一個戀念故鄉，謳歌故鄉者；跟平時厭惡故鄉，咒詛故鄉的我，不免有些矛盾。然而我所厭惡，所咒詛的，是故鄉底社會，故鄉底城市；至於故鄉底山水，我是始終戀念着，謳歌着，以爲遠勝於西湖的。「不似西湖浪得

名，』我自信是一個確論；——雖然也許是一個偏見。但是逛過西湖而『又向山陰道上行』的，不乏其人；大約其中也未始沒有贊同這個偏見的吧。

我對於故鄉底社會，故鄉底城市，以爲正跟故鄉底名產臭腐乳一樣，是霉爛了的；——不但霉爛了，而且被滿身蠹穢的逐臭的蒼蠅，遺下了無數蠅卵，孵化成無數毒蛆，把它窟穴而蹧蹋得齷齪不堪了的；所以不但厭惡，咒詛，甚而至於駭怕了。因爲厭惡，咒詛而且駭怕，甚而至於十多年來，離開了她，不敢偶起那重向山陰道上行的一念；雖然有那我所戀念，謳歌，而以爲遠勝西湖的山水，招魂也似地招邀着我。不得已，不得已，萬不得已而必須向霉爛了的。齷齪不堪了的故鄉社會，故鄉城市中一走，眞無異受了森羅殿上閻羅天子底判決，被牛頭馬面推入臭穢不堪的沸屎地獄中去。那一次的『又向山陰道上行，』正是佛陀也似地下了『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而有這一行。

我底老家，是在作鑑湖三十六源之一的若耶溪底上游，作龍山正南面屏障的秦望山底南麓，我在這溪流山脈之間，曾經度過二十多年的看雲聽水的生活，因此，故鄉底社會，故鄉底城市，無論怎樣使我厭惡，使我咒詛，甚至使我駭怕；而若耶溪上的水聲，秦望山頭的雲影，總不免常常在十多年來漂泊他鄉的我底夢中潺潺地濺着，冉冉地浮着。遠客言歸，佳鄉訪舊，自然跟這夢痕中縈繞着的水侶雲朋，『似曾相識倍相親』；而且也只有這夢痕中縈繞着而超然於故鄉社會，故鄉城市之外的水侶雲朋，能跟我『似曾相識倍相親』了。

二

龍山也是我故鄉名山之一；而且跟秦望山底北面，恰恰是一個正對：從若耶溪下游泛舟而往，不過三十里而遙；故鄉生活的二十多年中，我也曾登臨過多少次；似乎也應該縈繞於我底夢痕中了。然而她是很不幸的。她不幸而長在我所厭惡，咒詛，而且駭怕的故鄉底城市當中，不幸而沈浸在我所厭惡，咒詛，而且駭怕的故鄉

底社會底霉爛而且齷齪不堪的空氣當中，她也不免臭腐乳化了。況且，她是一座濯濯然無木——而且幾乎無草的童山；她底身上，又滿綴着無數土饅頭，這些土饅頭底饅頭餡，(1)又正是臭腐乳也似的社會底一部分分子底朽腐的骸骨。她身上藏垢納汚地包含着這許多朽腐骸骨，正彷彿一方臭腐乳上窟穴着無數毒蛆；所以她雖然是一座名山，而差不多已經成了我那腐敗的故鄉社會，故鄉城市底代表物了。這樣的一個腐敗社會，腐敗城市底代表物，也只能給與我以厭惡，咒詛以及駭怕，哪里有戀念，謳歌底可能？哪里有若耶溪水，秦望山雲也似地『似曾相識倍相親』底可能？——即使不幸而有時現出於我底夢痕中。

誇大狂的唐代詩人元稹，曾經說什麼——

我是玉皇香案吏，
謫居猶得住蓬萊；(2)
仙都難畫亦難書，
暫合登臨不合居；(3)

把龍山稱爲仙都，比作蓬萊。雖然那時候的越州社會，越州城市，也許未必現在那麼霉爛，那麼齷齪不堪，値得這樣一誇；但是仙都咧，蓬萊咧，已經不過是一種幻覺，把龍山稱爲仙都，比作蓬萊，尤其不過是一種錯覺罷了。也許，因爲我不是什麼玉皇香案吏，沒有那樣的福分，可以稱爲仙都，比作蓬萊的龍山，到了我底眼底，也不幸而臭腐乳化了。

三

在我底夢痕中，臭腐乳化了的龍山，居然還地爲良，在我底朋友徐蔚南王新甫兩先生底夢境中，留下了許

多美妙的痕迹；並且他倆更用美妙之筆，把這些美妙的夢痕描繪下來，成爲這二十篇龍山夢痕的美妙的小品。雖然他倆所描繪的，不單是龍山，而兼及於那些稽山鏡水；但是龍山畢竟是一個主題。龍山何幸，竟有這樣美妙化的福分呢！

自然，凡人對於客觀的景物的印象，往往因爲主觀底不同而不同；而且異鄉景物，又很能引起游客們探奇攬勝的雅興，不比『司空見慣』者有因熟而生厭的心情。他倆夢痕中的龍山，美妙如此，不外乎這兩種因緣。所以我對於他倆夢痕中的把龍山美妙化，決不能因爲主觀底不同和我那因熟生厭的偏見而否認它；何況更有他倆美妙之筆，給他增加美妙化呢？

情緒是一種富於感染性的東西，用美妙的文字寫下來的美妙的情緒，尤其富於感染性。十多年來厭惡，咒詛而且駭怕龍山的我，讀了他倆美妙的龍山夢痕，也不免受了他倆美妙的情緒底感染，而引起我在兒童時代所感到的一絲美妙的龍山夢痕來了。這一絲夢痕，是關於龍山頂上的望海亭的。望海亭在龍山頂上，而跟它遙遙相對的，在城外北面二十里左右，還有一座梅山頂上的適南亭。這座適南亭，不知什麼時候早經失掉了它上方的棟宇，只剩下了幾條石柱子矗立着。幼年的時候，從我底老家，往嫁在梅山左近的五姑母家去，一路靠着船窗，左右眺望；望見龍山頂上的望海亭以後，不久就會望見這座淨剩了石柱子的適南亭。那時候我底五姑母，曾經告訴我關於這兩座亭子的一段故事。據說：

這兩座亭子，本來都在王母娘娘底蟠桃園裏的。它們都是明珠爲頂，琉璃爲瓦，珊瑚爲椽，翡翠爲梁，白玉爲柱的寶亭。後來齊天大聖孫悟空管了蟠桃園，他因爲偷吃蟠桃，被玉皇大帝降旨查辦；他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這兩座亭子也偷了走吧。於是從耳孔裏取出金箍棒來，喝一聲變，變成一條長扁擔，把這兩座亭子挑起，溜出南天門，向下界走來。走到此地，回頭一看，後面許多天兵天將，已經奉了玉皇大帝底旨意，一窠蜂地趕來了。他因爲要抽出金箍棒來，去抵敵那些天兵天將，所以只好把挑着的兩座寶

亭，慌忙一放，恰恰放在龍山和梅山底頂上。那些天兵天將，一時捉賊要緊，催着追趕大聖，也不及來檢收這兩件贓藏；所以這兩座亭子，至今留在這兩座山上。不過這兩座寶亭，禁不起塵世濁氣底薰蒸，經過了不多的時候，那些明珠，琉璃，珊瑚，翡翠，白玉，就漸漸變成凡間的磚瓦木石了。只有梅山頂上，因爲從前有一位仙人梅福，曾經住過，還留着一點仙氣，把濁氣融化了一點；所以下截的柱子，雖然已經變了凡間的頑石，而上截的明珠，琉璃，珊瑚，翡翠，還不曾變動。然而正因爲不曾變動，却惹起南海龍王底垂涎，不久就派了他部下的龍將，駕起一陣龍風，把那些明珠，琉璃，珊瑚，翡翠，統統搶了去，做他那修理水晶宮的材料去了。這就是龍山頂上的望海亭，至今完好，而梅山頂上的適南亭，却只剩下幾條石柱子的緣故。

我那時候已經從父親底書櫥裏偷看過西遊記，很羨慕齊天大聖孫悟空底爲人。聽了這一段西遊記所不載的軼話，一面覺得很有趣，一面還埋冤那西遊記底作者，爲什麼不把它一併記在書裏，所以至今還牢記着，成了我兒童時代的一絲美妙的夢痕。不過這一絲美妙的夢痕，雖然常常在我底腦海中浮現着，却一向只是孫悟空中心，而不是龍山中心的。如今被他倆美妙的龍山夢痕所感染，引起了我兒時舊夢中的一絲美妙的夢痕，不覺把它底孫悟空中心，移動而龍山中心化了。

向來的龍山，在我底夢痕中，不幸而臭腐乳化，這實在由於我那厭惡故鄉，咒詛故鄉，而且駭怕故鄉的主觀的心理所作成。其實，山靈何辜，竟不幸而蒙此不潔呢？如今他倆所寫的美妙的龍山夢痕，使我讀了，竟能把它移入於我底夢痕中，爲龍山解穢；不但我感謝他倆，我那夢痕中的龍山，也是感謝他倆的。

然而對於龍山夢痕底作者，固然應該感謝；而我却應該怎樣爲龍山解穢呢？因此，我只有把兒童時代所感到的一絲美妙的龍山夢痕，寫了下來，作爲我對於龍山懺悔的瓣香，同時，也作爲我對於龍山夢痕底作者酬獻的南金。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日在江灣）

（1）古詩：『城外多少土饅頭，城中都是饅頭餡』。
（2）唐元稹以州宅誇白樂天詩。
（3）唐元稹重誇州宅酬樂天詩。

時間上的準外國話

劉大白

土話跟著區域而變遷，人話也跟著時代而變遷，這是很顯明的事實。兩個區域底距離相接近的土話，或兩個時代底距離相接近的人話，變遷底痕迹較為微細，否則便較為鉅大，這也是很顯明的事實。所以兩個區域底距離相隔遠的土話，相互間簡直會同外國話一樣；而兩個時間底距離相隔遠的人話，相互間也簡直會同外國話一樣。現代人聽起古代的人話來，不容易懂；所以假使古代人能復活起來，教他聽現代的人話，也同樣地不容易懂。因此，古代的人話，就是現代人應該稱為鬼話的，咱們也可以叫它做時間上的準外國話。

咱們要學習這種時間上的準外國話，比學習空間上的準外國話（就是土話）難得多多，甚且比學習空間上的真正外國話還要難得多多。這因為空間上的準外國話和真正外國話，咱們可以請那個區域那個外國的人來教授，可以到那個區域那個外國去留學，可以從會話上去實際練習；但是時間上的準外國話，卻不能辦到這些。那個時代的人，早經做了鬼了，咱們不能使他復活起來，來做教授；那個時代早經過去了，咱們不能從時間軌道上開著倒車，上那個時代去留學；現代人早經不用這些鬼話來作會話的工具，又無從找得一個活鬼合他談天，咱們不能從會話上去實際練習；那麼，當然比學習空間上的準外國話和真正外國話難得多多了。所以空間上的準外國話和真正外國話，儘有學得很好的；而學習這種時間上的準外國話，只有越學越藍青。中國從前的所謂國文，號稱難學，就是為此。

桐城派鬼話文合八股文的關係

劉大白

清代的鬼話文家，有所謂桐城派；他們講起古文來，是有所謂『義法』的。據說這兩字是出於漢代司馬遷氏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的。原文是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公之獲麟，約其文辭，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浹，人事備。

於是桐城派底始祖方苞氏說：

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稱於文者亦具焉。必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

其實，『義』就是文章底主意，『法』就是文章底法度，做文章一定要講義法，就是所謂古典主義。據他們說，這種文章義法，是『古已有之』的；不過由『清之桐城文家，揭其祕鑰』罷了。但是咱們要問，這種祕鑰，為什麼古人不能揭出，而一定要等『清之桐城文家』來發見呢？關於這個問題，我敢斷言，合八股文有很密切的關係的。

自從明代初年，定了八股文取士的制度，於是一班文人，沒有一個不做八股文的。八股文在文章裏面，是最無聊最下流的東西；但是它底主意必須一貫，它底法度極端嚴密而有一定，不能絲毫違背規矩，踰越繩墨，可以說是古典主義底極致。明清兩代的文人，既然沒有一個不是八股文家出身；於是受了它底影響，以為一切詩文，即使不能完全應用八股文底法則，也一定可以應用合八股文底法則相類的法則。所以詩的方面，在明代有李夢陽何景明等底古典主義的格調派，在清代有王士禎翁方綱等底古典主義的古詩聲調派；而文的方面，明代已經有以硃黃筆圈點史記，於轉折關鍵處一一揭出的歸有光，清代便有講古文義法的方苞劉大櫆姚鼐等了。

總之，桐城派的鬼話文家，是用了讀八股文的眼光去讀古文，教授古文的。咱們可以叫他作古典主義的鬼話文家，也可以叫他們作八股文化的鬼話文家。

記得從前有人批評方苞氏底文章說：

> 論者謂靈皐（卽方苞（古文每有時文）（就是八股文）氣，其時文則純以古文之法行之，故集中篇篇可讀。——清梁章鉅退庵論文。
>
> 金壇王若霖嘗言，『靈皐以古文爲時文，以時文爲古文』，論者以爲深中望溪之病。——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

這兩段話不但是道著方苞文章底弊病，而且道著一般的桐城派文章底弊病。清代章學誠氏文史通義中的古文十弊，有幾條就是罵桐城派的。第九條說：

> 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旦暮遇之；不知其意者，襲其形貌，神弗肖也。往余撰和州故給事成性志傳；性以建言著稱，故采錄其奏議。然性少遭亂離，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見文辭；而猛省之篇，尤沈痛，可以教孝，故於篇終全錄其文。其鄉有知名士賞余文曰：『前載如許奏章，若無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鷁首重而舵樓輕矣。今此婁尾，可謂善謀篇也』！余戲詰云：『設成君本無此篇，此船終不行耶』？蓋塾師講授四書文義，謂之時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擬於房室，前有所謂間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睛添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隨時取譬。然爲初學示法，亦自不得不然，無庸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動操塾師啓蒙議論；則如用象棋枰布圍棋子，必不合矣。是之謂『井底天文』。……

這所謂『其鄉知名士』，雖然未必一定是指姚鼐，但是大約是一個那時候的桐城派。又第三條說：

文欲如其事，未聞事欲如其人者也。嘗見名士為人撰誌；其人蓋有朋友氣誼，誌文乃仿韓昌黎之誌柳州也。一步一趨，惟恐其或失也。中間感嘆世情反復，已覺無病呻吟矣。末敘喪費出於貴人，及內親竭勞其事；詢之其家，則貴人贈賻稍厚，非能任喪費也；而內親則僅一臨穴而已，亦並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長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人為經理者也。詰其何為失實至此；則曰：『仿韓誌柳墓，終篇有云，「歸葬費出觀察使裴君行立」；又，「舅弟盧遵，既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附紀二人，文情深厚，今誌欲似之耳』。余舉以語人，人多笑之。不知臨文摹古，遷就重輕，又往往似之矣。是之謂『削趾適屨』。……

講『義法』的流弊，一定會到這個『削趾適屨』的地步；雖然這所舉的，是極端的例；這位名士，也是一個桐城派中的極端的笨伯。總之，桐城派的鬼話文家，做起記敘文來，因為要將就他們底所謂『義法』的緣故，對於一個人底生平行事，往往要加以剪裁和妝點。如果此人底歷史，有不合於他們底『義法』的，即使是極重大的事實，也會把它删去不敘，或說成很不重要；假如依他們底『義法』，非有某種事實不可，即使此人沒有這種事實，或事實並非如此，也會把它妝點上去，或改變事實以相遷就。這種作法，彷彿是小說底作法；對於『義法』，是忠實了，對於事實，却是誣罔了。

如果說這話未免言之過甚，有點冤枉他們；那麼，章氏所舉的兩例，固然可以作證；而他們論古文作法的話，也可以引來作證的。近來有一位桐城派的鬼話文家，叫做什麼吳闓生的，編了一部左傳文法讀本，就是用這種時文見解，去讀左傳的。他給他底朋友李石周的信上說：

左傳記事，……文法之奇，約有數端。一曰逆攝。吉凶未至，輒先見敗徵（案這話不通，因為吉字合敗徵矛盾），此猶其易識者矣。至城濮之役，猶未戰也，而蔿賈賀責子文，以痛子玉之敗；三郤之難，猶未兆也，而范文子怒逐其子，以憂晉國之亡：此皆憑空特起，無所附著；瀉駭心目，莫此為尤。故重耳

之奔走流離，一亡公子耳，而所如皆有得國之氣：楚靈夫差，方其極盛，踔厲中原，而勢已不能終日：若此者皆其逆攝之勝也。一曰橫接。必然之勢，無可避免；而語意所趨，未嘗徑落。惠公之擒也，先之以小駟：齊侯之敗也，先之以轝蛇：共王之傷也，先之以射月：督戎之死也，先之以焚丹書：必有所藉而後入，必有所附而後伸，若此者皆其橫接之勝也。一曰旁溢。蹇叔哭師，知其敗之必於崤耳：而二陵風雨，后皋之墓，睪然有憑高弔古之思焉。徐關之入，勉保者以愼守耳：而子女之辟，銳司徒之問，殷然有家人父子之誼焉。推之華元『皤腹』之謳，以著其雅量：叔展『麥麴』之問，以濟其艱窮：叔儀『佩藥』之歌，以彰其匱竭：皆假軼事小文，肆爲異采，則其橫溢而四出也。一曰反射。莊公之不子，則以潁考叔之孝彰之，齊豹之不臣，則以公孫靑之謹形之；季孟之巽耎縱敵，則以冉有之義，公孫務人林不狃之節形之：臧孫之無罪，則以東門遂叔孫僑如之盟首形之。推之崔慶欒高之亂齊，而以晏子正君臣之義：昭公之亡國，而以子家子主反正之策；言出於此，義涉於彼：如湯沃雪，如鏡鑑幽：若此者皆其相反而益著者也。

你看，照他底說法，左丘明簡直非有能創造一切的上帝底本領不行。假使當時沒有可以供給他做逆攝文章橫接文章旁溢文章反射文章的材料，他非自己從筆頭上製造這些事實不可。他們這種自晝的供招，還不足爲他們拘牽『義法』，誣罔事實的鐵證嗎？

桐城派鬼話文家所謂『義法』，合八股文很有關係，上面已經說明了。但是他們底祖師，不但是明代底歸有光：追溯上去，他們底遠祖，還是遠在宋代。宋代的呂祖謙，曾經選定古文關鍵二卷，所選韓柳歐曾二蘇和張耒底文章，共計六十多篇，把它們命意布局之處，各各標出；卷首又有總論看文作文的方法。『命意』就是桐城派所謂『義』，『布局』就是桐城派所謂『法』。所以呂氏實在是桐城派底老祖宗。到了明代茅坤，選唐人韓柳宋人歐陽三蘇曾王底文章爲八家文鈔，清代儲欣添上李翺孫樵兩家，合成十家，都是以八股法說古文

的。四庫全書提要說：

唐之文體變於韓愈，而柳宗元以下和之；宋之文體變於歐陽修，而蘇洵以下和之。愈與崔立之書，深病場屋之作；修知貢舉，亦黜劉幾等以挽回風氣；則八家之所論著，其不為程試計可知也。茅坤所錄，大抵以八比（就是八股）法說之；儲欣雖以便於舉業譏坤，而核其所論，亦相去不能分寸。夫能為八比者，其源必出於古文；自明以來，歷歷可數。坤與欣即古文以講八比，未始非探本之論；然論八比而沿溯古文，為八比之正脈；論古文而專為八比設，則非古文之正脈。此如場屋策論，以能根柢經史者為上；操文柄者，亦必以能根柢經史與否定其甲乙。至講經評史，而專備策論之用，則其經不足為經學，其史不足為史學。茅坤儲欣之評諸家，適類於是。

可見茅坤儲欣，都是用八股法說古文，都是桐城派底祖先和同族；而桐城派所謂『義法』，合八股文有很密切的關係，更可以證明了。

大約不論詩篇或文章，所以漸漸地趨於古典主義，都是合科舉制度很有關係的。唐代用詩賦取士，所以詩賦都成為律體。宋代用策論經義取士，所以策論經義，也漸漸地講究『命意布局』。明清兩代，用八股文取士，八股文便成為古典主義底極致。清代場屋中的五言八韻詩和律賦，也跟著八股文而達到古典主義底極致。這些都因為一般應試的人們，想借此媚悅試官，而試官也貪圖借此決定去取的便利；於是漸漸地由這種傾向，而造成一定的程式。到了程式造成，一般人沈浸於程式之中，成為習慣；於是帶了這副程式的色眼鏡，去看一切的詩文，都覺得可以用古典主義的尺度去評量了。呂祖謙茅坤歸有光儲欣方苞劉大櫆姚鼐這班人，所以用看時文作時文的眼光和手段，去看古文作古文，都是為此。所以桐城派底所謂『義法』，『拆穿西洋鏡』，不過把古文當作時文看罷了。

檢書換易法的鬼話作文法秘訣

劉大白

現存的鬼話文家，文章最使人不容易懂的，誰都知道是稱爲國學大家的章炳麟氏（他底文章，爲什麼會格外使人難懂呢？其實，『拆穿西洋鏡，不値半文錢』，只是用奇僻的字，去換掉平常的字罷了。這種方法，原是『古已有之』的。相傳：

宋人宋子京……與歐陽文忠並修唐史，往往以僻字更易舊文。文忠病之而不敢言，乃書『宵寐匪禎，扎闥洪庥』八字以戲之。宋不知其戲己，因問此二語出何書，當作何解。歐言『此卽公撰唐書法也。「宵寐匪禎」者，謂夜夢不祥也；「扎闥洪庥」者，謂闔宅安吉（案，扎沒有闔底意義，洪沒有安底意義。據清代趙翼氏陔餘叢考二十二文章忌假借條說，「按宋時自宋子京後，多效爲澀體以避俗。歐陽公嘗戲改『夜夢不祥，書門大吉』八字爲『宵寐匪禎，扎闥洪庥』，令子京見之，以爲笑資」。可見歐陽修氏當時實是以扎易書，以洪易大」也』。宋不覺大笑。——見吳曾祺氏涵芬樓文談第五篇研許。

元末閩人林鉞爲文好用奇字。然非素習，但臨文檢書換易，使人不能曉。稍久，人或問之，併鉞亦自不識也。——見陶奭齡氏小柴桑諵諵錄卷上。

朱子……云：『舊見徐端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有文字，只有減字換字法耳。如言湖州，必去州，只稱湖，此減字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也」。今人於官名地名，好用前代名目以爲古；將一代制度疆理，皆溷亂不可考矣』。……朱國楨亦云：『近日文章家多用換字法：黽勉曰閔免；尤甚曰郵甚，新婦曰新負；異曰异；須臾曰須搖；赤幟曰赤志。又以殊代死字；古稱殊死，乃斬首分爲二也。此皆可笑。空棺爲櫬，盛屍曰柩；大曰索，小曰繩。自換字法行，扶柩悉改扶櫬；而舟子所呼爲力索者，亦寫

爲力繩。繩則何屍？而繩則何力耶』？又，郎瑛記『嘉靖中文人多用換字法；有虞子崖戲改岳忠武送張紫崖詩云：「誓律飆雷速，神威震坎隅；遐征逾趙地，力戰越秦墟；驥蹂匈奴頂，戈殲韃靼軀；旋師謝彤闕，再造故皇都」。按忠武原詩乃，「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月氏血，旗梟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也。子崖逐字換之，以嘲時人之好換字者，可爲捧腹』。——見趙翼氏陔餘叢考卷二十二文章忌假借。

這都是用奇僻的字，換掉平常的字的鬼話文作法祕訣。據說章老先生教人家作古文的初步的辦法，就是臨文檢書換易。假如你照平常的作法，寫下了『夜夢不祥，書門大吉』八字，嫌它不古；那麼，你就翻開文字學的書來一檢查，知道宵等於夜而古於夜，寐等於夢而古於夢，匪等於不而古於不，禎等於祥而古於祥，乃至庥等於吉而古於吉，便一個一個地挨次換易進去，就成爲『宵寐匪禎，扎闥洪庥』八字，覺得很古而可以使人家不容易懂了。這在他老先生自己，是熟於文字學的；什麼說文解字、爾雅、廣雅、方言……等書，看得比較地熟，所以用不著臨文檢書，或許可以隨筆寫出這些奇字僻字，也不至於『稍久』之後，便有自己也不識的毛病。但是咱們看他所寫的『急就章』的便條電稿之類，依然也不能十分奇僻；而且有些現代新有的名詞，一時找不出相當的奇字僻字來換易，他也不能不爲時代所限，而俯就這些世俗流行的字。

這種鬼話文底作法，咱們可以叫它做代數遷項消元法的鬼話文作法。因爲假如有：

$$5X+3Y=41,(1) \qquad 6X-2Y=10,(2)$$

咱們可以把(1)遷項作：

$$Y=\frac{41-5X}{3}$$

而把它代入(2)式中，得：

$$6X-2\left(\frac{41-5X}{3}\right)=10,$$

把Y消去。這還項消元法，正合那種用同義的奇字僻字換去平常的字的鬼話文作法相類似。

然而用這種作法做成的鬼話文，我敢斷言，卽使周秦時代的死鬼們復活起來，也一定看不懂。現在且把幾件故事來證明：

從前有一位南方朋友，跑到北平去，略略懂得幾個北平的名詞，如項頸叫做脖子，頭叫做腦袋之類，便自作聰明地胡亂應用起來。有一天，他要上長項頸頭條胡同去，因爲不認識路徑，拉住一位北平朋友問道：『長脖子腦袋條胡同在哪兒』？那位北平朋友，被他問得『丈二的和尙，摸不着頭腦』。後來教他寫了出來，才知道就是長項頸頭條胡同。

我們紹興城內，有一條菩提衖；但是土音訛誤，大家叫它作荸薺衖，有時候連寫起來也寫作荸薺衖了。有一位北方朋友，有一次寫信給住在紹興城內菩提衖的一位朋友；他以爲荸薺兩字不雅潔，於是用了荸薺底別名地栗來代替它，在信面上寫作地栗衖。不料這麼一來，苦了郵差了。他走徧紹興城，找不出一個地栗衖；於是這封信終於無法投遞。

廣東人叫火車站作火車頭。有些初到日本橫濱的廣東華僑，他們知道日本人稱火爲 Hi ，稱車爲 Kuruma ，稱頭爲 Atama ；於是叫橫濱火車站作『Yokohama hi Kuruma no Atama』。但是日本人聽了，都不能懂得。

有一位在北平做京官的南方人，娶了一位本京的太太，學會了幾句京話。有一天，太太向老爺請示說：『今兒咱們喫點什麼菜』？老爺說，『牲口籠子腦袋燒豆腐』。太太聽了，不敢多問，只好分付廚子說：『今兒要買牲口籠子腦袋來燒豆腐』。但是廚子不懂得，只好囘問太太說：『什麼叫做牲口籠子腦袋呢』？太太想了半天，想不出來；於是硬着頭皮，再去請示。老爺發怒說：『你是本京人，難道不懂京話嗎？你們本京人，不是管着馬叫牲口，管着籃叫籠子，管着頭叫腦袋嗎？怎麼牲口籠子腦袋就是馬

籃頭（一種野菜名），也不能懂呢？』

北平朋友聽不懂『長脖子腦袋條胡同，紹興郵差找不到『地栗街』，日本人聽不懂『Yokohama hi Kuruma no Atama』，北平官太太聽不懂『牲口籠子腦袋』，因爲：北平人習慣上雖然叫項頸作脖子，叫頭作腦袋，叫馬作牲口，叫籃作籠子，但是那個胡同名字，習慣上還是叫作長項頸頭條，那種野菜，習慣上還是叫作馬籃頭；紹興人雖然習慣上也許寫荸薺爲地栗，但是那個街名，習慣上還是寫作荸薺或菩提：日本人雖然習慣上叫火爲hi，叫車爲Kuruma，叫頭爲Atama，但是橫濱火車站，習慣上卻叫作『Yokohama Toishaba』。同樣，周秦時代的活人們，雖然也許稱夜爲宵，稱夢爲寐，稱不爲匪，稱祥爲禎，乃至稱大爲洪，稱吉爲庥，但是『宵寐匪禎，扎闥洪庥』，習慣上卻沒有這兩句話；所以他們即使復活起來，看了這種用『檢書換易』法做成的鬼話文，也一定看不懂。

咱們試想，做鬼話文到連周秦的死鬼們復活起來也看不懂，這種鬼話文還有價值嗎？其實，用『檢書換易法做成的鬼話文，如『宵寐匪禎，扎闥洪庥』之類，周秦的死鬼們復活起來固然一定看不懂；就是現代活死人們所做的普通的鬼話文，周秦的死鬼們復活起來，也是未必看得懂。因爲他們底鬼話文，跟着時代底變遷，越做越藍青，所以復活的周秦死鬼們看不懂；正好像上海灘上的洋涇浜英國話，初到上海的英國人聽了，也是不很懂的。

對付鬼話文的態度

劉大白

鬼話文是歷史上的遺物，它底歷史已經過去了；正合拉丁文底歷史，在歐洲已經過去了一樣。但是：（一）

周秦以前的人們，用了這些鬼話，寫下了許多的文章；(二)漢代以後的活死人們，繼續著用了這些鬼話，寫下了許多的文章；(三)現代的活死人們，也仍舊用這些鬼話，在那里寫出許多的文章來：咱們因爲不能斬斷歷史，隔絕社會，還有懂得這些歷史上的鬼思想和社會上的活死人心理的必要，所以咱們不能不對於鬼話文，決定一個態度。這所謂態度，就是人話文革命成功以後，對於這些鬼話文俘虜的態度。坑殺呢？遣散呢？還是改編呢？所謂改編，就是把它們完全翻譯成人話文；這至少是現在還沒有這種力量能夠做到。遣散是置之不顧，現在卻也有所未能。因爲對於活死人們底鬼話文，咱們或許可以不去睬它；只消使後起的青年活人，沒有一個人能懂得鬼話文，那些活死人們用鬼話所發表的，完全失掉效用，他們自然會不再做。但是咱們如果要懂得鬼思想，那便不能完全丟了鬼話書不讀了。至於坑殺，就是把鬼話文拉雜摧燒了。這在另一立腳點——澈底的革命——上講，咱們拚着斬斷歷史，丟了鬼思想不去研究它，也不失爲一個爽快的辦法。但是活死人們底心理，卻因爲同在一個社會中的緣故，有時或許也有研究底必要。所以咱們當然不願再把青年的活人們，一個個都訓練成活死人，使他們成爲復辟的反革命黨；但是審問這些俘虜的時候，總也該懂得它們底鬼供招。因此，咱們可以決定態度，是只求能懂，不求能做。

至於什麼人應該求懂呢？說得明白點，就是哪一種程度的人，應該準他求懂呢？我以爲小學生當然絕對不必求懂，而且不應該求懂。因爲小學生固然沒有求懂的必要；而且勉強使他們求懂，是無益而有害的。從前小學校裏教鬼話文的時候，大多數的高小畢業生底文章，不能做到通順；現在改教人話文的小學校中，在六年之內，把學生底文章教到通順，是一定可以做到的。所以小學校中改教人話文，雖然目的不但在使文章容易通順，而這一點卻是很重要的。如果兼教起鬼話文來，就是於人話文之外，另加了一種功課；一面妨礙了使小學生們文章容易通順的進程，一面於鬼話文也決不能得到如何的了解。試想從前專教鬼話文的時候，尙且不能使他們完全了解；何況只於教人話文之外，兼教一點呢？所以這是無益而有害的。

說到這里，讓我打一個岔，先談一談從前的鬼話文教育吧。自從前清末年，廢掉科舉，辦起不很正式的學校，一班秀才貢生舉人進士翰林出身的私塾先生們，以及書院山長們，都起了砸破飯碗的恐慌，大聲疾呼地抗命反對。但是不多幾時，其中的一部分，覺悟過來了。他們以爲：『什麼ＡＢＣＤ的英文，聲光化電的格致，加減乘除的算學，一二三四的體操，我們當然不懂；然而之乎者也的國文，難道逃得出我們底手掌心嗎？』於是戴起維新黨的面具，接受洋學堂底聘書，搖身一變，都做起國文教員來。可是過了幾年，學校漸漸正式起來了，而這些國文教員們，都常常喟然嘆道：『不行了！近來學生們底國文程度，竟是年不如年了！初辦學校的時候，小學畢業生底國文，已經很有可觀；現在的中學畢業生底國文程度，竟連從前的小學生也不如了！』這樣的嘆聲，大約在十多年前，已經聽到；到現在還是不斷。咱們知道，他們所說的話，是很的確的。但是他們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實，這原因是很簡單的。初辦學校的時候，只要有學生就好；招生辦法，大開方便之門；各學校底學生，大多數是從私塾中轉過來的。他們在私塾中，早經受過若干年的單純的鬼話文教育；對於八股或策論式的鬼話文，多少有了相當的練習；所以在那些舍舊謀新的國文教員眼光中看起來，國文程度自然比較地高了。老實說，這些學生底鬼話文程度，還是私塾時代留遺下來的，並不是那些國文教員在學校中訓練成功的。後來學校底等級，漸漸完備起來了，學校底形式，也漸漸地正式起來了；小學一年級，招收不曾受過私塾教育的學生；中學一年級，也招收正式的小學畢業生。這些學生，既然不曾在私塾中受過單純的鬼話文教育，便只使小學或中學中每星期五六小時乃至六七小時的國文課，至多每星期一次的作文；而且還得兼顧到旁的種種課程。以每年四十星期二百八十小時計，小學七年，至多不過上課一千九百六十小時，作文二百八十次，中學四年，至多不過上課一千一百二十小時，作文一百六十次。單從數量上看，就不能合私塾時代的鬼話文教育相比了。私塾時代的鬼話文教育，大家知道是鬼話文底專修。普通從五六歲或七八歲上學起，初步是識字，其次是念那些習慣法上所規定的教科書。有一首描寫私塾的打油詩，把初步的私塾狀況，寫得很清

絕。

一陣烏鴉噪晚風，
諸徒齊逞好喉嚨：
『趙錢孫李周吳鄭』，
『天地玄黃宇宙洪』；
千字文完翻鑑略，
百家姓畢理神童；
就中有個超羣者，
一日三行讀大中。

——清海甯郭臣堯捧腹集村學詩

不過這首詩中還漏掉了一部重要的教科書，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經。至於龍文鞭影和幼學瓊林之類，却是有讀有不讀，而且也得看教師底程度如何，學生底需要如何，才定教或不教了。所謂『一日三行讀大中』，『大』是大學，『中』是中庸；這是讀四書的開始。接着論語和孟子念完，就是五經或十三經；而希望速成的，四書念完以後，並且把五經合八股文和五言八韻的試帖詩同時並念了。念過若干篇八股文和試帖詩，就開始實行試作八股文和試帖詩的練習。詩文試作的練習，每月多則九次，少則六次。每天上課的時間，多則十三四小時，少則八九小時。每年教師在塾授課的時間，多則十個月，少則七個月。這樣課程的經過，少則七八年，多則十年乃至二十年不等。雖然所教的材料不同，八股文和試帖詩，又都是法度非常謹嚴繁密，古典主義到極端，而非常難學的東西，教授法也非常笨拙；但是咱們拿他們底時間來計算一下，就可知道他們所耗費的時數底可驚了。各項都拿最小或平均的數目計算吧。每天上課八小時，每月三十天，沒有星期例假的休息，

計有二百四十小時；每年七個月，計有一千六百八十小時；平均十四年，共計二萬三千五百二十小時。每年作文四十二次，平均以十年計，共計作文四百二十次：這不是一個可驚的數目嗎？然而經過了這樣長期的訓練，還有到老不通的低能兒；這原因雖然多半由於前邊所說的教材底不適和教授法底不良，而鬼話文底難學，是不能不承認的事實。這樣難學的鬼話文，要在初等教育的六年中，把學生訓練到通順的程度，固然是辦不到的事；即使於教授人話文以外，兼教一點鬼話文，而使他們能夠完全了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小學生對於鬼話文，絕對不必求懂，也不應該求懂。

除小學生以外，中學生是應該求懂的。初中學生，人話文方面能做的程度，應該從通順而做到充暢；換句話說，就是胸中要說的話，要使他們能夠儘量地寫出來。高中學生，更從充暢而做到正確周密美妙。至於鬼話文底能懂的程度，初中學生，使他們能懂得普通的比較近於人話的藍青鬼話文；高中學生，更進一步，使他們能懂得比較難懂的藍青鬼話文或道地鬼話文。所以初中國文教材底分配，應該是第一學期完全用人話文；第二學期以後的五個學期，鬼話文和人話文底比例，是一與九，二與八，三與七，四與六，六與五遞進。到了高中，三個學年中，除文科學生外，一律保持五與五的比例。文科學生，在後三個學期中，鬼話文底數量，或可比其餘各科學生增加百分之十。鬼話雖然是時間上的準外國話，雖然學習起來，比學習空間上的準外國話難得多多，甚且比學習空間上的真正外國話還要難得多多；但是在人話文底程度，做到能夠通順或充暢以後，只求能懂，卻是比對於真正外國話的求懂，畢竟是比較容易的。因為鬼話和人話，雖然在文法上有若干的差異，但是畢竟相同之處頗多。教授國文的，只消把文法合讀本混合起來講，而且把人話文底文法合鬼話文底文法，處處對照著講，便容易使學生了解了。

人話文底能做，鬼話文底能懂，在中等學校中，應該把這種程度完全做到了；使不升學的可以充分應用，升入大學的，也已經把基礎打好，除專門研究中國文學或所謂國學的文科學生以外，不必再有什麼補充。專門

研究中國文學或所謂國學的文科學生，對於鬼話文，也不必一定一律要做到能做的程度；如果有喜歡學著鬼腔說說藍青鬼話的，不論是散體鬼話文或律體鬼話文，乃至特殊的律體鬼話文，像八股文之類，自然也不妨各從所好地讓他們自去學習。至於其餘的文科學生和旁的各科學生，能懂就夠，能做是實在沒有必要的。

這就是咱們現在對於鬼話文俘虜應取的態度。這種態度，不是坑殺，不是遣散，也不是改編，而是審問它們底鬼供招。

人死觀

梁遇春

恍惚前二三年有許多學者熱烈地討論人生觀這個問題，後來忽然又都擱筆不說，大概是因爲問題已經解決了罷！到底他們的判決詞是怎麼樣，我當時也有些概念，可惜近來心中總是給一個莫明其妙不可思議的煩悶罩着，把學者們拚命爭得的眞理也忘記了。這麼一來，我對於學者們只可面紅耳熱地認做不足教的蠢貨；可是對於我自己也要找些安慰的話，使這徬徨無依黑雲叢着的空虛的心不至於再加些追悔的負擔。人生觀中間的一個重要問題不是人生的目的麼？可是我們生下來并不是自己情願的，或者還是萬不得已的，所以小孩一落地免不了嗚啼幾下。既然不是出自我們自己意志要生下來的，我們又怎麼能夠知道人生的目的呢？湘鄂的土劣豪紳給人拿去游街，他自己是毫無目的，并且他未必想去明白游街的意義。小河是不得不流自然而然地流着，牠自身却什麼意義都沒有，雖然牠也曾帶瓣落花到汪洋無邊的海裏，也曾帶愛人的眼淚到他的愛人的眼前。勃浪寧把我們比做大匠輪上滾成的花瓶。我客廳裏有一個假康熙彩的大花瓶，我對牠發獃地問牠的意義幾百回，牠總是呆呆地站着，說不出一句話來。但是我却知道花瓶的目的同用處。人生的意義，或者只有上帝纔曉得吧！還有些半瘋不瘋的哲學家高唱「人生本無意義，讓我們自己做些意義。」夢是隨人愛怎麼做就怎麼做的，不過我想夢最終脫不了是一個夢罷，黃粱不會老養不熟的。

生不是由我們自己發動的，死却常常是我們自己去找的。自然在世界上多數人是「壽終正寢」的，可是自殺的也不少，或者是因爲生活的壓迫，也有是怕現在的快樂不能夠繼續下去而想借死來消滅將來的不幸，像一

對夫婦感情極好却雙雙服毒同盡的，（在嫖客娼妓中間更多）這些人都是以口問心，以心問口商量好去找死的，所以死對他們是有意義的，而且他們是看出些死的意義的人。我們既然在人生觀這個迷園裏走了許久，何妨到人死觀來瞧一瞧呢。可惜「君子見其生不忍見其死」，所以學者既不搖旗吶喊在前、高唱各種人死觀的論調。青年們也無從追隨奔走在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因此我做這部人死觀。無非出自拋磚引玉的野心，希望能動學者的心，對人死觀也在切實研究之後，下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判斷。

若使生同死是我們的父母——不，我們不這樣說，我們要征服自然——若使生同死是我們的子女，那麼死一定會噘着嘴抱怨我們偏心，只知道「生」不管「死」，一心一意都花在生上面。真的，不止我們平常時都是想着生。Hazlitt 死時候說『好吧！我有過快樂的一生』"Well, I've had a happy life" 我并沒想死是怎麼一回事。Charlotte Bronte 臨終時候還對她的丈夫說：『呵，我現在不會死的，我會不會嗎？上帝不至於分開我們，我們是這麼快樂』。"Oh! I am not going to die, am I? He will not seperate us, we have been so happy." 這眞是不到黃河心不死。為什麼我們這麼留戀着生，不肯把死的神祕想一下呢？並且有時就是正在冥想死的偉大，何嘗是確實把死的實質拿來咀嚼，無非還是向生方面着想，看一下死對於生的權威。做官做不大，發財發不多，打戰打敗仗，於是乎嘆一口氣說：『千古英雄同一死！』和『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任他生前何等威風嚇嚇，死後也是一樣的寂寞』。這些話并不是眞的對於死有什麼了解，實在是懷着嫉妒，心憎有生，說風涼話，解一解怨氣。在這裏生對死，是借他人之紙筆，發自己之牢騷。死是在那裏給人利用做抓爆栗子的貓腳爪，生却嘻皮涎臉地站在旁邊受用。讓我譯一段 Sir W. Raleigh 在「世界史」(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裏的話來代表普通人對於死的觀念罷。

「只有死纔能夠使人了解自己，指示給驕傲人看他也不過是個普通人，使他厭惡過去的快樂；他證明富人是個窮光蛋，除擁塞在他口裏的沙礫外，什麼東西對他都沒有意義；當他舉起他的鏡在絕色美人面前，他

們看見承認自己的手將同腐朽。呵！能夠動人，公平同有力的死呀，誰也不能勸服的你能夠說服；誰也不敢想做的事，你做了；全世界所諂媚的人，你把他擲在世界以外，看不起他：你會把人們的一切偉大，驕傲，殘忍，雄心集在一塊，用小小個兩字「躺在這裏」蓋盡一切。」

"Death alone can make man know himself, show the proud and insolent that he is but object, and can make him hate his forepassed happiness: the rich man be proved a naked beggar, which hath interest in nothing but the gravel that fills his mouth; and when he holds his glass before the eyes of the most beautiful, they see and acknowledge their own deformity and rottenness, O eloquent, just and mighty death whom none could advise, thou hast persuaded: what none hath presumed, thou hast cast out of the world and despised: thou hast drawn together all the extravagant greatness, all the pride, cruelty and ambition of man, and covered all over with two narr, w w, rds: 'His jacet'."

這裏所說的是平常人對於死的意見，不過用伊利沙伯時代的文體來寫壯麗點，但是我們若使把牠細看一番，就知道裏頭只含了對生之無常同生之無意義的感慨，而對着死國裏的消息并沒有絲毫透露出來。所以到不如叫做生之哀辭，比死之冥想還好些。一般人口頭裏所說關於死的思想，剝蕉抽繭看起來，中間只包了生的意志，那裏是老老實實的人死觀呢。

庸人不足論，讓我們來看一看沉着聲音，兩眼渺茫地望着青天的宗教家的話。他們在生之後編了一本「續編」。天堂地獄也不過如此如此。生與死給他們看來好似河岸的風景同水中反映的影景一樣，不過映在水中的經過綠水特別具一種漂渺空靈之美。不管他們說的來生是不是鏡花水月，但是他們所說死後的情形太似生時，使我們心中有些疑惑。因爲若使死眞是不過一種演不斷的劇中一會的閉幕，等會笛鳴幕開，仍然續演，那麼死對於我們絕對不會有這麼神祕似的，而幽明之隔，也不至於到現在還沒有一線的消息。科學家對死這問題，含

糊說了兩句不負責任的話，而科學家却常常仍舊安身立命於宗教上面。而宗教家對死又是不敢正視，只用着生的現象反映在他們西洋鏡，做成八寶樓台。說來說去還在執着人生觀，用遁辭來敷衍人死觀。

還有好多人一說到死就只想將死的時候的苦痛。Gissing在他的「草堂隨筆」[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recroft 說生之停止不能夠使他恐怖，在床上久病却使他想起會害怕。當該薩Caesar被暗殺前一夕，有人問那種 法最好，他說「要最倉猝迅速的」。"That which should be most sudden!" 疾病苦痛是生的一部分，同死的實質滿不相干。以上這兩位小竊軍閥說的話還是人生觀，并不能對死有什麼眞了解。

為什麼人死觀老是不能成立呢？為什麼誰一說到死就想起生，由是眼睛注着生嚕嚕囌囌說一陣遁辭，而不抓着死來考究一下呢？約翰生Johnson曾對Boswell說，「我們一生只在想離開死的思想。」"The whole of life is but keeping away the thought of death." 死是那麼一個可怕着摸不到的東西，我們總是設法迴避牠，或者將生死兩個意義混起，做成一種騙自己的幻覺。可是我相信死絕對不是這麼簡單乏味的東西。Andreyev是窺得點死的意義的人。他寫Lazarus來象徵死的可怕，寫七個縊死的人（The seven that were hanged）來表示死對於人心理的影響。雖然這兩篇東西我們看着都會害怕，牠們中間都有一段新奇耀目的美。Christina Rossetti, Edgar Allan Poe Ambrose Bierce同Lord Dunsany對着死的本質也有相當的了解，所以他們著作裏面說到死常常有種凄涼灰白色的美。有人解釋Andreyev說他身旁四面都被圍牆圍着，而在好多牆之外有一個一切牆的牆——那就是死。我相信在這一切牆的牆外面有無限的風光，那裏有說不出的好境，想不來的情調。我們對生旣然覺得二十四分的單調同乏味，為什麼不勇敢地放下一切對生留戀的心思，深深地默想死的滋味。壓下一切儒弱無用的恐怖，來對死的本體睇着細看一番。我平常看到骷髏總覺有一種不可名言的痛快，牠是這麼光着，毫無所怕地站在你面前。我眞想抱着牠來探一探牠的神祕，或者我身裏的骨，會同牠有共鳴的現象，能夠得到一種新的發現。骷髏不過是死宮的門，已經給我們這種無量的歡悅，我們為什麼不慢步到宮裏，看那

千奇萬怪的建築呢。最少我們能夠因此逝了生之無聊 ennui 的壓迫，De Quincey只將「猝死」「暗殺」……當作藝術看，就現出了一片瑰奇偉麗的境界。何況我們把整個死來默想着呢？來，讓我們這會死的凡人來客觀地細玩死的滋味：我們來想死後靈魂不滅，老是這麼活下去，沒有了期的煩惱；再讓我們來細味死後什麼都完了，就歸到沒有了的可哀；永生同滅絕是一個極有趣味的 dilemma，我們儘可和死親暱着，讚美這個 dilemma 做得這麼完美無疵，何必提到死就兩對牙齒打戰呢？人生觀這把戲，我們玩得可厭了，換個花頭吧，大家來建設個好好的人死觀。

在 Carlyle 的 The life of John Sterling 中有一封Sterling 在病快死時候寫給 Carlyle的信，中間說：

「牠（死）是很奇怪的東西，但是這沒有旁觀者所覺得的可悲的百分之一。」

"It is very strange, but not one hundredth part so sad as it seems to the standers-by."

（十六年八月三日於福州Sweet Home。）

談「流浪漢」

梁遇春

當人生觀論戰已經鬧個滿城風雨，大家都談厭煩了不想再去提起時候，我一天忽然寫一篇短文，叫做「人死觀」。這件事實在有些反動嫌疑，而且該擔思想落後的罪名，後來仔細一想，的確很追悔。前幾年北平有許多人討論 Gentleman 這字應該要怎麼樣子迻譯纔好，現在是幾乎誰也不說這件事了，我卻又來喋喋，談那和「君子」(Gentleman)正相反的「流浪漢」Vagabond，將來恐怕免不了自悔。但是想寫文章時候，那能夠顧到那麼多呢？

Gentleman 這字雖然難譯，可是還不及 Vagabond 這字那樣古怪，簡直找不出適當的中國字眼來。普通的英漢字典都把牠譯做「走江湖者」「流氓」「無賴之徒」「游手好閒者」……，但是我覺得都失去這個字的原意。Vagabond 既不像走江湖的賣藝爲生，也不是流氓那種一味敲詐，「無賴之徒」「遊手好閒者」都帶有貶駡的意思，Vagabond 却是種可愛的人兒。在此無可奈何時候，我只好暫用「流浪漢」三字來譯，自然也不是十分合式的。我以爲 Gentleman, Vagabond 這些字所以這麽刁鑽古怪，是因爲牠們被人們活用得太久了，原來的意義早已消失，於是每個人用這個字時候都添些自己的意思，這字的涵義越大，更加好活用了。因此在中國尋不出一個能夠引起那麽多的聯想的字來。本來 Gentlemen, Vagabond 這二個字和財產都有關係的，一個是擁有財產，豐衣足食的公子，一個是毫無恆產，四處飄零的窮光蛋。因爲有錢，自然能夠受良好的教育，行動舉止也溫文爾雅，談吐也就蘊藉不俗，更不至于跟人銖錙必較，言語衝撞了。Gentleman 這字的意義就由世家子弟一變變做斯文君子，所以現在我們不管一個人出身的貴賤，財產的有無，只要他的態度是溫和，做人很正直，我們都把他當做 Gentleman。一班窮酸的人們被人冤枉時節，也可以答辯道：「我雖然窮，却是個 Gentleman。」Vagabond 這個字意義的演化也經過了同樣的歷程。本來只指那班什麽財產也沒有，天天隨便混過去的人們。他們既沒有一定的職業，有時或者也幹些流氓的勾當。但是他們整天隨遇而安，到也無憂無慮，他們過慣了放鬆的生活，所以就是手邊有些錢，也是胡里胡塗地用光，對人們當然是很慷慨的。他們沒有身家之慮，做事也就痛痛快快，并不像富人那種畏首畏尾，瞻前顧後。酒是大杯地喝下去，話是隨便地順口開河，有時也胡謅些有趣味的謊語。他們萬事不關懷，天天笑呵呵，規矩的人們背後說他們沒有責任心。他們與世無忤，既不會棹上排着一斗黃豆，一斗黑豆，打算盤似地整天數自己的好心思和壞心思，也不會皺着眉頭，弄出連環巧計來陷害人們。他們的行爲是胡塗的，他們的心腸是好的。他們是大個頑皮小孩，可是也帶了小孩的天眞。他們腦裏存了不少奇奇怪怪的幻想，滿臉春風，老是笑迷迷的，一些機心也沒有。……我們現在把凡

是帶有這種心情的人們都叫做 Vagabond，就是他們是王侯將相的子孫，生平沒有離開家鄉過也不礙事。他們和中國古代的俠客有些相像，可是他們又不像俠客那樣朴刀橫腰，給誇大狂迷住，一臉凶氣，走遍天下專爲打不平。他們對于倫理觀念，沒有那麼死板地癡癡執着。我不得已只好翻做「流浪漢」，流浪是指流浪的心情，所以我所讚美的流浪漢或者同守深閨的小姐一樣，終身未出鄉里一步。

英國十九世紀末葉詩人和小品文作家斯密士 Alexander Smith 對于流浪漢是無限地頌揚。他有一段描寫流浪漢的文章，說得很妙。他說：「流浪漢對于許多事情的確有他的特別意見。比如他從小是同密尼表妹一起養大，心裏很愛她，而她小孩時候對于他的感情也是跟着年齡熱烈起來，他倆結合後大概也可以好好地過活，他一定把她娶來，并沒有考慮到他們收入將來能夠不能夠許他請人們來家吃飯或者時髦地招待朋友。這自然是太魯莽了。可是對于流浪漢你是沒法子說服他。他自己有他一套再古怪不過的邏輯（他自己却以爲是很自然的推論），他以爲他是爲自己娶親的，并不是爲招待他的朋友的緣故；他把得到一個女人的眞心同純潔的胸懷比袋裏多一兩鎊錢看重得多。規矩的人們不愛流浪漢。那班膝下有還未出嫁姑娘的母親特別怕他——并不是因他爲子不孝，或者將來不能夠做個善良的丈夫，或者對朋友不忠，但是他的手不像別人的手，總不會把錢牢牢地握着。他對于外表絲毫也不講究。他結交朋友，不因爲他們有華屋美酒，却是愛他們的性情，他們的好心腸，他們講笑話聽笑話的本領，以及許多別人看不出的好處。因此他的朋友是不拘一類的，在富人的宴會裏却反不常見到他的蹤跡。我相信他這種流浪態度使他得到許多好處。他對于人生的希奇古怪的地方都有接觸過。他對于人性曉得便透徹，好像一個人走到鄉下，有時舍開大路，去憑弔荒墟古塚，有時在小村逆旅休息，路上碰到人們也攀談起來；這種人對于鄉下自然比那在坐四輪馬車裏驕傲地跑過大道的知道得多。我們因爲這無理的驕傲，失去了不少見識。一點流浪漢的習氣都沒有的人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斯密士說到流浪漢的成家立業的法子，可見現在所謂的流浪漢并不限于那無家可歸，脚跟如蓬轉的人們。斯密士所說的只是一面，讓我再由另一

個觀察點——流浪漢和 Gentleman 的比較——來論流浪漢，這樣子一些一些湊起來或者能夠將流浪漢的性格描摹得很完全，而且流浪漢的性格複雜萬分，（漢既以流浪名，自不是安分守己，方正簡單的人們）絕不能一氣說清。

英國文學裏分析 Gentleman 的性格最明晰深入的文章，公推是那位叛教分子紐門 G. H. Newman 的「大學教育的範圍同性質」。紐門說：「說一個人他從來沒有給別人以苦痛，這句話幾乎可以做「君子」的定義……「君子」總是從事于除去許多障礙，使同他接近的人們能夠自然地隨意行動；「君子」對于他人行動是取贊同合作態度，自己却不願開首主動……眞正的「君子」極力避免使同他在一塊的人們心裏感到不快或者顫震，以及一切意見的衝突或者感情的摧擂，一切拘束，猜疑，沉悶，怨恨；他最關心的是使每個人都很隨便安逸像在自己家裏一樣。」這樣小心翼翼的君子我們當然很願意和他們結交，但是若使天下人都是這麼我讓你，你體貼我，扭扭泥泥地，誰也都是捧着同情等着去附和別人的舉動，可是誰也不好意思打頭陣；你將就我，我將就你，大家天天只有個互相將就的目的，此外是毫無成見的，這種的世界和平固然很和平，可惜是死國的和平。迫得我們不得不去歡迎那豪爽英邁，勇往直前的流浪漢。他對于自己一時興到想幹的事趣味太濃厚了，只知道口裏吹着調子，放手做去，既不去打算這事對人是有益是無益，會成功還是容易失敗，自然也沒有慮及別人的心靈會不會被他攪亂，而且「君子」們袖手旁觀，本是無可無不可的，大概總會穿着白手套輕輕地鼓掌。流浪漢幹的事情不一定對社會有益，造福于人羣，可是他那股天不怕，地不怕，不計得失，不論是非的英氣總可以使這麻木的世界呈現些須生氣，給「君子」們以贊助的材料，免得「君子」們整天掩着手打呵欠（流浪漢總會痛快地打呵欠「君子」們總是像林黛玉那樣子抿着嘴兒）找不出話講，我承認偸情的少女，再嫁的寡婦都是造福于社會的，因爲沒有她們，那班貞潔的小姐，守節的孀婦就失去了談天的材料，也無從來讚美自己了。並且流浪漢整天瞎鬧過去，不僅目中無人，簡直把自己都忘却了。眞正的流浪漢所以不會引起人們的厭惡，因爲他

已經做到無人無我的境地，那一刹那間的衝動是他惟一的指導，他自己愛笑，也喜歡看別人的笑容，別的他什麼也不管了。「君子」們處處為他人着想，弄得不好，反使別人怪難受，到不如流浪漢的有飯大家吃，有酒大家喝，有話大家話，先無彼此之分，人家自然會覺得很舒服，就是有衝撞地方，也可以原諒，而且由這種天眞的衝撞更可以見流浪漢的毫無機心。眞是像中國舊文人所愛說文章天成，妙手偶得之，流浪漢任性順情，萬事隨緣，絲毫沒有想到他人，人們却反覺得他是最好的伴侶，在他面前最能夠失去世俗的拘束，自由地行動。許多人愛留連在烏煙瘴氣的酒肆小茶店裏，不願意去高攀坐在王公大人們客廳的沙發上，一班公子哥兒喜歡跟馬夫下流人整天打伙，不肯到他那客氣溫和的親戚家裏走走，都是這種道理，紐門又說：「君子知道得很淸楚，人類理智的強處同弱處，範圍同限制。若使他是個不信宗教的人，他是太精明太雅量了，絕不會去嘲笑或者反宗教；他太智慧了，不會武斷地或者熱狂地反教。他對于虔敬同信仰有相當的敬尊；有些制度他雖然不肯贊同，可是他還以為這些制度是可敬的良好的或者有用的；他禮遇牧師，自己僅僅是不談宗教的神祕，沒有去攻擊否認。他是信教自由的贊助者，這幷不只是因為他的哲學教他對于各種宗教一視同仁，一半也是由于他的性情溫和近于女性，凡是有文化的人們都是這樣。」這種人修養功夫的確很到家，可謂火候已到，絲毫沒有火氣，但是同時也失去活氣，因為他所磨鍊去的火是 Prometheus 由上天偷來做人們靈魂用的火。十八世紀第一畫家 Reynolds 是位脾氣頂好的人，他的密友約翰生（就是那位麻臉的胖子）一天對他說：「Reynolds你對于誰也不恨，我却愛那善于恨人的人。」約翰生偉大的腦袋蘊蓄有許多對于人生微妙的觀察，他通常衝口而出的牢騷都是入木三分的慧話。恨人恨得好（A good hater）眞是一種藝術，而且是人人不可不講究的。我相信不會熱烈地恨人的人也是不知道怎地熱烈地愛人。流浪漢是知道如何恨人，如何愛人。他對于宗教不是拚命地相信，就是盡力地嘲笑。Donne, Herrick, Celleni 都是流浪漢氣味十足的人們他們對于宗教都有狂熱；Vhltaire, Nietzche這班流浪漢就用盡俏皮的辭句，熱嘲冷諷，掉盡槍花，來譏罵宗教。在人生這幕悲劇的喜劇或者喜劇

的悲劇裏，我們實在應該旗幟分明地對于一切不是打到，就是擁護，否則到處妥協，灰色地獨自踯躅于戰場之上，未免太單調了，太寂寞了。我們既然知道人類理智的能力是有限的，那麼又何必自作聰明，僭居上帝的地位，盲目地對于一切主張都持個大人聽小孩說夢話態度，保存種白癡的無情臉孔，暗地裏自誇自己的眼力不差，曉得可憐同原諒人們低弱的理智。眞眞對于人類理智力的薄弱有同情的人是自己也加入跟着人們胡鬧，大家一起亂來，對人們自然會有無限同情。和人們結夥走上錯路，大家當然能夠不信而喻地互相了解。當濁酒三杯過後，大家拍棹高歌，莫名其妙地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那時人們纔有眞正的同情，對于人們的弱點有願意的諒解，并不像「君子」們的同情後面常帶有我佛如來憐憫衆生的冷笑。我最怕那人生的旁觀者，所以我對于厚厚的約翰生傳會不倦地溫讀，聽人提到 Addison 的旁觀報就會皺眉，雖然我也承認他的文章是珠圓玉潤，修短適中，但是我怕他那像死屍一般的冰冷。紐門自己說「君子」的性情溫和近乎女性（The gentleness and effeminacy of feeling）流浪漢雖然沒有這類在台上走S式步伐的蹁躚風光，他却具有男性的健全。他敢赤身露體地和生命肉搏，打個你死我活。不管流浪漢的結果如何，他的生活是有力的，充滿趣味的，他沒有白過一生，他嘗盡人生的各種味道，然後再高興地去死的國土裏遨遊。這樣在人生中的趣味無窮翻身打滾的態度，已經值得我們羨慕，絕不是女性的「君子」所能曉得的。

耶穌說過：「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喪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流浪漢無時不是只顧目前的痛快，早把生命的安全置之度外，可是他却無時不儘量地享受生之樂。守己安分的人們天天守着生命，戰戰兢兢，只怕失去了生命，反把生命眞正的快樂完全忽略，到了蓋棺論定，自己纔知道白費了一生的生命，却毫無受到生命的好處，可惜太遲了，連追悔的時候都沒有。他們對于生命好似守財虜的念念不忘于金錢，不過守財虜還有夜夜關起門來，低着頭數血汗換來的錢財的快樂，愛惜生命的人們對于自己的生命，只有刻刻不忘的擔心，連這種沾沾自喜的心情也沒有，守財虜爲了金錢緣故還肯犧牲了生命，比那什麼想頭也消失了，光會

顧惜自己皮膚的人們到底是高一等，所以上帝也給他那份應得的快樂。用何羅素的老話，流浪漢對于自己生命不取佔有衝動，是被創造衝動的勢力鼓舞着。實在說起來，宇宙間萬事萬物流動不息，那裏眞有常住的東西。只有滅亡纔是永存不變的，凡是存在的天天總脫不了變更，這眞是「法輪常轉」。Walter Pater在他的「文藝復興研究」的結論曾將這個意思說得非常美妙，可惜寫得太好了，不敢翻譯。尤其生命是瞬刻之間，變幻萬千的，不跳動的心是屬于死人的。所以除非順着生命的趨勢，高興地什麼也不去管望前奔，人們絕不能夠享受人生。近代小品文家Jackson在他那篇論「流浪漢」文裏說：「流浪漢如入生命的波濤洶湧的狂潮裏生活。」他不把生命緊緊地拿着，（普通人將生命握得太緊，反把生命弄僵化死了）却做生命海中的弄潮兒，伸開他的柔軟身體，跟着波兒上下，他感覺到處處觸着生命，他身內的熱血也起共鳴。最能夠表現流浪漢這種的精神是美國放口高歌，不拘韻脚的惠提曼Walt Whitman。他那本詩集「草之葉」Leaves of Grass裏句句都露出流浪漢的本色，眞可說是流浪漢的聖經。流浪漢生活所以那麼有味一半也由于他們的生活是很危險的。踢足球，當兵，爬懸崖削壁……所以會那麼饒有趣味，危險性也是一個主因。在這個單調寡趣，平淡無奇的人生裏凡有血性的人們常常覺到不耐煩，聽到曠野的呼聲，原人時代嘯遊山林，到處狩獵的自由化做我們的本能，潛伏在黑禮服的裏面，因此我們時時想出外涉險，得個更充滿的不羈生活。萬頃波濤的大海誰也知道覆滅過無千無數的大船，可是年年都有許多盎格羅薩格遜的小孩戀着海上危險的生涯，甯願拋棄家庭的安逸，違背父母的勸諭，跑去過碧海蒼天中辛苦的水手生涯。海所以會有那麼大的魔力就是因爲牠是世上最危險的地方，而身心健全的好漢那個不愛冒險，愛慕海洋的生活，不僅是一「海上夫人」而已也。所以海洋能夠有小說家們像Marryat,Cooper,Loti Conrad,等等去描寫牠，而他們的名著又能夠博多數人的同情。藹理斯曾把人生比做跳舞，若使世界眞可說是個跳舞場，那麼流浪漢是醉眼矇朧，狂歡地跳二人旋轉舞的人們。規矩的先生們却坐在小桌邊無精打彩地喝無聊的咖啡，空對着似水的流年惆悵。

流浪漢在無限量地享受當前生活之外，他還有豐富的幻想做他的伴侶。Dickens 的「塊肉餘生述」裏面的 Micawber 在極窮困的環境中不斷說「我們快交好運了，」這確是流浪漢的本色。他總是樂觀的，走的老是薔薇的路。他相信前途一定會光明，他的將來果然會應了他的預測，因為他一生中是沒有一天不是欣欣向榮的；就是悲哀時節，他還是背定人生，痛痛快快地哭一陣後，他的淚珠已滋養大了希望的根苗。他信得過自己，所以他在事情還沒有做出之前，就先口說蓮花，說完了，另一個新的衝動又來了，他也忘却自己講的話，那事情就始終沒有幹好。這種言不能一致，孔夫子早已反對在前，可是這類英氣勃勃的矛盾是多麼可愛！藹理斯在他名著『生命的跳舞』裏說：「我們天天變更，世界也是天天變更，這是順着自然的路，所以我們表面的矛盾有時就全體來看却是個深一層的一致。」（他的話大概是這樣，一時記不清楚。）流浪漢跟着自然一團豪興。想到那裏就說到那裏，他的生活是多麼有力。行為不一定是天下一切主意的唯一歸宿，有些微妙的主張只待說出已是值得讚美了，做出來或者反見累贅。神話同童話裏的世界那個不愛，雖然誰也知道這是不能實現的。流浪漢的快語在滲淡的人生上佈一層彩色的虹。這就很值得我們謝謝了，併且有許多事情起先自己以為不能勝任，若使說出話來，因此不得不努力去幹，到會出乎意料地成功；倘然開頭先怕將來不好，連半句話也不敢露，一碰到障礙，就隨牠去，那麼我們的作事能力不是一天天退化了。一定要言先乎事，做我們努力的刺激，生活纔有興味，纔有發展。就是有時失敗，富有同情的人們定會原諒，尖酸刻薄人們的同情是得不到的，并且是不值一文的。我們的行為全藉幻想來提高，所以 Masofield 說「缺乏幻想能力的人民是會滅亡的。」幻想同矛盾是良好生活的經緯。流浪漢心裏想出七古八怪的主意，幹出離奇矛盾的事情。什麼傳統正道也束縛他不住，他眞可說是自由的驕子，在他的眼睛裏，世界變做天國，因為他過的是天國裏的生活。

若使我們翻開文學史來細看，許多大文學家全帶有流浪漢氣味。Shakespeare 偷過人家的鹿，Ben Jonson, Merlowe 等都是 Mermaid Tavern 這家酒店的老主顧，Goldsmith 吳市吹簫，靠着他的口笛遍遊大陸，

Steele 整天忙着躲債，Charles Lamb，Leigh Hunt 顛頭顛腦，吃大烟的Coleridge, De Quincey更不用講了，拜倫，雪萊，濟茨那是誰也曉得的。就是 Wordsworth 那麼道學先生神氣，他在法國的時候，也有過一個私生女，他有一首有名的十四行詩就是說這個女孩。目光如炬專說精神生活的塔果爾小孩時候最愛的是逃學。Brownings 帶着人家的閨秀偷跑，Mrs. Browning 違着父親淫奔，前數年不是有位好事先生考究出 Dickens 年青時許多不軌的舉動，其他如 Swinburne, Stevenson 以及「黃書」雜誌那班唯美派作家那是更不用說了。為什麼偏是流浪漢纔會寫出許多不朽的書，讓後來「君子」式的大學生整天整夜按步就班地念呢？頭一下因為流浪漢敢做敢說，不曉得掩飾求媚，委曲求全，所以他的話眞摯動人。有時加上些瞞天大謊，那謊却是那樣子大胆子地杜撰的，一般拘謹人和假君子所絕對不取說的，謊言因此有謊言的眞實在，這眞實是扯謊者的氣魄所逼成的。而且文學是個性的結晶，個性越顯明，越能夠坦白地表現出來。那作品就更有價值。流浪漢是具有出類拔萃的個性的人物，他們的思想同行事全有他們的特別性格的色彩，他們豪爽直截的性情使他們能夠把這種怪異的性格躍躍地呈現于紙上。斯密士說得不錯「天才是個流浪漢」，希臘哲學家講過知道自己最難，所以在世界文學裏寫得好的自傳很少，可是世界中所流傳幾本不朽的自傳全是流浪漢寫的。Cellini 殺人不眨眼，并且敢明明白白地記下，他那回憶錄（Memoirs）過了幾千年還沒有失去光輝。Augustine 少年時放蕩異常，他的懺悔錄却同託爾斯泰（他在莫斯科縱慾的事跡也是不可告人的）的懺悔錄，盧騷的懺悔錄同垂不朽。富蘭克林也是有名的流浪漢，不管他怎樣假裝做正人君子，他那浪子的骨頭總常常露出，只要一念 Cobbett 攻擊他的文章就知道他是個多麼古怪一個人。De Quincey 的「英國一個吃鴉片人的懺悔錄」，這個名字已經可以告訴我們那內容了。做「羅馬衰亡史」的 Gibbon，他年青時候愛同教授搗亂，他那本薄薄的自傳也是個愉快的讀物。

Jeffries 一心全在自然的美上面，除開遊蕩山林外，什麼也不注意，他那「心史」是本冰雪聰明，微妙無比的自白。記得從前美國一位有錢老太太希望牠的兒子成個文學家，寫信去請教一位文豪，這位文豪回信說：「每

年給他幾千鎊，讓他自己鬼混去罷。」這實在是培養創造精神的無上辦法。我希望想寫些有生氣的文章的大學生不死滯在文科講堂裏，走出來當一當流浪漢罷。最近半年北大的停課對于中國將來文壇大有裨益，因為整天沒有事只好逛市場跑前門的文科學生免不了染些流浪漢氣息。這稱千載一時的機會，希望我那些未畢業的同學們好好地利用，免貽後悔。

前幾年纔死去的一位英國小說家 Conrad 在他的散文集「人生與文學」內，談到一位有流浪漢氣的作家 Luffmann，說起有許多小女讀他的書以後，寫信去向他問好，不禁觸海生波，顧影自憐地（雖然他是老舟子出身）嘆道：「我平生也寫過幾本故事（我不願意無聊地假假自謙）既屬紀實，又很有趣。可是沒有女人用溫柔的話寫信給我。為什麼呢？只是因為我沒有他那種流浪漢氣。家庭中可愛的專制魔王對于這班無法無天的人物偏動起憐惜的心腸。」流浪漢確是個可愛的人兒，他具有完全男性，情懷瀟洒，磊落大方，那個懷春的女兒見他不會傾心。俗語說「癡心女子負心漢。」就是因為負心漢全是處處花草顛連的浪子，什麼事情都不放在心頭，他那痛快淋漓的氣慨自然會叫那老被人拘在深閨裏的女孩兒一見心傾，後來無論他怎地負心總是癡心地等待着。中古的貴女愛騎士，中國從前的美人愛英雄總是如花少女對于風塵中飄蕩人的一往情深的表現。紅拂的夜奔李靖，烏江軍帳裏的虞姬，隨着范蠡飄蕩五湖的西施……這些例子也不知道有多少。清朝上海響子愛姘馬夫，現在電影明星姘汽車夫，姨太太跟馬弁偷情也是同樣的道理。總之流浪漢天生一種叫人看着不得不愛的情調，他那種古怪莫測的行徑剛中女人愛慕熱情的易感心靈。豈只女人的心見着流浪漢會鎔，我們不是有許多瞎鬧胡亂用錢行事乖張的朋友，常常向我們借錢搗亂，可是我們始終戀着他們率直的態度，對他們總是憐愛幫忙。天下最大的流浪漢是基督教裏的魔鬼。可是那個人心裏不喜歡魔鬼。在沙士比亞以前英國神話劇盛行時候，丑角式的魔鬼一上場，大家都忙着拍手歡迎，魔鬼的一舉一動看客必定跟着捧腹大笑。Robert Lynd 在他的小品文集「橘樹」裏「論魔鬼」那篇中說「失樂園詩所說的撒但在我們想像中簡直等于兒童故事裏面偉大英

猛的海盜。」凡是兒童都愛海盜，許多人念了密爾敦史詩覺得詭譎的撒但比板板的上帝來得有趣得多。魔鬼的堪愛地方太多了，不是隨便說得完，留得將來爲文細論。

清末有幾位王公貝勒常在夏天下午換上叫花子的打扮，偸跑到十刹海路旁口唱蓮花向路人求乞，黃昏時候解下百衲衣回王府去。我在北京住了幾年，心中很羨慕旗人知道享樂人生，這事也是一個證明。大熱天氣裏躺在柳陰底下，順口唱些歌兒，自在地飽看來往的男男女女；放下朝服，着半件輕輕的破衫，嘗一嘗暫時流浪漢生活的滋味，這是多麼知道享受人生。戲子的生活也是很有流浪漢的色彩，粉墨登場，去博人們的笑和淚，自己彷彿也變做戲中人物，清末宗室有幾位很常上台串演，這也是他們會尋樂地方。白浪滔天半生奔走天下，最後入藝者之家，做一個門弟子，他自己不勝感慨，我却以爲這真是浪人應得的涅槃。不管中外，戲子女優必定是人們所喜歡的人物全靠着他們是社會中最顯明的流浪漢。Dickens 的小說所以會那麼出名，每回出版新書時候，要先通知警察到書店門口守衛，免得購書的人爭先恐後打起架來，也是因爲他書內大脚色全是流浪漢，Pickwick 俱樂部那四位會員和他們週遊中所遇的人們，「雙城記」中的 Carton 等等全是第一等的流浪漢。儒林外史的杜少卿，水滸的魯智深，紅樓夢的柳二郎，老殘遊記的補殘老是深深地刻在讀者的心上，變成模範的流浪漢。

流浪漢自己一生快活，并且憑空地佈下快樂的空氣，叫人們看到他們也會高興起來，說不出地喜歡他們，難怪有人說「自然創造我們時候，我們個個都是流浪漢，是這俗世把我們弄成個講究體面的規矩人。」在這點我要學着盧騷，高呼「返于自然。」無論如何，在這麻木不仁的中國，流浪漢精神是一服極好的興奮劑，最需要的強心針。就是把什麼國家，什麼民族一筆勾銷，我們也希望能夠過個有趣味的一生，不像現在這樣天天同不好不壞，不進不退的先生們敷衍。寫到這裏，忽然記起東坡一首西江月，覺得很能道出流浪漢的三昧，就抄出做個結論罷！

照野瀰瀰淺浪，
橫空隱隱層霄，
障泥未解玉驄驕，
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風月，
莫教踏碎瓊瑤，
解鞍攲枕綠楊橋，
杜宇一聲春曉。

「頃在黃州，春夜行蘄水中，過酒家，飲酒醉。乘月至一溪橋上，解鞍曲肱，醉臥少休。及覺已曉，亂山攢擁，流水鏘鏘，疑非塵世也。書此語橋柱上」。

（十八年除夕之前二日于福州）

「春朝」一刻值千金（懶惰漢的懶惰想頭之一）

梁遇春

十年來，求師訪友，足跡走遍天涯，回想起來給我最大益處的却是「遲起」，因爲我現在腦子裏所有些聰明的想頭，靈活的意思多半是早上嬾洋洋地賴在床上想出來的。我眞應該寫幾句話讚美牠一番，同時還可以告訴有志的人們一點遲起藝術的門徑。談起藝術，我雖然是門外漢，不過對於遲起這門藝術到可說是一位行家，因爲我既具有明察秋毫的批評能力，又帶了甘苦備嘗的實踐精神。我天天總是在可能範圍之內，儘量地滯在床

上——那是我們的神廟——看着射在被上的日光，暗笑四圍人們無謂的匆忙，回味前夜的癡夢——那是比做夢還有意思的事，——細想遲起的好處，唯我獨尊地躺着，東倒西傾的小房立刻變做一座快樂的皇宮。

詩人畫家爲着要追求自己的幻夢，實現自己的癡願，寧可犧牲一切物質的快樂，受盡親朋的詬罵，他們從藝術裏能夠得到無窮的安慰，那是他們眞實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對於他們反變成一個空虛。遲起藝術家也具有同等的精神。區區雖然不是一個遲起大師，但是對於本行藝術的確有無限的熱忱——藝術家的狂熱。所以讓我拿自己做個例子能。當我是個小孩時候，我的生活由家庭替我安排，毫無藝術的自覺，早上六點就起來了。後來到北方念書去，北方的天氣是培養遲起最好的沃土，許多同學又都是程度很高的遲起藝術專家，於是絕好的環境同朋輩的切磋使我領略到遲起的深味，我的忠於藝術的熱度也一天一天地增高。暑假年假回家時期，總在全家人吃完了早飯之後，我纔敢動起床的念頭。老父常常對我說清晨新鮮空氣的好處，母親有時提到重溫稀飯的麻煩，慈愛的祖母也屢次向我姑母說「早起三日當一工」（我的姑母老是起得很早的），我雖然萬分不願意失去大人們的歡心，但是爲着忠於藝術的緣故，居然甘心得罪老人家。後來老人家知道我是無可救藥的，反動了憐惜的心腸，他們早上九點鐘時候走過我的房門前還是用着足尖；人們溫情地放縱我們的弱點是最容易刺動我們麻木的良心，但是我總捨不得遺棄了心愛的藝術，所以還是懊悔地照樣地高臥。在大學裏，有幾位道貌岸然的教授對於遲到學生總是白眼相待，我不幸得很，老做他們白眼的鵠的，也曾好幾次下個決心早起，免得一進教室的門，就受兩句冷諷，可是一年一年地過去，我足足受了四年的白眼待遇，裏頭的苦處是別人想不出來的。有一年寒假住在親戚家裏，他們晚飯的時間是很早的，所以一醒來，腹裏就咕隆地響着，我却按下餓腸，故意想出許多有趣事情，使自己忘却了肚餓，有時餓出汗來，還是堅持着非到十時是不起來的，對於藝術我是多麼忠實，情願犧牲。枵腹做詩的愛侖波。眞可說是我的同志。後來入世謀生，自照會忽略了藝術的追求；不過我還是儘量地保留一向的熱誠，雖照已經是夠墮落了。想起我個人因爲遲起所受的許多說不出的苦痛，我深

深相信遲起是一門藝術，因爲只有藝術纔會這樣帶累人，也只有藝術家纔肯這樣不變初衷地往前犧牲一切。

但是從遲起我也得到不少的安慰，總夠補償我種種的苦痛。遲起給我最大的好處是我沒有一天不是很快樂地開頭的。我天天起來總是心滿意足的，覺得我們住的世界無日不是春天，無處不是樂園。當我神怡氣舒地躺着時候，我常常記起勃浪寧的詩：「上帝在上，萬物各得其所。」（魚游水裏，鳥棲樹枝，我臥床上。）人生是短促的，可是若使我們有過光榮的青春，我們的一生就不能算是虛度，我們的殘年很可以傍着火爐，曬着太陽在回憶裏過日子。同樣地一天的光陰是很短促的，可是若使我們有過光榮的早上（一半時間化在床上的早晨！）我們這一天就不能說是白丟了，我們其餘時間可以用在追憶清早的幸福；我們青年時期若使是欣歡的結晶，我們的餘生一定不會很淒涼的，青春的快樂是有影子留下的，那影子好似帶了魔力，慘淡的老年給牠一照，也呈出和藹慈祥的光輝。我們一天裏也是一樣的，人們不是常說：一件事情好好地開頭，就是已經成功一半了；那麼賞心悅意的早晨是一天快樂的先導。遲起不單是使我天天快活地開頭，還叫我們每夜高興地結束這個日子；我們夜夜去睡時候，心裏就預料到明早遲起的快樂——預料中的快樂是比當時的享受，味還長得多——這樣子我們一天的始終都是給生機活潑的快樂空氣團住，這個可愛的昇平景象却是遲起一手做成的。

遲起不僅是能夠給我們這甜蜜的空氣，牠還能夠打破我們結結實實的苦悶。人生最大的愁憂是生活的單調。悲劇是很熱鬧的，怪有趣的，只有那不生不死的機械式生活纔是最無聊賴的。遲起眞是唯一的救濟方法。你若使感到生活的沉悶，那麼請你多睡半鐘點（最好是一點鐘），你起來一定覺得許多要幹的事情沒有時間做了，那麼是非忙不可——「忙」是進到快樂宮的金鑰，尤其那自己找來的忙碌。忙是人們體力發洩最好的法子，亞里士多德不是說過人的快樂是生於能力變成效率的暢適。我常常在辦公時間五分鐘以前起床，那時候洗臉拭牙進早餐，都要現最快的速度完成，全變做最浪漫的舉動，當牙膏四濺，臉水橫飛，一手拿着頭梳，對着鏡子，一面吃麵包時節，誰會說人生是沒有趣味呢？而且當時只怕過了時間，心中充滿了冒險的情緒。這些暗

地曉得不礙事的冒險與奮是頂可愛的東西，尤其是對於我們這班不敢眞眞履險的懦夫。我喜歡北方的狂風，因爲當我們衝着黃沙望前進的時候，我們彷彿是斬將先登，衝鋒陷陣的健兒，跟自然的大力肉搏，這是多麼可歌可泣的壯舉，同時除開耳孔鼻孔塞點沙土外，絲毫危險也沒有，不管那時是怎地像煞有介事樣子。冒險的嗜好那個人沒有，不過我們膽小，不願白丟了生命，仁愛的上帝，因此給我們捲地蔽天的括風，做我們安穩冒險的材料。住在江南的可憐蟲，找不到這一天賜的機會，只得英雄做時勢，遲些起來，自己創造機會。就是放假期間，十時半起床，早餐後抽完了烟，已經十一時過了，一想到今天打算做的事情一件也沒有動手，趕緊忙着起來——天下裏還有比無事忙更有趣味的事嗎？若使你因爲遲起挨到人家的閒話，那最少也可以打破你日常一波不興無聲無臭的生活。我想凡是嘗過生活的深味的人一定會說痛苦比單調灰色生活強得多，因爲痛苦是活的，灰色的生活却是死的象徵。遲起本身好似是很懶惰的，但是牠能夠給我們最大的活氣，使我們的生活跳動生姿；世上最懶惰不過的人們是那般黎明即起，老早把事做好，坐着呆呆地打呵欠的人們。遲起所有的這許多安慰，除開藝術，我們那裏還找得出來呢？許多人現在還不明白遲起的好處，這也可以證明遲起是一種藝術，因爲只有藝術人們纔會這樣地不去睬牠。

現在春天到了，「春宵苦短日高起，」五六點鐘醒來，就可以看見太陽，我們可以醉也似地躺着，一直躺了好幾個鐘頭，靜聽流鶯的巧囀，細看花影的慢移，這眞是遲起的絕好時光。能讓我們天天多躺一會兒罷，別辜負了這一刻千金的「春朝」。

『懶惰漢的懶惰想頭』是當代英國小品文家Jerome K' Jerome 的文集名字 (Idle Thoughts of An Idle Fellow)，集裏所說的都拉閑扯散，瞎三道四的廢話，可是自帶有幽默的深味，好似對於人生有比一般人更微妙的認識同玩味——這或者只是因爲我自己也是懶惰漢，官官相衛，惺惺惜惺惺，那麼也好，就隨牠去罷。「春宵一刻值千金」這句老話，是誰也知道的，我覺得換一個字，就可以做我的題目。連小小二句

題目，都要東抄西襲湊合成的，不肯費心機自己去做一個，這也可以見我的懶惰了。

在副題目底下加了「之一」兩字，自然是指明我還要繼續寫些這類無聊的小品文字，但是什麼時候會寫第二篇，那是連上帝都不敢預言的，我是那麼懶惰，有時晚上想好了意思，第二天起得太早，心中一懊悔，什麼好意思都忘却了。

——以上載春醪集，北新版。

苦　矣！

吳稚暉

太陽下去，星光出來，起床，睡覺，跑路，吃飯，鬧得昏天地黑，不知不覺，又到了星期四。在坤寧宮監視了兩個布偶像，一個穿紅的，據說是皇媽，一個穿綠的，據說是皇奶奶，相對了三個鐘頭，到家已是五點。（皇媽皇奶奶是同站在一起的蒙古警察先生告訴我的）現代評論又催了好幾遍稿子了，要在兩三點鐘內交卷，沒法，報亦不能看，止好寫了。苦矣。

現代評論既許我做東西夾在裏面，我這樣的撒爛污，急火煮米飯的去塞責，他們又不好意思不登，眞是給我白糟了紙幅。苦矣。

不用說咯，寫咯。隨筆扯來，自然又是時事最容易交卷咯。講起時事來，大而無當的，把最闊的人胡亂批評一下，就又動聽，又省事咯。尤其容易，對於最高的闊人，耳朵裏常常聽見，若將道聽塗說，一起穿插起來，字數又必定不少了。但是這麼辦法，那最高的闊人，未免或遭奚落。或受頑笑，豈不平白的又吃虧嗎？做闊人亦就不容易做。苦矣。

目下數到最高的闊人，不消說得，自然是段執政段祺瑞老先生了。有人說：段先生立志革命，中華民國是十三歲的大小孩子，再多革幾次命，亦沒有什麼了不得。但是他老先生是六十歲的老頭兒了，如何經得起劇烈的革命呢？尤其是他的老脾胃太要不得，倘然照目前情形，他嘴巴是革命革命的說得震天響，他自己的老脾胃兒却包圍了他，密勿通風，不許他自由，又經不起那班先意承志的孝子慈孫，捧了他的老脾胃兒，借革命行

惡。所以他那老脾胃兒，簡直再進一步，便上了「朕卽國家」的絕路上去了。如此他老要革命，非先革他自己脾胃兒的命不可。阿唷，六十歲的老翁，要送到醫院去，兜心一刀，革起脾胃的命來，如何使得呢？但是不如此，又怎樣支持得很久呢？苦矣。

況且不用說到根本的脾胃兒上面去，就從平常小事說起來，旁觀的現論，容易着口。當局的事實便殭得很殭。不是仗着老脾胃兒橫衝直衝的過去，就簡直過不去。譬如前天安徽的許多代表去爭倪道烺，大家把倪道烺的劣迹，講了一番，他老心頭是很明白的。但是倪道烺有的是錢，爲他老用的錢，又是雪中送炭，在曹吳已倒之後，運動安徽響應，造成他老的家鄉勢力，撐着面子的，叫他如何忘恩負義呢？所以只好拿起老脾氣，本着向來劈水木頭的精神，硬答道，「倪道烺狠好，安徽軍事非倪道烺不能收拾。」雖大家面面相覷，有些不歡，他的老脾胃兒也就不客氣的不管了。是當時有位不見機的代表，又加上一句說道，「倪道烺打死學生是眞的，他還是通緝的刑事犯，更是不能辨護的。」執政大人不聽猶可，聽見這句話就眞正觸動了他老人家老脾胃兒的眞氣了。他心中必定大怒的要答道，「惟其學生，正是該死，倪道烺多們能幹。」然而到底又說不出口來，止好氣得紫脹了臉，止算沒聽見。大家冷笑的辭別出來，他瞪了眼勉強的答別。苦矣。

他對安徽代表說，「共和是我造的。」這句話雖嫌老實不客氣一點，但終算沒有虛誑，可惜他老沒有想想，他參與着做了造共和的一分子，他自己在那一方面用的力量較多？所以又有人說，段老先生在共和牌子方面，的確也用的助力不少。至于在共和實際方面，可是用的阻力亦不算不多。什麼是共和的阻力呢？就是老官僚傳統的四千年帝王國家的老法寶。段先生一方面把共和的招牌掛起來，一方面保護老官僚及他們的法寶，好像鐵桶一般。幫袁世凱如此，幫他自己亦如此，到如今口說革命，還是如此。說不定段祺瑞式的革命，竟可反把共和的殘存實際，一齊革光，完全讓官僚法寶出來「復辟」。這何異段先生做了法官明明判定一個囚犯準做自由人，實際在他頸上圍了一條鐵鍊，一端繫着一塊四五十斤的石頭，叫他旁在肩上，累贅他一生呢？所以他

老挾了一塊建造共和的老牌子，悍然不肯細細商議，却被洋鬼子，賣國者，獵國獵官者，失風政客，銅臭商人，重重圍裹起來，逼他與共和絕交。齊宣王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恐他老還不能得這樣最後覺悟。則回想兩局圍棋，一卷佛經，頭腦冷靜之時，其心安理得如何？苦矣。

好了，字數也太多了，說來說去，也終是這句腐臭的老話罷了。旁觀常會說的，進了局子，誰也忘了。你算什麼，作此無病之呻，以惹人笑。我說道，我逼住了不能不交卷，所以才信口開河的，也是不由自主的。苦矣。

（十四，一，三○）

亂談幾句

吳稚暉

有人問，「現代評論上載了一封羅志希先生從美國寄回的信，他極說你有能做文學家的材料，不做可惜。並且西瀅先生還加上一個跋尾，可惜你不會寫些過去的革命人物。你可有什麼答復呢？」我說，只是他們今天鬧文學，明天鬧文學，他們自己的確又都是文學家，鬧成了僻。好比吊死鬼，落水鬼一般。恨不得人家都變了吊死鬼，落水鬼，方才舒服。因此不管什麼三七廿一，凡有幾分可以受騙的弱點，便引他進圈套，引他入泥潭。但也不是他們有意，只是自然而然的。記得我三十歲以前，一落筆喜歡撐着些架子。應該四個字的地方，偏用三個字。應該做兩句說的。偏併成一句。應該怎樣，偏要那樣，諸如此類的矯揉造作，弔詭炫弄，人家都說，你是常州人，應該接着惲子居的陽湖派，做他的後勁。這就隱隱要叫我做一個野蠻的文學家。我的確也努力過。然而心上終覺得雕蟲小技，壯士不為。為什麼學劍既不成，一定要學書必成，過那俳優生活，還要將來做那災梨禍棗的害蟲呢？假如有什麼說的話，自己愛說便說，何必有什麼做文章的名詞，存在心頭呢？難道所

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那種狗屁的理由，還會成立麽？我們愛說話，止是計較行遠麽？果然狗口裏會掉象牙出來，也止適宜於一時罷了。那裏來幾千年不變的金科玉律？用了手術（所謂舞文），僥倖行遠，還不像那李耳孔丘之徒，適用了一時，貽害到無窮麽？當時這種盤算，可巧在小書攤上，翻看了一本極平常的書，却觸悟着一個「作文」的祕訣。這本書就叫做「豈有此理」。我止讀他開頭兩句，即不曾看下去。然從此便打破了要做陽湖派古文家的迷夢，說話自由自在得多。不曾屈我做那野蠻文學家，乃我生平之幸。他那開頭兩句，便是「放屁放屁，眞正豈有此理。」用這種精神，才能得言論的眞自由，享言論的眞幸福。專門想做文學家的，天天匠心作意，恰把自己的言論，墮入泥犂地獄。但是我是止管享我的自由幸福，不提防喜笑怒罵，鈍任自然，未免像煞有介事，避免了野蠻文學家，却好像有意冒充文明文學家。因爲之乎者也得熱鬧，野蠻文學家便高垂青眼了。等到的麽呀啦得有勁，文明文學家又會特加賞賛。「閱微草堂」裏的鬼，固愛迷人。土窟大王手下的幽靈，也能拉客。人家偶愛打諢，他們就有什麽「射地耳」「幽默」一類好聽的名詞，勾引他入港。如遇見一個村姑，不幸包裹着小小的脚兒，便有舊式虔婆，稱贊他該做秀女，可以升步步金蓮的貴妃。幸成天足，又有漂亮的密司，勸他着高跟鞋，可以做外交場中的花。其實還止是一個粗頭亂服的毛丫頭，叫他眞上臺盤，還要吃着無數矯揉造作的苦頭，不定果能入格。這就是羅先生等拏文學家來歆動我，要叫我不自量，去上文學家的當。我要不上他們的當，還落得說大話，簡直批評文學家是塔頂上的金葫蘆。有着些擺個樣兒是要的。終究是個廢物，定是不可諱的。縱然今日的文明文學家，把我那種放屁放屁，眞正豈有此理的嚼蛆，也能節取了，許我做文學家。自然比那野蠻文學家，非之乎者也得十足，決不許可，高明了許多。但文學家買幾文一斤呢？「射他耳」及「幽默」，比到「樸茂」，「淵雅」，差別何在呢？做了新人物還是鬧「文學家」，宜乎章行嚴先生在席上答我，說是今日開一個編譯局，乃爲急要，就因爲今日好像嚴友陵那種的文筆，是日少一日了。」呀呀，編譯是爲着書的學問，決不是爲着古的文章。如果爲着文章，何不開個「文選」翻印局呢？爲

什麼要煩勞現在仿古名手，在編譯裏鬧些假古董呢？這無非章先生又學其自己嗜尚之文學，不覺欲人之類我，遂不恤生今返古耳。終之彼含有文學家三字之毒素，也正相等於簇新時髦之「的麼」文學家。並非章先生別有肺腸。充文學家之弊害，你以爲「射他耳」，「幽默」之足尚，我以爲「樸茂」「淵雅」之可貴，腹非白話文，害及普及教育，皆從此多事。故我願奉勸羅章諸位先生，愛「之乎者也」也好，愛「的麼呀啦」也好，「文以載道」是古訓，「放屁放屁，眞正豈有此理」是大眞，取必于嚴友陵的文筆，勸人做文學家，皆大可不必。我願爲沒世無名的小卒。不願做什麼烏烟瘴氣的文學家。我也不配，故落得說大話。

（一五，五，八。）

——以上載吳稚暉近著，北新版。

還鄉記

郁達夫

一

大約是午前四五點鐘的樣子，我的過敏的神經忽而顫動了起來。張開了半隻眼，從枕上舉起非常沈重的頭，半醒半覺的向窗外一望，我只見一層灰白色的雲叢，密布在微明空際，房裏的角上桌下，還有些闇夜的黑影流蕩着，滿屋沈沈，只充滿了睡聲，窗外也沒有舉動的聲息。

「還早哩！」

我的半年來睡眠不足的昏亂的腦經，這樣的忖度了一下，我的有些昏痛的頭顱仍復投上了草枕，睡着了。

第二次醒來，急急的跳出了床，跑到窗前去看跑馬廳的大自鳴鐘的時候 我的心裏忽而起了一陣狂跳。我的模糊的睡眼，雖看不清那大自鳴鐘的時刻，然而我的第六官却已感得了時間的遲暮，八點鐘的快車大約總趕不到了。

天氣不晴也不雨，天上祇浮滿了些不透明的白雲，黃梅時節將過的時候，像這樣的天氣原是很多的。

我一邊跑下樓去匆匆的梳洗，一邊催聽差的起來，問他是什麼時候。因為我的一個鑲金的鋼表，在東京換了酒吃，一個新買的愛而近，去年在北京又被人偷了去，所以現在我祇落得和桃花源裏的鄉老一樣，要知道時刻，只能問問外來的捕魚者「今是何世？」

聽說是七點三刻了，我忽而啣了牙刷，莫明其妙的跑上樓跑下樓的跑了幾次，不消說心中是在懊惱的。忙亂了一陣，後來又仔細想了一想，覺得終究是趕不上八點的早車了，我心地倒漸漸地平靜下去。慢慢的洗完了臉，換了衣服，我就叫聽差的去雇了一乘人力車來，送我上火車站去。

我的故鄉在富春山中，正當清冷的錢塘江的曲處。車到杭州，被要在清流的江上坐兩點鐘的輪船。這輪船有午前午後兩班，午前八點，午後二點，各有一隻同小孩的玩具似的輪船由江干開往桐廬去的。若在上海乘早車動身，則午後四五點鐘，當午睡初醒的時候，我便可到家，與閨中的兒女相見，但是今天已經是不行了。（是陰歷的六月初二）

不能即日回家，我就不得不在杭州過夜，但是羞澀的阮囊，連買半觔黃酒的餘錢也沒有的我的境遇，教我那裏能忍此奢侈。我心裏又發起惱來了。可惡的我的朋友，你們既知道我今天早晨要走，昨夜就不該談到這樣的時候纔回去的。可惡的是我自己，我已決定於今天早晨走，就不該拉住了他們談那些無聊的閑話的。這些也不知是從那裏來的話？這些話也不知有什麼興趣？但是我們幾個人愁眉蹙額的聚首的時候，起先總是默默，後來一句兩句，話題一開，便倦也忘了，愁也丟了，眼睛就放起怖人的光來，有時高笑，有時痛哭，講來講去，去歲今年，還是這幾句話：

『世界眞是奇怪，像這樣輕薄的人，也居然能成中國的偶像的。』

『正唯其輕薄，所以能享盛名。』

『他的著作是什麼東西呀！連抄人家的著書還要抄錯！』

『唉唉！』

『還有××呢！比××更卑鄙，更不通，而他享的名譽反而更大！』

『今天在車上看見那個猶太女子眞好哩！』

『她的屁股正大得愛人。』

『她的臂膊！』

『啊啊！』

『恩斯來的那本彭思生里參拜記，你唸到什麼地方了？』

『三個東部的野人，

三個方正的男子，

他們起了崇高的心願，

想去看看什，瀉，奧夫，歐耳。』

『你眞記得牢！』

像這樣的毫無系統，漫無頭緒的談話，我們不談則已，一談起頭，非要談到傀儡消盡，悲憤洩完的時候不止。唉，可憐有識無產者，這些清淡，這些不平，與你們脆弱的身體，高抗的精神者，究有何補？罷了罷了，還是回頭到正路上去，理點生產罷！

昨天晚上有幾位朋友，也在我這裏，談了些這樣的閑話，我入睡遲了，所以弄得今天趕車不及，不得不在西子湖邊，住宿一宵，我坐在人力車上，孤冷冷的看着上海的清淡的早市，心裏只在怨恨朋友，要使我多破費幾個旅費。

二

人力車到了北站，站上人物蕭條。大約是正在快車開出之後，慢車未發之先，所以現出這沈靜的狀態。我得了閑空，心裏倒生出了一點餘裕來，就在北站構內，閑走了一回，因爲我此番歸去，本來想去看看故鄉的景

狀，能不能容我這零餘者回家高臥，所以我所帶的，只有兩袖清風，一隻空袋，和塡在鞋底裏的幾張鈔票這是我的脾氣，有錢的時候，老把牠們塡在鞋子底裏。一則可以防止扒手，二則因爲我受足了金錢迫害，借此可以滿足我對金錢復仇的心思，有時候我眞有用了全身的氣力，拚死踩踐牠們的舉動——而已，身邊沒有行李，在車站上跑來跑去是非常自由的。

天上的同棉花似的浮雲，一塊一塊的消散開來，有幾處竟現出青蒼的笑靨來了。灰黃無力的陽光，也有幾處看得出來。雖有霏微的海風，一陣陣夾了灰土煤烟，吹到這灰色的車站中間，但是伏天的暑熱，已悄悄的在人的腋下腰間送信來了。啊啊！三伏的暑熱，你們不要來纏擾我這消瘦的行路病者！你們且上富家的深閨裏去，鑽到那些豐肥紅白的腿間乳下去，把她們的香液蒸發些出來罷！我只有這一件半舊的夏衣長衫，若被汗水汚了，明天就沒得更換的呀！

在車站上踏來踏去的走了幾遍，站上的行人，漸漸的多起來了。男的女的，行者送者，面上都堆着滿貯希望的形容，在那裏左旋右轉。但是我——單只是我個人——也無朋友親戚來送我的行，更無愛人女弟，來作我的伴，我的脆弱的心中，又無端的起了萬千的哀感：

『論才論貌，在中國的二萬萬男子中間，我也不一定說是最下流的人，何以我會變成這樣的孤苦的呢！我前世犯了什麼罪來？我生在什麼星的底下？我難道眞沒有享受快樂的資格的麼？

我不能信的，我不能信的。

這樣的一想，我就跑上車站的旁邊入口處去，好像是看見了我認識的一位美妙的女郎來送我回家的樣子。我走到門口，果眞見了幾個穿時樣的白衣裙的女子，剛從人力車下來。其中有一個十七八歲的，戴白色運動軟帽的女學生，手裏提了三個很重的小皮篋，走近了我的身邊。我不知不覺的伸出了一隻手去，想爲她代拿一個皮篋，她站住了脚，放開了黑晶晶的兩隻大眼很詫異的對我看了一眼。

『啊啊！我錯了，我昏了，好妹妹，請你不要動怒，我不是壞人，我不是車站上的小竊，不過我的想像力太強，我把你當作了我的想像中的人物，所以得罪了你，恕我恕我，對不起，對不起，你的兩眼的責罰，是我所甘受的，你卽用了你柔軟的小手，批我一頰，我也是甘受的，我錯了，我昏了。』

我被她的兩眼一看，就同將睡的人受了電擊一樣，立時漲紅了臉，發出了一身冷汗，心裏作了一遍謝罪之辭，縮回了手，低下了頭，匆匆的逃走了。

啊啊！這不是衣錦的還鄉，這不是羅皮康（Rubicon）的南渡，有誰來送我的行，有誰來作我的伴呢！我的空想也未免太不自量了，我避開了那個女學生，逃到了車站大門口的邊上人叢中躲藏的時候，心裏還在跳躍不住。凝神併氣的立了一會，向四邊偸看了幾眼，一種不可捉摸的感情，籠罩上我的全身，我就不得不把我的夏布長衫的小襟拖上面去了。

三

『已經是八點四十五分了。我在這裏躲藏也躲藏不過去的，索性快點去買一張票來上車去罷！但是不行不行，那邊買票的人這樣的多，也許她是在內的，我還是上口頭的那近大門的窗口去買罷！這裏買票的人正少得很呀！』

這樣的打定了主意，我就東探西望的走上那玻璃窗口，去買了一張車票。伏倒了頭，氣喘吁吁的跑進了月台，我方曉得剛纔買的是一張二等票，想想我腳下的餘錢，又想想今晚在杭州不得不付的膳宿費，我心裏忽而清了一清。經濟與戀愛是不能兩立的，剛纔那女學生的事情，也漸漸的被我忘了。

浙江雖是我的父母之邦，但是浙江的知識階級的腐敗，一班教育家政治家對軍人的諂媚，對平民的壓制，以及小政客的婢妾的行爲，無厭的貪婪，平時想起就要使我作嘔。所以我每次回浙江去，總抱了一腔羞嫌的惡

懷，障扇而過杭州，不顧在西子湖頭作半日的勾留。只有這一回到了山窮水盡，我委委頹頹的逃返家中，想仍到我所嫌惡的故土去求一個息壤，投林的倦鳥，返壑的衰狐，當沒有我這樣的懊喪落胆的。啊啊！浪子的還家，只求老父慈兄，不責備我就對了，那裏還有批評故鄉，憎嫌故鄉的心思，我一想到這一次的卑微的心境，覺不覺泫泫的落下淚來了。

我孤伶仃的坐在車裏，看看外面月台上跑來跑去的旅人，和穿黃色制服的挑夫，覺得模糊零亂，他們與我的中間，有這一道冰山隔住的樣子。一面看看車站附近各工廠的高高的煙囱，又覺得我的頭上身邊，都被一層灰色的煙霧包圍在那裏。我深深的呼了一口氣，把車窗打開來看梅雨晴時的空際。天上雖還不能說是晴朗，但一斛晴雲，和幾道光線，是在那裏安慰旅人說：

『雨是不會下了，晴不晴開來，却看你們的運氣罷！』

不多一忽，火車慢慢兒的開了。北站附近的貧民窟，同墳墓似的江北人的船室，污泥的水猪，晒在坍敗的晒臺上的女人的小衣，襪布，勞動者的破爛的衣衫等，一幅一幅的呈到我的眼前來，好像是老天故意把人生的疾苦，編成了這一部有系統的紀錄，來安慰我的樣子。

啊啊，載人離別的你這怪獸！你不終不息的前進，不休不止的前進罷！你且把我的身體，搬到世界盡處去，搬入虛無之境去，一生一世，不要停止，盡是行行，行到世界萬物都化作青煙，你我的存在都變成烏有的時候，那我就感激你不盡了。

由現代的物質文明產生出來的貧苦之景，漸漸的被大自然掩蓋了下去，貧民窟過了，大都會附近之小鎮（Vorstadt）過了，路線的兩岸，只有平綠的田疇，美麗的別業，潔淨的野路，和壯健的農夫。在這調和的盛夏的野景中間，就是在路上行走的那一乘黃色人力車夫，也帶有些浪漫的色彩。他好像是童話裏的人物，並不是因為衣食的原因，却是為了自家的快樂，拉了車在裏行走的樣子。若要在這大自然的微笑中間，指出一件令

人不快的事物來，那就是野草中間橫躺着的棺塚了。窮人的享樂，只有陶醉在大自然懷裏的一刹那。在這一刹那中間，他能把現實的痛苦，忘記得乾乾淨淨，與悠久的天空，廣漠的大地，化而爲一。這是何等的殘虐，何等的惡毒呢！當這樣的地方，這樣的時候，把人生的運命，赤裸裸的指給他看！

我是主張把中國的墳塚，把野外的枯骨，都掘起來付之一炬，或投入汪洋的大海裏去的。

四

過了徐家滙，梵王渡，火車一程一程的進去，車窗外的綠色也一程一程的濃潤起來，啊啊，我自失業以來，同鼠子蚊蟲，蟄居在上海的自由牢獄裏，已經有半年多了。我想不到野外的自然，竟長得如此的清新，郊原的空氣，會釀得如此的爽健的。啊啊，自然呀，大地呀，生生不息的萬物呀，我錯了，我不應該離開了你們，到那穢濁的人海中間去覓食去的。

車過了莘莊，天完全變晴了。兩旁的綠樹枝頭，蟬聲猶如雨降。我側耳聽聽，回想我少年時的景象不置。悠悠的碧落，只留着幾條雲影，在空際作霓裳的雅舞。一道陽光，偏洒在濃綠的樹葉，勻稱的稻秧，和柔軟的青草上面。被黃梅雨盛滿的小溪，奇形的野橋，水車的茅亭，高低的土堆，與紅牆的古廟，潔淨的農場，一幅一幅同電影似的儘在那裏更換。我以車窗作了鏡框，把這些天然的圖畫看得迷醉了，直等火車到松江停住的時候止，我的眼睛竟瞬息也沒有移動。唉，良辰美景奈何天，我在這樣的大自然裏怕已沒有生存的資格了罷，因爲我的腕力，我的精神，都被現代的文明撒下了毒藥，惡化成零，我那裏還有執了耡耜，去和農夫耕作的能力呢！

正直的農夫呀，你們是世界的養育者，是世界的主人公，我情願爲你們作牛作馬，代你們的勞，你們能分一杯麥飯給我麼？

車過了松江，風景又添了一味和平的景色。彎了背在田裏工作的農夫，草原上散放着的羊羣，平橋淺渚，野寺村場，都好像在那裏作會心的微笑。火車飛過一處鄉村的時候，一家泥牆草舍裏忽有幾聲雞唱聲音，傳了出來。草舍的門口有一個赤膊的農夫，吸着烟站在那裏對火車呆看。我看了這些純樸的村景，就不知不覺的叫了起來：

『啊啊！這和平的村落，這和平的村落，我幾年不與你相接了。』

大約是叫得太響了，我的前後的同車者，都對我放起驚異的眼光來。幸而這是慢車。坐二等車的人不多，否則我只能半途跳下車去，去躲避這一次的羞恥了。我被他們看得不耐煩，幷且肚裏也覺得有些餓了，用手向鞋底裏摸了一摸，遲疑了一會，便叫過茶房來，命他爲我搬一客番菜來吃。我動身的時候，脚底下只藏着兩張鈔票。火車票買後，左脚下的一張鈔票已變成了一塊多的找頭，依理而論是不該在車上大吃的。然而愈有錢愈想節省，愈貧窮愈要瞎化，是一般的心理，我此時也起了自暴自棄的念頭：

『橫豎是不夠的，節省這個錢，有什麼意思，還是吃罷！』

一個慾望滿足了的時候，第二個慾望馬上要起來的，我喝了湯，吃了一塊麵包之後，喉嚨覺得乾渴起來，便又起了一種自暴自棄的念頭，率性叫茶房把啤酒汽水拿了兩瓶來。啊啊，危險危險，我右脚下的一張鈔票，已有半張被茶房撕去了。

一邊飲食，一邊我仍在賞玩窗外的水光雲影。在幾個小車站上停了幾次，轟轟的過了幾處鐵橋，等我中餐吃完的時候，火車已經過嘉興驛了。吃了個飽滿，幷且帶了三分醉意，我心裏雖時時想到今晚在杭州的膳宿費，和明天上富陽去的輪船票，不免有些憂鬱，但是以全體的氣慨講來，這時候我却是非常快樂，非常滿足的：

『人生是現在一刻的連續，現在能夠滿足，不就好了麼？一刻之後的事情，又何必去想牠，明天明年的事

情，更可丟在腦後了。一刻之後，誰能保得火車不出軌！誰能保得我不死？罷了罷了，我是滿足得很！哈哈哈哈……』

我心裏這樣的很滿足的在那裏想，我的腳就慢慢的走上車後的眺望台去。因爲我坐的這掛車是最後的一掛，所以站在眺望台上，既可細看野景，又可聽聽鳴蟬，接受些天風。我站在台上，一手捏住鐵欄，一手用了半枝火柴在剔牙齒。涼風一陣陣的吹來，野景一幅幅的過去，我眞覺得太幸福了。

五

我平生感得幸福的時間，總不能長久。一時覺得非常滿足之後，其後必有絕大的悲懷相繼而起。我站在車臺上，在在快樂的時候，忽而在萬綠叢中看見了一幅美滿的家庭團敍圖。一個年約三十一二的壯健的農夫，兩手擎了一個週歲的小孩，在桑樹影下笑樂。一個穿青布衫的與農夫年紀相仿的農婦，笑微微的站在旁邊守着他們。在他們上面晒着的陽光樹影，更把他們的美滿的意情表現得明顯。地上攤着一隻飯籮，一瓶茶，幾隻菜飯碗。這一定是那農婦送來饗她男人的，啊啊，桑間陌上，夫唱婦隨，更有你兩個愛情的結晶，在中間作姻緣的綵帶，你們是何等幸福呀！然而我呢！啊啊我啊？我是一個有妻不能愛，有子不能撫的無能力者，在人生戰鬬場上的慘敗者，現在是在逃亡的途中的行路病者，啊！農夫呀農夫，願你與你的女人和好終身，願你的小孩聰明強健，願你的田穀豐多，願你幸福！你們的災殃，你們的不幸，全交給了我，凡地上一切的苦惱，悲哀，患難，索性由我一人負担了去罷！

我心裏雖這樣的在替他祝福，我的眼淚却連連續續的落了下來。半年以來，因爲失業的原因，在上海流離的苦處，我想起來了。三個月前頭，我的女人和小孩，孤苦零仃的由這條鐵路上經過，蕭蕭索索的回家去的情狀，我也想出來了。啊啊，農家夫婦的幸福，讀書階級的飄零！我女人經過的悲哀的足跡，現在由我一步步的

踐踏過去！若是有情，爭得不哭呢！

四圍的景色，忽而變了，一刻前那樣豐潤華麗的自然的美景，都好像在那裏嘲笑我的樣子：『你囘來了麽？你在外國住了十幾年，學了些什麽囘來？你的能力怎麽不拿些出來讓我們看看？現在你有養老婆兒子的本領麽？哈哈！你讀書學術，到頭來還是歸到鄉間去嚙你祖宗的積聚！』

我俯首看看飛行車輪，看看車輪下的兩條白閃閃的鐵軌和枕木卵石，忽而感得了一種強烈的死的誘惑。我的兩脚抖了起來，踉蹌前進了幾步，又呆呆的俯視了一忽，兩手揑住了鐵欄，我閉着眼睛，咬緊牙齒，在脚尖上用了一道死力，便把身體輕輕的抬跳起來了。

六

啊啊，死的勝利呀！我當時若志氣堅強一點，就早脫離了這煩惱悲苦的世界，此刻好坐在天神 Beatrice 的脚下拈花作微笑了。但是我那一跳，氣力沒有用足。我打開眼睛來看時，大地高天，稻田草地，依舊在火車的四周馳騁，車輪的轢聲，依舊在我的耳裏雷鳴，我的身體却坐在欄杆的上面，絕似病了的鸚鵡，被鎖住在鐵條上待斃的樣子。我看看兩旁的美景，覺得半點鐘以前的稱頌自然美的心境，怎麽也囘復不過來。我以淚眼與硤石的靈山相對，覺得硤西公園後石山上在太陽光下遊玩的幾個男女青年，都是擠我出世界外去的魔鬼。車到了臨平，我再也不能細嘗那荷花世界柳絲鄉的風味。我只覺得青翠的臨平山，將要變成我的埋骨之鄉。筧橋過了，艮山門過了。靈秀的寶叔山，奇兀的北高峯，淸泰門外貫流着的淸淺的溪流，溪流上搖映着的蕭疏的楊柳，野田中交叉的窄路，窄路上的行人，前朝的最大遺物，參差婉繞的城牆，都不能喚起我的興致來。車到了杭州城站，我祇同死刑犯上刑場似的下了月台。一出站內，在青天皎日的底下，看看我兒時所習見的紅牆旅舍，酒館茶樓，和年輕氣銳的生長在都會中的妙年人士，我心裏只是怦怦的亂跳，仰不起頭來。這種幻滅的心

理，若硬要把牠寫出來的時候，我只好用一個譬喻。譬如當青春的年少，我遇着了一位絕世的佳人，她對我本是初戀，我對她也是第一次的破題兒。兩人相攜相挽，同睡同行，春花秋月的過了幾十個良宵。後來我的金錢用盡，女人也另外有了心愛的人兒，她就學了樊素，同春去了。我只得和悲哀孤獨，貧困惱羞，結成伴侶。幾年在各地流浪之餘，我年紀也大了，身體也衰了，披了一身破襤的衣服，仍復回到當時我兩人並肩攜手的故地來。山川草木，星月雲霓，仍不改其美觀。我獨坐湖濱，正在臨流自弔的時候，忽在水面看見了那棄我而去的她的影像。她容貌同幾年前一樣的嬌柔，衣服同幾年前一樣的華麗，項下掛着的一串珍珠，比從前更加添了一層光彩，額上戴着的一圈瑪瑙，比曩時更紅豔得多了。且更有難堪者，回頭來一看，看見了一位文秀閑雅的美少年，站在她的背後，用了兩手在那裏摸弄她的腰背。

啊啊！這一種譬喻，值得什麼？我當時一下車站，對杭州的天地感得的那一種羞慚懊喪，若以言語可以形容的時候，我當時的夏布衫袖，就不會被淚汗濕透了，因爲說得出譬喻得出的悲懷，還不是世上最傷心的事情呀。我慢慢俯了首，離開了剛下車的人羣與爭攬客人的車夫和旅館的招待者，獨行踽踽的進了一家旅館，我的心裏好像有千斤重的一塊鉛石錘在那裏的樣子。

開了一個單房間，洗了一個臉，茶房拿了一張紙來要我寫姓名年歲籍貫職業。我對他呆呆的看了一忽，他好像是疑我不會出過門，不懂這規矩的樣子，所以又仔仔細細的解說了一遍。啊啊，我那裏是不懂規矩，我實在是沒有寫的勇氣喲，我的無名的姓氏，我的故鄉的籍貫，我的職業！啊啊！叫我寫出什麼來。

被他催迫不過，我就提起筆來寫了一個假名，塡上了異鄉人的三字，在職業欄下寫了一個無字。不知不覺我的眼淚竟濮嗒濮嗒的滴了兩滴在那張紙上。茶房也看得奇怪，向紙上看了一看，又問我說：

『先生府上是那裏，請你寫上了罷，職業也要寫的。』

我沒有方法，就把異鄉人三字圈了，寫上朝鮮兩字，在職業之下也圈了一圈，塡了『浮浪』兩字進去。茶

房出去之後，我就關上了房門，倒在床上盡情的暗泣起來了。

七

伏在床上暗泣了一陣，半日來旅行的疲倦，征服了我的心身。在朦朧半覺的中間，我聽見了幾聲咯咯叩門聲。糊糊塗塗的起來開了門，我看見祖母，不言不語的站在門外。天色好像晚了，房裏只是灰黑的辨不清方向。但是奇怪得很，在這灰黑的空氣裏，祖母面上的表情，我却看得清清楚楚。這表情不是悲哀，當然也不是愉樂，只是一種壓人的莊嚴的沈默。我們默默的對坐了幾分鐘，她纔移動了那縐紋很多的嘴說：

『達！你太難了，你何以要這樣的孤潔呢！你看看窗外看！』

我向她指着的方向一望，只見窗下街上黑鬧嘈雜的人叢裏有兩個大火把在那裏燃燒，再仔細一看，火把中間坐着一位木偶。但是奇極怪極。這木偶的面貌，竟完全與我的一個朋友面貌一樣。依這情景看來，大約是賽會了，我回轉頭來正想和祖母說話，房內的電燈拍的響了一聲，放起光來了，茶房站在我的床前，問我晚飯如何？我只呆呆的不答。因為祖母是今年二月裏剛死的，我正在追想夢裏的音容，那邊還有心思回茶房的話哩？

遣茶房走了，我洗了一個面，就默默的走出旅館來。夕陽的殘照，在路旁的層樓屋脊上還看得出來。店頭的燈火，也星星的上了。日暮的空氣，帶着微涼，拂上面來。我在羊市街頭走了幾轉，穿過車站的庭前，踏上清泰門前的草地上去。沈靜的這杭州故郡，自我去國以來，也受了不少的文明的侵害，各處的舊跡，一天一天的被拆毀了。我走到清泰門前，就起了一種懷古之情，走上將拆而猶在的城樓上去。城外一帶楊柳桑樹上的鳴蟬，叫得可憐。牠們的哀吟，一聲聲沁入了我的心脾，我如同海上的浮屍，把我的情感，全部付託了蟬聲，儘做夢似的站在叢殘的城牒上看那西北的浮雲和暮天的急情，一種淡淡的悲哀，把我的全身溶化了。這時候若有幾聲古寺的鐘聲，噹噹的一下一下，或緩或徐的飛傳過來，怕我就要不自覺的從城牆上跳入城濠，把我靈魂和

入晚烟之中，去籠罩着這故都的城市。然而南屏還遠，Curfew今晚上不會鳴了。我獨自一個冷清清地立了許久，看西天祇剩了一線紅雲，把日暮的悲哀嘗了個飽滿，纔慢慢地走下城來。這時候天已黑了，我下城來在路上的亂石上鉤了幾脚，心裏倒起了一種莫明其妙的恐怖。我想想白天在火車上謀自殺的心思和此時的恐怖心一比，就不覺微笑起來，啊啊，自負爲靈長的兩足動物喲，你的感情思想，原只是矛盾的連續呀！說什麼理性？講什麼哲學？

走下了城，踏上清冷的長街，暮色已經瀰漫在市上了。各家的稀淡的燈光，比數刻前增加了一倍勢力。清泰門前街上的行人的影子，一個一個從散射在街上的電燈光裏閃過，現出一種日暮的情調來。天氣雖還不曾大熱，然而有幾家却早把小棹子擺在門前，露天的在那裏吃飯了。我眞成了一個孤獨的異鄉人，光了兩眼，儘在這日暮的長街上行行前進。

我在杭州並非沒有朋友，但是他們或當科長，或任參謀，現在正是非常得意的時候，我若飄然去會，怕我自家的心裏比他們見我之後憎嫌我的心思更要難受。我在滬上，半年來已經飽受了這種冷眼，到了現在，萬一家裏容我，便可回家永住，萬一情狀不佳，便擬自决的時候，我再也犯不着討這些沒趣了。我一邊默想，一邊看看兩旁的店家在電燈下圍桌晚餐的景象，不知不覺兩脚便走入了石牌樓的某中學所在的地方。啊啊，桑田滄海的杭州，旗營改變了，湖濱添了些邪惡的中西人的別墅，但是這一條街，只有這一條街，依舊清清冷冷，和十幾年前我初到杭州考中學的時候一樣。物質文明的幸福，些微也享受不着，現代經濟組織的流毒，却受得很多的我，到了這條黑暗的街上，好像是已經回到了故鄉的樣子，心裏忽感得了一種安泰，大約是興致來了，我就踏進了一家巷口的小酒店裏去買醉去。

八

在灰黑的電燈底下，面朝了街心，靠着一張粗黑的棹子，坐下喝了幾杯高粱，我終覺得醉不成功。我的頭腦，愈喝酒愈加明晰，對於我現在的境遇反而愈加自覺起來了。我放下酒杯，兩手托着了頭，呆呆的向灰闇的空中凝視了一會，忽而有一種鬱沈的哀音夾在黑暗的空氣裏，漸漸的從遠處傳了過來。這哀音有使人一步一步在感情中沈沒下去的魔力，可說是中國管絃樂的代表了。過了幾分鐘，這哀音的發動者漸漸的走近我的身邊，我纔辨出了胡琴與砰擊磁器的諧音來。啊啊！你們原來是流浪的聲樂家，在這半開化的杭州城裏想賣藝糊口的可憐蟲！

他們二三人的瘦長的清影，和後面跟着看的幾個小孩，在酒館前頭掠過了。那一種淒楚的諧音，也一步一步的幽咽了，聽不見了。我心裏忽起了一種絕大的渴念，想追上他們，去飽嘗一回哀音的美味，付清了酒賬，我就走出店來，在黑暗中追趕上去。但是他們的幾個人，不知走上了什麼方向，我拚死的追尋，終究尋他們不着。唉，這曇花的一現，難道是我的幻覺麼？難道是上帝顯示給我的未來的預言麼？但是那悠揚沈鬱的弦音和磁盤砰擊的聲響，還繚繞在我的心中。我在行人稀少的黑闇的街上東奔西走的追尋了一會，沒有方法，就從豐樂橋直街走到湖邊上去。

湖上沒有月華，湖濱的幾家茶樓旅館，也只有幾點清冷的電燈，在那裏放淡薄的微光，寬闊的馬路上，行人也寥落得很。我橫過了湖塍馬路，在湖邊上立了許久。湖的三面，只有沈沈的山影，山腰山脚的別莊裏，有幾點微明的燈火，要靜看才看得出來。幾顆淡淡的星光，倒映在湖裏，微風吹來，湖裏起了幾聲豁豁的浪聲。四邊靜極了。我把一枝吸盡的紙烟頭丟入湖裏，啾的響了一聲，紙煙的火就息了。我被這一種靜寂的空氣壓迫不過，就放大了喉嚨，對湖心噢噢的發了一聲長嘯，我的胸中覺得舒暢了許多。沿湖的向西走了一段，我忽在樹蔭下椅子上，發見了一對青年男女。他和她的態度太無忌憚了，我心裏忽起了一種不快之感，把剛纔長嘯之後的暢懷消盡了。

啊啊！青年的男女喲！享受青春，原是你們的特權，也是我平時的主張。但是但是他們在不幸的孤獨者前頭，總應該謙遜一點，方能完全你們的愛情的美處。你們且牢牢記着罷！對了貧兒，不要把你們的珍珠寶物給他看，因爲貧兒看了，愈要覺得他自家貧困的呀！

我從人家睡盡的街上，走回城站附近的旅館裏來的時候，已經是深夜了。解衣上床，躺了一會，終覺得睡不着。我就點上一支紙烟，一邊吸着，一邊在看帳頂。在沈悶的旅舍夜半的空氣裏，我忽而聽見一陣淸脆的女人聲音，和門外的茶房，在那裏說話。

『來哉來哉！噢喲，等得諾（你）半業（日）嗒哉！』這是輕佻的茶房的聲音。

『是那一位叫的？』

啊啊！這一定是土娼了！

『你（念）三號裏！』

『你同我去呵！』

『噢喲，根（今）朝諾（你）個（的）面孔眞白嗒！』

茶房領了她從我門口走過，開入間壁念三號房裏去。

『好哉，好哉！活菩薩來哉！』

茶房領到之後，就關上門走下樓去了。

『請坐。』

『不要客氣！先生府上是那裏？』

『阿拉（我）寧波。』

『到杭州來耍子兒的麼？』

『來宵（燒）香個。』

『一個人麽？』

『阿拉邑個寧（人）。京（今）教（朝）體（天）氣軋業（熱），查拉（為什麽）勿赤膊？』

『舍話語！』

『諾（你）勿脫，阿拉要不（替）諾脫哉。』

『不要動手，不要動手！』

『囘（還）樸（怕）倒霉索啦？』

『不要動手，不要動手！我自家來解罷。』

『阿拉要摸一摸！』

吃吃的竊笑聲，床壁的震動聲。

啊啊！本來是神經衰弱的我，即在極安靜的地方，尙且有時睡不着覺，那裏還經得起這樣淫蕩的吵鬧呢！北京的浙江大老諸君呀，聽說杭州有人倡設公娼的時候，你們竭力的反對，你們難道還不曉得你們的子女姊妹在幹這種營業，而在擾亂及貧苦的旅人麽？盤踞在當道，只知敲剝百姓的浙江的長官呀！你們若只知聚斂，不知濟貧，怕你們的妻妾，也要為快樂的原因，學她們的妙技了。唉唉！邑有流亡愧俸錢，你們曾聽人說過這句詩否！

九

我睡在床上，被間壁的淫聲挑撥得不能合眼，沒有方法，只能起來上街去閑步。這時候大約是後半夜的一二點鐘的樣子，上海的夜車早已到着，羊市街福緣巷的旅店。都已關門睡了。街上除了幾乘散亂停住的人力車

外，只有幾個敝衣凶貌的罪惡的子孫在灰色的空氣裏闊步。我一邊走一邊想起了留學時代在異國的首都裏每晚每晚的夜行，把當時的情狀與現在在這中國的死滅的都會裏這樣的流離的狀態一對照，覺得我的青春，我的希望，我的生活，都已成了過去的雲烟，現在的我和將來的我只剩得極微細的一些兒現實味，我覺得自家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個幽靈了。我用手向身上摸了一摸，覺得指頭觸着了一種極粗的夏布材料，又向臉上用了力摘了一把，神經感得了一種痛苦。

『還好還好，我還活在這裏，我還不是幽靈，我還有知覺哩！』

這樣的一想，我立時把一刻前的思想打消，却好脚也正走到了拐角頭的一家飯館前了。在四鄰已經睡寂的這深更夜半，只有這一家店同睡相不好的人的嘴似的空空洞洞的開在那裏。我晚上不曾吃過什麼，一見了這家店裏的鍋子爐灶，便覺得饑餓起來，所以就馬上踏了進去。

喝了半斤黃酒，吃了一碗麵，到付錢的時候，我又痛悔起來了。我從上海出發的時候，本來只有五元錢的兩張鈔票。坐二等車已經是不該的了，況又在車上大吃了一場。此時付過了酒麵錢外，只剩得一元幾角餘錢，明天付過旅館宿費，付過早飯賬，付過從城站到江干的黃包車錢，那裏還有錢贖買輪船票呢？我急得沒有方法，就在靜寂黑暗的街巷裏亂跑了一陣，我的身體，不知不覺又被兩脚搬到了西湖邊上。湖上的靜默的空氣，比前半夜，更增加了一層神祕的嚴肅。遊戲場也已經散了，馬路上除了拐角頭邊上的沒有車夫看見的幾乘人力車外，生動的物事一個也沒有。我走上了環湖馬路，在一家往時也曾投宿過的大旅館的窗下立了許久。看看四邊沒有人影，我心裏忽然來了一種惡魘的誘惑。

『破窗進去罷，去撮取幾個錢來罷！』

我用了心裏的手，把那扇半掩的窗門輕輕地推開，把窗門外的鐵杆，細心地拆去了二三枝，從牆上一踏，我就進了那間屋子。我的心眼，看見床前白帳子下擺着一雙白花緞的女鞋，衣架上掛着一件纖巧的白華紗絲

衫，和一條黑紗裙。我把洗面臺的抽斗輕輕抽開，裏邊在一個小小兒的粉盒和一把白象牙骨摺扇的旁邊，橫躺着一個沿口有光亮的鑽珠綻着的女人用的口袋。我向床上看了幾次，便把那口袋拿了，走到窗前，心裏起了一種憐惜羞悔的心思，又走回去，把口袋放歸原處。站了一忽，看看那狹長的女鞋，心裏忽又起了一種異想，就伏倒去把一隻鞋子拿在手裏。我把這雙女鞋聞了一回，玩了一回，最後又起了一種慘忍的決心，索性把口袋鞋子一齊拿了，跳出窗來。我幻想到了這裏，忽然回復了我的意識，面上就立時變得緋紅，額上也鑽出了許多珠汗。我眼睛眩暈了一陣，我就急急的跑回城站的旅館來了。

十

奔回到旅館裏，打開了門，在床上靜靜的躺了一忽，我的興奮，漸漸地鎮靜了下去。間壁的兩位幸福者也好像各已倦了，只有幾聲短促的鼾聲和時時從半睡狀態裏漏出來的一聲二聲的低幽的夢話，擊動我的耳膜。我經了這一番心裏的冒險，神經也已倦竭，不多一會，兩隻眼包皮就也沈沈的蓋下來了。

一睡醒來，我沒有下床，便放大了喉嚨，高叫茶房，問他是什麼時候。

『十點鐘哉，鮮散（先生）！』

啊啊！我記得接到我祖母的病電的時候，心裏還沒有聽見這一句回話時的惱亂！即趁早班輪船回去，我的經濟，已難應付，那裏還禁得在杭州時留半日呢？況且下午二點鐘開的輪船是快班，價錢比早班要貴一倍。我沒有方法，把脚在床上蹬踢了一回，只得悻悻地起來洗面。用了許多憤激之辭，對茶房發了一回脾氣，我就付了宿費，出了旅館從羊市街慢慢的走出城來。這時候我所有的財產全部，除了一個瘦黃的身體之外，就是一件半舊的夏布長衫，一套白洋紗的小衫褲，一雙線襪，兩隻半破的白皮鞋和八角小洋。

太陽已經昇上了中天，光線直射在我的背上。大約是因爲我的身體不好，走不上半里路，全身的枯汗竟流

得比平時更多一倍。我看看街上的行人，和兩旁的住屋中的男女，覺得他們都很滿足的在那裏享樂他們的生活，好像不曉得憂愁是何物的樣子。背後忽而起了一陣鈴響，來了一乘包車，車夫向我罵了幾句，跑過去了，我只看見了一個坐在車上穿白紗長衫的少年紳士的背形，和車夫的在那裏跑的兩隻光腿。我慢慢的走了一段，背後又起了一陣車夫的威脅聲，我讓開了路，回轉頭來一看，看見了三步人力車，載着三個很純樸的女學生，兩腿中間各夾着些白皮箱鋪蓋之類，在那裏向我衝來。她們大約是放了暑假趕回家去的。我此時心裏起了一種悲憤，把平時祝福善人的心地忘了，却用了憎惡的眼睛，狠狠的對那些威脅我的人力車夫看了幾眼。啊啊，我外面的態度雖則如此凶惡，但一邊我却在默默的原諒他們的呀！

『你們這些可憐的走獸，可憐你們平時也和我一樣，不能和那些年輕的女性接觸。這也難怪你們的，難怪你們這樣的亂衝，這樣的興高彩烈的。這幾個女性的身體上豈不是載在你們的車上麼？她們的白嫩的肉體上豈不有一種電氣傳到你們的身上來的麼。

雖則原因不同，動機卑微，但是你們的汗，豈不是爲了這幾個女性的肉體而流的麼？啊啊，我若有氣力，也願跟了你們去典一乘車來，專拉這樣的如花少女。我更願意拚死的馳驅，消盡我的精力。我更願意不受她們的金錢酬報。』

走出了鳳山門，站住了脚，默默的回頭來看了一眼，我的眼角忽然湧出了兩顆珠露來！

『珍重珍重，杭州的城市！我此番回家，若不馬上出來，大約總要在故鄉永住了，我們的再見，知在何日？萬一情狀不佳，故鄉父老不容我在鄉閒終老，我也許到嚴子陵的釣石磯頭，去尋我的歸宿的，我這一瞥，或將成了你我的最後的訣別。我到此刻，纔知道我胸中實在痛愛你的明媚的湖山，不過盤踞在你的地上的那些野心狠子，不得不使我怨你恨你而已。啊啊，珍重珍重，杭州的城市！我若在波中淹沒的時候，最後映到我的心眼上來的，也許是我兒時親睦的你的媚秀的湖山罷！』

（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日）

還鄉後記

郁達夫

『風俱煙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隔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冷冷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鳶飛戾天者，望峯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疏條交映，有時見日。

吳均』

一

Ou peut-on etre mieux quau sein desa famille?

『法國的歌』

『比在家庭的懷抱裏覺得更好的地方，是什麼地方？』像這樣這地方，當然是沒有的，法國的這一句古歌，實在是把人情世態道盡了。

當微雨瀟瀟之夜，你若身眠古驛，看看蕭條的四壁，看看一點欲盡的寒燈，倘不想起家庭的人，這人便是沒有心腸者，任牠草堆也好，破窰也好，你兒時放搖籃的地方，便是你死後最好的葬身之所呀！我們在客裏臥病的時候，每每想及家鄉，就是這事的明證。

我空拳隻手的奔回家去。到了杭州，又把路費用盡，在赤日的底下，在車行的道上，我就不得不步行出城。緩步當車，說起來倒是好聽，但是在二十四紀的墮落的文明裏，沈淪過的我，貧賤多驕，喜張虛勢，更是以享樂爲主義的我，那裏能夠安貧守分，蹀躞泥中呢！

這一天是陰歷的六月初三，天氣倒好得很。但是炎炎的赤日，只能助長有錢有勢的人的納涼佳興，與我這行路病者，却是絲毫無補的！我慢慢的出了鳳山門，立在城河橋上，一邊用了我那半舊的夏布長衫襟袖，揩拭汗水，一邊回頭來看看杭州的城市，與杭州城上蓋着的青天和城牆界上的一排山嶺，眞有萬千的感慨，橫亙在胸中。預言者自古不爲其故鄉所容，我今朝却只能對了故里的丘山，求最後的廕庇，五柳先生的心事，痛可知了。

啊啊！親愛的諸君，請你們不要誤會，我並非是以預言者自命的人，不過說我流離顚沛，却是與預言者的境遇相同，社會錯把我作了天才待遇罷了。即使羅秀才能行破石飛鷄的奇蹟，然而他的品格，豈不和飄泊在歐洲大陸，猖狂乞食的其泊西(gipsy)一樣麼？

我勉強走到了江干，腹中饑餓得很了。回故鄉去的早班輪船，當然已經開出，等下午的快船出發，還有三個鐘頭。我在雜亂窄狹的南星橋市上飄流了一會，在靠江的一條冷清的夾道裏找出了一家坍敗的飯館來。飯店的房屋的骨格，同我的胸腔一樣，肋骨一條一條數得出來。幸虧還有左側的一根木椽，從隣家牆上，橫着支住在那裏，否則怕去秋的潮汛，早好把牠拉入江心，作伍子胥的燒飯柴火了。店裏的幾張板櫈桌子，都積滿了灰塵油膩，好像是前世紀的遺物。賬櫃上坐着一個四十內外的女人，在那裏做鞋子。灰色的店裏，並沒有什麼生動的氣象，只有在門口柱上貼着的一張「安寓客商」的塵蒙的紅紙，還有些微現世的感覺。我因爲脚下的錢已快完，不能更向熱鬧的街心去尋輝煌的菜館，所以就慢慢的踱了進去。

啊啊，物以類聚！你這短翼差池的飯館，你若是二足的走獸，我正好和你分庭抗禮結爲兄弟了。

二

假使天公下一陣微雨，把錢塘江兩岸的風景，罩得煙雨糢糊，把江邊的泥路，浸得汙濁難行，那麼這時候

江干的旅客，必要減去一半，那麼我乘船歸去，至少可以少遇見幾個曉得我的身世的同鄉；即使旅客不因之而減少，只教天上有暗淡的愁雲瀉着，階前屋外有雨滴的聲音，那麼圍繞在在我周圍的空氣和自然的景物，總要比現在更帶有陰慘的色彩，總要比現在和我的心境更加相符。若希望再奢一點，我此刻更想有一具黑漆棺木在我的旁邊。最好是秋風涼冷的九十月之交，葉落的林中，陰森的江上，不斷地篩着渺濛的秋雨。我在凋殘的蘆葦裏，雇了一葉扁舟，當日暮的時候，送靈柩回去。小船上除舟子而外，不要有第二個人。棺裏臥着的，若不是和我寢處追隨的一個年少婦人，至少也須是一個我的至親骨肉。我在灰闇微明的黃昏江上，雨聲淅瀝的蘆葦叢中，赤了足，張了油紙雨傘，提了一張燈籠，摸上船頭上去焚化紙帛。

我坐在靠江的一張破桌子上，等那櫃上的婦人下來替我炒蛋炒飯的時候，看看西興對岸的青山綠樹，看看江上的浩蕩波光，又看看在江邊沙渚的晴天赤日下來往的帆檣肩輿和舟子牛車，心裏忽起了一種怨恨天帝的心思。我怨恨了一陣，癡想了一陣，就把我的心願，原原本本的排演了出來。我一邊在那裏焚化紙帛，一邊對棺裏的人說：

『Jeanne! 我們要回去了，我們要開船了！怕有野鬼來麻煩你，你就拿這一點紙帛送給他們罷！你可要飯吃？你可安穩？你可是傷心？你不要怕，我在這裏，我什麼地方也不去了，我在你的邊上。……』

我幽幽講的到最後一句，咽喉就塞住了。我在座上拱了兩手，把頭伏了下去，兩面頰上，只感着一道熱氣。我重新把我所欲愛的女人，一個一個想了出來，見她們閃着口眼，冰冷的直臥在我的前頭。我覺得隱忍不住了，竟任情的放了一聲哭聲。那個在爐灶上的婦人，以為我在催她的飯，她就同哄小孩子似的用了柔和的聲氣說：

『好了好了！就快好了，請再等一忽兒！』

啊啊！我又想起來了，我又想起來了，年幼的時候，當我哭泣的時候，祖母母親哄我的那一種聲氣！

『已故的老祖母，倚閭的老母親！你們的不肖的兒孫，現在正落魄了在江干等囘故里的船呀！』

我在自己製成的傷心的淚海裏游泳了一會，那婦人捧了一碗湯，一碗炒飯，擺到我的面前來。我仰起頭來對她一看，她倒驚了一跳。對我呆看了一眼，她就去絞了一塊手巾遞給我，叫我擦一擦面。我對了這半老婦人的殷勤，心裏說不出的只在感謝。幾日來因爲睡眠不足，營養不良的緣故，已經是非常感情衰弱，動着就要流淚的我，對她的這一種感謝，也變成了兩行清淚，噗嗒的滴下腮來。她看了這種情形，就問我說：

『客人，你可是遇見了壞人了麼？』

我搖一搖頭，勉強的對她笑了一臉，什麼話也不能囘答。她呆呆的立了一囘，看我不能講話，就留了一句

「飯不夠，再好炒的」。

安慰我的話，走向她的櫃上去了。

三

我吃完了飯，付了她二角銀角子，把找囘來的八九個銅子，也送給了她，她却搖着頭說：

『客人，你是趕船的麼？船上要用錢的地方多得很哩，這幾個銅子你收着用罷！』

我以爲她怪我吝嗇，只給她幾個銅子的小賬，所以又摸了兩角銀角子出來給她。她却睜大了眼睛對我說：

『咿咿！這算什麼？這算什麼？』

她硬不肯受，我纔知道了她的眞意，所以說：

『但是無論如何，我總要給你幾個小賬的。』

她又推了一囘，纔收了三個銅子說：

「小賬已經有了。」

啊啊，我自回中國以來，遇見的都是些卑汚貪暴的野心狠子，我萬萬想不到在澆薄的杭州城外，有這樣的一個眞誠的婦人的。婦人呀婦人，你的坍敗的屋椽，你的凋零的店舖，大約就是你的眞誠的結果，社會對你的報酬！啊啊，我眞恨我沒有黃金十萬，爲你建造一家華麗的酒樓。

『再會再會！』

『順風順風！船上要小心一點。』

『謝謝！』

我受婦人的憐惜，我可算平生的第一次。

我出了飯館，從太陽晒着的冷靜的這條夾道，走上輪船公司的那條大街上去。大約是將近午飯的時候了，街上的行人，比曩時少了許多。我走到輪船公司門口，向窗裏一看，見賬房內有五六個男子圍了桌子，赤了膊在那裏說笑吃飯。賣票的窗前的屋裏，在角頭椅上，只坐着兩個鄉下人，在那裏等候，從他們的衣服態度上看來，他們必是臨浦蕭山的農民，也不知他們有什麼心事，他們的眉毛却蹙得緊緊的。

我走近了他們，在他們旁邊坐下之後，兩人中間的一個看了我一眼，問我說：

『鮮散（先生）！到臨浦厭辦（烟篷）幾個臉（錢）！』

『我也不知道，大約是一二角角子罷。』

『喏（你）到啥地方起（去）咯！』

『我上富陽去的。』

『哎（我們）是爲得打官司到杭州來咯。』

我並不問他，他却把這一回因爲一個學堂裏出身的先生告了他的狀，不得不到杭州來的事情對我詳細的訴說了：

『哎眞勿要打官司啦！⿰犭齊煞（現在）田裏已（又）忙，寧（人）也走勿開、眞眞苦煞哉啦！渶（那）個學堂裏個（的）鮮散，心也脫凶哉，哎請啦寧剛（講）過好兩遍，情願拿出八十塊洋鈿不（給）其（他），其（他）要哎百念塊。嗜看，⿰犭齊煞五荒六月，教哎啥地方去變出一百念塊洋鈿來呢！』

他說着似乎是很傷心的樣子。

『唉唉！你這老實的農民，我若有錢，我就給你一百二十塊錢救你出險了。但是

Thou's met me in an evil hour;

……………………………………………………

To sp.re thee now is past my power,

……………………………………………………』

我心裏這樣的一想，又重新起了一陣身世之悲。他看我默默的不語，便也住了口，仍復沉入悲愁的境裏去了。

四

我坐在輪船公司的那隻角上，默默的與那農民相對，耳裏斷斷續續的聽了些在賬房裏吃飯的人的笑語，只覺得一陣一陣的哀心隱痛，絕似臨盆的孕婦，要產產不出來的樣子。

杭州城外，自閘口至南星，綿江干一帶，本是我舊遊之地，我記得沒有去國之先，在岸邊花艇裏，金尊檀板，也曾眼醉過幾場。江上的明月，月下的青山，與越郡的雞酒，佐酒的歌姬，當然依舊在那裏助長人生的樂趣。但是我呢？我身上的變化呢？我的同乾柴似的一雙手裏，只揑了三個兩角的銀角子，在這裏等買船票！

過了一點多鐘，輪船公司的那間屋裏，擠滿了旅人，我因爲怕逢知我的同鄉，只俯了首，默默的坐着不敢吐氣。啊啊，窗外的被陽光晒着的長街，在街上手輕脚健快快活活來往的行人，請你們饒恕我的罪罷，我心裏

眞恨不得去一個炸彈，與你們同歸於盡呀。

跟了那兩個農民，在窗口買了一張烟篷船票，我就走出公司，走上碼頭，走上跳板，走上駁船去。

原來錢塘江岸，淺灘頗多，碼頭下有一排很長的跳板，接在那裏。我跟了衆人，一步一步的從跳板上走到駁船裏去的時候，却看見了一個我自家的影子，斜映在江水裏，慢慢的在那裏前進。等走到跳板盡處，將上駁船的時候，我心裏忽而想起了一段我女人寫給我的信上的話：

『我從來沒有一個人單獨出過門，那天晚上，我對你說的讓我一個人回去的話，原是激於一時的意氣而發，我實不知道抱着一個六個月的孩子的婦人單獨旅行，是如何苦法。那天午後，你送我上車，車開之後，我抱了龍兒，看看車裏坐着的男女，覺得都比我快樂。我又探頭出來，遙向你住着的上海一望，只見了幾家工廠，和屋上排列在那裏的一列烟囱。我對龍兒看了一眼，就不知不覺的湧出了兩滴眼淚。龍兒看了我這樣子，也好像有知識似的對我呆住了。他跳也不跳了。笑也不笑了，默默的儘對我呆看。我看了這種樣子，更覺得傷心難耐，就把我的顏面俯上他的臉去，緊緊的吻了他一回。他呆了一會，就在我的懷裏睡着了。

『火車行行前進，我看看車窗外的野景，忽而想起去年你帶我出來的時候的景象。啊啊！去歲的初秋，你我一路出來上A地去的快樂的旅行，和這一回慘敗了回來的情狀一比，當時的感慨如何，大約是你所能推想得出的。

『在江干的旅館裏過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差茶房送了一個信給住在江干的我的母舅，他就來了。把我的行李送上輪船之後，買了票子，他又來陪我上船去。龍兒硬不要他抱，所以我只能抱着龍兒，跟在他後面，一步一步的走上那駭人的跳板，等跳板走盡的時候，我想把龍兒交給母舅，縱身一跳，跳入錢塘江裏去的。但是仔細一想，在昏夜的揚子江邊還淹不死的我，在白日的這淺渚裏，那裏能達到我的目的？弄得

半死不活，走回家去，反而要被人家笑話，還不如忍着罷。

『我到家以後，這幾天來，簡直還沒有取過飲食，所以也沒有氣力寫信給你，請你諒我。………』

五

啊啊，貧賤夫妻百事哀！我的女人吓，我累你不少了。

我走上了駁船，在船篷下坐定之後，就把三個月前，在上海北站，送我女人回家的事情想了出來。忘記了我的周圍坐着的同行者，忘記了在那裏搖動的駁船，并且忘記了我自家的失意的情壞，我只見清瘦的我的女人抱了我們的營養不良的小孩在火車窗裏，在對我流淚。火車隨着蒸汽機關在那裏前進，她的眼淚瀧滿的蒼白的臉兒，也和車輪合着了拍子，一隱一現的在那裏窺探我。我對她點一點頭，她也對我點一點頭。我對她手招一招，教她等我一忽，她也對我手招一招。我想使盡我的死力，跳上火車去和她做一塊兒，但是心裏又怕跳不上去，要跌下來。我遲疑了許久，看她在窗裏的愁容，漸漸的遠下去，淡下去了，纔抱定了决心，站起來向前面伸出了一隻手去。我攀着了一根鐵幹，聽見了一聲啊啊的衝擊的聲音，縱身向上一跳，覺得雙脚踏在木材板上了。忽有許多嘈雜的人聲，逼上我的耳膜來，並且有幾隻強有力的手，突突的向我背後推打了幾下。我回轉頭來一看，方知是駁船到了輪船身邊，大家在爭先的跳上輪船來，我剛纔所攀着的鐵幹，並不是火車的回欄，我的兩脚也並不是在火車中間，却踏在小輪船的舷上。

我隨了衆人擠到後面的烟篷角上去占了一個位置，靜坐了幾分鐘，把頭腦休息了一下，方纔從剛纔的幻夢狀態裏醒了轉來。

向船外一望，我看見透明的淡藍色的江水，在那裏返射日光，更抬頭起來，望到了對岸，我看見一條黃色的沙灘，一排蒼翠的雜樹，靜靜的躺在午後的陽光裏吐氣。

我彎了腰背孤伶仃的坐了一忽，輪船開了。在聞口停了一停，這一隻同小孩子的玩具似的小輪船就僕獨僕獨的奔向西去。兩岸的樹林沙渚，旋轉了好幾次，江岸的草舍，農夫，和偶然出現的鷄犬小孩，都好像是和平的神話裏的材料，在那裏等赫西奧特（Hesiod）的吟咏似的。

經過了聞家堰。不多一忽，船到了東江嘴，上臨浦義橋的船客，是從此地換入更小的輪船，溯支江而去的。買票前和我坐在一起的那兩個農民，被茶房拉來拉去的拉到了船邊，將換入那隻等在那裏的小輪船去的時候，一個和我講話過的人，忽而囘轉頭來對我看了一眼，我也不知不覺的囘了他一個目禮。啊啊！我眞想跟了他們跳上那隻小輪船去，因爲一個鐘頭的之後，我的輪船就要到富陽了，這囘前去停船的第一個碼頭，就是富陽了，我有什麼面目囘家去見我的衰親，見我的女人和小孩呢？

但是運命註定的最壞的事情，終竟是避不掉的。輪船將近我故里的縣城的時候，我的心臟的鼓動也和輪船的機器一樣，僕獨僕獨的響了起來。等船一靠岸，我就雜在衆人堆裏，披了一身使人眩暈的斜陽，俯着首走上岸來。上岸之後，我走向和囘家的路徑方向相反的一個冷街上的土地廟去坐了二點多鐘。等太陽下山，人家都在吃晚飯的時候，我方乘了夜陰，走上我們家裏的後門去。我傾耳一聽，聽見大家都在庭前晚飯，偶爾傳過來的一聲我女人和母親的說話的聲音，使我按不住的想奔上前去，和她們去說一句話。但我終忍住了。乘後門邊沒有一個人在，我就放大了膽，輕輕推開了門，不聲不響的摸上樓上我的女人的房裏去睡了。

晚上我的女人到房裏來睡的時候，如何的驚惶，我和她如何的對泣，我們如何的又想了許多謀自盡的方法，我在此地不記下來了，因爲怕人家說我是爲欲引起人家的同情的緣故，故意誇張我自家的苦處。

（十二年八月十九日）

以上載雞肋集，北新版。

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

郁達夫

今天的風沙實在太大了，中午吃飯之後，我因爲還要去教書，所以沒有許多工夫，和你談天。我坐在車上，一路的向北走去，沙石飛進了我的眼睛。一直到午後四點鐘止，我的眼睛四周的紅圈，還沒有褪盡，恐怕同學們見了要笑說我，所以於上課堂之先，我從高窗口在日光大風裏把一雙眼睛曝晒了許多時。我今天上你那公寓裏來看了你那一副樣子，覺得什麼話也說不出來。現在我想趁着這大家已經睡寂了的幾點鐘工夫，把我要說的話，寫一點在紙上。

平素不認識的可憐的朋友，或是寫信來，或是親自上我這裏來的，很多很多。我因爲想報答兩位也是我素不認識而對於我却有十二分的同情過的朋友的厚恩起見，總盡我的力量幫助他們。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憐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結果近來弄得我自家連一條棉褲也沒有。這幾天來天氣變得很冷，我老想買一件外套，但終於沒有買成。猶其是使我羞惱的，因爲恰逢此刻，我和同學們所讀的書裏，正有一篇俄國郭哥兒著的嘲弄像我們一類人的小說『外套』。現在我的經濟狀態，比從前並沒有什麼寬裕，從數目上講起來，反而比從前少

因爲現在我不能向家裏去要錢化，每月的教書錢，額面上雖則有五十三加六十四合一百十七塊。但實際上拿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塊——而我的嗜好日深，每月光是烟酒的賬，也要開銷二十多塊。我曾經立過幾次對天的深誓，想把這一筆糜費戒省下來，但愈是沒有錢的時候，愈想喝酒吸煙。向你講這一番苦話，並不是因爲怕你要問我借錢，先事預防，我不過欲以我的身體來做一箇證據，證明目下的中國社會的不合理，以大學校畢業的資格來糊口的你那種見解的錯誤罷了。

引誘你到北京來的，是一箇國立大學畢業的頭銜，你告訴我說，你的心裏，總想在國立大學弄到畢業，畢

業以後至少生計問題總可以解決。現在學校都已考完，你一箇國立大學也進不去，接濟你的資斧的人，又因他自家的地位搖動，無錢寄你，你去投奔你同縣而且帶有親屬的大慈善家H，H不納，窮極無路，只好寫封信給一箇和你素不相識而你也明明知道是和你一樣窮的我，在這時候這樣的狀態之下，你還要口口聲聲的說什麼「大學教育」，「念書」，我眞佩服你的堅忍不拔的雄心。不過佩服雖可佩服，但是你的思想的簡單愚直，也却是一樣的可驚可異。現在你已經是變成了中性，——半去勢的文人了，有許多事情，譬如說高尙一點的，去當土匪，卑微一點的，去拉洋車等事情，你已經是幹不了的了，難道你還嫌不足，還要想穿幾年長袍，做幾篇白話詩，短篇小說，達到你的全去勢的目的麼？大學畢業，大學畢業以後就可以有飯吃，你這一種定理，是那一本書上翻來的？

像你這樣一箇白臉長身，一無依靠的文學青年，即使將麵包和淚吃，勤勤懇懇的在大學窗下住他五六年，難道你拿畢業文憑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會下起珍珠白米的雨來的麼？

現在不要說中國全國，就是在北京的一區裏頭你且去站在十字街頭，看見穿長袍黑馬褂或嗶嘰舊洋服的人，你且試對他們行一箇禮，問他們一箇人要一箇名片來看看，我恐怕你不上大半，就可以積起一大堆的什麼學士，什麼博士來，你若再行一箇禮，問一問他們的職業，我恐怕他們都要紅紅臉說，『兄弟是在這裏找事情的。』他們是什麼？他們都是大學畢業生吓。你能和他一樣的有錢讀書麼？你能和他們一樣的有錢買長袍黑馬褂嗶嘰洋服麼？即使你也和他們一樣的有了讀書買衣服的錢，你能保得住你畢業的時候，事情會來找你麼？

大學畢業生坐汽車，吸大烟，一擲千金的人原是有的。然而他們都是爲新上台的大老經手減價賣職的人，都是大刀鎗在後面援助的人，都是有幾箇什麼長在他們父兄身上的人，再粗一點說，他們至少也都是爬烏龜攢狗洞的人，你要有他們那麼的後援，或他們那麼的烏龜本領，狗本領那麼你就是大學畢業，何嘗不可以吃飯？

我說了這半天，不過想把你的求學讀書，大學畢業的迷夢打破而已。現在爲你計，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

點事情幹幹。然而土匪你是當不了的，洋車你也拉不了的，報館的校對，圖書館的拿書者，家庭教師，看護男，門房，旅館火車菜館的伙記，因爲沒有人可以介紹，你也是當不了的，——我當然是沒有能力替你介紹，——所以最上的上策，於你是不成功的了。其次你就去革命去吧，去製造炸彈去吧！但是革命是不是同割枯草一樣，用了你那裁紙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呢？炸彈是不是可以用了你頭髮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換的襪底裏的腐泥來調合的呢？這些事情，你去問上帝去吧！我也不知道。

比較上可以做得到，並且也不失爲中策的，我看還是弄幾箇旅費，回到湖南你的故土，去找出四五年你不曾見過的老母和你的小妹妹來，第一天相持對哭一天，第二天因爲哭了傷心，可以在床上你的草窠裏睡去一天，既可以休養，又可以省幾粒米下來熬稀粥。第三天以後，你和你的母親妹妹，若沒有衣服穿，不妨三人緊緊的擠在一處，體熱互助的結果，同冬天雪夜的羣羊一樣倒可以使你的老母，不至凍傷，若沒有米吃，你在日中天暖一點的時候，不妨把年老的母親交付給你妹妹的身體烘着，你自己可以上村前村後去掘一點草根樹根來煮湯吃。草根樹根裏也有澱粉，我的祖母未死的時候，常把洪楊亂日，她老人家嘗過的這滋味說給我聽，我所以知道，現在我既沒有餘錢，可以贈你，就把這祕方相傳，作箇我們兩位窮漢，在京華塵土裏相遇的紀念吧！若說草根樹根，也被你們的督軍省長師長議員知事掘完，你無論走往何處再也找不出一塊一截來的時候，那麼你且咽着自家的口水，同唱戲似的把北京的豪富人家的蔬菜，有色有香的說給你的老母親小妹妹聽聽，至少在未死前的一刻半刻鐘中間，你們三箇昏亂的腦子裏，總可以大事鋪張的享樂一回。

但是我聽你說，你的故鄉連年兵燹，房屋田產都已毀盡，老母弱妹，也不知是生是死，五年來音信不通，并且現在回湖南的火車不開，就是有路費也回去不得，何況沒有路費呢？

上策不行，次上中策也不行，現在我爲你實在是沒有什麼法子好想了，不得已我就把兩箇下策來對你講吧！

第一，現在聽說天橋又在招兵，並且聽說取得極寬，上是五十歲的老人起，下至十六七歲的少年止，一律都收，你若應募之後，馬上開赴前敵，打死在租界以外的中國地界，雖然不能說是爲國效忠，也可以算得是爲你的那箇同胞效了命，豈不是比餓死凍死在你那公寓的斗室裏，好得多麼？況且萬一不開往前敵，或雖開往前敵而不打死的時候，只教你能保持你現在的這種純潔的精神，只教你能有如現在想進大學讀書一樣的精神來宣傳你的理想，難保你所屬的一師一旅，不爲你所感化，這是下策的第一箇。

第二，這才是眞眞的下策了！你現在不是祇愁沒有地方住沒有地方吃飯而又苦於沒有勇氣自殺麼？你的沒有能力做土匪，沒有能力拉洋車，是我今天早晨在你公寓裏第一眼看見你的時候，已經曉得。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你還能勝任的，要幹的時候一定是幹得到的。這是什麼事情呢？啊啊，我眞不願意說出來——我並不是怕人家對我提起訴訟，說我唆使他做賊，啊呀，不願意說倒說出來了，做賊，做賊，不錯，我所說的這件事情，就是叫你去偸竊呀！

無論什麼人的無論什麼東西，只教你偸得着，儘管偸吧！偸到了，不被發覺，那麼就可以把這你偸自他，他搶自第三人的，在現在的社會裏稱爲贓物，在將來進步了的社會裏，當然是要分歸你有的東西，拿到當舖——我雖然不能爲你介紹職業。但是像這樣的當舖，却可以爲你介紹幾家——裏去換錢用。萬一發覺了呢？也沒有什麼。第一你坐坐監牢，房錢總可以不付了。第二監獄裏的飯，雖然沒有今天中午我請你的那家館子裏的那麼好，但是飯錢是可以不付的。第三或者什麼司令，以軍法從事，把你梟首示衆的時候，那麼你的無勇氣的自殺，總算是他來代你執行了，也是你的一件快心的事情，因爲這樣的活在世上，實在是沒有什麼意思。

我寫到這裏，覺得沒有話再可以和你說了，最後我且來告訴你一種實習的方法吧！

你若要實行上舉的第二下策，最好是從親近的熟人方面做起。譬如你那位同鄉的親戚老H家裏，你可以先去試一試看。因爲他的那些堆積在那裏的富財，不過是方法手段不同罷了，實際上也是和你一樣的偸來搶來

的，再若你攝于他的慈和的笑裏的尖刀，不敢去向他先試那麼不妨上我這裏來作箇破題兒試試，我晚上臥房的門常是不關，進出很便。不過有一件缺點，就是我這裏沒有什麼值錢的物事。但是我有幾本舊書，却很可以賣幾個錢。你若來時，最好是預先通知我一下，我好多服一劑催眠藥，早些睡下，因爲近來身體不好，晚上老要失眠，怕與你的行動不便，還有一句話——你若來時，心腸應該要練得硬一點，不要因爲是我的書的原因，致使你沒有偷成，就放聲大哭起來——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十午前）

一個人在途上

郁達夫

在東車站的長廊下和女人分開以後，自家又剩了孤零丁的一箇。頻年飄泊慣的兩口兒，這一回的離散，倒也算不得什麼特別，可是端午節那天，龍兒剛死，到這時候北京城裏雖已起了秋風，但是計算起來，去兒子的死期，究竟還只有一百來天。在車座裏，稍稍把意識恢復轉來的時候，自家就想起了盧騷晚年的作品；『孤獨散步者的夢想』的頭上的幾句話：

『自家除了己身以外，已經沒有弟兄，沒有隣人，沒有朋友，沒有社會了，自家在這世上，像這樣的，已經成了一個孤獨者了。……』

然而當年的盧騷還有棄養在孤兒院內的五個兒子，而我自己哩，連一箇撫育到五歲的兒子都還抓不住！

離家的遠別。本來也只爲想養活妻兒。去年在某大學的被逐，是萬料不到的事情。其後兵亂迭起，交通阻絕，當寒冬的十月，會病倒在滬上，也是誰也料想不到的。今年二月，好容易到得南方，歸息了一年之半，誰知這剛養得出趣的龍兒，又會遭此凶疾呢？

龍兒的病報，本是在廣州得着，匆促北航，到了上海，接連接了幾箇北京來的電報，換船到天津，已經是舊曆的五月初十。到家之夜，一見了門上的白紙條兒，心裏已經是跳得忙亂，從蒼茫的暮色裏趕到哥哥家中，見了衰病的她，因爲在大衆之前，勉強將感情壓住，草草吃了夜飯，上床就寢，把電燈一滅，兩人只有緊抱的痛哭，痛哭，痛哭，只是痛哭，氣也換不過來，更那裏有說一句話的餘裕？

受苦的時間，的確脫煞過去得太悠徐，今年的夏季，只是悲嘆的連續。晚上上床，兩口兒，那敢提一句話？可憐這兩箇迷散的靈心，在電燈滅黑的黝暗裏，所摸走的荒路，每湊集在一條線上，這路的交叉點裏，只有一塊小小的墓碑，墓碑上只有『龍兒之墓』的四箇紅字。

妻兒因爲在浙江老家內不能和母親同住，不得已而搬往北京當時我在寄食的哥哥家去，是去年的四月中旬，那時候龍兒正長得肥滿可愛，一舉一動，處處教人歡喜。到了五月初，從某地回京，覺得哥哥家太狹小，就在什剎海的北岸，租定了一間渺小的住宅。夫妻兩箇，日日和龍兒伴樂，閑時也常在北海的荷花深處，及門前的楊柳陰中帶龍兒去走走。這一年的暑假，總算過得最快樂，最閑適。

秋風吹葉落的時候，別了龍兒和女人，再上某地大學去爲朋友幫忙，當時他們倆還往西車站去送我來哩！這是去年秋晚的事情，想起來還同昨日的情形一樣。

過了一月，某地的學校裏發生事情，又回京了一次，在什剎海小住了兩星期，本來打算不再出京了，然礙於朋友的面子，又不得不於一天寒風刺骨的黃昏，上西車站去趁車。這時候因爲怕龍兒要哭，自己和女人，吃過晚飯，便祇說要往哥哥家裏去，只許他送我們到門口。記得那一天晚上他一箇人和老媽子立在門口，等我們倆去了好遠，還『爸爸！爸爸！』的叫了好幾聲。啊啊，這幾聲的呼喚，是我在這世上聽到的他叫我的最後的聲音！

出京之後，到某地住了一宵，就匆促逃往上海。接續便染了病，遇了強盜輩的爭奪政權，其後赴南方暫

住，一直到今年的五月，纔返北京。

想起來，龍兒實在是一個填債的兒子，是當亂離困厄的這幾年中間，特來安慰我和他娘的愁悶的使者！

自從他在安慶生落地以來，我自己沒有一天脫離過苦悶，沒有一處安住到五個月以上。我的女人，也和我分擔着十字架的重負，祇是東西南北的奔波飄泊。然當日夜難安，悲苦得不了的時候，只教他的笑臉一開，女人和我就可以把一切窮愁，丟在腦後。而今年五月初十待我趕到北京的時候，他的屍體，早已在妙光閣的廣誼園地下躺着了。

他的病，說是腦膜炎。自從得病之日起，一直到舊歷端午節的午時絕命的時候止，中間經過有一個多月的光景。平時被我們寵壞了的他，聽說此番病裏，却乖順得非常。叫他吃藥，他就大口的吃，叫他用冰枕，他就很柔順的躺上。病後還能說話的時候，只問他的娘，『爸爸幾時回來？』『爸爸在上海爲我定做的小皮鞋，已經做好了沒有？』我的女人，於惑亂之餘，每幽幽的問他：『龍！你曉得你這一場病，會不會死的？』他老是很不願意的回答說：『那兒會死的哩？』據女人含淚的告訴我說，他的談吐，絕不似一個五歲的小兒。

未病之前一個月的時候，有一天午後他在門口玩耍，看見西面來了一乘馬車，馬車裏坐着一個帶灰白帽子的青年。他遠遠看見，就急忙丟下了伴侶，跑進屋裏去叫他娘出來，說『爸爸回來了，爸爸回來了！』因爲我去年離京時所帶的，是一樣的一頂白灰呢帽。他娘跟他出來到門前，馬車已經過去了，他就死勁的拉住了他娘，哭喊着說：『爸爸怎麼不家來吓？爸爸怎麼不家來吓？』他娘說慰了半天，他還儘是哭着，這也是他娘含淚和我說的，現在回想起來，自己實在不該拋棄了他們，一個人在外面流蕩，致使那小小的靈心，常有望遠思親之痛。

去年六月，搬往什刹海之後，有一次我們在堤上散步，因爲他看見了人家的汽車，硬是哭着要坐，被我痛打了一頓。又有一次，他是因爲要穿洋服，受了我的毒打。這實在只能怪我做父親的沒有能力，不能做洋服給

他穿。雇汽車給他坐，早知他要這樣的早死，我就是典當強刦，也應該去弄一點錢來，滿足他無邪的慾望，到現在追想起來，實在覺得對他不起，實在是我太無容人之量了。

我女人說，瀕死的前五天，在病院裏，叫了幾夜的爸爸！她問他『叫爸爸幹什麼？』他又不響了，停一會兒，就又再叫起來，到了舊歷五月初三日，他已入了昏迷狀態，醫師替他抽骨髓，他只會直叫一聲『幹嗎？』喉頭的氣管，咯咯在抽咽，眼睛只往上吊送，口頭流些白沫，然而一口氣總不肯斷。他娘哭叫幾聲『龍！龍！』他的眼角上，就迸流下眼淚出來，後來他娘看他苦得難過，倒對他說：

『龍！你若是沒有命的，就好好的去吧！你是不是想等爸爸回來？就是你爸爸回來，也不過是這樣的替你醫治罷了。龍！你有什麼不了的心願呢？龍！與其這樣的抽咽受苦，你還不如快快的去吧！』

他聽了這一段話，眼角上的眼淚，更是湧流得厲害。到了舊歷端午節的午時，他竟等不着我的回來，終於斷氣了。

喪葬之後，女人搬往哥哥家裏，暫住了幾天。我于五月十日晚上，下車趕到什剎海的寓宅，打門打了半天，沒有應聲。後來抬頭一看，纔見了一張告示郵差送信的白紙條。

自從龍兒生病以後連日連夜看護久已倦了的她，又那裏經得起最後的這一個打擊？自己當到京之夜，見了她的衰容，見了她的淚眼，又那裏能夠不痛哭呢？

在哥哥家裏小住了兩三天，我因爲想追求龍兒生前的遺跡，一定要女人和我仍復搬回什剎海的住宅去住牠一兩個月。

搬回去那天，一進上屋的門，就見了一張被他玩破的今年正月裏的花燈。聽說這張花燈，是南城大姨媽送他的，因爲他自家燒破了一箇窟窿，他還哭過好幾次來的。

其次，便是上房裏磚上的幾堆燒紙錢的痕跡！當他下殮時燒的。

院子裏有一架葡萄，兩顆棗樹，去年採取葡萄棗子的時候，他站在樹下，兜起了大褂，仰頭在看樹上的我。我摘取一顆，丟入了他的大褂斗裏，他的哄笑聲，要繼續到三五分鐘。今年這兩顆棗樹結滿了青青的棗子，風起的半夜裏，老有熟極的棗子辭枝自落。女人和我，睡在床上，有時候且哭且談，總要到更深人靜，方能入睡。在這樣的幽幽的談話中間，最怕聽的，就是這滴答的墜棗之聲。

到京的第二日，和女人去看他的墳墓。先在一家南紙舖裏買了許多冥府的鈔票，預備去燒送給他，直到到了妙光閣的廣誼園塋地門前，她方從嗚咽裏清醒過來，說：「這是鈔票，他一個小孩如何用得呢？」就又回車轉來，到琉璃廠去買了些有孔的紙錢。她在墳前哭了一陣，把紙錢鈔票燒化的時候，却叫着說：

「龍！這一堆是鈔票，你收在那裏，待長大了的時候再用。要買什麼，你先拿這一堆錢去用吧！」

這一天在他的墳上坐着，我們直到午後七點，太陽平西的時候，纔回家來。臨走的時候，他娘還哭叫着說：

「龍！龍！你一箇人在這裏不怕冷靜的麼？龍！龍！人家若來欺你，你晚上來告訴娘罷！你怎麼不想回來了呢？你怎麼夢也不來托一箇呢？」

箱子裏，還有許多散放着的他的小衣服。今年北京的天氣，到七月中旬，已經是很冷了。當微涼的早晚，我們倆都想換上幾件夾衣，然而因為怕見到他舊時的夾衣袍襪，我們倆却儘是一天一天的挨着，誰也不說出口來，說「要換上件夾衫。」

有一次和女人在那裏睡午覺，她驟然從床上坐了起來，鞋也不拖，光著襪子，跑上了上房起坐室裏，并且更掀簾跑上外面院子裏去。我也莫名其妙跟着她跑到外面的時候，只見她在那裏四面找尋什麼。找尋不着，呆立了一會，她忽然放聲哭了起來，并且抱住了我急急的追問說：『你聽不聽見？你聽不聽見？』哭完之後，她纔告訴我說，在半醒半睡的中間，她聽見『娘！娘！』的叫了兩聲，的確是龍的聲音，她很堅硬的說：「的確是龍回來了。」

北京的朋友親戚，爲安慰我們起見，今年夏天常請我們倆去吃飯聽戲，她老不願意和我同去，因爲去年的六月，我們無論上那裏去玩，龍兒是常和我們在一處的。

今年的一箇暑假，就是這樣的，在悲嘆和幻夢的中間消逝了。

這一回南方來催我就道的信，過於匆促，出發之前，我覺得還有一件大事情沒有做了。

中秋節前新搬了家，爲修理房屋，部署雜事，就忙了一箇星期，出發之前，又因了種種瑣事，不能抽出空來，再上龍兒的墓地裏去探望一回。女人上東車站來送我上車的時候，我心裏儘是酸一陣痛一陣的在迴念這一件恨事。有好幾次想和她說出來，敎她于兩三日後再往妙光閣去探望一遍，但見了她的憔悴盡的顏色，和苦忍住的悽楚，又終於一句話也沒有講成。

現在去北京遠了，去龍兒更遠了，自家只一箇人，只是孤零丁的一箇人。在這裏繼續此生中大約是完不了的飄泊。

（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在上海旅館內）

日記文學

郁達夫

散文作品裏頭，最便當的一種體裁，是日記體，其次是書簡體。

我們都知道，文學家的作品，多少總帶有自傳的色彩的，而這一種自敍傳，若以第三人稱來寫出，則時常有不自覺的誤成第一人稱的地方，如貝郎的長詩 Childe Harold 裏的破綻之類。並且縷縷直敍這第三人稱的主人公的心理狀態的時候，讀者若仔細一想，何以這一個人的心理狀態，會被作者曉得得這樣精細？那麼一種幻滅之感，使文學的眞實性消失的感覺，就要暴露出來，却是文學上的一個絕大的危險。

足以救這一種危險，並且可以使眞實性確立，使讀者於不知不覺的中間受催眠暗示的，是日記的體裁。

我們大家都有過記日記的經驗，都曉得在日記裏，無論什麼話，什麼幻想，什麼不近人情的事情，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記敍下來，人家不會說你在說謊，不會說你在做小說，因爲日記的目的，本來是在給你自己一個人看，爲減輕你自己一個人的苦悶，或預防你一個人的私事遺忘而寫的。

日記有此種種便利的特點，所以小說家在初期習作的時候，用日記體裁來寫的時候，其成功的可能性，比用旁的體裁來寫更多一點。而我們讀者，因爲第一我們所要求的，是關於旁人的私事的探知（這一種好奇Curiosity 是讀小說心理的一個最大動機）所以對於讀他人的日記，比較讀直敍式的記事文，興味更覺濃厚。

由我個人的嗜好來講，我在暇時翻閱旁人的著作的時候，最喜歡讀的，是他的日記，其次是他的書簡，最後纔讀他的散文或韻文的作品。以己度人，類推起來，我想無論那一個文藝愛好者，大約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幾禮拜來，呻吟在病牀上，牀頭沒有書讀，從朋友那裏借了兩部日記來，一部是 Henri Frédéric Amiol 的日記，一部是中國吳穀人祭酒的有正味齋日記。亞米愛兒的日記，我從前祇讀過英譯的拔萃，及德文的 Rosa Schapire 譯的更短的幾段文字，這一回却得了一部全集，糊裏糊塗的翻翻字典，竟幫助我消磨了許多無聊賴的黃昏。

古今中外的文人，以日記傳世的很多，就淺陋的我所讀過的幾家日記說來，如德國近代劇作家 Hobbels，英國的日記專家 Samuel Popys，俄國的 Dostoeffskys, Tolstois，中國的李蒓客及許多宋遺民明遺民的隨筆日錄之類，眞是數不勝數。然而三十年如一日，中間日日在自己解剖自己，日日在批評文化，日日在窮究哲理，如亞米愛兒的日記，實在是少見的。因爲這一個原因，我想就我所讀過的記憶中所及的，抄一點出來，向大家來推薦推薦，並且同時可以把日記體的文學來說一說。

作者亞米愛兒，於一八二一年，生在瑞士的 Genf。在外國留了七年學——大部分是在德國的大學裏——一八四九年去故鄉的大學裏當美學的教授，一直到一八八一年他死的時候止。他的一生都平淡無奇，少時境遇也還好，天資極高，同學輩都以為他將來是了不得的，然而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他的一生，除出了幾本小品感想文及小詩集後，竟一無所成，到他的死時止，他的事業文章，沒有一樣可以使人紀念他，使他不朽的。然而他的內心的苦悶，自己解剖的精細，批評的眼光的周密，直到他死後的那部日記發表的時候，纔有人曉得。

他是天生的一個憂鬱病者，自己懷疑自己，對世界一切，當然更懷疑了。然而到了窮無所歸，他却還保留得一絲信仰，他覺得還有一個唯一的神在，可以使我們安身立命，不過這一種矛盾的心理，就是使他一生苦悶的原因，而同時也是救他的靈魂，使他不至於自殺的一個最大理由。

據 Bertne Vadier——Henri Frédéric Amiel Etudé biographiquo 的著者——說來，他的抑鬱性，和當時的政局有關，因為他是生於有產階級的貴族中的，然而心裏却在同情於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者，又不能信任他，所以他一生不曾與政治發生過關係，雖則處在一八四六年前後的革命世紀裏頭，但他的孤獨，他的無聊，却比任何時代的人還要厲害。這也許是眞的，尤其是由我們當這一個舉國若狂的時代中，看了兩派的投機師的活躍，使我們良心稍為純正一點的人，一點事情也不能做，一句話也不能說，不能不坐以待亡的狀態推想起來，這一種苦悶，這一種 Dilemma 却是千眞萬眞的。

一八五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多少偉人傑士，我所認識的，都被死神拉入冥冥中去了。Steffens, Marheineoke, Neander, Melndesolm, ……學者，藝術家，詩人，音樂家，史學家，舊的時代，死滅過去，新的時代，將有什麼產生？幾個老者，Schelling, Alexander von Humboldt Schlosser, 還在把我們聯繫在過去的有榮光的時代之中，然而形成偉大的將來者，又是何人？年事將終，不可逃避的運命，若要向我們尋問：你所有的偉大在那裏？的時

候，我們那能夠不顫慄惶恐？現在是時候了，是自家振作的時候了，是我們的力量或我們的無聊的暴露的時期了。是你的天才，英氣，力量的顯現的時期了，你究竟準備好了沒有？（大意）

看喲，由苦悶而發的這一種自己鞭韃，是如何的傷心，是如何的可痛！

一八五一年四月六日

……我的心太柔嫩，我的幻想太不安定，我太容易感到失望，我的情感的回響太不容易消滅。我的成就的可能，都被未成就的現實所腐食，而一種成就的必然，祇增長了我心身的苦痛。所以現實，目前的事實，事實的必然，總之不可救藥的一切，只是使我憂悶，使我苦痛，我的幻想太發達了，思想太精細了，自覺太英敏了，總之是我的性格不強的原故，所以弄得現實的生活，實際生活，與我兩不相入。

家庭生活，現世的快樂，他並不是不曉得，但是他的高尚的理想，終於不能使他安閑的得享受這些庸人俗人及投機師所特有的安寧。人生實在是一個危險的東西，是一種爭鬥。天堂與地獄，只隔了一張紙，惡魔與天神，都存在在一個人的心裏的。

一八六〇年五月廿二

我有一種莫名其妙的驕情，總不願意把我的感情直現出來。可以使人滿足的話，自己總不願意說。………

…………

這一種驕情，實在是使他陷入孤獨，使他在世不能成功的一個大原因。

一八六一年三月十七

今天午後，對於死的熱望，燒滿了我的全身，厭惡之情，生的厭倦，不斷的苦悶，征服了我的心身……到墓地裏去徘徊，或者可以得到一點安慰，然而也不能夠……

一個不安被困的靈魂，想得到慰安，想得到神助，是不可能的，因為他不曉得要往那裏去祈求，向那裏去尋覓

上帝。教會是不中用的，冷冰冰的牧師的說法是不中用的。他們沒有同情心，不了解靈敏的感覺，不曉得深沈的苦痛是什麼？

像這一類的日記，在全卷內在在皆是，批評宗教，解剖自己，闡明苦悶的心理的記載，若要摘錄出來，總有千萬條好摘，我不再寫下去了。讀者若要認識這一位日記作者的大膽的記錄，及內心苦悶的全史，請先去看 Mrs. Humphrey Ward 的英譯本，若要看對於 Amiel 的評論，則 Matthew Arnold 的批評文集裏，有一篇關於他的文章，亞諾兒突說他是一個批評家，却是很適當的評斷。

就孤陋寡聞的我看來，像亞米愛兒的這一部日記，大約是可以傳到人類絕滅的時候的不朽之作。讀他的日記，覺得比讀有始有終，變化莫測的小說，還要有趣，所以我說，日記文學，是文學裏的一個核心，是正統文學以外的一個寶藏。至於考據學者，文化史學者，傳記作者的對於日記的應該尊重愛惜，更是當然的事情，此地可以不必再說。

因爲日記文學裏頭，有這樣好的東西在那裏，所以我們讀者不得不尊重這一個文學的重要分支，又因爲創作的時候，若用日記體裁，有前面已經說過的幾個特點，所以我們從事於創作時候，更可以時常試用這一個體裁。或者有人要說，我們若要做自敍傳，那麼用第一人稱來做小說就行了，何以必要用日記體呢？這話也是不錯。可是我們若祇用第一人稱來寫的時候，說：『我怎麼怎麼，我如何如何，我我我我……』的寫一大篇，即便寫得很好，但讀者於讀了之際，閉目一想，『你的這些事情爲什麼要這樣的寫出來呢』『你豈不是在做小說嗎？』這樣的一問，恐怕無論如何強有力的作者也要經他問倒。（除非先事預防，在頭上將所以要做這一篇自敍小說的動機說明在頭上者外）從此看來，我們可以曉得日記體的作品，比第一人稱的小說，在眞實性的確立上，更有憑藉，更有把握。

上邊說過的是日記文學的重要，和我們創作的時候用日記體裁的便利。底下本應該說到除眞正的日記以

外，作者特以日記的體裁而做的小說及各種作品上去了，但是因爲手頭的參考書沒有，所以只好等下次有機會的時候，再來補作一篇。最後我更想加上一句，就是以日記體裁寫下來的文章，除有始有終的記事文之外，更可以作小品文，感想文，批評文之類，牠的範圍很廣很自由的。現在我手頭所有的這一部吳穀人的日記裏，就有許多很好的小品寫生文在裏頭。就是那部亞米愛爾的日記裏，也有許多很美麗很細膩的散文詩包含着，並不是拘拘於一格的。此外更有書簡體的小說，最淺近普通的例就如『少年維特之煩惱』，和『窮人』之類，也是和日記體一樣的便於創作，富於趣味，但是這一種書簡的體裁，我們可以說是日記體的延長，所以關於日記體的作品所說的話，是完全可以應用在書簡體的作品上面的。此地不再說了。

——載奇零集，北新版。

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

郁達夫

一個人活在世上，生了兩隻脚，天天不知不覺地，走來走去走的路眞不知有多少。你若不細想則已，你若回頭來細想一想，則你所已經走過了的路線，和將來不得不走的路線，實在是最自然，同時也是最複雜，最奇怪的一件事情。

面前的小小的一條路，你轉灣抹角的走去，走一天也走不了，走一年也走不了，走一輩子也走不了。有時候你以爲是沒有路了，然而幾個圈圍一打，則前面的坦道，又好好的在你的眼前。今天的路，是昨天的續，明天的路，一定又是今天的延長，約而言之，我們所走的路，是繼續我們父祖的足跡，而將來我們的子孫所走之路，又是和我們的在一條延長線上的。

外國人說，『各條路都引到羅馬去』，然而到了羅馬之後，或是換一條路換一個方向走去，或是循原路而回，各人的前面，仍舊是有路的，羅馬决不是人生行路的止境。

所以我們在不知不覺的中間，一步一步在走的路，你若把牠接合起來，連成了一條直線來回頭一看，實在是可以使人驚駭的一件事情。

路是如此，我們的心境行動，也是如此，你若把過去的一切，平鋪起來，回頭一看，自家也要駭一跳。因爲自家以爲這樣平庸的一個過去，回顧起來，也有那麼些個曲折，那麼些個長度。

我在過去的創作生活，本來是不自覺的。平時爲朋友所催促，或境遇所逼迫，於無聊之際，拿起筆來寫寫，不知不覺的五六年間，總計起來，也居然積寫了五六十萬字。兩年前頭，應了朋友之請，想把三十歲以前做的東西，匯集在一處，出一本全集。後來爲饑寒所驅使，乞食四方，車無停轍，這事情也就擱起。去年冬天，從廣州回到了上海，什麼事情也不幹，偶爾一檢，將散佚的作品先檢成了一本『寒灰』，其次把『沈淪』『蔦蘿』兩集，修改了一下，訂成了一本『鷄肋』。現在又把上兩集所未錄的稿子修輯成功，編成了這一本『過去』。

對於全集出書的意見，和各集寫成當時的心境環境，都已在上舉兩集的頭上說過了，現在我只想把自己的『如何的和小說發生關係』『如何的動起筆來』，又『對於創作，有如何的一種成見』等等，來亂談一下。

我在小學中學念書的時候，是一個品行方正的模範學生。學校的功課，做得很勤，空下來的時候，只讀讀四史和唐詩古文，當時正在流行的禮拜六派前身的那些肉麻小說和林畏廬的繙譯說部，一本也沒有讀過。只有那年正在小學校畢業的暑假裏，家裏的一隻禁閱書箱開放了，我從那隻箱裏，拿出了兩部書來，一部是石頭記，一部是六才子。

暑假以後，進了中學校，禮拜天的午後，我老到當時舊書舖很多的梅花碑去散步。有一天在一家舊書舖裏

買了一部西湖佳話，和一部花月痕。這兩部書，是我有意看中國小說的時候，和我相接觸的最初的兩部小說。這一年是宣統二年，我在杭州的第一中學裏讀書。

第二年武昌革命軍起了事，我於暑假中回到故鄉，秋季開學的時候，省立各學校，都因爲時局關係，關門停學，我就改入了一個教會學校。那時候的教會學校程度很低，我於功課之外，有許多閒暇，於是就去買了些浪漫的曲本來看，記得桃花扇和燕子箋，是我當時最愛讀的兩本戲曲。

這一年的九月裏去國，到日本之後，拚命的用功補習，於半年之中，把中學校的課程全部修完。翌年三月，是我十八歲的春天，考入了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預科。這一年的功課雖則很緊，但我在課餘之暇，也居然讀了兩本俄國杜兒葛納夫的英譯小說，一本是初戀，一本是春潮。

和西洋文學的接觸開始了，以後就急轉直下，從杜兒葛納夫到托爾斯泰，從托爾斯泰到獨思托以夫斯基，高爾基，契訶夫。更從俄國作家，轉到德國各作家的作品上去，後來甚至於弄得把學校的功課丟開，專在旅館裏讀當時流行的所謂軟文學作品。

在高等學校裏住了四年，共計所讀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說，總有一千部內外，後來進了東京的帝大，這讀小說之癖，也終於改不過來，就是現在，於喫飯做事之外，坐下來讀的，也以小說爲最多。這是我和西洋小說發生關係以來的大概情形，在高等學校的神經病時代，說不定也因爲讀俄國小說過多，致受了一點壞的影響。

至於我的創作，在『沈淪』以前，的確沒有做過什麼可以記述的東西，若硬的要說出來，那麼我在去國之先，曾經做過一篇模倣西湖佳話的敍事詩，在高等學校時代，曾經做過一篇記一個留學生和一位日本少女的戀愛的故事。這兩篇東西，原稿當然早已不在，就是篇中的情節，現在也已經想不出來了。我的眞正的創作生活，還是於『沈淪』發表以後起的。

寫『沈淪』各篇的時候，我已在東京的帝大經濟學部裏了。那時候生活程度很低，學校的功課很寬，每天

於讀小說之暇，大半就在咖啡館裏找女孩子喝酒，誰也不願意用功，誰也想不到將來會以小說喫飯。所以『沈淪』裏的三篇小說，完全是遊戲筆墨，旣無眞生命在內，也不曾加以推敲，經過磨琢的。記得『沈淪』那一篇東西寫好之後，曾給幾位當時在東京的朋友看過，他們讀了，非但沒有什麼感想，幷且背後頭還在笑我說：『這一種東西，將來是不是可以印行的？中國那裏有這一種體裁？』因爲當時的中國，思想實在還混亂得很，適之他們的新青年，在北京也不過博得一小部分的學生的同情而已，大家決不想到變遷會這樣的快的。

後來『沈淪』出了書，引起了許多議論，一九二二年回國以後，另外也找不到職業，於是做小說賣文章的自覺意識，方纔有點擡起頭來了。接着就是創造週報季刊等的發行，這中間生活愈苦，文章也做得愈多，一九二三的一年，總算是我的 Most Productive 的一年，在這一年之內，做的長短小說和議論雜文，總有四十來篇。（現在在這集裏所收的，是以這一年的作品爲最多。）這一年的九月，受了北大之聘，到北京之後，因爲環境的變遷和預備講義的忙碌，在一九二四年中間，心裏雖感到了許多苦悶焦燥，然而作品終究不多。在這一期的作品裏，自家覺得稍爲滿意的，都已收在寒灰集裏了，所以在這集裏，所收特少。

一九二五年，是不言不語，不做東西的一年。這一年在武昌大學裏教書，看了不少的陰謀詭計，讀了不少的線裝書籍，結果終因爲武昌的惡濁空氣壓人太重，就匆匆的走了。自我從事於創作以來，像這一年那麼的心境惡劣的經驗，還沒有過。在這一年中，感到了許多幻滅，引起了許多疑心，我以爲以後我的創作力將永久地消失了。後來回到上海來小住，閑時也上從前住過的地方去走走，一種懷舊之情，落魄之感，重新將我的創作慾喚起，一直到現在止，雖則這中間，也曾南去廣州，北返北京，行色匆匆，不曾坐下來做過偉大的東西，但自家想想，今後仿彿還能夠奮鬬，還能夠重新回復一九二三年當時的元氣的樣子。

至於我的對於創作的態度，說出來，或者人家要笑我，我覺得『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敍傳』這一句話，是千眞萬眞的。客觀的態度，客觀的描寫，無論你客觀到怎麼樣一個地步，若眞的純客觀的態度，純客觀

的描寫是可能的話，那藝術家的才氣可以不要，藝術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滅了。左拉的文章，若是純客觀的描寫的標本，那麼他著的小說上，何必要署左拉的名呢？他的弟子做的文章，豈不是同他一樣的麼？他的弟子的弟子做的文章，又豈不是也和他一樣的嗎？所以我說，作家的個性，是無論如何，總須在他的作品裏頭保留着的。作家既有了這一種強的個性，他只要能夠修養，就可以成功一個有力的作家。修養是什麼呢？就是他一己的體驗。美國有一位有錢的太太，因爲她兒子想做一個小說家，（她兒子是曾在哈佛大學文科畢業的。）有一次寫信去問 Maugham，要如何纔可以使她的兒子成功。M氏回答她說：給他兩千塊金洋錢一年，由他去鬼混去！（Give him two thousand dollars a year, and let him go to devils!）我覺得這就是作家要尊重自己一己的體驗的證明。

關於這一層，我也和一位新進作家討論過好幾次。我覺得沒有這一宗經驗的人，決不能憑空揑造，做關於這一宗事情的小說。所以我主張，無產階級的文學，非要由無產階級自身來創造不可。他反駁我說：『那麼許多大文豪的小說裏，有殺人做賊的事情描寫在那裏，難道他們眞的去殺了人做了賊了麼？』我覺得他這一句話，仍舊是駁我不倒。因爲那些大文豪的小說裏所描寫的殺人做賊，只是由我們這些和作家一樣的也無殺人做賊的經驗的人看起來有趣而已，若果眞殺人者做賊者看起來，恐怕他們不但不能感動，或者也許要笑作家的淺薄哩！

所以我對於創作，抱的是這一種態度，起初就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將來大約也是不會變的。我覺得作者的生活，應該和作者的藝術緊抱在一塊，作品裏的 Individuality 是決不能喪失的。若有人以爲這一種見解是錯的，那麼請他指出證據來，或者請他自己做出幾篇可以證明他的主張的作品來，那更是我所喜歡的了。

於『過去』一集編了之後，回顧了一下從前的經過，感慨正是不少，現在可惜我時間沒有，不能詳細地寫牠出來，勉強做了這一段短文，聊把牠拿來當序。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午前四時於上海之寓居）

藝術與國家

郁達夫

現在的國家，大抵仍復是以國家爲本位的國家。軍國主義，國家主義，仍復同從前一樣的在流行着。表面上雖則有什麽國際聯盟，軍備限制會議等虛文，但現在實際上在那裏從事於政治，思爲國家竭忠誠的人，那一箇不想把國家弄強大來？所以國富的堆積，和兵力的增加，在開明的今日，還依然是國家的唯一理想。國家因爲要達到這兵強國富的目的，就不惜犧牲箇人，或犧牲一羣人，來作牠的手段，所以在國家之前，個人就不能主張他的權利。我們生來個個都是自由的，國家偏要造出監獄來幽囚我們。我們生來都是沒有汚點，可以從心所欲，順着我們的意志作爲的，國家偏要造出法律來，禁止我們的行動。我們生來都是平等，可以在一家之內如兄弟的過去的，國家偏要製出許多令典來，把我們一部份的同胞置之上位，要求我們的尊敬和仕奉，同時又把我們一部份的同胞，置之極處，要我們拿了刀去殺他們，或者用了刑具去虐待他們；終究使我們本來是平等的同胞裏頭，不得不生出許多階級來。

斯巴達的尊崇蠻武，是國家主義侵食藝術的最初的記錄，近世如克郎威兒 Cromwell 的清教徒式的專制，俾斯麥克 Bismarck 的鐵血政治，都是表明國家主義與藝術的理想，取兩極端的地位。因爲藝術的理想，是赤裸裸的天眞是中外一家的和平，是如火焰一般的正義心，是美的陶醉，是博大的同情，是忘我的愛。

第一我們先把眞字拿出來講罷。藝術的價值，完全在一眞字上，是古今中外一例通稱的。無論是文學，美術，或音樂，當墮入衰運，流於淫靡的時期，對此下一棒喝的就是『歸向自然』，『回到天眞』上去的一個標語。大凡藝術品，都是自然的再現。把捉自然，將自然再現出來，是藝術家的本分。把捉得牢，再現得切，將天眞赤裸裸的提示到我們的五官前頭來的，便是最好的藝術品。賦述山川草木的尉遲渥斯 Wordsworth 的詩，

描寫田園清景的密萊 Millet 的畫，和疾風雷雨一般的悲多紋 Beethoven 的音樂，都是自然的一部分，都是天眞，沒有絲毫虛僞假作在內的。眞字在藝術上是如何的重要，可以不用再說了。現在要說到國家是怎麼樣呢？在我們日常所知道的情形上看來，國家爲要達到牠的目的，最忌的是說眞話。明明國民是瘦弱得不堪了，偏要使把肥者應客，示以綽綽的態度。明明是兵殘矢盡了，偏要大開城門，使敵人疑有伏兵，不敢進來。馬克阿凡利 Machiavelli 的君主論，孫子的兵法，所力說的，就是欺詐兩字。號召中原，得天下於馬上者，大抵是善用欺詐的無賴之徒。外國史不必去說牠，把中國的歷史上大家所知道的事實來一看，我們就可以知道眞誠者都不得不失敗，而成功的都是些虛僞的人，以項王之直率痛快而自刎於烏江，市井無賴的亭長劉季倒得了天下，以仁慈忠厚之劉璋而安身無地，狡猾詐假的劉備，反得獨霸西川。宋太祖以狡詐而得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陳友諒以欺詐不如朱元璋而敗死於鄱陽湖上。眞誠與詐僞，這便是古代及現代的國家主義，和藝術不能融合的最大要點。

第二愛和平，是藝術的內包性，藝術與和平實互相爲因果的。藝術之發育，大抵在太平之世，藝術的理想是永久的和平。但當黑暗時代，因藝術的復興，每有惹起大戰的慘劇者，這又怎麼說呢？是的，這是最易混亂我們視聽的一點，不過我們須知戰爭是黑暗時代的整理，是由黑暗而趨向光明的過渡波浪，藝術是引到光明路上去的一顆明星。所以表面上觀察起來，好像這顆引路的明星，倒與興亂的林擒一樣，但實際上戰爭是必不能免的一種整理事業，卻與藝術的理想相反的。因文藝復興而惹起的宗教戰爭，因啓蒙哲學而發動的革命戰爭，並不是藝術的理想，不過是藝術爲要達到彼岸去的原因，不得不過的一個過程，并且在這過程之中，實際促成戰爭的主因，還是國家主義的野心，所以戰爭的與平和，便是國家與藝術所持的兩極端的理想。

第三就正義說來，國家所標榜的正義，並不是亘古不變的普通的正義，不過是一種以國家爲中心的偏見。兩國開戰的時候，參戰者互相詆斥的根據，不消說是虛僞的正義的呼聲了，就是一國內的法律道德，和本來是

爲保持正義而創設的制度，那一種不完全是賦辭，美文？我們讀過南華經的人，大約都該注意到的，莊子不在說麼？「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焉。」盜國的大盜，反爲受世人的尊敬，爲飢寒所迫，竊取一塊麵包，倒要被法律問罪。啊啊，現在的法律，都是國家爲自家的便利而設的禁令，那裏有絲毫正義在內呢？我們讀到于俄 Victor Hugo 的『哀史』（Les Miserables）和告兒斯渥西 John Galsworthy 的戲劇『正義』（Justice）就可以知道國家的法律和法律所標榜的正義爲何物了。像這樣的法律，像這樣的正義，是藝術斷不能容認，非要打破不可的。

最後我們要講到藝術的最大要素，美與感情上去了。藝術所追求的是形式和精神上的美。我雖不同唯美主義者那麼持論的偏激，但我却承認美的追求是藝術的核心自然的美，人體的美，人格的美，情感的美，或是抽象的悲壯的美，雄大的美，及其他一切美的情素，便是藝術的主要成分，德國人至定美學定義爲「Wissenschart des Schoenen und der Kunst」（美與藝術的科學。）卽此我們就可以看出美與藝術的關係如何了。藝術對於我們所以這樣重要者，也只因爲我們由藝術可以常常得到美的陶醉，可以一時救我們出世間苦 Weltschmerz，而入於涅槃 Nirvana 之境，可以使我們得享樂我們的生活。藝術的第二要素，就是情感，同情和愛情，都是包括在情感之內的。藝術中間美的要素是外延的，情的要素是內在的，拉弗愛兒 Raphael 的 Madonna 的豐麗的肉體，光豔的色彩，是美的要素的實現；她的靈通透徹的瞳神，由這瞳神而表現出來的情熱，是情要素的結晶。美與情感，對於藝術，猶如靈魂肉體，互相表裏，缺一不可的。然則國家對牠們的態度如何呢？

國家對於『美』完全是麻木的。不管牠是達文齊 DaVinci 的建築，或是羅潭 Rodin 的彫刻，戰爭的時候，砲彈飛來，便玉石俱焚，不留灰燼。天然的美景和叢殘的古跡，國家因爲要達到牠自家的目的，掘塹壕，裝砲架，便一掃而盡，也有所不辭。現代的國家，雖也注意到都會的美觀，設立起美術院博物館公園等裝飾品來，但在阿房宮裏起居的政治家，那裏能夠想到在同豬圈似的貧民窟裏的一道陽光，便是美的極致，和平寂靜

的鄉村的午後，便是一幅古今來最大的圖畫呢？與近代的國家主義相依爲命的資本主義，更是自然的破壞者。好好的一處山水，資本家要用了他們的惡錢來開發，或在山水隈中，造一個巨大的 Tank，或在平綠的原頭，建一所壓人的工場。這工場，Tank 的腹中，不但要把天然的美景，吸收得無餘，就是附近的居民的財帛和剩餘的勞銀，也要全部被吸收過去，卒至許多的居民，就不得不妻離子散，變成 Paupor（貧賤民？），小家庭的和愛的美感，和父子，兄弟，姊妹，夫妻，朋友中間流貫的熱情，同時都不得不被一網打盡。所以資本主義和藝術是勢不兩立的。

藝術是弱者的同情者，是愛情的保護者。沒有國境的差別，不問人種的異同。這博大的愛在近代的藝術界上所現出的活劇如何，是大家所知道的，但是國家對於這博大的愛，如何的在逼迫仇視，却是大家所不知道的。國家的法律，係爲保護少數強者而設，多數的弱者反不得不受法律的壓制。拿破崙殺死了數千萬人，人還稱他作英雄，Dostojewski 的小說裏的主人公 Raskolnikov 爲想滿足他的純潔的愛情，殺死了一個人面獸心的動物，國家要罰他的罪。古代的國家且有禁止兩國間男女結婚的法律，違反者要處以死刑。我們試思神聖的男女中間的愛情，是不是可以用幾條腐朽的法律來規定的？現在幸而這種無常識的法律日漸稀少了，但是以文明先進國自命的英美，在國籍法上，仍舊還留着這種條例。這些愛情上的枷鎖，都是因爲有國家存在那裏，總能發生出來的國際的偏見。要是現在地球上的國家，一時全倒毀下來，另外造成一個完全以情愛爲根底的理想的藝術世界的時候，我怕非但在這種不通的法律不能存在，就是許多因國際的偏見而發生的誤解，也可以一掃而盡哩！國際間的事情，且不必去說牠，我們就以中國的情形說罷，「天理國法人情」是中國的傳統的概念。大抵的執法者多以情在法後爲言，「執法如山」，「鐵面無情」，便是執法者的招牌。我們試思在這保護少數強者的法律之下，要把我們的情感殺死，順憑這萬惡的法律來處置我們，是不是可通的事情？又何況乎現在的中國，法律墮落得比前更甚的時候呢？

綜以上所說，現代的國家是和藝術勢不能兩立的。目下各國的革新運動，都在從事於推翻國家，推翻少數有產階級的執政，我確信這不斷的奮進，必有實現的一天。地球上的國家倒毀得乾乾淨淨，大同世界成立的時候，便是藝術的理想實現的日子。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七日。）

文藝賞鑒上之偏愛價值

郁達夫

有一種貨物，對於一般人，并沒有什麼價值，而對於一定之個人，却有絕大的價值的。這一種價值，在經濟學的價值論裏，有一個專門名詞，即所謂偏愛價值 Affektionswert 者是：例如祖先的圖像，對於社會上之最大多數者，並沒有什麼價值之可言，但對其子孫則可成爲無價之寶。這一種偏愛價值，在文藝賞鑑上也有的，不過我在此地所說的，是廣義的偏愛價值，她的意義并不是同經濟學上那麼範圍狹小。

我們沒有講到偏愛價值之先，要把各派對於文藝賞鑑的心理和標準的意見來介紹一下。

從來講藝術賞鑑的心理者，可分兩派。一派主張認識與自覺爲美的賞鑑的不可分的要素，吾人之意志與意欲，當賞鑑藝術的時候，非絕對排除不可的。叔本好惠兒 Schauponhauer 的主張，就是如此。他所說的認識，并非是個個物像之認識，乃是泊拉東 Platon 所說的概念 Idee 的純粹認識，而自覺便是不把意志混入的純粹認識的主體。這一派的主張，再簡單一點譯述出來，就是說吾人的意志意欲，是貪婪無厭，打算利害，俗不可耐的一種作用。吾人因外的原因或內的興調 Stimmung 的影響，完全脫離了這一種意志意欲的作用，純粹沒入於一種美的對像之內，現出一種平靜，安快，無苦的狀態時，纔是美的賞鑑的眞境地。換一句說話，這就是『忘我』的主張，要把「我』忘了，使他完全浸溶於純粹客觀的對象之中；纔可說到藝術賞鑑。譬如我們看桃花扇的時候，要完全把我們自家忘了，使我們自家先變成了多情多感的侯公子，返到明末的時候，往來於

秦淮水榭、與侯生絲毫不變的感到那些悲歡離合的情景，方可說是賞鑑了桃花扇。這種主張也可以說是以對象爲標準的客觀的藝術賞鑑說，確有一面眞理包含在裏頭。但是我們平時賞鑑藝術，總不能完全把自我忘了，總不能達到這個恍惚之境。並且同是一本桃花扇，有人看之能何李香君侯朝宗一樣的哭一樣的笑，但另一個人看之覺得遠不如琵琶記的可歌可泣。所以近代的美學家立潑斯 Lipps 又唱了一種主觀的感情移入 Einfuehlung 說，來代替這種純粹客觀的主張。這一派的主張可說是以自我爲中心的主觀的藝術鑑賞論。牠的大意是說，一切的對象，都須經自我的陶冶纔有生命，我們之所以能夠感得對像的生命和活動者，因爲是我們有生命的活動的緣故。譬如我們在快樂的時候，看一切事物，都覺得快樂，反之我們覺得憂鬱的時候，看一切快樂都也憂鬱。所以非薄命的女子，不能爲馮小青陪傷心之淚，非落拓的文人，不能爲韋癡珠與末路之悲。一種風雅的古董，販賣古董的商人見之，並不能起美感，而專嗜古玩者見之覺得要距躍三百。總之依這一派說來，藝術品的賞鑑，要把我們的主觀，參入於對象之中，不使我們的主觀消滅，而使我們的主觀在對象內生活着，活動着，方能完成賞鑑的本職。至於利害關係，現實觀念，在藝術賞鑑上，當然是大有利害的，斷不能在純粹的藝術賞鑑的心裏，留剩些兒影子。若叔本好惠兒所說的意志意欲的排除，也意盡於此，那這一點的主張，却是兩派所共通的。

這二派的主張，依我看來，都是眞理，我不能說誰是誰非。因爲叔本好惠兒所說的境地，却是吾人時時感到的境地，而立潑斯的主張，也是吾人日常所經驗着的。我這一篇文字並不想來討論藝術賞鑑的心理和標準，所以我在此地，不下斷語了，馬上就講到本題上去。

文藝賞鑑上的偏愛價值，完全是一種文藝賞鑑者的主觀的價值。這種價值並不能作文藝批評的標準的，但在愛好文藝的賞鑑者中，却是很普通的一種心理。我在此地所要說的，不是對於這種價值的批判，却是這種價值的心理的研究，

文藝賞鑑上的偏愛價值可分三種，一是病的心理的偏愛，二是趣味性格上的偏愛，三是一般的偏愛。第一種偏愛的發生，與神經衰弱症，世紀病，有同一的原因，大凡現代的青年總有些好異，反抗，易厭，情熱，瘋狂，及其他的種種特徵。因這幾種特徵的結果，一般文藝愛好者，遂有一種反對一般趣味，走入偏僻無人的路裏去的傾向，偏愛價值就於是乎出生了。

好異和反抗的心思是人人都有的，伊甸園裏的亞當，偸吃智慧樹的果子，就是這種心思的流露，不過現代的人，藏有這種心思，更加熱烈，所以我們老有與一般大勢逆行的舉動。譬如大家都在讀紅樓夢，說儒林外史的時候，我們就不願意去接近這部書，想另外去去找一部新異的書來，代替牠們。萬一另外尋着了一本傾向完全都與那兩部書相反，而能滿足我們的慾望於十分之一者，我們就馬上把這一部書的價值看得很高。當清朝亡國的時候，北京六部的員司，在朝房裏所講的只是黛玉怎麼怎麼，寶釵怎麼怎麼，而西洋小說的譯本，却盛行於此時。就是這種現象。

喜新厭舊，也是一般的心理，不過現代人的易厭，喜變換，却是一種世紀末特有的現象。所以平時我們所習見，而一般人在那裏誦讀的文藝，我們因爲聽得不耐煩了，每不喜歡去看，要另外去求新奇的作品。這一種心理，非但於偏愛價值之發生，有絕大的關係，就是於促進新文學運動的方面，有絕大的供獻。譬如自然主義極盛的時候，大家覺得平鋪直敍的作品太多了，就生了厭煩的心思，想去另闢一個途徑，於是乎新浪漫派，頹廢派，象徵派的藝術，就生出來了。

熱情的亢進和瘋狂的症候，是現代人誰也免不了的，一邊我們雖有同木偶那般無感覺的時候，但一邊我們的情熱若得了對象，就熱狂起來，有移山倒海之勢。所以我們看到了一種文藝作品，覺得這作品的氣脈，有與我們的心靈吻合的時候，就一往情深的稱贊個不了，實際上這一部書的價值也許不十分大的，而我們非要置值在荷馬，莎士比雅，莫里哀等的著作之上不可。

第二種的偏愛價值，是由於吾人的趣味性格而發生的。譬如放浪於形骸之外，視世界如浮雲的人，他視法國高蹈派詩人，和我國的竹林七賢，必遠出於『神曲』的作者及屈原之上。性喜自然的人，他見了自然描寫的作品，就不忍釋手。喜歡旅行的人，他的書庫裏，必多遊記地誌。貧苦的人當然愛讀描寫貧苦的作品；貴族當然愛讀幽雅的創作，這一種偏愛價值，是顯而易見，且是吾人日常所經驗的一定的傾向，我在此地不多說了。

第三種的偏愛價值是一般的偏愛現像，嚴格的看起來，本不能稱為偏愛的，譬如我們因為年齡和周圍的關係，有時喜歡這一流，有時喜歡那一流的作品。這一種傾向當一定的年紀，在一定的範圍內，誰也是一樣的，所以與其說是偏愛，還不如說普通的好。現在我把幾個重要的現象舉在下面：

棲息於二十世紀的地球上的人類，大抵以對現狀抱着不滿者居多。而此不滿之發生，又是因於現在經濟社會組織之不良。所以對現實社會反抗的文藝作品，描寫被壓迫者及貧人的生活的作品，偏愛價值比絕對價值大。

我們的習性，大抵昵近而疏遠，凡與我們有時間與空間的隔閡的作品，偏愛價值比絕對價值大。

悲劇比喜劇偏愛價值大。因為這世上快樂者少。而受苦者多，且現代人都帶有厭世的彩色，而以血氣方剛的青年為尤甚。

性慾和死，是人生的兩大根本問題，所以以這兩者為材料的作品，其偏愛價值比一般其他的作品更大。俄國的小說，差不多沒有一篇不講戀愛和死，所以我們見到俄國的小說，就想翻開來讀。

以年齡為標準，吾人一般的傾向，偏愛對象一生中有三四次移易。第一少年時代愛偵探冒險的作品，第二青年時代愛戀愛的作品，第三中年時代愛描寫人生疾苦的作品，最後老年時代愛回憶的哲學的神祕的作品。

以人性為標準，女性所愛的是和平優美的作品，界性所愛的是深刻澈底的藝術，這並不是由於教育的區別而生的偏愛，却是性格不同的緣故。

文藝賞鑑上的偏愛價值，在正則的文藝批評上，本來是有害而無益的，不過我們當讀坎軻不遇的批評家所作的坎軻不遇的文人的批評時，每有不得不爲感動，甚至有爲流涕太息的地方，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偏愛價值是情意的產物，不是理智的評定。例如賈生的評屈原，喀拉衣兒的評彭思 CarLylo: Essay on Burns 都是如此。所以我敢說對於文藝作品，不能感得偏愛者，就是沒有根器的人，像這一種人是沒有賞鑑文藝的資格的。

——以上載敝帚集，北新版。

賣書

郭沫若

我平生苦受了文學的糾纏，我棄牠也不知道棄過多少次數了。我小的時候便喜歡讀楚辭莊子史記唐詩，但在民國二年出省的時候，我便全盤把牠們丟了。民國三年的正月我初到日本來的時候，只帶着一部文選，這是二年的年底在北京琉璃廠的舊書店裏買的了。走的時候本也想丟掉牠，是我大哥勸我，終竟沒有把牠丟掉。但我在日本的起初的一兩年，牠在我的筒裏是沒有取出過的呢。

在日本住久了，文學的趣味不知不覺之間又抬起頭來，我在高等等校快要畢業的時候，又收集了不少的中外的文學書籍了。

那是民國七年的初夏，我從岡山的第六高等學校畢了業，以後是要進醫科大學的了。我決心要專精於醫學的研究，文學的書籍又不能不和牠們斷緣了。

我起了決心，又先後把我貧弱的藏書送給了友人們，明天便是我永遠離開岡山的時候了。剩着庚子山全集和陶淵明全集兩書還在我的手裏。這兩部書我實在是不忍丟去，但我又不能不把牠們丟去。這兩部書和科學的精神尤爲是不相投合的呢。那時候我因爲手裏沒有多少錢，便想把這兩位詩人拿去拍賣。我想日本人是比較尊重漢籍的，這兩部書也比較珍奇，在書店裏或者可以多賣些價格。

那是晚上，天在落雨。我打起一把雨傘向岡山市上走去，走到了一家書店，我進去問了一聲。我說：『我有幾本中國書……』

話還沒有說完，坐店的一位年青的日本人懷着兩隻手粗暴地反問着我：『你有幾本中國書？怎麼樣？』

我說：『想讓給你。』

『哼』，他從鼻孔裏哼了一聲，又把下顎向店外指了一下：『你去看看招牌罷，我不是買舊書的人！說着把頭一掉便各自去做他的事情去了。

我碰了這一個大釘，失悔得甚麼似的，心裏又是惱恨，這位書賈太不把人當錢了，我就偶爾把招牌認錯，也犯不着以這樣侮慢的態度待我！我抱着書仍舊回我的寓所去。路從岡山圖書館經過的時候，我突然對於牠生出無限的惜別意來。這兒是使我認識了 Spinoza, Tagore, Kabir, Goethe, Heine, Nietzsche 諸人的地方，我的青年時代的一部分是埋葬在這兒的了。我便想把我肘下挾着的兩部書寄付在這兒。我一起了決心，便把書抱進館去。那時因爲下雨，館裏看書的沒有一個人。我向着一位館員交涉了，說我願寄付兩部書。館員說館長回去了，叫我明天再來。我覺得這是再好沒有的，便把書交給了館員，諉說明天再來，便各自走了。

啊，我平生沒有過着過這樣快心的事情。我把書寄付了之後，覺得心裏非常的恬靜，非常的輕靈，雨傘上滴落着的雨點聲都帶着音樂的諧調，赤足上蹴觸着的行潦也覺得爽膩。啊，那爽膩的感覺！我想就是耶穌的腳上受着 Magdalen 用香油塗抹時的感覺，也不過是這樣罷？——這樣的感覺，我到現在也還能記憶，但是已經隔了六年了。

自從把書寄付後的第二天我便離去了岡山，我在那天不消說是沒有往圖書館裏去過。六年以來，我坐火車雖然前前後後地經過了岡山五六次，但都沒有機會下車。在岡山的三年間的生活的回憶是時常在我腦中甦活着的；但我恐怕永沒有重到那兒的希望了罷？

呵，那兒有我和芳塢同過學的學校，那兒有我和曉芙同棲的小屋，那兒有我時常去登臨的操山，那兒有我時常弄過舟的旭川，那兒有我每朝清晨上學，每晚放學回家，必然通過的清麗的後樂園，那兒有過一位最後送

我上車的處女，這些都是使我永遠不能忘懷的地方，但我現在最初想到的是我那庾子山和陶淵明集的兩部書呀！我那兩部書不知道果安然寄放在圖書館裏沒有？無名氏的寄付，未經館長的過目，不知道究竟遭了登錄沒有？看那樣的書籍的人，我怕近代的日本人中終竟少有罷？即使遭了登錄，我想來定被置諸高閣，或者是被蠹蛀食了？啊，但是喲，我的庾子山！我的陶淵明！我的舊友們喲！你們沒要怨我拋撇！你們也沒要怨知音的寥落罷！我雖然把你們拋撇了，但我到了現在也還在鏤心刻骨地思念你們。你們即使不遇知音，但假如在圖書館中健存，也比落在貪婪的書賈手中經過一道銅臭的烙印的，總還要幸福些罷？

啊，我的庾子山！我的陶淵明！舊友們喲！現在已是夜深，也是正在下雨的時候，我寄居在這兒的山中，也和你們冷藏在圖書館裏一樣的呢。但我想起六年前和你們別離的那個幸福的晚上，我覺得我也算不曾虛度此生了，我現在也還要希望甚麼呢？也還要希望甚麼呢？

啊，我現在的身體比從前更加不好了，新添了三個兒子已漸漸長大了起來，生活的嚴威緊逼着我，我不知道能夠看着他們長到幾時？但我要把他們養大，送到社會上去做個好人，也是我生了他們的一番責任呢。我在今世假使沒有重到岡山來看望你們的時候，我死後的遺言，定要叫我的兒子們便道來看望。你們的生命是比我長久的，我的骨化成灰，肉化成泥時，我的神魂是藉着你們永在。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十月十七日夜僑居於
日本九州佐賀縣北一小二村中寫此。）

——載橄欖集，現代版。

百合與番茄

郭沫若

朋友C君又有信來了。

「我現在眞變爲了一個市儈。我爲生活關係，不能不就一職業，而此職業之名目乃是東大農場的營業主任。其實好聽些叫做主任，直說便是店裏的阿大。並且現在店還未開，籌備就緒時，大概要在一月以後。這兩天我幾乎每時都想到啥同路來，無奈這阿大的責任非常繁瑣，竟抽不出空。並且我前次要寫的一篇小說，只寫了七頁，也就不能繼續了。又細碎，又麻煩的事件，每日每時都堆在身上，要待我處理。這處理，好像楚項羽穿繡花針，當然是心焦而不易見效的了。

我住在吳淞路益壽里一四九一號。同住在上海，應當可以天天見面了，然而不能。只少要等五十天，店務已經順手，纔能抽出我自己。

仿吾這兩天住在家中麼？我極想看一看他對於「吶喊」的批評，可憐我似乎也曾說過要做一篇，但成功的日子不知年內可有不？』

這封信是初二的晚上到的，我得了信後，便想立刻去訪他，但恐怕夜間不容易找着他的住所，我只得暫時遏勒着了。

回溯去來，怕是三月以前的事罷？有一天晚上，我接過一封很重實的掛號信，開封看時，是一篇創作的投稿。我自從從事於文筆以來，所得的外來函件，無慮日有四五次，外界的出版物雖也如雨後春筍般的暢發，但我總覺得身之內外，只是非常的寂寥。我當晚把那篇創作讀了之後，我這個沙漠中飄泊着的駱駝，突然在自己的眼前發見了一株青翠的樹影，我的樂意便立刻嗾使了我寫了一信去回覆——可以說是感謝。這便是我和C君兩人的交際史的第一頁。自此以後，他陸續寄了許多創作的稿子給我，寄了許多信函給我，我從這些禮物之中，得知他的性格，得知他的生涯，得知他只是一位二十二歲的青年，是從一個農業學校畢業。他起初是久困在失業之中，後來他的信是從浦東寄來，他在浦東的東大農場覓得了一個小小的啗飯地了。

雙十節後第四日的午後，我正和一位新從東京囘來的朋友談說地震的情形時，門環一響又來一位新客：中等的身材，穿的是西裝，戴的是鳥打帽，臉是赭黑色的，上唇是微微有幾分反上，眼裏含着一雙黝黑而靈活的眸子，步武之間微聳着肩頭帶有幾分健氣。我一眼看時以爲是日本人了。他走進室內來和我握手的時候，纔說便是C君，我的驚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C君，這位是纔從東京囘來的F君。

——日本這囘地震眞是曠古未聞了。C君開首這麼說。

我說：剛纔F君在說，地震劇烈的時候，他在街上連脚步都不能站穩，只得在地上匍匐。看着看着，地面便崩裂了，房屋便坍塌了，四處都是火災，他有好幾天沒有吃飯。

C君說：我們中國人受害的還不甚多麼？

F君說：受害是難免的，現在可還沒有確實的調查，最可怕的是地震後日本人虐殺朝鮮人，連我們中國人也免不脫他們的狂怒。我們中國學生都不敢出街，我自己便受了好幾次的危險。

——是因爲我們中國人像朝鮮人嗎？還是別有緣故呢？

——相像是最大的原因，因爲當時有一種謠傳，說是地震時的火災都是朝鮮人和主義者放的火，日本的甚麼青年團，甚麼自警團，簡直成了狂犬一樣，朝鮮人死的不少，便是日本的勞動者也死的不少。我親眼看見有一羣日本的勞動者怕有一百多人，剪着手被兩三名警察護送到甚麼地方去拘留，路上遇着一隊青年團，不問青紅皂白，劈頭蓋腦，便把一大羣的勞動者打死在街上。

——這眞是慘無人道。我們中國的富翁們有多少搾取來的剩餘的血汗錢去救濟一些狂人，倒不如買些香帛來化燒給這些慘死的亡魂了。

C君囘頭又問仿吾在不在家。我說；因爲他有一位胞兄到了上海，他幾天都要往旅館裏去，說不定晚上會

回來。

C君說他隔兩天便要回他的故鄉南翔去的，他此次來上海，是因為農場方面派他擔任營業部的事情，要在虹口找房子，大約十一月的初旬，他便可以來上海，我們便可以長聚了。他因為在四點鐘前要到徐家匯去看她一位在女塾讀書的妹子，我們還談了些餘事，約定明日再會的時期，便匆匆告別了。F君也是同C君一道辭去的。

我最忘不了的是他第二天來時，與仿吾兩人對飲傾談的情狀。仿吾是木訥寡言笑的人，但當他一飲了酒，微微有些醉意的時候，他的談吐如同開了閘的流泉，他的笑容就好像一枝洋燭的顆蠟一樣，幾乎把全身都要溶化下去。他們談到文藝，談到婚姻問題，從中飯時分談到上了電燈，從中飯時分也一直飲到開了晚飯，他們還在手不停杯，口不停談，足足把一大瓶三星牌的白蘭地喝完了。我看他們也的確是很有醉意了。

仿吾他本是婚姻的失意者，他從小時便定了婚，他在日本留學的十幾年中常為這件事情所苦。但他前年回國後毅然把婚離了。聽說他的未婚妻不久也就病死了，他至今也還隱含着一段悲哀，我們讀過他「海上的悲歌」一詩的人，大概可以窺察他的心坎了。最可笑的是他有一次把Ernest Dowson的Vain Hope一詩譯了（便是「創造日」十九期上所登出的「無望的希望」）。他的譯稿上只寫了一個標題，並沒有寫明是從甚麼人譯出的。我因為詩中的悲情和他自己的身分太相近了，有一天清早我發見了他的譯稿的時候，竟誤以為是他自己做的，我也很傷感地做了一詩來和他。我的詩是：

讀了我友人的「無望的希望」，

令我內心之中感受着無限的凄涼，

他說：雖是百合花的花時過了，

他要追求個幻美的處子，走出跪在腳旁，

不過他的這樣的希望呀，
終只是無望的希望。

我也懷抱過這樣的希望迷離，
我也追求過百合花的處子：
可如今他的花時過了，
只剩着一片片的根瓣參差，
我只如蟻的跪在她的脚旁，
永替她運積沙泥。

啊，百合花的花時過了，
薰風吹不破這寥寂的荒郊，
朋友呀，我們原只是一樣的悲哀，
雖則是兩樣的情調。
你好則還有無望的希望縈懷，
我只得運積沙泥到老。

我把這首詩做好了，把給仿吾看時，惹得他好笑。他說明了他的是譯稿，連我自己也好笑起來。後來達夫見面時，我們同時把這兩首詩給他看，把這位酷嗜 Dowson 的在「銀灰色的死」中把 Dowson 的生涯體驗過一番的多情的友人也瞞過了，竟贏得他兩個眼圈泛了一陣潮紅，我們更不覺得一陣好笑。——這麼一場悲喜劇，

時常是我們一粒笑種，我們一提起來，總要笑得一個落花爛熳。

C君當晚也說他自己是失戀的人。他有一篇小說：敍述一位老人在年青時候眷戀一位身分不相同的女友，他在一次聖誕節的晚上寫了一封信給他的戀人，但他終不敢付郵，只永遠藏在自己的筒中；他一直獨身到老，都不能忘情那位女人，每到聖誕節來，他便把那封舊信取出，私自念着，沉沒在一個美妙的幻想裏。他這小說的內容便是他自己的已往的前塵和將來的後路。他說：他有一姐一妹都和他一樣，是矢志獨身。他有一位哥哥便因爲結婚的失意，永遠在四方流浪，周年四季，總不知道他的蹤跡。他是全無消息，向他的朋友寫信去問也得不到着落。但一到了年底，他又飄然囘家，和父母團年。新年一過，他又出去放浪去了。他有一位弟弟也是小時定了婚，但這未婚妻是無父無母的孤兒，旣無知識，又不肯向學，他的兄弟困於父母的情面又不能離婚，打算取不解決的態度，永遠不舉行婚禮了。

我們聽了他這些話，只覺得觸着了自己心上的痛創，我自己是無話可說的人，我看見仿吾迷着兩個醉眼極力向C君勸說，要他早早替他兄弟和未婚的弟妻設法，要快刀斬亂麻，免得使有望的青年因此頹喪了銳氣，免得他們到老來永受痛苦。仿吾的話是非常在理，但是在仿吾不幸的幸處，是他是幼年喪失父母的人，所以他的快刀比較容易把亂麻斬斷，而他自己尚還引起了一段意外的悲哀。說到有父有母的人情節又是兩樣了。阿，舊禮制的消除，全要在老人們的自己覺悟，爲父母的人想來沒有不愛自己兒女的，何苦爲虛榮俗議的顧慮，而坐視自己的兒女永受炮烙之刑呢！

他兩人嗑得都有幾分不能支持了，已經到了八點鐘，C君還在說在四點鐘前要到徐家匯去看妹子去　因爲他昨天沒有去成。

隔了五天的光景，C君又來訪問我們，他是纔從南翔來，立刻又要過浦東去了。他說那晚囘寓後吐了一夜，囘家去便睡了兩天，想寫的兩篇小說，終竟沒有做成。他趕往要過浦東，談不多時就告辭起身了。走時，

他還申說十一月初旬定可以來滬，我們可以長聚。

十一月的初旬他果然來了，但他信上說至少要五十天以後纔能和我們見面，我們怎能忍耐得呢？所以我接了他的信後便立地去看他，但我終怕在上海找路，向上海人問路就好像向菩薩求靈，他們有的全然不顧，有的還故意把你向錯的方向引去，況且又在夜間，所以我也只得遏勒着，等待明日了。

從哈同路上車一直坐到北四川路在老靶子路附近下了車。我不知道吳淞路在什麼方向，我下車的原因實在是伊文思書店引誘我的。我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書店漁獵」是我們學生間頂有趣的一項風習。下課沒事便走到新舊書店裏去徘徊，不必是因爲定要去買什麼書，只是如像女人們遊玩公園，上海人上遊戲場一樣，完全是出於一種消遣，在書店裏巡覽書名，或者繙繙目錄，遇着有好書的時候，有錢時便買他一本，沒錢時便立着讀完半本或一本小本的全書。無拘無束的精神，如像入了 Panorama 的畫室一樣。纔看見阿拉伯的商隊在沙漠中旅行，忽然又看見探險家在北冰洋上探險，纔看見羅馬軍隊入了埃及的首都開羅，逼死了絕世的美王 Cleopatra，又看見太空無數的星雲在搆成新星系統。人體的細胞在和細菌作戰的時候，火星的人類又在謀侵略地球。Fichte纔在草告德意志國民的書，愛因斯坦已經在向日本人講述相對論了。Pompeii 的居民在火山未爆發以前正戲場中看戲的時候，赤色軍已經佔領了莫斯科宣告全世界的革命……一切實際的非實際的，有形的或無形的，曠古的或未來的，形形色色的世界展開在我們面前，使我們時而興奮，時而達觀，時而悲，時而喜，時而憤怒，時而愛慕，時而冷笑，時而自慚，時而成爲科學家，時而成爲哲學家，時而成爲詩人，時而成爲志士……超絕時空的靈魂的冒險，情緒的交響曲——

但我囘到上海來已經半年，上海的大小書店於我只是些破紙簍，把我的漁獵的消遣久已消滅了。伊文思書店我雖然知道他的西書頗多，但我因爲路遠究竟一次也還不曾去過，我在電車上突然發見了伊文思的招牌，我的漁獵慾便捉住我下了車，我便跨進書店去，想享樂我半年以來久已忘却了的一種快樂。我剛進書店裏在一處

書櫥前立定，一位西崽便突然跑到我前面來問我想買什麼書，我說：「你等我看一看再說」。兩隻眼睛在我身上打量了好一會，又纔走向別處去了。哈哈。他像把我當成了扒手。我這天穿的衣裳是我在日本穿了十年的一套嗶嘰制服，上面套了一件前年在上海縫的十二塊錢的雨衣，穿這樣裝束的人要進西書局，怕是僭分了罷？我心中雖然感受着隱隱的不平，雖然感受着受了侮辱的憤恨，但是我也佩服做西崽的我們的同胞畢竟能忠於職守如此。

其實我有一種惡癖，很有難於在太陽光中對人說出的苦處。我走入書局，有時每要冒犯一次道德上的危險——更說明白些罷！我有時每要起一次偷盜的心腸！——書是好，但是價錢太貴了，率性……率性把他拿回去罷！已經插在書架上的書又取在手中了。強盜！強盜！心臟跳動起來，臉皮只是無端的發熱，左右顧，世界好像更暗淡了些。甚麼！眼前的這一些書籍不都是一些贓物麼？藝術家思想家把他們的心血凝成結晶，是如像大自然把蒸氣凝成雨露，把光雲凝成星球，這是萬彙所得共有，萬彙所得分受。資本家在貧苦人的身上榨取些血汗做成麵包去，把他們換了，回頭又在我們的身上來榨取麵包。甚麼！我何嘗是強盜！這是我們應該共有的！這是我們應該分受的！我們向作者致謝就夠了！我們向排印的工人致謝，向製本的工人致謝就夠了！我們爲什麼要向資本家低頭，要另外把血汗錢向他們孝敬？書是寫來供人讀的，而資本家把他搶去藏在書櫥裏。路面是來供人走的，而山寨的霸王把他佔去要人過路的金銀。要書賈們纔是強盜。我們是應該偷的，我們是應該偷的，我們不是偷，我們是把強盜的贓物奪回公有……贓物握在手中，自己對於自己的行爲辯護，但是心總是跳動不寧，臉總是發燒不止，周圍的書籍中都好像睜出了人的眼睛，房頂都像要倒了，四壁都向人逼來，……沒有法子又只得把書插回原處。啊，究竟是良心的裁制厲害——其實這何嘗是良心呢？習慣罷了！豢養罷了！鷹犬的爪牙能搏能噬，原是他們的本能，但受人們豢養而爲人們狩山守夜。我們是太受資本制度的豢養慣了，國家嚴制法律以遏盜．我們妄造良心以自防爲盜，不都是慣受了資本家們的豢養，只在爲他們保全安富尊榮嗎？

……但是，豢養慣了的，是不能翺翔的了。立在書架前，只好像一隻落水雞，抖一抖羽毛又只得跛行而前去。

我這種性癖不知道苦過我多少囘，假使我的教養（說高尙些）如不足時我怕早在縲絏之中吃過好幾囘稀飯了。其實認眞想來，縲絏中吃稀飯的人不惟不是歹人，而且纔是眞正的人類。因爲他們的人爲的作僞少，所以一般的僞人便說他們是強盜了。請到火車站上去看那張貼出的扒手們的照片罷，犯罰的次數愈多，面貌的表情愈獃，他們是天國中的老虎與獅子的朋友。人是不怕偸，只怕不肯授，有錢人想進天國，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難！

在伊文思書店中忍着氣巡視了一囘，可憐我強盜的性癖終竟抬不起頭來。白白出走好像敷衍不過，隨便問了兩本書：

Yeats 的：“Ideas of good and Evil”有沒有？

——……沒有。

——Nietzsche 的“Ecce Homo”（音讀如「也克火磨」）呢？

——唉，口磨？……當然沒有。

哈哈，當然沒有！連這兩種我們自己書櫥裏也有的書你們都不知道時，你忠於職務的西崽喲；對不住你的洋主人，你們的書店在我看來仍然是破紙簍呢！我好像凱旋將軍一樣，糾糾的推開了大門出去。

從老靶子向東去了，穿出了一條大街，我發見吳淞路三個字的時候，我眞是快活。我只不知道益壽里在那里了。問了許多人，有的只搖搖頭，有的只叫我南走，我從靶子路一直走到小菜場，每處巷口的名字我都看了，但總尋不出益壽里三字。幸好吳淞路還長，我的希望也不至於立刻便斷，但是我已早早起了一個决心，如再前走至蘇州河岸都找不出時，我只好乘靜安寺路的電車囘去了。吳淞路快要走完了，在西手走着的我突然看見一家門牌是一五二〇號，我知道目的地已在附近，就好像漫漫長夜中聽見了一聲雞鳴。啊，眞不容易。我早

曉得這益壽里在外白渡橋近邊，我不犯出去多走一大圈的冤枉路了。退走幾步果然發見了一個巷口，一家成衣店掛了許多洋服做招牌把巷名遮着了，再向街心走幾步去看時，正是「益壽里南街」。

啊，益壽里！你把我的壽命倒攪短了半日的辰光了。你這骯髒的程度，眞有點像耶路撒冷的不淨門。你自己的壽命或許可以多添些，你裏面不是有不改其樂的賢者嗎？

找到一九五一號了。矮矮的門楣，高我怕高不過兩尺。門扇的黑漆已經變成黑灰。銅環好像是鐵製的一樣。啊，山不在高，水不在深。丁，丁，丁，裏面走出一個中年的人。

——C先生住在這兒嗎？

——是。他請我進去，也沒問我姓名。

兩樓兩底的樓房，正堂上堆了一大堆洋芋。進側房，一間長條房間，裏面足足安了七張鋪位，當門一張飯桌，四條長凳，我便在這長凳的一隻上坐着。中年人叫茶房去叫C君，退回房中在前首窗下和另外一個年紀稍老的人談論些什麼去了。默默的坐在室中，我瞥見了兩隻馬桶。我不知C君睡的是那一牀鋪位，但是樸舊的程度七牀都彷彿相等，我自己不覺慚愧了起來，我身上的衣裳好像還太穿好了的一樣。

五分鐘光景之後，我和C君同路往小菜場去。

小菜場上沿着文監師路一面第七個的方形門下有個菜攤，那便是C君的聖壇了。幾個淺淺的竹籃放在綠色的木架上，紅肥的番茄（Tomato），蒼嫩的萵苣（Lettuce），紫色的無菁，粉藍的花菜，……我好像看見一幅 Cézanne 的靜物畫。

C君之外還有兩位助手，他們都笑容可掬地表示歡迎。

C君張着兩臂說道：你可照顧我些甚麼嗎？

我頂喜歡吃番茄，我便買了兩磅。我照他說的價給了他，我却深怕他循着情面虧了他的農場——啊！這種

公平的交易，這種尊貴的感情，我自有生以來只算起了這麼一次！……小菜場……utopia……

——番茄準備幾時吃呢？

——就在今晚吃罷，你能不能來？

——好，我五點鐘光景來賬目等夜裏結算。

——那麼，我好再買一瓶白蘭地等你。

不見面時急於想一見，見了面其實也並沒有什麼事情，有人要說我們是孩子氣，我們是甘受的。

另外還買了些萵苣，兩匹鯿魚，C君把我送到蘇州河畔，我便乘上了三等車回來。默坐在車中沉沒在感興的陶醉裏，我眼前的世界好像都蒙了一片玻璃。C君喲，我感謝你，你使我今日的生活這麼充實了。

我知道以服賤役為可恥的人，或者會鄙夷不屑你。

以服賤役為可憐的人，或者可為你做出一篇罵世的長文。

以服賤役為可悲的人，或者可為你流些感傷的淚珠。

以服賤役為可惜的人，或者可為你謀一相當的位置。

但是C君喲，請你恕我！我總覺得你只這麼就好了，只這麼做一輩子的店阿大不要更事他求。

打草鞋的不是莊周嗎？

磨鏡片的不是Spinoza麼？……

車過外白渡橋的時候，瞥見黃浦江中的濁流洗滌在皎潔的秋陽光裏，隱隱也帶着幾分內省的情調了。

——載沫若創作集。

月蝕

郭沫若

八月二十六日夜，六時至八時將見月蝕。

早晨我們在新聞上看見這個預告的時候，便打算到吳淞去，一來想去看看月亮，二來也想去看看我們久別不見的海景。

我們回到上海來不覺已五閱月了。住在這民厚南里裏面，眞眞是住了五個月的監獄一樣。寓所中沒有一株草木，竟連一坏自然的地面也找不出來。遊戲的地方沒有，空氣又不好。可憐我兩個大一點的兒子瘦削得眞是不堪回想。他們初來的時候，無論甚麼人見了都說是活潑肥胖，如今呢，不僅身體瘦削得不堪，就是性情也變得很孤僻的了。兒童是都市生活的 Barometer，這是我此次回上海來得的一個唯一的經驗。啊！但是，是何等高價的一個無聊的經驗呢！

幾次想動身回四川去，但又有些畏途。想到鄉下去生活，但是經濟又不許可。呆在上海，連市內的各處公園都不曾引他們去過。我們與狗同運命的華人公園是禁止入內的，要叫我穿洋服我已經不喜歡，穿洋服去是假充東洋人，生就了的狗命又時常同我反抗。所以我們到了五月了，竟連一次也沒有引他們到公園裏去過。

我們在日本的時候，住在海邊，住在森林的懷抱裏，眞所謂淸風明月不用一錢買，回想起那時候的幸福，倍增我們現在的不滿。我們跑到吳淞去看海，——這是我們好久以前的計劃了，但只這麼鄰近的吳淞，我們也不容易跑去，我們是太爲都市所束縛了。今天我要發誓，我們是定要去的，無論如何是定要去的了。坐汽車去罷？坐火車去罷？想在午前去，但又怕熱，改到午後。

小孩子們聽說要到海邊，他們的歡喜眞比得了一本新買的畫本時還要加倍。從早起來便預想起午後的幸

福，一天只是跳跳躍躍地，中午時連飯都不想吃了。因爲我說了要到五點鐘纔能去，平常他們是全不關心的時鐘，今天却時時去瞻望，還莫到五點！還莫到五點！長的針和短的針動得分外慢呢！

好容易等到了五點鐘，我們正要準備動身的時候，突然來了一個朋友，我們便約他同去，我跑到靜安寺旁邊汽車行裏問問車費。

不去還好了，跑了一趟去問，只駭得我抱頭鼠竄地囘來。說是單去要五塊！來囘要九塊！本是窮途人不該應妄想去做邯鄲夢。我們這裏請的一位娘姨辛辛苦苦做到一個月，工錢纔只三塊半呢！五塊！九塊！

我跑了囘來，朋友勸我不要去。他說到吳淞去沒有熟人，坐火車的時候把鐘點錯過了很麻煩的，況且又要帶着幾個小孩子，上車下車眞是夠當心。要到吳淞時，頂小的一個孩子又不能不帶去。

啊，罷了，罷了！我們的一場高興，便被這五塊九塊打壞得七零八碎了！可憐我們等了一天的兩個小兒，白白受了我們的欺騙。

朋友走的時候，已經將近七點鐘了。

沒有法子走到黃浦灘公園去罷，穿件洋服去假充東洋人去罷！可憐的亡國奴！可憐我們連亡國奴都還夠不上，印度人都可以進出自由，只有我們華人是狗！……

滿肚皮的憤慨沒處發洩，但想到小孩的分上，也只好忍忍氣，上樓去學披件西洋人的鬼皮。

我們先把兩個孩子穿好，叫他們到樓下去等着。出了一身汗，套上一件狗穿洞的襯衫。我的女人在穿她自己手製的中國料的西服。

——爲甚麼，不穿洋服便不能去嗎！她問了我一聲。

——不能，穿和服也可以，穿印度服也可以，只有中國衣服是不行的。上海幾處的公園都禁止狗與華人入內，其實狗到可以進去，人是不行，人要變成狗的時候便可以進去了。

我的女人她以爲我是在駡人了，她也助駡了一聲：上海市上的西洋人怕都是些狠心狗肺罷！

我單看他們的服裝，總覺得他們是一條狗。你看，這襯衫上要套一片硬領，這硬領下要結一根領帶，這不是和狗頸上套的項圈和鐵練是一樣的麼？——我這麼一說，倒把我的女人惹笑了。

哈哈，新發見！在我的話剛好說完的時候，我的心中突然悟到了一個考古學的新發見。我從前在甚麼書上看過，說是女人用的環鐲，都是上古時候男子捕擄異族的女子時所用的枷鐐的蛻形；我想這硬領和領帶的起源也怕是一樣，一樣是奴隸的徽章了。弱族男子被強族捕擄爲奴，項帶枷鎖；異日強弱易位，被支配者突然成爲支配者，項上的枷鎖更變形而爲永遠的裝飾了。雖是這樣說，但是你這個考古的見解，却只是一個想像，恐怕眞正的考古專家一定不以爲然。……然不然我倒不管，好在我並不想去做博士論文，我也不必兢兢於去求出甚麼實證。……

在我一面空想，一面打領帶結子的時候，我的女人早比我穿好，兩個小孩兒在樓下催促得甚麼似的了。啊，究竟做狗也不容易，打個結子也這麼費力！我早已出了幾通汗，領帶結終是打不好，我只好敷敷衍衍地便帶着他們動身。

走的時候，我的女人把第三的一個纔滿七個月的兒子交給娘姨還叮嚀了一些話。

我們從赫德路上電車，車到跑馬廳的時候，月亮已經現在那灰青色的低空了。因爲初出土的緣故看去分外的大，顏色也好像落日一樣作橙紅色，第一象限上有一部分果然是殘缺了。

二兒最初看見，他便號叫道：Moon! Crescent Moon! 他還不知道是月蝕，他以爲是新月了。

小時候每逢遇着日月蝕，眞好像遇着甚麼災難的一樣。全村的寺院都擊鐘鳴鼓，大人們也叫我們在家中打板壁作聲響。在冥冥之中有一條天狗，想把日月吃了，擊鐘鳴鼓便是想駭去那條天狗，把日月救出：這是我們四川鄉下的俗傳，也怕是我們中國自古以來的傳說。小時讀的書上，據我所能記憶的說：周禮地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春官太僕也贊王鼓以救日月，秋官庭氏更有救日之弓和救月之矢。穀梁傳上也說是天子救日陳五兵五鼓，諸侯三兵三鼓，大夫擊門，士擊柝。這可見救日月蝕風俗自古已然。北歐人也有和這絕相類似的神話，他們說：天上有二狼，一名黑蹄（Hati），一名馬納瓜母（Managarm），黑蹄食日，馬納瓜母食月，民間作聲鼓噪以望追去二狼救出日月。

這些傳說，在科學家看來，當然會說是迷信；但是我們雖然知道月蝕是由於地球的掩隔，我們誰又能把天狗的存在否定得了呢？如今地球上所生活着的靈長，不都是成了黑蹄和馬納瓜母，不僅是吞噬日月，還在互相嚙殺麼？

啊啊，溫柔敦厚的古之人！你們的情性眞是一首好詩。你們的生命充實。把一切的自然現像都生命化了。你們互助的精神超越乎人間以外，竟推廣到了日月的身上去。可望而不可及的古之人，你們的鼓聲透過了幾千萬重的黑幕，傳達到我耳裏來了！

啊，我畢竟昧了我科學的良心，對於我的小孩子們說了個天大的謊話！我說：那不是新月，那是有一條惡狗要把那圓圓的月亮吃了。

二兒的義憤心動了便在電車上叱咤起來：狗兒，走開，狗兒！

大的一個快滿六歲的說：怕是雲遮了罷？

我說：你看，天上一點雲也沒有。

——天上也沒有狗啦。

啊，我簡直找不出話來回答了。

車到了黃浦灘口，我們便下了車，穿過街，走到公園外的草坪裏去。兩個小孩子一走到草地上來，他們眞是歡喜得了不得。他們跑起來了，跳起來了，歡呼起來了。我和我的女人找到一支江邊上的櫈子上坐下，他們便在一旁競跑。

月亮依然殘缺着懸在浦東的低空，橙紅的顏色已漸漸轉着白了。月光照在水面上亮晶晶地，黃浦江的昏水在夜中也好像變成了靑色一般。江心有幾隻遊船，滿飾着燈彩，在打銅器，放花砲，遊來遊去地囘轉，想來大約是救月的了。啊，這點古風萬不想在這上海市上也還保存着，但可憐吃月的天狗，纔就是我們坐着望月的地球，我們地球上的狗類眞多，銅鼓的震動，花砲的威脅，又何能濟事呢？

兩個孩子跑了一會，又跑來挨着我們坐下：

——那就是海？指着黃浦江同聲問我。

我說：那不是海，是河。我們囘上海的時候就在那兒停了船的。

我的女人說：是揚子江？

——不是！是黃浦江。只是揚子江的一條小小的支流，揚子江的上遊便在我們四川的嘉定敍府等處，河面也比這兒寬兩倍。

——唉！她驚駭了，那不是大船都可以走嗎？

——是，是可以走，大水天，小火輪可以上航至嘉定。

大兒又指着黑團團的浦東問道，那是山？

我說：不是，是同上海一樣的街市，名叫浦東：因爲是在這黃浦江的東方。你看月亮不是從那兒昇上來的

嗎？

——哦，還沒有圓。……那打鑼打鼓放花炮呢？

——那就是想把那吃月的狗兒趕開的。

——是那樣嗎？嚇嚇，嚇嚇，……

——趕起狗兒跑罷！嚇嚇，嚇嚇，……

兩人又同聲么喝着向草地上跑去了。

電燈四面輝煌，高昌廟一帶有一最高的燈光時明時暗，就好像遠海中望見了燈台的一樣。這時候我也並沒有甚麼懷鄉的情趣，但總覺得我們四川的山靈水伯遠遠在招致我。

——我們四川的山水眞好，我便自言自語地說了起來：我們不久大概總可以回去。巫峽中的奇景恐怕是全世界中所沒有。江流兩岸對立着很奇怪的巖石，有時候眞如像刀削了的一樣。山頭常常戴着白雲。船進了峽的時候，前面看不見去路，後面看不見來路，就好像一個四山環拱的大湖，但等峽路一轉又是別有一洞天地了。人在船上想看山頂的時候，仰頭望去，帽子可以從背後脫落。我們古時的詩人說那山裏面有美好絕倫的神女，時而爲暮雨，時而爲朝雲，這雖然只是一種幻想，但人到那地方總覺得有一種神韻襲人，在我們的心眼間自然會生出這麼一種暗示。

啊啊，四川的山水眞好，那兒西部更還有未經跋陟的荒山，更還有未經斧鉞的森林，我們回到那兒，我們回到那兒去罷！在那兒的荒山古木之中自己去建築一椽小屋，種些芋粟，養些鷄犬，工作之暇我們唱我們自己做的詩歌，孩子們任他們同獐鹿跳舞。啊啊，我們在這個亞當與夏娃做壞了的世界當中，另外可以創製一個理想的世界。……

我說話的時候，我的女人凝視着我，聽得有幾分入神。

——啊，我記起來了。她突然向我說道：我昨晚上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夢。

——甚麼夢呢？

她說：我們前幾天不是想過要到東京去嗎？我昨晚上竟夢見到了東京。我們在東京郊外找到一所極好的房子，構造就和我們在博多灣上住過的抱洋閣一樣，是一種東西洋折衷式的。裏面也有花園，也有魚池，也有曲橋，也有假山。紫荊樹的花開滿一園，中間間雜了些常青的樹木。更好是那開廠豁的樓房，四面都有欄干，可以眺望四方的松林，所有與抱洋閣不同的地方，只是看不出海能了。我們沒有想出在東京郊外竟能尋出那樣的地方。房金又賤，每月只要十五塊錢。我們便立刻把行李搬了進去。晚上因爲沒有電燈，你在家裏守小孩們，我便出去買蠟燭。一出門去，只聽樓上有甚麼東西在晚風中吹弄作響，我回頭仰望時。那樓上的欄干纔是白骨做成，被風一吹，一根根都脫出臼來，在空中打擊。黑洞洞的樓頭只見幾多屍骨一上一下地浮動。我駭得甚麼似的急忙退轉來，想叫你和小孩們快走。後面便跟了幾多屍骨進來踞在廳上。屍骨們的顎骨一張一合起來，指着一架特別瘦長的屍骨對我們說，一種怪難形容的喉音。他們指着那位特別瘦長的：這位便是這房子的主人，他是受了鬼祟，我們也都是受了鬼祟。他們叫我們不要搬，說那位主人不久便要走了。只見那瘦長的屍骨把頸子一偏，全身的骨節都在震慄作聲，一扭一拐地移出了門去。其餘的屍骨也同樣地移出了門去。兩個大的小孩子駭得哭也不敢哭出來。我催你趕緊搬，你纔始終不肯，我看你的身子也一刻一刻地變成了屍骸，也吐出一種怪聲，說要上樓去看書。你也一扭一拐地移上樓去了。我們母子只駭得在樓下暗哭，後來便不知道怎麼樣了。

啊，眞好一場夢！眞好一場意味深長的夢！像這上海市上要白磚紅的華屋，不都是白骨做成的麼？我們住在這兒的人不都是受了鬼祟的麼？不僅我一人要變成屍骸，便是你和我們的孩子，不都是瘦削得如像屍骸

一樣了麼？啊，我們一家五口，睡在兩張棕網床上，我們這五個月來，每晚做的怪夢，假使一一筆記下來，在分量上說，怕可以抵得上一部「胡適文存」了呢？

——「胡適文存？」

——是我們中國的一個新人物的文集，有一寸來往厚的四厚册。

——內容是甚麼？

——我還沒有讀過。

——我昨晚上也夢見宇多姑娘。

——啊，你夢見了她嗎？不知道她現刻怎麼樣了呢？

我們這樣應答一兩句，我們的舞臺便改換到日本去了。

民國六年的時候，我們同住在日本的岡山市內一個偏僻的小巷裏。巷底有一家姓二木的鄰居，是一位在中學校教漢文的先生。日本人對於我們中國人尚能存幾分敬意的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一種便是專門研究漢文的學者了。這位二木先生人很古僻，他最崇拜的是孔子。周年四季除白天上學而外，餘都住居在樓上脚不踐地。

因爲是漢學家的家庭，又因爲我的女人是他們同國人的原故，所以他家裏人對於我們特別地另眼看待。他家裏有三女一男。長女居孀，次女便名宇多，那時只好十六歲，還有個十三歲的幼女。男的一位已經在東京的帝國大學讀書了。

宇多姑娘她的面龐是圓圓的，顏色微帶幾分蒼白，她們取笑她便說是「盤子」。她的小妹子尤爲俏皮，一想要苦她，便把那「月兒出了」的歌來高唱，歌裏的意思是說：

月兒出了，月兒出了，
出了，出了，月兒呀。
圓的，圓的，圓圓的，
盤子一樣的月兒呀。

這首歌凡是在日本長大的兒童都是會唱的，他們蒙學的讀本上也有。只消把這首歌唱一句或一字，或者把手指來比成一個圓形，宇多姑娘的臉便要漲得緋紅跑去干涉。她愈干涉，唱的人愈要唱，唱到後來，她的兩隻圓大的黑眼汪汪地含着兩眶眼淚。

因為太親密了的緣故，他們家裏人——宇多姑娘的母親和孀姐——總愛探問我們的關係。那時我的女人纔從東京來和我同居，被她們盤詰不過了，只諉說是兄妹，說是八歲的時候，自己的父母死在上海，只剩了她一人，是我的父親把她收為義女撫養大了的。宇多姑娘的母親把這番話信以為真了，便時常對人說：要把我的女人做媳婦，把宇多許給我。

我的女人在崗山從正月住到三月便往東京去讀書去了。宇多姑娘和她的母親便常常來替我煑飯或掃地。宇多姑娘來時，大概總帶她小妹子一道來。一人獨來時候也有，但手裏總要拿點東西，立不一刻她便就走了。她那時候在高等女學也快要畢業了。有時她家裏有客，晚下不能用功的時候，她每得她母親的許可，拿書到我家裏來。我們對坐在一個小棹上，我看我的，她看她的。我若一要看她讀的是甚麼的時候，她總十分害羞，立刻用雙手來把書掩了。我們在棹下相接觸的膝頭有一種溫暖的感覺交流着。結局兩人都用不了甚麼功，她的小妹妹又走來了。

只有一次禮拜，她一人悄悄地走到我家裏來，剛立定脚，她又急忙蹋手蹋足地跑到我小小的廚房裏去了。我以為她在和她的小妹子捉迷藏，停了一會他又蹋手蹋足地走了出來。她說：剛纔好像姐姐囘來了的一樣，姐

姐總愛說閑話，我囘去了。她又輕悄悄地走出去，出門時向我笑了一下走了，

五月裏女人由東京囘來了，在那年年底我們得了我們的大兒。自此以後二木家對於我們的感情便完全變了。簡直把我們當成罪人一樣，時加白眼。沒有變的只有宇多姑娘一人。只有她對於我們還時常不改她笑容可掬的態度。

我們和她們共總只相處了一年半的光景，到明年六月我便由高等學校畢業了。畢業後暑期中我們打算在日本東北海岸上去洗澡，在一月之前，我的女人帶着我們的大兒先去了。

那好像是六月初間的晚上，我一人在家裏準備試驗的時候。

——K君，K君，宇多姑娘低聲地在窗外叫，你快出來看……

她的聲音太低了，最後一句我竟沒有聽得明白。我忙掩卷出去時，她在窗外立着向我招手，我跟了她去，並立在她家門前空地上，她向空中指示。

我抬頭看時，纔知道是月蝕。東邊天上只剩一鈎血月，瀰天黑雲怒湧，分外顯出一層險惡的光景。

我們默立了不一會，她孀姐惡很很地叫起來了：

宇多呀！進來！

她向我目禮了一下走進門去了。

我的女人說：六年來不通音問了，不知道她們還在岡山沒有？這是我們說起她們時，總要引起的一個疑問。我們在囘上海之前，原想去探訪她們一次，但因爲福岡和岡山相隔太遠了，終竟沒有去成。

——她現在已經二十二歲了，怕已經出了閣罷。

我昨晚上夢見她的時候，她還是從前那個樣子，是我們三人在岡山的旭川上划船，也是這樣的月夜。

好像是我們要囘上海來了，我們去向她辭行。她對我說：她要永遠營獨身生活，想隨着我們到上海。

——到上海？到上海來成枯骨麼？啊啊，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了。

我們還坐了好一會，覺得四面的噪雜已鎮靜了好幾分，草坪上坐着的人們大都散了。江上吹來的風，添了幾分濕意。眼前的月輪，不知道幾時已團團地昇得很高，變着個蒼白的面孔了。

我們起來，攜着小孩子纔到公園裏去走了一轉，園內看月的日本人很不少，印度人也有。

我的女人掛心着第三的一個孩子，催我們囘去。我們走出園門的時候，大兒對我說道：爹爹，你天天晚上都引我們這兒來罷！二兒也學着說。他們這一句簡單的要求，使我聽了幾乎流出了眼淚。

（十二年八月廿八日夜）

今津紀游

郭沫若

一

『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我們人類好像都有種鶩遠性。當代的天才，每每要遭世人白眼。意大利詩聖但丁，生時見逐於故國，流離終老，死後人始爭以得葬其骸骨為地方之榮。俄國文豪杜斯妥逸夫司克，生時亦受盡流離顛沛窘促之苦，死後

國人始爭爲流涕以盡哀。這種要算是時間上的鶩遠性了。空間上的鶩遠性，我把我自己來舉個例罷。我是生長在峨眉山下的人，在家中過活了十多年，却不曾登攀過峨山一次。如今身居海外，相隔萬餘里了，追念起故鄉的明月，渴想着山上的風光，昨夜夢中，竟突然飛上了峨眉山頂，在月下做起了詩來。

不再扯遠了。我來福岡市，已經將近四年。此地的博多海灣，是六百四十年前，元軍第二次東征時全軍覆沒的地點。當時日人在博多沿岸，各處要隘之地築壘抵禦。九年前在東京一高聽講日本歷史的時候，早聽說福岡市西今津地方，尚有一片防壘殘存，爲日本歷史上有名的史蹟。當時早恨不得飛到今津去踏訪，憑弔蒙古人「馬蹄到處無青草」的戰地。

我在民國二年末初到日本的時候，是由火車穿過萬里長城從朝鮮渡海而來。火車過山海關時，在車中望見山上蜿蜒着的城壘，早曾嘆服古人才力之偉大，而今人碌碌無能。後日讀 P. Remer 氏所著德國近代人利林克龍（Liliencron）傳，敍他晚年在北海配爾屋牟島（Pellworm）上做堤防總督的時候，每在暴風咆哮的深夜，定然在高堤上，臨風披襟，向着洶湧的狂濤，高叫出他激越的詩調。我受了他這種凱旋將軍般的態度之感發，我失悔我穿過萬里長城的時候，何不由山海關下車，登高壯觀，招弔秦皇蒙恬之魂魄？我至今還在渴想……唉！這也算是一種鶩遠性的適例了，我在福岡住了將近四年，守着有座「元寇防壘」在近旁，我却不曾去憑弔過一囘，又在渴想着踏破萬里長城呢？

元寇防壘，日人所高調讚奬的「護國大堤」，我的想像中以爲定可以與我國的萬里長城堪伯仲。守此而不登，豈不是鶩遠性之誤人嗎？

二

今晨八點鐘，早早跑上學校裏去，不料第一點鐘的內科講義纔是休講，好像是期待着要搭乘的火車，突然

遲延了一樣，我頗轉沒有法子來把這一點鐘空時間消遣。我沒精打彩地走進圖書館，把一兩禮拜前的新聞紙隨手翻閱，覺得太無聊了。我想起今日的課程，都是不願意上的，只有午後兩點鐘以後的檢眼實習是不能不出席，我何不走到個甚麼地方去，利用我這半日的光陰，或者我親愛的自然，還會賜我以許多的靈感。

市外的西公園，自從前三月田壽昌來訪我時，我們曾同去遊逛過一次以來，我已兩年不去了。雖然不是開櫻花的時候，園內有些梅花，定已漸漸開放，並且在這樣晴好的天氣中，坐在那園中高處，看望太陽光上的海波，也正是無上的快心樂事。不錯，我便往西公園去罷！我纔一動念，我的兩脚已把個挾着書包的我運出了校門。我竟成爲電車的乘客了。

電車西行，有三十分鐘的光景，到了西公園。我下車徐徐向園門步去。別的同學都是挾着書包向着東行，我一人却是挾着書包向着西走，我又穿的是制服，戴着是制帽，行路的人好像都在投一種詫異的眼光向我。我不是磨房的馬，定要瞎着眼睛受人驅使嗎？你們難道不要我有自由意志！懷着一種無謂的反抗心，我還沒有走到園門，鶩遠性突然又抬起頭來。西公園離今川橋只有一區的電車，到了今川橋，再坐幾站輕便火車，便可以達到今津。走熟了的地方有甚麼意思喲？元寇防壘！護國大堤！蒙古人馬蹄到處無靑草的古戰場！去罷！去罷！去學利林克龍披襟怒吼！

我又坐上了電車去了。沒有幾分鐘的光景，電車已經到了終點。我從今川橋下車，往輕便鐵道的驛站——名目雖叫驛站，但只是街面上的一家舖口代辦的——上去買車票。我檢查我的錢包，只有五十錢（一錢合我國銅元一枚）的一張紙幣。

——往今津的車票要多少錢？

——要二十四錢。

——請把一張來回票給我。

——要四十八錢。

我把紙幣給了賣票的，他把了十六區的車票給我，找了我兩個銅板。原來輕便火車的車票，也還是同市內電車的一樣，是分區零買的，他指示着車票的站名向我說：從此處到今宿，是八站路，一站四錢，從今宿再坐渡船纔能到今津。

我問：渡船錢要多少？

他說：要三錢，

我聽着吃了一驚，我手中只有兩個銅板了，今天的計畫，不是完全歸了水泡嗎？我急忙在衣包中收尋，另外又纔尋出一個五錢的白銅小幣。啊，好個救星！這要算是在砂漠中絕了水的商隊，突然遇着了 Oasis（砂漠中膏腴之地）了！驛站中待車的人很多，火車要到十點鐘的時候纔能開到。

日本人說到我們中國人之不好潔淨，說到我們中國街市的不整飭，就好像是世界第一。其實就是日本最有名的都會，除去幾條繁華的街面，受了些西洋文明的洗禮外，所有的側街陋巷，其不潔淨不整飭之點也還是不愧爲東洋第一的模範國家。風雨便是日本街道的最大仇人。一下雨，全街都是泥淖淋漓，一颳風，又要成爲灰塵世界。又聰明又經濟的日本國民常常擇些細碎的石子來面在街上，利用過往行人的木板拖鞋作爲碾地機的代用。隔不許久，石子又要變成了灰塵，又要變成了泥濘了。驛前的街道，正是石子專橫的時代。街心的四條鐵軌，差不多要埋沒在泥土中了。街簷下的水溝，水積不流，昏白的膏水中含混着銅綠色的水垢，就好像消化不良的小兒的糞便一樣。驛旁竟公然有位婦人在水溝上搭一地攤，攤上堆一大堆山榛，婦人跪在地上燒賣。這種風味，恐怕全世界中，只有五大強國之一的日本國民纔能領略了。

坐在站中，望着外面雜踏喧鬧的街市，無端地發起了這段敵愾心來，中日兩國互相經蔑的心理，好像成了慢性的疾患，眞是無法醫治泥。

人總是不宜好的動物。金錢一富裕的時候，總要湧出些奢侈慾望來。我無意識中又在一個衣包之內搜出了一張五十錢的紙幣，我好像立地成了位大富翁一般。火車輪船要運轉時，煤烟是不可缺少的原動力，人要去旅行時，紙烟也當然不可缺少。我便花了八個銅板，買了一匣紙烟，一匣洋火，便在驛站中吹雲吐霧起來。可憐吹吐纔不上半隻，我的腦天早已昏昏朦朦了。滾蛋罷！我含着幾分可惜的意思，把剩下的半隻紙煙，憤恨地投在水溝裏去。醜惡的奢侈慾望的屍骸，還在溷水中燻蒸了一會殘喘。

三

小小的機關車，拖了兩乘坐車走來，骯髒的程度，比上海「大衆可坐」的三等電車，恐怕還要厲害。車中擁擠得不堪，如像纔開封的一匣洋火。我上車得早，在一隻角上幸好尋得一個座位，但可恨不客氣的一位鄉下人，竟來加上楔頭，坐到我左脚的大腿上，我好像楚項羽陷入垓下的重圍，就使有拔山之力，也只好徒喚奈何了。

汽笛放起猫叫聲，火車已經開動起來。

過了一個停車場，兩面的街市，已經退盡，玻窗外開展出一片田野，田地尚多裸身，有的已種麥苗，長已四五寸了。遠山在太陽光中燃燒，又好像中了酒的一樣。太陽隔窗照到我的頸子上來熱騰騰地。車上坐的多是職工中人，指點沿線的各處小小的工場，和着車輪的噪音，高談闊論，可惜談吐多不可辨。

又過了兩個停車場，車上漸漸稀疎了。到了一個小小的村落，村前竟公然有座電影戲館，戲目的帘子立在館前，怪刺目地掛着種種看板畫。出村，車入松林中。檢看票上站名，知是「生之松原」。松原一面沿海，從樹幹間可以看出青青的海色，點點的明帆，昏昏的島影。我心中也生出了幾分旅行的興趣。背海一面，樹甚深遠，只除無數退走的樹幹外，別無所見。在這種晴和的天氣，能借個燕婉的女友，在那松林中散步談心，怕更

會是件無上的快心樂事了。

林中車行十多分鐘的光景，走出海岸上來了。海水一片青碧，海天中有幾隻白鷗，作種種嶮險的無窮曲線，盤旋飛舞。有的突然飛下海面，掠水而飛，飛不多遠，又突然盤旋到空中消去。

火車到了今宿站。

我從今宿下車，問明了渡船的所在。從今宿市中穿過，又向西走入一松林中，松林無人，陽光洒地，可惜沒有燕婉的佳伴偕行，只有我自己的影兒在隨着我走。啼鳥在空中清囀。走過松林，又走到一小小村落，街簷下有些中年以上的婦人，席地，坐在太陽光中縫級。出村，又走到海岸上來，臨海一家擺渡人家靜立在一座淺峯之下。渡船已開，我只得坐在岸上等待。渡家中的時鐘，已經十一點過了。時間不可不利用，我早就受了自然的窘迫的要求，我不得不在這個時間內應命了。我便轉入渡家後的廁所中去。

我踞在廁所中，一面應着自然的要求，一面想起前兩天B君向我所說的南洋的風俗談來——B君喲！我在這種地方追念起你來，你恕我的這個大大的失禮了罷！

B君說：南洋地方大小便所，都是立在河邊，放出的大小便聽着流水冲去，日本人的便房叫「河屋」（Kawaya），這正是日本民族南來的一個證明。

廁所中有許多猥褻的壁畫，這是日本全國廁所中的通有現象。善於保存壁畫的日本史學家喲！這種極無名的戀愛藝術家的表現藝術，於民族風俗史上，也大有保存的必要呢！

無端中又得出一個戀愛的定義來：

「戀愛者何？是一種自然的要求，如像大小便一般，不得不逼人去走骯髒的所在者也。」

笑話！笑話！在這壁畫蔚然的「藝術之宮」再沉吟得一刻的時候，渡船怕又要開了呢！

四

今津是在系島郡上。系島原來不是海島，是與陸地相連，渡船在海灣中過渡，海水異常清澈，好像是西子湖水一樣。因爲沒有帶張地圖來，上了岸後，竟把地方走錯。問了多少行人，走了多少枉路，我纔走到了今津。今津村上也怕有兩三百戶人家，我在村中旋來旋去，只想朝外海邊走，却只在村中打盤旋。最後走到一家賣花郵片的舖店門口，我便買了幾張今津史蹟的花郵片，有一張是「勝福寺的蟠龍松」，有一張是「元寇殲滅碑」，有一張就是「元寇防壘」了。我見了元寇防壘的繪片，我不禁大失所望。啊！這就是「護國的大堤元寇防壘」了嗎？　條亂雜的矮矮石堤在我國鄉村中溝道兩旁隨處都可以尋出。縱使有眞正的利林克龍走來，站在這種大堤上，恐怕也叱不出甚麼激越的詩調來了。

店主人爲我指示勝福寺的所在，近在店旁，叫我去看蟠龍松。

蟠龍松是幾百年前的古物，今年正月間日本政府有指定爲天然紀念物的消息。關於此樹，有一浪曼諦克的口碑流傳。說是六百年前征夷大將軍足利尊氏（Ashikaga Takauchi）來在九州的時候，仰慕勝福寺開山臨濟宗大覺禪師盛名，親來拜訪。禪師旁乃有一窈窕的嬋娟待坐。尊氏大驚，怒罵禪師品性惡劣。禪師自若，而美人慚憤，跳入庭前池水中，化爲大蛇，蟠松而逝。

外史氏曰：迂哉！迂哉！足利尊氏也！不知色卽是空，空卽是色。

迂哉！迂哉！侍側之美人也！不知種種聲聞，都如泡影。

這種無稽的傳說，總覺有種葱蘢的詩意，引人入魔，但是我守着皎皎的太陽當頭，護國的大堤還不曾到眼，午後兩點鐘起還有檢服實習，我沒有在夢境中低回的餘假。

我謝了店主人的殷勤，出村又穿過一帶松原，我終竟走到我最後的目的地點。松林外沿海一帶砂堤，上有

亂石狼藉，我把繪片中的光景同實物比較，我纔知道就是所謂「護國的大堤」—！寃哉！寃哉！浪曼諦克的騖遠性之誤人也！但是周遭的自然風物倒還足以償我這半日的足勞。我坐在亂石上，在防壘繪片背面寫了一段印象記來。

——堤長不過百丈。堤上狼藉些極不規則的亂石，大者如人胸廓，小者如人頭首。中段自砂中露出之石垣，最高處僅及股臀關節。

堤前爲海灣，堤後爲松林，有小鳥在松林中啼叫。海風清爽。右手有高峯突起如獅頭，樹木甚蒼翠。海灣中水色靑碧，微有漣漪，志賀島橫陳在北，海中道一帶白色砂岸，瞭然可見。西北亦有兩小島，不知名。海灣左右有岩岸環抱，右岸平削如屏，左有峯巒起伏。正北灣口，海霧濛濛，中有帆影，外海不可見。天際一片灰色的暗雲，其上又有一片白色卷層雲，又其上天靑如海。

太陽當頭，已是正午時候。

堤前砂岸，淺草衰黃。有長觜小蠅在日光中飛繞，無力。

茅屋幾椽，已頹圮，疑是漁人藏舟之處。

——郵片已寫滿了，在那平如明鏡的海上，元艦四千艘，元軍十萬餘人，竟會於一夜之間，突然爲暴風所淹沒，不可抗的終是自然之偉力了。我又想到了杜牧之詠「赤壁」的一詩。

『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在堤前沉吟了一回，又想於無意中或者也可以尋得一枝沉沙的折戟，折戟雖沒有，倒尋到了一個雪白的大椎骨，左右兩橫突起，開張如蝶翅，上關節突起前面又無肋骨關節面，我斷定牠是牛脊的腰椎骨。這是個絕好的紀遊紀念品了，或者便是元軍載來的水牛殘骨，也說不定。我把來包在書包裏面，又想去登上那右手的獅頭

峯。

五

獅頭峯餘勢，當獅體之尾骶上有一段平坦高原，上有一碑，碑題「元寇殲滅之處」五字。碑前有紀名銅柱，上題「大正四年十一月建」。碑下有石欄環繞，周圍有幾處竹欄，各圍淺松一株是些貴族華族的紀遊品。坐石欄上四望，三面均被海水灣環，只有防壘後松原的一帶低地幾於與水面齊平，此地在千年之前，當然是絕立的孤島，系島郡之名可以推見。所謂護國的大堤，或者便是防水的水堤，也是不能說定。轉入碑後，碑後亦有「大正四年十一月建」等字樣。

捨碑，向山脊行去，山路高低不平，漸登，氣漸促，喉嚨渴不可耐，失悔來時不曾買些橘子。登山決不是件樂事，以爲怕要到峯頂了，山路一轉，峯頂依然還在上頭。如此屢受欺騙，亦只得鼓舞餘勇而登，熱，汗流，渴，氣促，心搏亢進，筋力疲勞，好像得了心臟病的一樣。山外的風物再也莫有餘暇盼戀。遇山樵數人，新伐的樵木放出一種濃重的木香。將至絕頂，有小小一座神社，壁上掛着許多還願的畫馬。紀遊者的芳名，題滿外壁。在神社前坐息，勇猛的心臟，幾乎要從口中跳了出來。心氣漸漸平復了，我又纔走上獅子頭去。獅頭臨海，古松森森，禿石壘壘，俯瞰海灣，青如螺黛。有漁舟一隻，長僅尺許，有兩人在舟中垂釣。唐人太上隱者有「答人」一詩，

『偶來松下坐，高枕石頭眠。
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

他這第一句，我實際辦到了。第三句，我也實際辦到了，因爲我是沒有帶錶來的。但是我的懶惰工夫，却還沒有到高枕無憂忘年忘命的程度。我午後二時起，還有二點鐘的檢恨實習是不能不出席的，我看見日脚偏

西，就使有現存的石頭可枕，我的脚也不肯唯唯聽命了。

我正站立起來，打算要走，突然前面垂岩下騰出一種歡呼，使我大吃一驚。上來的是兩個勞動者。他們從我身旁擦身過時，我的心臟還兀兀地在跳。我又起了一種好奇心，决意從那兩個勞動者登上的來路走下山去。路極嶮隘，攀援樹枝而下，路盡處，纔又折到來時所過的神社面前，兩個工人已經在那兒休息着了。此次怕他們也不免吃了一驚罷？一人向我乞火，我把火柴給了他。啊，這兩個工人，假使是兩位處子的時候呀，這不是段絕好的佳話嗎？就好像盧梭在安奴西山中與雅麗，恪拉芬里德兩少女邂逅相遇，就好像鄭交甫在江干遇着江妃，那豈不是不枉了我今日的此行了嗎？……

古人說：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其實我從登山的經驗上看來，倒是從惡如登，從善如崩了。我此處所謂善惡，不消說是以心境的快不快爲標準。人不是那麼容易爲惡的，受盡種種良心上的制裁，做出一種惡事，心裏所受的不快，怕與登山時的苦楚無甚增減。偶爾做出一件善事，心裏所生的快感，也怕和這下山時的快感無甚損益。

上山時那麼困苦，幾乎如像害了一場大病；一到下山，就好像在滑冰的一樣，周圍的景色應接不暇，來時的道路亦瞭如指掌，飛，飛，飛，我身輕如鳥，聽憑山道的傾斜，把我滑下山來，眞是舒服，眞是舒服，只可惜喉嚨終是有幾分渴意。

六

取捷徑趨向渡頭，渡船又已開了。在渡頭近旁小店中，買了一瓶荷蘭水。啊，甘露！甘露！瞥眼看見店內的掛鐘，已經是午後二時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早知道這樣，我又何苦那麼着忙呢？恨不曾往勝福寺內憑弔嬋娟之魂，恨不曾在獅子山巔高枕石頭一睡！

坐店的是一位不滿二十的女子，B君——又是B君，B君喲！你恕我不客氣，濫引你的雅言了！你說：『只要是處子，便是位美人』。不消說這位坐店的也是美人了。我又向她買了十錢的餅乾，她稱的分兩，分外足實呢！我說：十錢的餅乾眞是不少！她微微地向着我笑。

有匹黑花的白獅子狗兒坐在街心看我吃餅乾，好像很有幾分垂涎的意思。我便投了一個給他，他才兀的驚立起來，哼地向我恨了兩聲走了。他怕把那個餅乾當成了小石子罷？這位獅子狗兒，我佩服他有些道德家的氣質。打起金字招牌的道德家者流，突然看見赤裸裸地純眞無飾的藝術品時，有不反射地唁唁狂吠的嗎？對不住！對不住！天下的道德家喲！天下的獅子狗兒喲！恕罪，恕罪！

午後的海水，又是一般氣象了。好像圓熟了的藝術家的作品，激越的動搖，烘驕的氣勢雖然沒有，但總有一種沉靜的詩情蕩漾在上面。潮水漸漸消退了。渡船將要到岸時，突然擱起淺來。此時對面又開出一隻渡船，船緣上坐着兩個女子，梳的是最新流行的「七三分」頭，一個披着白色的毛織披肩，一個的是狐皮。她們本是背我坐着的，緊相依傍。她們看見我們的坐船擱淺，都偏過頭來。我的視線同她們覿面相值。啊，這眞是鄭交甫遇着江妃，盧梭遇著雅麗，恪拉芬里德了！要是她們的船擱了淺的時候，我定要跳下水去，就如像盧梭涉水至膝，替雅恪二姑娘牽馬渡溪的一樣，把她們的坐船推動起走。是夕陽光線的作用嗎？還是她們看破了我的隱意呢？她們的眼眸中總覺得有幾分羞澀的意思。我眞羨慕盧梭！他眞幸福！他替雅恪二姑娘牽馬渡溪之後，被二女殷懃招待，騎在恪姑娘馬後，緊抱着她，同到初奴別邸燕歡一日。他在花園中攀樹折櫻桃投向她們，她們又反把椏枝投向樹上去打他。他在雅姑娘手上親了一吻，雅姑娘也莫有發氣，啊，幸福的盧梭呀！……

船動了！不要再空嚥饞涎了罷！

·

浪漫諦克的夢遊患者喲！淡淡的月輪在空中發笑了！

（十一年二月十日）

神話的世界

郭沫若

一

神話的世界是從人的感性生出，不是從人的智性生出。原始時代的詩人——我故意用這「詩人」一個字——在一切的自然現象之前，感受着多種多樣的情緒，而他把這些情緒各各具像化，人格化，遂使無生命的自然都成有生命的存在。這種具像的工夫便是詩人的創造的想像力的表現。詩人是在自然的鏡中投射出自體的精神作用。所以一切神話世界中的諸神是從詩人產生，便是宗教家所信仰的至上神「上帝」，歸根也只是詩人的兒子。

詩人把這種世界造出後，人類對於這種世界便生出了幾種不同的態度。一種是無智者的盲目的信仰，一種便是理智家的執意的反抗。前一種譬如劉姥姥遊大觀園，招呼磚鏡中自己所投射出的影子；這種人自然是愚而可笑。但是後一種人執意到了極點的時候，他非把這種理智的叛徒，一切的神話傳說殲滅殆盡不可。這譬如使立在鏡前的人不準投射出自家的虛影，暫且不說是不可能，要想可能，除非把人類的感受性絕滅不可，歸根是非把人類全體絕滅不可了。科學家與藝術家之爭，每每出於這種偏激的執意。譬如雪萊的友人妥默司皮可克 Thomas L. Peacock（1785—1866）——他雖然也是一位詩人，但他所著的「詩之四時期」一文純全是採的科學的見解。他以為詩是原始時代的產物，『現代的詩人是文明社會的半開化人』，『歷史家和哲學家於智識的進步上在以加速度而進行，而詩則徘徊於過去的無知的塵塚中，拌攪野蠻人的死灰，探尋兒戲的玩具與鼓兒以供現代成了人的孩子們玩弄。』他這雖是對於詩的攻擊，可以說是對於神話世界的全稱否定，也可以說是對於

人類感受性的全稱否定。無怪乎熱血的詩人雪萊，要憤激而成「詩之擁護論」要主張詩的神聖，想像的尊崇，詩人是世界的立法者了。

我們對於神話的世界當然不能學無智者的盲目的信仰，然而也不能學主智者的執意的反抗。對於眞實的探討與對於夢境的追求，可以分道而並行，可以異時而兩立。譬如我們觀察天體，一方面儘可以利用望遠鏡和分光器去考察星光，但於他方面也可以吟味關於星座的種種詩意葱蘢的神話傳說。又譬如我們學過生物形態學的人，雖明知魚類是沒有涙腺但也並不能妨害我們去領略「枯魚過河泣」的一首妙詩。原來藝術的作用可以說完全是欺騙的作用：他是要騙人暫時把理智的活動相忘，而純任感情的輸入。譬如戲劇，我們雖明知是假，但我們在觀賞時總不免弄假成眞，而替戲中人落涙。我們對於神話的世界便當持這種觀賞的態度。神話是絕好的藝術品，是絕好的詩。我們在這裏可以酌飲無量的醐醍，我們在這裏可以感受無窮的啟迪。詩人的表象作用，我們不能在抽象的美學中尋求，我們是應該在這種具體的世界中學習。他可以開釋我們想像力的枷鎖，也可以使我們對於無知的自然界如對親人；他可以使我們聽見羣星的歡歌，聽見花草的笑語；使我們感覺得日月的光輝如受愛人的接吻，窺察得岩石的祕密如看透明的水晶。一切平面都變成立體，一切無情都變成有情，我們的坟墓變成爲母胎，我們的活屍也纔從母胎中再誕。

二

各國古代的神話傳說，大抵相同，這可以說是人類的感受性與表象性相同的結果。譬如我國有人神化生宇宙之說，而印度也有；有天狗食日月之說，而斯干底那維亞半島也有；有人是粘土造成之說，而希臘也有。屈原九歌中的太陽神「東君」衣靑雲，裳白霓，乘龍車，駕驪馬，撫長矢，射天狼，更完全與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 Helios, Apollo 相類。妙在「東君」的起首兩句：『暾將出兮東方，照余檻兮扶桑』，「余」是太陽神自

稱，「暾」與太陽神當然是別物，這與希臘的玫瑰爪之曙神 Aurora 居然不謀而合了。我們古代舉凡一切自然現象，無論春夏秋冬風雲雷雨山川野澤都有神物代替，可惜大多只存其名，而古人的想像如「東君」之保存於詩歌中者絕少，莊子達生篇有一段齊桓公見鬼的傳說，那時的術士有皇子告敖，說是「水有罔象，丘有崒，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這些神名自然與希臘的水神 Nymphe，泉川之神 Najade，谷神 Auloinade，山神 Oreade 野神 Leimoniade，池沼之神 Limnade 等相當了。河有河伯，海有海若，他們的對話成爲莊子「秋水」一篇的奇文。可惜水神罔象的情狀於詩文不可見，司馬彪以爲「狀如小兒，赤黑色，赤爪，大耳，長臂，」這恐是後人的臆說了。我們四川鄉下也說水裏有神，人脚入水，神每攝其脚使溺於水，這與希臘的 Najade攝 Hylas 入水的傳說頗相類了。德國古代的傳說亦有水神名 Nixe，恆誘惑漁夫或來水邊之青年沉溺。歌德有首「漁夫」Der Fischer 一歌，便是取材於這種傳說，我隨便把從前的舊譯抄錄在這兒罷。

水在鳴，水在漲
漁夫坐在岸邊上，
沉靜守釣綸，
涼意入胸膛。
端正坐，傾耳聽，
潮頭激漲兩邊分；
流水震盪處
浮出一女人。
女人歌，女人講：
爲甚誘我小兒郎，

利用人機智
引去見兇光？
汝若知，小魚兒
水底如何樂生意，
原樣入水來，
汝健從此始。
如太陽，如月亮，
豈非入海增健壯？
日月吸波出，
美不兩倍強？
水中天，更青澄，
難道不能動汝心？
汝顏不誘汝，
誘汝入露晶？

水在鳴，水在漲，
漲到漁夫赤足旁；
漁夫心吃緊，
如像遇情娘。

女人講，女人歌；
漁夫已自沒奈何；
半牽半自溺，
人影水中波。

這詩中唱歌的女人自然是水神Nixe了。以理智的眼光看來，本是無足輕重的迷信，但他偶爾一點觸到詩人的心機，便成就了一幅綺麗的織錦。我們在這些地方可以悟解許多智慧。我國關於這一類的傳說，散在民間的當然不少；這個無限的寶藏，正待我們去開闢，正足以豐富我們的生命。不怕就偏有激的啟蒙主義者要笑為「攪拌野蠻人的死灰」，但如歌德這一類的詩，我希望我們的新詩壇中多多出現呢。——寫到此處，將要擱筆了，許爾雷 Schiller 的史劇「威廉退爾」Wilhelm Tell 開幕的一首漁歌，又悠然浮上我腦際來。親愛的讀者喲，且聽他同一的材料，彈出別樣的歌聲。

湖光含笑招人浴，
兒童酣睡岸草綠，
忽聽一聲鳴，
聲如笛樣清，
又如樂園
天使聲。
神怡心暢兒夢回，
流水盪漾胸四圍，

聲自水中呼：
兒乎已屬吾，
余誘睡者
入水都。

（十二年十一月七日）

——載文藝論集，光華版。

藝術家與革命家

郭沫若

有人說：藝術家和革命家是不能兼並的。

說這句話的人大抵不外是這樣的兩種人：一種是現實逃避的象牙宮殿的頑民，一種是不解藝術的精神而自詡爲實行家的暴漢。

前一種的人是「藝術之藝術」的主張者，他們是以人生奉獻於藝術，自己膜拜自己泥塑的菩薩。這種人的態度雖是矯奇，但我們還可以容恕。因爲無論若何藝術沒有不和人生生關係的事情。更無論藝術家主張藝術是爲藝術或是爲人生，我們都不論，但總要牠是藝術。刀說是殺雞的也可，說是殺人的也可，我們總要求牠是刀然後纔能承認，這是易明的事實。

至於後一種人，他們有的不以爲藝術是完全無用，便以爲藝術家是能說不能行。他們把言與行看成兩件事情去了，把革命與藝術也看成兩件事情去了。

我在此要向這一類的人說明一句：言說便是行爲的一種。我們照心理學上講來，凡一切意志作用的表現便是行爲，言說是意志表現的一種，所以牠正是行爲的一種。言說家把他自己的意志發表而爲言論，他對於人類

社會也就算做了一番事業了。我們對於他的批評，只能批評他言論的當不當，不能論及他自己的能行與不行。思想也是一樣，思想的發現便是思想家的事業。藝術也是一樣，藝術的制作便是藝術家的事業。

藝術家要把他的藝術來宣傳革命，我們不能論議他宣傳革命的可不可，我們只能論他所藉以宣傳的是不是藝術。假使他宣傳的工具確是藝術的作品，那他自然是個藝術家。這樣的藝術家以他的作品來宣傳革命，也就和實行家拏一個炸彈去實行革命是一樣，一樣對於革命事業有實際的貢獻。我們不必望實行家做宣傳的文藝，我們也不必望革命的藝術家定非去投炸彈不可。俄國的革命一半成功於文藝家的宣傳，Galsworthy 的「法網」（Justice）一劇，改良了英國的監獄，這是周知的事實。我們不能認這樣的藝術家不是革命家，我們更不能說藝術家與革命家是不能兼並的了。

我在此還要大胆說一句：一切眞正的革命運動都是藝術運動，一切熱誠的實行家是純眞的藝術家，一切熱誠的藝術家也便是純眞的革命家。

自由的戰士 Kurt Eisner 一九一九年一月三日在德意志臨時國民議會的演說，關於藝術有這樣的幾句話：「藝術不僅要求全部的生命，最大的藝術還要要求生命的斷念。……偉大的藝術家寓神明於己之一身，而爲自己的藝術之殉教者。……爲政也是一種藝術。……這種政治的藝術之對象，這種藝術所當發揮的題材，便是社會，國家，人類。……自由只能在美之國度裏繁榮，……今日的藝術已經不是厭世者的逋逃藪了！」

愛自由愛人類的青年藝術家和青年革命家喲，我望你們三思這幾句話。你們須知二十世紀的文藝運動是在美化人類社會，二十世紀的世界大革命運動也正是如此。我們的目標是同一的。自由之神在前面招致我們，我們走。我們是革命家，同時也是藝術家。我們要做自己的藝術的殉教者，同時也正是人類社會的殉教者。進！進！進！張起美化的大纛，向着自由前進！

（十二年九月四日夜）

致成仿吾書

（一九二四）

郭沫若

芳塢喲，我又好久不寫信給你了。你到了廣州寫過一封信來，我記得回覆過你一張明片，但是是幾時寫的我也忘記了。你最近從澳門寫來的信，我直到現在還沒有答你，你沒以為我是已經餓死了，或者是把你忘記了罷。芳塢！人的生命，說壞些時，就好像慢性氣管枝炎的積痰，不是容易可以嗒吐得掉的，而在這空漠的世界上還有你這樣使我永遠不能忘記的人，也正是我不肯輕易地把這口積痰吐出的原故呢。

你是曉得的，我此次到日本的時候只帶了三部書來，一部是『歌德全集』，一部是河上肇氏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還有一部便是屠格涅甫的『新時代』了。我來日本的原因：第一是想寫出我計畫着的『潔光』，第二是來盼望我的妻兒，第三是還想再研究些學問。我最初的志願是想把『潔光』寫成後便進此地的生理學研究室裏去埋頭作終身的研究。我以為這是我們最理想的生活。我們把純粹的自然科學的眞理作為研究的對象，忘却了人世間的一切的擾亂紛繁，我們的天地是另外的一種淨化了的天地。我以為我們有多少友人都是應該走上這條路來，把自己的一生獻給眞理的探求，我們於自然科學上必能有所貢獻，我們大漢民族的文明或者能在二十世紀的世界史上要求得幾面新鮮的篇頁。但是喲，芳塢這種生活卻要有兩個條件作為前提呢。第一的物質的條件如像從事於研究的地方和工具，我們在國內雖不能尋求，我們還可以求諸國外；但是研究者自身的生活的保障，至低限度的糊口的資糧這求之於國外，比在國內是還要困難的了。再說到精神的條件上來，譬如淵博的先覺者的指導——這或者也可以說是物質的條件，因為是外來的，可以作為工具看待——我們在國內雖不能

尋求，我們也可以求諸國外；但是研究者自身的精神的安定，這幾乎是唯一的前提沒有安定的精神決不能從事於堅苦的學者生涯，決不能與冰冷的眞理姑娘時常見面。我們現在處的是甚麼時代呢？時代的不安迫害着我們的生存。我們微弱的精神在時代的荒浪裏好像浮蕩着的一株海草。我們的物質的生活簡直像伯夷叔齊困餓在首陽山上了。以我們這樣的精神，以我們這樣的境遇，我們能夠從事於醐醍的陶醉嗎？

甚麼人都得隨其性之所近以發展其才能，甚麼人都得以獻身於眞理以圖有所貢獻，甚麼人都得以解脫，甚麼人都得以槃涅，這眞是最理想的世界最完美的世界。這種世界是一個夢想者的烏托邦嗎？是一個唯美主義者的象牙宮殿嗎？芳塢喲，不是！不是！我現在相信着：牠的確是可以實現在我們的地上的呢！科學的社會主義所告訴我們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時代，我相信是終久能夠到來；『個人之自由發展爲萬人自由發展之條件的一個共同團體』，我相信是可以成立。這種時代的到來，這種社會的成立。在我們一生之中即使不能看見——不待說是不能看見，我們努力促進牠的實現，使我們的同胞得以均霑自然的恩惠，使我們的後繼者得以早日解除物質生活的束縛而得遂其個性的自由完全的發展，這正是我們處在這不自由的時代而不能自遂其發展的人所當走的唯一的一條路徑呢？

芳塢喲，我們是生在最有意義的時代的！人類的大革命的時代的！人文史上的大革命的時代！我現在成了個徹底的馬克斯主義的信徒了！馬克斯主義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是唯一的寶筏。物質是精神之母，物質文明之高度的發展和平均的分配終是新的精神文明的胎盤。芳塢喲，我們生在這個過渡時代的人是只能做個產婆的事業的。我們現在不能成爲純粹的科學家，純粹的藝術家，純粹的思想家。要想成爲這樣的人不消說是要有相當的天才，然而也要有相當的物質。在社會革命未實現以前能成爲這樣的純粹的人格的天才，我們自然讚仰，但他們不是有有錢人的父親，便是有有錢人的保護者，請看意大利文藝復興期中的一羣大星小星罷，請看牛頓，歌德，杜爾斯太，更請看我們中國最近所奉爲聖人的太戈兒罷！他們不是貴族的附庸，便是貴族自己，他

們幸好有這種天幸纔得以發展了他們的才能；沒有這種天幸的人只好中途半端地餓死病死了！古今來幾個眞正的天才能夠得遂其自由的完全的發展呢？芳塢喲，我現在覺悟了。我們所共通的一種煩悶，一種倦怠——我怕是我們中國的青年全體所共通的一種煩悶，一種倦怠——是我們沒有這樣的幸運以求自我的完成，而我們又未能尋出路徑來爲萬人謀自由發展的幸運。我們內部的要求與外部的條件不能一致，我們失却了路標，我們陷於無爲，所以我們煩悶，我們倦怠，我們飄流，我們甚至常想自殺。芳塢喲，我現在覺悟到這些上來，我把我從前深帶個人主義色彩的想念全盤改變了。我改變了我研究生理學的決心也就是由於這種覺醒。這種覺醒雖然在兩三年來早在搖蕩我的精神，而我總猶纏綿枕席，還留在半眠的狀態裏面，我現在是醒定了，芳塢喲，我現在是醒定了。以前沒有統一的思想，於今我覺得有所集中。以前矛盾而不能解決的問題，於今我覺得尋着關鍵了。或者我的詩是從此死了，但這是沒有法子的，我希望牠早些死滅罷。

我最初來此的生活計畫，便是迻譯『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這書的迻譯本是你所不十分贊成，我對於這書的內容雖然也並不能十分滿意，如他不贊成早期的政治革命之企圖，我覺得不是馬克斯的本旨，但我譯完此書所得的教益殊覺不鮮呢！我從前只是茫然地對於個人資本主義懷着的憎恨，對於社會革命懷着的信心，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這書的譯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一個轉接的時期，把我從半眠狀態裏喚醒了的是牠，把我從歧路的彷徨裏引出了的是牠，把我從死的影裏救出了的是牠，我對於作者是非常感謝，我對於馬克斯列寧是非常感謝，我對於援助我譯成此書的諸位友人也是非常感謝的呢。我費了兩個月的光景譯完了此書，譯述中我所最感驚異的是我們平常至少是把他們當成暴徒看待了的列寧和突羅次克諸人，纔有那樣緻密的腦精，纔是那樣眞摯的學者！我們平常讀書過少，每每愛以傳聞斷人；傳聞眞是誤人的黴菌，懶惰眞是誤解的根本，我們東方人一聞着『過激派』三字便覺得如毒蛇猛獸一樣，這眞是傳聞和懶惰的誤事呢。書成後賣稿的計畫生了變更，聽了友人的要求將這作爲叢書之一種，遂不得不變成版稅，然而我們這兩月來的

生活，却眞眞苦煞了。

我自四月初間到此，直到現在已經四閱月了，我的妻兒們比我更早來兩月，我們在這兒，收入是分文也沒有的，每月的生活費，一家五口却在一百圓以上，而我們到現在終竟還未至於餓死，芳塢喲，你怕會以爲是奇事罷？奇事！眞個是奇事呢！一筆意外的財源救濟了我們的生命。我去年回國的時候，所不曾領取的留學生的歸國費，在今年四月突然可以支領了，而且我們四川省的國費還是三百圓。　我爲這三百圓的路費在四月底曾經親自跑到東京：因爲非本人親去不能支領。我在東京的廢墟中飄流了三天，白天只在電車裏旅行，吃飯是在公衆食堂（東京現在有市營的公衆食堂了，一頓飯只要一角錢或一角五分錢）晚來在一位同鄉人的寓所裏借宿。我唯一的一次享樂是在淺草公園中看了一場『往何處去』的電影。芳塢喲，這場電影眞是使我受了不少的感動呢。感動我的不是奈羅驕奢，不是羅馬城的焚燒，不是培茵龍紐斯的享樂的死，是使徒比得逃出羅馬城，在路上遇着耶穌的幻影的時候，那幻影對他說的一句話。奈羅爲助長他讀荷馬的詩興，下命火燒了羅馬全城，待他把羅馬城市燒燬之後，受着人民的反對却嫁罪於耶穌教徒，於是大興虐殺。那時候使徒比得在羅馬傳教，見奈羅的淫威以爲主道不行，便從羅馬城的廢墟逃出；他在路上遇見了耶穌的影子向他走來，他跪在地下問道：——主喲！你要往何處去？——耶穌答應他說：你既要背棄羅馬的兄弟們逃亡，我只好再去上一次十字架了！……啊，芳塢喲，這句話眞是把我靈魂的最深處都搖動了呀！我回想起我實行自我的追放，從上海逃到海外來，把你一人釘在十字架上！我那時恨不立地便回到你住的那 Golgatha 山，我還要陪你再釘一次十字架。我在觀音堂畔的池邊，在一座小小的亭子上坐着追悔了一點鐘工夫的光景，陰鬱的天氣，荒廢的東京，一個飄流着的人，假使我能夠飛呀！啊：……

總之三百圓的意外的財源到了手了，除去來往的路費還剩二百五十圓，償淸了前欠已經所餘無幾了，而『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又只能抽取版稅，我們五月以後的生活費簡直毫無着落了。啊，幸虧上天開眼，

天氣漸漸和暖了起來，冬服完全沒有用處，被條也是可以減省了，我們便逐漸把去交給一家質店替我們保管，這座質店，說起來你該會記起的，便是民國七年的九月你同你的鄉人來福岡醫病的時候，你最初來訪問過我的那座質店呢。我們那年初來，貪圖便宜，在那兒質店的小樓上替店主人看管過兩個月的質庫。這家質店主人的一對夫婦還能念着舊情，或者也是我的不值錢的『醫學士』招牌替我保了險，我們拿去的東西他們大抵都要，也還不甚刻薄，我的一部『歌德全集』當了一張五圓的老頭票『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的原本，剛好譯完便拿去當了五角錢來。但到五月尾上我們二十圓一月的房租終竟不能全付了。好在米店可以賒賬小菜店也還念五六年來的主顧，沒有使我們絕糧，只有無情的房主人幾乎每天都要來催問房金。本來我們住的房子是稍爲貴得一點，因爲是海邊、園子裏我們種了些牽牛花，大蓮花，看看都要開了。兩株橘樹開了花，已經結起青色的果實，漸漸地也在長大起來。我的女人時常說，看在孩子們的分上，房金雖是貴得一點，但是有花有木，有新鮮的空氣，也覺得對得着他們。所以我們總厚着臉皮住着。但到了月尾上來，所期望的上海的一筆財源斷了，房主人終竟把我們趕出來了，六月裏我又重溫習了一遍王陽明全集，我本打算做一篇長篇的王陽明的研究。但因稿費無着，我也就中止了，白白花費了我將近一月的工夫！

我們現在是住在甚麼地方呢？你猜想得到麼？我們就住在六年前住過的這家質店的倉庫的樓上呀！縱橫不過兩丈寬的一間樓房，住着我們一家五口。立起來差不多便可以抵着望板。朝東北一面的鐵格窗就好像一座鳥籠一樣。六年間的一個循環，草席和窗壁比從前都舊得不成形狀，但是房錢却比六年前貴得將近一倍了，從前是六圓一月的，如今竟要十圓了。但是守倉庫的人也變了，多添了幾根臉上的縐紋，多添了兩個孩子。六年前我們只有一個和兒，現在是三個了。六年前我初來此地進大學時，膺受過的一場恥辱時常展開在我眼前。

那是八月初間的時候，我們從岡山到福岡來，在博多驛上了車；人力車夫把我們拖到醫科大學前面的一座大旅館的門前。醫科大學前面的『大學街』，你該還記得罷，駢列着的都是旅館，這些旅館專靠大學吃飯，住

的多是病人。我們初進旅館的時候，下女把我們引上樓，引進了一間很清潔的樓房裏。但是不多一會下面的主人走來，估量了我們一下說道；——這間房間是剛纔有人打電話來訂了的，你們請到樓下去。——樓下還有好房間嗎？　是的，樓下的房間比樓上還好。……我們跟着走下樓來。

『比樓上還好』的房間是臨街的一間側室，一邊是毛房，一邊是下女的寢處。太不把人當錢了！這明明是要趕我們出去！我們到的時候是午後。我不等開晚飯便一人跑出店去，往那人生面不熟的地方去另找巢穴。我只是問人向海邊走去的路徑，我第一次在青松白沙間看見了博多灣，正是在夕陽西下，紅霞滿天的時候。我這位多年的老友，在第一次便和我結下了不解的交情，我的歡心擠掉了我在旅館裏所受的奇辱。我便在松原外面找着了這家質店的房子。

傍晚走回旅館的時候，曉芙是因爲坐火車疲倦了，或者還是因爲受了侮辱，已經抱着和兒睡了。我的一份晚飯還留在房裏。我餓了，吃起飯來。全不聲張地走進來一位店裏的『番頭』。『番頭』拿着號簿來要我報告名姓年歲和籍貫。他對我全沒有些兒敬意，我却故意卑恭地說：

——我是支那人，姓名不好寫，讓我替你寫罷。

——那嗎，寫乾淨一點（命令的聲音）。

我把我的寫好了，他又指着帳中睡着的曉芙。他說：

——這位女人呢？是你甚麼人？

我說：是我的妻子。

——那嗎一並寫清楚一點！

我也把曉芙的名姓（我沒有用她日本的眞名）都寫了。最後他問我們到此地的理由，我說來進大學。他又問進大學去做甚麼事（這位太不把人當錢的『番頭』不知道是輕蔑我的衣裝，還是輕蔑我是華人，他好像以爲

我是進大學去做苦工的了），但我還是忍着氣，回答他說：我進大學裏去唸書。——啊，眞好奇怪，我這一句話簡直好像咒語一樣，立刻捲起了天翻地覆的波瀾！

『番頭』恭而且敬地把兩手撐在草席上，深深向我磕了幾個頭，連連地叫着：

——喂呀，你先生是大學生呀！對不住，對不住！

他磕了頭便跳起來，出門大罵下女；

——你們攪的甚麼亂子啊？大學生呢！大學生呢！快看房間！快看房間！啊，你們眞混賬！怎麼把大學生引到這間屋子?!……

下女也湧起來了，店主人夫婦都湧起來了，曉芙們也都驚醒了。

大學生！大學生！連珠砲一樣地亂發。下女們面面相覷，店主人走來磕頭。這兒的大學生竟有這樣的威光眞是出於我的意料之外。我借大學生的威光來把風浪靜制着了。一房間可以不必換，縱橫只有一夕的工夫呢。』

第二天我們一早要出旅館，店主人苦苦留住吃了早飯。走的時候『番頭』和下女替我們搬運行李，店主人夫婦和別的下女們在門前跪在一排，送我們走出店門……

這場悲喜劇好像還是昨天的事情一樣。六年間的一場舊戲重上舞臺，脚色添了兩個，也死了一個了。猴子面孔的跛脚的質店主人，粉猪一樣的他的肥婦，這還是當年的老脚，但是他們之間有一位可愛的女兒死了。六年前他纔九歲，她看見我們的時候總愛紅臉，我說她是早熟的姑娘；現在她已經死了五年了。

這兒到箱崎有半里路的光景，你是曉得的，我們全靠『醫學士』的招牌吃飯的人，每天清早便打發和兒到箱崎的米店和小菜店裏去買小菜買豆腐。昨天晚上和兒病了，今晨是我走到箱崎去買米。我枉到過我海邊上的舊居，仍然空着沒有賃出，園子的門是開着的，我走進去看時，大蓮花被人拔去了，牽牛花也不見了，園角上

新標出兩株嫩苗，但還沒有開花。只是青色的橘子孤寂地長大了好些。回來的時候，曉芙在樓下洗衣，小的兩個兒子在一旁戲水。上樓，看見和兒一人仍然睡在窗下，早晨的陽光照進窗來，洒在他的身上。消化不良的臉色，神經過敏的眼光，他向着我，使我的心子絲痛了起來。窗限上一個牛奶筒裏栽着的一株牽牛花，開着一朵深藍色的漏斗——這是移家來時，和兒自己種活了的。——牽牛花喲！我望你不要謝得太快了罷！我的眼淚洶動了起來．我走去跪在他的旁邊，執着他的小手，我禁不住竟向他扯起謊來：

——和兒，我到箱崎去的時候，到我們從前住過的房子去來。大蓮花不曉得是甚麼人扯去了，牽牛花還一朵也沒有開，我聽見牽牛花好像在說：因爲可愛的孩子們都不在，所以我們不開花了。你看你在這兒，你這栽活了的牽牛花，便在向你開花。

我這樣的話竟收了意外的效果，孩子得着安慰，微笑了一下——啊，可憐的微笑！淒切的微笑喲！

我的生活狀態本來不想寫給你，使你徒擾心慮，但一寫又不禁寫了這許多。你念到這或者會問我：『你在七月裏做了些甚麼呢？你那樣怎麼過活去呢？你還不想離開日本嗎？』芳塢喲，待我來慢慢答覆你。

我手裏還留着一本書，便是德譯的屠格涅甫的『新時代』，這本勒克蘭版的小書當不成錢，所以還不會離開我的手裏，這書是你的呢，你還記得麼？民國十年的四月一日，你從大學畢業回國，我那時因爲煩悶得幾乎發狂，對於文學的狂熱，對於醫學的憎惡，對於生活的不安，終逼着的休了學，丟下我的妻兒和你同船回去。我們同睡在三等艙的一隻角上。從門司上船後便遇着風波，我一動不動地直睡到上海，你卻支持着去照應頭等艙裏你友人的家眷。那時你帶着一部德譯的易卜生全集，和屠格涅甫的兩本德譯的小說，一本是『父與子』，一本便是這『新時代』，你可還是記得麼？我第一次讀『新時代』便是這個時候。這本書我們去年在上海不是還同讀過一遍嗎？我們不是時常說：我們的性格有點像這書裏的主人公『涅暑大諾夫』嗎？我們的確是有些相像：我你都嗜好文學，但我們又都輕視文學；我們都想親近民衆，但我們又都有些貴族的精神；我們倦怠，我

們懷疑，我們都缺少執行的勇氣，我們都是些中國的『罕牟雷特』。我愛讀『新時代』這書，便是因為這個原故呢。

窮得沒法了，做小說沒有心緒，而且也沒有時間。我只好把這剩下的這本『新時代』的德譯本來迻譯，我從七月初頭譯起，譯到昨天晚上纔譯完了，整整譯了四十天。我在四十天內從早起譯到夜半，時時所想念起的只是四年前我們回國時的光景，我們去年在上海受難的一年的生活，但那時我們是團聚着的，如今你飄流到廣東，我飄流到海外了。在上海的朋友都已雲散風流，我在這時候把這『新時代』譯成，做第一次的賣文生活，我假如能變換得若干錢來，拯救我可憐的妻孥，我也可以感着些清淡的安樂呢。啊，芳塢喲，我望你也替我歡喜些罷。

『新時代』這書，我現在所深受的印像，不是牠情文的流麗（其實是過於流麗了，事件的展開和人物的進出是過於和影戲類似了），也不是其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却是這裏面所流動着的社會革命的思潮。社會革命兩個主要的條件：政治條件和物質的（經濟的）條件；屠格涅甫是認得比較鮮明，他把『馬克羅夫』代表偏重政治革命的急進派，把『梭羅明』代表偏於增加物質生產力的緩進派。他促成了馬克羅夫式的失敗，他激賞着梭羅明式的小成，他的思想我看明明是修正派的社會主義的思想，但是五十年後的今日，成功的却是『馬克羅夫』，『匿名的俄羅斯』成為了列寧的俄羅斯了。屠格涅甫的預言顯然是受了欺騙！但是這是無損於這書的價值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之實現終不能不仰給於物質條件的完備，在產業後進的國度裏，社會主義的政治革命即使成功，留在後面該走的路仍然是梭羅明的道路，仍然要增進生產力以求富裕。列寧把社會革命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是準備（宣傳）時期，第二是戰鬥時期，第三是產業經營時期。目前的俄羅斯革命只走完第二步，還有第三步的最長的一個時期纔在剛好發軔呢。

芳塢喲！農奴解放後的七十年代的俄羅斯不正像滿清推倒後的二十年代的我們中國嗎？我們都是趨向着社

會革命在進行，這是共同的色彩，而這書所敍的官僚生活把『撲克』換成『馬將』，把雪茄換成鴉片，不正是我們中國新舊官僚的撮影嗎？淡巴菰的青煙，弗加酒的烈焰，一樣地燒着我們百無聊賴的希望着眞明人主出現的中華民國的平民。而涅暑大諾夫的懷疑，馬克羅夫的燥進，梭羅明的精明，瑪麗亞娜的強毅，好的壞的都雜呈在我們青年男女的性格中。我們中國式的涅暑大諾夫，中國式的馬克羅夫，中國式的梭羅明，中國式的瑪麗亞娜，單就我們認識的朋友中找尋也能舉出不少的豪俊了。我喜歡這本書，我決心譯這本書的另一原因，大約也就在這兒，我們在這裏面可以照出我們自己的面影呢。但這書所能給與我們的教訓只是消極的，他使我們知道涅暑大諾夫的懷疑是無補其大局，馬克羅夫的燥進是只有失敗的可能，梭羅明的精明緩進，覺得日暮路遙，瑪麗亞娜的堅毅忍從，又覺得太無主見了，我們所當仿效的是屠格涅甫所不會知道的『匿名的俄羅斯』，是我們現在已經明瞭了的『列寧的俄羅斯』。

我現在對於文藝的見解也全盤變了。我覺得一切技倆上的主義都不能成爲問題，所以成爲問題的只是昨日的文藝，今日的文藝和明日的文藝。昨日的文藝是不自覺的得佔生活的優先權的貴族們的消閑聖品，如像太戈兒的詩，杜爾斯泰的小說，不怕他們就在講仁說愛，我覺得他們只好像在布施餓鬼。今日的文藝，是我們現在走革命途上的文藝，是我們被壓迫者的呼號，是生命窮促的喊叫，是鬥志的咒文，是革命豫期的歡喜，這今日的文藝便是革命的文藝，我認爲是過渡的現象，但是是不能避免的現象，明日的文藝又是甚麼呢？芳塢喲，這是你幾時說過的超脫時代性和局部性的文藝。但這要在社會主義實現後，纔能實現呢。在社會主義實現後的那時，文藝上的偉大的天才們得遂其自由完全的發展，那時的社會一切階級都沒有，一切生活的煩苦除去自然的生理的之外都沒有了，那時人纔能還其本來，文藝纔能以純眞的性爲其對像，這纔有眞正的純文藝出現。在現在而談純文藝是只有在年青人的春夢裏有錢人的飽暖裏，瑪啡中毒者的 Euphorie 裏，酒精中毒者的酩酊裏，餓得快要斷氣者的 Hallucination 裏呢！芳塢喲，我們是革命途上的人，我們的文藝只能是革命的文藝。我對

於今日的文藝只在他能夠促進社會革命之實現上承認他有存在的可能。而今日的文藝，亦只能在社會革命之促進上纔配受得文藝的稱號，不然都是酒肉的餘腥，麻醉劑的香味，算得甚麼！算得甚麼呢？眞實的生活只有這一條路，文藝是生活的反映，應該是只有這一種是眞實的。芳塢喲，我這是最堅確的見解，我得到這個見解之後把文藝看得很透明，也恢復了對於牠的信仰了，現在是宣傳的時期，文藝是宣傳的利器，我彷徨不定的趨向，於今固定了。

芳塢喲，我要回中國去了，在革命途上中國是最當要衝。我這後半截的生涯要望有意義地送去。我在九月內總想歸國一行，妻孥要帶着同去，死活都要在一路，我把這『新時代』一書譯成之後，我把我心中的『涅警大諾夫』槍斃了。

好久不曾寫信給你，今天趁勢寫了這一長篇，從正午寫到夜半了。妻兒們橫三倒四地在草席上睡着：我在他們的脚上臉上手上打了許多血淋淋的蚊子。安娜枕畔放着一本翻開着『產科教科書』——可憐的，『淺克拉瑪殊玲』喲！——『新時代』中的女性我比較的喜歡瑪殊玲，我覺得這人寫得最好。一張高不滿一尺的飯堂，一盞黃電的孤燈，一個亂髮蓬蓬的野人……頭是屈痛了，難怕要叫了罷？我們相會的地點不知道是在上海，不知道是在嶺南，也不知道我們還有沒有相會的時期。我們有閑還是多寫信罷。

——載三葉集，亞東版。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俞平伯

我們消受得秦淮河上的燈影，當圓月猶皎的仲夏之夜。

在茶店裏喫了一盤豆腐乾絲，兩個燒餅之後，以歪歪的腳步踅上夫子廟前停泊着的畫舫，就懶洋洋躺到籐椅上去了。好鬱蒸的江南，傍晚也還是熱的。『快開船罷！』槳聲響了。

小的燈舫初次在河中蕩漾；於我，情景是頗朦朧，滋味是怪羞澀的。我要錯認牠作七里的山塘；可是，河房裏明窗洞啓，映着玲瓏入畫的曲欄干，頓然省得身在何處了。佩弦呢，他已是重來，很應當消釋一些迷惘的。但看他太頻繁地搖着我的黑紙扇。胖子是這個樣怯熱的嗎？

又早是夕陽西下，河上妝成一抹胭脂的薄媚。是被青谿的姊妹們所薰染的嗎？還是勻得她們臉上的殘脂呢？寂寂的河水，隨雙槳打牠，終是沒言語。密匝匝的綺恨逐老去的年華，已都如蜜餳似的融在流波的心窩裏，連嗚咽也將嫌牠多事，更那裏論到哀嘶。心頭，宛轉的淒懷；口內，徘徊的低唱；留在夜夜的秦淮河上。

在利涉橋邊買了一匣煙，蕩過東關頭，漸陰出大中橋了。船兒悄悄地穿出連環着的三個壯闊的涵洞，青谿（註）夏夜的韶華已如巨幅的畫豁然而抖落。哦！淒厲而繁的弦索，顫岔而澀的歌喉，雜着嚇哈的笑語聲，劈拍的竹牌響，更能把諸樓船上的華燈彩繪，顯出火樣的鮮明，火樣的溫煦了。小船兒載着我們，在大船縫裏擠着，挨着，抹着走。牠忘了自己也是今宵河上的一星燈火。

既踏進所謂『六朝金粉氣』的銷金鍋，誰不笑笑呢！今天的一晚，且默了滔滔的言說，且舒了惻惻的情

懷，暫且學着，姑且學着我們平時認為在醉裏夢裏的他們的憨癡笑話。看！初上的燈兒們的一點點掠剪柔膩的波心，梭織地往來，把河水都皺得微明了。紙薄的心旌，我的，儘無休息地跟着牠們飄蕩，以致於怦怦而內熱。這還好說什麼的！如此說，誘惑是誠然有的，且於我已留下不易磨滅的印記。至於對榻的那一位先生，自認曾經一度擺脫了糾纏的他，其辨解又在何處？這實在非我所知。

我們，醉不以澀味的酒，以微漾着，輕暈着的夜的風華。不是什麼欣悅，不是什麼慰藉，只感到一種怪陌生，怪異樣的朦朧。朦朧之中似乎胎孕着一個如花的笑——這麼淡，那麼淡的倩笑。淡到已不可說，已不可擬，且已不可想；但我們終久是眩暈在牠離合的神光之下的。我們沒法使人信牠是有，我們不信牠是沒有。勉強哲學地說，這或近於佛家的所謂『空』，既不當鹵莽說牠是『無』，也不能逕直說牠是『有』。或者說『有』是有的，只因無可比擬形容那『有』的光景；故從表面看，與『沒有』似不生分別。若定要我再說得具體些：譬如東風初勁時，直上高翔的紙鳶，牽線的那人兒自然遠得很了，知她是那一家呢？但憑那鳶尾一縷飄綿的彩線，便容易揣知下面的人寰中，必有微紅的一雙素手，捲起輕綃的廣袖，牢擔荷小紙鳶兒的命根的。飄翔豈不是東風的力，又豈不是紙鳶的含德；但其根株將另有所寄。請問，這和紙鳶的省悟與否有何關係？故我們不能認笑是非有，也不能認朦朧即是笑。我們定應當如此說，朦朧裏胎孕着一個如花的幻笑，和朦朧又互相混融着的；因牠本來是淡極了，淡極了這麼一個。

漫題那些紛煩的話，船兒已將泊在燈火的叢中去了。對岸有盞跳動的汽油燈，佩弦便硬說牠遠不如微黃的燈火。我簡直沒法和他分證那是非。

時有小小的艇子急忙忙打槳，向燈影的密流裏橫衝直撞。冷靜孤獨的油燈映見黯淡久的畫船（？）頭上，秦淮河姑娘們的靚妝。茉莉的香，白蘭花的香，脂粉的香，紗衣裳的香……微波泛濫出甜的暗香，隨着她們那些船兒蕩，隨着我們這船兒蕩，隨着大大小小一切的船兒蕩。有的互相笑語，有的默然不響，有的襯着胡琴亮

着嗓子唱。一個，三兩個，五六七個，比肩坐在船頭的兩旁，也無非多添些淡薄的影兒葬在我們的心上——太過火了，不至於罷，早消失在我們的眼皮上。誰都是這樣急忙忙的打着槳，誰都是這樣向燈影的密流裏衝着撞；又何況久沈淪的她們，又何況飄泊慣的我們倆。當時淺淺的醉，今朝空空的惆悵；老實說，咱們萍泛的綺思不過如此而已，至多也不過如此而已。你且別講，你且別想！這無非是夢中的電光，這無非是無明的幻相，這無非是以零星的火種微炎在大慾的根苗上。扮戲的咱們，散了場一個樣，然而，上場鑼，下場鑼，天天忙，人人忙。看！嚇！載送女郎的艇子才過去，貨郎旦的小船不是又來了？一盞小煤油燈，一艙的什物，他也忙得來像手裏的搖鈴，這樣丁冬而郎當。

楊柳綠影下有條華燈璀璨的彩舫在那邊停泊。我們那船不禁也依傍短柳的腰肢，欹側地歇了。遊客們的大船，歌女們的艇子，靠着。唱的拉着嗓子；聽的歪着頭，斜着眼，有的甚至於跳過她們的船頭。如那時有嚴重些的聲音，必然說：『這那裏是什麼旖旎風光！』咱們眞是不知道，只模糊地覺着在秦淮河船上板起方正的臉是怪不好意思的。咱們本是在旅館裏，爲什麼不早早入睡，据着牙兒，領略那『臥後淸宵細細長』；而偏這樣急急忙忙跑到河上來無聊浪蕩？

還讓那時的話，從楊柳枝的亂鬢裏所得的境界，照規矩，外帶三分風華的。況且今宵此地，動盪着有燈火的明姿，況且今宵此地，又是圓月欲缺未缺，欲上未上的黃昏時候。叮噹的小鑼，伊軋的胡琴，沉塡的大鼓……絃吹聲騰沸遍了三里的秦淮河。噎噎嚷嚷的一片，分不出誰是誰，分不出那兒是那兒，只有整個的繁喧來把我們包塡。彷彿都搶着說笑，這兒夜夜盡是如此的，不過初上城的鄉下老是第一次呢。眞是鄉下人，眞是第一次。

穿花胡蝶樣的小艇子多到不和我們相干。貨郎旦式的船，曾以一瓶汽水之故而攏近來，這是眞的。至於她們呢，即使偶然燈影相偎而切掠過去，也無非瞧見我們微紅的臉罷了，不見得有什麼別的。可是，誇口早哩！

——來了，竟向我們來了！不但是近，且攏着了。船頭傍着，船尾也傍着；這不但是攏着，且並着了。單並着倒還不很要緊，且有人撲冬地跨上我們的船頭了。這豈不大吃一驚！幸而來的不是姑娘們，還好。（她們正冷冰冰地在那船頭上。）來人年紀並不大，神氣倒怪狡猾，把一扣破爛的手摺，攤在我們眼前，讓細瞧那些戲目，好好兒點個唱。他說：『先生，這是小意思。』諸君，讀者，怎麼辦？

好，自命爲超然派的來看榜樣！兩船挨着，燈光愈皎，見佩弦的臉又紅起來了。那時的我是否也這樣？這當轉問他。（我希望我的鏡子不要過於給我下不去。）老是紅着臉終久不能打發人家走路的，所以想個法子在當時是很必要。說來也好笑，我的老調是一味的默，或乾脆說個『不』，或者搖搖頭，擺擺手表示『决不』。如今都已使盡了。佩弦便進了一步，他嫌我的方術太冷漠了，又未必中用，擺脫糾纏的正當道路惟有辨解。好嗎！聽他說：『你不知道？這事我們是不能做的。』這是諸辨解中最簡潔，最漂亮的一個。可惜他所說的『不知道？』來人倒眞有些『不知道！』辜負了這二十分聰明的反語。他想得有理由，你們爲什麼不能做這事呢？因這『爲什麼！』佩弦又有進一層的曲解。那知道更壞事，竟只博得那些船上人的一哂而去。他們平常雖不以聰明名家，但今晚却又怪聰明，如洞徹我們的肺肝一樣的。這故事即我情願講給諸君聽，怕有人未必願意聽。『算了罷，就是這樣算了罷！』恕我不再寫下了，以外的讓他自己說。

敍述只是如此，其實那時連翩而來的，我記得至少也有三五次。我們把牠們一個一個的打發走路。但走的是走了，來的還正來。我們可以使牠們走，我們不能禁止牠們來。我們雖不輕被搖撼，但已有一點杌隉了。況且小艇上總載去一半的失望和一半的輕蔑，在槳聲裏彷彿狠狠地說，『都是獃子，都是吝嗇鬼！』還有我們的船家（姑娘們賣個唱，他可以賺幾個子的佣金。）眼看她們一個一個的去遠了，呆呆的蹲踞着，怪無聊賴似的。碰着了這種外緣，無怒亦無哀，惟有一種情意的緊張，使我們從頹弛中體會出掙扎來。這味道倒許很眞切的，只恐怕不易爲倦鴉似的人們所喜。

曾游過秦淮河的倒底乖些。佩弦告船家：『我們多給你酒錢，把船搖開，別讓他們來囉嗦。』自此以後，槳聲復響，還我以平靜了，我們倆又漸漸無拘無束舒服起來，又滔滔不斷地來談談方才的經過。今兒是算怎麼一回事？我們齊聲說，慾的胎動無可疑的。正如水見波痕輕婉已極，與未波時究不相類。微醉的我們，洪醉的他們，深淺雖不同，却同爲一醉。接着來了第二問，既自認有慾的微炎，爲什麼艇子來時又羞澀地躲了呢？在這兒，答語參差着。佩弦說他的是一種暗昧的道德意味，我說是一種似較深沈的眷愛。我只背誦豈君的幾句詩給佩弦聽，望他曲喻我的心腦。可恨他今天似乎有些發鈍，反而追着問我。

前面已是復成橋。青谿之東，暗碧的樹梢上面微耀着一桁的清光。我們的船就縛在枯河樁邊待月。其時河心裏晃蕩着的，河岸頭歇泊着的各式燈船，望去，少說點也有十廿來隻。惟不覺繁喧，只添我們以幽甜。雖同是燈船，雖同是秦淮，雖同是我們；却是燈影淡了，河水靜了，我們倦了，——況且月兒將上了。燈影裏的昏黃，和月下燈影裏的昏黃原是不相似的，又何況入倦的眼中所見的昏黃呢。燈光所以映她的穠姿，月華所以洗她的秀骨，以蓬騰的心燄跳舞她的盛年，以餳澀的眼波供養她的遲暮。必如此，才會有圓足的醉，圓足的戀，圓足的頹弛，成熟了我們的心田。

猶未下弦，一丸鵝蛋似的月，被纖柔的雲絲們簇擁上了一碧的遙天。冉冉地行來，冷冷地照着秦淮。我們已打槳而徐歸了。歸途的感念，這一個黃昏裏，心和境的交縈互染，其繁密殊超我們的言說。主心主物的哲思，依我外行人看，實在把事情說得太嫌簡單，太嫌容易，太嫌分明了。實有的只是渾然之感。就論這一次秦淮夜泛罷，從來處來，從去處去，分析其間的成因自然亦是可能；不過求得圓滿足盡的解析，使片段的因子們合攏來代替刹那間所體驗的實有，這個我覺得有點不可能，至少於現在的我們是如此的。凡上所敍，請讀者們只看作我歸來後，回憶中所偶然留下的千百分之一二，微薄的殘影。若所謂『當時之感』，我決不敢望諸君能在此中覓得。即我自己雖正在這兒執筆構思，實在也無從重新體驗出那時的情景。說老實話，我所有的只是

憶。我告諸君的只是憶中的秦淮夜泛。至於說到那『當時之感』，這應當去請教當時的我，而他久飛昇了，無所存在。

……………………

涼月涼風之下，我們背着秦淮河走去，悄默的當然的事了。如回頭，河中的繁燈想定是依然。我們却早已走得遠，『燈火未闌人散』；佩弦，諸君，我記得這就是在南京四日的酬嬉，將分手時的前夜。

（一九二三，八，二二，北京。）

——載雜拌兒，開明版。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俞平伯

我寫我的「中夏夜夢」罷。有些蹤跡是事後追尋，恍如夢寐，這是習見不鮮的：有些，簡直當前就是不多不少的一個夢，那更不用提什麼憶了。這兒所寫的正是佳例之一。

在杭州住着的，都該記得陰曆六月十八這一個節日罷。牠比什麼寒食，上巳，重九……都強，在西湖上可以看見。

杭州人士向來是那麼寒乞相的；（不要見氣，我不算例外。）惟有當六月十八的晚上，他們的發狂倒很像有點徹底的。（這是魯迅君讚美蚊子的說法。）這眞是佛力庇護——雖然那時班禪還沒有去。

說杭州是佛地，如其是有佛的話，我不否認牠配有這稱號。即此地所說的六月十八，其實也是個節日。觀世音菩薩的生日聽說在六月十九，這句話從來遠矣，是千眞萬確的了，而十八正是牠的前夜。

三天竺和靈隱本來是江南的聖地，何況又恭逢這位「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的芳誕，——又用靚

麗的字樣了，死罪，死罪！——自然在進香者的心中，香燒得早，便越恭敬，得福越多，這所謂「燒頭香」。他們默認以下的方式：得福的多少以燒香的早晚為正比例，得福不嫌多，故燒香不怕早。一來一去。越提越早，反而晚了。（您說這多們費解。）於是便宜了六月十八的一夜。

不知是誰的詩我忘懷了，只記得一句，可以想像從前西子湖的光景，這是『三面雲山一面城。』現在打槳於湖上的，卻永無緣拜識了。雲山是依然，但瀕湖女牆的影子那裏去了？我們凝視東方，在白日只是成列的市廛，在黃昏只是星星的燈火，雖亦不見得醜劣；但沒出息的我總會時常去默想曾有這麼一帶森嚴曲折頹敗的雉堞，倒印於湖水的紋奩裏。

從前既有城，即不能沒有城門。湖濱之門自南而北凡三：曰清波，曰湧金，曰錢塘，到了夜深，都要下鎖的。燒香客人們既要趕得早，且要越早越好，則不得不設法飛跨這三座門。他們的妙法不是爬城，不是學雞叫，（這多們下作而且險！）只是隔夜趕出城。那時城外荒荒涼涼的，沒有湖濱聚英，更別提西湖飯店新新旅館之流了，於是只好作不夜之游，強顏與湖山給伴了。好在天氣既大熱，又是好月亮，不會得受罪的。至於放放荷燈這種把戲，都因為慣住城中的不甘清寂，才想出來的花頭，未必真有什麼雅趣。杭州人有了西湖，乃老躲在城裏，必要被官府（關城門）佛菩薩（做生日）兩重逼迫着方始出來晃蕩這一夜；這真是寒乞相之至了。拆了城依舊如此，我看還是惰性難除罷，不見得是澈底發洩狂氣呢。

我在杭州一住五年，卻只過了一個六月十八夜；暑中往往他去，不是在美國就是在北京。記得有一年上，正當六月十八的早晨我動身北去的，瑩環他們卻在那晚上討了一隻疲憊的划子，在湖中飄泛了半晌。據說那晚的船很破爛，游得也不暢快；但她既告我以游踪，畢竟使我愕然。

去年住在俞樓，真是躬逢其盛。是時和H君一家還同住着。H君平日興致是極好的，他的兒女們更渴望着這佳節。年年住居城中，與湖山究不免隔膜，現在卻移家湖上了。上一天先忙着到岳墳去定船。在平時泛月一

度，約莪杖頭貲四五角，現在非三元不辦了。到十八下午，我們商量着去到城市買些零食，備嬉游時的咬嚼。我倆和YL兩小丱，背着夕陽，打槳悠悠然去。

歸途車上白沙隄，則流水般的車兒馬兒或先或後和我們同走。其時已黃昏了。呀，湖樓附近竟成一小小的市集。樓外樓高懸着眩目的石油燈，酒人已如蟻聚。小樓上下及樓前路畔，塡溢着喧譁和鬧熱。夾道樹下的小攤兒們，啾啾唧唧在那邊做買賣。如是直接於公園，行人來往，曾無閒歇。偏西一望，從岳墳的燈火，曾見人氣的浮涌，與此地一般無二。這和平素蕭蕭的綠楊，寂寂的明湖大相逕庭了。我不自覺的動了孩子的興奮。

飯很不得味的匆匆喫了，馬上就想坐船。——但是不巧，來了一羣女客，須得儘先讓她們耍子兒；我們惟有落後了。H君是好靜的，主張在西泠橋畔露坐憩息着，到月上了再去蕩槳。我們只得答應着；而且我們也沒有船，大家感着輕微的失意。

西泠橋畔依然冷冷清清的。我們坐了一會兒，聽遠處的簫鼓聲，人的語笑都迷濛疏闊得很，頗遭之一種淒寂，迥異我們先前所期待的了。偶然有兩三盞浮漾在湖面的荷燈飄近我們，弟弟妹妹們便說燈來了。我瞅着那伶俜搖擺的神氣，也實在可憐得很呢。後來有日本仁丹的廣告船，一隊一隊，帶着成列的紅燈籠，沈塡的空大鼓，火龍般的在裏湖外湖閒穿走着，似乎抖散了一堆寂寞。但不久映入水心的紅意越宕越遠越淡，我們以沒有船趕牠們不上，更添許多無聊。——淡黃月已在東方湧起，天和水都微明了。我們的船尙在渺茫中。

月兒漸高了，大家終於坐不住，一個一個的陸續溜回俞樓去。H君因此不高興，也走回家。那邊倒還是熱鬧的。看見許多燈，許多人影子，竟有歸來之感，我一身盡是俗骨罷？嚼着方才親自買來的火腿，鹹得很，乏味之味！幸而客人們不久散盡了，船兒重繫於柳下，時候雖不早，我們還得下湖去。我鼓舞起孩子的興致來：

『我們去。我們快去罷！』

紅明的蓮花飄流於銀碧的夜波上，我們的划子追隨着牠們去。其實那時的荷燈已零零落落，無復方才的

盛。放的燈眞不少，無奈揹燈的更多。他們把燈都從波心裏擾起來，擺在船上明晃晃地，方始躊躇滿志而去。到燭爐燈昏時，依然是條怪蹩脚的划子，而湖面上卻非常寥落；這眞是殺風景。『搖罷，上三潭印月。』

西湖的畫舫不如秦淮河的美麗；只今宵一律妝點以溫明的燈飾，嘹嚦的聲歌，在羣山互擁，孤月中天，上下瑩澈，四顧空靈的湖上，這樣的穿梭走動，也覺別具豐致，決不弱於她的姊妹們。用老舊的比況，西湖的夏是「林下之風」，秦淮河的是「閨房之秀」。何況秦淮是夜夜如斯的；在西湖只是一年一度的美景良辰，風雨來時還不免虛度了。

公園馬頭上大船小船挨擠着。岸上石油燈的蒼白芒角，把其他的燈姿和月色都逼得很黯淡了，我們不如別處去。我們甫下船時，遠遠聽得那邊船上正緩歌南呂懶畫眉，等到我們船攏近來，早已歌闌人靜了，這也很覺悵然。我們不如別處去。船漸漸的向三潭印月划動了。

中宵月華的皎潔，是難於言說的。湖心悄且冷；四岸浮動着的歌聲人語，燈火的微芒，合攏來卻彙成一個繁熱的光圈兒圍裹着牠。我們的心因此也不落於全寂，如平時夜泛的光景；只是伴着少一半的興奮，多一半的悵惘，軟軟地跳動着。燈影的歷亂，波痕的皺皺，雲氣的奔馳，船身的動盪……一切都和心象相溶合。柔滑是入夢的惟一象徵，故在當時已是不多不少的一個夢。

及至到了三潭印月，燈歌又爛縵起來，人反而倦了。停泊了一歇，繞這小洲而游，漸入荒寒境界；上面欹側的樹根，旁邊披離的宿草，三個圓尖石潭，一支禿筆樣的雷峯塔，倘同立於月明中。湖南沒有什麼燈，愈顯出波寒月白；我們的眼漸漸餳澀得擡不起來了，終於搖了回去。另一划船上奏着最流行的三六，柔曼的和音依依地送我們的歸船。記得從前H君有一斷句是『遙燈出樹明如柹』，我對了一句『倦槳投波密過餳』；雖不是今宵的眼前事，移用卻也正好。我們轉船，望燈火的叢中歸去。

夢中行走般的上了岸，H君夫婦回湖樓去，我們還戀戀於白沙隄上儘徘徊着。樓外樓仍然上下通明，酒人

尚未散盡。路上行人三三五五，駱驛不絕。我們回頭再往公園方面走，泊着的燈船少了一些，但也還有五六條。其中有一船掛着招帘，燈亦特別亮，是賣涼飲及喫食的，我們上去喝了些汽水。中艙端坐着一個華妝的女郎，雖然不見得美，我們乍見，誤認她也是客人，後來不知從那兒領悟出是船上的活招牌，才恍然失笑，走了。

不論如何的疲憊無聊，總得挨到東方發白才返高樓尋夢去；我們雖都是這般期待的。奈事不從人願，H君夫婦不放心兒女們在湖上深更浪蕩，畢竟來叫他們回去，頂小的一位L君臨去時只咕嚕着：『今兒頑得眞不暢快！』但仍舊垂着頭踱回去了。只賸下我們，踽踽涼涼如何是了？境又是不耐夜涼的。『我們一淘走罷！』

他們都上重樓高臥去了。我倆同憑着疏朗的水泥欄，一桁樓廊滿載着月色，見方才賣涼飲的燈船復向湖心動了。活招牌式的女人必定還支撐着倦眼端坐着呢，我倆同時作此想。叮叮噹，叮叮冬，那船在西傾的圓月下響着。遠了，漸漸聽不眞，一陣夜風過來，又是叮……噹，叮……冬。

一切都和我疏闊，連自己在明月中的影子看起來也朦朧得甚於烟霧。才想轉身去睡；不知怎的脚上躊躇了一步，於是箭逝的殘夢俄然一頓，雖然馬上又脫鏃般飛駛了。這場怪短的「中夏夜夢」，我事後至今不省得如何對牠。牠究竟回過頭瞟了我一眼才走的，我那能怪牠。喜歡牠嗎？不，一點不！

（十四，四，十三，作于北京。）

清河坊

俞平伯

山水是美妙的儔侶，而街市是最親切的，牠和我們平素十二分稔熟，自從別後，竟毫不躊躇，驀然闖進憶之域了。我們追念某地時，山水的淸音，其浮涌於靈府間的數和度量每不敵城市的喧譁，我們太半是俗骨哩！

（至少我是這麼一個俗子。）白老頭兒捨不得杭州，卻說『一半勾留為此湖』；可見西湖在古代詩人心中，至多也只沾了半面光。那一半兒呢？誰知道是什麼！這更使我膽大，毅然於西湖以外，另寫一題曰「淸河坊」。讀者若不疑我為火腿茶葉香粉店作新式廣告，那再好沒有。

我決不想描寫杭州狹陋的街道和店舖，我沒有那般細磨琢的工夫，我沒有那種收集零絲斷線織成無縫天衣的本領；我只得藏拙。我所亟亟要顯示的是淡如水的一味依戀，一種茫茫無羈泊的依戀，一種在夕陽光裏，街燈影傍的依戀。這種微婉而入骨三分的感觸，實是無數的前塵前夢醞釀成的，沒有一樁特殊事情可指點，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我實在不知從何說起，但又覺得非說不可。環問我：『這種窘題，你將怎麼做？』我答：『我不知道怎樣做，我自信做得下去。』

人和「其他」外緣的關聯，打開窗子說亮話，是沒有那回事。眞的不可須臾離的外緣是人與人的繫屬，所謂人間便是。我們試想：若沒有飄零的游子，則西風下的黃葉，原不妨由牠們花花自己去響着。若沒有憔悴的女兒，則枯乾了的紅蓮花瓣，何必常夾在詩集中呢？人萬一沒有悲歡離合，月卽使有陰晴圓缺，又何為呢？懷中不曾收得美人的倩影，則入畫的湖山，其黯淡又將如何呢？……一言蔽之，人對於萬有的趣味，都從人間趣味的本身投射出來的。這基本趣味假如銷失了，則大地河山及牠所有的蘭因絮果畢落於渺茫了。在此我想注釋我在鬼劫中一句費解的話：『一切似吾生，吾生不似那一切。』

離題已遠，快回來吧！我自述鄙陋的經驗，還要「像煞有介事」，不又將為留學生所笑乎？其實我早應當自認這是幻覺，一種自騙自的把戲。我在此所要解析的，是這種幻覺怎樣構成的。這或者雖在通人亦有所不棄罷。

這兒名說是談淸河坊，實則包括北自羊壩頭，南至淸河坊這一條長街。中間的段落各有專名，不煩枚舉。若曾如住過杭州的，看到這兒早已恍然；若沒有到過，多說也還是不懂。杭州的熱鬧市街不止一條，何以獨取

清河坊呢？我因牠逼窄得好，竟鋪石板不修馬路亦好；認牠爲 typical 杭州街。

我們雅步街頭，則砣磴砣磴地石板怪響，而大嚷『欠來！欠來！』的洋車，或前或後衝過來了。若不躲閃，竟許老實不客氣被車夫推搡一下，而你自然不得不肅然退避了。天晴還算好；落雨的時候，那更須激起石板罅隙的積水濺上你的衣裳，這眞糟心！這和被北京的汽車輪子濺了一身泥漿是彷彿的；雖然發江南熱的我覺得北京的汽車是老虎，（非彼老虎也！）而杭州的車夫畢竟是人。你攔阻他的去路，他至多大喊兩聲，推你一把，不至於如北京的高軒哀嘶長唳地過去，似將要你的一條窮命。

那怕牠十分喧闐，悠悠然的閒適總歸消除不了。我所經歷的江南內地，都有這種可愛的空氣；這眞有點兒古色古香。

我在倫敦紐約雖住得不久，卻已嗅得歐美名都的忙空氣；若以彼例此，則藐乎小矣。杭州清河坊的鬧熱，無事忙耳。他們越忙，我越覺得他們是眞閒散。忙且如此，不忙可知。——非閒散而何？

我們雅步街頭，雖時時留意來往的車子，然終不失爲雅步。走過店窗，看看雜七雜八的貨色，一點沒有 Show Window 的規範，但我不討厭牠們。我們常常去買東西，還好意思捧什麼「洋腔」呢？

我倆和嫺小姐同走這條街的次數最多，她們常因配置些零星而去，我則瞎跑而已。有幾家較熟的店舖差不多沒有不認識我們的。有時候她們先到，我從別處跑了去，一打聽便知道，我終於會把她們追着的。大約除掉藥品書報糖食以外，我再不花什麼錢，而她們所買絕然不同；都大包小裹的帶回了家，挨到上燈的時分。若今天買的東西少，時候又早，天氣又好，往往雇車到旗下營去，從繁熱的人笑裏，閒看湖濱的暮靄與斜陽。『微陽已是無多戀，更苦遙青著意遮。』我時時看見這詩句自己的影子。

清河坊中，小孩子的油酥餃是佩弦以詩作保證的；我所以時常去買來喫。叫她們喫，她們以在路上喫爲不雅而不喫；常被我一個人喫完了。油酥餃冰冷的，您想不得味罷。然而我竟常買來喫，且一頓便喫完了。您不

以爲詫異嗎？不知佩弦讀至此何想？他不會得說：『這是我一首詩的力啊！』

我收集花果的本領眞太差，有些新鮮的果子，藏在懷中幾年之後，不但香色無復從前，並且連這些果子的名目，形態，影兒都一起去了。這眞是所謂『撫空懷而自惋』了。譬如提到淸河坊，似有層層疊疊感觸的張本在那邊，然細按下去，便覺洞然無物。卽使不是眞的洞然，也總是說牠不出。在實際上，「說不出」與「洞然」的差別，眞是太小了。

在這狹的長街上，不知曾經留下我們多少的蹤跡。可是堅且滑的石板上，使我們的肉眼怎能辨別呢？況且，江南的風雖小，雨卻豪縱慣了的。暮色蒼然下，颯颯的細點兒，漸轉成牽絲的「長脚雨」，早把這一天走過的千千人的脚跡，不論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洗刷個乾淨。一日且如此，何論旬日；旬既如此，何論經年呢！明日的人兒等着哩，今日的你怎能不去！不看見嗎？水上之波如此，天上之雲如斯；雲水無心，「人」卻多了一種荒唐的眷戀，非自尋煩惱嗎？若依頡剛的名理推之，煩惱是應當自己尋的；這卻又無以難他。

我由不得發兩句照例的牢騷了。天下惟有盛年可貴，這是自己證明的眞實。夢闌酒醒，還算個什麼呢；千金一刻是正在醉夢之中央。我們的脚步踏在土泥或石上，我們的語笑顫蕩在空氣中，這是何等的切實可喜。直到一切已黯淡渺茫，迴首有悽悱的顏色，那時候的想頭才最沒有出息；一方面要追挽已逝的芳香，一方面妒羨他人的好夢。去了的誰挽得住，賸一雙空空的素手；妒羨引得人人笑，我們終被拉下了。這眞覺得有點犯不着，然而沒出息的念頭，我可是最多。

忽忽一年之後，我們先後北來了。爲愛這風塵來嗎？還是逃避江南的孽夢呢？嫺小姐平日最愛說「窩逸」。破爛的大街，荒寒的小胡同，時聞瑟縮的枯葉打抖，尖厲的擔兒吆喝，沈吟的車背碌的話語，一燈初上，四座無言；她仍然會說「窩逸」嗎？或者斗然猛省，這是寂寞長征的一尖站呢？我畢竟想不出她應當怎樣着想方

好。

我們再同步於北京的巷陌，定會覺得異樣；脚下的塵土，比綿花還軟得多哩。在這樣的軟塵中，留下的踪跡更加靠不住了，不待言。將來萬一，嫻小姐重去江南，許我談到北京的夢，還夠如今日談杭州清河坊巷這樣的洒脫嗎？『人到來年憶此年』。想到這裏，心漸漸的低沈下去，另有一幅飄零的圖畫影子，這也似的晃蕩在我眼下。

話說回來，乾脆了當！若我們未曾在那邊徘徊，未曾在那邊笑話；或者即有徘徊笑語的微痕而不曾想到去珍惜牠們，則莫說區區清河坊，卽什百倍的勝跡亦久不在話下了。我愛誦父親的詩句：

『只緣曾繫烏篷艇，野水無情亦耐看。』

（十四，十，二三，北京。）

——載燕知草，開明版。

與紹原論祓

俞平伯

關於您所謂「亮船」，在我們家鄉有一種法術，和牠相對的，叫做「照轎」。在花轎未迎新娘以前，先擺在廳上，由兩位「全福太太」（所謂雙全人），一個手拿鏡子，一個手拿蠟燭，相向深深而萬福，然後扭扭揑揑進了轎，東照一照，西照一照，而後退。我從小看人搬演這個，却一向不明白牠的意義。

前年在呂氏春秋本味篇方始發見牠的名號，分言謂之「爝」，通言謂之「祓」。茲引錄一節：

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畢氏校語：風俗通祀典引此句下有「熏以萑葦」四字，續漢書禮儀志中注亦同，今本脫去耳。）爝以爟火，釁以犧猳。（高注：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火者，所以祓除不祥；置火於桔槔，燭以照之。……爟讀曰權衡之權。）

您想伊尹蒙成湯如此優禮，可謂奇絕。這雖是小說家言，但若以另一種眼光看去，却决不是全無意義的。

記得我們談過，古人對於一切的解釋，是偏於具體的。譬如古人所謂鬼，只是現在所謂怪。古人所謂凶，略當於現在所謂穢。古之所謂祓除，實大有今人洗澡掃塵之風。祓是一總名，可以包含各種的方術，略舉數種爲例：

(一)以水祓——這是最習見的，所謂「祓禊」便是。凶穢的憑依，可以水洗除之。

(二)以火祓——所謂「爝以爟火」，「亮船」「照轎」皆是。又如遷入新居時，送喪回吉時，都要從火上跨過，亦屬於此類。此憑火力或光力驅除不祥。以鏡辟邪，亦此類也。

(三)以聲祓——在陰曆年關聽見的爆竹，年鑼鼓，都屬於這一類。這是想用大聲音把諸不祥嚇跑。

(四)以臭祓——這比較不甚顯明，然細尋其事例，亦隨處皆是。如端午日之帶蒲艾，擦雄黃；新年之焚松柏枝等等。又如古人祭祀主用鬱鬯，據說用以降神；但降神與驅鬼，只是對於靈物態度之不同，而臭味之可以影響於神靈，初無二致。

(五)以器具祓——這是想實實在在把不祥掃去，或者使牠自然躲避。例如您所引競渡記：『船底在水中，用白茅從首至尾，順拂一過。』『桃符能殺百鬼，乃禳災之具。』這都是實實在在用桃符白茅把不祥禳走。更有一種「厭勝」，乃是應用相生相尅之理，使牠自然不會作祟。其例證亦復繁多，玆隨便引一個：

酉陽雜俎上說：『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圈，云帶之免蠆毒。』細柳圈雖不能積極的把蠆毒驅走，而你如果帶上，那牠自然不會來找你了。這是一種消極的抵抗。

這五種方術，能賅括所謂「祓」與否，不可知。然而我相信，至少有這五個訣竅，絕非我的附會。

再讓我們談談「祓禊」。這自然不是要談近年的名流觴詠，如所謂樊山實甫任公之流也者。他們的雅人高

致，非你我俗子所能領會，談之何益？

祓禊之風遠起於漢，即使不溯春秋戰國。詩鄭風溱洧有「士女秉蘭」之文，宋書禮志引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拔不祥。』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注謂『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所以說得大膽些，周朝就有這習俗；說得謹慎點，漢朝必有了。

更有兩段民間的傳說：

武帝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對曰：『漢章帝時，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泛觴。』（晉書束晳傳）

舊說後漢郭虞者以三月上辰產二女，上巳產一女，二日之中而三女並亡。俗大忌此日，皆於東流水爲祈禳，自潔濯，謂之禊祠。（宋書禮志）

不論郭虞徐肇有無其人，而上巳祓禊只是一種禳災的法術，而不是風流旖旎的韻事，却是不用疑的。這種解說，正可和老兄的競渡論相應和了。

這兒更有一問題，就是三月三日與上巳之區別。這本來很明白的，三月上旬逢巳。未必便是三月初三。而且，更有一不可解的疑問，就是三月上旬不逢巳，便又怎麼？癸辛雜識說上巳之誤，引如下：

或云上巳當作十干之己，蓋古人用日例以十干，如上辛上戊之類，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則上旬無巳矣。故王季夷嵎上巳詩云：『曲水湔裙三月二，』此其證也。

這個解釋很有趣味，不過少他佐證，只可當作談助而已。至於上巳與三月三之遷變，晉書禮志上有一節：

『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後，但用三日。』

依此，最初是用上巳，後來改爲三月三日，然不問逢巳與否。至於原來的眞相如何，頗不易斷言。

若以重三祓禊與重九登高相比較，可以得到絕佳之對比。

（一）重三臨水祓除不祥，重九登山避去災殃。
（二）三是陽數，九亦是陽數；重三是暮春，重九是暮秋。
（三）重三帶細柳圈，重九佩茱萸囊，都是厭勝之具。
（四）後來牠倆都成爲春秋佳節，把原來的可怕面目改變了。

其實我們今日所謂佳節，考其起原都未必眞佳，這又回到我們平素的意見上來了。我以爲先民是不大懂得「風流」的，他們過節決不是無故裝戲出來頑頑的，乃以爲有重大的意義——他們之所謂重大。我們今日自然不妨利用這種節日，大家去尋開心；但是這種節日原來的功能並不在此，這亦應當辨別的。

昨夜放了一夜的爆竹，躺在床上，眞疑身在羲皇以上。今天忙着拜年，自己也成爲古色古香的人了。

（太歲在丙寅，元旦試筆。）

——載雜拌兒，開明版。

重過西園碼頭

俞平伯

君姓趙字心餘，故京兆人也，昔年同學於北大文科，久客江南，不通音問者十餘年矣。頃革命告成，忽隨某集團軍翩翩南至，過訪寓齋，膚革充盈，黑臉團團，頗異疇昔，身衣灰布中山服，惟神氣索寞，詢之不答，曰「將有造作容緩呈教」。翼日訪之高升老店，不值，留一名片而歸。忽忽旬餘絕無音耗，七夕十一時忽得旅店電音言有孤客暴卒，急奔赴之，覩遺體在地，非病非殺，何由死耶？疑怪久之。適L近在東城，急足延致，L固專攻理化，以東方福爾摩斯自許者。彼袖中出顯微鏡大蔣斗，索之良久杳無異朕；忽見几上胡粉半包，盃底且有粉漬，L喜，遽斷爲中毒，鄭重攜歸，將大施化驗。乃L有弟曰M，年幼口

開，盜而盡啖之，L大驚怖，以爲其殆將從趙心餘於地下云。詎知一日又一日，弟竟無恙，詢以喫粉何味，答云『甜，甜，杏仁香。』其殆杏仁粉乎，而L之技將窮，乃云『其人肥碩，其死也非痰厥，即中風。』斯言也，愚良未之敢信，留作疑案而已。

檢其遺物，囊中有中央角票十三枚，洋錢二十，袁頭者三，先總理像者十有七；表一，玻璃面破損，時針停于十時五分上，約當館人聞其仆地時；德國式鑰匙一。彼幷小手箱而無之，乃有巨匙，何耶？桌上稿紙堆疊，墨瀋猶新，字跡凌亂無極，其文似未畢而殂，可怪之至。文中結尾語缺，故其指不可盡通，所謂『最關要緊的我……』豈將俱歸泯滅乎？抑眞有沖舉之方，超脫一切乎？斯人長往，不可追矣。且幷標題無之，首著小引而篇幅冗長，與正文不稱，則究以沈君之卒爲重心與否，亦無由斷言，姑以「重過西園碼頭」名之耳。善讀者可以意會之。心餘無文名，又鮮他著作，此篇關懷生死過切，致多胡言讕語，略加刪削，附以評注入吾書中。此等體例殆前無古人，特燕知草本以草草名，讀者當可諒予之草草也，且對於亡友身後之責亦云粗盡矣。是爲序。

（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戊辰七夕雙星渡河大雷雨中寫起的

小引

誰都悄悄地等着那莫名其妙的襲來吧。——可怪的是，誰都這樣興高采烈地等牠來呢。今天巴着明天，明天巴着明天的明天；可是——到底有幾箇明天呢？誰知道！也許我倒霉，只有十箇了；您運氣，還有二十箇；他喫過半斤人參四兩鹿茸的，有三十箇；更有專念「阿彌陀佛」的她，有如胡麻子俱胝箇。誰眞知道嘍！誰能有「齊天大聖」般的本領：一路金箍棒直打上森羅寶殿，拿起閻王爺的帳本兒來，蘸着一筆濃濃的烏煙墨

一概勾之，喝聲『了帳！了帳』也沒有誰能比管輅先生算得出「南斗星君」「北斗星官」幾時在著象棋，幾時想喝白乾兒，幾時要喫鹿肉。（平按，此下原注出處今刪。）而且終久無益，小說書上頂愛說延陽壽一紀，我替他想想無聊得很，一紀只有十二年，多活這十二箇年頭，再幹點什嗎？多叉幾百圈麻雀，多看幾十回眞光電影兒，多聽幾本「曉華」的太眞外傳之流——雖說是東方獨有的藝術——斬眉霎眼一晃，那白得來的一紀陽壽，好比一塊小方的黃奶油，早被咱們一啃二嚼，打掃乾乾淨淨，又得孤苦零丁，跟着大高箇兒，帶高帽子的黑白無常鬼，蕩悠悠而去。那時雖已沒有耳朵了，卻更分明地聽得兒第十八姨太太哭得眞傷心，眞可憐呢。且不但此也，譬如另有一位老爺也曾夢入幽冥，照例添了陽壽一紀載囘老家，立刻就叫：『春蘭，拿算盤來！』自己動手，的搭的搭，九歸九除，橫七豎八的算淸楚了？擡頭一看，今天太晚了沒法可想，很很的撥去一子，長歎道：『四千三百八十三！』明天孫子淘氣，後天陪姨太太出門，到第三天下午四點半鐘朦朧醒來，掐指一算，阿呀！不好！只賸了四千三百七十九天。愈算便愈少，愈少便愈要算，心中好比滾油煎，身上有螞蟻在那邊爬，其時果眞「梅郎」唱的是太眞「內」傳，也怕未必有這雅興了罷。然則鑽頭覓縫去打聽這不速之客，到底是幾時幾刻光降小齋——萬一是午時三刻呢又怎麼辦？——眞眞多此一舉，（註一）反不如你我這樣庸人安然度日，活得好像大羅天仙一般，高壽活到九十九，還巴着百旬大慶；再活一百零一歲，以人壽二百年之說論，依然如日中天呢。豈不很好？豈不很好！卽使嘴裏正念着天花亂墜的喜歌，而他老人家就從此溘然，也毫不打緊，總不能說是被呪死的，難道活到一百零一歲還不算夠本嗎？至少要比那位算學名家高明出不知幾萬萬倍。

誰都應當興高采烈地活着的，想來想去也只有這一法了，然而何等的好笑，這總是莫名其妙的事吧。陶詩『世短意恆多，斯人樂久生。』世雖短而我不以爲短，生固不久而我以爲久，且以爲久得頗可樂，這寥寥十箇字比古詩『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說得更好，眞寫得出這興高采烈的所以然來。只要自己以爲有幾百歲好活，這不結啦，又何必當眞活箇幾百歲去嘗試一下。此達人之言也，惟區區之意總期期以爲不可。

我的脾氣大約不是不近於那位打算盤的老頭兒的，所以覺得垂頭喪氣活着，會比與高采烈的神情看過去略爲得體箇一點　自然不是說舒服。死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可憐，可憐的是這與高采烈去死，這是大可不必的。譬如說要殺頭了，殺頭就殺頭罷，也莫奈其何。還有階級，您道怪不怪；一言不發是好漢子，叫罵甚至于不免哀哭，也是人情；偏有聽了這消息，忽歡欣鼓舞走上大堂，亂碰響頭，『謝大人的恩典』，又恭恭敬敬請了一箇安，然後抖抖瑟瑟地被綁上法場，這總可以不必的吧？難道果眞必要嗎？因此我最討厭這與高采烈的神氣。明知一不是忠恕，二不算聰明，無非沒理由的一種偏執而已，可是我沒法改變牠。自己過着日子，垂頭喪氣的時候爲多，看人家年那邊興高采烈，有點兒妒忌，有點兒鄙薄，覺得滿不是那麼一回事。

試比方咱！不知來從何處去到那裏，也不知到底有多們長多們短，看起來倒似乎是一條花團錦簇的路，路上有高矮參差俊醜不一各式各樣的人，擁擠非常。小孩子想立刻變大人，可以不讀書了，可以自由地喫喝頑耍了，跳勒蹦勒的走過去了。青年們看見女人大垂涎，姑娘們碰見漢子有點動火，千方百計，尋死覓活想去成眷屬，生兒育女，白頭到老，摟抱呀接吻呀，走過去了。更有一班年輕力壯的人，念茲在茲地要升官發財，升了官還想升更大的官，發了財還想發更大的財，富貴沒有巴夠，已經在那邊想益壽延年，壽考還不足意，更想重新做起小孩子，喫奶媽的奶，白日飛升妙不過，再不然尸解也還對付，他們搖搖而擺擺，跌跌之蹱蹱走過去了。（平按，原稿有這箇之字。）他們這班妙人兒，瞪着大眼只管往前看，看得神迷目眩，口水直流，以爲不知道有多們好頑呷。卽使挨肩擦背走着的人，猛然腳底下一箇蹁蹱就此爬不起，也毫不在乎，只悄悄冷笑，或假意做出長歎的樣子，說一聲『可憐』，心裏卻不斷地自慰道：『反正這回不是我，不要怕！』我還是照樣高高興興地走去，自然有好處在前面等着我哩！這條路何以這樣的千妥萬當，又何以長到如此這般，都出我「意表之外」，無從說起。歎逝賦上說：『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善注：『此路卽死路也。』人家笑他注得笨，我笑笑他笨的人比他更笨　笨到當頭喫了一棒，動也不動一動。

在路上的，不但對于前途希望甚多，而且對于眼下珍惜倍至，至少自己的身體總寶貝得肉麻萬分，咳嗽會變成肺病的，肚子疼許是盲腸炎，『勃𤺥頭當發背醫』，眞好比一朵鮮花，大氣兒都吹不得，別說磕碰了。別人呢，成千累萬的化灰化煙，漠不關心，而惟一己之是愛，不知道自己的皮囊雖免腐臭，終久是螞蟻口中的糧食，又看見誰人眞騎鶴吹笙過來。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燕窩魚翅白白的塡下去不少，寃哉寃哉！不免又想起靖節翁的名句來，『客養千金軀，臨化銷其寶。』曹操的兒子也說過什麼『生在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對于一己如此，對于外緣亦然。一把裁紙的刀裁衣的剪，丟了必找，找不着要生氣，甚而至于疑心老媽子偸了去，要打發她走路。一支「三砲臺」點着沒有吸，失手「撲嗤」掉在痰盂裏，馬上會跳脚拍手叫阿呀。小的尙且如此，大的更不用提。丟了情人的表記，誰能不發急？小兒女生病，誰能不焦心？傷離念遠誰能不潤眼抹淚，咳聲嘆氣？失戀之後，誰能不翻天覆地鬧箇無休歇？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這是我的，要好好的收藏着，那又是我的，要好好的保護着，我何所在，尙且一無所知，而貿貿然老着臉皮儘說「我的我的」，又豈不可怪也哉！

對于生命本身和牠所曾接觸過一切的外緣，必然有相當的黏着性，儘管程度各別分量不同，其爲黏着則一也；所以竟可以說這是生命力表現的一面，和生命力的大小強弱爲正比例的。有時反而特別小，如出世的修持頹廢的享樂，似乎不可解，其實非碰壁之餘傾向於離心，論其根底絕非例外。

講到這兒，生命的本身快要挨罵了。生命壓根兒就許不成東西。佛家所謂生老病死的苦，都只是生的苦：沒有生何有於病，何有於老，更怎樣死法？(憖能想得出沒有生的死是怎麼一回事來嗎？)把生命的痛苦一古腦兒歸到咽氣的這一刻去，很有點說不通。再說得 paradoxical 些，並無死的苦，只有生的苦。自來只見活人訴苦，有死人訴苦的嗎？沒有。——黑驢告狀是一例外，然而所告的狀還是生前公案，並非和閻王爺打官司。若嫌牠欠精密，還可以這樣說，生的苦是什麼滋味，誰都嘗過的，死的苦誰都沒有嘗過，即使不便愣說牠沒有，

也無從確鑿地說牠有。『未知生，焉知死。』我們平常說死，只是說不生。眞的死無可說不必說，至少死了再說。

依名理立言，佛家可以有死苦，我們不可以有。佛家以生死對待流轉無極，死只是生命流轉中的一境界；我們所謂死是生命的彼端，最後的一點，很像佛說的「涅槃」。他們千辛萬苦的修持，只抵得我們家常飯菜般的溘然長逝，眞眞占盡了便宜。所以若一面採佛家生爲苦之說而一面用我們自己的死卽滅之見，那麼死非但不可悲可怕而實在可愛可欽。在事實上咱們的立場卻不會比他們強，或者遠不如。所以不如者，他們有他們特別的修持方便，雖然極笨極古怪，而我們沒有，永遠不會有，我們不能全盤承受這生苦論。

生固然很苦，但也並不全然苦，這是老實話，我不願作矯情的戲論。如見春花秋月不能說不美麗，逢俊侶良朋不能說不幸運，得賞心樂事不能說不痛快。硬把樂說成苦，眞是何苦！所謂苦樂也者皆不足以盡生的意境，於我只覺得一味的可哀而已。非苦則不「哀」，無樂又何「可」哀之有？依苦樂的萬般錯綜縈繞，人間悲涼的劇遂宛約地映現着。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柰何。這柰何兩字神理綿綿，眞是可哀的絕妙注脚。（註二）

就生的過程言，解脫也是粘着；兼包止境言，粘着也是解脫。惟其滑不脫又粘不住，所以沒柰何。這不但對於最後的默想是如此，在一生中從小到老亦復如此。

我們的一生誰不是草草地斷送的，又見誰眞細磨細琢地咬嚼生的滋味過。所謂細細的過（註三）只是我倆的忘想，而雲裏霧裏媽媽胡胡一輩子，這才是永久的眞實。千奇百怪的人物風景都像活動寫眞般眼面前飛走，從其間相互的關連裏不免生出離合悲歡來，於是在心上刻劃出深深淺淺的痕跡；但這些痕跡和其他的外緣一般，也會跟着年月的奔流漸遠漸淡，終于秋烟似的全滅了，從這一點，卽使說我們明明活着卻好比不會活着，也不算過于不通。

舉一箇極短的例子，譬如我到天津去頑三天。第一天高高興興的跑了去，一點不覺得；第二天白天也還

好，只有點兒迷胡；到晚上看華燈璀璨，人影參差，不由得一念兜的上心來，惘然獨語，『快換片了！』果然第三天早上，尖厲的一聲叫子，火車輕輕地把我馱到黃綠的大野中去，簡直換了箇世界。這三天的生涯，卽在當時已如無物，何況囘想！

以電影去比方人生，我覺得實在有點兒像。人的一生分爲若干的段落，如幾本幾幕然，論做法也有做得好的，也有歹的，論戲情也有怪肉麻的，也有惡很很的，論觀衆有儘點頭的，也有亂搖頭的，有笑的也有哭的。可是某一幕映現的時間假定爲A，則不管有多們好看，無論誰，决不能比A更多看一秒鐘；反之也不能少看一秒鐘。比方總只是比方，在生的劇場中不許閉眼睛，除非你退出。

這一幕映畢，那一幕接上來了。看得眞乏味偏偏老不肯完，看得眞得神倒又沒有了。一到快換片子的當兒，不論你對於前一幕愛看與否，看夠了沒有，總之要逼你勉強去看第二幕，且你的喜怒哀樂一定要被當前的幻景所顚倒播弄，至於憶中的情景由牠跳躍去，只黯然待盡而已，豈有他道哉！就是這樣子蟬聯而下，直到燈明人散，『明日早些來罷！』而我們的明日只是「來生」，我們的來呢不來只是「未卜」。然則賈波林的笑片可以重看，獨我們的不能，這是何等的「鵝絨」呢。

以年時言，有幼少壯老之別，以地方言，有東西南北之殊，這都是所謂段落。各段落間榮悴悲歡儘管各別，但有一點絕對相同的便是不息的流動。再繞箇彎兒說句斯文話：各段落間榮悴悲歡之所以各異其趣者，乃此不息的流動實主之也。這有頓漸的兩境。

何謂漸轉？如說六點十分天亮了，意思决不是說在六點九分五十九秒上依然漆黑一團的夜哩。大約四五點以後，必須經過烏靑靑魚肚白等等暗昧朦朧非晝亦非夜的境界，然後轉成所謂六點十分的大天亮。另一面呢，頓變也是有的，積漸之極則頓生焉。『履霜堅冰至』。晚秋的霜華與早秋的風信，早秋的風信與殘夏的荷香，殘夏的荷香與盛夏的汗臭，不能算不近；但給冰和揮汗，總應差得多們遠。履霜是漸而堅冰是頓，然非履霜則

堅冰亦無由而至。變化只有這麼一囘事，頓漸卻是在此在彼兩種看法的不同罷了。再以前例說罷，六點九分五十九秒誠哉和六點十分沒有很大的不同，但正午與子夜的區別卻並不小；儘管沒有明劃的界線，晝夜畢竟還是有的。以再前例言之，我到天津去，决非預備有去無來的，所以一脚踏到天津的地面以後的每一刹那，都一點一滴向着歸程，不必等到他們送我於「老車站」，方始說我要囘北京。

凡某變化就其隣近的各點謂之漸，就其兩端謂之頓。兩端並不孤另另地站着，必然依傍牠們的左隣右舍；故舉漸可以包頓，舉頓不足以明漸。漸是頂利害的，聰明人好像曾說過：不過像我這樣的傻瓜，怕只怕這一箇頓字，使咱們大驚小怪的，往往是這箇頓。頓也不見得不利害。我只十歲罷，看小說新報(?)第一期的插圖，憨癡的小兒，靦腆的少女，憔悴的中年婦人，還有一骷髏，倒說這就是一箇人的影子。這種老套頭現在看去已不算新鮮，但這十歲左右的小孩從此他明柔淨軟的心鏡上永遠有這猙獰的面目，改變他一生的顏色。大約刊畫的人，不曾想到的罷。

眞理未必就眞得出奇，陳言也許是眞理的一面吧，必千千萬萬人都想過說過方爲陳言，這豈不就是千千萬萬人所有過的感觸，難道牠竟會一點道理都沒有？陳言務去戞戞其難，眞眞又喫力又不討好，做句翻案文章，陳言便是中庸之言——您嫌不時髦，其實，錯了。孔二先生現在很出風頭，不過我不好拂您的意思；——那麼民衆的話總該懂得罷。（平按，心餘自己也有點纏夾二，民衆運動在禁止中，民衆的話與中庸之言身分懸殊，乃混爲一談，奇哉！）既然知道「難」，便不該「去」，還說什麼務去！您瞧古詩十九首那一首不是老腔調，卻不大聽見有人罵牠腐化，雖然現在也難說。(平按，此節比擬不倫，口氣幼稚，牢騷突發，無理取鬧。)

『只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這種感慨老得可以罷。惟其摟着如花的美眷，所以囘首流光萬分懊惱；亦正因爲流年似水不曾等過誰來，所以把玉精神花模樣的情人終於給孤負了。白髮和紅顏對照，芳華與遲暮結緣，是人人都有的悲感，不必定要多愁多病的身，傾國傾城的貌，方才配『心痛神馳眼中落淚。』（註四）

轉瞬之間，豔冶在風前零落，靈智也是一閃的電火罷。生命的顏色芳香，以體力的衰頹日趨於黯淡憔悴而猶不自覺，直到驀然回首，昔夢前塵恍如隔世，方才知道年光走得好遠，把我們早給拉下了。知道怎麼樣？不知道又怎麼樣？回頭怎麼樣？不回頭又怎麼樣？人生一箇破瓦罐，不回頭最爲得體，雖然不免回頭更是人情。

人生一世，做小孩子好像頂快活，卻偏偏想牠不起。最小的幾年簡直全不記得，六七歲以後渺渺茫茫，自十歲以至三十歲，這一杯青春的醇醪回想起來饞涎欲滴，『好酒！好酒！』可是當時呢，狂鯨吸水，到口乾杯，又像猪八戒喫人參果，囫圇吞。由你禮部堂官說得舌敝脣焦，誰耐煩「一口一口的喝」呢。過了三十歲，卽使你將來康強老壽花甲重逢，也是下坡的車子了，去得何等的卽溜呵！看人家剛斷奶的已在學步，夾着書包的已懂得看女人，結婚未久的已在做母親，如我輩的中年人，不垂垂待老復何所待呢？

「醬汁中段」，幸登古稀之年也只有三十年的快活。這三十年中，睡覺先去掉一半，還有不少打岔的事兒，生病啊，拉屎啊，辦公事啊，至少又打箇七五扣，歸齊只賸了十一年三箇月。（平按，這又在算帳，又在用陳言，心餘的記性不錯。）那促狹的短命，眞會「細細兒過」倒也罷了，正如兼好上人所說的：『倘若優遊度日，則一歲的光陰也就很是長閑了。』但這班傻大姐渾小子，由他那樣的聰明，只怕未必聽得懂。人到中年，方漸漸體會出一點點兒生是怎麼一回事情，只可憐殘肴冷炙賸也無多，由你嚼碎骨頭也將同白蠟，滋味毫無。況且年紀再老下去，又要胡塗，不免重新發十七八箇昏方肯咽氣。這何苦來！人壽這樣短，什麼事也來不及做，好像「大英國」的蕭老爹曾經說過的。

各式各樣的變花頭，收梢結箇大倭瓜，變花頭不足奇，給倭瓜也是當然，可怪的是那裏來的倭瓜子。我不怕自己與草木同腐，也不恨充當螞蟻的一頓早餐，只詫異這條生命的何來。有時午睡矇矓，醒來心上一擇，彷彿直往下沈，彷彿四無抓撓，又彷彿大禍要臨頭；定睛細看，一切都照常，很合式，不多也不少，多只多了一箇我。假使一旦沒有這箇我，我想一切還會照常，還會很合式的。

想去死嗎！不，決不！只願生命忽然遺失，或者著賊骨頭偸了去，頂好囫圇一覺，乾乾脆脆地不見了我，那沒「南無阿彌陀佛！」但偏偏不，一醒來蹺起脚先看見我自己雪白的高脚跟。『直頭討厭篤！』所以只得再去尋死覓活。刀乎？繩乎？河水乎？井水乎？抑海水乎？安眠藥水乎？……還是補丹乎？何去何從？

壽終正寢的，面孔已經有點討厭相；何況懸梁的要伸舌頭，投河的要鼓肚皮，服毒的要變青黑臉，抹脖子的，阿一哇！頭兒好像西瓜，丁零當郎滴溜撲落地直掉。臨命以前會寫出班香宋豔的奇文，會留下沈魚落雁閉月羞花的倩影，都毫不相干，反正得出一次乖丟一回醜，和帶絲毛筆挺挺的僵屍在伯仲之間而後已。

再說也不大好辦。火葬，我總疑心會燒得滋滋作響，臭氣薰天；浸在水裏爛胖起來更糟；給老鷹喫，怕牠挑精挑肥，扔下一隻眼睛半隻耳朵不喫；保存在玻璃棺材裏，未必人人有這福氣；給鬼子去試驗有點不高興；說來說去，還是刨箇深深的土坑往裏一埋這箇老法子頂妥當，明知也一樣的要發霉變爛，只是眼不見爲淨，孝子慈孫之心庶幾慰矣夫！（以近日所聞「乾隆皇帝」的頭髮幾絲肋骨幾根也弄得零零落落，則入土爲安原未必盡然，甚矣死不如速朽之爲愈也。）然又終於不免爲螞蟻們當早點心，究竟也不很合算。話又說回來，賊骨頭若老找不着，那麼隨便同仁堂達仁堂一箇子兒一包的「九還大丹」，炒豆一般喫牠箇幾千胡盧。然後『吾知免夫！小子！』

好好兒細細兒活着不成，算我不會活也不成，一定要媽媽胡胡活着去等死，那方才算「的確行」，這多們古怪！幸而我老是看人家去死，老實說自己還沒有死過呢。『雖九死其猶未悔』，這是落水鬼的瘋話。我要死，至多也只死箏一回試試看，第二回「恕不」了。何況口袋裏還有一箇子兒一包的九還大丹。

雖然如此，眼睜睜地看人家直僵僵一箇，，直僵僵一箇，家裏人圍着他哀哀地哭，也活得太不得勁兒。若死者我認識他，更難免多少的傷感。若不幸是我的故人，我的至親，這一種死生之戚，竟許瀰漫于心識的表裏，影響於我對一切的態度。所以以傍觀的地位看生命的神氣，不見得就會比自己反省高明。

死者澌滅無餘，往而不返之謂。有些人呢以為如此大佳，了者好也，人世糾纏得還不夠，死了再去糾纏着，未免不智且傷美。長往不返，以他們的眼光看未始不是好事，至少也不是壞事。記得山叔老人未跌下火山以前，曾在不苦雨齋中大家談過，若死了果真要到陰間有許多麻煩。例如：見了無窮的老長輩老老長輩，一箇箇都要請安問好，他們還許帶你去朝阜見駕，大碰其頭，偶然一不小心，對着大明的祖宗說什麼『本朝深仁濃澤』，立刻要碰釘子。六十歲的老頭子趕着二三十歲的少年，規規矩矩叫「爸爸」；二十歲的小伙子不得不摟着八十歲的老太太，親親熱熱叫「夫人吾愛」。大太太同時可以有三四位，一箇不好，就打翻醋瓶醋罐，大鬧酗宴。小孩子老是喫着奶，老是不會大。殮時的朝衣朝帽，若子孫忘記了焚化冥衣，就得老穿在身上，連上茅廁的時候都脫不下。更有閻王爺非刑拷問，牛頭馬面們竹槓常敲……奇苦百端，形容不盡。

另有一班人眞相信靈魂出竅，黃泉路的遠近好比到一盪外國，去了自然就囘來。所以供桌上的醬肉骨頭不妨咬嚼，紹興老酒也喝箇三鍾，窮了有元寶錫箔可以救濟，受罪有和尚道士可以超度，想呼奴喚婢則有泥塑的金童玉女，想抽鴉片烟則有紙紮的全副烟盤，子孫生病他先嘆氣，子孫富貴他也榮華。……總之他名說死了，卻沒有死乾淨，還賸箇一點兒，嚴格說來他是沒有死哩。

哲人長閒，愚人忙瞎，我們不忙又不閒，躑躅。把死人當作活人看，死馬當作活馬醫，（平注，又在信口胡謅。）我雖辦不到。但死得一乾二淨，據說非常合式，我也不大相信。自己會死得如此的乾乾淨淨，即說明是美事，也有點害怕；若所親昵的看他斬釘截鉄地躺下去，愈加使我不堪。平居形影相接，言笑可通的，一轉眼不看見，永遠不再相見了，這不但不可忍耐不可解釋，簡直是不可思議，不思議。

如依感情，我不是不喜歡宗教的，即下等的宗教也喜歡。我喜歡仙，我喜歡神，——只有菩薩端坐在蓮臺上，好像不大舒服——我喜歡狐狸，我也喜歡鬼，使牠不肯變紅衣女郎來魅我，甚至於碰見十七八代的老祖宗在黃泉路上握手談心，也不覺得很討厭。老爹們不以為然吧？

然而我的叔叔姑母們，看這小孩子不敬祖先，不信鬼神，方以為是十足的新黨，豈不冤哉枉也！「車旁軍」的意見，我懷抱中滿坑滿谷哩，不瞞諸位說。假如果眞，上邊三十三天徧住神仙，下面十八層地獄滿塡怨鬼，一世界一如來，一洞府一妖精，豈不比我們的世界分外有趣？只要一蹺辮子，（平按，這是古語，一時想不出適當的譯文，仍之。）馬上可以看見這些古怪的頑意兒，又有什麼捨不得？親戚朋友死了，也無非在這幾個地方游來蕩去，那怕找他們不着。『您先走一步罷，我喫完這筒烟就來。』難道我獨獨不會這般坦然地說嗎？

可是不成，我們的時代，我們的環境都來警戒我，這世界不是這樣子的；肉體以外不見有生命，生命以外不見有世界，一切在你面前變滅，你也變滅於一切裏，既無法可想，也沒有例外。這嚴冷的事實世界，我惟有忍耐，我惟有默認。

還偷偷地告訴你們，有一回我正嘻嘻哈哈過着孩提般的好日子，何來突兀的事變，巨浪般的打到心上，把蓬勃中的興會和意氣，捲得落花流水，無影無踪。自此以後，沈浸於悲哀之淵裏消受一味透骨的冷，連絲毫的想像力都不再有，更不必提憨笑的重溫了。我痛感幻滅的可傷。

逝者暫住在別人的記憶裏，能有多久呢？憶中的漸漸掩御也就可以算永逝了。我由不得要努力追挽這些日就泯滅的影子，在筆墨間留下一二分的痕跡來，明明知道和誰都不生關係，死者更加無所為，只當作我自己的悲哀的玩具罷。

（註1）Andreyev: "The Seven That Were Hanged"—Evidently, I am afraid now because I have been warned and because I know. But if I had been left in ignorance, I should have taken my coffee quietly.......I have a kidney trouble, some day I must die of it, and yet I am not afraid, because I don't know when......The die is not so terrible; the terrible thing is to know that one is going to die. It would be quite impossible for a man to live if he knew the

hour and day of his death with absolute certainty. And yet these idiots warn me: 'At one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Your Excellency!'——據英譯本節抄。

（註二）某年月日蘅受之君來信：「我有時幼想着，或者把你底迷途夢囈和我的雲月下的故鄉炎夏的幾箇涼夜之歌幾種合訂一處，便借桓子野的語氣，題做「無可奈何」。因爲我們這幾篇的中心思想，實可用『無可奈何』四字代之。」

（註三）紫君常和我說：「我們以後要細細的過日子了。」

（註四）紅樓夢第二十三回之文。

以前的也記不得了，庚戌之夏我在蘇州，一箇鬱悶的傍晚，油燈沒有點，天色有些黑了，蚊蟲轟轟，成羣搭淘的在「做市」，忽然走進一遠方的客人，把姊姊誤認作母親，我們拜見後叫他舅舅，他便是沈彥君。那年我十一歲，姊姊比我大一歲。我記得清楚，母親的屋子靠南窗有一張長抽屜桌，他就坐在這桌子東邊的靠椅上。不到一兩箇鐘頭，我們已經和這新來的客人熟得非凡。晚上都在老梧桐樹紫籐花棚的書房裏說着話，我們聽得出神，好像無論什麼都是新鮮的。我手背上忽被毒蚊子叮了一口，又痛又癢且腫，可是還有滋有味的聽着，聽着。直到母親催了幾遍，才挨着牆角進去睡覺，而他們的話正講得熱鬧哩。

第二天一早直往東書房跑，他正在檢點送人的禮物，我第一看見大理石面的圓桌上添了許多泥馬，各式各奇，跑着的，臥着的，站着的，有低着頭的，有揚着頭的，黃的，白的，棗紅的，數了數一共八匹，他說這是「八駿馬」，都給了我。原來是給我的！弄弄這匹，擺擺那匹，十分高興；尤愛那匹狂奔着的棗騮馬，後來還爲牠做了一箇紅藍閃緞的錦鞍。他同時給我的方漆盒至今還在，棗騮馬呢，可惜查無下落了。（紫君說她也看見過這八匹馬，她也想頭的；沒有看清楚，已經被鎖在箱子裏去。）

他喜歡我，我自然更要親暱他。只是不久就聽見什麼「攀親」，他且時常以此來逗我笑，弄得我很窘；而且對於所謂攀親也者，當時並不感興味，有時以未窮而竟生氣撅嘴，雖然心中好像也添了一種渺茫的關係，

和他有點兒私親，暗地裏在做親上姊妹，自他北去以後，我們眞是老盼着他來。

壬子以後，春秋佳日，他每年南來，來時多半住在花園裏的達齋。園雖不大，也有蒼潤的山石，曲折的池館，扶疏的花木。長廊下我和他比放汽[illegible]頭，在屋子裏又圍着他聽講聊齋，談狐說鬼，娓娓不窮。他們若打牌，我就看着。有一回我搭另另坐在一張輕巧的洋椅上，正看他的牌忽和出一付三元，我狂喜仰後就跌，四座愕然，這是一直傳爲笑柄的。

頂怕他有客來，如果老不走，我眞氣悶萬分，再去張張看，總這在那邊聒聒而談，也不知講些什麼。他若出門拜客，更覺不以爲然，在家裏頑頑不好？出門有啥好處？碰巧風和日暖，惡客不來，太陽快要落山，他帶我們觀前一帶走走，買點小喫，那最快活不過。我至今還想喫吳苑深處的扁豆糕，細滑白淨，上面洒着紅綠的糖。

晚飯以後總是閒談，我在圓桌子旁邊聽着。黃黃的洋油掛燈下，低了頭，無聊地看桌上紅木邊緣紋理的細密和嵌着的大理石面的光滑，無端有點棖觸。『這清閒的景象不知有幾回？』大約是這一類的念頭罷，我還想得起來。這可以說是惘然的初見。

乙卯初夏初次北行，到天津後暫住他家，父親先進京去了。他住的洋房，粉紅色的牆壁，掛着美麗的古畫，我覺得很精緻。海邊的氣候，傍晚風涼，與江南又不同。一星期後，陰歷五月朔，天氣晴佳，他帶我上了到北京的火車，從闊大的玻璃窗裏看見近畿的原野村落，綠油油的麥子和高粱。以後我來往這條路上常常看見這景色。自那年秋天我們移家北京，他一直住在天津。到丁巳年，紫君和我成婚，她是他所最愛的女兒。

恕我打箇岔，說幾句關於沈彥君的話。他是一箇嗜好很多，性情極厚的人。這五十年中，他一味與高采烈地活着，愛那一切，依戀那一切，執着那一切。他愛他的兒女，也愛他的親戚故舊；他慣於宦海中浮沈，卻老想優遊泉石；他愛看畫，也愛看如畫的山；他摩挲手中的鼻烟壺，又喜徜徉於暮年締構中的南山別業；小至於

一盆小楓，高不過三寸，細得像一根鉛絲，大而至於突兀老蒼的雷峯塔，一杯小盞箇兒的西湖，無不在他珍惜之中。他在天津，惦念那錢塘的故鄉；等到回到杭州，我看他也無日不在夢見京華的軟紅塵土。而我於垂髫之日，就聽他和我父母談講搬到塘栖鎮上如何的好法，什麼臨河覓屋又沒有蚊子，大門口泊着漁船，自己挑揀新鮮的魚蝦，果園到處都是，只管採着喫，我們聽得津津垂涎，恨不得馬上就搬去；後來看他們只是說不動，耳朵都起了膩，也就淡然置之了。其實呢，他何嘗想寃咱們。他的一生時時結想，處處流連，半成虛願，在傍人看來未見得不是傻態；但在我如何能存這箇念頭，你們原諒我，我是不能夠的。

他的壯年有能吏之稱，而一近暮年思路日窄，執着日深，於人情物理的洞達漸不如前了，我又何必替他深諱。他也和其他的老人一般的懷想從前，悲觀現在，不放心他的兒女，尤其不放心他的小兒子，覺世路風波之可畏，愁孩子們入世的艱難，不但艱難而且危險，寸積銖累，節省區區娛老之資，望其可以坐大，爲兒孫們百年的基業。我從小就跟着他頑耍，十餘年中他興致一直是那樣好，惟獨最後這兩年以來，簡直憂煎倍急，意緒蕭寥，即有時還帶着我們游山玩水，喫喫小館子，我看他儘有點兒勉強。本來一箇人一過中年，筋力衰頹，無復有迴翔的勇氣，再看看嬰嬰宛宛的姑娘，跳跳鑽鑽的小子，後顧茫茫，如何放心得下，積想既久，自成癡執。我當時嘴裏雖不說，心中也不以爲然，覺得「這又何必呢」。今日追思絕非恕道，對於平昔所愛敬的尤非所宜，但已覺無從懺悔了。青山黃壤之間，他撇下我們悄然自去。一幌好幾箇年頭，姑娘新添了小子，小子快要娶人家的姑娘，還是好好過着日子，各人頭上一方天，足見他的過慮眞眞只是過慮，而我們當日背後頭的風涼話總算一說一箇着。所不同的，我的憶中從此添了煢煢的默想和那惻惻的痛傷，雖說年光逝水早已磨洗了帶血的創痕，而這依稀的痕跡殆將數十年如一日，輕易碰不得，碰了牠若有隱痛，例如今天我寫完這一張紙。

他和我闖着幾重的親戚，據母親說，我小時候他就喜歡我，說『這孩子聰明不露』。其實也差了一點，「不露」呢倒是眞的，「聰明」呢未必，壓根兒不見得有，又怎樣露出來？這未免有累他知人之明。但可以曉

得他是何等的喜歡我。自從那夏天的傍晚以後，十五年中陳跡重重，真如千層的波浪萬疊的雲山，有不堪回首之感。城闉巷陌之間，流水高山之側，無論月下與燈前，不管天南和地北，我絕不費一點的力，自然而然會想起他來，即使不曾想，這兒也是，那兒也是，好像都有他的影子一般。

偶然想到兩樁往事，就記下罷。十一月裏到太湖邊上去喝西北風，船兒晃當晃當，紫和Y小姐都暈得躺下了，我和他還細細嚐着無錫著名的「肉骨頭」。泊船以後，她們也勉強起來，同上千頃堂憑欄品茗，看湖浪沈沈，天容冥冥；船家怕「橫風」，黿頭渚也沒有去成。又有一回，同樣這幾箇人在常熟城中的小客棧裏。（依常熟人說是大旅館。）我和他住一間房，時値晚秋，他買了幾十盆紅黃錯雜的菊花，枒枒叉叉得一屋子。晚上山景園喫飯，青菜蟛蟹特別的好，喫飽回店，時候並不晚，窄窄的石街堂已悄無一人，儘慢慢地踱過去，笑說常熟只是咱們這幾箇人的，常熟人大概都睡着了。忽一陣臭氣大家掩鼻，看見廁壁外掛一白紙燈籠，我就說：『奇怪！常熟的茅廁都掛燈！』想不到他和紫君姊妹就此大笑不止，笑不可仰，我乃恍然，不由得也笑了。

這都不過是滄海裏一粟似的浮漚罷。從頭說起，他髫年的夢多半消磨在吳苑西橋的舊居裏，所以對於這快要坍的老屋他比我還要熟，他的陳跡比我的更多得多；（他和這房子同年）而我的青春潮熱滋蔓的當兒，恰好在他家裏，也算是「無巧不成書」哩。數十年之中這兩家迴環地接近，加以各人性分的投合，昏姻的關連，究竟他知道我家的事情多呢？我知道他家的多！他和我家裏的人熟呢？還是我和他家裏人熟？一時眞說不上來。若把四五年中住在他家的零零碎碎的往事，有工夫，有筆力，有興致，一口氣寫牠下來，簡直可以成一本小小的書。現在旣心慵力弱，重以奔走黨國能者多勞，那裏能夠呢！只好寫出一件自以爲比較扼要的事。

到癸亥的冬天，江南漸見戎馬倉皇的神氣，名說調防，已在磨拳擦掌中。我們還淡然置之，沈君卻僕僕滬杭間，又想搬家，又想不搬，如坐愁城。一天下午，並沒什麼緊急風聲，紫和我端坐在上海永興里的小樓上，忽聽得他從杭州同着一部分的眷屬還有我們的小孩叫「囡子」的，大包小裹都搬往法界的親戚許君家裏去了。

事前不來一快信一電報。

他自己回到城站附近的杭寓裏，隔不多日，驟患小便失血的重症，我晚車回杭州去看他形容消瘦，神情索寞，只能極低極低地說話：『想不到還會見面，遺囑我都寫好一半了。』走出來看，大廳堂屋裏都有綑紮好的箱籠，橫七豎八的擺着，花廳裏又堆着「箋件」，聽說要搬北京。可是直到年底，非但北京天津也者沒有去成，卽在上海租着的一幢洋房也沒有全家搬去住，挨到癸亥的大年夜，我們住在上海的幾箇人方接着他的確實信息，從北站登車回杭州去。除夕的旅行，於我尚是第一次。

「甲子歲朝春」以後，時局消息，一天好一天歹，好像黃梅雨，我們仍在杭州。箋紮的物件一部分重新打開，箱籠更不必說，上海賃的「也是廬」也退了租，似乎可以安然過去了；但是還不成，雖一步沒有走得動，卻時時刻刻鬧着搬家，使人聽得心慌，不但說要如何如何搬到別處去，就區區的杭州城裏也有種種不同的搬法。他自己心裏來來囘囘的晃，於是他的家跟着也來來囘囘的晃，就是寄居的客也不得不跟着來來囘囘的晃；雖然那時的我是一箇地道的樂觀派，『尋尋開心罷，一點不要緊。』

夏日漸長，始從「杭州城內」（你們老不知道這話的出處吧，這是白水君在西溪交蘆厂題名時寫的。）搬到西湖邊我的別墅中去，然而還在清波門內租了一所小房子。所謂搬家問題總算告一段落，北去之說自然沒有打銷，天津北京等等常在嘴裏顛倒念着。所以湖樓小住，眞眞只是小住，只算於北上的程途中打一箇茶尖，不過這箇「尖」欲打到西湖邊上去了。

惟有長閒，這種閒法淡得可以出水，卽頂好閒好嬾的我也覺得有點不堪。（有一笑話，拿濃濃的墨點上去，都留下雪白的粉印，那才算黑得可以呢。）沈彥君倦於游宦退歸林下，淸閒的福倒是本分，小姐們自古以來是有閒階級，閒閒也還罷了，只有本來好好地關在書房裏，讀讀論語孟子的「兩位公子」，也變成「無事大閒人一箇」，透點兒別致新鮮罷。我在杭州這幾年本不知道作些甚麼生，爲什麼老不走，想起來尤其茫

然。這一年閒得自然更出奇，只爲上海書賈樓了一部小說，以外嗎事不幹，然而也還是不走。暑中曾匆匆一到北京，不久就回來，又躲到小樓窗裏看落照去了。「生之戀」的舞臺上（聽說湖山久歸葉姓，故用此耳。）總是大鑼敲得人耳聾，大鼓震得人心慌，亦轉在翻觔斗弄得人眼花撩亂，我們這兒咧，忽然鑼不鳴，鼓不響，并但觔斗不翻，戲子們一箇一箇都睏着了。這爺們清鍋冷灶，成什麼模樣，阿要討厭相！聰明的讀者豈不會疑心這討厭就是「若有憾」，而我不說。

亡友萍君戲以一絕句記我的生涯：『詩思還與世味疏，日長攤飯慶拖書。驕陽曝背青山暖，翠豆朱櫻欲上廚。』那時眞不過喫喫蠶豆櫻桃，喝喝山中的泉水，看看嶺上的白雲，西泠橋堍岳王墳前去走走，湖心裏去划划，裏六橋外六橋之間溜達溜達，以外亭午的一覺閒睡，中宵的一晌閒談；再不然便找鄰寺的禮圓上人下頂蹩脚的象棋去，雖說蹩脚，一日連贏他七局，則上人之棋學亦可想矣。因爲下這樣子的棋，倒就誤了我們，不曾看見雷峯塔的最後一影。

彥君的生涯也和我們差不多。他住最上一層樓，偏南有帶窗的廊子，大家叫牠「暗廊沿」，實則一點不暗。他在其間起居，窗明几淨，擺上幾件心愛的古玩，壁上總是名家的條幅，隔幾天換一回。我們一進去先看見，就說『又換了新畫啦。』我和他閒談的機會很多，講講時局，講講家計，也有時一無所爲，談那「今夕只可談」的風月，總之愛怎麼說就怎麼說，要說什麼就說什麼，談得極暢快的時候果然多，談得小撇扭的時候不免也有。譬如他思前想後，老是帶愁帽子，蹙眉毛，而我一味嘻嘻哈哈，隨隨便便，『這不要緊的』。

偷安的江浙居然構兵，古舊的雷峯塔俄而頹圮，在他心上都有過一條條的痕路。平日溫藹可接詼諧自適的，現在以憂鬱的神情結合中年的憔悴，恕我說得不客氣，再恕我的不恭敬，覺得迴比不上在蘇州小花園裏教我放汽鎗頑那箇時候了。正如紅樓夢上說的『漸漸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卽以搬箇家而論，這兒放放不對，那兒放放也不對，臨了會零零丁丁搬到西湖邊三層樓上去住着。一角危樓，四山欲雨，這難道就千妥萬當了

嗎？

南山之下本有新構的園亭，他常常於其間獨往獨來，有時也和家人同去，而獨遊時爲多。一日夜歸湖樓，沿蘇堤北走，迎着轎子，撲面的淒風急雨，一走進屋子，我們盡驚，他渾身精溼，冷顫不已。也有幾回，時近午夜，他還沒有回來，幾箇人高樓極目，只見一片淡白的平湖，微蒼的靜夜，寂無所見；隔了一會，有豆大的一點微微移動，久之漸大，依稀可辨，『是的！是的！』果然，須臾之間，雙槳小艭夷猶而至。『湖府誰復盼歸船』，Y君憶及她自己的詩句否耶？

陰歷九月二十一日，天色已晚下來了，也不知誰說的要去散步，紫病初愈媚得去，彥君帶着YKL，我和囡子也去，往蔣墳上路走。附近半山上有『棟宇巍然不知何家別墅』，（K日記原文）我們都要上去，石級新整，囡子也被人拉着手努力同往上走。大家暗暗懷着新鮮的期待。可是好容易走到了一看，什麼都沒有，只是一座方方正正的鮑家祠堂。我們呆立片時，廢然而返，四山暮色蒼然，遠望樓頭已見星星閃閃的燈火。

雷峯塔倒後，我們熱心搜尋磚頭縫縫裏的殘經。彥君不惜工本地幹去，我是沒有工本，也興高采烈地幫着他搖旗吶喊。塔的遺跡曾留下多少次的徘徊，那不必說；塔對過的紅籟山房是購求經卷的臨時交易所；以外南屏附近的開門小戶，城中的街坊店鋪，我們聽見了那裏有經，定要趕得去看看。即作鮑祠遊之次日，（九月二十二日）他又同我跑到城裏，什麼文華齋學古齋這些古董舖找箇遍倒不足奇，最好笑的有箇張壽南也者，牙醫生也，徐景文之徒耳，我以爲無所得先走了，彥君也不知從那裏聽來的，他這裏有經，遂不問情由叩門而入，以六十元欣欣然攜一卷回來希奇我們，據說『字跡甚佳。』

幾宿無話，十月二十八日天氣晴朗，紫還是沒有去，要去的是Y和K，其時頂小的L好像已說我不去了，我攛掇她，『你去罷，你去罷，』L方肯去。這回跑的地方可眞多，差不多把杭州城兜了一箇圈子。從新市場的振華旅館起脚，而學古齋，而花牌樓。花牌樓有箇獸醫院，而獸醫院中據說有經，這又不亞於「張壽南牙醫

生」了。那個地方我從來沒有到過的，自[illegible]以後也沒有再去過了，好像很空曠的，有些綠的草呵樹呵之類。幾處路跑得不少，卻一卷經也沒有得；不是他乾脆就沒有，就是我們不合意，或者有而沒有，被人捷足先得了，有如這獸醫院。

繞了一大圈，到了距我們舊居不遠，城站傍邊的逸廬，看他們裱畫。在那邊倒有人拿過兩卷來，『首不全而字跡甚美』，又花了彥君的九十元。再折回旅下知味觀喫點心，蝦肉餛飩乎？雞肉餛飩乎？可惜K之日記不詳，（這幾節中牠已經幫了我不少，我謝謝他。）喫完了就要走。

新市場灘湖，一排都是船碼頭，運動場碼頭咧，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碼頭咧。第一碼頭正對西園茶樓。『你們且別忙，等我一等，讓我講完幾句西園再走。』粉紅色的三層樓（現在不知改了顏色沒有？）兩大金字曰「西園」，住城內時，湖上晚歸每以牠為目標，等到粉紅色看得出，兩大金字有點認得了，不久自然會坐在洋車上，溫理熟書似的穿過新市場薦橋街的市聲燈影，這是歷歷不爽的。

西園三層樓上賣菜也賣酒，殊未見其佳。彥君雖常常說：『明天我們到西園喫薄餅去』，好像很是奢侈的娛樂，而我總不大想喫，喫也喫不出特別滋味來，牠面對着西子湖，（我頂討厭這樣輕靚的字樣，但在這兒非用牠一用不可，表明我也會用。）要算全國頂闊的茶館，但我們杭州老兒說起來，西湖不過西湖罷了，臨湖的茶飯舖更算不了什麼。

二層是茶座，有籐靠椅可坐，有以西園著名的煮豆腐乾可喫，更有不費一文的西湖可看，論理說原不推扳，我們偏不甚喜歡牠。裏邊氣悶，廊子狹得不舒展，茶客又多，如逢假日則尤多。萬一碰見摸鬢脚的女郎，（年紀或者已經四十五）油頭滑腦的少年，眉來眼去肉麻非常，則更加不妙。只記有一回看雪，幾乎耀花了眼睛，以外沒有什麼「煙士披里純」。

其時餛飩喫飽，回到西園碼頭來，有兩乘包車等着。擡頭一看天色不早，又這樣陰沈沈，湖邊颼颼的風，

湖心豈不更要冷，他叫兩位公子坐車回去。目送哥兒們的車在紫沙馬路上絕塵而去，我們只賸了三箇人走近馬頭，去雇划子。那粉紅的牆頭和兩箇金字呆呆站着，一點兒異樣也沒有，我們都上了船。

無論那麼想，的確想不出那晚湖風到底怎樣的冷法；無論那麼想，也想不出坐在船中會想過什麼，說過什麼來。一切都是空的，寫了萬餘言以後，到這裏只好留下一塊空白——簡直造也無從造起。好像小划兒慢得可以，老不肯到，天氣有點兒冷，有點兒黑，風也有點兒尖。（您瞧是說得很清楚不是？）這湖心打槳片晌的工夫從此不再有了，然而也還是一樣匆匆地過去，還是一點不覺得，並今天的回憶中都只有一塊空白。如此的匆匆，當時還嫌她慢，或者竟催促船家『快點搖罷！』

好容易望見高樓，在柳樹下插着槳，船家總歸是要爭船錢，卻不知怎的說出失禮的話來，彥君很生氣，罵了幾句，憤憤的敲開門，穿過我們的堂屋，連頭都不回，快快的幾步走上三層樓去。他竟就這樣走過去了。這在我不敢說不記得，您也當然更不會得忘呀！而當晚上聽說他就感冒輕微的風寒。

………………

又過了四十天，十一月初九日，清靜的小樓前圍了不少看熱鬧的閒人，不久棺材冉冉地擡出來了，哭聲也隱約地聽見了。那日湖上清晨霏霏的雨，大紅繡花的「材罩」上，綠色油布蒙着，旂只是旂桿兒，傘只是傘架子，掌扇也露出竹骨子，行列歪歪斜斜的向前走。送殯的親友們中間有一箇我。

雨雖暫時不下，地上是稀溼，本家很周到的替我們預備了洋車轎子，我卻寧可著了日常著以游山逛街，有點漏水的破皮鞋，孑孑地跟着零落的儀仗，沉重的拖，這樣垂頭喪氣而走。明知道並無紼可執，他在木匣子裏也未必再知道我正同他一塊兒走呢，如此說來竟毫無理由；但我偏要毫沒理由地走去，而且愈遠愈好。老是走着，腳踝上有些兒累了、或者雨水浸到破皮鞋的縫裏，襪子溼了，心上都似乎可以鬆箇一鬆。這「毫沒理由」，竟是妙的。

公園門口的糖攤小頑意兒攤照常擺着。上錦帶橋再下錦帶橋，斷橋又在望了，路眞熟得奇怪呢。瑟瑟的殘柳，渺渺的明湖，萬分恬靜一如平日。偶然迎面走來的行人，看了我們兩眼之後，他悠然自去。處處樓臺牕戶傲雨中巑巇而立，好像要邀我進去頑似的。脚底下沙子的聲音，聽聽看，和往日徘徊躑躅時有什麼不同？一點都沒有。少了什麼？多了什麼呢？也不明白，只是不敢擡頭，尤其不敢顧盼，癡癡的跟着擡棺材的人夫走。那兒去？好像不知道。——倒又在囘想起什麼來了。

二十天以前，曉風殘月之下，他悠然囘首去了。我走到小平臺上仰頭看欲曙的天，淡紅的曙色，清淨的湖山，眞疑惑他的魂氣正向其間飛散呢。否則他又往那裏去了？病榻之前，聽他於臨命之俄頃，顧念家人，囑咐後事，丁寧倍至，纖屑無遺，支起瘦岩岩的病骨，怯怯的聲調，一箇字兩箇字的勉力迸了出來，斷斷續續聽不眞，也有點聽不下去。他說我們兩箇人的將來，他是放心的，又說；『你還是以筆耕餬口罷。』聽到這裏，眼淚就忍不住了。有一日他病初深，我走上樓去看看，他說；『心餘，你看我這病還會得好嗎？』我的答語，自然，你們不想也知道的，可是在最後的問答裏我竟欺騙了他。這又如之何？今日更又將如之何？

這些光景和話語，於我的一生裏很難得泯滅的。這不但是死生之痛親舊之情，而且是知己之感。亂頭髮般的我的思路，他雖不曾完全懂得，其間且有若干的距離；然而我的性情和癖趣，從小他一直知道的，所以至今知道得絕不含胡。論起來，我之所以爲我者，豈不多半在性情和癖趣上面。

十月十九日以後他和我們在兩箇世界上了，而在初七八裏還是好好的。親戚勞君從塘栖帶來尺許的紅鰱魚，大鯉魚，紅燒羊肉，他叫K復書道謝，把魚放在山居的小池中。因爲他正頑着菊花，初七的下午我和K船到旂下，從惠興花圃又買了兩盆囘來，『姿色均秀』，他亦爲之欣然顧盼。燈光之下，菊花堆滿了一屋子，他徙倚其間，只不曾下樓去。這又使我想到九月二十八黃昏時，他走上樓的神氣來。

正想到這兒，耳傍人聲歷亂，一擡頭，嚇一跳，這不是那天我們三箇人上小划子的地方嗎？揩揩眼睛再看

看，一點不錯，這是西園，那是船碼頭，我都認得牠們。其時柩已厝下了，一箇路祭棚，幾位老爺們在上祭。我又聞着哩，閒閒地看南山一桁青得蓊鬱蒼蒼，正是平日湖濱散步所習見的，誰又想得到僅僅四十天以後，我就要送他往這些地方埋骨去。而其時柩還不曾起。

隔湖的山光招招手，引得我呆呆的直往前看，偶爾回頭，突然間，幻滅自身的影子幽靈似的在我眼面前那麼一晃。從此以後，無論花朝與月夕，儔侶或良朋，賞心兼樂事，不回頭便罷，一回頭，這灰色的影子必定立刻扭扭搭搭地走了過來，低低說聲：『還有我。』

老早曉得了，這箇怪影子決不肯輕易饒過誰，就此善罷干休的，必定要一天猖獗一天，弄到惡很很地翻了臉直撲到我的身上來爲止，說不定呵是那一天，是明天？還是明年？如果是卽時三刻，那沒叫阿呀！……並且怕來不及叫阿呀！

然而這未曾阿呀以前，一例一例的都悄等着，甚至於興高采烈地等着。別人呢不大知道，沈彥君的一生的確如此過去的。老實說，卽使沈彥君已確是如此，你如此，他如此，誰都如此，這也全不要緊。最關要緊的我……（平按，最關要緊的是什麼也沒有說出，心餘就此擲筆去了。既然他的口袋裏並無一箇子兒一包的還丹，大約我字以下不見得再有什麼好話說出來。凡上所言皆成惡讖，言之慘然。）

——載燕知草，開明版。

古史辨自序

顧頡剛

兩年前，我在努力週報附刊的讀書雜志裏發表辨論古史的文字時，樸社同人就囑我編輯成書，由社中出版。我當時答應了，但老沒有動手。所以然之故，只因裏面有一篇主要的辨論文字沒有做完，不能得到一個結束；我總想把它做完了纔付印。可是我的生活實在太忙了，要想定心研究幾個較大的題目，做成一篇篇幅較長的文字，絕不易找到時間，這是使我永遠悵恨着的。

去年夏間，上海某書肆中把我們辨論古史的文字編成了古史討論集出版了。社中同人都來埋怨我，說，『為什麼你要一再遷延，以致給別人家搶了去。』我對於這事，當然對社中抱歉，並且看上海印本錯字很多，印刷很粗劣，也不爽快，就答應道，『我立刻編印就是了！』哪知一經着手編纂，材料又苦于太多了，只得分册出版。現在第一册業已印刷就緒，我很快樂，我幾年來的工作得到一度的整理了。

這第一册分做三編。上編是在讀書雜志中作辨論以前與適之玄同兩先生往返討論的信札，是全沒有發表過的。這些信札只就手頭保存的寫錄，當然遺失的還有許多。在這一編裏，可以知道雜志中文字的由來和我對于懷疑古史一件事所以有明瞭的意識的緣故。中編所錄全是在讀書雜志中發表的。其中許多問題雖都沒有討論出結果來，但是我們將來繼續研究的骨幹卻已在這幾篇文字中建立起來了。下編除首二篇外全是讀書雜志停刊以後的通信及論文，有一部分是沒有發表過的。在這一編裏可以見出我現在對于研究古史所走的路途的趨向。

第二册的稿子約略輯成，也分作三編。上編是討論古代史實及傳說的。中編是說明經書眞相及批評注解得

失的。下編是辨僞者的傳記和評論。這些文字都是數年來在各種刊物上零碎發表的，其中待討論修正的地方很多。只要第一册出版後有銷場，社中同人容許我繼續出版，我就可寫定付印。

以後我的環境如果不至迫逼我廢學，我的胸中所積蓄而且渴望解決的問題正多，自當陸續研究，作文發表，第三册以下也儘有出版的希望。但不知道我的爲生活而奮鬥的能力能打出一個境界，完成這個志願與否。

現在輯成的兩册，範圍並不限于古史。所以仍用古史署名之故，只因我的研究的目的總在古史一方面，一切的研究都是要歸結于古史的。（例如辨論詩經與歌謠的文字雖與古史無直接關係，但此文既爲辨明詩經之性質，而詩經中有古史材料，詩經的考定即可輔助古史的考定，故仍收入。）沒有枝葉固然可以把本幹看得清楚，但有了枝葉也更可以把本幹的地位襯托出來，所以我不想把枝葉删芟了。

這幾年中，常有人問我，『你們討論古史的結果怎樣？』我屢次老實答道，『現在沒有結果。因爲這是一個大問題，它的事實在二三千年以前，又經了二三千年來的亂說和僞造，哪裏是一次的辨論所能弄清楚的！我們現在的討論只是一個研究的開頭呢，說不定我們一生的討論也只是一個研究的開頭咧！』

也有人對我說，『你爲什麼不把幾年來的討論的文字重做一番系統的整理，作成一篇整齊的論文呢？』這話固然是好意，但我決不敢答應。我現在在研究上所走的路途的短，成績的少，是大家看得見的，實在沒有把這種一目可盡的東西再做一番系統的整理的必要。況且我所提出的論題全沒有討論出結果來，也無從加以斷定。我並不是沒有把我的研究構成一個系統的野心；如果我的境遇眞能允許我作繼續不斷的研究，我到老年時一定要把自己的創見和考定的他人之說建立一個清楚的系統。但現在還談不到此，還只能見到一點寫一點，做零碎的發表和溷雜的編集。

我非常地感謝適之玄同兩先生，他們給我各方面的啓發和鼓勵，使我敢于把違背舊說的種種意見發表出來，引起許多同志的討論。這個討論無論如何沒有結果，總算已向學術界提了出來，成爲學術界上的公同的問

題了。我又非常地感謝劉楚賢（掞藜，）胡堇人，柳翼謀（詒徵）諸先生，他們肯盡情地駁詰我，逼得我愈進愈深，不停歇于浮淺的想像之下就算是滿足了。我永遠要求得到的幸運，就是常有人出來把我痛駁，使得我無論哪個小地方都會親自走到，使得我常感到自己的學力不足而勉力尋求智識。我在生活上雖是祈禱着安定，但在學問上則深知道這是沒有止境的，如果得到了止境即是自己的墮落，所以願意終身在彷徨覓路之中，不希望有一天高興地呼喊道，『眞理已給我找到了，從此沒有事了！』

我自在讀書雜志中發表了推翻相傳的古史系統的文字之後，一時獎譽我的人稱我『燭照千載之前，發前人之所未發；』反對我的人便罵我『想入非非，任情臆造；』對我懷疑的人也就笑我抨擊古人只不過爲的趨時成名。也有愛我的前輩純摯地勸告道，『你是一個很謹厚的人，何苦跟隨了胡適之錢玄同們，做這種不值得做的事情！』我聽了這種種的議論，禁不住在腹中暗好笑。我自己知道，我是一個平常的人，決不會比二千年來的人特別聰明，把他們看不清楚的疑竇由我一起看出。我也知道，我是一個很膽小的人，苟非確有所見，也決不敢猖狂地冒了大不韙，自己提出一種主張來疑經蔑古。至于成名之心，我固然不能說沒有，但總可以說是很淡薄的，我也決不願無故凌辱古聖先賢來造成自己的名譽。適之玄同兩先生固是我最企服的師，但我正因爲沒有崇拜偶像的成見，所以能眞實地企服他們；若把他們當作偶像一般而去崇拜，跟了他們的脚步而作應聲蟲 那麼，我用了同樣的方式去讀古書時，我也是古人的奴隸了，我還哪裏能做推翻古代偶像的事業呢。老實說，我所以有這種主張之故，原是由于我的時勢，我的個性，我的境遇的湊合而來。我的大膽的破壞，在報紙上的發表固然是近數年的事，但伏流是與生命俱來的，想像與假設的構造是一點一滴地積起來的。我若能把這個問題研究得好，也只算得沒有辜負了我的個性和環境，沒有什麼了不得。若是弄得不好，不消說得是我的罪戾，或是社會給與我的損害了。因爲我對于自己的地位有了這種的瞭解，所以我對于自己的見解（給一般人詫爲新奇

的）常以爲是極平常的，勢所必然的，我只順着自然的引導，自己無力于其間，譽我和毀我的話都是廢話而已。但譽我和毀我的人，我也不嫌怪，因爲她們只見到我的主張的斷面，而不能深知道我的個性和環境，也是當然如此。

我讀別人做的書籍時，最喜歡看他們帶有傳記性的序跋，因爲看了可以瞭解這一部書和這一種主張的由來，從此可以判定它們在歷史上占有的地位。現在我自己有了主張了，有了出版的書籍了，我當然也願意這樣做，好使讀者瞭解我，不致驚詫我的主張的斷面。

因爲這樣，所以現在就借了這一册的自序，約略做成一部分的自傳。我很慚愧，我的學問還沒有成熟，就貿貿然做這種自傳性的序文，實在免不了狂妄之罪。但社會上已經等不到我的學問的成熟而逼迫我發表學術上的主張了，已經等不到我的主張的討論出結果來而逼迫我出書了，我爲求得讀者對于我的出版物的瞭解，還顧忌着什麼呢。

我是一八九三年生的。當我出生的時候，我的家中已經久不聽見小孩子的聲息了，我是我的祖父母的長孫，受到他們極濃摯的慈愛。我家是一個很老的讀書人家，他們酷望我從讀書上求上進。在提抱中的我，我的祖父就教令識字。聽說我坐在『連枱交椅』（未能步行的小孩所坐）裏已經識得許多字了，老媽子抱上街去，我儘指着招牌認字，店舖中人詫異道，『這怕是前世帶來的字吧！』因爲如此，所以我瞭解書義甚早，六七歲時已能讀些唱本小說和簡明的古書。但也因爲如此，弄得我遊戲的事情太少，手足很不靈敏，言語非常鈍拙，一切的技能我都不會。這種的狀態，從前固然可以加上『弱不好弄』的美名，但在現在看來，只是遏抑性靈，逼作畸形的發展而已。

在這種沈悶和呆滯的空氣之中，有一件事足以打破這寂寥而直到近數年來纔從回憶中認識的，就是民間的

故事傳說的接近。我的本生祖父和嗣祖母都是極能講故事的：祖父所講大都屬於滑稽一方面，如『諸福寶（蘇州的徐文長）』之類；祖母所講則大都屬於神話一方面，如『老虎外婆』之類。除了我的祖父母之外，我家的幾個老僕和老女僕也都擅長這種講話，我坐在門檻上聽他們講『山海經』的趣味，到現在還是一種很可眷戀的温煦。我雖因言語的鈍拙，從未複述過，到後來幾乎完全忘記了，但那種風趣卻永遠保存着，有人提起時總覺得是很親切的。祖父帶我上街，或和我掃墓，看見了一塊匾額，一個牌樓，一座橋梁，必把它的歷史講給我聽，回到後再按着看見的次序寫成一個單子。因此，我的意識中發生了歷史的意味。我得到了最低的歷史的認識：知道凡是眼前所見的東西都是慢慢兒地積起來的，不是在古代已盡有，也不是到了現在剛有。這是使我畢生受用的。

當我讀論語的時候，孟子已買在旁邊；我隨手翻着。我在論語中雖已知道了許多古人的名字，但是很零碎的，不容易連接。自從看了孟子，便從他敍述道統的說話中分出了他們的先後。我初得到這一個歷史的系統，高興極了，很想替它做一個清楚的敍述。以前曾在祖父的講話中，知道有盤古氏拿了斧頭開天闢地的故事，有老嫗和犬生出人類的故事；到這時就把這些故事和書本上的堯，舜，禹的記載聯串了起來了，我記得那時先着一家起了幾個早晨，在朝暾初照的窗下寫成一篇古史，起自開闢，訖于滕文公篇的『孔子沒，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不可』的一段事。孟子敍述道統到孔子爲止，我作歷史也到孔子沒後爲止，這是很分明的承受了孟子的歷史觀了。這篇古史約有五頁，那時還沒有練習過小楷，襯了紅格紙寫得蠅頭般的細字，寫好了放在母親的鏡匣裏。從我所讀的書和母親的病狀推來，那時我是七歲（依舊法算應是八歲。）可惜後來母親死了，這篇東西就失去了。

就是這一年的冬天，我讀完了孟子。我的父親命我讀左傳，取其文理在五經中最易解，要我先打好了根柢然後再讀深的。我讀着非常感受興趣，彷彿已置身于春秋時的社會中了。從此魯隱公和鄭莊公一班人的影子長

在我的腦海裏活躍。但我的祖父不以爲然，他說，『經書是要從難的讀起的；詩經和禮記中生字最多；若不把這兩部書先讀，將來大了就要記不淸了。』所以在一九〇一年的春秋，命我改從一位老先生讀詩經。左傳只讀了一册，就擱下了。

我讀國風詩，雖是減少了歷史的趣味，但句子的輕妙，態度的溫柔，這種美感也深深地打入了心坎。後來讀到小雅時，堆砌和嚴重的字句多了，文學的情感減少，便很有些兒怕唸。讀到大雅和頌時，句子更難唸了，意義愈不能懂得了。我想不出我爲什麼要讀它，讀書的興味實在一點也沒有了。這位老先生對付學生本來已很嚴厲，因爲我的祖父是他的朋友，所以對我尤爲嚴厲。我越怕讀，他越要逼着我讀。我唸不出時，他把戒尺在桌上亂碰；背不出時，戒尺便在我的頭上亂打。在這種的威嚇和迫擊之下，長使我戰慄恐怖，結果竟把我逼成了口吃，害得我的一生永不能在言語中自由發表思想。我耐不住了，大着膽子向先生請求道，我讀左傳時很明白書義，讓我改讀了左傳！』先生聽了，鼻子裏嗤的一聲，做出很傲慢的臉子回答我道，『小孩子哪裏懂得左傳！』好容易把一部詩經捱完，總算他們順了我的請求，沒讀禮記而接讀左傳。這位老先生要試一試我以前類于誇口的請求，命我講解華督殺孔父的一段。我一句句地講了。他很詫異，對我的祖父說道，『這個小孩子記性雖不好，悟性卻好。』我雖承蒙他獎讚，但已做了他的教育法的犧牲了！

我的生性是非常桀驁不馴的。雖是受了很嚴厲的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的壓抑，把我的外貌變十分柔和卑下，但終不能摧折我的內心的分毫。所以我的行事專喜自作主張，不聽人家的指揮。翻出幼時所讀的四書經文和注文上就有許多批抹。例如告子上篇天爵章末有『終亦必亡而已矣』句，仁之勝不仁章末又有『亦終必亡而已矣』句，我便剔去了中間欲貴章首的『〇』號，批道，『不應有〇，下文有「終亦必亡而已矣」之語，可見兩段相連。』又如離婁下篇逢蒙學射章『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我疑心『羿』與『宜』因同音而致誤，就批道，『宜，當作羿。』這一類的批抹，在現在看來確是極度的武斷，但我

幼年讀書就不肯盲從前人之說，也覺得是不該妄自菲薄的。

約在十一歲時，我初讀綱鑑易知錄，對於歷史的系統更能明白認識。那時，我便自立義法，加上許多圈點和批評。我最厭惡綱目的地方，就是它的勢利。例如張良和荊軻一樣的謀刺秦始皇，也一樣的沒有成功，但張良書爲『韓人張良』，荊軻便書爲『盜』。推它的原因，只因荊軻的主人燕太子丹是斬首的，而張良的主人劉邦乃是做成皇帝的。我對於這種不公平的記載非常痛恨，要用我自己的意見把它改了。可惜我讀的一部易知錄是石印小字本，上邊寫不多字，只得寫上小紙，夾在書裏。前年理書時檢得一紙條，是那時的筆蹟，寫道：

> 書『秋，秦王稷薨，太子柱立。』至明年冬，又書『秦王薨，子楚立。』下目書曰，『孝文王卽位，三日而薨。』夫秋立而至明冬薨，亦十七八月矣，何目書『三日而薨』耶？此其史官之訛也。

現在知道，這個批評錯了，因爲孝文王的卽位在他的除喪之後，和上一年秋的『立』是不衝突的。只是我敢於寫出疑問，也算值得紀念。

兒時的佚事，現在還記得幾樁。有一次，我看見一個飯碗，上面畫着許多小孩，有的放紙鳶，有的舞龍燈，有的點爆竹，題爲『百子圖』。我知道文王是有一百個兒子的，以爲這一幅圖一定是畫的文王的家庭了，就想把文王的兒子考上一考。可是很失望，從習見的書中只得到武王，周公，管叔，蔡叔，康叔數人；左傳上較多些，但也只有『文昭』十六國。我在那時很奇怪：爲什麼這樣一個大名人的兒子竟如此的難考？後來知道文王百子之說是從詩經的『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來的，而『百斯男』的話正與『千秋萬歲』，『千倉萬箱』相類，只是一種諛頌之詞，並非實事；心始釋然。

又有一次，不知在什麼地方見到孔子有師七人的話，替他一考居然如數得到。但現在想得起的只有老聃，師襄，萇弘，郯子，項橐五人，尙有二人反而查不出了。又因謚法的解釋不同，想做一種謚法考，把左傳上的謚法鈔集起來，比較看着。結果，使我知道『靈，幽，厲』諸謚未必是惡謚，孟子說『孝子順孫百世不能改』

的話並不十分可靠。有一回偶然在漢書上看到漢高祖爲赤帝子，斬白帝子，心想赤帝白帝不是和黃帝一樣的嗎，爲什麼黃帝爲人而赤帝白帝爲神？又在某書上看見三皇五帝的名號和易知錄上所載的不一致，考查之後，始知三皇五帝的次序原來有好幾種不同的說法。那時見到的書甚少，這種考據之業現在竟想不起是怎樣地做成的。

我們顧家是吳中的著姓，自漢以下的世系大都可以稽考。但我們一支的家譜只始於明代成化中，又標上唯亭的地名。我的十一世伯祖大來公（其蘊）序道：

人各有所自，必自其所自而後卽安。苟忽其所自而妄萌一熀燿之思，指前之一二顯人曰，『吾所自者某某也』，則世之人亦因其所自而自之矣。然反之心究有所不安。以己之不安而知祖先之必不安，且念子孫之亦未必安也，何可以熀燿之思累先後之不安乎！……此尼備從姪（嗣曾）之近譜所以不宗鹿城（崑山）而宗維亭也。維亭距鹿城不數十里，有農家者流繁衍於上二十一都之鄉，地名顧港，此吾支之所自。鄉之先達已蒙稱述，信爲文康公（顧鼎臣）之支矣。而尼備以宗其所疑不若宗其所信，宗其所信而苟有一毫之可疑無庸宗也，所以寧維亭而不敢曰鹿城，重原本也。

這種信信疑疑的態度，在現在看來固是非常正當，但幼年的我哪裏能懂得呢。我只覺得他們的胸襟太窄隘了：我們和崐山一支旣經是一族，爲什麼定要分成兩族？偶然見到一部別宗的譜牒，以西漢封顧余侯的定爲始祖；又列一世系表，起於禹，啓，少康，中經無餘，勾踐，訖於東海王搖和他的兒子顧余侯期視，約有三十餘代。（這個表不知道從那裏鈔來的，現在遍查各種古書竟查不到。）我快樂極了，心想我家的譜牒可以自禹訖身寫成一個淸楚整齊的系統來了！又想禹不是祖黃帝的嗎，黃帝又不是少典氏之子嗎，那麼，豈不是又可以推算自己是少典氏的幾百幾十世孫了！我眞高興，對着我的同學誇口道，『我要刻三方圖章：』一是「勾踐後人」，一是「大禹子孫」，一是「少典雲礽」。』這位同學也贊嘆道，『你家眞是一個古遠的世家！』於是我援筆在

譜上批道：

> 甚哉譜必以大宗言也！不以之言，則昧於得姓傳遷之跡而徒見十數世而已。吾族之譜始自允齋公，遂謂允齋公爲始祖。夫公非始得顧姓者，而曰始祖，亦太陋矣！

一個人的思想眞是會得變遷的：想不到從前喜歡誇大的我現在竟變得這般嚴謹，要把甘心認爲祖先的禹回復到他的神話中的地位，要把尼備公創立家譜的法子來重修國史了！

在私塾中最可紀念的，是有兩年沒有正式的教師。起先，我的父親在城北姚家教館，我隨着讀書。去了不久，我父考取了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去，館事請人代着。可是代館的總不得長久，代者又請代，前後換了七八人，有幾個月簡直連接着沒有先生。只因姚家待我很厚，他們的小主人和我的交情也很摯，所以我家並不逼我換學塾。這兩年中，爲了功課的鬆，由得我要怎樣做就怎樣做。我要讀書，便自己到書舖裏選着買；買了來，便自己選着讀。我看了報紙，便自己發揮議論。有什麼地方開會，我便前去聽講。要游戲，要胡鬧，要閒談遺日，當然也隨我的便。這兩年中的進境眞像飛一般的快，我過去的三十年中吸收智識從沒有這樣順利的：我看無論那種書都可以懂得一點了，天地之大我也識得一個約略了。這時候，正是國內革新運動勃發的時候，要開學校，要放足，要造鐵路，要抵制美國華工禁約，要請求政府公布憲法開國會，梁任公先生的言論披靡了一世。我受了這個潮流的湧盪，也是自己感到救國的責任，常常慷慨激昂地議論時事。中國魂中的呵旁觀者文和中國之武士道的長序一類文字是我的最愛好的讀物，和學塾中的屈原卜居，李華弔古戰場文，胡銓請斬王倫秦檜封事等篇讀得同樣的淋漓痛快。在這種熱情的包裹之中，只覺得殺身救人是志士的唯一的目的，爲政濟世是學者的唯一的責任。塾師出了經義史論的題目，我往往借此發揮時論，受他們的申斥；但做時務策論時，他們便不由得不來賞讚我了。

一九〇六年，地方上開辦第一班高等小學，考題是徵兵論，我竟考取了第一。我剛進去時，眞是踏到了一個新世界。我在私塾中雖是一個新人物，自己已看了些科學方面的教科書，但沒有實物的參證，所謂科學也正與經義策論相同。到了新式學校中，固然設備還是貧乏得很，總算有了些儀器和標本了，能做些實驗和採集的工夫了。我在學校裏最歡喜做的事情是『修學旅行』因為史地教員對於經過的名勝和古蹟有詳細的說明，理科教員又能伴我們採集動植物作標本；回來之後，國文教員要我們作遊記，圖畫教員要我們作記憶畫：使我感到這種趣味的活動，各科材料的聯絡，我所受的教育的親切。但除了這一件事之外，我的桀驁不馴的本性又忍不住要發展了，我漸漸地對於教員不信任了。我覺得這些教員對於所教的功課並沒有心得，他們只會隨順了教科書的字句而敷衍。教科書的字句我既已看得懂，又何勞他們費力解釋！況且教科書上錯誤的地方，他們也不能加以修正。例如地理教科書中說教主出於半島，舉孔佛耶為證，理由是半島的海岸線長，吸收文明容易，地理教員也附着說。我聽得時就很疑惑，以為道教的張道陵就很明白不是從半島上起來的，孔佛耶的出在半島不過是偶然的巧合。海岸線的吸收文明應當在海上交通便利之後，在古時則未必便可增進新知（至少在中國是這般。）即如孔子時，江淮河濟的交通勝於海洋，江淮河濟的吸收文明也應當過於海洋；孔子所以能夠特出，或者就靠在河濟的交通上，和半島及海岸線有何關係。但地理教員就咬定了這句話，大張其半島出教主論了。這種的教員滿眼皆是：他們都只會食人家的唾餘，毫沒有自己的眞知灼見，都只想編輯了一種講義作終身的衣食，毫不希望研究的進展，使得我一想到就很鄙薄。

在小學時曾經生了兩個月的病；病中以石印本二十二子和漢魏叢書自遣，使我對於古書得到一個浮淺的印象。又在報紙上見到國粹學報的目錄，裏面有許多新奇可喜的文題；要去買時可惜蘇州的書肆裏沒有。直到進了中學堂，始託人到上海去買了一個全分。翻讀之下，頗驚駭劉申叔章太炎諸先生的博洽；但是他們的專門色彩太濃重了，有許多地方是看不懂的。在這個報裏，除了種族革命的意義以外，它給與我一個清楚的提示，就

是過去的中國學問界裏是有這許多紛岐的派別的。

十六歲那一年，我在中學二年級，我的祖父對我說，『五經是總該讀全的。你因進了新法學堂，只讀得詩經，左傳和半部禮記。我現在自己來教你能。』於是我每晚從學校裏歸來，便向祖父受課。他先教我尚書，再教我周易。周易我不感到什麼趣味。尚書的文句雖古奧，但我已經有了理解力，能彀勉強讀懂，對於春秋以前的社會狀況得到了一點粗疏的認識，非常高興。祖父教我時，是今古文一起讀的。我本不知道今古文是怎樣一個重大的訟案，也就隨着讀。後來感到古文很平順，它的文字自成一派，不免引起了些微的懷疑。偶然翻覽先正事略，從閻若璩的傳狀裏知道他已把古文尚書辨得很明白，是魏晉間人僞造的。一時就想讀他所做的尚書古文疏證，但覓不到。爲安慰自己的渴望計，即從各家書說中輯出駁辨僞古文的議論若干條，尋繹他們的說法。哪知一經尋繹之後，不但魏晉間的古文成問題，就是漢代的古文也成了問題了。那年上海開江蘇學校成績展覽會，我和許多同學前往參觀，就獨到國學保存會的藏書樓上看了兩種書一是龔自珍的泰誓答問，一是胡秉虔的尚書敍錄。

我既約略知道了這一些問題，我的勇往的興致又要逼迫我佚出前人的論辨之外了；我感到今文尚書中堯典，皋陶謨諸篇的平易的程度並不比僞古文差了多少，我又感到漢人尚書注的不通，都想由我辨去。十七歲時，江蘇存古學校招生，我知道裏面很有幾位博學的教員，也報名應考。出的題目是堯典上的，現在已記不起了；只記得我文字中把鄭玄的注痛駁了一回。發榜不取，領落卷出來，籤條上面批着『斥鄭說，謬』四個大字。我得到了這回教訓，方始知道學術界上的權威是惹不得的。

要是我能彀從此繼續用功，到現在也許可以做成一個專門的經學家了。但我的祖父逝世之後，經學方面既少了一個誘導的人，文學方面的吸引力又很大；我不自覺的對於經書漸漸地疏遠了下去。

我的祖父一生歡喜金石和小學，終日的工作只是鉤模古銘，椎拓石器，或替人家書寫篆隸的屏聯。我父和

我叔則喜治文學和史學。所以我幼時看見的書籍接近的作品，都是多方面的，使我在學問上也有多方面的認識。可是我對於語言文字之學是不近情的，我的祖父的工作雖給我瞧見了許多，總沒有引起我的模倣的熱忱。我自己最感興味的是文學，其次的是經學（直到後來纔知道我所愛好的經學也即是史學，）我購買書籍就向那兩方面進行。買書這一件事，在我十一二歲時已成了習慣，但那時只買新書，自從進了中學，交到了幾個愛收舊書的朋友，把這個興致轉向舊書方面去了。每天一下課，立刻向書肆裏跑。這時的蘇州還保留着一個文化中心的殘狀，觀前街一帶新舊書肆約有二十餘家，舊書的價錢很便宜。我雖是一個學生，只能向祖母和父親乞得幾個錢，但也有力量常日和他們往來。我去了不是翻看他們架上的書，便是向掌櫃們討教版本的知識。所見的書籍既多，自然引誘我去研究目錄學。四庫總目，彙刻書目書目答問一類書那時都翻得熟極了。到現在，雖已荒廢了十餘年，但隨便拿起一册書來，何時何地刻的還可以估得一個約略。

我對於學問上的野心的收不住，自幼就是這般。十二歲時曾作成一册自述，題爲恨不能，第一篇是『恨不能戰死沙場，馬革裹屍，』第二篇是『恨不能遊盡天下名山大川』，其三便是『恨不能讀盡天下圖書』。到這時天天遊逛書肆，就恨不能把什麼學問都裝進了我的肚子。我的癡心妄想，以爲要盡通各種學問，只須把各種書籍都買了來，放在架上，隨心翻覽，久之自然會得明白通曉。我的父親戒我買書不必像買菜一般的求益，我的祖母笑我買書好像瞎貓拖死雞一般的不揀擇，但我的心中堅強的執拗，總以爲寧可不精，不可不博。只爲翻書太多了，所以各種書很少從第一字看到末一字的。這樣的讀書，爲老輩所最忌，他們以爲這是短壽促命的徵象。我也很想改過來，但是求實效的意志終抵抗不過欣賞的趣味。我曾對友人說，『我是讀不好書的了，拿到一部書想讀下去時，不由得不牽引到第二部上去，以至於第三部，第四部。讀第二第三部書時，又要牽引到別的書上去了。試想這第一部書怎樣可以讀得完？』這種情形，在當時確是很惆悵的，但在現在看來可以說由此得到了一點益處。因爲這是讀書時尋題目，從題目上更去尋材料，而不是讀死書。不過那時既只隨着欣賞的趣味能活

動，並沒有研究的自覺心，就是見到了可以研究的題目，也沒有實作研究的忍耐心，所以不會留下什麼成績。

中學校時代，實在是我的情感最放縱的時代，書籍的嗜好在我的生活中雖占着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並不能制伏我的他方面的生活。我愛好山水，愛好文學，愛好政治活動。

游覽的嗜好似乎在我很幼的時候已經發端，記得那時看掃墓是一件趣味最豐富的樂事。我家的墳墓不在一處，有的地方要三天纔來囘，我坐在船裏，只覺得望見的東西都新鮮得可愛。有時候走近一座山，要拉了老媽子一同上去，那知山基還遠着，久久走不到，船已將開了。自從進了中學，旅行的地方遠了一點，有時出府境，有時出省境，我高興極了，而論到什麼地方總要盡了我的脚力走。別人厭倦思歸了，我還是精神奮發，痛罵他們阻住了我的興致。每星期日，幾乎必約了同學到郊外遠足去，蘇州城外的山徑都給我們踏遍了。我在那時，愛好自然，爲自然的美所吸引的一種情趣，在現在的囘憶中更覺得可以珍重。

葉聖陶先生（紹鈞）是我的老朋友，從私塾到小學和中學都是同學。他是一個富於文藝天才的人，詩詞篆刻無一不能；沒有一件藝術用過苦功，但沒有一種作品不饒於天趣。我在中學裏頗受到他的同化，想致力於文學，請他教我作詩塡詞。我們的同志三四人又立了一個詩社，推他做盟主。我起先做不好，只以爲自己的工夫淺。後來永遠不得進步，無論我的情感像火一般的旺烈，像浪一般的激湧，但是表現出來的作品終是軟弱無力的。有時也偶然得到幾句佳句，但要全篇的力量足以相副就很困難。有許多形式，我已學像了，但自省到底沒有『烟士披里純』——文藝品的魂靈。懷了創作的迷夢約有十年，經過了多少次的失敗，方始認識了自己的才性，恍然知道我的思想是很質直的，描寫力是極薄弱的，輕蒨美妙的篇章和嶔奇豪壯的作品本來都沒有我的分兒，從此不再妄想『吃天鵝肉』了。

我在中學校時，正是立憲請願未得清廷允可，國民思想漸漸傾向到革命時候，使得我也成了這個傾向下的羣衆的一個。看着徐錫麟，熊成基，溫生才等人的慷慨犧牲生命，眞覺得可歌可泣。辛亥革命後，意氣更高

張，以爲天下無難事，最美善的境界只要有人去提倡就立刻會得實現。種族的革命算得了什麼！要達到無政府，無家庭，無金錢的境界時方纔盡了我們革命的任務呢。因爲我醉心於這種最高的理想，所以那時有人發起社會黨，我就加入了。在這一年半之中，我是一個最熱心的黨員，往往爲了辦理公務，到深夜不眠。很有許多親戚長者勸我，說，『這班人都是流氓，你何苦與他們爲伍呢！這不是你的事啊！』這種勢利的見解我是早已不承認了，我正以爲流氓和紳士不過是惡制度之下分出來的兩種階級，我正嫌惡紳士們做種種革新運動的阻礙，要把這個階級剷除了纔快意。但入黨多時之後，我瞧着一班同黨漸漸的不像樣了。他們沒有主義，開會演說時固然悲壯得很，但會散之後就把這些熱情丟入無何有之鄉了。他們說的話，永遠是幾句照例話，誰也不想把口頭的主義作事實的研究。他們閒空時，只會團聚了長桌子坐着談天，講笑話，對於事業的進行毫沒有計畫。再不然，便是賭錢，喝酒，逛窰子。我是一個極熱烈的人，同時也是一個極不懂世事的人，對於他們屢屢有所規誡，有所希望，但是他們幾乎沒有一個能承受的。我對於事業雖有極澈底的目標，但我自己知道我的學識是很淺薄的，還夠不上把主義發揮；然而在同黨中間，他們已經把我看作博學的文豪，凡發表的文字都要拉我動筆了。在這到處不如意的境界之中，使我得到了一個極清楚的覺悟，知道這班人是只能給人家用作嘍囉小卒的，要他們抱着主義當生命般看待，計畫了事業的步驟而進行是不可能的。我先前真把他們看得太高了！我自己知道，我既不願做別人的嘍囉小卒，也不會用了別人做我的嘍囉小卒，那麼我永在黨中混日子也沒有什麼益處，所以我就脫黨了。可喜這一年半中亂擲的光陰，竟換得了對於人世和自己才性的認識。從此以後，我再不敢輕易加入哪個黨會。這並不是我對於政治和社會的改造的希望斷絕了，我知道這種改造的職責是應當由政治家，教育家和社會運動家去擔負，我是一個沒有這方面的發動的才力的人。我沒有這方面的才力也不覺得有什麼可恥，因爲我本有自己能做的工作，一個人原不必件件事情都會幹的。

在熱心黨會的時候，早把書籍的嗜好拋棄了。這時又把黨會拋棄之後，精神上不免感到空虛。民國二年，

我考進了北京大學的豫科。我在南方，常聽得北京戲劇的美妙，酷好文藝的聖陶又常向我稱道戲劇的功用。我們偶然湊得了幾天旅費，到上海去看了幾次戲，回來後便要作上幾個月的咬嚼。這時我竟有這般福分，得居戲劇淵海的北京，如何忍得住不大看而特看。於是我變成了一個『戲迷』了！別人看戲必有所主，我固然也有幾個極愛看的伶人，但戒不掉的好博的毛病，無論哪一種腔調，哪一個班子，都要去聽上幾次。全北京的伶人大約都給我見到了。每天上課，到第二堂退堂時，知道東安門外廣告版上各戲園的戲報已經貼出，便在休息的十分鐘內從譯學館（豫科所在）跑去一瞧，選定了下午應看的戲。學校中的功課下午本來較少，就是有課我也不去請假。在這戲迷的生活中二年有餘，我個人的荒唐和學校課業的成績的惡劣自不消說；萬想不到我竟會在這荒唐的生活中得到一注學問上的收穫（這注收穫直到了近數年方因辨論古史而明白承受。）上面說的，我會在祖父母和婢僕的口中飽聽故事，但這原是十歲以前的事情。十歲以後，我讀書多了，對於這種傳說便看作悠謬無稽之談，和它斷絕了關係。我雖曾恨過紳士，但自己的沾染紳士氣確是不能抵賴的事實。我鄙薄說書場的卑俗，不屑去。我鄙薄小說書的淫俚，不屑讀。在十五歲的時候，有一種賽會喚做現聖會，從鄉間出發到省城，這會要二十年一舉，非常的繁華，蘇州人傾城出觀，學校中也無形的停了課，但我以為這是無聊的迷信，不屑隨着同學們去湊熱鬧。到人家賀喜，席間有妓女侍坐唱曲，我又厭惡她們聲調的淫蕩，唱到我一桌時，往往把她謝去。從現在回想從前，真覺得那時的面目太板了，板方得沒有人的氣味了。因為如此，我對於社會的情形隔膜得很；就是故事方面，也只記得書本上的典故而忘却了民間流行的傳說。自從到了北京，成了戲迷，於是只得抑住了讀書人的高傲去和民衆思想接近，戲劇中的許多基本故事也須隨時留意了。但一經留意之後，自然地生出許多問題來。現在隨便舉出數條於下（久不看戲，所記恐有錯誤，請讀者指正：）

（一）薛仁貴和薛平貴的姓名和事蹟都極相像。仁貴見於史，平貴不見，而其遇合更為奇詭，直從叫化子做到皇帝。可見平貴的故事是從仁貴的故事中分化出來的，因為仁貴的故事還不淋漓盡致，所以造出

一個平貴來，替他彌補了。

（二）戲劇的本事取於小說，但很有許多是和小說不相應的。例如黃鶴樓是『三國』戲，但不見於三國演義，打漁殺家是『水滸』戲（蕭恩即是阮小五，）但不見於水滸傳；盜魂鈴是『西游』戲，但不見於西游記。可見戲劇除小說之外必另有取材的地方，或者戲劇與小說同是直接取材於民間的傳說而各不相謀。

（三）宇宙瘋又名一口劍，什麼緣故，大家不知道。有人說，趙高的女兒裝瘋時說要上天，要入地，宇宙即天地之謂。但戲中凡是遇到裝瘋時總要說這兩句，未必此戲獨據了此句命題。後來看見梆子班中演的全本，方知戲名應是宇宙鋒，宇宙鋒就是一口劍的名字。戲中情節，是趙高之女嫁與鄺洪之子；鄺洪嫉惡如讎，不爲趙高所容；趙高就與李斯同謀害他，派刺客到鄺家盜取了他們世傳的寶劍，投入秦皇宮中，鄺家既破，趙高之女遂大歸（尚有下半本，未見。）這齣戲不知道根據的是什麼小說，也許並沒有小說。皮黃班中不演全本，只截取了裝瘋的一段，於是戲名的解釋就變成了猜謎了。

（四）小上墳中的劉祿敬夫婦在劇本裏原是很貞潔的，情節亦與賣杯圓相同，應當由老生與青衣串演。不知何故，改用小丑與花旦演了，作盡了淫蕩的態度，但唱的依舊是貞潔的字句。唱的字句給演的態度遮掩了，聽客對于戲中人的觀念也就變成了小丑與花旦的調情了。

（五）草橋關與上天台同是姚剛擊死國丈的事，又同是皮黃班中的戲。但草橋關是光武命斬姚期父子，馬武聞信，強迫光武赦免的，上天台是姚期請罪時，光武自動的赦免，並沒有馬武救援之事。

（六）楊家將小說中只有八妹，並無八郎。但戲劇中的雁門關則係八郎之事，八郎亦是遼國駙馬，尚二公主。其他表述楊門功績的戲詞也都以『四八郎』並稱。看來八郎是從四郎分化的。

（七）轅門斬子一劇，在皮黃班中，一掛斬殺劍，佘太君即出帳，一斬馬蹄，八賢王亦即出帳。在梆

子班中，則掛劍後余太君跪在帳前，六郎出而陪禮；及將斬馬蹄，八賢王與之爭辨，六郎獻印求免官，始無精打彩而去。在這種地方，可見編戲者看描寫人物的個性比保存故事的原狀為重要。因為各就想像中描寫，所以各班的戲本不必一律。

（八）司馬懿在逍遙津中是老生，因為他的一方面的人，曹操是淨，華歆是小丑，且他在三人中比較是好人。但到了空城計中，與老生諸葛亮對陣時，他便是淨了。曹操在別的戲中都是淨，但在謀刺董卓的獻劍中卻是生。可見戲中人的面目不但表示其個性，亦且表示其地位。

這種事情，簡單說來，只是『亂』和『妄』。在我的中學校時代，一定不屑齒及，不願一顧的。但在這時正是心愛着戲劇，不忍把它拒絕，翻要替它深思。深思的結果，忽然認識了故事的格局，知道故事是會得變遷的，從史書到小說已不知改動了多少（例如諸葛亮不斬馬謖而小說中有揮淚斬謖的事，楊繼業絕食而死而小說中有撞死李陵碑的事，）從小說到戲劇又不知改動了多少，甲種戲與乙種戲同樣寫一件故事也不知道有多少點的不同。一件故事的本來面目如何，或者當時有沒有這件事實，我們已不能知道了；我們只能知道在後人想像中的這件故事是如此的紛歧的。推原編戲的人所以要把古人的事實遷就于他們的想像的緣故，只因作者要求情感上的滿足，使得這件故事可以和自己的情感所豫期的步驟和結果相符合。作者的豫期，常常在始則欲其危險，至終則欲其美滿；所以實在的事情雖並沒有這樣的危險，而終使人有『不如意事什八九』的感歎，但這件事成為故事的時候就會從無可挽回的危險中得到天外飛來的幸運了。危險和幸運是由得人想像的，所以故事的節目會得各各不同。這是一樁，其餘無意的訛變，形式的限制，點綴的過分，來歷的異統，都是可以詳細研究的。我看了兩年多的戲，惟一的成績便是認識了這些故事的性質和格局，知道雖是無稽之談，原也有它的無稽的法則。當時很想搜集材料，做一部戲劇本事錄，把各齣戲的根據加以考證，並評騭其異同之點；可惜沒有成書。這不得不希望于將來了。

在北京大學的同學中，毛子水先生（準）是我最敬愛的。他是一個嚴正的學者，處處依了秩序而讀書又服膺太炎先生的學說，受了他的指導而讀書。我每次到他齋舍裏去，他的書桌上總只放着一種書。這一種書或是毛詩和儀禮的注疏，或是數學和物理的課本。我是向來只知道翻書的，桌子上什麼書都亂放。『汗漫掇拾，茫無所歸，』這八個字是我的最確當的評語。那時看見了這種嚴正的態度，心中不住地說着慚愧。我很想學他；適在讀莊子，就用紅圈的戳子打着斷句，想勉力把這部書圈完。可是我再不能按着篇次讀下，高興圈那一篇或那一頁時便圈到那篇那頁。經過了多少天的努力，總算把莊子的白文圈完了。這是我做有始有終的工作的第一次，實在是子水在無形中給我的恩惠。白文圈完之後，又想把郭象注和陸德明音義繼續點讀。但這個工作太繁重了，僅僅點得逍遙遊的半篇已經不勝任了。

民國二年的冬天，太炎先生在化石橋共和黨本部開國學會講學，子水邀我同往報名聽講。我領受了他的好意，與他同冒了雪夜的寒風而去。講學次序，星期一至三講文科的小學，星期四講文科的文學，星期五講史科，星期六講玄科。我從蒙學到大學，一向是把教師瞧不上眼的，所以上了一二百個教師的課，總沒有一個能彀完全攝住我的心神。到這時聽了太炎先生的演講，覺得他的話既是淵博，又有系統，又有宗旨和批評，我從來沒有碰見過這樣的教師，我佩服極了。子水對我說，『他這種話只是給初學的人說的，是最淺近的一個門徑呢，』這便使我更醉心了。我自願實心實意地做他的學徒，從他的言論中認識學問的偉大。

那時袁世凱存心做皇帝，很獎勵復古思想，孔教的聲勢浩大得很。有一夜，我們到會時看見壁上粘着一張通告，上面寫道。

> 余主講國學會，踵門來學之士亦云不少。本會本以開通智識，昌大國性為宗，與宗教絕對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會而復願入本會者，須先脫離孔教會，庶免熏蕕雜糅之病。
>
> 章炳麟白。

我初見這個通告，一時摸不着頭路，心想太炎先生既講國學，孔教原是國學中的一部分，他爲什麼竟要這樣的深惡痛絕？停了一刻，他演講了：先說宗教和學問的地位的衝突，又說現在提倡孔教的人是別有用心的；又舉了王闓運，廖平，康有爲等今文家所發的種種怪誕不經之說，他們如何解『耶穌』爲父親復生，如何解『墨者鉅子』即十字架，如何解『君子之道斯爲美』爲俄羅斯一變至美利堅；他們的思想如何起原于董仲舒，如何想通經致用，又如何妄造了孔子的奇蹟，硬捧他做教主。我聽了這些話眞氣極了，想不到今文家竟是這類的妄人！我以前在書本裏雖已曉得經學上有今古文之爭，但總以爲這是過去的事情，哪裏知道這個問題依然活躍于當世的學術界上！我眞不明白，爲什麼到了現在科學昌明的時代，還有這一班無聊的今文家敢出來興妖作怪？古文家主張六經皆史，把孔子當作哲學家和史學家看待，我深信這是極合理的。我願意隨從太炎先生之風，用了看史書的眼光去認識六經，用了看哲人和學者的眼光去認識孔子。

很不幸的，國學會開講還沒有滿一個月，太炎先生就給袁政府逮捕下獄。我失掉了這一個良師，自然十分痛惜，但從此以後，我在學問上已經認清了幾條大路，知道我要走哪一條路時是應當怎樣走去了。我以前對於讀書固極愛好，但這種興味只是被動的，我只懂得陶醉在裏邊，想不到書籍裏的東西可以由我的意志驅遣着，把我的意志做它們的主宰。現在忽然有了這樣一個覺悟，知道只要我認識了路頭，自有我自己的建設，書籍是可備參考而不必作準繩的，我頓覺得舊時陶醉的東西都變成了我的腕下的材料。於是我有了煩惱了；對於這許多材料如何去處置呢？處置之後作什麼用呢？處置這些材料的大目的是什麼呢！這些問題時時盲目地侵襲我的心，我一時作不出解答來，很感着煩悶。不知是哪一天，這些模糊的觀念忽然變成了幾個清潔的題目：『(一)何者爲學？(二)何以當有學？(三)何以有今日之學？(四)今日之學當如何？』我有了這四個問題，每在暇閒中加以思索，並且搜輯他人的答案而施以批評，大約民國三年至六年這四載中的閒工夫都耗費在這上面了。當我初下『學』的界說的時候，以爲它是指導人生的。『學了沒有用，那麼費了氣力去學爲的是什麼！』普通人都

這樣想，我也這樣想。但經過了長期的考慮，始感到學的範圍原比人生的範圍大得多，如果我們要求眞知，我們便不能不離開了人生的約束而前進。所以在應用上雖是該作有用與無用的區別，但在學問上則只當問眞不眞，不當問用不用。學問固然可以應用，但應用只是學問的自然的結果，而不是着手做學問時的目的。從此以後，我敢於大膽作無用的研究，不爲一班人勢利觀念所籠罩了。這一個覺悟，眞是我的生命中最可紀念的；我將來如能在學問上有所建樹，這一個覺悟決是成功的根源。追尋最有力的啓發，就在太炎先生攻擊今文家的『通經致用』上。

我當時願意在經學上做一個古文家，只因聽了太炎先生的話，以爲古文家是合理的，今文家則全是些妄人。但我改不掉的博覽的習性總想尋找今文家的著述，看它如何壞法。果然，新學僞經考買到了。翻覽一過，知道它的論辨的基礎完全建立於歷史的證據上，要是古文的來歷確有可疑之點，那麼，康長素先生把這些疑點列舉出來也是應有之事。因此，使我對於今文家平心了不少。後來又從不忍雜誌上讀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論上古事茫昧無稽，說孔子時夏殷的文獻已苦於不足，何況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說即極愜心饜理。下面彙集諸子託古改制的事實，很清楚地把戰國時的學風敍述出來，更是一部絕好的學術史。雖則他所說的孔子作六經的話我亦不能信服，但六經中參雜了許多儒家的託古改制的思想是不容否認的。我對於長素先生這般的銳敏的觀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我始知道古文家的詆毀今文家大都不過爲了黨見，這種事情原是經師做的而不是學者做的。我覺得在我沒有能力去判斷他們的是非之前，最好對以任何一方面也不要幫助。於是我把今古文的問題暫時擱起了。

又過了數年，我對於太炎先生的愛敬之心更低落了。他薄致用而重求是，這個主義我始終信守，但他自己卻不勝正統觀念的壓迫而屢屢動搖了這個基本信念。他在經學上，是一個純粹的古文家，所以有許多在現在已經站不住的漢代古文家之說，也還要替他們彌縫。他在歷史上，寧可相信世本的居篇，作篇，卻鄙薄彝器錢物

諸譜爲瑣屑短書，更一筆抹撥殷虛甲骨文字，說全是劉鶚假造的。他說漢唐的衣服車駕的制度都無可考了，不知道這些東西在圖書與明器中還保存得不少。在文學上，他雖是標明『修辭立誠』，但一定要把魏晉文作爲文體的正宗。在小學上，他雖是看言語重於文字，但聲音却要把唐韻爲主。在這許多地方，都可證明他的信古之情比較求是的信念強烈得多，所以他看家派重於眞理，看書本重於實物。他只是一個從經師改裝的學者！

我的幼年，最沒有恆心，十餘歲時卽想記日記，但每次寫不到五六天就丢了。筆記亦然，總沒有一册筆記簿是寫完的。自從看戲成了癖好，作論劇記，居然有始有終地寫了好幾册。後來讀書方面的興致漸漸超過了看戲的興致了，又在論劇記外立讀書記。讀書記的第一册上有這樣一段小敍：

余讀書最惡附會；更惡胸無所見，作吠聲之犬。而古今書籍犯此非鮮，每怫然有所非議。苟自見於同輩，或將詆我爲狂。……吾今有宏願在：他日讀書通博，必舉一切附會影響之談悉揭破之，使無遁形，庶幾爲學術之豸。……

這是民國三年的下半年。這一年的國文教師是馬幼漁先生（裕藻，）文學教師是沈兼士先生，他們都是太炎先生的弟子，使我在聽了太炎先生的演講之後更得到一回切實的指導。因此，我自己規定了八種書，依了次序；按日圈點誦讀。這一年，是我有生以來正式用功的第一年。可是做得太勇了，常常弄到上午二時就寢，以至不易入眠，豫伏了後來失眠症的根基。我的讀書總歡喜把自己的主張批抹在書上，雖是極佩服的人像太炎先生，也禁不住我的抨擊。（別人議國故論衡時，每以爲文學總略是最好的一篇，我却以爲其中除了『經，傳，論業』一段考證以外幾乎完全是廢話，既不能自堅其說，卽攻擊別人的地方也反覆自陷。例如蕭統文選本爲自成一家之選文，不必要求完備，其序中亦只說選文體例，不是立文學界說，而太炎先生斥其不以文筆區分而登無韻之文，又說他遺落漢晉樂府爲失韻文之本。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要完備各方面的體制了，他從經史中尋出

各類篇章的根原，可謂得文之本矣，但又斥他『經典成文市在方策，不虞潰散，鈔將何爲！』）這等讀書時的感想，逢到書端上寫不下，便寫入筆記簿裏。寫的時候也只大膽順着意見，不管這意見是怎樣的淺薄。到現在翻開看時，不由得不一陣陣地流汗，因爲裏邊幾乎滿幅是空話，有些竟是荒謬話；又很多是攻擊他人的話，全沒有自己學問上的建設。但一册一册地翻下去時，空虛的漸漸變成實質了，散亂的也漸漸理出系統來了，又漸漸傾向到專門的建設的方面了，便使我把慚愧之情輕減了多少。因此使我知道，學問是必須一天一天地實做的，空虛和荒謬乃是避免不了的一個階級；惟其肯在空虛和荒謬之後作繼續不斷的努力，方有充實的希望。又使我知道，我現在所承認爲滿意的，只要我肯努力下去，過了十年再看也還是一樣的羞慚流汗。所以我對於我的筆記簿，始終看作千金的敝帚。

以前我弄目錄學時，很不滿意前人目錄書的分類，例如四庫全書總目爲要整齊書籍的量；把篇帙無多的墨家和縱橫家一起併入了雜家。我的意思，很想先分時代，再分部類，因爲書籍的部類是依着各時代的風尚走的。換句話說，我就是想用了學術史的分類來定書籍的分類。大概的分法是周秦爲一時代，兩漢爲一時代，六朝又爲一時代……再從周秦的時代中分爲經（如詩書，）傳（如易傳，）記（如禮記，）緯（如乾鑿度）別經（如儀禮，）別傳（如子夏易傳，）別記（如孔子家語，）別緯（如乾坤鑿度）等。又分別白文於注釋之外使得白文與注釋可以各從其時，不相牽累，例如詩經就可不必因爲有了毛傳而稱爲毛詩。這些見解固然到現在已經遷變了許多（各時代的中心雖各有顯著的差異，至于各時代的兩端乃是互相銜接的，必不能劃分清楚，）但中國的學問是向來只有一尊觀念而沒有分科觀念的，用歷史上的趨勢來分似乎比較定了一種劃一的門類而使古今觀點不同的書籍悉受同一的軌範的可以好一點。

民國四年，我病了，休學回家。用時代分目錄的計畫到這時很想把它實現，就先從材料最豐富的清代做起。書目答問的國朝被述諸家姓名略是一個很好的底子，又補加了若干家，依學術的派別分作者，在作者的名

下列著述，按著述的板本見存佚，並集錄作者的自序及他人的批評，名爲清代著述考（卽本册上編第一篇中所說的清籍考。）弄了幾個月，粗粗地成了二十册。同時在著述考外列表五種：（一）年表，（二）師友表，（三）籍貫表，（四）出處表，（五）著述分類表，用來說明清代的學者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但編成的只有籍貫表一種。從這種種的輯錄裏，使我對於清代的學術得有深入的領會。我愛好他們的治學方法的精密，愛好他們的搜尋證據的勤苦，愛好他們的實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以前我曾經聽得幾個今文家的說話，以爲清代的經學是『支離，瑣屑，餖飣』的，是『束髮就傳，皓首難窮』的，到這時明白知道，學問必須在繁亂中求得的簡單纔是眞實的綱領；若沒有許多繁亂的材料作基本，所定的簡單的綱領便終是靠不住的東西。今文家要從簡單中尋見學問的眞相，徒然成其淺陋而已。

那幾年中讀書，很感受沒有學術史的痛苦，因此在我的野心中又發了一個弘願：要編纂國學志，把著述考列爲志的一種。當時定的計畫，國學志共分七種：（一）仿太平御覽例，分類鈔錄材料，爲學覽；（二）仿經世文編例，分類鈔錄成篇的文字，爲學術文鈔；（三）仿宋元學案例，編錄學者傳狀，節鈔其主要的著述，爲學人傳；（四）仿經義考例，詳列書籍的作者，存佚，序跋，評論，爲著述考；（五）仿羣書治要例，將各書中關於學術的話按書鈔出，爲羣書學錄；（六）仿北溪字義例，將學術名詞詳釋其原義及變遷之義，爲學術名詞解詁；（七）集合各史的紀傳，年表，以及各種學者年譜，爲學術年表。這個計畫，在現在看來，依舊是很該有的工作，但已知道這是學術團體中的工作，應當有許多人分工做的，不是我一個人可以擔當的責任了。可是那時意氣高張，哪裏有這等耐性去等待不知何年的他人去做既已見到，便卽動手。學覽的長編，每天立一題目，釘成一册，有得卽鈔。學術文鈔也雇人鈔寫了百餘篇。著述考則清代方面較有成稿，目錄書目和僞書疑書目也集得了許多材料。其餘諸種，至今還沒有着手。

那時的筆記中寫有幾段學覽的序意，鈔錄於此，以見我當日治學的態度：

此書擬名學覽。凡名覽者，如呂覽，皇覽，御覽，皆彙集衆言以爲一書，非自成者也。其義則在博學明辨，故不以家派限。章先生曰，『史之於美惡，若鏡之照形，不因美而顯，因惡而隱。』吾輯此書，比於學術之史，故是非兼收，爭論並列。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故有害求是，正可爲求是之資，況是與非有難以遽斷者乎！古來諸學，大都崇經而黜子，崇儒學而黜八家，以至今古文有爭漢宋學有爭，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欲爲調人，終于朋黨。蓋不明統系而爭，則爭之者無有底，解之者無可藉。使其明之，則經者古史耳，儒者九流之一家耳，今古文者立學官異耳，漢宋學者立想點異耳，各有其心思，各有其面目，不必己學而外無他學也，不必尊則如天帝而黜則如罪囚也。韓愈之原道，蘇軾之荀卿論，一人倡之，千萬人和之，雖絕無根據，反若極有力之學說，不可磨滅之鐵案。聖哲復生，亦不敢呂言駁斥。蓋事理之害，莫甚於習非勝是矣。章先生曰，『古之學者覯世文質而已矣；今之學者必有規榘繩墨，模形惟肖，審諦如帝，用彌天地而不求是則絕之。』予謂雖絕之於心，必存之於書；絕之爲是非也，存之爲所以是非也。故雖韓蘇之謬說，亦在寫錄。

有友人過我，見案頭文廟典禮之書，叱嗟曰，『烏用此！是與人生無關係者，而前代學者斤斤然奉之以爲大寶，不可解甚也！』予謂不然。前代學者之誤在執舊說爲演繹之資，以新爲不可知，以舊爲不可易，稱述聖賢而徒得其影響，依附前人而不能有所抉擇，所以起人厭惡。苟其不有主奴之見，長立於第三者之地位，則雖在矢溺，亦資妙觀，況典禮之制爲宗法所存，可考見社會心象者乎！予前稱爲學，始觀終化觀者，任物自形而我知之，爲內籀之法；化者，我有所主而以擇物：爲外籀之法。本此以治學，雖委巷小說極鄙濫者亦不能絕去之矣。

舊時士夫之學，動稱經史詞章。此其所謂統系乃經籍之統系，非科學之統系也。惟其不明於科學之統系，故鄙視比較會合之事，以爲淺人之見，各守其家學之壁壘而不肯察事物之會通。夫學術者與天下

共之，不可以一國一家自私。凡以國與家標識其學者，止可謂之學史，不可謂之學。執學史而以爲學，則其心志囚拘於古書，古書不變，學亦不進矣。爲家學者未嘗不曰家學所以求一貫，爲學而不一貫是滋其紛亂也。然一貫者當於事實求之，不當於一家之言求之。今以家學相高，有化而無觀，徒令後生擇學莫知所從，以爲師之所言卽理之所在，至於寧違理而不敢背師。是故，學術之不明，經籍之不理，皆家學爲之也。今旣有科學之成法矣，則此後之學術應直接取材於事物，豈猶有家學爲之障乎，敢告爲家學者學所以辨於然否也旣知其非理而仍堅守其家說，則狂妄之流耳，若家說爲當理，則雖捨其家派而仍必爲不可奪之公言，又何必自縛而不肯觀其通也。

是書之輯，意在止無謂之爭，捨主奴之見，屏家學之習，使前人之所謂學皆成爲學史，自今以後不復以學史之問題爲及身之問題，而一歸於科學。此則余之志也。

這幾段文字的意思我至今還覺得大體不錯。因爲我有了這一種見解，所以我常常自以爲我的觀物是很平恕的。

我在那時，雖是要做這種大而無當的整理國學的工作，但我的中心思想却不在此，我只想研究哲學。我所以有這種要求，發端乃在辛亥革命。那時的社會變動得太劇烈了，使我摸不着一個人生的頭路。革命的潮流旣退，又長日處於袁世凱的暴虐和遺老們的復古的空氣之中，數年前蘊積的快感和熱望到此只賸了悲哀的回憶，我的精神時時刺促不寧，得不到安慰，只想在哲學中求解決。但我是一個熱烈的人，不會向消極方面走而至於信佛求寂滅的，我總想以心理學和社會學爲基礎而解決人生問題。加以年歲漸長，見事稍多，感到世界上事物的繁雜離奇，酷想明瞭它們的關係，得到一個簡單的綱領，把所見的東西理出一個頭緒來：這只有研究哲學是可以辦到的。因此，我進大學本科時就選定了哲學系。

我的野心眞太高了，要整理國學就想用我一個人的力量去整理清楚，要認識宇宙和人生就想憑了一時的勇

氣去尋得最高的原理。現在想來，我眞成了『誇大狂』了，但在那時何曾有這種覺悟，只覺得我必須把宇宙和人生一起弄明白，把前人未解决的問題由我的手中一起解决，方纔可以解除我的饑渴。我挾了吸吞河嶽的豪氣而向前奔馳，血管也幾乎迸裂了。曾於筆記中記道，『明知夸父道渴而死，然猶有一枚鄧林之力，非蜩鷽鳩所知已。』又云，『學海雖無涯，苟大其體如龍伯，亦一釣貫六鰲耳。』這樣鹵莽地奔馳了許久，我認識了宇宙的神祕了，知道最高的原理原是藏在上帝的櫃子裏，永不會公布給人類瞧的。人之所以為人，本只要發展他的內心的情感，理智不過是要求達到情感的需求時的一種幫助，並沒有獨立的地位。不幸人類沒有求知的力量而有求知的欲望，要勉強做不能做的事情，於是離了情感而言理智。但是這僅是一種妄想而已，僅是聊以自慰而已，實際上何曾眞能探得宇宙的神祕。用盡了人類的理智，固然足以知道許多事物的眞相，可是知道的只有很淺近的一點，决不是全宇宙。神學家和哲學家傲然對科學家說，『你們的眼光是囿於象內的，哪能及得到我們「與造物者遊」的洞見理極呢！』話雖說得痛快，但試問他們的識解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不是全由於他們的幻想嗎？幻想的與造物者游，還不及科學家的憑了實證，以窮年累月之力知道些懺截的眞事物。所以我們不做學問則已，如其要做學問，便應當從最小的地方做起。研究的工作髣髴是堆土阜，要高度愈加增先要使得底層的容積愈擴大。固然堆得無論怎樣高總不會有捫星摘斗的一天，但是我們要天天去加高一點卻是做得到的。想到這裏，我的野心又平息了許多。我知道最高的原理是不必白費氣力去探求的了，只有一粒一粒地播種，一簣一簣地畚土，把自己看作一個農夫或土工而勤愼將事，纔是我的本分的事業。

我有了這一個覺悟，知道過去的哲學的基礎是建設於玄想上的，其中雖有許多精美的言論，但實際上只是解頤之語而已，終不成以此為論定。科學的哲學用在正在發端，也無從豫測它的結果。我們要有眞實的哲學，只有先從科學做起，大家擇取了一小部分的學問而努力；等到各科平均發展之後，自然會有人出來從事於會通的工作而建設新的哲學的。所以我們在現在時候，再不當宣傳玄想的哲學，以致阻礙了純正科學的發展。

那時大學中宋代理學的空氣極重。我對於它向來不感興味，這時略略得了一些心理倫理的常識之後再去看它，更覺得觸處都是謬誤。例如他們旣說性善情惡，又說性未發情已發，那麼，照着他們的話講，善只在未發，等到發出來時就成了惡了，天下哪裏有見諸行事的善呢！又如他們旣說喜怒哀樂之情要在已發後求其中，但是又說動而未形曰幾，幾是適善適惡的分點，已形則有善惡，有善惡就有過不及，不是中，那麼，照着他們的話講，所謂中者又只能在未發中去求了，天下又哪裏有得其中的喜怒哀樂之情呢！稱他們的心，求至於聖人的一境，必有性而無情，有未發而無已發，養其幾而不見其形。如此，非不作一事，如白雲觀橋洞中趺坐的老道士，未見其可。但若竟如槁木死灰，他們便又可以用了『虛寂流入仙釋』的話相詆了。他們要把必不可能之事歸之於聖人，見得聖人的可望而不可卽；更用迷離惝恍的字句來搖亂學者的眼光，使得他們捉摸不着可走的道路，只以爲高妙的境界必不是庸愚之資所可企及：這眞是騙人的伎倆了！我對於這種昏亂的思想，可以不神祕而竟神祕的滑頭話，因課業的必修而憎恨到了極點，一心想打破它。

卽在這個時候，蔡孑民先生任了北京大學校長，努力破除學校中的陳腐空氣。陳獨秀先生辦的新青年雜誌以思想革命爲主旨，也漸漸地得到國民的注意。又有黃遠庸先生在東方雜誌上發表國人之公毒一文，指斥中國思想界學術界的病根非常痛切。我的一向隱藏着的傲慢的見解屢屢得到了不期而遇的同調，使我膽壯了不少。以前我雖敢作批評，但不勝傳統思想的壓迫，心想前人的話或者沒有我所見的簡單，或者我的觀察也確有誤謬。卽如以前考存古學校時，給試官批了『斥鄭說，謬』四字，我雖在讀書時依舊只見到鄭玄的謬處，但總想以清代學者治學的精密，而對於他還是如此恭敬，或者他自己有可以佩服之點，不過這一點尚不曾給我發見罷了。到這時，大家提倡思想革新，我始有打破舊思想的明瞭的意識，知道清代學者正因束縛於信古尊聞的舊思想之下，所以他們的學問雖比鄭玄好了千百倍，但終究不敢打破他的偶像，以致爲他的偶像所牽絆而妨礙了自己的求眞的工作。於是我更敢作大膽的批評了。

哲學系中講中國哲學史一課的，第一年是陳伯弢先生（漢章）。他是一個極博洽的學者，供給我們無數材料，使得我們的眼光日益開拓，知道研究一種學問應該參考的書多至不可計的。他從伏羲講起；講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範』。我雖是早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愛敬他的淵博，不忍有所非議。第二年，改請胡適之先生來教。『他是一個美國新回來的留學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學裏來講中國的東西？』許多同學都這樣懷疑，我也未能免俗。他來了，他不管以前的課業，重編講義，闢頭一章是『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徑從周宣王以後講起。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着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許多同學都不以為然；只因班中沒有激烈分子，還沒有鬧風潮。我聽了幾堂，聽出一個道理來了，對同學說，『他雖沒有伯弢先生讀書多，但在裁斷上是足以自立的。』那時傅孟眞先生（斯年）正和我同住在一間屋內，他是最敢放言高論的，從他的言論中常常增加我批評的勇氣，我對他說，『胡先生講得的確不差，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確是一個有能力的歷史家。他的議論處處合於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說而不知道怎樣說纔好的。你雖不是哲學系，何妨去聽一聽呢？』他去旁聽了，也是滿意。從此以後，我們對於適之先生非常信服；我的上古史靠不住的觀念在讀了改制考之後又經過這樣地一溫。但如何可以推翻靠不住的上古史，這個問題在當時絕沒有想到。

很不幸的，就是這一年（民國六年，）先妻吳夫人得了肺病；我的心緒不好，也成了極度的神經衰弱；徹夜不眠。明年，我休學回家；不久她就死了。以前我對於學問何等的猛進，但到了這時候，既困於疾病，復傷於悲哀，讀書和尋思的工作一時完全停止，坐候着一天一天的晝夜的推移，就是不願意頹廢也只得頹廢了。恰巧那時北京大學中搜集歌謠，由劉半農先生（復）主持其事，每天在北大日刊上發表一二首。日刊天天寄來，我看着很感受趣味，心想這種東西是我幼時很多聽得的，但哪裏想得到可以形諸筆墨呢。因想，我現在既不能讀書，何妨弄弄這些玩意兒，聊以遣日。想得高興，就從家中的小孩的口中搜集起，漸漸推到別人。很奇怪

的，搜集的結果使我知道歌謠也和小說戲劇中的故事一樣，會得隨時隨地變化。同時一首歌，兩個人唱着便有不同。就是一個人唱的歌，也許把一首分成大同小異的兩首的。有的歌，因爲形式的改變以至連意義也隨着改變了，試舉一例：

一

忽然想起縐眉頭，自歎青春枉少年。
『想前世拆散雙飛鳥，斷頭香點在佛門前。
今世夫妻成何比，細絲白髮垂綿綿。
怨爹娘得了花銀子，可恨大娘凶似虎。
日間弗有眞心話；夜間寂寞到五更天。
推開紗窗只看得淒涼月；擺轉頭來只看得一盞孤燈陪我眠。
今日大娘到了娘家去，結髮偸情此刻間。』
急忙移步進房門，只見老相公蓋了紅綾被，花花被褥香微微。
還叫三聲『老相公！你心中記着奴情意？』
抬起頭來點三點，『吾終記着你情意。』
拔金釵，掠鬢邊，三寸弓鞋脫牀邊。
「吾是紫藤花盤纏你枯樹上，秋海棠斜插在你老人頭。
花開花落年年有；陳老之人聽不吾再少年！」

二

佳人姐泥銷眉尖，自歎青春枉少年。

『想起前生修不得。斷頭香點在佛門前，

故此姻緣來作配，派奴奴正身作偏配。

上不怨天來下不怨地，只怨爹娘貪了錢。

可恨大娘多利害，不許寃家一刻見。

口口口口口口口，夢裏偷情此刻間。』

抬轉身，到牀檐：只聽丈夫昏昏能，背脊呼呼向裏眠。

三寸金蓮登拉踏板上顫。

抬轉身，到窗前：手托香腮眼看天。

抬頭只見清涼月；夜來只怕靜房間。

好比那木犀花種在冷坑邊；好比那紫藤花盤纏在枯樹中

獅子拋球無着落，口口口口口口口。

這二首都是小老婆怨命的歌，都是從一個地方採集來的；又都以縐眉起，而自歎青春，而推想前生，而埋怨爹娘，而咒詛大娘，而伺得偷情的機會，末尾也都以紫藤花盤枯樹作比喻，可見是從一首歌詞分化的。但中間主要的一段便不同了：上首是老相公承受了她的情意而她登牀；下首是丈夫酣睡未醒而她孤身獨立，看月自悲。究竟這首歌的原詞是得戀呢，還是失戀呢，我們哪裏能知道。我們只能從許多類似的字句裏知道這兩歌是一歌的分化，我們只能從兩歌的不同的境界裏知道這是分化的改變意義。

我為要搜集歌謠，並明瞭它的意義，自然地把範圍擴張得很大：方言，諺語，謎語，唱本，風俗，宗教各種材料都着手搜集起來。我對於民衆的東西，除了戲劇之外，向來沒有注意過，總以為是極簡單的；到了這時，竟愈弄愈覺得裏面有複雜的情狀，非經過長期的研究不容易知道得清楚了。這種的搜集和研究，差不多全是開創的事業，無論哪條路都是新路，使我在寂寞獨征之中更激起拓地萬里的雄心。

那數年中，適之先生發表的論文很多，在這些論文中他時常給我以研究歷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摯地瞭解而承受；並使我發生一種自覺心，知道最合我的性情的學問乃是史學。九年秋間，亞東圖書館新式標點本水滸出版，上面有適之先生的長序，我眞想不到一部小說中的著作和版本的問題會得這樣的複雜，它所本的故事的來歷和演變又有這許多的層次的。若不經他的考證，這件故事的變遷狀況只在若有若無之間，我們便將因它的模糊而猜想其簡單，能知道得如此清楚。自從有了這個暗示，我更回想起以前做戲迷時所受的教訓，覺得用了這樣的方法可以討究的故事眞不知道有多少。例如『蝴蝶夢』，它的來歷是莊子上的『莊子妻死，鼓盆而歌』；這原是他的曠達，何以後來竟變成了莊子詐死，化了楚王孫去引誘他的妻子的心，以至田氏演出劈棺的惡劇來呢？又如『桑園會』，列女傳上原說秋胡久宦初歸，路上不認識他的妻，獻金求合，其妻羞其行，投水而死，何以到了戲劇中就變成了秋胡明知採桑婦是自己的妻，卻有意要試她的心而加以調戲，後來他屈膝求恕，她就一笑而團圓呢？這些故事的轉變，都有它的層次，絕不是一朝一夕之故，若能像適之先生攷水滸故事一般，把這些層次尋了出來，便加以有條不紊的貫穿，看它們是怎樣地變化的，豈不是一件最有趣味的工作。同時又想起本年春間適之先生在建設上發表的辨論井田的文字，方法正和水滸的考證一樣，可見研究古史也儘可以應用研究故事的方法。因此，我想起以前看戲時所受的教訓。薛平貴的歷盡了窮困和陷害的艱難，從乞丐而將官，而外國駙馬，以至做到皇帝，不是和舜的歷盡了頑父嚚母傲弟的艱難，從匹夫而登庸，而尚帝女，以至受了禪讓而做皇帝一樣嗎？匡人圍孔子，子路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

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這不是諸葛亮『空城計』的先型嗎？這些事情，我們用了史實的眼光去看，實是無一處不謬；但若用了故事的眼光看時，便無一處不合了。又如戲中人的好壞是最容易知道，因為只要看他們的臉子和鼻子就行；然實際上要把自己的親戚朋友分出好壞來便極困難，因為一個人決不會全好或全壞；只有從古書中分別好人壞人卻和看戲一樣的容易，因為它是處處從好壞上着眼描寫的。它把世界上的人物統分成幾種格式，因此只看見人的格式而看不見人的個性。它雖沒有開生淨丑的臉相，但自有生淨丑的類別。戲園中楹聯上寫的「堯舜生，湯武淨，五霸七雄丑末耳，」確是得到了古人言談中的方式。我們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堯舜們和桀紂們所以成了兩極端的品性，做出兩極端的行為的緣故，也就可以領略他們所受的頌譽和詆毀的積累的層次，只因我觸了這一個機，所以驟然得到一種新的眼光，對於古史有了特殊的瞭解。但是那時正在畢業之後，初到母校圖書館服務，很想整理書目，對於此事只是一個空浮的想像而已。

就在這時候，適之先生以積勞得病，病中翻覽舊籍，屢次寫信給我，討論書中的問題。十一月中，他來信詢問姚際恆的著述。姚際恆這人我在十年前讀古今偽書攷時就知道，那時並因他辨孝經為偽書說得極痛快而立了一冊讀孝經日鈔，去搜尋它的偽證。後來草清代著述攷時，找不到他的傳狀，他的著述除了一冊很簡單的偽書攷之外也見不到別的，所以不曾列入。這時適之先生詢問及他，我就在圖書館中翻檢了幾部書，前後寫了兩封回信。他看了很高興，囑我標點偽書攷。這一來是順從我的興趣，二來也是知道我的生計不寬裕，希望我標點書籍出版，得到一點酬報。偽書疑書目本是我已經着手的工作，這件事我當然願意。標點的事很容易的，薄薄的一本書費了一二天工夫已可完工。但我覺得這樣做去未免太草率了，總該替它加上注解纔是。這書篇帙甚少，加上注解也算不得困難，大約有了二十天工夫也可蕆事了。不料一經着手，便發生了許多問題：有的是查不到，有的雖是查到了，然而根上還有根，不容易追出一個究竟來。到了這時候，一本薄極的書就牽引到無

數書上，不但我自己的書不夠用，連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書也不夠用了，我就天天上京師圖書館去。做了一二個月，注解依然沒有做成，但古今來造僞和辨僞的人物事蹟倒弄得很清楚了，知道在現代以前，學術界上已經斷斷續續地起了多少次攻擊僞書的運動，只因從前人的信古的觀念太強，不是置之不理，便是用了強力去壓服它，因此若無其事而已。現在我們既知道辨僞的必要，正可接收了他們的遺產，就他們的脚步所終止的地方再走下去。因爲這樣，我便想把前人的辨僞的成績算一個總賬，我不願單注釋僞書攷了，我發起編輯辨僞叢刊。

從僞書引渡到僞史，原很順利。有許多僞史是用僞書作基礎的，如帝王世紀，通鑑外紀，路史，繹史所錄，有許多僞書是用僞史作基礎的，如僞古文尚書，古三墳書，今本竹書紀年等。中國的歷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依了緯書所說已有二百二十七萬六千年了，）但把僞史和依據了僞書而成立的僞史除去，實在只有二千餘年，只算得打了一個『對折』！想到這裏，不由得不激起了我的推翻僞史的壯志。起先僅想推翻僞書中的僞史，到這時連眞書中的僞史也要推翻了。自從讀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後，經過了五六年的醞釀，到這時始有推翻古史的明瞭的意識和淸楚的計畫。計畫如何？是分了三項事情着手做去。第一，要一件一件地去考僞史中的事實是從哪裏起來的，又是怎樣地變遷的。第二，要一件一件地去考僞史中的事實，這人怎樣說，那人又怎樣說，把他們的話條列出來，比較看着，同審官司一樣，使得他們的謊話無可逃遁。第三，造僞的人雖彼此說得不同，但終有她們共同遵守的方式，正如戲中的故事雖各各不同，但戲的規律卻是一致的，我們也可以尋出他們的造僞的義例來。我爲要做這三項工作，所以立了三册筆記簿，標題僞史源，僞史對鞫，僞史例，總題爲僞史攷，下手搜集材料。

我的推翻古史的動機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無稽的啓發，到這時而更傾心于長素先生的卓識，但我對於今文家的態度總不能佩服。我覺得他們拿辨僞做手段，把改制做目的，是爲運用政策而非研究學問。他們的政策，是：第一步先推翻了上古，然後第二步說孔子託古作六經以改制，更進而爲第三步把自己

的改制引援孔子爲先例。因爲他們的目的只在運用政策作自己的方便，所以雖是極鄙陋的纖緯也要假借了做自己的武器而不肯丟去。因爲他們把政策與學問混而爲一，所以在學問上也就肯輕易地屈抑自己的理性於怪妄之說的下面。例如夏穗卿先生（曾佑）在中國歷史教科書的正文中說，『孔子母徵在，游于大澤之陂，夢黑帝使請己，己往，夢交，語曰，「汝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之中，故曰玄聖，』注中說明道，『案此文學者毋以爲怪，因古人謂受天命之神聖人必爲上帝之所生，孔子雖不有天下，然實受天命，比于文王，故亦以王者之瑞歸之；雖其事之信否不煩言而喻，然古義實如此，改之則六經之說不可通矣；凡解經者必兼緯，非緯則無以明經，此漢學所以勝于宋學也。』他明知道『其事之信否不煩言而喻，』但爲要順從漢人之說解釋六經，便不得不依了緯書中的怪誕之說，這眞是自欺欺人了！這班自欺欺人的人，說來也可憐。他們並不是不要明白古代的事實，只爲漢學是如此說的，所以寧取其不信者。他們並不是沒有常識，只爲漢學是如此說的，所以雖是應怪而終於不敢怪。究竟漢學爲什麼有這樣大的權力，可以改變古代的事實而屈抑今人的理性？這個答案當然沒有第二句話：是爲有了幾個沒出息的人甘心屈抑了自己的理性而做漢人的奴隸，更想從做奴隸中得到些利益的緣故。我們慚愧沒有這種受欺的度量，但我們也很欣快沒有這種奴隸的根性；我們正有我們自己的工作在，我們的手段與目的是一致的！

那時我排列過幾個表。一個是依了從前人的方法編排史目，看書上的什麼時代就放在什麼時代，例如置三五歷年記，春秋命歷序于太古，置堯典，舜典，皋陶謨于唐虞，置逸周書，穆天子傳于西周。一個是依了我們現在的眼光編排史目，看它們在什麼時代起來的就放在什麼時代，例如置虞夏書于東周，置易傳，竹書紀年，胠篋編于戰國秦漢間，置命歷序，五帝德于漢，置帝王世紀，僞古文尙書于晉，置路史，三墳于南宋。這兩個表實在是平平無奇，但比較看時，便立刻顯出衝突的劇烈和漸次增高的可驚了。這使我明白，以前人看古史是平面的，無論在哪個時候發生的故事，他們總一例的看待，所以會得愈積愈多；現在我們看古史是垂線

的，起初一條線，後來分成幾條，更後又分成若干條，高低錯落，累累如貫珠垂旒，只要細心看去，就分得出清楚的層次。因為我見到了這一層，所以我對于古史的來源有了較清楚的認識。

那時又起了一個問題：上古史既茫昧無徵，這些相傳的四千或五千的年數是從什麼地方出來的呢？光復時，不是大街小巷中都張貼着『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的告示嗎，這個歷歷可數的年歲是依據的什麼書？我很想考出它的來歷，可惜這方面的工作至今沒有做完，不能把結果發表。就鈔出來的看，例如夏代的年數，最長的是路史，凡四百九十年；最短的是今本竹書紀年，只有三百六十五年多（內有未詳的數年；）最普通的是古今紀要，為四百三十九年。其餘四百七十一年，四百四十一年，四百三十二年的都有。各個編纂古史的人的閉着眼睛的杜造，到此完全證實。

崔述的東壁遺書整理古代史實，刊落百家謬妄，這是我以前讀先正事略時知道的，但這部書卻沒有見過。十年一月中，適之先生買到了，送給我看。我讀了大痛快。尤其使我驚詫的，是他在提要中引的『打破沙鍋紋到底』一句諺語。『你又要「打碎烏盆問到底」了！』這是我的祖母常常用來禁止我發言的一句話；想不到這種『過細而問多』的毛病，我竟與崔先生同樣地犯着。我弄了幾時辨偽的工作，很有許多是自以為創獲的，但他的書裏已經辨證得明明白白了，我眞想不到有這樣一部規模弘大而議論精銳的辨偽的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我高興極了，立志把它標點印行。可是我們對於崔述，見了他的偉大，同時也見到他的缺陷。他信仰經書和孔孟的氣味都嫌太重，糅雜了許多先入為主的成見。這也難怪他，他生長在理學的家庭裏，他的著書的目的在于驅除妨礙聖道的東西，辨偽也只是他的手段。但我們現在要比他進一步，推翻他的目的，作澈底的整理，是不很難的；所難的只在許多制度名物及細碎的事蹟的研究上。在這上面，他已經給與我們許多精詳的考證了，我們對於他應該是怎樣地感謝呢！

卽在十一年的春，我的祖母驟然病了偏中，飲食扶掖一切需人。我是她的最愛的孫兒，使我不忍遠離，但北京的學問環境也使我割捨不得；這一年中南北道途往返了六七回，每回都攜帶了許多書，生活不安定極了。但除了繼續點讀辨僞的書籍之外，也做了兩件專門的工作：其一，是討論紅樓夢的本子問題和搜集曹雪芹的家庭事實；其二，是輯錄詩辨妄連帶研究詩經和搜集鄭樵的事實。紅樓夢問題是適之先生引起的。十年三月中，北京國立學校爲了索薪罷課，他卽在此時草成紅樓夢考證，我最先得讀。紅樓夢這部書雖是近代的作品，只因讀者不明悉曹家的事實，兼以書中描寫得太侈麗了，常有過分的揣測，髣髴這書眞是敍述帝王家的祕聞似的。但也因各說各的，考索出來的本事終至互相牴牾。適之先生第一個從曹家的事實上斷定這書是作者的自述，使人把祕奇的觀念變成了平凡，又從版本上考定這書是未完之作而經後人補綴的，使人把向來看作一貫的東西忽地打成了兩橛。我讀完之後，又深切地領受研究歷史的方法。他感到搜集的史實的不足，囑我補充一點。那時正在無期的罷課之中，我便天天上京師圖書館，從各種志書及清初人詩文集裏尋覓曹家的故實。果然，從我的設計之下檢得了許多材料。把這許多材料聯貫起來，曹家的情形更清楚了。我的同學兪平伯先生正在京閒着，他也感染了這個風氣，精心研讀紅樓夢。我歸家後，他們不斷的來信討論，我也相與應和，或者彼此駁辨。這件事弄了半年多，成就了適之先生的紅樓夢考證改定稿和平伯的紅樓夢辨。我從他們和我往來的信札裏，深感到研究學問的樂趣。我從曹家的故實和紅樓夢的本子裏，又深感到史實與傳說的變遷情狀的複雜。詩辨妄本是豫備放在辨僞叢刊裏的，最早從周孚非詩辨妄裏見到他所引的碎語，就驚詫鄭樵立論的勇敢；後來又從圖書集成內搜到一卷。但兩種書中的話衝突的很多，集成中的幾篇有許多議論竟成了『詩護妄』，使我很疑惑。後來纔知道集成中標爲詩辨妄的原卽六經奧論裏的詩經一部分，奧論這書就是靠不住的。再用各書中記述的鄭樵事實與宋史鄭樵傳合看，宋史中的話便幾乎沒有一句可信。這種向不會發生問題的事情，經過一番審查之後，竟隨處發生了問題（紅樓夢的本子和隨園詩話所記曹雪芹事也是如此，）這不得不使我駭詫了。想我幼年時，看着書

中的話，雖也常常引起懷疑，但總以爲這是經過前代學者論定的，當不致有大錯，當說考證之業到清儒而極，他們已經考證清楚了，我們正可坐享其成，從此前進探求事理之極則，不必再走他們的老路了。後來懷疑了古書古史，也只以爲惟有古書古史是充滿着靠不住的成分的。哪知這年做了幾個小題目的研究，竟發見近代的史籍，近人的傳記也莫不是和古書古史一樣的糊塗；再看清代人的考證時，纔知道他們只是做了一個考證的開頭！從此以後，我對於無論哪種高文典册，一例地看它們的基礎建築在沙灘上，裏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只要我們何時去研究它就可以在何時發生問題，把它攻倒。學海無涯，到這時更望洋興歎了！

因爲輯集詩辨妄，所以翻讀宋以後人的經解很多，對於漢儒的壞處也見到了不少。接着又點讀漢儒的詩說和詩經的本文。到了這個時候再讀漢儒的詩說，自然觸處感到他們的誤謬，我更敢作大膽的批抹了。到了這個時候再讀詩經的本文，我也敢用了數年來在歌謠中得到的見解作比較的研究了。我眞大膽，我要把漢學和宋學一起推翻，赤裸裸地看出它的眞相來。這半年中所得的新見解甚多，今試舉分化的兩例，作爲上面徵引的小老婆怨命之歌的印證。邶風中的谷風，是向來說爲『夫婦失道』的；小雅中的谷風，是向來說爲『朋友道絕』的。其實，這兩首在起興上都是說『習習谷風』，在寫情上都是說在窮苦的時候如何相依（小雅『將恐將懼，惟予與女』，邶風『昔育恐育鞫，及爾顚覆，』）安樂的時候如何見棄（小雅『將安將樂，女轉棄予』，邶風『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末了又都以人我的命運終于同類作慨歎的自慰（小雅『無草不死，無木不萎，』邶風『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遣詞命意十分相同，當亦由于一首的分化。邶風的谷風既爲棄婦之詞，小雅的一篇就不會寫的是朋友（小雅詩中有『寘予于懷』之語，更不是朋友的行徑）。至於所以一在邶風，一在小雅之故，乃是由於聲調的不同而分列，正如玉堂春的歌曲，京腔中既有，秦腔中也有，大鼓書中也有。詩經既是集合各種樂調的歌詞而成，它有這種現象絕不足奇。又如小雅的白駒和周頌的有客，都是說客人騎了一匹白馬來（小雅『皎皎白駒，食我場苗』，周頌『有客有客，亦白其馬，』）主人替他繫上，留他住下（小雅『縶之

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周頌『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他不肯住，逃走了（小雅『勉爾遁思』，『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周頌『薄言追之』，）主人去追他，喚他道，『您回來，我們有給您的好處呢！』（小雅『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周頌『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這明明都是留客的詩，或是宴客而表示好意的詩。小雅說『爾公爾侯』，周頌說『既有淫威』，當是周天子款待諸侯的詩。此等詩或是由于一首的分化，或是由于習用留客的照例話，都未可知。其所以一在小雅，一在周頌，亦因聲調不同之故。但說詩的人總給詩篇的地位縛死了：他們認定小雅的後半部爲刺詩，所以說白駒是刺宣王的不能用賢；他們認定周頌爲宗廟中所用的詩，而宗廟中的客人只有勝國的諸侯，所以說有客是微子來見祖廟。這眞是閉着眼睛的胡說！但這些東西若沒有歌謠和樂曲作比較時，便很不易看出它們的實際來，很容易給善作曲解的儒者瞞過了。

玄同先生，我雖在新青年上久讀他的文字，又同處在一校，可是沒有認識；自與適之先生計畫辨僞叢刊之後，始因他的表示贊同而相見面。在九年冬間，我初作辨僞工作的時候，原是專注目于僞史和僞書上，玄同先生卻屢屢說起經書的本身和注解中有許多應辨的地方，使我感到經部方面也有可以擴充的境界。但我雖讀過幾部經書，也略略知道些經學的歷史，並且痛恨經師的曲解已歷多年，只因從來沒有把經書專心研究過一種，所以對于他所說的話終有些隔膜。到這時，在詩經上用力了半年多，灼然知道從前人所作的經解眞是昏亂割裂到了萬分，在現在時候決不能再讓這班經學上的偶像占據着地位和威權，因此，我立志要澄清謬妄的經說。數年來，對于詩經的注解方面作了幾篇批評，對于詩經的眞相方面也提出了幾個原則。現在都編集在本書第二册裏。

我本來專在母校圖書館任編目之職；十年春間，校中設立研究所國學門，幼漁兼士二先生招我兼任助教；秋間又兼任大學預科國文講師。在學問興趣極濃厚的時候，我怎能再爲他人分去時間。勉強上了幾堂，改了幾

本卷子，頭便像刀劈一樣的痛。我耐不住了，只得靜臥。惟有研究所確是很有興味的：四壁排滿了書架，看書比圖書館還要方便些；校中舊存的古物和新集的歌謠也都彙集到一處來了。我這也弄弄，那也翻翻，不覺夜色已深，在黑暗的巨廈中往往扶牆摸壁而出。人家說我辦公認真，哪知我只是為了自己！在這翻弄之中，最得到益處的是羅叔蘊先生（振玉）和王靜安先生（國維）的著述。叔蘊先生在日本編印的圖譜，靜安先生在廣倉學宭發表的篇章，為了價錢的昂貴，傳布的寡少，我都沒有見過。到這時，研究所中備齊了他們的著述的全分，我始見到商代的甲骨文字和他們的考釋，我始見到這二十年中新發見的北邙明器，敦煌佚籍，新疆木簡的圖象，我始知道他們對於古史已在實物上作過種種的研究。我的眼界從此又得一廣，更明白自己知識的淺陋。我知道要建設眞實的古史，只有從實物上着手的一條路是大路，我的現在的研究僅僅在破壞僞古史的系統上面致力罷了。我很願意向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壞之後得有新建設，同時也可以用了建設的材料做破壞的工具。我讀了他們的書，固然不滿意於他們的不能大膽辨僞，以致眞史中雜有僞史（例如靜安先生殷周制度論據了帝繫姓的話而說『堯舜之禪天下以舜禹之功，然舜禹皆顓頊後，本可以有天下；湯武之代夏商固以其功與德，然湯武皆帝嚳後，亦本可以有天下，』全本于秦漢間的僞史，）但我原諒他們比我們長了二三十年，受這一點傳統學說的包圍是不應苛責的；至于他們的求眞的精神，客觀的態度，豐富的材料，博洽的論辨，這是以前的史學家所夢想不到的，他們正為我們開出一條研究的大路，我們只應對於他們表示尊敬和感謝。只恨我的學問的根柢打得太差了，考古學的素養也太缺乏了，我怎能把他們的研究的結果都親切地承受了呢！從此以後，我的心頭永遠頓着一筆債，覺得在考古學方面必須好好讀幾部書。但境遇的困阨，使得我只有摩挲了這些圖籍而惆悵而已！

我的祖母的病態漸漸地沉重，我再不能留在北京了，便於十一年春間乞假歸家，作久居之計。生計方面，

由適之先生的介紹，爲商務印書館編纂中學本國史教科書，豫支些酬金。我的根性是不能爲他人作事的，所以就是編纂教科書也要使得它成爲一家著述。我想了許多法子，要把這部教科書做成一部活的歷史，使得讀書的人確能認識全部歷史的整個的活動，得到眞實的歷史觀念和研究興味。上古史方面怎樣辦呢？三皇五帝的系統，當然是推翻的了。考古學上的中國上古史，現在剛纔動頭，遠不能得到一個簡單的結論。思索了好久，以爲只有把詩書和論語中的上古史傳說整理出來，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傳說爲宜。我便把這三部書中的古史觀念比較看着，忽然發見了一個大疑竇，——堯舜禹的地位的問題！堯典和皋陶謨我是向來不信的，但我總以爲是春秋時的東西；哪知和論語中的古史觀念一比較之下，竟覺得還在論語之後。我就將這三部書中說到禹的語句鈔錄出來，尋繹古代對於禹的觀念，知道可以分作四層：最早的是商頌長發的『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把他看作一個開天闢地的神；其次是魯頌閟宮的『后稷……奄有下土，纘禹之緒，』把他看作一個最早的人王；其次是論語上的「禹稷躬稼」和「禹……盡力乎溝洫，」把他看作一個耕稼的人王；最後乃爲堯典的「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把後生的人和纘緒的人都改成了他的同寅。堯舜的事蹟也是照了這個次序：詩經和尙書（除首數篇）中全沒有說到堯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們似的；論語中有他們了，但還沒有清楚的事實；到堯典中，他們的德行政事纔燦然大備了。因爲得到了這一個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覺得禹是西周時就有的，堯舜是到春秋末年纔起來的。越是起得後，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農之後，堯舜又成了晚輩，更不必說禹了。我就建立了一個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

我立了這個假設而尙未作文的時候，我的祖母去世了。心中旣極悲痛，辦理喪事又甚煩忙，逼發了失眠的舊病，把半年的光陰白白地丟掉。編輯教科書的限期已迫，成稿却沒有多少，不得已去函辭職。承館中史地部主任朱經農先生的盛情，邀我到館任職，許由同事人幫助編纂。年底到滬後，和舊友王伯祥先生（鍾麒）同居；他也是喜歡歷史的，談論間常常說到古史，頗有商榷之樂。館課每日六小時，在滬雜務亦少，又覺得些餘

間。我便讀了幾遍尚書，把裏面關於古史的話抽出比較，由此知道西周人的古史觀念實在只是神道觀念，這種神道觀念和後出的堯典等篇的人治觀念是迥不相同的。又知道那時所說的「帝」都指上帝，呂刑中的「皇帝」即是「上帝」的互文；堯典等篇以「帝」為活人的階位之稱，是一個最顯明的漏洞。又如「苗」，尚書中說到他們的共有七處，可以分作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呂刑，它說蚩尤作亂之後，這個壞品性傳染給平民，弄得苗民成了殘忍的民族，動不動就要殺人；被殺的人到上帝前控告，上帝哀憐他們的冤枉，就降下他的威靈，把苗民絕滅了。在這一時期之中，苗的結果是何等的不幸。第二時期是堯典的「竄三苗于三危」和「分北三苗，」皋陶謨的「何遷乎有苗」和「苗頑弗即工」，禹貢的「三危既宅，三苗丕敘，」說舜時三苗頑強不服，舜把他們搬到三危，分開住着，他們也就很安定了。在這時期中，他們雖失掉了居住的自由，還無妨于生活，這個刑罰就輕鬆多多。第三時期是僞古文的大禹謨，說有苗昏迷不恭，以致民怨天怒，舜令禹往征，打了一個月還不服；益勸禹修德感之，禹聽了他就班師回去；舜于是大布德教，兩階上舞着干羽；過了七十天，有苗就自來降服了。在這個時期中，舜和苗兩方面都是極美滿的，沒有一些兒火辣氣了。這種變遷，很可以看出古人的政治觀念；在做呂刑的時候，他們決想不到有這樣精微的德化；在做大禹謨的時候，他們也忘卻了那個威靈顯赫的上帝。這種政治觀念的變遷，就是政治現象從神權移到人治的進步。拿了這個變遷的例來看古史的結構的層次，便可以得到一個親切的理解。我們何以感到一班聖君賢相竟會好到這般地步？只為現在承認的古史，在它凝結的時候恰是德化觀念最有力的當兒。我們若把這凝結的一層打破時，下面的樣子就決不是如此的了。

十二年二月中，玄同先生給我一封長信，論經部的辨僞。我和他已經一年不相通問了，忽然接讀這一封痛快淋漓的長信，很使我精神上得着一種興奮。我就抽出一個星期日的整天工夫，寫了一通覆書，除講詩經的工作之外，又把一年來所積的古史見解寫出了一個大概。想不到這一個概要就成了後來種種討論的骨幹！四月中，適之先生到上海來，他編輯的讀書雜志需要稿件，囑我趕作一文。我想我答玄同先生的信已經寄了兩個

月，還沒有得到回音，不知道他對於我的意見究竟作何批評，很想借此逼上一逼，就把討論古史的一段文字鈔出寄去。這文在雜志第九期中發表之後，果然第十期上就有他的很長的回答：他贊同我的對於古史的意見，更把六經的眞相和孔子與六經的關係說了許多從來未有的實話。

十二年春夏間是我的身體最壞的時候。因爲我久居北方，受不住上海的潮溼的空氣生了一身溼瘡痛癢交作，瀆血沾濡。兼以服務的地方卽在工廠裏面，隣近也都是工廠，這充滿着烟煤的空氣使得我精神疲倦，食量減少，又患咳嗽，幾乎成了肺病。假使我沒有學問上的安慰，我眞要頹廢了。於是我請了長假，回家養了四個多月的病。在這四個多月之中，我對於我的生活眞是見情到了萬分。庭中的綠草，園中的小樹，花壇上的雜花，都成了有情的伴侶。妻女們的相親相依，使我觸處感到家庭的溫存的樂趣。向來厭惡爲閉塞的蘇州，這時也變作了淸靜安逸的福地了。我在家讀書，輕易不出門；別人知道我有病，也不來勉強我作什麼事。我安閒地讀了好些書，寫了好些筆記。本來我對於學問雖是深嗜篤好，但因所好太多，看書太紛亂，精神容易旁逸斜出，所以筆記上什麼東西都有得記錄。到了這時候，我的筆記幾乎成了『古史淸一色』了。這個問題，自從與玄同先生信中把數年來的龐雜的見解彙聚了一下，成立了一個系統，我就再從這個系統上生出若干題目，依了這些題目着手搜集材料。向時所要求而未得實現的『由博返約』『執簡御繁』的境界到這時竟實現了，有了一種新的眼光再去看書時就滿目是新材料了：我眞是想不盡的喜樂，把身上的疾苦一起丟向九霄雲外去了！

自從讀書雜志上發表了我和玄同先生兩篇文字之後，劉楚賢胡堇人二先生就來書痛駁。我很高興地收受；我覺得這是給與我修正自己思想和增進自己學問的一個好機會，只當作好意的商榷而不當以盛氣相勝的。因爲在家養病，所以容我徐徐草答。可惜文字未完，四個月的生計負担已壓迫我回復館職了，一篇答覆的長文只作成了一半。

我是一個生性倔強的人，只能做自己願意做的事情而不能聽從任何人的指揮的。商務印書館中固然待我並

不苛刻，但我總覺得一天的主要的時間爲館務犧牲掉了未免可惜。我不是教育家，便不應編教科書；館中未嘗許我作專門的研究，又如何教我作課本的著述：精神上既有這般苦痛，所以在這年的冬間又辭了出來，回復北京大學研究所的職務。在研究所中，雖是還不能讓我稱心適意地把所有的時間給我自己支配，但比較了他種職務，我可以自己支配的時間實在是多一點了。過去的二年裏頭，我的惟一的大工作是標點東壁遺書。因爲它牽涉的古書太多，古書的解詁有許多地方是極難捉摸的，所以費去了我的很多的時間。

我自民國六年先妻得疾，中經先妻的喪，自身的續娶，祖母的病，祖母的歿，自身的職業的變更，居住地的遷移，到十三年接眷到京，這七年中的生活完全脫去了軌道：精神的安定既不可求，影響到身體上就起了種種病症。他種病症雖痛苦，尚是一時的，只有失眠症無法治愈，深夜的煎熬竟成了家常便飯！因此面目尫瘠，二十餘歲時見者即疑爲四十歲人。我一意的奮鬬，一意的忍耐，到這時纔勉強回復到軌道上。我所以一定要到北京的緣故，只因北京的學問空氣較爲濃厚，舊書和古物薈萃於此，要研究中國歷史上的問題這確是最適宜的居住地；並且各方面的專家惟有在北京還能找到，要質疑請益也是方便。我自己有書二萬册，以前分散在京蘇兩處，後來到了上海，又分做三處。無論住什麼地方，爲了一個問題要去參考時，往往是覓一個空。自己有書而不能用，這是何等的煩悶！加以數年中每上行程，書籍總占了行李的大部分，不知道整理了多少次，費去了多少精神，花去了多少運費。這把我磨折得苦極了！自從十二年冬間到京，下了決心，一起搬走。又以寓舍未定，遷移了幾回；每搬動一回便作上十數天的整理，弄得口苦舌乾筋骨，疼痛。我真勞倦了，急要得到一個安心立命的境界，從事于按日程功的專門的工作。妻女既北來，寓中事有人主持，不再紛心雜務，精神上亦得有安慰，這兩年中，失眠漸漸地成爲例外，夜中也稍稍可以工作了。只是熟人日衆，人事日繁，大家以爲我是能做些文章的，紛紛以作文見囑。固然有許多是隨我自己選擇題目的，儘不妨把胸中積着的問題借來作些研究，但現燒熱賣的東西，終究掙不得較高的價值，而且此去彼來，勒迫限期，連很小的問題也不能從容預備，

更哪裏說得到大問題的討論。因爲這樣，所以前年養病時遺下的半篇文債至今還沒有動手清償。這種牽掣的生活，我想到時就怨恨。

二年以來，我對於古史研究的進行可以分了三方面作敍述。

其一，是考古學方面。十二年秋間，我到北京來，地質調查所的陳列室已經開放；我進去參觀，始見石器時代的遺物，使我知道古代的玉器和銅器原是由石器時代的東西演化而成的，圭和璋就是石刀的變相，璧和瑗就是石環的變相，銅鼎和和銅鬲也就是陶鼎和陶鬲的變相。那時河南仰韶村新石器時代的遺物發見不久，燦然陳列，更使我對於周代以前的中國文化作了許多冥想。

就在這年八月，河南新鄭縣發見大批古物，江蘇教育廳委託我和陳萬里先生前往調查。我們在開封見到出土古物的全分。器物的豐富，雕鏤的精工，使我看了十分驚詫，心想掘到一個古墓就有這許多，若能再發見若干，從器物的銘文裏漏出古代的事蹟，從器物的圖畫裏漏出古人的想像，在古史的研究上眞不知道可以獲得多少的裨益。我們又順道游洛陽，到魏故城（通稱金墉城）中，隨便用脚踢着，就可以拾得古代的瓦當。心想自周代建了東都以後，累代宅京于此，如果能作大規模的發掘，當可分出清楚的層次，發見整批的古物。去年，萬里游敦煌歸來，說起陝西甘肅一帶有許多整個埋在地下的古城，正待我們去發掘，使我更爲神往。

近數年來，國立學校經費愈窘；研究所中考古學會在十分困難裏勉強進行，時有創獲，孟津出土的車飾數百種尤爲鉅觀。我雖沒有餘力加入研究，但嚮往之情是極熱烈的，倘使在五六年前見了，我一定要沈溺在裏邊了。現在旣深感研究學問的困難，又甚悲人生壽命的短促，知道自己在研究古史上原有專門的一小部分工作——辨僞史——可做，不該把範圍屢屢放寬，以致一無所成。至于許多實物，自當有人全力的研究，我只希望從他們的研究的結果裏得到常識而已。在研究古代實物的人，我也希望他們肯涉獵到辨僞方面。例如章演羣

先生（鴻釗）所著的石雅，不愧爲近年的一部大著作，但裏邊對于僞書僞史不加別擇，實是一個大缺點。他據了拾遺記的『神農采峠鍐之銅以爲器』，史記的『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說中國在神農黃帝時已入銅器時代；又據了禹貢的『厥貢璆鐵銀鏤』，山海經的『禹曰，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說三代之初已知用鐵。這種見解，很能妨礙眞確的史實的領受。若能知道神農黃帝不過是想像中的人物，禹貢和山海經都是戰國時的著作，在實証上就可以剔出許多僞妄的證據，不使它迷亂了眞確的史實的地位了。

其二，是辨證僞古史方面。這二年中，除了承受崔述的辨證以外，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少。就發表的說，曾經考了商王紂和宋王偃的故事，略見積毀之下的惡人模樣和詆毀惡人的方式；又用了白話翻譯了幾篇尙書，使人把商周間的聖君賢相的眞面目瞧一下，知道後世儒者想像中的古聖賢原不是那一回事。沒有發表的，就筆記上歸併起來，有以下許多題目：

春秋戰國時的神祇和宗教活動（如郊祀，祈望，封禪等。）

古代的智識階級（如巫，史，士大夫）的實況。

秦漢以後的智識階級的古史（承認的古代傳說）和非智識階級的古史（民間自由發展的傳說。）

春秋戰國間的人才（如聖賢，游俠，說客，儒生等）和因了這班人才而生出來的古史。

春秋戰國秦漢間的中心問題（如王霸，帝王，五行，德化等）和因了這種中心問題而生出來的古史。

春秋戰國秦漢間的制度（如尊號，官名，正朔，服色，宗法，階級等）和因了這種制度而生出來的古史。

春秋時各民族的祖先的傳說和戰國以後歸併爲一系的記載。

春秋戰國秦漢人想像中的太古（如開闢，洪水及各種神話）。

戰國秦漢時開拓的疆土和想像的地域（如崐崙，弱水及山海經所記）。

戰國秦漢人造僞的供狀。

漢代人爲了『整齊故事』而造出的古史。
春秋戰國時的書籍（著作，典藏，傳布，格式等。）
漢初的經書和經師。
僞書各篇的著作時代和著作背景。
孔子何以成爲聖人和何以不成爲神人。
古史中人物的張揚的等次。
古史與故事的比較。

以上許多題目，有的是已經聚集了許多材料，有的還不過剛立起幾條假設。如果讓我從容地做去，想來平均每個題目經過半年的研究總可以得到一些結果。我對於這項研究有一個清楚的自覺，就是：我們要辨明僞古史必須先認識眞古史。我的目的旣在辨論東周秦漢間發生的僞史，所以對於東周秦漢間的時勢，思想，制度，史蹟等等急要研究出一個眞相來。前年作的研究古史的計畫要在這六年中細讀左傳，史記，兩漢書等，就爲了這個原因。但是很可悲的，荏苒兩載，左傳還沒有好好地點讀過一頁，雖則爲了作文的參考每星期總要翻上幾囘。這種不切實的讀書，我一想着便心痛！我很知道，以前開首發表主張的時候儘不妨大刀闊斧，作粗疏的裁斷；但一層一層地逼進去時，便不得不作細針密縷的工作，寫一個字也應該想幾遍了，爲我自己的學問計，爲對於學問界作眞實的供獻計，最好暫時只讀書，不作文；等到將來讀出了結果之後，再『水到渠成』般寫出來。但這個境界哪裏許我踏到呢，社會上正要把我使用得筋疲力盡咧！

前年作的計畫，大致的意思，是一方面增進常識，一方面從事研究 。在研究上，要先弄明白了古代的史實，然後再考各種書籍的時代和地域，考明之後便在裏面抽出那時那地的傳說中的古史，加以系統的整理；更研究了考古學去審定實物，研究了民俗學去認識傳說中的古史的意義。這確是一條最切實的道路，必須把這條

道路按步就班地走完了之後，始可把我的研究古史的責任脫卸。但我一來感於境遇的不如意，覺得以有涯之生長日飄蕩於牽掣的生活中，希望作嚴守秩序的研究終是做不到的事情，二來又是感於學問領域的廣漠和個人力量的渺小，知道要由我一個人把一種學問作全部的整理是無望的，所以不由得不把當時的野心一步一步地收縮了下來。去年春間答李玄伯先生時，說自己願意擔任的工作有兩項：一是用故事的眼光解釋古史的構成的原因，二是把古今的神話與傳說作爲系統的敍述。這自然是在研究所中多接近民俗學方面的材料之故，但我收縮範圍的苦心亦已可見。在以上所列的題目中，如神祇，神話，巫史，宗教活動，非智識階級的古史，故事與古史的比較等題，都是進行這方面的研究的。所苦的，研究學問不能孤立，如果得不到研究他種學問的人的幫助，自己着手的一部分必然研究不好。在現在這般的民窮兵亂的國家之中，許多有希望的人都逼向淺薄浮囂中討生活，研究學問的事又如何提倡得起來。我雖在這困苦的境界中竭盡掙扎之力，也不過發出數聲孤寂的呻吟，留幾滴眼淚在昏黃大漠中而已！所以我即使把研究的範圍損之又損，損到只研究一個問題，也怕未必能達到我的願望。何況我的心中原有無數問題，總想把一種學問研究得好好的，那麼，恐怕我的一生只有在憤悱悵惘之中度盡了！

這二年中，繼續搜得的材料頗發見我前半文中的謬誤，但也頗增加我前半文中的證據。試舉禹爲社神的一例。我前因尚書呂刑說禹『主名山川』，疑禹是穆王時的山川之神。又因小雅甫田與大雅雲漢皆言祀社，大小雅爲宣王前後時詩，疑社祀是西周後期起來的。魯語說『后平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禹績正與之同，疑禹是社神。綜合以上三說，下一假設云：『西周中期，禹爲山川之神，後來有了社祭，又爲社神。』這句話在去年發見了錯誤了。召誥云：

越翼日乙卯，周公朝至於洛，則達觀於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如果我不能發見召誥在時代上的疑竇，則社祀起於西周後期之說當然由我自己推翻。至禹爲社神之說，當時因古書中常以『禹稷』連稱，疑與『社稷』的連稱有關係，又周語把共工氏放在伯禹的上面，和魯語把烈山氏放在周棄的上面正同，那麼魯語說后土是共工氏之子，后土當即是禹。劉楚賢先生看了，斥爲『少見多怪而臆測的牽強附會』。但近來收得的幾條新證據則頗足以助成我的主張：

> 今世之祭井，灶，門，戶，箕，帚，臼，杵者，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故炎帝於火而死爲灶，禹勞天下而死爲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淮南子氾論訓。）

> 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史記封禪書。）

> 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漢書郊祀志引王莽奏文。）

> 漢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其後又立官社，配以夏禹。（三輔黃圖卷五。）

上面所舉，前二條明白說禹爲社，後二條又說禹配食官社，可見漢代人確以禹爲社神。讀者不要以爲這些話全是後起之說，須知越是配享越見得是先前的正祀。左傳上不說嗎：

> 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周棄……爲稷。（昭二十九年。）

可是到了後來就不然了：

> 後魏天興二年，置太社太稷；……勾龍配社，周棄配稷。（通卷四十五。）

> 仲春仲秋上戊，祀太社太稷，配以后土勾龍氏，后稷氏，以祈報。（大清會典卷五十三。）

太社太稷姓甚名誰，沒有人能回答；但以前正任社稷的勾龍和周棄卻退而爲配享了，這是很顯著的。所以如此之故，只因舊說舊祀到沒有權威的時候自然大家忘懷了，一個新朝起來，就隨順了民衆的新偶像而建立國家的

新祀典；可是舊說舊祀在書本上還瞧得見，於是只得屈抑已倒的偶像作為配享。這種『新鬼大而故鬼小』的現象，實亦適用古史系統的成例，是積薪般層累起來的。禹既在漢配社，當然是漢以前的正社神（說不定即是勾龍。）惟其他是社神，所以土地所在就是他的權力所在；南山梁山是他所甸，豐水是他所注，洪水是他所湮，宋國人說下土是他所敷，秦國人說宅居所在是他的蹟，魯國人說后稷奄有下土是纘他的緒，齊國人說成湯咸有九州是處在他的堵，王朝人說方行天下至於海表都是陟他的迹。

劉先生在文中說，『縱或祀禹為社，亦是後人尊功報德之舉，加之之名，豈為神職？』近日馮芝生先生（友蘭）在大人物之分析一文中也說，『大人物到了最大的時候，一般人把許多與他本無直接關係的事也歸附於他，於是此大人物即成一個神祕，成為一串事物的象徵。如大禹之於治水，釋迦之於佛教等皆是。有人疑釋迦之果否有其人；顧頡剛先生疑大禹之果否有其人。我以為此等人誠已變為一串事物的象徵，但未可因此即謂其人之不存在。近來中山亦漸成中國革命之象徵，但中山之人之存在固吾人之所知也。』（現代評論三卷六十七期。）類於這樣的批評，我聽見得很多，大致都以為禹的歷史上的地位不當因其神化而便推翻。我覺得他們對於我的態度頗有誤解，現在趁此簡略地一辨。禹之是否實有其人，我們已無從知道。就現存的最早的材料看，禹確是一個富於神性的人物，他的故事也因各地的崇奉而傳佈得很遠。至於我們現在所以知道他是一個歷史上的人物，乃是由於他的神話性的故事經過了一番歷史的安排以後的種種記載而來。我們只要把詩書和彝器銘辭的話放在一邊，把戰國諸子和史書的話放在另一邊，比較看着，自可明白這些歷史性質的故事乃是後起的。所以我說禹由神變人，是順着傳說的次序說的：劉馮諸先生說禹由人變神，乃是先承認了後起的傳說而更把它解釋以前的傳說的。再有一層，在實際上無論禹是人是神，但在那時人的心目中則他確是一個神性的人物。例如現在民間大都祀關帝和灶神，我們固然知道灶神是純粹的神，關帝是由人變神的，但在這一班奉祀的人的心目中原沒有這個分別。他們只覺得神是全知全能而又具有人格的（玉皇也姓着張呢！）神如要下凡做人也隨着他的

意念。因爲神人不分，所以神人可以互變。我們知道，關羽，華陀，包拯，張三豐，卜將軍是由人變神的。我們又知道，文昌本是北斗旁的星，但到後來變成了晉將蜀人張惡子了；湘君湘夫人本是湘水的神，但後來也變成了堯的二女了。可見從神變人和從人變神是同樣的通行，我們不能取了人的一方面就丟了神的一方面，我們只能就當時人的心目中的觀念斷說他的地位而已。禹儘可以是一個歷史上的人物，但從春秋上溯到西周，就所見的材料而論，他確是一個神性的人物。更古的材料，我們大家見不到，如何可以斷說他的究竟。至於春秋以下的材料，我早已說過，他確是人了。

這數年中，又有人批評我，說我所做的文字不過像從前人的翻案文章一樣，翻來覆去總是這幾句書。這個責備自然是該有的：我的學力既不充足，發表的文字也不會把見到的理由完全寫出，而且沒有得到實物上的幫助，要拿出證據確只有書上的幾句。但我所以敢於這樣做，自有我的堅定的立足點——在客觀上眞實認識的古史，並不是僅僅要做翻案文章，這是我敢作誠信的自白的。我的惟一的宗旨，是要依據了各時代的時勢來解釋各時代的傳說中的古史。上邊寫的題目，如疆域，信仰，學派，人才，時代的中心問題……等，都是解決那時候的古史觀念的最好的工具。舉一個例罷。譬如伯夷，他的人究竟如何，是否孤竹君的兒子，我們已無從知道。但我們知道春秋時人是歡喜講修養的，人格的陶冶以君子爲標的，所以論語中講到他，便說不念舊惡，不肯降志辱身。我們又知道戰國時的君相是專講養士的，士人都是汲汲皇皇地尋求主人而爲之用，所以孟子上說他聽得文王有了勢力，就興起道，『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我們又知道，自秦皇一統之後，君臣之義無所逃乎天地之間，忠君的觀念大盛，所以史記上也就說他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了。漢以後，向來流動的故事因書籍的普及而凝固了，他的人格纔沒有因時勢的遷流而改變。（上面舉的尚書上的苗，也是這樣的一例。）所以我們對於那時的古史應當和現在的故事同等看待，因爲這些東西都是在口耳之間流傳的。我們在這上，不但可以理出那時人的古史觀念，並且可以用了那時人的古史觀念去看出它的背景——

那時的社會制度和思想潮流。這樣的研究有兩種用處，一是推翻僞史。二是幫助明瞭眞史。至於我在上面所說的僞史源，僞史例，僞史對物三種書如果都能著成，大家自會明白認識我的主張，不致笑爲翻案文章了。

總之，我在辨證僞古史上，有很清楚的自覺心，有極堅強的自信力，我的眼底有許多可走的道路。我的心中常懸着許多待解的問題，我深信這一方面如能容我發展，我自能勝人之心而不但勝人之口。至於現在這一點已發表的東西，本來不算什麼。畫家作畫，自有見不得人的『粉本』。『良工不示人以朴』，也是一句可以玩味的古語。我現在在學力未充足時發表這種新創的主張，有許多錯誤淺薄的地方乃是當然的，只要讀者用了粉本的眼光看而不用名畫的眼光看，用了朴的眼光看而不用精品的眼光看，就可以見出這本書的實際。至於將來能否使它成爲名畫或精品，這是全賴於我自己的努力和社會上給與我的幫助，現在是不能豫斷的。

其三，是民俗學方面。以前我愛聽戲，又曾搜集過歌謠，又曾從戲劇和歌謠中得到研究古史的方法，這都已在上面說過了。但我原來單想用了民俗學的材料去印證古史，並不希望即向這一方面着手研究。事有出於意料之外的，十年冬間，我輯集鄭樵的詩說，在通志樂略中讀到他論琴操的一段話：

琴操所言者何嘗有是事！琴之始也，有聲無辭，但善音之人欲寫其幽懷隱思而無所憑依，故取古之人悲憂不遇之事而以命操：或有其人而無其事，或有其事而非其人，或得古人之影響從而滋蔓之。君子之所取者但取其聲而已。……又如稗官之流，其理只在唇舌間，而其事亦有記載。虞舜之父，杞梁之妻，於經傳所言者不過數十言耳，彼則演成萬千言。……

杞梁之妻卽孟姜女，孟姜女有送寒衣和哭長城的故事，這是我一向聽得的，但沒有想到從經傳的數十言中會得演成了稗官的萬千言。我讀了這一段，使我對於她的故事起了一回注意。過了一年多，點讀姚際恆的詩經通論，在鄭風有女同車篇下見到他的一段注釋：

序……謂『孟姜』爲文姜。文姜淫亂殺夫，幾亡魯國，何以贊其『德音不忘』乎！……詩人之辭有相同

者，如采唐曰『美孟姜矣』，豈亦文姜乎！是必當時齊國有長女美而賢，故詩人多以『孟姜』稱之耳。這幾句話又給與我一個暗示，就在簡端批道，『今又有哭長城之孟姜。』經了這一回的提醒，使我知道在未有杞梁之妻的故事時，孟姜一名早已成爲美女的通名了。我驚訝其歷年的久遠，引動了蒐輯這件故事的好奇心。事情眞奇怪，我一動了這個念頭，許多材料便歷落地奔赴到我的眼前來。我把這些材料略略整理；很自然地排出了一個變遷的線索。十三年冬間，研究所中歌謠研究會出版的歌謠週刊要出歌謠和故事的研究文字的專號，囑我撰文，我就選定了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一題，費了三天工夫，寫成一萬二千字，一期的週刊撐滿了，但故事還只敍述到南宋的初葉。我正因事務的忙冗未得續做下去時，許多同志投寄來的唱本，寶卷，小說，傳說，戲劇，歌謠，詩文，……已接疊而至，使我目迷耳亂，感到世界的大，就是一件故事也不是我一個人的力量所能窮其涯際的，於是我把作成一篇完整文字的勇氣打消了。我願意先把一個一個的小問題作上研究，等到這許多小問題都研究完了時再整理出一篇大論文來。（以下本將二年來搜集到的孟姜女故事分時分地開一篇總賬，爲研究古史方法舉一旁證的例，但材料太多了，竭力節縮，終有三萬餘言。文成，自己覺得彷彿犯了腹蠱之疾，把前後文隔斷了；只因費了兩星期的工夫所整理，不忍删芟。後來陳通伯先生（源）看了，力勸我删去，我聽了他的勸告，便把這一部分獨立爲一文。）

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結果，使我親切知道一件故事雖是微小，但一樣地隨順了文化中心而遷流，承受了各地的時勢和風俗而改變，憑藉了民衆的情感和想像而發展。又使我親切知道，它變成的各種不同的面目，有的是單純地隨着說者的意念的，有的是隨着說者的解釋故事節目的要求的。更就這件故事的意義上看去，又使我明瞭它的背景和替它立出主張的各種社會。

上面一段話，沒有舉出證據，說得太空洞了。現在我試把這件故事比擬傳說中的古史。江浙人說孟姜女生在葫蘆，冬瓜或南瓜中，這不像伊尹的生於空桑中嗎？廣西唱本說范杞郎是火德星轉世，死後歸復仙班，這不

像傳說的『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嗎？廈門唱本說孟姜女升天後把秦始皇罵得兩腳浮浮，落在東海裏做春牛，這不像『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嗎？廈門唱本說范杞郎死後化爲鳳凰，這也不像女娃溺死而化爲精衞（帝女雀）嗎？廣西唱本說孟姜女尋夫經過餓虎，毒蛇，雨雪諸村，這也不像山海經上有食人的窫窳的少咸之山，有攫人的執湖的曉曦之山，冬夏有雪的申首之山嗎？（用楚辭中的招魂和大招看更像。）讀者不要疑惑我專就神話方面說，以爲古史中原沒有神話的意味，神話乃是小說不經之言；須知現在沒有神話意味的古史卻是從神話的古史中篩濾出來的。我們試退讓一百步，把流行於民衆間的孟姜女故事的唱本小說等拋開，只就士人的著述中看這件故事的情狀：

杞梁之妻……就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之。內誠感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隕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漢劉向列女傳。）

良已死，幷築城中。仲姿既知，悲咽而往，向城號哭，其城當面一時崩倒。死人白骨交橫，莫知孰是。仲姿乃刺指血以滴白骨，云，『若是杞良骨者血可流入！』……果至良骸，血徑流入。（唐人瑚玉集引同賢記。）

姜女……歸三日而范郎赴長城之役；其後齎寒衣至城所，尋問范郎，已埋版築中矣。女乃遶城哭，城隅爲隳。隳所，范郎見像；女卽其處求骸，……遂負之歸。……夫長白其事，主將命追之。女至宜君山同官界所，登山，渴甚，痛哭，地湧甘泉；今其地名曰哭泉。時女倦甚，不能奔，而追將及，忽山峯轉移，若無徑然；追者乃返。（明馬理姜女詩序。）

以上數則，神話的意味何等豐富。但試看清劉開的廣列女傳。

杞植之妻孟姜。植婚三日，卽被調至長城；久役而死。姜往哭之，城爲之崩。遂負骨歸葬而死。

這不但把民間的種種有趣味的傳說刪去了，就是劉向馬理一班士大夫承認的一小部分神話性的故事也刪去

了，賸下來的只有一個無關痛癢的輪廓，除了『崩城』——這件故事的中心——之外確是毫沒有神話的意味了。更進一步，就是崩城的神話也何嘗不可作為非神話的解釋，有如王充所云『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論衡感虛篇）呢。所以若把廣列女傳敍述的看作孟姜的眞事實，把唱本，小說，戲本……中所說的看作怪誕不經之談，固然是去偽存眞的一團好意，但在實際上卻本末倒置了。我們若能瞭解這一個意思，就可歷歷看出傳說中的古史的眞相，而不至再為學者們編定的古史所迷誤。

我很想俟孟姜女故事考明之後，再着手考舜的故事。這一件故事是戰國時的最大的故事（戰國以前以禹的故事為最大，可惜材料很少，無從詳考，）許多古史上的故事都以它為中心而聯結起來了。後世儒者把其中的神話部分删去，把人事部分保存，就成了極盛的唐虞之治。這件故事又是古代最有趣味的故事。宋芸子先生（育仁）在虞初小說序例上說：

> 帝舜之賢，則行為大孝，德為聖人；帝舜之才，則自耕稼陶漁，所在成都成邑。其初遭遇之阨，則不得於親，至於捐階揜井；其後遭遇之隆，則先得于君，至于登庸在位。妃匹之愛，則二妃皆帝女；風雲之會，則五臣皆聖賢。成治水之大功；狩蒼梧而仙去。實古今中外環球五洲空前絕後所絕無僅有，說部家所窮思極想而萬難虛構者，乃於帝之實事得之！

他雖不知道帝舜的故事所以能成為『古今中外環球五洲空前絕後所絕無僅有』的故事，原由于『說部家所窮思極想』的『虛構』，但他對於它發生驚怖之情確是不錯。這件故事如果能研究明白，一方面必可對於故事的性質更得許多瞭解，一方面也可以對於偽古史作一個大體的整理。本書第二冊中的虞初小說回目考釋一篇，就是想把它作一回鳥瞰的。

民俗學方面，除了故事以外，這二年中着手的工作又有三事：神道，社會和歌謠。我在研究古史的計畫中，把民俗學的研究放在最後，希望先辨明了外表，然後再去探求內部的意義。現在我的環境是適於研究民俗

學的，我只得先從此入手了。

研究神道的興趣，是給東嶽廟引起的。我游了蘇州和北京兩處的東嶽廟，見到許多不同的神名，知道各地方的神道雖同屬於道教之下，但並沒有統一。從這種不統一的神道上，可以窺見各地方的民衆的信仰。更看道教裏受進的佛教的影響，以至佛教自身所受的影響，也可以明白宗教的激盪的勢力。例如東嶽，本來是齊國的上帝（漢書郊祀志云，『八神，或云太公以來作之齊，』又云，『天主祀天齊，』）只因齊國的文化發達，聲望甚高，沒有被別國的上帝壓倒；漢以後，他的勢力依舊存在，掌管生殺之權。自佛教侵入，它自有一個東嶽——閻羅王。因為中國人並不抵抗佛教，所以東嶽大帝與閻羅王可以並存，死人受着二重的管束。寖假而道教的東嶽廟中也彫塑十殿閻羅，把他們壓做了嶽帝的屬吏，但閻羅王也不是印度所固有，乃是受的埃及的影響。閻羅王大約即是尼羅河（Nile）之神烏悉立斯（Osiris）。看『閻羅』與『尼羅』的聲音相合，甚為可信。埃及人承認一個人死了之後，須受尼羅河神的裁判，隨着生前行事的善惡判定賞罰，壞人就罰變為畜類，愈壞的便變得愈低下，等到罰盡之後再變做人。這些原則到了中國閻羅王法典玉歷鈔傳裏還沒有變。我們如果能搜集許多材料作研究，一定可以得着許多想不到的創見。（一部道藏，用實用的眼光看固然十之八九都是荒謬話，但若拿它作研究時，便是一個無盡的寶藏；我們如果要知道我們民族的信仰與思想，這種書比了儒學正統的十三經重要得多。）

我對於這方面研究的步驟，擬先從楚辭，國語（包左傳，）山海經，漢書郊祀志等書入手，認識道教未起時的各地的神道。更把佛教的神和道教的神作比較，將受了佛教影響而成立的道教的神道認識了。再把各地的神道互相比較，認識在不統一的道教之下的各種地方的神道。這種事情，不說出時似乎沒有問題，但一加思考之後它們變遷的情形便很顯著。例如碧霞元君為北方的女神，她的勢力由于泰山的分化；天妃為南方的女神，她的勢力由於海神的結合：這是含有地方性的。道教中本來只應崇奉玉帝（即詩書中的上帝）為最高無上的主

宰。但因佛教中有三世佛，所以又摹擬了它而建立三清天尊，他們的地位與玉帝不相上下：這是承受佛教的影響的。古代的神有生有死，有嗜欲，有攻伐（看山海經等書可知，）和希臘的神話差不多。那時的女神幾乎全爲愛情顛倒，所以楚辭九歌對於湘夫人等所致之辭多是相思惆悵之言，高唐神女兩賦又說巫山神女薦枕席，洛神賦寫宓妃又極綢繆繾綣之致。固爲這些都是文人的託言，但至少在當時民衆的意想之中是許得如此的。（試問現在誰會對於碧霞元君作薦枕之想？）自從佛教流入，看神道成了超絕的人格，一切的嗜欲都染不到，生死更說不上，愛情變成了猥褻，於是女神和男神就同具了嚴正的性格，風流豔冶之事全付與狐精花怪們了！（看聊齋志異等書可知。）這是道教未成立時的神道和後世的神道的不同的樣子。我深信這一方面的研究如可有些結果，必能使古史的考證得到許多的便利。只是這一方面研究必須親到各地搜集材料，不能單靠書籍像我這樣的拮据，調查考察的事業又從何說起？二年來，我到過的廟宇只有東嶽廟，白雲觀，財神廟，碧霞元君廟等處。

社會的研究，是論禹爲祀神引起的。社會（祀社神之集會）的舊儀，現在差不多已經停止；但實際上，鄉村祭神的結會，迎神送祟的賽會，朝頂進香的香會，都是社會的變相。我見到了這一層，所以很想領略現在的社會的風味，希望在裏邊得到一些古代的社祀的暗示。北京城西北八十里的妙峯山是一個北方的有名的香主，每年陰曆四月初一至十五爲進香之期。去年會期中，我就和研究所風俗調查會同人前往調查了三天，對於香會的情形知道了一個大概。他們都是就一種職業或一處居住的地方聯絡結會，除了祀神之外更布施一切用具食物，如茶，鹽，麵，粥，饅頭，路燈，拜墊，撢帚，茶瓢，膏藥等，或盡了自己的技能去娛樂神靈，幫助香客，如五虎棍，自行車，槓子，秧歌，音樂，舞獅，戲劇，修路，補碗，縫綻等。到了那裏，一切有人招呼，髣髴進了另一個世界，崎嶇的山嶺便化成了理想的樂國了。這些香會的經費，在鄉下的是按畝抽捐，同皇糧一般的繳納，在城裏的是就本業捐輸，或向人募化。這些會名，我只就刊有會啓（進香時的招貼）的鈔，已鈔到了九十餘個，其餘沒有會啓的恐還不止四五百呢。他們的香會的組織是極有秩序的。先設立了會所，議定了會規，排

好了守晚，起程，上山，朝頂，迴香的日期，又分配了引善，催糧，請駕，錢糧，司庫，哨子，車把，厨房，茶房等都管，所以人數雖多而不致雜亂。進香的人誠心極了，有的是一步一拜的，有的是提着香爐的，聽說還有跳澗的（他們以爲只要誠心便可由神靈護送回家，成其心願，其實只有活活地跌死。）到了這種地方，迷眼的是香烟，震耳的是鼓樂，身受的是款待，只覺神秘，壯健，親善的可愛，卻忘記了他們所崇奉的乃是一種淺薄的宗教。這使我對於春秋時的『祈望』，戰國後的『封禪』得到一種瞭解。我很願意把各地方的社會的儀式和目的弄明白了，把春秋以來的社祀的歷史也弄清楚了，使得二者可以銜接起來。

社是土地之神。從天子到庶民立有各等的社。但看春秋戰國間人的稱述，社神的權力甚大；大水大旱不用說，日食亦用牲於社，決獄和處罰亦在社，祈求年穀和年壽也都在社，軍旅中又有軍社，似乎社是宗廟以外的一個總廟。後來總務與土地分開了：總務方面有道觀和佛寺，它們也可以做祈雨祈年的法事；土地方面有社壇，城隍廟和土地堂。社壇所祭沒有指實的神人。城隍神有省，府，縣之別，有指實姓名的，也有不指實的。土地神或一村落一個，或一城市多少個，指實與否也與城隍神同。這些神人就很可以研究一下。例如我在清代是江蘇省蘇州府元和縣人，江蘇省城隍和蘇州府城隍我都不知道是誰，聽說是三年一任，由龍虎山天師府札委的。元和縣城隍我知道是張老爺，不知其名，聽說是永遠不換的；看他的封號是『敕封顯應王北極驅邪司，』又號『武安君』。我家在蘇州的東城，依道士所定的地名喚作道義鄉；這一鄉的土地是任大明王，說是梁朝的任昉，也是永遠不換的。任昉既非蘇州人，又未做過蘇州的官（他做過義興太守，義興即今江蘇宜興，）不知道爲什麼會得做蘇州東城的土地神。蘇州城中約有三十餘個土地神，道士們也記不清楚，因爲東城的道士觀只做東城的生意，西城的又專做西城，並無完全知道的必要。據我所知，尚有鳳凰鄉的春申君，大雲鄉的安齊王，永定鄉的茅亭司等。這些神是如何成立的，是否由於天師的委派，還是由於民衆的擁戴，實在很有研究的價值。倘使由於天師的委派，這不過是道士們的弄鬼，只要尋到了他們的簿册便可完事。若出于民衆們的擁

載，那麼，這裏邊自有複雜的因緣，不是可以急遽瞭解的了。依我的推想，似乎後說合理，因為聽說山東湖北等省的土地廟統統是韓愈，與江蘇的辦法不同，如果由天師委派，這制度料想不致如此參差。或者江蘇的文化發達，民衆要求奉祀的神複雜了所以一城中就有許多名人做土地神。我很願意把城隍神和土地神的人物歷史弄明白，上據春秋以來有功而祀的人物，並看出民衆的信仰的旨趣。

歌謠方面，因歌謠週刊的撰稿的要求，研究詩經的比較的需要，以及搜集孟姜女故事的聯帶關係，曾發表了多少篇文字。七八年前筆受的蘇州歌謠，也先寫定了一百首，加上注釋，編成吳歌甲集一種。只因校中經費支絀，至今尚未出版。我很感謝玄同先生和魏建功先生，他們為了這一本歌謠集，用精密的方法整理出蘇州方音的聲韻的部類，在方音的研究上開了一個新紀元。

老實說，我對於歌謠的本身并沒有多大的興趣，我的研究歌謠是有所為而為的：我想借此窺見民歌和兒歌的眞相，知道歷史上所謂童謠的性質究竟是怎樣的，詩經上所載的詩篇是否有一部分確為民間流行的徒歌。關于下一問題，我已于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一文中作一個約略的解答，就歌詞的複沓，方面的鋪張，樂曲的採集，民歌的保存上說明詩經所錄悉為樂曲；又從典禮所用與非典禮所用的歌曲上證明程大昌和顧炎武依據了儀禮所載的樂章而定諸國詩為徒歌的謬誤。關于上一問題，我們可以知道歷史上所謂應驗的童謠一半是有意的造作，一半是無意的誤會。所謂有意的造作，如宋明帝疑忌王景文和張永，自造謠言道，『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宋書王景文傳）唐董昌稱帝越州時，山陰老人獻謠道，『欲識聖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天子名，日從日上生。』（新唐書董昌傳）從這種種偽造的童謠上可以反映出許多不曾破露的號稱應驗的童謠。左傳所記，如『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等童謠，無論史官所記不可靠，就使所記確有其事，這童謠的來歷也還可疑。所謂無意的誤會，如王莽末天水童謠云，『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續漢書五行志）吳天紀中童謠云，『阿童復阿童，銜

刀游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晉書五行志）晉大寧初童謠云，『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晉書五行志）這些歌詞都是很單純的民歌或是無意義的兒歌。但給深信童謠爲有關休咎的人聽得了，便解釋『賽人』是隗囂，『欲上天』是欲爲天子，『大馬小馬』是司馬氏，『高山』是蘇峻，『石』是蘇碩，蘇峻逼成帝，死後其弟碩被殺；甚至因王濬小字阿童，晉武帝特加爲龍驤將軍，以符『水中龍』的讖語。這都是庸人的自欺。若要附會，哪裏不可附會，正如求籤測字，無論何人得到一籤或一字，詳籤測字的人總可以從他的身分遭際上解釋得相像。我很想就用了這個方法，將現在流行的兒歌和民歌解釋各時各種的不同的事實，打破這種歷史上的迷信。

因爲我在歌謠方面發表的文字較多，所以知道我研究歌謠的人也最多，常有人稱我爲歌謠專家。這種不期之譽我很不願承受。我的搜集歌謠的動機是由于養病的消遣，其後作了些研究是爲了讀詩經的比較；至於我搜集蘇州歌謠而編刊出來，乃是正要供給歌謠專家以研究的材料，並不是公布我的研究歌謠的結果。數年以來，北京大學的歌謠研究會收到了各地的歌謠，諺語，謎語等二萬餘首，眞是一個民衆文藝的寶庫；可是我諸事亂忙，也沒有翻覽過多少。我自己知道，我的研究文學的興味遠不及我的研究歷史的興味來得濃厚；我也不能在文學上有所主張，使得歌謠在文學的領土裏占得它應有的地位；我只想把歌謠作我的歷史的研究的輔助。這個態度，希望大家能彀瞭解，不要敦促我做非分的工作。

我這幾年中的工作範圍和將來的進行計畫，大致如此。

從以上所寫的看來，我的時勢，個性，境遇，都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了。

先從時勢說。淸代的學風和以前各時代不同的地方，就是：以前必要把學問歸結於政府的應用，而淸代學者則敢于脫離應用的束縛；以前總好規定崇奉的一尊，而淸代學者爲要囘復古代的各種家派，無意中把一尊的

束縛也解除了。清末的古文家依然照了舊日的途徑而進行；今文家便因時勢的激盪而獨標新義，提出了孔子託古改制的問題做自己的託古改制的護符。這兩派衝突時，各各盡揭力破對方的弱點，使得觀戰的人消歇了信從家派的迷夢。同時，西洋的科學傳了進來，中國學者受到它的影響，對於治學的方法有了根本的覺悟，要把中國古今的學術整理清楚，認識它們的歷史的價值。整理國故的呼聲倡始於太炎先生，而上軌道的進行則發軔于適之先生的具體的計畫。我生當其頃，親炙他們的言論，又從學校的科學教育中略略認識科學的面目，又因性喜博覽而對於古今學術有些知曉，所以能彀自覺地承受。古史古書之僞，自唐以後書籍流通，學者聞見廣博，早已致疑；如唐之劉知幾，柳宗元，宋之司馬光，歐陽修，鄭樵，朱熹，葉適，明之宋濂，梅鷟，胡應麟，清之顧炎武，胡渭，毛奇齡，姚際恆，閻若璩，萬斯大，萬斯同，袁枚，崔述等人都是。不過那些時代的學術社會處於積威的迷信之下，不能容受懷疑的批評，以致許多精心的創見不甚能提起社會的注意，就是注意了也只有反射着厭惡之情。到了現在，理性不受宗教的約束，批評之風大盛，昔時信守的藩籬都很不費力地撤除了許多學問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而自倒了。加以古物出土愈多，時常透露一點古代文化的眞相，反映出書籍中所寫的幻相，更使人對於古書增高不信任的意念。長素先生受了西洋歷史家考定的上古史的影響，知道中國古史的不可信，就揭出了戰國諸子和新代經師的作僞的原因，使人讀了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僞史的背景，就從僞史上去研究，實在比較以前的辨僞者深進了一層。適之先生帶了西洋的史學方法回來，把傳說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說中的古事舉了幾個演變的例，使人讀了不但要去辨僞，要去研究僞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尋出它的漸漸演變的線索，就從演變的線索上去研究，這比了長素先生的方法又深進了一層了。我生當其頃，歷歷受到這三層教訓，加上無意中得到的故事的暗示，再來看古史時便觸處見出它的經歷的痕跡。我固然說不上有什麽學問，但我敢說我有了新方法了。在這新方法支配之下的材料，陡然呈露了一種新樣子，使得我又欣快，又驚詫，終至放大了膽子而叫喊出來，成就了兩年前的古史討論。這個討論何嘗是我的力量呢，原是在現在的時勢

中所應有的產物。

再從個性上看。我是一個桀驁不馴的人，不肯隨便聽信他人的話，受他人的管束。我又是一個歷史興味極濃重的人，歡喜把一件事情考證得明明白白，看出它的來跡和去跡。我又是一個好奇心極發達的人，會得隨處生出了問題而要求解答，在不會得到解答的時候只覺得胸中煩悶的不可耐。因爲有了這幾項基本性質，所以我敢於懷疑古書古史而把它作深入的研究，敢于推倒數千年的偶像而不稍吝惜，敢於在向來不發生問題的地方發生出問題而不喪氣于他人的攻擊。倘使我早生了若干年，處於不許批評又沒有研究方法的學術社會中，或者竟要成了一個公認的妄人，如以前對於劉知幾鄭樵們的看法。但現在是不必過慮的了！

更從境遇上看。要是我不生在科舉未廢的時候，我的幼年就不會讀經書。要是我的祖父不給我隨處講故事，也許我的歷史興味不會這樣的深厚。要是我不進新式學校，我也未必會承受這一點淺近的科學觀念。要是我在幼年沒有書籍的嗜好，蘇州又沒有許多書籍供我閒遊，我也不會對於古今的學術知道一點大概，儲藏着許多考證的材料。要是我到北京後不看兩年戲，我也不會對於民間的傳說得到一個大體的領略。要是我不愛好文學哲學和政治運動，在這種方面碰到多少次的失敗，我也不會認識自己的才性！把我的精力集中於考證的學問上。要是不遇見子水和太炎先生，我就是好學，也不會發生自覺的治學的意志。要是不遇見孟眞和適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積着的許多打破傳統學說的見解也不敢大膽宣布。要是北京大學中不徵集歌謠，我也不會因寫錄歌謠而聯帶得到許多的風俗材料而加以注意。要是我沒有親見太炎先生對於今文家的痛恨，激動我尋求今文學著述的好奇心，我也不會搜讀孔子改制考，引起我對於古史的不信任的觀念。要是我不親從適之先生受學，瞭解他的研究的方法，我也不會認識自己最近的學問乃是史學。要是適之玄同兩先生不提起我的編集辨僞材料的興趣，獎勵我的大膽的假設，我對於研究古史的進行也不會這般的快速。要是我發表了第一篇文字之後沒有劉楚賢先生等把我痛駁，我也不會定了周密的計畫而豫備作畢生的研究。要是我不

到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服務，沒有歌謠週刊等刊物替我作徵求的機關，我要接近民衆的材料也不會這樣的容易。總括一句，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學來，或是孑民先生等不爲學術界開風氣，我的腦髓中雖已播下了辨論古史的種子，但這册書是決不會有的。

我能承受我的時勢，我敢隨順我的個性，我肯不錯過我的境遇：由這三者的湊合，所以我會得建立這一種主張。

我自己知道，我是一個初進學問界的人。初進學問界的人固然免不了淺陋，但也自有他的驕傲。第一，他能在別人不注意的地方注意，在別人不審量的地方審量。好像一個旅行的人，剛到一處地方，滿目是新境界，就容易隨處激起興味，生出問題來。至於那地的土著，他們對於一切的東西都接觸慣了，彷彿見聞所及盡是天造地設的一般，什麼也引不起他的思索力了。第二，他敢於用直覺作判斷而不受傳統學說的命令。他因爲對於所見的東西感到興味，所以要隨處討一個了斷；不像學術湛深的人，他知道了種種難處，不敢爲了立一異議，害得自己成了衆矢之的。初生之犢爲什麼不畏虎？正因它初生，還沒有養成畏虎的觀念之故。這固然是不量力，但這一點童稚的勇氣終究是可愛的。我眞快樂：我成了一個旅行的人，一頭初生之犢，有我的新鮮的見解和天眞的膽量。我希望自己時時磨鍊，使得這一點銳猛的精神可以永永保留下去。如果將來我有了豐富的學問之後，還有許多新問題在我的胸中鼓盪有獨立的勇氣做我的判斷力的後盾，那麼我纔是一個眞有成功的人了！

我的心目中沒有一個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潑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斷，這是使我極高興的。我固然有許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們，原爲他們有許多長處，我的理性指導我去效法，並不是願把我的靈魂送給他們，隨他們去擺佈。對今人如此，對古人亦然。惟其沒有偶像，所以也不會用了勢利的眼光去看不占勢力的人物。我在學問上不肯加入任何一家派，不肯用了習慣上的毀譽去壓抑許多說良心話的分子，就是爲此。固然有人說，

一個人的思想總是偏的，不偏于甲派便偏于乙派，但我覺得要保持客觀的態度，用平等的眼光去觀察種種不同的派別，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即使不能完全不偏，總可以勉力使它少偏一點。也有人說，為學不能不投入家派，正如不能不施用假設，有了假設纔有入手的路，所以家派是終該選定的，儘不妨俟將來深入之後而棄去。這種話在以前是可以說的，因為那時各種學問都不發達，學問的基礎既不建築於事實上，研究學問又苦於沒有好方法，除了投入家派之外得不到一點引路的微光，為尋求一個下手處計，也有選擇家派的需要。例如你要非薄詩毛氏學，便當從齊魯韓三家或其中的一家研鑽下去；等到自己的學問足以自樹了，再脫離家派而獨立。但到了現在，學問潮流已經很明白地詔示我們，應該跳出這個圈子了。我們自有古文字學，古文法學，古器物學，古歷史學等等直接去整理詩經，毛傳固要不得，就是三家詩也是毛傳的『一丘之貉』，又何嘗要得！至於我們為要瞭解各家派在歷史上的地位，不免要對於家派有所尋繹，但這是研究，不是服從。我很怕別人看了我表章鄭樵崔述諸人的文字，就說我做了他們的信徒而來反對毛公鄭玄，所以現在在此附帶聲明一句我對於鄭樵崔述諸人決無私愛；倘若他們的荒謬有類於毛公鄭玄，我的攻擊他們也要和對於毛公鄭玄一樣。希望讀者諸君看了我的文字也作這等的批評，千萬不要說『承你考辨得很精細，我有所遵循了』這一類話！

老子說『自知者明』，希臘的哲學家多勸人知道自己：在這一方面，我『當仁不讓』，自認為無愧的。我既不把別人看作神祕，也同樣的不把自己看作神祕。我知道我是一個二重人格的人：在一切世務上，只顯得我的平庸，疲乏，急躁，慌張，優柔寡斷，可以說是完全無用的；但到了研究學問的時候，我的人格便非常強固，有興趣，有宗旨，有鑒別力，有自信力，有鎮定力，有虛心和忍耐：所以我為發展我的特長計，願意把我的全生命傾注於學問生活之內，不再旁及它種事務。我知道固有是非之心的可貴，所以不受習慣的束縛，不怕社會的威嚇，只憑了搜集到的證據而說話。我知道自己的憑藉，故不願沒卻他人的功績；也知道自己的缺點，故不願徇着一時的意氣。我知道學問是一點一滴地積起來的，一步不走便一步不到，決沒有頓悟的奇蹟，所以

肯用我的全力在細磨的工夫上，毫不存僥倖取巧之心。我知道學問是只應問然否而不應問善惡的，所以我要竭力破除功利的成見，用平等的眼光去觀察一切的好東西和壞東西。我知道我所發表的主張大部分是沒有證實的臆測，所以只要以後發見的證據足以變更我的臆測時，我便肯把先前的主張加以修改或推翻，決不勉強迴護。因為我有了以上種種的自覺，所以我以為我現在固然學力淺薄，不足以解決多少問題，但我的研究的方法和態度是不錯的，我的假設雖大膽而絕不是輕舉妄動，只要能從此深入，自可馴致於解決之途。

說了上面一段話，或者讀者諸君要疑我是一個傲睨萬狀的人，自滿到極度的。其實我的心中只壓着沉重的痛苦和悲哀。我的個性固然適於研究學問，我的環境固然已經指給我一個研究的新方向，但個性和環境原只是學問的憑藉而不即是學問的實質。譬如造屋，個性是基礎，環境是梁柱，實質是磚石。雖則有了基礎和梁柱可說具備了屋子的規模，但尤要緊的是砌成牆壁的磚石。倘使四壁洞然，這空架子要它幹麼，翻不如穴居巢處的可以得到簡陋的實用了！我對於實質的要求渴熱已極，可是數年以來只有得到失望。每一回失望之後，心中便留着刀刺一般的痛苦；日子愈久創傷也愈深。我自己知道，我沒有辜負我的個性，只是我的環境太不幫助我了。它只替我開了一個頭，給了我一點鮮味，從此便任我流浪了，飢餓了。

我的學問生活，近年和以前不同的地方，是：以前常有把範圍放得極大的要求，現在則畢意把它收縮，希望集中我的全副精神到幾個問題上面去。但痛苦卽由這方面起來了！其一，許多學問沒有平均發展時，一種學問也要因為得不到幫助而不能研究好。在現今這般民不聊生的中國，誰能安心從事研究；就是能安心研究也苦於研究的設備的不完全，終於廢然而返。我就是萬分的努力，想在一種學問上創造出一個基礎來，但可以由他種學問幫助的地方也須仍歸自己動手。正如到蠻荒墾殖的人，他的「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的努力不必說，就是通常的農人可以隨便使用的一切東西他也都得不到。要喝水只得自己掘井；要穿衣只得自己織布；要睡覺只得自己蓋屋。比了住在都市中的人，要什麼有什麼的，固然差得天高地遠，就是比了掘井蓋屋的土木匠，織布製

衣的織工縫工，他們因機械的進步而能得到各種便利的，也是可望而不可即。所以我的研究，我自己料到是要事倍功半的。我只得廢棄可以不必廢棄的時間到他種研究上，這也做一點，那也做一點，終至造成一個又亂又淺的局面，遠難和理想中的期望相符合。其二，從前人對於學問，眼光太短，道路太窄，只以為信守高文典冊便是惟一的學問方法。現在知道學問的基礎是要建築於事實上的了，治學的方法是不要信守而要研究的了，驟然把眼光放開，只覺得新材料的繁多亂目，向來不成為問題的一時都起了問題了。好像久囚於高牆狹弄中的犯人，到處撞頭碰鼻，心境本是很靜謐的，忽然一旦牆垣倒塌，枷鎖也解除，站起一望，只見萬戶千門的游覽不盡，奇花異獸的賞玩無窮，翻要不知道自己的生活該怎樣辦纔好，新境界的喜悅與手足無措的煩悶一時俱來到了。我是一個極富於好奇心的人，一方面固是要振作意志，勉力把範圍縮小，作深入的研究，一方面又禁不住新材料的眩惑，總想去瞧它一瞧。等到一瞧之後，問題就來了；正在試作這個問題的研究時，別種問題又接二連三的引起來了。不去瞧則實為難熬，一去瞧又苦無辦法。這真是使我最感痛苦的一件事。要是研究學問的人多了，我感得到的問題別人也感得到，大家分工去做，我的本分以外的問題就可由他人去解決，我只要把他人研究的結果用來安慰我自己的好奇心就夠了。但在現在這樣的生活之下，又哪裏可以盼望這種境界的實現呢！

上條所述的不能分工治學的煩悶，原是現在中國許多有志學問的人所公同受到的。至於在生活上，我所受的痛苦也特多，約略可作下列敍述。

我生平最可悲的事情是時間的浪費和社會上對於我的不瞭解的責望。但這應加上一個說明，我隨順了自己的興味而費去的時間并不在浪費之內，因為這是多少得到益處的。例如買書，看戲，聽鼓詞等等嗜好，當時固然完全為的是欣賞，但到了現在，在研究上都受用了。就是賭博，喝酒，逛窰子，坐茶館等等，我也都犯過，但這只使我知道大家認為嗜好的不過是這麼一回事，使我知道這些事情是不足以激起我的興味的，從此再不會受它們的引誘，時間的破費也不是徒然。一個人自幼年到成長原只在徬徨覓路之中，走的路通，就可永遠走下

去；走的路不通，也可以不再費力去走。惟其當時肯耗費覓路的功夫，總能在日後得到該走的大道。所以只要自己有興味去嘗試，總與自己有益。我在這些事上耗廢的時間，是決不怨的。只有十餘年來在新式學校中過的上課生涯，使得我一想着就要叫屈。學校教員的智識大都是不確實的，他們自己對於學問也沒有什麼樂趣，使我看着他們十分的不信任，幾乎沒有在課業中得到什麼。中小學時代，我尚未發生愛惜時間的觀念，隨班上課，只是坐待鐘點的完畢。在這熬耐鐘點的時候，逢着放任的教員我就看課外的書，逢着嚴厲的教員我就端坐冥思，上天下地般瞎想。這樣的生活過了多少年，造成了我的神經衰弱的病症，除了極專心讀書作文之外，隨時隨地會得生出許多雜念，精神上永遠沒有安靜。進了大學之後，因爲愛好學問，不由得不愛惜時間。但是教員仍不容我，我恨極了！看我民國初年的筆記，滿幅是這等的牢騷話。我以爲我們所以要有學問，原要順遂自己的情性，審察外界的事物；現在所學的只有一些模糊影響之談，內既非情，外亦非物，爲的只是教員的薪金和學生的文憑，大家假借利用，拖延過多少歲月。他們各有所爲而拖延，卻害苦了眞正願意自己尋求學問的我，把我最主要的光陰在無聊的課堂上消磨掉了！固然我也在學校教育中得到些粗疏的科學觀念，但要得到這一點粗疏的觀念只消自己看幾本科學書，做上幾次實驗也就夠了，何必化去十餘年的大功夫呢！他們在那裏殺青年眞可恨，青年們甘心給他們殺也可鄙！

自從出了學生界，免去了無聊的上課，我總以爲可以由我自己支配時間了，哪知道又不然。現在中國的做事的人不知道什麼會得這樣少，在社會上跳動的老是這幾個人，這幾個人似乎是萬能的，樣樣事情都頁他們經手。我因爲屢屢受了他人的邀約而發表些文字，姓名爲世所知，所以一般人也以爲我是有意活動的，結合什麼團體，每承招致。我嘗把和我發生關繫的團體（不管是實際的或名義的）寫出一看，竟有了二十餘個；分起類來，有歷史，古物，文學，圖書館，教育，哲學，政治，社會，商業，編輯十種。這眞使我驚駭極了！我一個人如何有這麼多的技能，又如何有這麼強的精力！在社會上活動固然有出鋒頭的樂趣，但我哪裏愛出這種的鋒

頭呢。要是我永久這樣的做下去，我的將來的能力至多不過像現在一樣罷了，我的一生也就完了！再想我在社會上是到處退避的，尚有這許多牽掣，那麼，這些自告奮勇的人，他們名下的團體又要有多少？社會上多的是團體，有了團體的名目再從事於分頭拉人。無論拉進的人必不能實心實意地做，就是願意徹切實的工作的也要不勝別方面的拉攏，做了一點就停止了。這樣做去，是永久活動而永久得不到結果的。

我感到生命的迫促，人智的短淺，自己在學問上已竭力節縮慾望，更何能爲他人奪去時間，所以要極力擺脫這種漩渦，開會常不到，會費常不繳，祈求別人的見捨。可是時代的襲擊到底避免不盡，我的肩膀上永遠担負着許多不情願的工作。我只得取一點巧，凡是和我有關的事情總使它，和自己願意研究的學問發生些聯絡。例如文學方面的要求，我就借此作些民衆藝術的文字應付過去；政治方面的要求，我又作了些歷史的文字應付了。這樣幹去，頗有些成效。這二年中，我所以和民俗學特別接近，發表的東西也最多之故，正因我把它與研究所的職務發生關係。研究所中有風俗調查會和歌謠研究會，我便借此自隱了。這當然是很不該的，但我深知道研究與事務的不相容，終不願爲了生計的壓迫而把自己的願望隨人犧牲。只是這樣做去，雖不致完全埋沒了自己，而所做的工作總是『雞零狗碎』的，得到的成績決不是我的意想中的成功。我心中有許多範圍較廣的問題，要研究出一個結果來，須放下幾個月或幾年的整功夫的，它們老在我的胸膈間亂撞，彷彿發出一種呼聲道：『你把我們悶閉了好久了，爲什麼還不放我們出來呢？』我眞是難過極了。所以我常對人說，『你們可憐了我吧！你們再不要教我做事情吧！我就是沒有一絲一毫的職務我自己的事情已經是忙不過來的了！』

我記得幼時常見人圈點一部書（如史記，漢書文選等）圈完了一遍之後買一部新的再圈下去。我很瞧不起這班人的迂拘和遲緩，以爲讀書只要翻翻就是了，照這樣的讀法，一生能彀讀得幾部。那時我的胸中既沒有宗旨，也沒有問題，所以看書雖多，時間依然是寬裕的；因時間的寬裕而把學問看得更輕易。現在有了宗旨，許多問題都引起來了，無論看哪種薄薄的書，只覺得裏面有許多是可供舊有問題的研究材料的，有許多是可以發

生新問題的。因爲都是有用的材料，都不忍棄去，鈔出既沒有空閒，不鈔出又似乎負上了一筆債，所以我到現在，眞不敢隨便翻動哪一本書，除了我要把它自首至尾讀一遍的。我始迴憶先輩的讀書方法，很想揀出幾部必須精熟的基本書籍，一字一字地讀去，細細咀嚼，消化成自己的血肉。可恨現在的時勢只許人發議論而不許人讀書，所謂讀書也只是浮光掠影地翻覽，像我幼年的行徑一般，我懷了正式讀書的願望久久無法使它實現。豈但是讀書呢！我的袖珍筆記册積了一抽屜了，裏面有許多是見聞所及的鈔撮，有許多是偶然會悟的見解，很有賸入紅格本筆記簿的價値。但是鉛筆的影子已經漸漸地澌滅了，急寫的字體也有許多認不清了，卻還沒有動手鈔寫。我眞悲傷，難道我的過去的努力竟不由得我留下一些殘影來嗎？

這幾年，社會上知道我有志研究歷史的很多，對於這方面的期求也特別重，許多人屬望我編成一部中國通史。我雖沒有研究普通史的志願，只因沒有普通史，無論什麼歷史問題的研究都不易得到一種憑籍，爲自己研究的便利計，也願意從我的手中整理出一個大概來。我的心中一向有一個歷史問題，渴想借此得一解決，即把這個問題作爲編纂通史的骨幹。這個問題是：中國民族是否確爲衰老，抑尙在少壯？這是很難解決的。中國民族的衰老，似乎早已成爲公認的事實。戰國時，我國的文化固然爲了許多民族的新結合而非常壯健，但到了漢以後便因君主的專制和儒教的壟斷，把它弄得死氣沉沉了。國民的身體大都是很柔弱，智識的淺陋，感情的淡薄，志氣的卑怯，那一處不足以證明民族的衰老。假使沒有五胡，契丹，女眞，蒙古的侵入，使得漢族人得到一點新血液，恐怕漢族也不能苟延到今日了。現在世界各強國劇烈地壓迫我們，他們的文化比我們高，他們再不會像以前的鄰族一般給我們同化；經濟侵略又日益加甚，逼得我們人民的生計困苦到了極端；又因他們的經濟侵略誘起我們許多無謂的內爭，人民死於鋒鏑之下的不計其數：眼看一二百年之中我們便將因窮困和殘殺而滅種了！在這一方面着眼，我們民族眞是衰老已甚，滅亡之期迫在目前，我們只有悲觀，只有坐而待亡。但若換了一種樂觀的眼光看去，原還有許多生路可尋。滿蒙回藏諸族現在還在度漁獵畜牧的生活，可以看作上古時

代的人民。就是號稱文明最早的漢族所居的十八省中，苗傜獞獠等未開化的種族依然很多，明清兩代『改土歸流』至今未盡。這許多的種族還說不到壯盛，更哪裏說得上衰老。就是漢族，它的文化雖是衰老，但託了專制時代『禮不下庶人』的福，教育沒有普及，這衰老的文化並沒有和民衆發生多大的關係。所以我們若單就漢族中的智識階級看，他們的思想與生活確免不了衰老的批評，但合了全中國的民族而觀，還只可說幼稚。現在國勢如此貧弱，實在僅是病的狀態而不是老的狀態。只要教育家的手腕高超，正可利用了病的狀態來喚起國民的健康的要求。生計固然困苦，但未經開發的富源正多，要增加生產，享用數千年來遺棄的地利，並不是件難事。內爭固然繼續不已，但或反足以激動人民參預政治的自覺心，使得他們因切身的利害而起作內部團結。（例如四川的民團因軍閥的殘暴而發生，現已力足抵制軍閥。河南山東的紅槍會也是由於自衛的要求而起，可惜智識太低，以至流於義和團一類的行徑，這是須教育家補救的。）體質固然衰弱，但教育方法和生育觀念的改變也足以漸漸造成強壯的青年，或者過了幾代之後可以一改舊觀。因此，在這一方面着眼，只要各民族能彀得到相當的教育，能彀發生自覺的努力，中國的前途終究是有望的。這眞是關係我們的生死存亡的一個最重大的歷史問題。這個問題究竟如何，非費多年的功夫去研究决不能清楚知道。我生丁離亂之際，感觸所及，自然和他人一樣地有志救國；但是我既沒有政治的興趣，又沒有社會活動的才能，我不能和他人合作，我很想就用了這個問題的研究做我的唯一的救國事業，盡我國民一份子的責任。我在研究別種問題時，都不願與實用發生關係；惟有這一個問題，卻希望供給政治家，教育家，社會改造家的參攷，而獲得一點效果。至於研究的方法，我很想先就史書，府縣志和家譜中尋取記載的材料，再作各地的旅行，搜集風俗民情的實際的材料。可是我的生活如不能使我作安定的研究，這個計畫是無從進行的，社會上固然期望我，但空空地期望而不給我以實現的境遇，也是望不出結果來的。（前年承沈尹默先生的好意，囑爲孔德學校編纂歷史講義，我即想向着這一方面走去；只因諸務忙冗，到今沒有編了多少，很使我悵恨不安）。

我的第二種痛苦是常識的不充足和方法的不熟練。我幼年在翻書中過日子，以爲書多自然學富，心中很自滿。二十後讀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在橫通篇中見到以下一節議論。

> 老賈善於販書，舊家富於藏書，好事勇於刻書，皆博雅名流所與把臂入林者也。……然其人不過琴工碑匠，藝術之得接於文雅者耳；所接名流既多，習聞淸言名論，而胸無智珠，則道聽塗說，根底之淺陋亦不難窺。周學士長發以此輩人謂之『橫通』，其言奇而確也。……學者陋於見聞，接橫通之議論，已如疾雷之破山，遂使魚目混珠，淸濁無別，而其人亦囂然自命，不知其通之出於橫也！……

讀了這一段，自想我的學問正是橫通之流，不覺得汗流浹背。從此想好好地讀書，但我這時只把目錄平議一類書算作我的學問的標的。過了幾年，又使我羞愧了。民國五年的筆記中有一則道。

> 自章實齋以來，學者好言校讎，以爲爲學始於目錄，故家派流變，區以別矣。然目錄者，爲學之途徑，非其嚮往之地也。今得其途徑而止，遂謂綱目條最之事足以盡學，而忘其原本，此則猶誦食譜而饜庖廚矣。太炎先生與人書云，『往見鄉先生譚仲修，有子已冠，未通文義，遽以文史，校讎二種教之。其後抵掌說莊子天下篇，劉歆諸子略；然不知其義云何。』按，此卽任目錄而廢學之弊也。予初誦實齋通義，卽奮力求目錄書；得其一勺，以爲知味。自受業於伯弢先生，頗願爲根本之學，以執簡御繁，不因陋就簡。乃校課逼迫，不得專攻；所可致力，仍繼前軌。思之輒汗顏不止。

到這時，我纔眞想讀原本書而不再滿足於目錄平議所載的綱要了。但我的心中還沒有生出問題，以爲整理國故只要專讀故書好了，若與世界學問打通研究，恐有『古今中外派』的附會的危險。直到近數年，胸中有了無數問題，並且有了研究問題的工作，方始知道學問是沒有界限的，實物和書籍，新學和故書，外國著作和中國撰述，在研究上是不能不打通的。無論研究的問題怎樣微細，總須到渾茫的學海裏去撈摸；而不是浮沈於斷港絕潢之中所可窮其究竟。於是我需要的基本的知識和應用的方法乃大感不足！

我自小學到大學，爲了對於教員的不信任，大都沒有用過功。猶記在中學時初學幾何，我不懂得它的用處，問同學，問教員，都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我以爲這不過是算學上的一套把戲而已，並沒有實際的需要，就不去注意。到了現在，除了書首的幾條定義還有些影子之外，其餘完全模糊了。他種科學也都這樣，翻開來時有些面善，要去應用時便覺得隔膜。我很想得到二三年工夫，把以前所受的課業統統溫理一遍，因爲這些都是不可減少的常識，要在現在時代研究學問是不應不熟習的。外國文我雖讀過四種，只因都不曾出力去讀，也沒有一種讀好。近數年來，我用了極度的勉力，從沒有空閒中硬抽出些時間來自修，結果卻總是『一暴十寒』沒有多大的效驗。我也想得到二三年工夫，把它讀好兩種。所以我惟一的想望，便是如何可以獲得五六年的閒暇，讓我打好一個學問的根底，然後再作研究，再在文壇上說話。我相信社會上如要用我，也是讓我在現在時候多讀書比較多做書爲更有益。如果我能彀打好了這個根底，我的研究和主張纔可達到學問界的水平線上，我的學問纔可成爲有本的源泉。像現在這樣，固然也可以發表些研究的成績，但這是唐花簃中烘開來的花，提早的開放只換得頃刻的萎謝罷了。

我雖有這樣的渴望，可是我很明白，這僅僅是我的『單相思』，社會上是不能容許我的。他們只有勒逼我出貨，並不希望我進貨。更質直地說，他們並不是有愛於我，乃是有利於我。他們覺得我到了大學畢業，已經教養得很足夠了，可以供他們的驅使了。一頭騾子，到它成長的時候，就可由畜養它的主人把它駕到大車上，拖煤，拖米，拖磚石，不管有多少重量，只是死命地堆積上去。堆積得太多到拖不動了，也惟有儘力鞭扑；至於它的毛盡見皮，皮開見血，這是使用它的人不瞧見的。直到用盡了它的氣力而倒斃時，纔算完了它的任務。啊！現在的我眞成了一頭拖大車的騾子了嗎？就是不要說得這樣的慘酷，只說社會上推重我，切望我做出些成績來，也好有一比。好比我要從西比利亞鐵道到歐洲去，在海參崴起程時，長途萬里，滿懷的高興，只覺得層雲積雪的壯觀，巴黎倫敦的繁華，都將直奔我的眼底來了。車到赤塔，忽然有許多人蜂擁上車，亂嚷亂挽道，

『你的目的地已達到了，請下車罷！』我正要分辨我的行程發軔不久時，已經七手八脚地拖我下去了。我向他們陳述旅行的目的和打斷興趣的煩悶，大家笑道，『你已經出了國了，路走得很遠了，很勞頓了，還是將就些罷！』在這時，試問我的心要悲苦到怎樣？

年來稱我爲『學者』的很多。我對於這個稱謂決不辭讓，因爲它可以用來稱有學的人，也可以用來稱初學的人：初學是我的現在，有學是我的希望中的將來，他們用了這個名詞來稱我，確是我的知己（縱然在現今看學者與名流政客等字樣同爲含有貶意的時候。）但他們稱贊我的學問已經成就，這便使我起了芒刺在背的不安，身被文繡而牽入太廟的觳觫。我知道，若把我與漢代經師相較，我的學問確已比了他們高出了若干倍。可是小學的及格不即是大學的及格，我們正要把一時代的人物還給一時代，猶之應把某等學校的學生還給某等學校，不該攤平了看。漢代的劉向鄭玄一流人，現在看來固甚淺陋，而在當時的極淺陋的學術社會中確可以算做成就了。至於在二十世紀的學問界上，則自有二十世紀的成就的水平線，決不是像我這樣的人所能濫竽充數。惟其我要努力達到水平線上，所以我希望打好我的智識的根底而從事於正式的研究。若在現在時候即說我已經成就，固然是一番獎勵的好意，但阻止我的發展，其結果將與使用我拖大車的相同，所以這個好意我是不願領受的。

我常說我們要用科學方法去整理國故，人家也就稱許我用了科學方法而整理國故。倘使問我科學方法究竟怎樣，恐怕我所實知的遠不及我所標榜的。我屢次問自己，『你所得到的科學方法到底有多少條基本信條？』靜中溫尋舊事，就現出二十年來所積下的幾個不可磨滅的印象。十二三歲時，我曾買了幾部動物植物的表解，覺得它們分別種類的清楚，舉出特徵和形象的細密，都是很可愛的。進了小學，讀博物理化混合編纂的理科教科書，轉嫌它的凌亂。時有友人肄業中學，在他那邊見到中學的鑛物學講義，分別鑛物的硬度十分明白，我雖想不出硬度的數目字是如何算出來的，但頗愛它排列材料的齊整，就借來鈔錄了。進了中學，在化學堂上，知道

要辨別一種東西的原質，須用它種原質去試驗它的反應，然後從各種不同的反應上去判定它。後來進了大學，讀名學教科書，知道惟有用歸納的方法可以增進新知；又知道科學的基礎完全建設於假設上，只要從假設去尋求證據，更從證據去修改假設，日益演進，自可日益近真。後來聽了適之先生的課，知道研究歷史的方法在於尋求一件事情的前後左右的關係，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現的。老實說，我的腦筋中印象最深的科學方法不過如此而已。我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許多散亂的材料，再用了這些零碎的科學方法實施于各種散亂的材料上，就歡喜分析，分類，比較，試驗，尋求因果，更敢於作歸納，立假設，搜集證成假設的證據而發表新主張。如果傲慢地說，這些新主張也可以算得受過科學的洗禮了。但是我常常自己疑惑：科學方法是這般簡單的嗎？只消有幾個零碎的印象就不妨到處應用的嗎？在這種種疑問之下，我總沒有作肯定的囘答的自信力。因此，我很想得到些閒暇，把現代科學家所用的方法，弘綱細則，根本地審量一下，更將這審量的結果把自己的思想和作品加以嚴格的批判，使得我眞能用了科學方法去作研究而不僅僅是標榜一句空話。

我在幼時，讀了孔孟書和新民叢報一類文字，很期望自己作一個政治家，後來又因興趣的擴張和變遷而想治文學和哲學。哪裏知道到了近數年，會得發見我的性情竟與科學最近；我最是自己奇怪的，是我的愛好眞理的熱心和對於工作的不厭不倦的興味。中國的學問雖說積了二三千年沒有斷，可是棼亂萬狀，要得到確實的認識非常困難。我今日從事研究整理，好似到了造紙廠中做揀理破布敗紙的工作，又多，又臭，又髒，又亂，又因揀理的傢伙不完備，到處勞着一雙手。但是我決不厭惡，也決不灰心，我只照準了我的理想的計畫而進行。所吃虧的，只是自己的技能不充足，才力受限制，常感到眼高手低的痛苦。如果我的技能能彀修習得好，使得它可以和我的才力相應合，我自信我的成就是決不會淺薄的。

我的第三件痛苦是生計的艱窘。我沒有金錢的癖好，薪金的數目本來不放在我的心上。我到北京來任事，也明知在欠薪局面之下，生計是不安的；只爲要滿足我的學問的嗜好，所以甯可投入淡泊的生活。但近年以

來，中央政府的財政已陷絕境，政費屢屢數月不發，就是發出也是『一成二，二成三』這般敷衍，連淡泊的生活也維持不下了。以前學生時代，我向祖母和父親乞得些錢鈔，常常到書肆裏翻弄，哪知道現在自己有了職業，反而失去了這個福分。在研究上，有許多應備的參考書，但沒有法子可以得到。例如二十四史，是研究歷史的人何等切要的工具，以前我不能買全部，尚可搜羅些零種，現在連零種也不許問津了。有許多急需的書，熬到不可熬時，也只有託人去買，因爲免得見了他種可愛的書而不能買時，害苦了我的心。有許多地方，在研究上是應該去的，但也沒有旅行的能力。不必說遼遠的長安，敦煌，于闐諸處，就是我研究孟姜女故事，山海關和徐水縣兩處都是近畿的這件故事的中心，並且是京奉京漢兩線經過的，大約有了四五十元也儘夠作調查費了，可憐想了一年半，還只是一個空想！

爲了生計的不安定，要什麼沒有什麼，一方面又受人的譏謗，逼得極好學的我也不能安心治學。有時到了十分困苦之境，不免想作了文稿出賣，因爲我年來得了些虛名，稿子確也賣得出去，在這一方面未始不可救一點急。但一動筆時，又使我懊喪了。我覺得學問原是我的嗜好，我應當尊重它，不該把它壓做了我的生計的奴僕，以至有不忠實的傾向而生內疚。然而學問的忠實談何容易，哪能限定了一天寫幾千字，把生計靠在上面。與其對於學問負疚，還不如熬着困苦：這是我的意志的最後的決定。所以我雖困窮到了極端，賣稿的事情卻始終沒有做過幾回。賣稿且如此，要我去講敷衍應酬，鑽營職務，當然益發沒有這種的興會了。來日大難，或者要『索我于枯魚之肆』吧？

我記得我的幼年，因頑強而爲長者所斥責，他們常說，『你現在的脾氣這等不好，將來大了，看你如何可以吃人家的飯！』到二十歲左右時，我初見到社會上種種阢隉不安的現象，初知道個人的適存於社會的艱難，又讀了些老莊的書，知道天眞與人事的不相容，就很肯屈抑自己，對人裝像一個鄉愿。向我說我固執的親族長者一時也稱譽道，『頡剛很隨俗了！』哪知道現在又抑不住我的本性了，只覺得必須從我的才性上建設的事業

纔是我的眞實的事業，我只應當受自己的支配於事業的工作上，若遷就了別人就是自己的墮落。無論怎樣受生計的逼迫，只是不僅溶解我的堅硬的癖性。看來我的長者斥責我的話是要應驗的了！

我的第四件痛苦是生活的枯燥。我在社會裏面，自己知道是一個很枯燥的人，既不能和人敷衍，也不能和人爭鬥。又感到人事的複雜，自己知識的渺小，覺得對於任何事件都不配作批評，因此我處處不敢發表自己的主張。要來呼斥一個僕人，和強迫我信從一個古人一樣的困難。到了交際場中，又因與日常的生活不同，感到四圍空氣的緊張，自己既局促若轅下之駒，又怕他人因了我的局促而有殺風景之感。看着許多人在我的面前活動，只覺得他們的漂亮，伶俐，劈脫，強健，豪爽的可羡，更感到自己的乾枯，寂寞，沈鬱，拘謹的可厭，像一枚爛柿子的可厭。我自己知道，我的處世的才能是愈弄愈薄弱了。這種在舊教育之下和長日的書房生活之中壓迫而成的習慣，恐怕已是改不掉的；並且這種習慣和我的學問事業不生關係，也沒有立志痛改的必要。我所悲感的，是我的內心生活也漸漸地有乾涸的傾向了。

許多人看了我的外表，以為我是一個沒有嗜慾的人，每每戲以『道學家』相呼。但我自己認識自己，我是一個多慾的人，也且是一個敢於縱慾的人。我對於自然之美和人為之美沒有一種不愛好，我的工作跟着我的興味走，我的興味又跟着我所受的美感走。我所以特別愛好學問，只因學問中有眞實的美感，可以生出我的豐富的興味之故。反過來說，我的不信任教師和古代的偶像，也就因為他們的本身不能給我以美感，從眞理的愛好上不覺地激發了我的攻擊的勇氣。但一株樹木的榮茂，須有蔓延廣遠的根荄。以前我對於山水，書畫，文辭，音樂，戲劇，屋宇的裝飾等等的嗜好，就是許多條根荄，滋養着我的學問生活的本幹的。我對於民俗的理解力固然甚淺，但在向來沒有人理會之中能夠闢出這一條新路，實在就是無意中培養出來的一點成績。我說這句話，並不是說凡是我所欣賞的都要在裏邊得到實效，我很知道挾了受用的心思而作的欣賞決不能成為眞的欣賞。我的意思，不過要借此說明不求實效的結果自能醞釀出一些成績來，這些成績便不是在實效的目標之下所

能得到的而已。所以我們若要有偉大精美的創造，必須任着作者隨了自己的嗜慾和興會而發展，愈不求實效愈可得着料想不到的實效。

但是我很可憐，從前的嗜慾現在一件一件地衰落了。去年一年中，我沒有到過一個新地方，音樂場和戲園子總共不過去了四五次，又是受着友人的邀約的。家裏挂的書畫，以前一星期總要換一次，現在挂了兩年還沒有更動，成了照例文章，把欣賞美術的意味完全失去了。從前喜歡隨便翻書，每于無意中得到會心之樂，近來不是爲了研究的參攷竟不觸手了。要說好，也是好，因爲我的精力集中到學問上，在學問上又集中到那幾科，以至那幾個問題。但我敢說嗜好的衰落決不是我的幸福。再用樹來比喻。我們要使得一株樹木增高，自然削去旁邊斜出的枝條是唯一的辦法；但稍加芟削則可，若統統斬去，把它削成了電桿一般細長的東西，無論在事實上不會生存，就使生存了也是何等可怕的一件東西呵！我自己知道，我並不是一個沒有情趣的人，我年紀雖過了三十，但還保存得青年的豪興，向日徘徊留戀的美感也沒有喪失分毫。只是事情忙了，胸中的問題既驅迫我走遙遠的程途，社會上又把許多負担壓積到我的肩上。以前沒有目的的人生忽地指出目的來了，以前優游自得的身子又猛被社會拉去作苦工了，愈走愈難，愈担愈重，我除了我的職務之外再不能分出餘力到我所愛好的東西上去了。於是我的生趣日趨於枯燥遂成爲不可避免的事實！

我現在忙得真苦！我也知道，我的事務的種類並不比別人多，只是做成一件事情要求愜心的不容易。別人半天可以做完的事情，我往往遷延到五六天。要草寫一篇文字，總得作多少日子的醞釀。朋友們探望的不答，來信的不覆，以至過了一年半載而作覆，成了很平常的事。我的大女兒住在校裏，屢屢寫信歸來，說，『請爹爹給我一封信罷！』我雖是心中很不忍，但到底沒有依她的請求。二女兒寫好一張字帖，要我加上幾圈，我連忙搖手道，『送給你的母親去罷！』我的忙甚至使我對於子女的疼愛之心也丟了，這真太可憐了！記得以前與友人下五子棋，十局中輸了九局。他道，『我看準了你的短處了！你不肯下一個閒空的棋子，所以常常走入死

路，不能作靈活的運用。』我自想我的現在的生活頗有些像我的下棋了，因爲一些時間不肯輕易讓它空過，過於務實，以至生活的趣味盡失。文化原是在閒暇中養成的，像我這種迫不及待的生活，只配作一個機械性的工匠，如何可以在學林藝海之中嘯吟容與，認識宇宙的偉大呢。精神方面既因此而受損害，使得我的思想漸窒實，眼光漸鈍短，身體方面也是同樣的傷壞。我現在除了讀書作文頗能鎮定之外，無論做什麼事情，髣髴背後有人追趕着，越做越要快，以至心跳心悸。照這樣下去，或者草書可以不用練習而自然名家，長途競走也可以考上第一。假使我能彀準了鐘點作事，此心原可安定得多；無如別人沒有定時作事的觀念，遂害得我不能畫出作事的定時。我正在從事工作時，忽然人事來了，別人看得時間是很輕的，他們把我的時間隨便浪費了。我只要一起了愛惜光陰之念，立刻心宕。囘到工作時，就刺促不寧了。因爲這樣，所以幾乎沒有一天的日子不短，沒有一天的工作不欠，沒有一天的心情不悲傷。但這有什麼法子可以得到別人的原諒呢？沒有法子，只得把應該游息的時間也改隸到工作之下。從此以後，我就終年沒有空閒了。有時在室內蹺伏了數天，走到街上，只覺得太陽亮得耀眼，空氣的清新彷彿到了山頂。這類境界，在做專門研究的時候固然是逃不了的，但永久處於這種生活之下終不是個辦法。我很想得到一種秩序的生活，一天總是工作幾小時，游息幾小時，不多也不少，像小孩子的食物一樣的調勻，使得我可以作順適的成長。但在現在的社會之下，這個希望能超過了空想嗎！

以上幾種痛苦，時時侵襲我的心，掣住我的肘，我眞是十分的怨望。我要忠實於自己的生命，則爲社會所不容：若要改作委蛇的生存，又爲內心所不許：這眞是無可奈何的了！我自己覺得，我有這一點粗略的科學觀念，有這一點堅定的志願和不畏難的勇氣，我的眼下有許多新問題，我的胸中沒有一個偶像，在現在輕忽學問的中國社會上，我已是一個很難得的人，我所負的責任是很重的。社會上固然給我以種種的挫折，但是我竟不能用了我的熱情打出一個學問的地位來嗎：我將用盡我的力量於掙扎奮鬥之中，爲後來人開出一條大道！就是用盡了我的力量而到底打不出一條小徑，也要終其身於呼號之中，希望激起後來人的同情而有奮鬥的繼續者！

我的作文本來就有『下筆不能自休』的毛病，近數年尤甚。我讀別人做的文字雖也覺得含蓄的有味，但自己作文總須說盡了纔痛快。這篇序文的起草，適在北方軍事緊張之際，北京長日處於恐怖的空氣之中；上午看飛機投彈，晚上則飽聽砲聲。我的寓所在北海與景山之間，高聳的峯和塔平時頗喜其風景的秀美，到這時竟成了飛機投彈的目標。當彈丸落到北海的時候，池中碧水激涌得像白塔一般的高，我家的窗櫺也像地震一般的振動了。每天飛機來到時，大家只覺得死神在自己的頭上盤旋不去。家人驚恐之餘，連水缸蓋和門戶的開闔的聲浪也變成了彈聲砲聲的幻覺。等到砲聲停止之後，市上更加寂靜了，普通店戶都是『清理賬目』，飯店酒館又是『修理爐灶』，闊氣一點的舖子則是『鐵門有電』，比了陰歷元旦的歇業還要整齊。北京大學的薪金，這兩個多月之中只領到一個月的一成五厘，而且不知道再領幾成時要在哪一月了。友朋相見，大家只有皺眉嗟歎，或者竟要淚隨聲下。在這又危險又困窮的境界裏，和我有關係的活動一時都停止了；就是印刷所中，也因交通阻絕紙張缺乏，不來向我催稿子。我樂得其所終日埋頭在書房裏，一天一天的從容不迫地做下去，心中想到什麼就寫什麼，實足寫了兩個月，成了這篇長文，我有生以來的最長最暢的文。胸中鬱勃之氣借此一吐，很使我高興。我妻在旁邊笑道，『你這篇文字不成為序文了！一篇古史辨的序，如何海闊天空，說得這樣的遠？』但我的意思，原要借了這篇序文說明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和我所以有這種主張的原因，一件事實是不會孤立的，要明瞭各方面的關係不得不牽涉到無數事實上去；至於體裁上像不像序，這是不成問題的，因為我原不想作文學的文章。（其實就是文學的文章，也何嘗不可隨了作者的意念而改變體裁。）

這書冊於去年九月中付印。本來在一二個月內可以出版，只為臨時增加了些篇幅，延至本年二月中方將本文印完。又因等這篇序文，再延了兩個月，假使沒有樸社同人的寬容，是決不會聽我如此紓徐的。我敬對於社中同人致謝！

末了　我再向讀者諸君嘮叨幾句話。第一，這書的性質是討論的而不是論定的，裏面儘多錯誤的議論（例如古今僞書考跋中說清代無疑儀禮者，又如與玄同先生信中譏今文家，謂依了章學誠易教的話，孔子若制禮便爲僭竊王章。）現在爲保存討論的眞相計，不加改正。希望出版之後，大家切切實實地給以批評，不要輕易見信。第二，古史的研究現在剛纔開頭，要得到一個總結論不知在何年。我個人的工作，不過在辨證僞古史方面有些主張，並不是把古史作全盤的整理，更不是已把古史討論出結果來。希望大家對於我，能彀知道我的學問的實際，不要作過度的責望。第三我這本書和這篇序文中提出了多少待解決的問題。像我這般事忙學淺的人，不知道什麼時候纔可把這些問題得到一個約略的解決，說不定到我的生命終止時還有許多現在提出的問題不會着手。讀者諸君中如有和我表同情，感到這些問題確有研究的價值的，請便自己動手做去。總結一句話，我不願意在一種學問草創的時候收得許多盲從的信徒，我只願意因了這書的出版而得到許多忠實於自己的思想，敢用自力去進展的諍友。

（十五年一月十二日始草，四月二十日草畢。）

原載古史辨樸社版

髮鬚爪導言

江紹原

我們的時代，是個科學昌明的時代。

但是且慢！西洋人固然可以那樣說。我們中國人呢，對於此處所說的科學，何嘗有過什麼重要的不可磨滅的貢獻；而且連科學的效果和好處——無論物質方面，智識方面，或精神方面的——我們靠自力或他力所已接受享受到者，雖然不算輕微，却離不能再大，不能再多，還狠遠。因此中國人，我們以為，只配說我們所處的時代，是西洋科學昌明的時代。

在人數極多的中華民族之中，的確有一部分——雖則是極小一部分——人的思想，因受西洋科學的影響，起了變動，豈但起變動，簡直起了革命。此外，思想雖然沒根本革命或變動過，然其上也被西洋科學像漆是的塗了一層的人，現在在中國也一天比一天多。這一種人不幸為疾病痛苦所磨折之時，許不免「現原形」，然在平日只要他們能少和一般無聊的戚友往來並少聽他們的忠告，於舊思想必已得到某程度的解放。若把以上兩種人聚在一處，把其餘的中國人聚在另一處，來考問這一新一舊兩方面的人對於種種事物的意見，我們必將看見一個極大的不同。被我們放入「舊」的倫類的許多邦人，其中誠然有少數的特出者，他們所持的思想竟與所謂「新」人者有暗合之處而較其餘「舊」人者反遠；但是就大多數而論，新思想與舊思想，科學與前科學的思想之相背而馳，是顯而易見的。

所謂「舊」思想的代表，裏面怕不但有我們的耕田的，挑水的，砍柴的，當兵的，縫衣織布，造屋搭棚，

的我們的僕役，「鄉愚」，「下等社會」；而且怕還包括——我們很抱歉的說——我們的長輩，我們的財主，我們的知事老爺，總長大人，以及督軍，督軍頭兒等等。我們過去的君師皂隸呢，我們的祖宗和祖宗的祖宗呢，這些人可惜是不能親來應這大考試了。但是我們卻不必過於擔憂：因爲「先民」的「精神」「智慧」，其實並未完全澌滅，隱晦；反之，在許多事物上，現代的舊人——即上方所說的從挑水夫，成衣匠……到知事老爺，總長大人等等——儘可以代表那些去世已久的古人，好像古人眞有鬼附在他們身上。

舉行那普天下人鬼大考試之時，我們如其專以大事物爲題目，固然將得到新舊兩派，迥不相同的答案。譬如拿『月中有何物，試列舉之』一題來說，舊派的答語裏面，許有「兔」，「桂」，「蟾蜍」等物，新派的便不能有；又如對於『祭天祭祖是否必要的？』或『奴婢制度，多妻制度，合理乎？』等題，兩種應試者所陳述的意見，也不會不大有分別。但是讀者你，如其有被任爲考試委員的幸福，我們在這裏要向你上一個條陳。我們敢說，倘若你採納它，你必能得到既有實益而且極饒興趣的結果。這條陳很簡單，只是：出題時，在關於宇宙身心諸大問題，自然界諸大對象物，以及社會諸大制度者之外，小事細物，亦宜顧及。這是因爲新舊時代，古今人民，思想之相差，精神之各殊，豈但在大處極其分明，就是在所謂小事細物上面；也是異常的顯著啊。

易言之：不但古今，新舊，科學與科學時代的之宇宙觀，社會觀，歷史觀，道德觀，宗教，技藝，生理，兩性，乃至氣象，日月，山河，災變觀……都相差甚遠；小如灶觀，門觀，噫觀，耳鳴觀，盆兒觀，罐兒觀，大小兩便觀，那兩種人所持的，亦復大相懸殊。

貴考試委員，也許搖頭不信。

但是我們能拿出證據給你看啊！

貴委員也許還搖頭，並且說道：『即使你所說的盆兒觀，罐兒觀，同什麼大小兩便觀，在各種人中確乎不同，但是這能算什麼？還是考大問題要緊！例如宇宙觀。』

『不然啊不然　我們抗議。豈但小「觀」有大不同而已；而且前科學時代的人的小觀，盆兒觀罐兒觀也罷，大小兩便觀也罷，實在處處與他們的生活有關——與他們的宗教，道德，醫藥，兩性生活……及其「觀」有關。而且所謂宇宙觀，豈不就是盆，罐，大小兩便，加上許多旁的事物的總觀嗎？

話說到這裏，我們的貴委員的心，大概比以前要活絡點。如其他是一位哲學家，或竟疑心到上面的末一句話是專為「刺」他而發的。我們豈敢這樣的放肆——如其他在端茶送客之先，肯說：『那麼，就請你遞一個簡明理由書來會，聽候查核吧。』

全中國古今人鬼大考試，假使真有舉行的可能，頃所說的理由書，我們很願意立即起草。但是誰不知道，這純粹是想像之譚。研究古今人的行動思想，非並不可能；不過是那真能見於實行的研究方法，卻不能是那樣的簡便，有效，和那樣的聳人聽聞。是的；我們所真能見於實行的研究方法，較那想像的「大比」要慢的多，困難的多，也少把握的多。關於有史和有史前的古人之部分，須從他們所遺下的文獻（或器物）等等，下手研究，關於今人的，須從民間去採訪調查。研究人的世界觀如是；研究他們的盆觀罐觀亦如是。

現在我們確要揀出幾種小事物，在本書中，略用上述方法敍明我國古今前科學時代的一般人，對於他們的看法和動作，若與開明時代的相比較是怎樣的不同。這一次用為研究對象的三種東西，請放心，倒不是盆兒，罐兒，大小兩便，而是題目上所寫的，第一，髮；第二，鬚；第三，手足的爪甲——都是長在人身上的東西不是？

而且若拿來譬如同四肢，頭，頸，口，目等物相比，那三件東西豈不還是人身上關係較輕的東西；喪失了一點髮鬚爪甲，既不至於感到大不便利，像一目失明；也不至於致命，像被勒頸。在現在固然如此；在過去——近古和遠古，又何嘗不然；即使關於它們的生理，開明時代科學時代的人所知較多，然就全體而論，我們和他們對於髮鬚爪甲的看法，及所取的態度，所發出的行為，為什麼就必須相差甚遠，呈現兩付面目；世界觀人

生觀有過改變，此說可信，至於髮觀，鬚觀，手足爪甲觀，這不必看全國人鬼大考試的試卷，或古物，歷史，民俗等方面鈎稽採訪的成蹟，即能預知它們歷來沒什麼大不同吧——一定有人這樣想。

如其你也是這樣想的人之一，我們不得不向你致警告：有許多出你意表的，將使你失笑，詫異，或竟駭怪的事實，在下面等候你；它們將包圍你，對你取消你的先見，容納了它們爲止。

在引見這些衣冠古怪，相貌猙獰（或者滑稽）的客人們之先，讓我們且把它們的模樣和我們自己對於鬚髮爪甲所持的態度之確爲兩種神情，提要一較，以便你心裏有個準備。

我們自命爲新人者，對於鬚髮爪甲的清潔整齊，自然予以相當的注意。要講求美觀或衛生而認它們有修剪之必要時，我們毫不吝惜的修剪了。我們各人理髮，修鬚，以及剪手足爪甲的時日，雖有較有定的與較無定的之別，目的却不外乎求便利。修剪或自落的鬚髮爪甲，和旁種廢物一樣，被我們坦然的排去我們的左右。有誰把自己或旁人的亂髮或手足爪甲，放入景泰藍的小盒或德國製的保險箱？有誰因爲身體不疏服，做事不順利，而想起前幾天遺棄的髮或手甲，於是大驚小怪的去查問它們的下落，萬一查問不出，竟登報懸賞格去找，或一怒而開除了多年使用的舊僕？這裏所說的「自己的鬚髮爪」，非指特到可紀念的鬚髮爪而言，所說的「旁人的鬚髮爪甲」，也並非『亡友馮弋的鬚』：或『曹大總統在瀛台頒賜的姆指甲，闊四分許，長七分許』：或『呂九姨太太親手剪下來，送給我紀念的手指甲，用指甲草染紅的』；或『遠隔重洋的 Josephine 的一縷黃金髮』之類……這些都是例外，值得放入景藍小盒或德製保險箱等處的，值得因失去就登封面告白或少用一頓早餐的。我們所說的倒是普通的髮鬚爪，問這些東西有沒有人特別保存供奉，而不成爲笑柄或仇人在傳單上要下攻擊的諸點之一？最末：考慮那修剪下的鬚髮爪甲有沒有用處。北京的『換洋取燈兒的』準要他們嗎？長頭髮在蘇州可以換糖食，在北京可以換鏡子——這我們知道；但是從沒聽說過，短髮或碎脚趾甲也可以換什麼。又如有莫友芝大夫於此，是東京帝國大學的醫學博士，他出診臨上汽車的時候，會不會有這樣的囑咐：『我開的那頭髮

膏和十指爪甲湯，務必給少爺服，每兩點鐘一次，請您記清！』我們不是不知道用長的光澤的髮做成的「假頭」，可以擺在市場裏賣給小姐太太們；我們也明白，段大總統的小指爪甲，如果在和利洋行拍賣，章士釗先生許因爲那是老頭子寫內感篇時代生在指端的，於是坐汽車趕到崇文門大街連嚷三千五，四千六，四千九百五十元的搶着買了去。同上面一樣：我們不是問有特別原因的，而是問一般的鬚髮爪甲，由我們看來，究竟有沒有用處，值不值錢，以上一切問題的答語是什麼，應不言而喻。

我們對於鬚髮指甲的態度，假使不過爾爾，切莫就根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一條空疏的原則，武斷從前的人或現在的大多數人也只是如此，而且非如此不可。從事實上看來，我們和他們在這件事上，竟好像是隔開一重大洋。我們如果把鬚髮爪甲的修整，認爲隨時可做的事，他們却極固執的擇日舉行，以爲這些舉動也有宜日忌日，和人生的各種大事一樣。我們如果決不管那些東西與自己的身體分離之後，以何處爲歸宿，他們對於此點却很留意，務使之入於安全的地點，以爲否則竟於他們本人極其不利。又這些東西，在我們儘管認爲廢物中的廢物——除非因「人情」的烘托，致它們的價格飛騰；但是由前科學時代的人看去，它們往往是大有用處的品物，可以之治療各種輕重的病，奏各種難收的功，達到各種利己或兼損人的目的。

以上一節的話，許好像是，其實却不是，戲言或欺人之談。爲敍明在我國古時已然而且尚未絕跡於現在的髮鬚爪甲觀，確與開明時代科學時代的人所秉者不同，我們將在下面把有關的材料，見於載籍和民俗中的，分六方面向讀者陳述。在敍述的工作之外，我們還要希望能將那種觀念的出發點或云那種觀念所以能出現的原因，也能多少加以說明。敍述了事實，然後人知科學時代與前科學時代的髮鬚爪甲觀，確是兩付面孔；敍述之外又加以解釋，然後人知前科學時代的這一部分思想，儘管荒誕，却不是無因而至的。

但有一點，我們最好先交代明白：在題目裏，髮鬚爪甲雖然平列，實際上，我們的材料却以關於鬚者爲較少，關於髮者爲最多。這似乎是必然的：髮爪人人皆有，而且一生下地便有；髭鬚却不是這樣的普徧，因此古

今來，人對於它的注意比較薄弱點。

原載髮鬚爪

線裝書與白話文

陳西瀅

莫理哀的名劇 Le Bourgeois Gentilhomme 裏的主人翁約丹是一個暴富的商人。他想學些修辭學，好同受過教育的上等人來往。他的教員問他道：「你寫的是韻文嗎？」

「不是，不是，不要韻文。」他回答。

「那麼你只要散文了；」

「不，我也不要散文，亦不要韻文，」

「可是，要是不是這個就得是那個呵。」

「爲什麼？」他問。

「爲了，先生，表示意思的方法只有散文和韻文。」

「散文韻文之外就沒有別的了嗎？」

「沒有了，先生：凡不是散文就是韻文：凡不是韻文就是散文。」

「那麼我們說話，算是什麼呢？」

「散文。」

「怎麼！我說一聲：『尼古爾，拿我的拖鞋來，把我的睡帽也帶來』，那也是散文嗎？」

「正是，先生。」

一唉唉！我說了四十多年的散文，簡直自己一點都不知道！」他覺得非常驚奇和高興了。

約丹先生雖然已經說了四十多年的散文，以後也許還有四十多年的散文可說，可的要是真有一個記書早晚在他的身旁，把他所說的話都一字不改的記錄下來了，那幾百幾千册散文的語錄中也許沒有一句話夠得上保存價值。然而他的話一到了天才作家如莫理哀的口中筆下，便成了千古的傑作。所以林琴南的「行用土語爲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爲教授矣」實在不值識者的一笑。

約丹先生的話固然可以做莫理哀劇本的材料，可是我們也得記住，單單他的言語是斷不夠用的。一般人日常習用的言語是非常簡單的。好像有一個英國言語學者曾經說過：莎士比亞在他劇本中用過的字有一萬，而英國平常人終身所用的字也不過幾百。

中國因爲語文分離的結果，語言特別的簡單。「引車賣漿之徒」究竟能用多少字，我們雖然不知道，可我們敢斷言老百姓的土話決不成什麼寶藏，不是一個天才作家提了一把斧，背上一個袋，到裏面去搜求採集了一番便能自足的。自然我們希望有人肯到這鑛山裏開闢去，因爲老百姓的話雖然不見得怎樣豐富，實在有許多很優美的達意表情的字句。可是白話文不得不採用文言的字句，而且得大大的採用，是不能避免的事實。這好像英文中就有好多的拉丁文法文字，只要你的同化力強，本可以無所不包的。

也許因爲白話文不得不借用文言的字句，相信這一句話的人可就多了：「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爲古文，並不能爲白話。」所以蔡先生也說：「誠然，誠然，」並且代北大善作白話文的教員，保證他們「博極羣書」，和能爲「古雅之古文」。所以孤桐先生論吳老先生的文章，說它：「其貌與黃口小兒所作若同，而其神則非讀破萬卷書者，不能道得隻字。」又說：「凡讀吳稚暉之文，輕輕放過，不審其所號投於毛廁之書；曾一一刻畫在腦筋裏，可隱可現，雖百洗而不可磨者，直無目者也。」所以提倡文學革命的胡適之先生也開了一個「最低

限度的國學書目」。

我是不主張完全不讀線裝書的，可是對於上面所說的話，也不敢盡量的贊同。讀破萬卷書的人，不一定能做古文，也不一定能做白話，那是很普通的事實。一個潛心故紙堆裏的讀者，不一定有充分的表現力。康德和叔本華都是德國的大哲學家，叔本華的文章非常的流麗，康德的就很不容易讀。斯密亞丹和理嘉圖都是英國經濟學家的巨擘，斯密的文字一清如水，理嘉圖的意思都至今還有人爭訟不已。天演論之首倡也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都負當世的盛名，達赫二氏的著述現在還有許多人愛讀，斯賓塞却因不善爲文的原故，只有專門學者問津了。他們都是學術中的泰山北斗，然而有的善屬文，有的不擅文章。原因何在？當然不是爲了有的多讀破了幾千卷書吧？所以有許多國學大家，平素不輕易寫一個字，偶然動筆，不到三行便會鬧笑話，有人覺得奇怪，其實就是同樣的道理。

反過來，會做文章的，也不一定要讀破萬卷書，莎士比亞時代的學術大都在希臘拉丁文裏面，他却只懂得一點兒拉丁文，幾乎不懂得希臘文。近代的大詩家如 Robert Burns 大小說家如 Jane Austen 和林琴南先生所稱道不置的迭更司都沒有讀幾本書。太戈爾在中國的時候，他勸人少讀書，多逛山水，到自然裏去找眞，找善，找美，找人生的意義，找宇宙的祕密，實在不單單印有黑字的白紙才是書，生活就是書，人情就是書，自然就是書。古人所說的「山川靈氣所鍾」，如說在未生之前，雖然大可討論，如說在已生之後，是毫無疑問的。中國不讀幾本書而能成大作家的實在很少。這就是古文的毛病。古文，尤其是駢文詩詞，得用典，所以不得不博聞強記，古文得用古人，尤其是秦漢以前，的模調，所以不得不揣摩模仿。這樣的結果，一個人讀破了萬卷書，他的一點偶得的才氣也就壓在萬卷書的底下了。白話文的好處就是能避免這一種弊病。

胡適之先生在新做的「老殘遊記序」裏面有一段說得極澈透，極有精采的文章。

「舊小說何以這樣缺乏描寫風景的技術呢？依我的愚見看來，有兩個主要的原因。第一是由於舊日的文人

多是不出遠門的書生，缺乏實物景的觀察所以寫不出來，只好借現成的詞藻充充數。第一層容易明白，不用詳細說明了。第二，我以為這還是因為語言文字上的障礙。寫一個人物，如魯智深，如王鳳姐，如成老爹，古文裏的種種爛調套語都不適用，所以不能不用活的語言，新的詞句，實地作描寫的工夫。但一到了寫景的地方，駢文詩詞裏的許多成語便自然湧上來，擠上來，擺脫也擺脫不開，趕也趕不去。人類的性情本來多是趨易避難，朝着那最沒有抵抗的方向走的；既有這許多現成的語句，現成的字面，何必不用呢？何苦另去造鑄新字面和新詞句呢？

不要說人情都是趨易避難，要是你一進了古文是圈套，你要趨難避易，另闢一條新路也就不容易，有好些善做古文的朋友，他們竭力的想寫白話文，可是一動筆就有許多「擺脫不開，趕不去」的成語湧擠到筆尖來。你讀了他們的白話文，總不免想起已經裹過再放開的天足。就是適之先生自己，近來研究唐宋以來的詞，他偶然做的新詩，已經常帶着極濃厚的詞的氣息，與嘗試集的風格不同了。

因此，人們總說白話文好做，古文難做，我總覺得白話文比古文難了好幾倍。古文已經是垂死的老馬了。你騎它實在用不着鞭策，騎了它也可以慢慢的走一兩里，可是它的精神早就沒有了。你如要行數百里，或是要跋涉數千里，那麼你就不能不另覓坐騎。白話文是沙漠裏的野馬。它的力量是極大的，只要你知道怎樣的駕御它。可是現在有誰能眞的駕御它呢？

——載西瀅閒話，新月版。

再論線裝書

陳西瀅

世界上還沒有包治百病的萬應丹。平常所謂良藥，用了得法固然可以起沉疴，用了不得法也許可以殺死人。世上也沒有繩之萬古都相宜的眞理。太戈爾勸人少讀書。他對於東方的文藝，雖然洞見癥結，對準了毛病

發藥，可是說給現在的中國人聽，實在如像煎了一劑催命湯。新中國誠然有許多地方用得着外國朋友的指導，可是不讀書那一層是已經毋須勸駕的了，雖不讀了書也不見得就與自然相接近。

自然是要親近的，人生是要觀察的，生活是要經驗的，同時書也是要讀的，雖然不一定要至少讀破多少卷。許多的天才是不用讀什麼書的，可是更多的天才是博覽羣書的。許多的天才是沒有經過學習時期的，可是更多的天才是化了多少年的心血才逐漸成熟的。況且天才向來是鳳毛麟角般少見的，大多以數天才自負，或是被朋友以天才見許的人也許不過是野雞毛鹿角之類吧？自從有書已經有二千多年，這二千幾百年中不知有多少天才在藝術之園裏培養了多少花草，在理智之塔上加了多少磚。誰能在藝術之園裏去種一枝還不曾有過的花樹，或是在理智之塔上砌上一塊小石，已經盡了天才的能事。你不進園細細的賞鑒，或是不費力爬到塔頂，這希望是容易落空的。

書是要讀的，可是不一定要讀中國書。不但這樣，努力於新文學的人，我以為，雖然不能如吳老先生所說，完全不讀線裝書，也得少讀線裝書，多讀蟹行文。我不是說中國沒有優美的文學。我們的祖宗實在曾經給我們無數的寶山。只恨子孫不爭氣，非但不能發揚光大他們的先業，却在寶山上壓着層層的砂礫，弄得我們的文學成了一種矯揉造作的虛偽的文學，與自然沒有一點關連，與人生更沒有一點關連。近代的中國文學可以說是「訃聞式」的文學，因為訃聞很可以代表中國人表示情感或意見的方式。「不孝口口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顯考顯妣」了，「孤哀子口口等泣血稽顙」了，「苫塊昏迷，語無倫次」了，甚而至於「所以不卽死者，徒以有……」了，那一句是眞話？大家明明知道這是假話，可是大家還得用它，正因為大家覺得自古以來大家就這樣用。在文藝裏也是如此：你自己的情感，或是沒有情感，是不要緊的，最重要的是古人對於這事怎樣的情感。所以，最美妙的文章得「無一字無來歷」！結果爭事模擬，陳陳相因的牢不可破，再沒有半點新鮮活潑的氣象。

我們覺得一個人能說一句自己心腔中的話，勝於運用一百個巧妙的典故——不用說太多數的典故是粗笨無聊的了——一個人能寫一段自己親見的風物，勝於堆砌一千句別人的典麗斌媚的文章。文學家的天才正在他的感覺特別的靈敏，表現力特別的強，他能看到人所不能見，聽到人所不能聞，感受到人所不能覺察，再活潑潑地寫出來。同一風景，我們不能十分領略它的美，可是讀了天才的作品，他好像給了我們一雙新眼睛，我們對於那風景增加了欣賞。同一人事，我們也許漠然的看過了，經天才作家的赤裸裸的一描寫，我們就油然生了同情心。所以世間偉大天才的作品，我們非但不能不讀，還得浸潤在裏面。可是我們不是爲了要模擬他們的作品，不是爲了要抄襲他們的文章，只是爲了要增高我們的了解力，擴充我們的同情心，使我們能夠讚美自然的神祕，認識人生的正義。

也許有人要說了，這樣說來，線裝書不是不可讀，只是讀的人不得法。要是換了方法，線裝書還不一樣可讀麼？線裝書本來不是不可讀。就是吳老先生也不過「約三十年不讀線裝書」罷了。可是，第一，披沙揀金，應當是專門學者的工作，文藝作者沒有那許多功夫，也不應當費許多功夫去鑽求。第二，適之先生說過：「人類的性情本來是趨易避難，朝着那最沒有抵抗的方向走的，」古文的積弊既久，同化力非常的大，一受了它的毒，小言之，種種的爛調套語，大言之，種種的陳舊思想，就不免爭向那最沒有抵抗的地方擠過來。你一方面想創造新東西，一方面又時時刻刻的盡力排棄舊東西，當然非常的不經濟。所以要是你想在文藝的園裏開一條新路，闢一片新地，最簡單的方法，是暫時離開那舊有的園地，省得做許多無聊的消極的工作。將來你的新路築成之後，儘可以回頭賞鑒那舊園裏的風物。

書是要讀的，並且得浸潤在裏面，只是那得是外國書。中國人的大錯誤，在「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八個字。他們以爲外國人勝過我們的就是物質方面，不知道我們什麼都不及別人。就是以文學來說，我們何嘗勝過歐洲呢？就算中國與歐洲的文學各有它們不能比較的特點，歐洲文學也不能不作我們新文學的「因斯披里純」。

他們的文學，從希臘以來，雖然古典主義也常擅勢力，特殊的精神還是在尊自由，重個性，描寫自然，實現人生的裏面。這當然是新的文學，活的文學當取的唯一的途徑。中國的文學裏雖然不是沒有這樣的精神，例如陶淵明，李太白，也窺探過自然的神秘，杜少陵，曹雪芹，吳敬梓，也搜索過人生的意義，可是他們在幾乎不變的中國古典文學中，只是沙漠中的幾個小小的綠洲罷了。

我們只要一讀各國的文學史，就知道文學不是循序漸進不生不滅的東西。一個民族的文藝好像是火山，最初只見烟霧，漸漸的有了火焰，繼而噴火飛石，熔質四溢，極宇宙之奇觀，久而久之，火勢漸殺，只見烟霧，再多少時烟消霧散，只留下已過的陳迹。有些火山過了多少年便一發，所以在兩個發動期之間，靜止不過是休息，有些却一發之後，不再發了。文學運動也是如此。由小而大，漸達澎湃揚厲的全盛時期，又由盛而衰，也許由衰而歇，如希臘文學一樣，也許改弦更張，又達美境，這樣盛衰往復，循環不已，如近代歐洲的文學。每一種運動，在崛起的時候，都有奮鬥的精神，新鮮的朝氣，一到了全盛之後，暮氣漸漸加增，創造的精神既然消失，大家棄了根本去彫琢枝葉，舍了精精去模仿皮毛，甚而至於鋪張的正是它的弊病，崇尚的正是它的流毒。在這時候，精神強健的民族，自然就有反動，它們或是迴溯往古，如韓退之的「非秦漢以前之文不敢觀」，或是飲別國的甘泉，去作革新運動，它們的方法雖然不同，對於已過的運動，大都不問良莠，排斥不遺餘力，是一樣的。復古的辦法，雖然也可以一爽耳目，可是仍舊徘徊在古典文學範圍之內，好像散種子在不毛之地，難望它開花結果。在別國的文學裏去求「因斯披里純」，結果却往往異常的豐美，猶之移植異方的花木，只要培養得法，往往可得色香與原來大異的美本。

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貢獻的人，如胡適之，徐志摩，郭沫若，郁達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經研究過他國文學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體製方面，他的詩及散文，都已經有一種中國文學從來不曾有過的風格。這自然不過是開端，將來的收穫如何，要看他們和其他作家努力的

結果了。

可是很不幸的，提倡新文學的恰巧是胡適之先生，一個對於研究國故最有興趣的人。國故是應當研究的，而且不比其餘的科學不重要，顧頡剛先生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第十三期裏有一篇極好的文章，把這一層意思發揮得淋漓盡致，我覺得幾乎沒有一句話不同意。可是讓顧先生胡先生去研究他們的國故好了，正如讓其餘的科學家研究他們的天文，地理，化學，物理等，好了。不幸的是胡先生是在民衆心目中代表新文學運動的唯一的人物。他研究國故固然很好，其餘的人也都抱了線裝書唧唔起來，那就糟了。新文學運動的結果弄得北京的舊書長了幾倍價——幾年前百元可買的同文館版二十四史現在得賣三百元——這是許多人常常引了來代新文學運動誇張的，可是這是我覺得最傷心的事。

中國的精神文明

陳西瀅

今天各報都登載西北邊防督辦張之江先生「主張整頓學風」的通電。據說「國軍首領對學界之嚴正諷誨，此尚為第一次」（京報）。我細細的拜讀幾了遍。欽佩之餘，雖然不敢說革民民衆所屬望的將領有「開倒車」的嫌疑，却也不免覺得張先生的議論，有些地方，與章孤桐先生像「一鼻孔出氣」，要是登在甲寅週刊的通信欄中，少不了要濃圈密點，大受獎借的。因此我對於中國軍人的敬仰，自然而然的更深了一層。他們不但能遣兵調將，奪壘攻城，還得統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而且夙興夜寐，軍事政務已經夠忙的了，還得「清夜以思」想種種「扶風翼教」的方法。眞「古之人歟？古之人也。」足見中國儒將的種是不絕的。這也是我中華與衆不同的地方。

像我這樣既不知兵，又不解政治的人，自然更夠不上去懂「國立於天地，必有與立」，和「數千年來，所恃以繫人心於不弊者」的大道理了。我也不敢妄想去懂它。不過張先生的文章裏，有兩句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說：「我中華……物質雖不及他國，而文化之優異有足多者。」我不知道這「文化」兩個字，指的是什麼。在我一向愚妄的見解我總以爲「物質」也是「文化」裏的一部分，不能完全分開的。初民從單用齒牙爪到利用石器，從石器到銅器，從銅器到鐵器，不知經過了幾千幾萬年，看來雖然不過「物質」的不同，可是大家都認爲人類文化史裏面的大關鍵。

也許張先生的意思——恕我無狀，胆敢妄測民衆袖領的意思——是把「文化」二字，來代表一般人所謂「精神文明」的。「我們中國，物質文明雖然不及他國，精神文明實在別國的上面。」這不是中國人個個平常自負的話麼？二十年前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到現在變成了這樣一句話。大多數的中國人因此都把這句話做「保存國粹」的護符，少數排斥中學，提倡西學的人，也並不反對，只是說物質文明比精神重得多。

我是愛好物質文明的，可是我尤其愛好的是精神文明。我覺得發明了火藥來做殺人的利器，不如做新年裏小孩子玩放的花炮。我想，要是我們學西洋的學問單爲了物質，也儘可以不學。可是我很希望中國人多研究些歐洲的東西。這當然不是爲了要抄襲那皮毛的物質，但是爲了希望大家能夠得到一點歐洲的精神。在我看來，我們的物質文明固然不如人，我們的精神文明也同樣不如人。

究竟中國精神文明的特色是什麼，我實在不敢說知道。也許有人要教我們開化極早的文化，古聖先賢的學說。對於這些，我自然也有相當的敬仰。可是不止我們有開化極早的文化，不止我們有古代的聖賢。大前日的埃及巴比倫，前日的希臘，昨日的印度，也許就是今日的中國。不靠自己，專靠你的祖宗，是究竟不中用的。

也許有人引孤桐先生話了。他說吳先生「被屏於日本，憤而自沉」，「是乃眞經生眞文人之受用處」。這話我很能夠同意。可是他說：「此其精神，信惟吾儒有之，」我就不敢附和了。這種精神，只有富於修養的能

有，可是富於修養的不一定是『吾儒』。希臘大哲學家蘇格里底斯受人誣告，坐了死罪。有人勸他逃避，他不聽，從容的飲毒藥。有些弟子痛哭失聲了，他神色自若，叫他們不要作聲，讓他安安靜靜的出世：這又是何等精神呢？並且我說過：『讀中國書的人那樣的多，這樣的眞經生，眞文人，還不是在中國同外國一樣的難找？』

說到一個海的深淺，當然指平均的數目，不能指出最深的或是最淺的處所，來代表全部。說到一個民族的行為，自然也得看大部分的民衆，不能舉幾個賢者，或是幾個害羣之馬來概括其餘的人。從道德方面說，中國人同英美的人可以比較麼？我們的官吏比得上人家的官吏嗎？我們的軍人比得上人家的軍人嗎？我們的種種色色人比得上人家的種種色色人嗎？主張農治者自然把世風的不古，道德的淪亡，歸咎到都會的工業。好像農民個個是天上安琪兒似的！這實在是住在城裏的讀書人白天的迷夢。不要說中國官吏的貪婪，軍人的橫暴，種種色色，都是由來已久的事實，與都會工業，沒有半點關係。就是農人，我想也沒比他們更自私，更慳吝，更腌臟，更缺乏同情的人。要是比較工人和農人，工人雖然有許多不道德，農人還夠不上說道德。這倒不是單單中國如此。愛爾蘭也是這樣，蕭伯納可以作證，俄羅斯也是這樣，所以要是蘇俄工人單壓制農人，我倒也還有幾分同情。不過中國農人的智識，更加低能了。

我很相信希臘哲學者的觀念，善是與智慧相聯的。一隻猛虎關在鐵檻中，不作惡事，那並不是善。一個人受了禮教的束縛，不敢為非，可以算善嗎？甲為了父母吩咐，不准狎妓，所以不逛窰子。乙為了怕染花柳病，也不逛窰子。他們有分別嗎？他們比逛窰子的善了嗎？丙為了人類的同情，不忍幹那樣的事情。他比他們如何？究竟世界的進步，要依賴那一種人呢？我承認社會中多的是甲和乙，丙是每時期極少數的引導者。他在前面走，無量數的甲乙在後面追隨着。所以禮教是不可少的東西。

不過禮教有時是吃人的東西。要是數百數千年前早已不適用的信條，把持了一切，不讓那少數引導者有

探索革新的機會，那麽禮教就可以吃人。眞理不是絕對的，善和美不是千古不變的。在某種時期，某種環境之下的善，在另一時期，另一種環境之下，不一定是善。「數千年來，所恃以繫人心於不弊者」的「先聖之禮教」，到現在不能不「淪亡」，正因爲它是「數千年」前「先聖之禮教」。禮教像長城，不是一朝一夕能倒塌的。它的淪亡，「由來也漸矣」。所以我們很遠的祖宗，就已經歎「世風之不古，道德之淪亡」。可是他們不想法去尋找那適宜於新環境的禮教，仍舊墨守數千年前古聖的大道理，所以一天糟一天，直到今日，政體改了民治，經濟又漸漸的有了都會工業的制度，自然完全傾倒，無可挽救了。在這時候，不去研究物質和精神文明先進國的新道德觀念，做我們的借鑑，却長吁短嘆，以爲「國將不國」。難道大家同聲一嘆，長城就重新鞏固了嗎？孤桐先生算究竟比較聰明些。他們知道中國的舊禮教與新環境不相合。可是他們不去找適應新環境的新禮教，却想退到適應舊禮教的舊環境。這眞好像要叫江河倒行，叫中年人變成初生的小孩，一定同樣的勞而無功的。「開倒車」三個字，描寫孤桐先生農村之國的主張，一點是不錯的。自然有人要說了，歐美的新道德觀念，他們自己還不滿意，我們能依樣葫蘆嗎？老實說，我承認歐美人也還沒有找到十分滿意的新禮教，可是他們是在找，我們正應當做同樣的工作，並且他們已經得到的成績，已經很夠我們的參攷。

道理是與智慧相連的。知識也是精神文明的一方面。在這一方面，我們更加瞠乎在後了，不要說我們的工藝科學不及人，就是講玄學，我們就追上人家了嗎？不要說玄學，就是講國故，那應當不成問題的了，可是少數西學者的供獻比我們的國學大家多的多，恐怕我們要有一個比較有用的國學研究院，還得請西洋學者來指導。

關於文字，將來有機會，也許還有幾句話要說。

文化的交流

陳西瀅

「我中華物質雖不及他國，而文化之優異有足多者。」這句話引起我們的注意後，不到幾天，就有了很好的證明。真的，像三月十八那樣的慘殺愛國民衆，只有在文化優異中國才看得到。他們那些物質文明先進國，在物質文明已經發達之後，從不曾有過這樣優異的文化，除了對待他們所認為物質文明不及他們的民族。可是，就是對待他們輕視的民族，他們也只殘殺反抗他們的人，從來不流挺身做他們的後盾的民衆的血的。

要是我們的「文化」就是這樣的「優異」，我還覺得是越不「足多」越好些了。要是我們的「精神文明」就是這麼一回事，我情願還是不要我們原有的「精神文明」吧。

我聽人一談中國的精神文明，就免不了想到莊子秋水篇裏的河伯。他老先生因為『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便『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幸而他『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得到『東面而視，不見水端』的經驗，才發生了『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的感想。要是他像中國目下的老先生——也不限於老先生——們一樣，抱了幾篇古聖先王的教訓，沾沾自喜，他們怎樣會覺悟到『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呢？

我們不如人家的東西多着呢，就是講精神文明的話。在道德方面，我們已經說過了。現在又加了三月十八的一個新證據。在智識方面，我們的工藝，科學不如人，政，法，哲學也不如人，也已經說過了。現在再進一步，我們可以說就是我們的藝術，文學——音樂簡直談不到——也不見得有什麼『足多』的『優異』。

文藝是保守國粹者的末一道戰壕。他們就種種方面都失敗了，認了輸，可是打殺他們也得說我們的文藝比人家高。十幾年前我認識一位國學大家。他雖然不懂得蟹行文字，也曾經跟了什麼大臣出過洋。他說他走遍了

地球，像二十四史那樣的傑作却不會見到。新近我也居然賣掉了幾十本洋書，買了一部價廉物不美的二十四史。我翻看了幾天，實以想不起有什麼超絕一世的特點來，講精確可靠罷，歐洲許多史書都遠在它的上面，講容量的繁多罷，就是英國的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一部書已經不會比它少；講時代的高古，文章的雄奇罷——像史記那樣的文筆，自然誰都得低頭拜倒——歐洲也有它的 Plutarch's Lives。可是我們舉一種歐洲文學的特產，那偉大的史詩 Epic 如Homer的Iliad和Odyssey，Virgil的Aeneid，德國的 Nibelungen Lied，Milton Paradise Lost；我們拿什麼來比擬？我們恐怕也只得某留學生，舉些「木蘭歌」等來塞責了！

比較兩種極不相同的文藝系統是徒勞無功的事。我們不承認中國的文藝超過一切的文藝，可是也不願意說歐洲的文藝勝過中國的文藝。秋水篇的比喻，這裏可以稍稍變動些。這裏河伯順流而東行，不是到了北海，却遇着了另一股大水。這兩股水匯合在一處，就成了浩浩的江流。文藝的流行是永久不息的，可是以前各河流都從發源地流出，各自經過了種種不同的清幽美妙，繁華綺泥的境地，一路遇到了許多其餘的河流，越集越多，越合越多，成了洋洋乎大觀了。在百餘年前，哥德，希勒，看見各國的文學都互相發生和受着影響，各國大文豪的作品都不止受本國讀者的馨香膜拜，就提倡過世界文學。從此以後，世界文學的趨勢，一天明顯一天。可是歐美人所說的世界文學，不過是歐美一系的河流。東方一系，印度一系的文學，他們沒有算在裏面。不用說，一定得等這幾條大河匯合在一處，才有眞正的世界文學。

這樣的趨勢已經在發端了。中國詩在英美德法，深受一般讀者——尤其是文士們——的歡迎。有些批評家說它是天幕上新發見的一顆明恍恍的星辰，將來一定會成西方詩人的新的「靈士披里純」。實在。中國詩在西方新詩人的作品中，好像中國日本畫在西方新畫家的畫布上一樣，已經留下些不可捉摸的痕跡了。歐洲文學的影響中國的新文學，更是顯而易見的事，雖然大都還是皮毛的，膚淺的。我們希望有志文學的人，多多的飲些歐洲文學源泉裏的清醇的甘露，再期進一步，以至百步，千步的深造。

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

陳西瀅

全世界每年出版的書籍總共有多少？它們平均的壽命有多少年，多少月，還有多少天；它們裏面有百分之幾，千分之幾，還是萬分之幾夠得上永垂不朽的希望？這些問題都是很有趣味的，雖然不容易答覆。

國際聯盟預備供給我們一部分的答案。他們想每年發表一個書單，列舉一年來全世界出版的四百種鉅著和傑作。這當然不過是一種淺陋的嘗試能了。全世界每年斷不會有四百種傑作。一年四百，一世紀不是四萬了麼？然而在當時，全世界出版的書，每年總得在十萬部以上，四百又非常之少了。並且出版的時期太近了，作品沒有受時間的淘汰，選擇恐怕不大會得當。然而，就因爲如此，我覺得這種試驗是很有意思。你想，一個人在五十年，或百年後，那時黃澄澄的金粉已經從粗沙石中淘出來了，再看一看五十年或百年前的所謂傑作，不是頂有意思的嗎？

好像中國，在這一個計畫裏，也被認爲三等國了！那就是說，每年出版的新書在二千至二千五百部之間。以文化優異自命的中國人也許要勃然而怒了。我們因爲物質文明不發達，所以財富兵力不及人，以至不能列入頭等國，猶可說也是我們的文化，怎樣能受這樣的屈辱呢？我却覺得這三等國的頭銜，我們已經受之有愧了。我們每年出版的新書，何嘗有過二千呢？至於，每年出版的書籍，可以列入世界作家之林的，可以數完一隻手的手指麼？

我因此想起，我們自從有了所謂新文化運動以來，在思想文藝上有了多大的供獻？一個外國的文人學者來調查我們的成績時，我們能夠指出幾架書，抱出幾堆書，還是輕輕的舉起幾本書來，很自負的讓他去研究？我不知道別人怎樣的回答，我自己大約只能輕輕的舉起幾本書來，用不着面紅。要是他像國際聯盟那樣，限定了

數目，要我舉起名字來，那麼我的十部書大約是左列的幾種了。

第一部我要舉的是胡適文存。胡先生是新文藝，新思想的先鋒，他的書是萬不可少的。他的那一部書可得要斟酌一下了。我不舉嘗試集是因爲我不信胡先生是天生的詩人，雖然他有些小詩極可愛。我們只要看他說的：『文中有三個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動人，第三要美』，和『美就是「懂得性」（明白）與「逼人性」（有力）二者加起來自然發生的結果』，就可以知道他的詩不能成家的緣故，同時也可以了解他的說理考據文字的特長了。我不舉中國哲學史大綱是因爲這種開經覓路的著作，雖然力量驚人，早晚免不了做後起之秀的階級。胡適文存却不但有許多提倡新文學的文字，將來在中國文學史裏永遠有一個地位，他的水滸傳考證，紅樓夢考證也實在是絕無僅有的著述。胡先生在新近給我的一封信裏說起：他善於活用古史的話「什麼史料，到我眼裏，到我手裏，都是活的」，這話實在非常的確切。

在思想方面，吳稚暉老先生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與人生觀」是當然有一位置的。無論你贊成或反對，他的那「漆黑一團」的宇宙觀和「人欲橫流」的人生觀斷不肯輕輕的放你過去。他那大膽的精神，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氣概，滑稽而又莊嚴的態度，都是他個人獨有的。他的思想進展的線索，我們可以在他的其餘的論文和通訊裏看察到。可惜現在流行的吳稚暉學術論著和吳稚暉先生文存都不能給我們多大的幫助。他曾經答應亞東書局，自己編選一部有系統的論學文存，可是恐怕它出版時，我們的望眼也穿了。（吳先生是我二十年來最欽佩的一個人，可是他並不是我的娘舅，我也從不曾有過娘舅。有些人 如用他們的話，應當說，有些東西——以爲無論什麼荒唐的流言，只要他們重複說的次數多，就會成事實的。你偶然指出一件來，他們還得問，你爲什麼早先不聲明！好像他們一天到晚造了謠還不夠，還得你代他們負責似的！）

在學術方面，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的價值是不容易推崇過分的。他用了無畏的精神，懷疑的態度，科學的方法去整理一篇幾千年來的糊塗賬，不多幾年已經開闢了一條新路，尋到了許多大漏洞。這本書現在還正在印

劇中，因爲一部分早就在努力上發表過，所以羣列在此了。顧先生因爲事務太忙，不能把所有的材料整理一番，重新寫過一遍，是我們引爲遺憾的事，可是就說他那一篇十萬字的序文—也許自有序文以來，從不會有這樣長的吧！敍述他求學的經過，治學的方法，和懷疑古史的由來，已經是極有價值的供獻了。

十年以來——從民國六年一月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起，直到現在，不是已經十年了嗎？——新文學的作品，要算短篇小說的出產頂多，也要算它的成績頂好了。我要舉的代表作品是郁達夫先生的沉淪，和魯迅先生的吶喊。郁先生的作品，嚴格的說起來，簡直是生活的片斷，並沒有多少短篇小說的格式。裏面的主人，大都是一個放浪的，牢騷的，富於感情的，常常是墮落的青年。一篇文字開始時，我們往往不知道爲什麼那時才開始，收來時，也不知道爲什麼到那時就結束，因爲在開始以先，在結束以後，我們知道還是有許多同樣的情調，只要作者繼續的寫下去，幾乎可以永遠不絕的。所以有一次他把一篇沒有寫完的文章發表了，讀書也不感缺少。有時他有意的想寫一個有力的結束，好像沉淪那一篇，我們反感覺非常的不自然。他的小說雖然未免因此有些單調，可是他的力量也在這裏。他的小說裏的主人翁可以說是現代的青年的一個代表，同時又是一個自有他生命的個性極強的青年。 我們誰都認識他。魯迅先生描寫他回憶中的故鄉的人民風物，都是很好的作品。可是孔乙己，風波，故鄉裏面的鄉下人，雖然口吻舉止，惟妙惟肖，還是一種外表的觀察，皮毛的描寫。我們記憶中的鄉下人，許多就是那樣的，雖然我們沒有那本領寫下來。到了阿Q正傳就大不相同了。阿Q不僅是一個 type ，而且是一個活潑潑的人。他是與李逵，魯智深，劉老老同樣生動，同樣有趣的人物，將來大約會同樣的不朽的。（我不能因爲我不尊敬魯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說他的小說好，我也不能因爲佩服他的小說，就稱贊他其餘的文章。我覺得他的雜感，除了熱風中二三篇外，實在沒有一讀的價值。）

青年人有不做詩的麼？要是有，我想也不會比鳳毛麟角容易找。難怪我們常聽見人說，新詩多的像雨後的春筍。雖然這個比喻有些不切當。與其說新詩像雨後的春筍，不如說新詩人像雨後的秋蛙吧。

要是你的耳朵像我一樣，不懂得音樂，聽人秋蛙歌唱是不容易辨別它們各自特殊的音調的。可是它們歌唱得多麼高興，又多麼自然，它們在有一時期是不得不唱的——那就是說，有一個時期它們是詩人。青年人也誰都有一個詩人的時期。這大約古今中外都沒多大的分別。不過古今中外，大約很少有我們現在這樣發表的方便。

這也許可以部分的解釋新詩雖多，滿意的供獻却不多的道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新詩的模型，聲調，修辭，造句，都得重新草創，它的困難比別種作品大得多。

我想起的兩種新詩代表作品是郭沫若先生的女神，和徐志摩先生的志摩的詩。女神很早就出版，志摩的詩去年秋才印成單行本，放在一塊幾乎就可以包括了新詩的變遷。並且它們的作者都是詩人，而且都很有些才氣。郭沫若先生有的是雄大的氣魄。他能在新詩初創時，排開了舊式辭章的束縛！雖然他對於舊詩詞，好像很有研究的！自己創造一種新的語句，而且聲調很和諧。可是他那時的力量還不足，因此常常像一座空曠的花園，只有面積，沒有亭台池沼的點綴。他許多詩的單調的結構，句的重複，行的重複，章的重複，在後面又沒有石破天驚的收束，都可以表示郭先生的氣魄與力量不相稱。我們希望，并且相信，郭先生會有力量撐得起他氣魄的一天。他在他的文藝論集的序文裏說他的思想，生活，作風，「在最近一兩年之內可以說是完全變了」。我們揩揩眼睛，看他將來的作品吧。

女神裏的詩幾乎全是自由詩，很少體製的嘗試。志摩的詩幾乎全是體製的輸入和試驗。經他試驗過有散文詩，自由詩，無韻體詩，駢句韻體詩，奇偶韻體詩，章韻體詩。雖然一時還不能說到它們的成功與失敗，它們至少開闢了幾條新路。可是徐先生的供獻不僅僅在此，他的最大的供獻在他的文字。他的文字是受了很深的歐化的，然而它不是我們平常所謂歐化的文字。他的文字是把中國文字，西洋文字，融化在一個洪爐裏，鍊成的一種特殊的而又曲折如意的工具。它有時也許生硬，有時也許不自然，可是沒有時候不流暢，沒有時候不達

意，沒有時候不表示它是徐志摩獨有的文字。再加上很豐富的意像，與他的華麗的字句極相稱，免了這種文字最易發生的華而不實的大毛病。可是徐先生雖然用功體製的試驗，他的藝術的毛病卻在太沒有約束。是文字方面；有時不免堆砌得太過，甚至叫讀者感覺到煩膩，在音調方面，也沒有下研究的工夫。因為他喜歡多用實字，雙雙的疊字，仄聲的字，少用虛字，平聲的字，他的詩的音調多近羯鼓鐃鈸，很少提琴洞簫等抑揚纏綿的風趣。他的平民風格的詩，尤其是土白詩，音節就很悅耳，正因為在那些詩裏他不能不避去上面所說的毛病。

戲劇方面的成績就大不高明了。一般的劇本，恐怕還比不上文明戲，因為文明戲裏的人物雖然同樣的荒唐，言語同樣的無味，可是它們的情節至少比較的興奮些。西林先生的一隻馬蜂等幾種獨幕劇，是一個極大的例外。這些獨幕劇的結構非常的經濟，裏面幾乎沒有一句話是廢話，一個字是廢字，它們的對白也非常的流利和俏皮。這許多是誰都承認的。可是許多人就只承認這許多。他們不知道劇中人專說俏皮話，是因為他們不能說別樣的話。他們不是些木偶，作者借他們的嘴來說些漂亮話。他們都有生命，都有思想，只是他們的思想與平常中國人不一樣。他們是一種理想世界中的人，可是他們在理想世界，比我們在這實現的世界中還生動，還靈活些。也許他們是幾百幾千年後進化的中國人。他們的理智比我們強，他們的情感也多了幾百幾千理智的熏陶，成了一種——要是有這樣的一個名字——理智的情感。西林先生的長處在這裏，短處也就在這裏。

要是沒有楊振聲先生的玉君，我們簡直可以說沒有長篇小說。可是玉君並不在這裏備一格充數的。你儘可以說它的結構有毛病，情節有時像電影。你儘可以說，他的文字雖然流麗，總脫不了舊詞章舊小說的氣味。甚至於你儘可以說，它的名字的主人，玉君，始終沒有清清楚楚的露出她的面目來。可是只要有了可愛的小女孩菱君，玉君已經不愧為一本有價值的創作了，何況它的真正的主人，林一存，是中國小說中從來不曾有過的人物。他是一個哲學家，可是並不是言語如木屑似的哲學家，他是一個書獃子，可是多麼可愛的一個書獃子！他對朋友的義氣，對女子的溫柔，對強暴的反抗，對弱小者的同情，以及種種——例如喜歡同無論什麼人發議

論的——癖性，都使他成一個叫人忘不了的人物。要是他生在法國，再多活三十年，也許成了像法郎士的 Sylvestre Bonnard 一流人。可是林一存是少年的中國人，而且就是林一存。

現在要說到兩位女作家了。一位是幾乎誰都知道的冰心女士，一位是幾乎誰都不知道白薇女士。冰心女士是一個詩人，可是她已出版的兩本小詩裏，却沒有多少晶瑩的寶石。在她的小說裏，到常常有優美的散文詩。所以我還是選她的小說集超人，超人裏大部分的小說，一望而知是一個沒有出過學校門的聰明女子的作品，人物和情節都離實際太遠了。可是裏面有兩篇描寫兒童的作品却非常好。

白薇女士的名字在兩月前我們也從沒聽見過。一天有一個朋友送來她的一本詩劇「麗琳」（商務），我們忽然發見新文壇的一個明星。她是與冰心女士很不相同的。除了母親和海，冰心女士好像表示世界就沒有愛了。麗琳二百幾十頁，却從頭至尾就是說男女的愛。它的結構也許太離奇，情節也許太複雜，文字也有許些毛病，可是這二百幾十頁藏着多大的力量！一個心的呼聲，在戀愛的痛苦中的心的呼聲，從第一頁直喊到末一頁，並不重複，並不疲乏，那是多大的力量！

本來說十本書的，現在一寫就成了十一本。好在我並不是受什麼試驗，就讓它去吧。

中國新出有價值的書雖少，當然不止十一本。可是我不願意也不能做一個詳細的測量。我不願意，因爲這樣的工作太苦了。我不能因爲我本來不是批評家，何況幾乎不看新出的書。這到得申明的，我不看新書，並不是因爲我不高興看；也不是全因爲沒有時候去看；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爲我沒有錢去買來看。這一年來，我把以前定的幾份外國雜誌都停了，所以已經八九個月沒有看外國報，那裏還有錢買中國的新書。（好像有人說我有一篇什麼文章，是抄襲外國雜誌的某作家的。我聽了覺得非常的慚愧，因爲我非但沒有看見那篇文章，並且沒有看見過那位作家的名字。可是我覺得我應當看見這些文章的！錢實爲之，謂之何哉！）

我對於中國新文藝的前途，還是懷着很大的希望。我相信，這希望不至於落空的。據 Jastrow 的統計，四

十七歲至四十八歲是著作家出產最偉大的傑作的年齡。這話我們固然不用相信，可是我們的新作家，無論我已經說到的或沒有說着到的，除了極少數的幾個人外，大都是三十左右的人。他們每年總得有二三十年的創作成著述在前面。何況他們後面，已經來了一羣更年輕的人。這是留心有幾個刊物的人，少不得能夠覺察的。

——載西瀅閒話，新月版。

山中雜記

徐祖正

一

一上午整理行裝，心中略帶難過。想到我要與這個住熟的家庭分別了，我實在覺得捨不得。這是感傷病麼？我照實對李牧師說，又照實寫信對啟民兄說。看李牧師也像對我依依。他要我再一同吃一次中飯後走。中飯後，叫來的藤轎已在大門外等候我了。坐進藤轎，在大門口與李老太太李牧師等道別。兩件行李叫了挑夫跟在後面。毛金華也跟着送我進山去。昨夜來沒有睡好，今朝來頭沁沁的不舒服。不一回轎子已出了北門。左邊的羣山蒼翠。眼見漸入山道，常在鬱葱的樹林中經過。只有轎夫們着地的脚踵聲斫破了山林中的靜寂。我在轎子內想道此去不知安吉如何。那種大寺院，給我糊裏糊塗搬了進去，後來如何酬謝？於是更覺得膽怯。轎子到山門了。我泰泰然的走進去。穿過好幾進大殿，走到隱秀的方丈裏去。香伙出來招呼。說當家今天進城去了。看那個香伙還和善可親。他領我到前天看定的後院一個房間裏去。後面的行李及毛金華等也來到了，搬進房間來。要毛金華給我安排定當後，教他早早囘去罷。教他留住在李家幫他們的忙。他去後我倒臥在床上。休息多時方能把方才不安的心緒鎮靜下來。此刻起床來走到房間外的小院裏去。隔牆是個竹林，雜有高古的大樹。枝葉滿蓋在院子上，我住的屋面上，有陰雨的樣子。鷹鳥的飛舞徊翔特別的多。走到前院，會見那位監院西境師。他是個非常拘謹的人。他又要陪我走了。我只得反爾陪他走走似的，和他在寺內從這殿走到那殿。又走到

隔壁那個竹林裏去。西境師在竹林下仰昂了頭，兩手擧起了寬敞的海青袖叉着腰，靜看了一回飛翔鳴叫的鷹鳥，指點我而說道：

「每逢天氣快變，鷹鳥必定那麼多。」

我像就是聽了那句話也還領會不到禪意似的，只是唯唯。我又陪他回來，走過幾個大殿，走進方丈，到我的房裏。他陪我坐了一回而去。我從此是一個人！心裏着實感到一種莫名的悲傷。像被世人離棄了的那種悲傷。深山的古寺裏眞是清寂。心腦腸腑都是透徹那樣的清寂。香伙端晚飯來了。還適口。吃了到山門外右邊那個高坡上去。發見去年夏天與王仲廉朱若水兄等曾遊之地，那個懸崖上的大石橋邊。黃橙橙的山百合開在薄暮的溪谷裏。下面有幽靜的鐘磬聲了。

清晨入古寺
初日照高林
曲徑通幽處
禪房花木深
山光悅鳥性
潭影空人心
萬籟俱此絕
惟聞鐘磬聲

唐朝常建的這首破山寺後禪院的絕唱正是歌咏這個今名的虞山興福寺了。我住的後院或許就是常少府駐足地的後禪院罷。那末這個鐘磬聲也是同一的鐘磬聲麼？我不再穿鑿了。因爲同一地方同一鐘磬聲，而聽的人不同，有什麼相干呢？近來每多這樣的嘆息。

不過我得了一個考證。第二句中的高林本可作爲高古的樹林解。通行的唐詩解註本上好像是那麼解釋的。此刻在寺境內廟壁上發見一塊石碑，是米芾寫的這首詩。而旁邊又有一個小碑，說破山寺之東相距一箭地有一高林寺。本來從北門外的大街轉到這興福寺走的那條二里餘的林路上最初必先經過的是那高林寺。而此刻就是高林寺的遺趾也是渺焉難尋的了。

梅村集中有首夜發破山寺別鶴如上人。

得來松下宿
初月澹相親
山近住難定
僧高別更眞
暗泉隨去馬
急月捲歸人
過盡碧雲處
我心慚隱淪

那位西境師看來頗有修養，不見得不是高僧。我固尙未與他作別。然而照我近來空漠的心懷，雖到臨別，雖別的眞，也不見得有詩了。萬事只有祈禱！

四

記得在興福寺後面的山腹裏有一個名巃珠洞的古剎。出門當時原來抱了這個目的在心，如今是沿着溪流邊的幽徑慢慢地走去。舉眼不見天日的那麼茂密陰森的雜樹林，圍繞着我的去路。只找漸向高坡去的小徑走上

去，大概必定找得到那個目的地。從習慣成了性僻，每逢走生路不喜歡問人。在密林裏也有茅屋幾椽的小村落，偶爾在滿罩綠蔭的農場邊發見個把面貌謙樸的農夫，自己也不想去問他，只同他打個招呼走過。

那條悠靜的山溪在不知幾時已與我分手而去了。自己此刻已在地勢稍高的林叢裏了。在疎鬆的清朗裏見到許多規模宏大的古墓。及到走近去一看，也只是「江西省候補縣丞王公○○之墓」，「加一級同知銜周公○○之墓」等算不上什麼顯宦高官，而死後的排場已經如是，想見他們生前的享受，也定比我們亂世之民高出萬倍了。如是從而生起了思古之幽情。對於古時的追慕往往生起對於現代的嫌惡。寢饋於古書籍的人們也難怪要去咒咀近代的文藝了。

愈到了高處，古墳愈多。從疎林間豁處望見方才從那裏面被拂而過的那些葱翠的密林。身上覺得熱而有點疲憊。但是目的地的簾珠洞還不知道在那裏。儘在這些荒墳裏亂走，心裏委實也有些空洞的膽怯。

略帶了些焦燥的努力，被我攀上了那個小岡的頂巔了。就在那個頂巔上看出一條較闊的大道。只有這條大道一定可通簾珠洞去——自己好像心有把握似的恢復了勇氣。

順着那條大路也走了好些時候。越過了一個岡巒轉面處，忽然之間一個展開的夾谷呈現在眼面前。另一嶂嶂聳起在隔一深谷的對岸。我的視線渺遠的飄到谷底展台處的山峽裏，似有一隻久斷香火的古刹。看到對面的山腹處也有蜿蜒着的幾條引領到那隻古刹去的山路。遠望那幾條山路，宛如盤旋的細索，寬鬆鬆繫縛在那個腰部。漫步走去，設想到對面那些條條的山路上不知走過了多少虔敬的迫切的，熱誠的朝山者；那些蜿蜒的山路本身好像能從遠處在那裏陳說。可是那一條山路是那一個人走開的呢，這是等於『江上何人初見月』那個永久的謎問了。我一頭心想着那個謎問，走着下坡的山路。逐漸清晰的那個山峽底裏的古廟映進到眼簾上來了。直覺到那個就是我要找尋的簾珠洞了。初夏的殘陽還是熱烘烘的從對岸的山上面射下來。順道而下，就到了懸在兩峽上面的一條巨岩石橋上。自己已在由下而上仰瞻得到廟門上一塊剝蝕了的『簾珠古庵』的匾額位置上，橋

頭盡處又有一座巨大的岩石。那隻廟是建築在巨岩本身上，從此俯臨下視於兩峽之間，渺遠地維繫着綠着山腹間的細道而來的人們的心魂的。

走上那個巨岩邊的石級，踱進剎飩匾額下的山門，見到一個院子。院子對面是正殿了。殿內照例的地方有些照例的佛像。終是不見人面。只有看得出時常打坐的一個蒲團及旁邊一脚櫥椅上面的蒲團，好像留着人去不久的凹窩，併且表出一種枯寂裏的安靜。正殿後面是後院，又信步走入側殿都不見人影。又從側殿穿了幾所空屋，適巧又到了方才山門的近旁來。那所空屋的窗子是俯臨澗谷的，我在那邊暢了些神然後又從山門走出。在空廟裏穿了一週，心裏更其覺得怪空漠的。下了原來的石級，只有歸去的路了。坐了下來休息。眼看岩石橋彼岸的山路上還晒着太陽。心想道等那個太陽晒過了對岸的山路然後囘去罷。而囘頭去看背後崢嶂上的日頭却已見不到了。正在那時，我的視線偶爾飄到方從上面走下來的那山門前的巨岩平台上去，見到高高地在巨岩石上聳着一個對着下面靜視的人影。那個人影上面適巧有些樹蔭遮着，現得那人的臉貌不甚清晰。他既無動作又無聲息，只是入了定的那樣對着下面靜視。下面被他靜視的只有我。我又看到那人體格之雄偉。雖在他的靜默中得到了些尊嚴之感，畢竟在如此荒山裏，有點胆怯。於是我也保持不出聲，悠然眼看着對岸山路上的日脚。

我又囘頭去看他時，他從靜視的狀態變在那裏漫步了，但還注視着我。我於此時看到他身上是穿的僧服。我此時方稍安心，一頭仍注視他在上面那個龍行虎步的樣子。我們對看了好幾次。他先開口了。

『何不上來坐坐去。』

『這裏很好，謝謝你。』

我知是囘答後又看他兩手叉着腰一頭走着，向山谷下凝望的姿勢非常雄偉。於是我就覺得要和他攀話去了。自發的走上石級去。和他初次接談時就覺得自有出家人那樣現露於言語眉目上的謙遜委縮。請教姓名後，知道他名『永一』，安徽人。宣統二年出的家。早先是務農的。我覺得再不好尋問他所以出家的原因。因為想

到出家人定有想定了的一念。這個一念或是什麼，或是什麼，大都就在口頭，而有時說也說不出口的。

我聽他說在這幾年間已走遍名山，如峨眉五嶽之類。每到一處可以任意居留。路上又是隨緣食宿，身上可以不帶路銀。我聽了非常欣羡他。我說『你們出家人眞是來去自由』，那麼讚美他的僧侶生活。他照例是那副謙遜委縮的言語眉目對我說道『我們這些是世上沒用的人』。我看出他說話時也並非故事謙遜。在如此荒山窮谷裏，一個人朝朝暮暮的枯寂下去，自己當然有被一切的世人離棄以後的焦痛。方才正殿內的那個打坐的蒲團以及旁邊那個竹榻可以說明他的起居生活了。

『那裏的話。世上無論什麼人，爲自己修心養性都是要緊的。關於這一點，你們比什麼人都有獨到處。』我的話結局還是讚美。

我問他澗橋左邊山腹上的幾條山道可通何處，他說可達中峯。於是談到了此刻還住在中峯山廟裏我此次尙未見面過的舊友S君來。他說S君每逢晴日，常常越嶺而來，暢談竟日而去。他也知道S君從外國回來後，娶得了一位賢慧夫人。他聽說我與S君在同一的外國有相當友誼的，於是他就在我面前陳述了S君爲人如何淸高，求學如何懇切。我眼看到下面條條的山路，說時常有S君的足跡，因之渺想到好久不見的舊友S君那邊去；又沉思到那位S君把說是美滿的家庭，賢慧的夫人拋撇開了，來到這種荒山裏獨自枯居着的他生活的自得處。

眼看對面山路上的日脚已經移過了好久，被左邊的嶙嶂遮住，一不在意，已是晚色蒼茫的周圍了。問了歸路，他說依着對面那條寬闊的山路，一直走去就可不走方才的密林，直達興福了。我在晚色蒼茫裏與永一和尙告別。走下石級，踱過澗橋，一步步走着歸路的坡道。一回頭去，看見那邊岩石邊樹蔭下依然有個屹然不動作雄偉凝視狀的和尙。『望之儼然，接之也溫。』我在永一師身上記出那句話來。

『我們是沒用的人。』那句話又奇異似的浮現在歸途的心懷上。同時又有說那句話時，那永一和尙臉上表

現的枯寂神情。一忽爾又渺想到住在只隔一嶺遠的中峯山廟裏那個舊友來了。他是先我回國來，在一個江南著名的學校裏找到了職業，不久就在那個學校裏娶到那位賢慧夫人。他的豔聞就飄進我們海外羈客的耳朵時，大家現出的欣羨神色！去夏與朱湘同來常熟，在酒席上的談話裏，聽那個S說道『什麼新婚的幸福，和愛的家庭，都只是瞬間時日的滿足罷了。』在那時知道他住進山廟裏已有一二年。他住處此刻還在山廟裏……夜色蒼茫的山路走盡時，一抬頭去，前面高林盡處的夾道中黃牆上『興福禪寺』那個巨大的匾額，已隱隱在望了。

『這個世界以外定有另一個也能使人安住的世界。我今天的心胸寬暢極了。』心中那麼自得的時候，前院已聞得木魚聲，幽遠的鐘磬聲了，在靜寂的清夜山寺裏。

五

勞倦極了，勞倦極了。昨天走路太多，夜間苦楚又發。今晚夜飯後只在寺門外走走。沿着林道右邊又走到了那條離寺門不遠的高坡上巨岩石橋邊去。橋上徘徊了些時，發見有一條黃石子補成的山路在接近走着的山路地方。被大雨後的山水沖壞，初看認不出是條路了。只要在雜樹林下攀登三數丈遠就可以走上那條黃石子鋪成的路。想想上面究竟可通什麼地方罷，於是攀援而登，一步步走向前去。知道這是漸漸走在興福寺前對面的山頭上去。黃石子路是新鋪的，石子邊上還未脫鋒角，知道一向是少人往來。隨着幾個轉折，就到了盡頭處了。石路盡處是新建的一個大石墳。白石的華表，碑坊，石欄干；直通塚穴的墓道都是整塊的白石砌成，兩邊是冷松靜木蔭罩着。碑坊上寫着『天寧塔院』下面署名『弟子程德全謹書』，知道這是常州天寧寺老和尚的墳墓。看看這些白石已經所費不小了。又是愛發議論的性僻來了；『既然生在空門，又何必死後給他那麼物質上的壯麗呢。』

背着墓門，向山下遠眺去，又發見這個優良的地勢眞是大費揀選而得的。下面層層的林木蔭子下就有藏蓋

着的興福寺。把日光放到稍遠處去，有一片茂密的樹林，那裏面許多的道場僧舍都是興福寺的廟產。又望到日極處，那裏有渺渺一水與地平相接，知道就是揚子水色了。在墓畔出神了一會，再從白石墓道上深進去，深盡處是主穴的饅頭塚，這塚也用白石築成。塚的周圍又是方方一個補成白石面的小場，周圍都又是白石欄干，後面緊接着山背了。比石碑坊處又高了一層，我以爲此處當更無人跡，一個人正在高眺遠矚的時候，忽然從塚後現出一個白衣人來，我驟然爲之一凛。但看那人倒並不理會。手裏拿着書，讀得很熱中的那樣，又像略帶微吟。身穿的就所謂『衲』的那件短衣了。赤脚着的草鞋在石坂上走不出聲音。他見人似屬未見，只顧念書。我也留了神，保持沉默。塚畔石欄干邊發見有條上通山背的小道，也是用白石堆成的。我走完石級，眼前是一隻小廟。望望裏面似有人住的。正在徘徊間，方才那個白衣僧也走了上來和我打招呼。我也恭敬的回答他。他請我入內稍坐，我就不客氣的進去了。一直走到殿上，遂又走進他住的房間裏去坐下。我報姓名，他通名號。他名『徑西』，湖北襄陽人。我說往年到過湖北又會到過襄陽——（想起來那還是十四年前隨在所謂北伐軍營幕裏的時候），於是彼此好像找見了第二鄉親似的談得來了。他與昨天後山裏遇見的『永一』師不同，一見面就能告我出家的動機，又發揮了他爲僧的抱負。說家裏本極富足，家鄉自遭白狼之亂，殺人如麻，人死還不如狗死。於是煩悶頓生，想到人生畢竟生從何處來，死到何處去。就此慨然出家，追求那個煩悶的解決。從家門出來，最初順着那條漢水而下，在武昌的洪山逗留了些時，從此又發脚東下，倆來也有若干年的求道歲月了。說在杭州住了兩年，此刻一個人住在這個歸興福寺管轄的天寧塔院裏。我看他年紀還輕，自有一種鄂人特有的表情。想道在我鄂中漂流的時代，他還是一個小孩年紀呢。本來白狼之亂，距今約莫也有了十年了罷。他人還誠實，從木板牆邊取出一個一磅容量的熱水壺來，倒出一杯白開水給我喝。和我說話時微有口吶，嘴唇邊時時起着痙攣。知道他已抵耐久了那種孤獨的壓迫。

畢竟徑西師年紀還輕，隨處有些鱗角，時時有對我勸善說法的意思。我只贊他有志。我說新興的中國本來

百事待舉。各宗教之復興又正其時了。宗教界也缺乏眞正的人才。西哲有言曰：民族之覺醒須先有靈魂之覺醒。我說同一教主，我也理解釋迦之慈悲，而又景愛耶穌之血性。

一不在意，我自己也現了鋒芒與他發了議論了。急切下山來又是落寞的黃昏時分了。

一頭走着林間的夜路，想起方才天寧塔院裏那個徑西師房內板牆上懸着一本木刻顏眞卿的大字碑帖，大概是他朝晚用作觀摹的。說也奇怪，我在武昌糧道街上也曾賣過一本與他同樣的顏字帖，在那邊閒居時候還當眞的臨摹了些時，如今還許在書篋內找得出。

『近來的僧侶中也儘有些奮發有爲的人了。像那個徑西，總算是一個有志者。我更欽羨他那種堅決斬截徹底於孤獨的精神。覺得自己在風塵中所步的那條孤寂的道路，其實還算不上一回事……………』一頭沉想着，沉想着，漫步踱進『興福禪院』裏去的是我。

九

木末芙容花
中山發紅蕚
澗戶寂無人
絲絲開且落

口吟着這首悠古的詩句，發見我的心又已沈靜而蘊潤。我是坐在東廂房長窗格下看着窗外院子裏木棚上的一顆玫瑰花。那個掩蓋半院的木棚上翠綠的葉子間有一朵朵灼紅的花。第一次走來發見這個花棚時候，心裏懷着一個絕大的驚異。有那麼幽暱的處所！玫瑰花是我向來心好的花名。山中靜院裏如今獨對著的是那麼繁富的

玫瑰花叢。花下平補的庭石上眞是綿積滿堆樣的落紅繽紛了。小鳥在花枝間啄啄，把翠綠灼紅的葉蕾上晶瑩的珠滴毫不珍惜似的震落下來。纖細的脚掌踐伏了軟嫩的花枝給了一個不意的反動後，它們就半帶輕狂，更是重重的一蹬，蓬　　的一飛。晶珠萬滴，晶珠萬滴！我知道它們眞是纖細的小鳥兒。如今飛過了砌着梅花瓦的白粉牆，鑽進花瓦裏看得見後園密密的竹林裏去了。於是囘來的是周圍的靜寂。只有那顆繁富的玫瑰花一朵朵向人含嫣，向人招展，向人點首，向人微笑——在靜寂的不言中。

『澗戶寂無人
　絲絲開且落』

我又那麼微吟著，在我的心頭，又在玻璃長窗格的東廂內走走。室內陳式之古樸而精雅，在滿堂的字畫中，在堅整的桌椅上表出。黝暗的天花板下掛着一堂四個玻璃的彩燈。燈的四角都有長長的流蘇。想到每逢大戶人家入山來做道場佛事，有的全家男女老幼都來山中住宿的時候，這間精舍是如何適合他們從俗世的情誼中提醒出對於往生者永久的哀思與追憶。想到那種時候也許有隨着家裏的尊長入山來伴伴熱鬧的男女青年們在這種流蘇氣的燈燭下偶然發見了另有一番莊嚴肅敬氣的尊長們的臉面時候，在他們她們軟玉溫香的心弦上不知要加添多少人生的緊張味與深刻味。

與東廂成對稱式隔着一個中殿的有個西廂。裝璜陳式與東廂相仿。也是極幽致的一間客廳。長窗格外面的院子比之東廂却狹小一半。那個白粉牆下的花壇裏面不是玫瑰花乃是已經開過了的杜鵑花樹。花壇前面是一個小小的金魚池。池北小石路通去的是個月字門。門內就是後院的西房——我住的房間前面小方天井了。站在小方天井裏與坐在西廂方整的紅木椅上越過了白粉牆可以看得到的綠竹與長松，這是接連東廂粉牆外以及圍繞後院的背面與我住房背面的那個後園了。東西兩廂間的中屋乃是方丈內最莊嚴的所在。正中設有一個高高的法座。座旁倒豎一根朱漆老樹根的法杖。法座後面屏門的上部以及兩邊牆壁的上部都掛着方形黑字朱漆的木牌。

上面都寫着兩個一面的大字。什麼叫『升座』，『講經』，『傳戒』之類，也不知幾時應用，怎麼用法；總之是莊嚴的佛教規範。中殿前面是個較大的庭院。從這個庭院走過，向右再向左穿過一條長長的走廊，就可通到興福寺的本殿，從外面山門進來須先過一個中殿然後走到有『大雄寶殿』的本殿，再從本殿穿過長長的走廊進來的就是方丈了。

我方才從我的住房經過了後院中間的『影堂』從側門裏走進東廂去的。是深靜的下午。如今我又從東廂另一側門踱出來穿過有法座的中殿走到那個較大的庭院裏來。中庭兩邊也有梅花瓦砌着的粉牆。粉牆後面靠東一邊是庫房以及方丈監院等的住房，一邊又是精雅的客人房間預備進香入山來的人住的。當初我也看定那西邊的客房。後來監院西境師說有的客人恐怕嫌鬧，所以另在後院西房借作我的住房。有時日暮時分一個人在後院幽靜不過的住房內挨倦了走出來，經過了後院的『影堂』，穿過有法座的中間走到這個較大的庭院裏來立立，庭院裏也只有空廓的幽靜。在日暮時分空廓的幽靜裏，我站在中庭默聽前面大雄寶殿裏的誦經聲鐘磬聲由那個長長的走廊裏傳響過來。那個有數百人一起的大殿裏從沈靜含練的心喉裏傾吐出來的悠宛嘹喨的誦經聲往往使我駐足傾聽到幾乎失神。我每每想念到那數百和尚雖有根氣道心的厚薄深淺之別，但在崇高的殿宇內莊嚴的法相前他們從諳熟憶爛的經句中交流出來的那個融和一致的經聲不知有多少的恬靜，多少的默悟，多少的諦慰給於地上的男女。聽了他們肉的聲，生起了種種靈的景慕。這是我一向以來常在這個中庭內生起的景慕。今天時候尚早。雨後的中庭更極悠靜。石台上不見常常一個人坐着靜思默念的那個監院。遊人香客今天看來也是極少。我今天也是極少有的這種沈靜低徊的縕潤心懷。

「綠陰簾半揭
此景清幽寂
行度竹林風

像這麼半首詞句裏的江南初夏情景我此刻正在消受著呀！江南的春景可已被我在臥病的深山中暗度過的了。

中庭梅花瓦的白粉牆邊花壇內有枝葉並茂的芍藥花。正真的芍藥花還只是含苞未放。我走去灣下身子細看那些花蕾。有種伸展的勢力，可是時候未到以前是務必想蘊蓄深藏緊緊卷抱着的那個花蕾的嫩白玉掌上面，可以看得到刻鏤着的紅細絲紋。想道這或許是千葉的所謂簇紅絲或是聚香絲種罷。

仰望天空，晴陰莫定。濃密的濕雲裏也間有一線陽光。或者再不會馬上又下朝晨那種滂沛的雨來的了。一個人低徊着，想想近來的孤獨不一定單給些苦楚來。能在孤獨的抵耐裏找到僅有的寬閒的我了。

正在一個人的中庭散步自得之際，忽然從中殿內走出一個人來。衣貌風采是個中年紳士。我只好重回到觀看還未開放的芍藥花上。偶爾抬頭，看那個紳士似有和我招呼之意。在花前略略攀談，就知道紳士性沈名心槎（？）本縣人。他自說早年到過日本。他說客廳裏尙有同來的朋友，要我進去會會。我有點強強。說不如請他到我後院房間裏去坐坐。他固強，我只好走進西客廳去。見座中有一老者年五十許，淸癯的面容。口音同是常熟。兩個青年，三十許人。老者姓蕭，少者二人都姓程。忽然少者的一人臉露驚訝的問我道：

『曾與先生認識，不知是否——』

『呀，你是程雪門兄？』

我大喜忙去同他握手，眞是奇遇，眞是奇遇！爽快極的談了一陣。那位沈先生也莫明所以的只是傍坐納罕。雪門兄形容還是從前，面貌稍枯瘦而蒼白。與他談話中時露不大和藹的板澀，或竟是板硬。本來他走的道路是險硬的商業場中。這位程雪門兄還是十五年前上海商校的舊同學。是那時一別以來的老同學。記得十五六年前同在二年級的時候，我曾用墨西哥銀二元買他一隻兩面銀殼用鑰匙開旋的老式時表。記得我買後用了幾時覺得不大合式，於是我自己板轉了臉子強要他贖囘了去的，我此刻一頭和他談話，心裏眞感到羞愧。我那裏能夠怪他

此刻的板臉呢！相約明天不下雨，擬在上午進城在逍遙遊會他，再一次談舊。因爲說不久他又須往南洋去。

將要晚飯時又是一陣傾盆的大雨。其勢雄豪極了。晚飯後停了點。我冒了殘滴撐了傘從方丈走出，穿過長廊繞過本殿走出山門去看繞流山門而過的那條澗水。山門口的那條山溪已豐滿的了，濁水滔滔的在那裏無聲流去。踱過平版石橋從右手轉入山坂密林的石道上去。道旁高樹交叉，都像浸潤在綠水裏樣的滋翠。我慢步上走，想到那懸崖的大石橋畔一視那個洪流。正在走着想着的時候從遠處已聽到那個潺潺之聲。再前進去。聲勢雄大了。在轉折的坂道上望見對面綠翠的山崖上懸着那條巨大的瀑布。不久我就非常高興地得見了那條巨岩石橋下的洪流！

我手撐着傘，一個人獨立在那條懸橋上面，心裏被那個洪流驚懾住了。心裏起了惶恐。阿呀，我的靈魂何以那麼細弱！

我到底走過了石橋，站在遠一點地方，使我的心頭輕鬆一下那個水聲的威壓。雨後的峯巒黛翠媚人。想定了心神再又回到石橋上去。掙勁的站立了一回。橋下前後兩邊奔騰飛湍狂瀉而去的水勢這次似乎被我看了一下。

十

好幾天糊理糊塗的過了去。今天中飯後天氣極好，在院內散了一回步，想進後院的住房去看點書，繼續做點翻譯工作。對於自己的身體還沒有十分的自信，可是能夠在散步與工作裏忘記得進去，這已是很長久的時日與那麼久的忍耐之後的了。坐對着靠窗的桌子，又想把自己整個的飽和在那部心好的作品內然後一行一行的遂譯到自己拙吶的文字中，這在我已能鎮壓了不少的有時含籠到心胸上的悲哀了。不知好幾次在對着這件譯事的幽靜心氣中，忽然之間我把譯筆拋在一邊，激切地失聲哭了出來過。如此哭過以後的平靜又是難於言傳的了。又想到我心的脆弱一半也由於我身體的脆弱。身體的脆弱或者漸漸地可以復元。那一半的心的脆弱我將如何去

修補！

體驗到古昔人們雖在昇平之世把有爲的心力灌注於抄寫經文的那種心境的，是這種瞬間。

把藝術來傾吐自己的悲哀，那在藝術至上主義者看來當然是值得非難的。因爲藝術除掉爲藝術本身以外不能夾雜任何的動機。但是不把藝術像宗教樣的懷抱情切隨處流泌出生命的感激來的，這也就是藝術觀念墮落的開始。以藝術爲人類享樂的工具之一的，與以藝術爲傾吐自己生活悲哀的人同是藝術宮殿裏的罪魁。

在這些地方我景佩島崎藤村的那種人生的眞摯，同時不離乎藝術的技巧的那種藝術家的態度與那個表現法。

藝術上的製作當然須要技巧或是參照歷來的成規。但是藝術家不應徒去模效人家的技巧，而應該採納自己內在的獨自的技巧。這個內在獨自的技巧，要用自己的心血點開得來的。

新藝術創生時期的人們除掉自然之外可說沒有下手處。而自然是雄大的，豪博的，流動的，幻變的，多致的。要怎樣誘引它到自己主觀的範鑄內已經是煞費氣力的事。同時又須怎樣把它溶成客觀的存在以示現到與主觀同一的形體，這也只有一個法子：先把自己固有的那個範鑄打得粉碎，然後只依着自然的形象去猛烈地追捉。最初也許是一無所得；或者即有所得也許是麤雜的，歷亂的。但是在這種沒我的投降自然而仍不失追捉之心，到有一旦可以滿載而歸的時候，那必定有自然同樣的那種豐富。有那種雄大，那種豪博，那種流動，那種幻變與那種多致。在近代的各種藝術運動史上放眼看去，都是那麼經過來了的。文藝上經了浪漫主義的震蕩，自然主義的深沈，然後方才達到百花繚亂的各種流派的全盛時代。

藤村早年的散文著作差不多是直敍的自然描寫。這就是先把自己拋放到自然裏去。世人公認把自然主義的藝術確定到日本新文學裏去的三大家之一的時期的他的作品有『破戒』，『春』，『家』等的大作，以及其餘的短篇。我們由此可以知道他的成功在乎效法自然，打破自己固有的小規矩。我們接近到了日本現代所謂中堅

作家的芳醇，那自然要不滿足於上述那幾部的過於樸直少文。但是看到自然主義的作家中有不知多少一時並駕乎大家之列，結果走到了藝術的絕境裏再無開展餘地，於是脫出文壇的主流屈節於通俗作家而去而湮沒的難以數計。而藤村能從黑暗的自然主義裏闢開新生路仍有深秋果熟樣的圓熟時期的藝術品饗惠我人的一面是他詩人深湛的情熱，一面是他從自然的眞摯中會得到的藝術的技巧。這也就是他內在的獨自的技巧。我一頭迻譯他圓熟期藝術品之一的『新生』時候我感到的是如此。

我在羨慕他的技巧以先，深深地歎服他的眞摯。

——載語絲八一至一〇六期。

洲

廢名

小林並沒有一直進城。

這里，我已經說過，小林的口裏叫「城外」，其實遠如西城的人也每每是這麼稱呼，提起來眞是一個最親暱的所在。這原故，便因爲一條河，差不多全城的婦女都來洗衣，橋北城牆根的洲上。這洲一直接到北門，青青草地橫着兩三條小道，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但開闢出來的，除了女人只有孩子，孩子跟着母親或姐姐。生長在城裏而又嫁在城裏者，有她孩子的足跡，也就有她做母親的足跡，河本來好，洲岸不高，春夏水漲，不另外更退出了沙灘，搓衣的石頭捱着岸放，恰好一半在水。

關於這河有一首小詩，一位青年人做的，給與我看：

小河的水，
昨夜我夢見我的愛人，
她叫我儘儘的走，
一直追到那一角清流，
我的愛人照過她的黑髮，
濯過她的素手。

小林現在上學，母親不准他閑耍，前四五年，當着這樣天氣，這樣時分，母親洗衣，他就坐在草地玩。草

是那麼青，頭上碧藍一片天，有的姑娘們輕輕的躲在他的背後，雙手去蒙住他的眼睛——

「你猜，猜不着我不放。」

這一說話，是叫他猜着了。

然而他最歡喜的是望那塔。

塔立在北城那邊，比城牆高得多多，相傳是當年大水，城裏的人統統湮死了，大慈大悲的觀世音用亂石堆成，（錯亂之中卻又有一種特別的整齊，此刻同墨一般顏色，長了許多青苔，）站在高頭，超度並無罪過的童男女。觀世音見了那悽慘的景像，不覺流出一滴眼淚，就在承受這眼淚的石頭上，長起一棵樹，名叫千年矮，至今居民朝拜。

城牆外一切，塗上了淡淡的暮色，塔的尖端同千年矮獨放光霞，終於也漸漸暗了下去，烏雅一隻隻的飛來，小林異想天開了，一滴眼淚居然能長一棵樹，將來媽媽打他，他跑到這兒來哭，他的樹卻要萬丈高，五湖四海都一眼看得見，到了晚上，一顆顆的星不會一朵朵的花哩。

今天來洗衣的是他的姐姐。

小林走過橋來，自然而然的朝洲上望。姐姐也已經伸起腰來在招手了。她是一面洗衣一面留意她的弟弟的。

小林趕忙跑去，那竹枝搖曳得甚是別致。

「小林，你真淘氣，怎麼跑那麼遠呢？」

接着不知道講什麼好了，彷彿是好久好久的一個分別。而在小林的生活上。「這一剎那也的確立了一大標桿，因為他心裏的話並不直率的講給姐姐聽了，這在以前是沒有的，倘若要他講，那是金銀花同「琴子妹妹」了。

「你是怎麼認識的呢？怎麼無原無故的一個人跑到人家家裏去呢？」

「我在牆上玩，遇見的。那位奶奶，她說她明天上我家來玩。」

「哪，——你趕快回去罷。媽媽在家裏望你哩。」

這時纔輪到他手上的花，好幾位姑娘都掉轉頭來看，

「小林，你這花眞好。」

萬壽宮

廢名

到今日，我們如果走進那祠堂那一間屋子裏，（二十年來這里沒有人教書）可以看見那褪色的牆上許多大小不等的歪斜的字跡。這眞是一件有意義的發現，字體是那樣孩子氣，話句也是那樣孩子氣，叫你又是歡喜，又是惆悵，一瞬間你要喚起了兒時種種，立刻你又意識出來你是踟躕於一室之中，捉那不知誰何的小小的靈魂了，也許你在路上天天碰着他，而你無從認識，他也早已連夢也夢不見曾經留下這樣的塗抹勞你搜尋了。

請看，這里有名字，「程小林之水壺不要動」，這不是我們的主人公嗎？

同樣的字跡的，「初十散館」，「把二個銅子王毛兒」，「薛仁貴」，「萬壽宮丁丁響」，還有的單單寫着日月的序數。

是的，王毛兒，我們的街上的確還有一個買油果的王毛兒，大家都叫「王毛毛」了，因此我拜訪過他，從他直接間接的得了一些材料；我的故事有一部分應該致謝於他。

「萬壽宮丁丁響」，這是小林時常談給他們的姐姐聽的。萬壽宮在祠堂隔壁，是城裏有名的古老的建築，

除了麻雀，烏鴉，喫草的雞羊，只有孩子到。後層正中一座殿，牠的形式，小林比作李鐵拐戴的帽子，一角繫一個鈴，風吹鈴響，眞叫小林愛。他那樣寫在牆上，不消說，是先生坐在那里大家動也不敢動，鈴遠遠的響起來了。

冬天，萬壽宮連草也沒有了，風是特別起的，小林放了學一個人進來看鈴。他立在殿前的石台上，用了他那黑黑的眼睛望着牠響。他並沒有出聲的，但他彷彿是對着全世界講話，不知道自己是在傾聽了。簷前烏鴉忒楞楞的飛，屙的矢滴在地下響，他害怕了。探探的轉身，躭心那兩旁房屋子裏走出狐狸，大家都說這里是出狐狸的。

跨出了大門，望見街上有人走路，他的心穩住了，這時又注意那「天燈」。

凡屬僻靜的街角都有天燈的，黃昏時分聚着一大堆人談天，也都是女人同小孩。離小林家的大門不遠有一盞，他在四五年前，跟着母親坐在門檻，小小的臉龐貼住母親的，眼睛馳到那高高的豆一般的火，他看見的萬壽宮門口的天燈，在白天，然而他的時間已經是黃昏了，你所習見的自己門口的燈火，也移在這燈上，頭上還有太陽的唯一的證據，是他並不怕，——夜間他一個人敢站在這樣的地方嗎？燈下坐着那狐狸精，完全如平素所聽說的，年青的女子，面孔非常白，低頭做鞋，她的鞋要與世上的人同數，天天有人出世，她也做得無窮盡，倘若你走近前去，她就拿出你的鞋來，要你穿着，那麼你再也不能離開她了……。

想到這里，小林又怕，眉毛一皺，——燈是沒有亮的、街上有人走路。

氣喘喘的回去見了姐姐——

「姐姐，打更的他怎麼不怕狐狸精呢？夜裏我聽了更響，總是把頭鑽到被窩裏，替他害怕。」

「你又在萬壽宮看鈴來嗎？」

姐姐很寗的說。母親是不許他一個人到這樣的地方的。

芭　茅

廢　名

先生還沒有回來，小林提議到「家家墳」摘芭茅做喇叭。

家家墳在南城脚下，由祠堂去，走城上，上東城下南城出去，不過一里。據說是明朝末年，流寇犯城，殺盡了全城的居民，事後聚葬在一塊，辨不出誰屬誰家，但家家都有，故名曰家家墳。墳頭立一大石碑，便題着那三個大字。兩旁許許多多的小字，是建墳者留名。

墳地是一個圓形，周圍環植芭茅，芭茅與城牆之間，可以通過一乘車子的一條小徑，石頭鋪的。——這一直接到縣境內唯一的驛道，我記得我從外方回鄉的時候，坐在車上，遠遠望見城牆，雖然總是日暮，太陽就要落下了，心頭的歡喜，什麼清早也比不上。等到進了芭茅巷，車輪滾着石地，有如敲鼓，城牆聳立，我舉頭而看，伸手而摸，芭茅擦着我的衣袖，又好像說我忘記了牠，招引我，——是的，我那里會忘記牠呢，自從有芭茅以來，遠溯上去，凡曾經在這兒做過孩子的，誰不拿牠來捲喇叭？

這一羣孩子走進芭茅巷，雖然人多，心頭倒有點冷然，不過沒有說出口，只各人笑鬧突然停住了，眼光也彼此一瞥，因為他們的說話，笑，以及跑跳的聲音，彷彿有誰替他們限定着，留在巷子裏儘有餘音，正同頭上的一道青天一樣，深深的牽引人的心靈，說狹窄嗎，可是到今天纔覺得天是青的似的。同時芭茅也真綠，城牆上長的苔，叢叢的不知名的紫紅花，也都在那里啞着不動，——我寫了這麼多的字，他們是一瞬間的事，立刻在那石碑底下蹲着找名字了。

他們每逢到了家家墳，首先是找名字。比如小林，找姓程的，不但眼巴巴的記認這名字，這名字儼然就是一個活人，非常親稔，要說是自己的祖父纔好。姓程的碰巧有好幾個，所以小林格外得意，——家家墳裏他家

有好幾個了。

他們以爲那些名字是代表死人的，埋在家家墳裏的死人的。

小嘍囉們連字也未見得都認識，甚者還沒有人解釋他聽，「家家墳」是什麼一個意義，也同「前街」「後街」一樣，這麼慣聽了的也就這麼說。至於這麼蹲在牠面前，是見了他們的兩位領袖那麼蹲，好玩。小林雖然被稱爲會做翻案文章，會翻案未必會通，何況接着名字的最末一行，某年某月某日敬立，字跡已很是模糊，那年號又不是如銅錢上所習見的，超過他們的智識範圍之外。老四也不能，而且也不及訂正，他同小林恰得其反，非常的頹唐，——找遍了也找不出與他同姓的！那麼家家墳缺少他一家了，比先生誇獎小林還失體面。以前也頹唐過幾回，然而說是到家家墳總是歡喜的，也總還是要找。

「啊，看那個的喇叭做得響！」

許許多多的喇殼當中，老四突然抽出他的來，擠得一兩個竟跌坐下去了。

大家都在墳坦裏，除了王毛兒，——他還跪在碑前，並不是看碑，他起先就沒有加到一夥的。

暫時間又好像沒有孩子在這里，各人都不言不語的低頭捲自己的喇叭了。

小林坐在墳頭，——他最喜歡上到墳頭，比背着母親登城還覺得好玩。一面捲，一面用嘴來蘸，不時又偷着眼睛看地下的草，草是那麼吞着陽光綠，疑心牠在那里慢慢的閃跳，或者數也數不淸的唧咕。仔細一看，這地方是多麼圓，而且相信牠是深的哩。越看越深，同平素看姐姐眼睛裏的瞳人一樣，他簡直以爲這是一口塘了，——草本是那麼平平的，密密的，可以做成深淵的水面。兩邊一轉，芭茅森森的立住，好像許多寶劍，靑靑的天，就在尖頭。仰起頭來，又有更高的遮不住的城垜——

「小林哥，墳頭上坐不得的，我燒我媽媽香，跑到我媽媽墳頭上玩，爸爸喝我下來。」

毛兒的話，出乎小林的意外，他是跪在那里望小林，貓一般的縮成了一團，小林望他，他笑，笑得更叫人

可憐他，太陽照着墨汚了的臉發汗。小林十分抱歉，他把手兒畫得這個樣子！

「我媽媽在那里呢！」

「在好遠。」

「你記得你媽媽嗎？」

毛兒沒有答出來，一驚，接着哈哈大笑——

老四的喇叭首先響了。

「送路燈」

廢　名

小林只不過那麼說，他不睡覺，然而在睡覺之前，又跑到大門口玩了一趟。鄰近村上一個人家送路燈，要經過史家莊壩上，他同琴子拉着奶奶引他們去。

「昨天，前天——今天是最後一個晚上哩，明天沒有了。」琴子這麼說。

「送路燈」者，比如你家今天死了人，接連三天晚上，所有你的親戚朋友都提着燈籠來，然後一人裹一白頭巾——穿「孝衣」那就現得你更闊綽，點起燈籠排成隊伍走，走到你所屬的那一「村」的村廟，燒了香，回頭喝酒而散，這所謂「村」，當然不是村莊之村，而是村廟之簡稱，沿用了來，即在街上，也是一樣叫法。村廟是不是專爲這而設，我不得而知，但每數村或數條街公共有一個，那是的確的。

倘若死者是小孩，隨時自然可來弔問；卻用不着晚上提燈籠來，因小孩彷彿是飛了去，不「投村」。那麼，送路燈的用意無非是替死者留一道光明，以便投村。

村廟其實就是土地廟。何以要投土地廟？史家奶奶這樣解釋小林聽：土地神等於地保，死者離開這邊而到那邊去，首先要向他登記一下。

「死了還要自己寫自己的名字，那是多麼可憐的事！」小林說。

但三啞前天也告訴了琴子，同史家奶奶說的又不同。琴子道：

「三啞叔說是，死人，漆黑的，叫他往那里走起？所以他到村廟裏歇一歇，叫土地菩薩引他去。」

「我怕他是捨不得死，到村廟裏躲一躲！哈哈。——那土地菩薩，一大堆白鬍子，廟又不像別的廟，同你們的牛欄那麼大，裏面住的有叫化子，我一個人總不敢進去。」

史家奶奶預備喝小林，說他不該那麼說，而琴子連忙一句：

「你到村廟裏去過嗎？」

說的時候面孔湊近小林，很奇怪似的。

奶奶的聲音很大——

「不要胡說。」

「眞的，奶奶，我家隔壁就是一個村廟，我時常邀許多人進去玩，打鐘，我喜歡打鐘玩。」

琴子更奇怪，街上也有村廟！

「我那個村廟裏那個叫化子，住了好幾年。」

「他不害怕嗎！」

「害怕又有什麼辦法！自己沒有房子住，只好同鬼住！」

說得琴子害怕起來了。

「曼約，人死了眞可憐，投村！倘若有兩個熟人一天死了倒好，一路進去，——兩人見面該不哭罷！」

他說着自己問自己。忽然抬頭問奶奶——

「奶奶，叫化子死了怎麼投村呢？他家裏不也有一個村廟嗎！他又住在這個廟裏。」

這叫史家奶奶不好答覆了。他們已經走出了大門，望見壩上的燈，小林喝采：

「啊呀！」

史家莊出來看的不只他們三人，都在那里說話。在小林，不但說話人的面孔看不見，聲音也生疏得很，偏了一偏頭，又向壩上望。

這眞可以說是臨岸觀火，坂裏雖然有塘，而同稻田分不出來，共成了一片黑，倘若是一個大湖，也不過如此罷？螢火滿坂是，正如水底的天上的星。時而一條條的彷彿是金蛇遠遠出現，是燈籠的光映在水田。可是沒有聲響，除了蛙叫。那邊大隊的人，不是打仗的要銜枚，自然也同這邊一樣免不了說話，但不聽見，同在一邊的，說幾句，在夜裏也不能算是什麼。

其實是心裏知道一人提一燈籠，看得見的，既不是人，也不是燈，是比螢火大的光，沿着一條線動，——說是一條線，不對，點點的光而高下不齊。不消說，提燈者有大人，有小孩，有高的，也有矮的。

這樣的送路燈，小林是初見，使得他不則聲。他還有點怕，當那燈光走得近，偶然現一現提燈者的脚在那里動，同時也看得見白衣的一角。他簡直想起了鬼，鬼沒有頭！他在自己街上看送路燈，是多麼熱鬧的事，大半的人也都認識，提着燈籠望他笑，他呼他們的名字，有他的孩子朋友雜在裏面算是一員，跑出隊，揚燈籠他看，話笑一陣再走。然而他此時只是不自覺的心中添了這麼一個分別，依然是望着點點的光慢慢移動，沿一定的方向，——一定，自然不是就他來說，他要燈動到那里，纔是走到了那里。

「完了！沒有了！」

最後他望着黑暗，悵然的說。

「到樹林那邊去了。」琴子說。

許許多多的火聚成了一個光，照出了樹林，照出了綠坡，坡上小小一個白廟，——不照牠，牠也在這塊，琴子想告訴小林的正是如此。

碑

廢名

太陽遠在西方，小林一個人曠野上走。

「這是什麼地方呢？」

眼睛在那里轉，吐出這幾個聲音。

他本是記起了琴子昨天晚上的話，偷偷的來找村廟，村廟沒有看見，來到這麼一個地方。

這雖然平平的，差不多一眼望不見盡頭，地位卻最高，他是走上了那斜坡纔不意的收不住眼睛，而且暫時的立定了，——倘若從那一頭來，也是一樣，要上一個坡。一條白路長長而直，一個大原分成了兩半，小林自然而然的走在中間，草上微風吹。

此刻別無行人，——也許坡下各有人，或者來，或者剛剛去，走的正是這條路，但小林不能看見，以他來分路之左右，是可以的。

那麼西方是路左，一層一層的低下去，連太陽也不見得比他高幾多。他彷彿是一眼把這一塊大天地吞進去了，一點也不留連，——真的，吞進去了，將來多讀幾句書會在古人口中吐出，這正是一些唐詩的境界，「白水明田外」，「天邊樹若薺」。然則留連於路之右嗎？是的，看了又看，不掉頭，無數的山，山上又有許多大

石頭。

其實山何曾是陡然而起？他一路而來，觸目皆是。他也不是今天纔看見，他知道這都叫做牛背山，平素在城上望見的，正是這個，不但望見牛背山上的野火，清早起來更望見過牛背山的日出。所以他這樣看，恐怕還是那邊的空曠使得他看誰，空曠上的太陽也在內。石頭倒的確是特別的大，而且黑！石頭怎麼是黑的？又不是畫的……這一遲疑，滿山的石頭都看出來了，都是黑的。樹枝子也是黑的。山的綠，樹葉子的綠，那自然是不能生問題。山頂的頂上有一個石頭，惟牠最高哩，挿了天，——上面什麼動？一隻鷂鷹！一動，飛在石頭之上了，不，飛在天之間，打圈子。青青的天是遠在山之上，黑的鷂鷹，黑的石頭，都在其間。

一剎間隨山爲界偌大一片沒有了那黑而高飛的東西了，石頭又與天相接。

鷂鷹是飛到山的那邊去了，他默默的相信。

「山上也有路！」

是說山之窪處一條小路。可見他沒有見過山上的路，而一見知其爲路。到底是山上的路，彷彿是動上去，並不是路上有人，路蜿蜒得很，忽而這兒出現，忽而又在那兒，事實上又從山脚出現到山頂。這路要到那里纔走？他問。自然只問一問就算了。然而他是何等的想上去走一走！此時倘若有人問他，做什麼人最好，他一定毫不躊躇的答應是上這條路的人了。他設想桃花灣正是這山的那邊，他有一個遠房親戚住在桃花灣，母親說是一個山脚下。他可以到桃花灣，他可以走這條路，但他又明白這僅僅是一個設想似的，不怎樣用力的想。

他沒有想到立刻上去——是何故？我只能推測的說是有這麼一個事實暗示着，太陽在那邊，是要與夜相近，不等他上到高頭，或者正上到高頭，昏黑會襲在他的頭上。

總之青山之上一條白道，要他仰止了。至於他是走在綠野當中大路上，簡直忘卻，——也真是被忘卻，他的一切相知，無論是大人或小孩，誰能平白的添進此時這樣的一個小林呢？倘若頃刻之間有人一路攀談，談

話的當兒也許早已離開了這地方罷。

但是，一個人，一掉頭，如落深坑，那邊的山又使得這邊的空曠更加空曠了，山上有路，空曠上有太陽。

依然慢慢的開步子，望前面，路還長得很，他幾乎要哭了，窘——

「這到底是什麽地方呢？」

突然停住了，遠遠路旁好像一隻——不，是立着的什麽碑。

多麽可喜的發現，他跑。

見了碑很瞧不起似的——不是說不好看，一塊麻石頭，是看了碑上的四個大字：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誰也會念，時常到他家來的一個癩頭尼姑見了他的母親總是念。

他又有一點稀奇——

「就是這麽『阿彌陀佛』。」

聽慣了而今天纔知道是這麽寫。

有碑在他的心上，正如在這地方一樣，總算有了一個東西，兩手把着碑頭，看不起的字也儘儘的看。到了抬頭，想到囘去，他可怕了，對面坡上，剛纔他望是很遠，現在離碑比他所從來的那一方近得多，走來一個和尚。

　他頓時想起了昨夜的夢，怪不得做了那麽一個夢！

雖然是一天的近晚，究竟是白天，和尚的走來隨着和尚的袍子的擴大塡實了他，那里還用得着相信眞的是一個人來了？

　未開言，和尚望他笑，他覺得他喜歡這個和尚。

最有趣的，和尚走近碑，正面而立，念一聲阿彌陀佛，合什，深深的鞠一個躬，道袍撒在路上，拖到草邊。

「小孩，你在這里做什麼？」

「師父，你對這石頭作揖做什麼呢？」

兩人的問差不多是同時。

「這石頭——」

和尚不往下說了。這是所以鎮壓鬼的。相傳此地白晝出鬼。

他又問：

「這一處叫做什麼地方呢？」

「這地方嗎？——你是從那里來的？」

「我從史家莊來。」

「那麼你怎不知道這地方呢？這叫做放馬場。」

放馬場，小林放眼向這放馬場問了。一聽這三個字，他喫起了一匹一匹的白馬。馬到這里來喫草倒實在好，然而很明白，這只是一個地名，馬在縣裏同駱駝一樣少，很小很小的時候他只在衙門口的馬房裏見過幾匹。

他是怎樣的悵惘，真叫他念馬。

「小孩，你頭上盡是汗。」

和尚拿他的袍袖替他扇。

「從前總一定放過的。」他暗地裏說，以為從前這里總一定放過馬的了。著者因此也想翻一翻縣誌，可惜

手下無有，不知那里是否有一個說明？

「你回去嗎？我們兩人一路走。」

「師父往那里去呢？」

「我就在關帝廟，離史家莊不遠，——你知道嗎？」

「不知道，——我找了一半天村廟沒有找到。」

和尚好笑，這個孩子不會說話。

一句一句的談，和尚知道了底細。村廟就在關帝廟之側，不錯，樹林過去，如琴子所說，小林卻也恰恰爲樹林所誤了，另外一個樹林過去，到放馬場。

兩個人慢慢與碑相遠。

「師父，關公的刀後來又找着了，——我起初讀到關公殺了的時候，很著急，他的馬也不喫草死了，他的青龍偃月刀落到什麼人手上去了呢？」

突然來這麼一問，——問出來雖是突然，腦子裏卻不斷的糾纏了一過，我們也很容易找出他的線索，關帝廟，於是而關公，關公的刀，和尚又是關公廟裏的和尚。

和尚此刻的心事小林也猜不出呵，和尚曾經是一個戲子，會扮趙匡胤，會扮關雲長，最後流落這關帝廟做和尚，在廟裏便時常望着關公的通紅的臉發笑，至今「靠菩薩喫飯」已經是十幾年了。

「你倒把三國演義記得熟，——青龍偃月刀曾經落到我手上，你信嗎」和尚笑。

這個反而叫他不肯再說話了。和尚也不說下去。

他走在和尚前，和尚的道袍好比一陣雲，遮得放馬場一步一步的小，漸漸整個的擺在後面。

一到斜坡，他一口氣跑下去。

跑下了而又掉頭站住，和尚還正在下坡。

山是看不得見的，太陽也依然在那塊，比來時自然更要低些。

茶鋪

廢名

一見山——滿天紅。

「夥！」

喝這一聲采，眞眞要了她的櫻桃口，——平常人家都這樣叫，究竟不十分像。細竹的。

但山還不是一脚就到哩。沒有風，花似動，——花山是火山！白日青天增了火之焰。

兩人是上到了一個綠坡。方寸之間變顏色：眼睛剛剛平過坡，花紅山出其不意。坡上站住，——乾脆跑下去好了，這樣綠冷落得難堪！紅只在姑娘眼睛裏紅，固然紅得好看，而叫姑娘站在坡上好看的是一坡綠呵，與花紅山——姑娘的眼色，何相干？請問坡下坐着的那一位賣雞蛋的癩瘸婆子，她歇了她的籃子坐在那里眼巴巴的望，她望那個穿紅袍的。

穿紅袍的雙手指天畫地！

是呵，細竹姑娘 "as free as mountain winds"，揚起她的袖子。

莫多嘴，下去了，——下去就下去！

怪哉，這時一對燕子飛過坡來，做了草的聲音，要姑娘回首一回首。

這個鳥兒眞飛來說綠的，坡上的天斜到地上的麥，壠麥青青，兩雙眼睛管住牠的剪子筆逕斜。

癩癘婆子還是看穿紅袍的。

細竹偏了，眼——看癩癘婆子看她。

「賣雞蛋的。」兩人都不言而會。

賣雞蛋的禁不住姑娘這一認識似的，低頭抓頭。她的心裏實在是樂，抱頭然而說話，當然不是說與誰聽——

「我的頭髮林裏是那有這麼癢！」

樂得兩位旁聽人相向而笑了。實在是一個好笑。抱頭者沒有檯頭，沒有看見這一個好笑。

走上了麥路，細竹哈哈哈的笑。

「她那里是『頭髮林』？簡直是沙漠！」

琴子又笑她這句話。

「你看你看，她在那里屙尿。」

「眞討厭！」

琴子打她一下，然而自己也回頭一看了，笑。

「有趣。」琴子不過拍一拍她的肩膀，她的頭髮又散到面前去了，拿手拂髮而說。接着遠望麥林談——

「這個癩癘婆掃了我的興，記得有一回，現在想不起來爲了什麼忽然想到了，想到野外解溲覺得很是一個豪興——」

「算了罷，越說越沒有意思。我不曉得你成日的亂想些什麼！我告訴你聽，有許多事，想着有趣，做起來都沒有什麼意思。」

細竹雖讓琴子往下說，但她不知聽了沒有？劈口一聲——

「姐姐！」

湊近姐姐的耳朵唧噥，笑得另是一個好法。

琴子又動手要打她一下——

「野話！」

檯起手來卻替她趕了蜂子。一個黃蜂快要飛到細竹頭上。

姐姐聽了幾句什麼？麥壠還了麥壠——退到背後去了。

方其脫線而出，有人說，只像一對蝙蝠（切不要只記得晚半天天上飛的那個顏色的東西！）突然收攏了那麼的大翅膀，各有各的腰身。

老兒鋪東頭一家茶鋪站出了一個女人。琴子心裏納罕茶鋪門口一棵大柳樹，樹下池塘生春草。細竹問：

「你要不要喝茶？」

「歇一歇。」

兩人都是低聲，知道那女人一定是出來請她們歇住。

走進柳陰，彷彿再也不能往前一步了。而且，四海八荒同一雲！世上唯有涼意了。——當然，大樹不過一把傘，畫影爲地，日頭爭不入。

茶鋪的女人滿臉就是日頭。

「兩位姑娘，坐一坐？」

不及答，樹陰下躑躅起來了，湊在一塊兒。細竹略爲高一點，——只會讓姐姐瞻仰她！是毫不在意。眼光則斜過了一樹的葉子。

「進去坐。」

琴子對她這一說時，她倒確乎是正面而聽姐姐說，同時也納罕的說了一句——

「這地方靜得很，沒有什麼人。」

茶鋪女人已經猜出了，這一位大概小一些。

移身進去——泥磚砌的涼亭擺了桌子板凳，首先看見一個大牛字，倒寫着。實在比一眼見牛覺得大。「尋牛」的招貼。琴子暗暗的從頭下念。念完了，還有「實貼老兒鋪」，也格外的是新鮮字樣，——老兒鋪這個地方後來漸漸模糊下去了，「老兒鋪」三個字終其身明白着，「爲什麼叫老兒鋪？」又失聲的笑了，一方白紙是貼於一條紅箋之上，紅已與泥色不大分，仔細看來剩了這麼的兩句——

過路君子念一遍一夜睡到大天光

細竹坐的是同一條板凳，懶懶的看那塘裏長出來的菖蒲，若有所失的掉頭一聲：

「你笑什麼？」

「姑娘，喝一點我們這個粗茶。」

茶鋪女人已端了茶罐出來向姑娘各敬一碗。

琴子唱個喏。

「兩位姑娘從那里來的？」

「史家莊。」

「噯呀，原來是史姑娘，——往那里去呢？」

「就是到你們花紅山來玩。」

說着都不由的問自己：「他們怎麼曉得我們？」琴子記起她頭上還是梳辮子的時候來過花紅山一次。那女人一眼看史姑娘喝茶，連忙又出門向西而笑，喊她的「丫頭回來！」——到那邊山上去了。

琴子拿眼睛去看樹，樹根如巨蛇，但覺得到那上面坐涼快。看樹其實是說水，沒有話能說。就在今年的一

個晚上，其時天下雪，讀唐人絕句，讀到白居易的木蘭花，「從此時時春夢裏，應添一樹女郎花」，忽然憶得昨夜做了一夢，夢見老兒舖的這一口塘！依然是欲言無語，雖則明明的一塘春水綠。大概是她的意思與詩意不一樣，她是冬夜做的夢。

「你剛纔笑什麼？」

細竹又問姐姐。

琴子又笑，擡頭道：

「你看。」

細竹就把「尋牛」看了一遍。

「你笑什麼？——決不失言？」

最後一行爲「賞錢三串決不失言」，她以爲琴子笑白字，應該作「決不食言」。

「你再往下看。」

「過來君子——哈哈哈。」

——以上載橋，開明版。

長安道上

孫伏園

開明先生：

在長安道上讀到你的『苦雨』，却有一種特別的風味，爲住在北京的人們所想不到的。因爲我到長安的時候，長安人正在以不殺猪羊爲武器，大與老天爺拚命，硬逼他非下雨不可。我是十四日到長安的，你寫『苦雨』在十七日，長安却到二十一日纔得雨的。不但長安苦旱，我過鄭州，就知鄭州一帶已有兩月不曾下雨，而且以關閉南門，禁宰豬羊爲他們求雨的手段。一到渭南，更好玩了：我們在車上，見街中走着大隊衣衫整潔的人，頭上戴着鮮柳葉紮成的帽圈，前面導以各種刺耳的音樂。這一大羣『桂冠詩人』似的人物，就是爲了苦旱向老天爺遊街示威的。我們如果以科學來判斷他們，這種舉動自然是太幼稚。但放開這一面不提，單論他們的這般模樣，却令我覺着一種美的詩趣。長安城內就沒有這樣純樸了，一方面雖然禁屠，却另有一方面不相信禁屠可以致雨，所以除了感到不調和的沒有肉喫以外，絲毫不見其他有趣的舉動。

我是七月七日晚上動身的，那時北京正下着梅雨。這天下午我到青雲閣買物，出來遇着大雨，不能行車，遂在青雲閣門口等待十餘分鐘。雨過以後上車回寓，見李鐵拐斜街地上乾白，天空雖有塊雲來往，却毫無下雨之意。江南人所謂『夏雨隔灰堆，秋雨隔牛背』，此種景象年來每於北地見之，豈眞先生所謂『天氣轉變』歟？從這樣充滿着江南風味的北京城出來，碰巧沿着黃河往『陝半天』去，私心以爲必可躲開梅雨，擺脫江南景色，待我回京時，已是秋高氣爽的了。而孰知大不然。從近日寄到的北京報上，知道北京的雨水還是方興未

艾，而所謂江南景色，則凡我所經各地，又是滿眼皆然。火車出直隸南境，就見兩旁田地，漸漸興潤。種植的是各物俱備，有花草，有樹木，有莊稼，是冶森林花園田地於一爐，而鄉人廬舍，即在這綠色叢中，四處點綴，這不但令人回想江南景色，更令人覺得黃河南北，竟有勝過江南景色的了。河南西部連年匪亂，所經各地以此為最枯槁，一入潼關便又有江南風味了。江南的景色，全點染在一個平面上，高的無非是山，低的無非是水而已，決沒有如河南陝西一帶，即平地而亦有如許起伏不平之勢者。這黃河流域的層層黃土，如果能經人工布置，秀麗必能勝江南十倍。因為所差只是人工，氣候上已毫無問題，凡北方所不能種植的樹木花草，如丈把高的石榴樹，一丈高的木槿花，白色的花與累累的實，在西安到處皆是，而在北地是未曾見的。

自然所給與他們的並不甚薄，而陝西人因為連年兵荒，弄得活動的能力幾乎極微了。原因不但在民國後的戰爭，歷史上從五胡亂華起一直到清末回匪之亂，幾乎每代都有大戰，一次一次的斲喪陝西人的元氣，所以陝西人多是安靜，沉默，和順的；這在智識階級，或者一部分是關中的累代理學所助成的也未可知；不過勞動階級也是如此：洋車夫，騾車夫等，在街上互相衝撞，繼起的大抵是一陣客氣的質問，沒有見過惡聲相向的。說句笑話，陝西不但人們如此，連狗們也如此。我因為怕中國西部地方太偏僻，特別預備兩套中國衣服帶去，後來知道陝西的狗如此客氣，終於連衣包也沒有打開，並深悔當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北京嘗有目我為日本人者，見陝西之狗應當愧死。）陝西人以此種態度與人相處，當然減少許多爭鬥，但用來對付自然，是絕對的喫虧的。我們赴陝西的時候，火車只能由北京乘至河南陝州，從陝州到潼關，尚有一百八十里黃河水道，可笑我們一共走了足足四天。在南邊，出門時常聽人說『順風』！這句話我們聽了都當作過耳春風，誰也不去理會話中的意義；到了這種地方，纔頓時覺悟所謂『順風』者有如此大的價值，平常我們無非託了洋鬼子的宏福，來往於火車輪船能達之處，不把順風逆風放在眼裏而已。

黃河的河床高出地面，一般人大都知道，但這是下游的情形，上流並不如此。我們所經陝州到潼關一段，

平地每比河面高出三五丈，在船中望去，似乎兩岸都是高山，其實山頂就是平地。河床是非常穩固，既不會泛濫，更不會改道，與下流情勢大不相同。但下流之所以淤塞，原因還在上流。上流的河岸，雖然高出河面三五丈，但土質並不堅實，一遇大雨，或遇急流，河岸泥壁，可以隨時隨地，零零碎碎的倒下，夾河水流向下游，造成河床高出地面的危險局勢；這完全是上游兩岸沒有森林的緣故。森林的功用，第一可以鞏固河岸，其次最重要的，可以使雨水入河之勢轉爲和緩，不至挾黃土以俱下。我們同行的人，於是在黃河船中，彷彿『上墳船裏造祠堂』一般，大計畫黃河兩岸的森林事業。公家組織，絕無希望，故只得先借助於迷信之說，云能種樹一株者增壽一紀，伐樹一株者減壽如之，使河岸居民踴躍種植。從沿河種起，一直往裏種去，以三里爲最低限度。造林的目的，本有兩方面：其一是養成木材，其二是造成森林。在黃河兩岸造林，既是困難事業，灌溉一定不能周到的，所以選材只能取那易於長成而不需灌溉的種類，卽白楊，洋槐，柳樹等等是已。這不但能使黃河下游永無水患，簡直能使黃河流域盡成膏腴，使古文明發源之地再長新芽，使中國頓受一個推陳出新的局面，數千年來夢想不到的「黃河淸」也可以立時實現。河中行駛汽船，兩岸各設碼頭，山上建築美麗的房屋，以石階達到河邊，那時坐在汽船中憑眺兩岸景色，我想比現在裝在白蓬帆船中時，必將另有一副樣子。古來文人大抵有治河計畫，見於小說者如老殘遊記與鏡花緣中，各有洋洋灑灑的大文。而實際上治河官吏，到現在還墨守着『搶堵』兩個字。上面所說也無非是廢話，看作『上墳船裏造祠堂』可也。

我們回來的時候，除黃河以外，又經過渭河。渭河橫貫陝西全省，東至潼關，是其下流，發源一直在長安咸陽以上。長安方面，離城三十里，有地曰草灘者，卽渭水流經長安之巨埠。從草灘起，東行二百五十里，抵潼關，全屬渭河水道。渭河雖在下游，水流也不甚急，故二百五十里竟走了四天有半。兩岸也與黃河一樣，雖間有村落，但不見有捕魚的。殷周之間的渭河，不知是否這個樣子，何以今日竟沒有一個漁人影子呢？陝西人的性質，我上面大略說過，渭河兩岸全是陝人，其治理渭河的能力蓋可想見。我很希望陝西水利局長李宜之先

生的治渭計畫一旦實行，陝西的局面必將大有改變，卽陝西人之性質亦必將漸由沉靜的變爲活動的，與今日大不相同了。但據說陝西與甘肅較，陝西還算是得風氣之先的省分。陝西的物質生活，總算低到極點了，一切日常應用的衣食工具，全須仰給於外省，而精神生活方面，則理學氣如此其重，已儘夠使我驚歎了；但在甘肅，據云物質的生活還要低降，而理學的空氣還要嚴重哩。夫死守節是極普通的道德，卽十幾歲的寡婦也得遵守，而一般苦人的孩子，十幾歲還衣不蔽體，這是多麼不調和的現相！我對甘肅人一句話，就是穿衣服，給那些苦孩子們穿衣服。

但是『穿衣服』這句話，我却不敢用來勸告黃河船上的船夫。你且猜想，替我們搖黃河船的，是怎麼樣的一種人。我告訴你，他們是赤裸裸一絲不掛的。他們紫黑色的皮膚之下，裝着健全的而又美滿的骨肉。頭髮是剪了的，他們只知道自己的舒適，决不計較『和尚喫洋炮，沙彌戳一刀，留辮子的有功勞』這種利害。他們不屑效法辜湯生先生，但也不屑效法我們。什麼平頭，分頭，陸軍式，海軍式，法國式，美國式，於他們全無意義。他們只知道頭髮長了應該剪下，並不想到剪剩了的頭髮上還可以翻騰種種花樣。鞋子是不穿的，所以他們的五個腳趾全是直伸，不像我們從小穿過京式鞋子，這個腳趾壓在那個腳趾上，那個腳趾又壓在別個腳趾上。在中國，畫家要找一雙腳的模特兒就甚不容易，吳新吾先生遺作『健』的一幅，雖在『健』的美名之下，而腳趾倘是架床疊屋式的，爲世詬病，良非無因。而我們竟於困苦旅行中無意得之，眞是『不亦快哉』之一。我在黃河船中，身體也練好了許多，例如平常必掩窗而臥，船中前後無遮蔽，居然也不覺有頭痛身熱之患。但比之他們仍是小巫見大巫。太陽還沒有作工，他們便作工了，這就是他們所謂『雞巴看不見便開船』。這時候他們就是赤裸裸不掛一絲的，倘使我們當之，恐怕非有棉衣不可。烈日之下，我們一曬着便要頭痛，他們整天的曬着，似乎並不覺得。他們的形體眞與希臘的雕像毫無二致，令我們欽佩到極點了。我們何曾沒有膽去衣服的勇氣，但是羞呀，我們這種身體，除了給醫生看以外，還配再給誰看呢，還有臉面再見這樣美滿發達的完

人嗎？自然，健全的身體是否宿有健全的精神，是我們要想知道的問題。我們隨時留心他們的知識。當我們回來時，舟行渭水與黃河，同行者三人，據船夫推測我們的年齡是：我最小，『大約一二十歲，雖有鬍子，不足爲憑』。夏浮筠先生『雖無鬍子』但比我大，總在二十以外。魯迅先生則在三十左右了。次序是不錯的，但幾乎每人平均減去了二十歲，這因爲病色近於少年，健康色近於老年的緣故，不涉他們的知識問題。所以我們看他們的年紀，大抵都是四十上下，而不知內有六十餘者，有五十餘者，有二十五者，有二十者，亦足見我們的眼光之可憐了。二十五歲的一位，富於研究的性質，我們叫他爲研究系（這又是我們的不是了）。他除了用力搖船拉縴以外，有暇便踞在船頭或船尾，研究我們的舉動。夏先生吃蘇打水，水澆在蘇打上，如化石灰一般有聲，這自然被認爲魔術。但是魔術性較少的，他們也件件視爲奇事。一天夏先生穿汗衫，他便凝視注視，看他兩隻手先後伸進袖子去，頭再在當中的領窩裏鑽將出來。夏先生問他『看什麼』，他答道，『看穿衣服』。可憐他不知道中國文裏有兩種『看什麼』，一種下面加『驚嘆號』的是『不准看』之意，又一種下面加『疑問號』的纔是真的問看什麼。他竟老老實實的答說『看穿衣服』了。夏先生問『穿衣服都沒有看見過嗎？』他說『沒有看見過。』知識是短少，他們的精神可是健全的。至於物質生活，那自然更低陋。他們看着我們把鐵罐一個一個的打開，用筷子夾出雞肉魚肉來，覺得很是新鮮，吃完了把空罐給他們又是感激萬分了。但是我的見識，何嘗不與他們一樣的低陋：船上請我們吃麵的碗，我的一只是淺淺的，米色的，有幾筆疏淡的畫的，頗類於出土的宋磁，我一時喜歡極了，爲使將來可以從牠喚回黃河船上生活的舊印像起見，所以問他們要來了，而他們的豪爽竟使我驚異，比我們拋棄一個鐵罐還要滿不在乎。

游陝西的人第一件想看的必然是古跡。但是我上面已經說過，累代的兵亂把陝西人的民族性都弄得沈靜和順了，古跡當然也免不了這同樣的災厄。秦都咸陽，第一次就遭項羽的焚毀。唐都並不是現在的長安，現在的長安城裏幾乎看不見一點唐人的遺跡。只有一點：長安差不多家家戶戶，門上都貼詩貼畫，式如門對而較短

闊，大抵共有四方，上面是四首律詩，或四幅山水等類，是別處沒有見過的，或者還是唐人的遺風罷。至於古跡，大抵模胡得很，例如古人陵墓，秦始皇的只是像小山那麼一堆，什麼痕跡也沒有，只憑一句相傳的古話；周文武的只是一塊畢秋帆題的墓碑，他的根據也無非是一句相傳的古話。況且陵墓的價值，全在有系統的發掘與研究。現在只憑傳說，不求確知墓中究竟是否秦皇漢武，而姑妄以秦皇漢武崇拜之，即使有認賊作父的嫌疑也不在意。無論在知識上，感情上，這種盲目的崇拜都是無聊的。適之先生常說，孔子的墳墓總得掘他一掘纔好，這一掘也許能使全部哲學史改換一個新局面，但是誰肯相信這個道理呢？周秦的墳墓自然更應該發掘了，現在所謂的周秦墳墓，實際上是不是碑面上所寫的固屬疑問，但也是一個古人的墳墓是無疑的。所以發掘可以得到兩方面的結果，一方是存心要發掘的，一方是偶然掘着的。但誰有這樣的興趣，又誰有這樣的膽量呢？私人掘着的，第一是目的不正當，他們只想得錢，不想得知識，所以把發掘古墳作掘藏一樣，一進去先將金銀珠玉撿走，其餘土器石器，來不及帶走的，便胡亂搬動一番，從新將墳墓蓋好，現在發掘出來，見有亂放瓦器石器一堆者，大抵是已經古人盜掘的了。大多數人的意見，既不准有系統的發掘，而盜掘的事，又是自古已然，至今而有加無已。結果古墓依然盡被掘完，而知識上一無所得的。國人既如此不爭氣，世界學者為替人類增加學問起見，不遠千里而來動手發掘，我們亦何敢妄加堅拒呢？陵墓而外，古代建築物，如大小二雁塔，名聲雖然甚為好聽，但細看他的重修碑記，至早也不過是清之乾嘉，叫人如何引得起古代的印象？照樣重修，原不要緊，但看建築時大抵加入新鮮分子，所以一代一代的去真愈遠。就是函谷關這樣的古跡，遠望去也已經是新式洋樓氣象。從前紹興有陶六九之子某君，被縣署及士紳囑託，重修蘭亭屋宇。某君是布業出身，布業會館是他經手建造的，他又很有錢，決不會從中肥己，成績宜乎甚好了；但修好以後一看，蘭亭完全變了布業會館的樣子，邑人至今為之惋惜。這回我到西邊一看，纔知道天下並非只有一個陶六九之子，陶六九之子到處多有的。只有山水，恐怕不改舊觀，但曲江灞滻，已經都有江沒有水了。渡灞大橋，即是灞橋，長如紹興之渡東橋，闊

大過之，雖是民國初年重修，但聞不改原樣，所以古氣盎然。山最有名者爲華山。我去時從潼關到長安走旱道經過華山之下，回來又在渭河船上望了華山一路。華山最感人的地方，在於他的一個『瘦』字；他的瘦眞是沒有法子形容，勉強談談，好像是綢緞舖子裏的玻璃櫃裏，瘦骨零丁的鐵架子上，披着一疋光亮的綢緞。他如果是人，一定耿介自守的，但也許是鴉片大癮的。這或者就是華山之下的居民的象徵罷。古跡雖然遊的也不甚少，但大都引不起好感，反把從前的幻想打破了；魯迅先生說，看這種古跡，好像看梅蘭芳扮林黛玉，姜妙香扮賈寶玉，所以本來還打算到馬嵬坡去，爲避免看後的失望起見，終於沒有去。

其他，我也到臥龍寺去看了藏經。說到陝西，人們就會聯想到聖人偷經的故事。如果不是半年前有聖人去偷經，我這回也未必去看經罷。臥龍寺房屋甚爲完整，是清慈禧太后西巡時重修的，距今不過二十四年。我到臥龍寺的時候，方丈定慧和尙沒有在寺，我便在寺內閒逛。忽聞西屋有孩童誦書之聲，知有學塾，乃進去拜訪老夫子。分賓主坐下以後，問知老夫子是安徽人！因爲先世宦遊西安，還以隨侍在此，前年也曾往北京候差，住在安徽會館，但終不得志而返。談吐非常文雅，而衣服則襤褸已極：大掛是赤膊穿的，顏色如用醬油煮過一般，好幾顆鈕扣都沒有搭上；雖然拖着破鞋，但是沒有襪子的；嘴上兩撇清秀的鬍子，圓圓的臉，但不是健康色，——這時候內室的鴉片氣味一陣陣的從門帷縫裏噴將出來，越加使我了解他的臉色何以黃瘦的原因，他只有一個兒子在身邊，已沒有了其他眷屬。我問他，自己教育也許比上學堂更好罷？』他連連的答說，『也不過以子代僕，以子代僕！』桌上攤着些字片畫片，據他說是方丈託他補描完整的，他大概是方丈的食客一流，他不但在寺裏多年，熟悉寺內一切傳授系統，卽與定慧方丈也是非常知己，所以他肯引導我到各處參觀。藏經共有五櫃，當初製櫃是全帶抽屜的，製就以後始知安放不下，遂把抽屜統統去掉，但去掉以後又只能放滿三櫃，所以兩櫃至今空着。櫃門外描有金彩龍紋，四個大金字是『欽賜龍藏』。花紋雖尙清晰，但這五個櫃確是經過禍難來的：最近是道光年間寺曾荒廢，破屋被三數個戲班作寓，藏經雖非全被損毀，但零落散失了不少；咸同

間，某年循舊例於六月六日曬經，而不料是日下午忽有狂雨，寺內全體和尚一齊下手，還被雨打得個半乾不濕，那時老夫子還年輕，也幫同搬着的。但經有南北藏之分，南藏紙質甚好，雖經雨打，涼了幾天也就好了；北藏卻從此容易受潮，到如今北藏比南藏還差遜一籌。雖說宋代藏經，其實只是宋板明印，不過南藏年代較早，是洪武時在南京印的，北藏較晚，是永樂時在北京印的。老夫子並將南藏缺本，鄭重的交我閱看，知紙質果然堅實，而字跡也甚秀麗。怪不得聖人見之，忽然起了邪念。我此次在陝，考查盜經情節，與報載微有不同。報載追回地點云在潼關，其實剛剛裝好箱篋，尚未運出西安，即被陝人扣留。但陝人之以家藏古玩請聖人品評者，聖人全以『謝謝』二字答之，就此收下帶走者為數亦甚不少。有一學生投函指摘聖人行檢，聖人手批『交劉督軍嚴辦』字樣。聖人到陝，正在冬季，招待者問聖人說，『如缺少什麼衣服，可由這邊備辦』。聖人就援筆直書，開列衣服單一長篇，內計各種狐皮袍子一百幾十件云。陝人之反對偷經最烈者，為李宜之楊叔吉先生。李治水利，留德學生，現任水利局長；楊治醫學，留日學生，現任軍醫院軍醫。二人性情均極和順，言談舉止，沈靜而又委婉，可為陝西民族性之好的一方面的代表。而他們對於聖人，竟亦忍無可忍，足見聖人舉動，必有太令人不堪的了。

陝西藝術空氣的厚薄，也是我所要知道的問題。門上貼着的詩畫，至少給我一個當前的引導。詩畫雖非新作，但筆致均楚楚可觀，決非市井細人毫無根柢者所能辦。然仔細研究，此種作品，無非因襲舊套，數百年如一日，於藝術空氣全無影響。唐人詩畫遺風，業經中斷，而新芽長發，為時尚早。我們初到西安時候，見招待員名片中，有美術學校校長王先生者，乃與之接談數次。王君年約五十餘，前為中學幾何畫教員，容貌清秀，態度溫和，而頗喜講論。陝西教育界現況，我大抵即從王先生及女師校長張先生處得來。陝西因為連年兵亂，教育經費異常困難，前二三年，有每年只能領到七八個月者，或半年者，但近來秩序漸漸恢復，已有全發之希望。只要從今以後，三年不動兵戈，一方實行省長所希望的兵農兵工各事業，一方趕緊興修隴海路陝州到西

安鐵道，則不但教育實業將日有起色，卽關中人的生活狀態亦將大有改變，而藝術空氣，或可藉以加厚。我與王先生晤談以後，頗欲乘暇參觀美術學校。一天，偕陳定謨先生出去閒步，不知不覺到了美術學校門口，我提議進去參觀，陳先生也贊成。一進門，就望見滿院花草，在這個花草叢中，遠處矗立着一所剛完未成的教室，雖然材料大抵是黃土，這是陝西受物質的制限，一時沒有法子改良的，而建築全用新式，於以證明已有人在這環境的可能狀態之下，致力奮鬥。因値星期，且在暑假，校長王君沒有在校，出來答應的有一位教員王君。從他這里，我們得到許多關於美術學校困苦經營的歷史。陝西本來沒有美術學校，自他從上海專科師範畢業回來，封至模先生從北京美術學校畢業回來，西安纔有創辦美術學校的運動。現在的校長。是王君在中學時的教師，此次王君創辦此校，乃去邀他來作校長。學校完全是私立的。除掉所入學費以外，每年得省署些須資助。但辦事人眞能幹事；據王君說，這一點極少的收入，不但教員薪水，學校生活費，完全仰給於牠，還要省下錢來，每年漸漸的把那不合學校之用的舊校舍，局部的改掉新式。教員的薪水雖然甚少，僅有五角錢一小時，但從來沒有欠過。新教室已有兩所，現在將要落成的是第三所了。學校因爲是中學程度，而且目的是爲養成小學的美術教師的，功課自然不能甚高。現有圖書音樂手工三科，課程大抵已臻美備。圖畫音樂各有特別教室。照這樣困苦經營下去，陝西的藝術空氣，必將死而復蘇，薄而復厚，前途的希望是甚大的。所可惜者，美術學校尙不能收女生。據王君說，這個學校的前身，是一個速成科性質，曾經畢業過一班，其中也有女生的，但甚爲陝西人所不喜，所以從此不敢招女生了。女師校長張先生說，女師學生尙有一部分是纏足的，然則不准與男生同學美術。亦自是意中事了。

美術學校以外，最引我注目的藝術團體是『易俗社』。舊戲畢竟是高古的，平常人極不易懂。凡是高古的東西，懂得的大抵只有兩種人，就是野人和學者。野人能在實際生活上得到受用，學者能用科學眼光來從事解釋，於平常人是無與的。以宗教爲例，平常人大抵相信一神教，惟有野人能相信荒古的動物崇拜等等，也惟有

學者能解釋荒古的動物崇拜等等。以日常生活爲例，惟有野人能應用以石取火，也惟有學者能了解以石取火，平常人大抵擦着燐寸一用就算了。野人因爲沒有創造的能力，也沒有創造的興趣，所以戀戀於祖父相傳的一切；學者因爲富於研究的興趣，也富於研究的能力，所以也戀戀於祖父相傳一切。我一方不願爲學者，一方亦不甘爲野人，所以對於舊戲是到底隔膜的。隔膜的原因也很簡單，第一，歌詞大抵是古文，用古文歌唱教人領悟，恐怕比現代歐洲人聽拉丁文還要困難，第二，滿場的空氣，被刺耳的鑼鼓，震動得非常混亂，即使提高了嗓子，歌唱着現代活用的言語，也是不能懂得的，第三，舊戲大抵只取全部情節的一段，或前或後，或在中部，不能一定。而且一齣戲演完以後，第二齣即刻接上，其中毫無間斷。有一個外國人看完中國戲以後，人家問他看的是什麼戲，他說『剛殺能頭的地方，就有人來喝酒了，這不知道是什麼戲。』他以爲提出這樣一個特點，人家一定知道什麼戲的了，而不知殺頭與飲酒也許是兩齣戲中的情節，不過當中銜接得太緊，令人莫名其妙能了。我對於舊戲既這樣的外行，那麼我對於陝西的舊戲理宜不開口了，但我終喜歡說一說『易俗社』的組織。易俗社是民國初元張鳳翽作督軍時代設立的，到現在已經有十二年的歷史。其間辦事人時有更動，所以選戲的方針也時有變換，但爲改良淮腔，自編劇本，是始終一貫的。現在的社長，是一個紹興人，久官西安的，呂南仲先生。承他引導我們參觀，並告訴我們社內組織：學堂即在戲館間壁，外面是兩個門，裏邊是打通的；招來的學生，大抵是初小程度，間有一字不識的，社中即授以初高小一切普通課程，而同時教練戲劇；待高小畢業以後，入職業特班，則戲劇功課居大半了。寢室，自修室，教室俱備，與普通學堂一樣，有花園，有草地，空氣很是清潔。學膳宿費是全免的，學生都住在校中。演戲的大抵白天是高小班，晚上是職業班。所演的戲，大抵是本社編的，或由社中請人編的，雖於腔調上或有些須的改變，但由我們外行人看來，依然是一派秦腔的舊戲。戲館建築是半新式的，樓座與池子像北京之廣德樓，而容量之大過之；舞臺則爲圓口而旋轉式，並且時時應用旋轉；亦有布景，惟稍簡單，衣服有時亦用時裝，惟演時仍加歌唱，如慶華園之演『一念差』。不

過唱的是秦腔罷了。有旦角大小劉者，大劉曰劉迪民，小劉曰劉箴俗，最受陝西人贊美。易俗社去年全體赴漢演戲，漢人對於小劉尤爲傾倒，有東梅西劉之目。張辛南先生嘗說：『你如果要說劉箴俗不好，千萬不要對陝西人說。因爲陝西人無一不是劉黨』。其實劉箴俗演得的確不壞，我與陝西人是同黨的。至於以男人而扮女子，我也與夏浮筠劉靜波諸先生一樣，始終持反對的態度，但那是根本問題，與劉箴俗無關。劉箴俗三個字，在陝西人的腦筋中，已經與劉鎭華三個字差不多大小了，而劉箴俗依然是個好學的學生。我在教室中，成績榜上，都看見劉箴俗的名字。這一點我佩服劉箴俗，更佩服易俗社辦事諸君。易俗社現在已經獨立得住，戲園的收入竟能抵過學校的開支而有餘，宜乎內部的組織有條不紊了，但易俗社的所以獨立得住，原因還在於陝西人愛好戲劇的性習。西安城內，除易俗社而外，尙有較爲舊式的秦腔戲園三，皮黃戲園一，票價也並不如何便宜，但總是滿座的。樓上單售女座，也竟沒有一間空廂，這是很奇特的。也許是陝西連年兵亂，人民不能安枕，自然養成了一種『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的人生觀。不然就是陝西人眞正愛好戲劇了。至於女客滿座，理由也甚難解。陝西女子的地位，似乎是極低的，而男女之大防又是甚嚴。一天我在『新秦日報』（陝西省城的報紙共有四五種，樣子與『越鐸日報』『紹興公報』等地方報差不多，大抵是二號題目，四號文字，銷數總在一百以外，一千以內，如此而已）上看見一則甚妙的新聞，大意是：離西安城十數里某鄉村演劇，有無賴子某某，向女客某姑接吻，咬傷某姑嘴唇，大動衆怒，有衞戍司令部軍人某者，見義勇爲，立將佩刀拔出，砍下無賴子首級，懸掛臺柱上，人心大快。末了撰稿人有幾句論斷更妙，他說這眞是快人快事，此種案件如經法庭之手，還不是與去年某案一樣含胡了事，任凶犯逍遙法外嗎？這是陝西一部分人的道德觀念，法律觀念，人道觀念。城裏禮教比較的寬鬆，所以婦女竟可以大多數出來聽戲，但也許因爲相信城裏沒有強迫接吻的無賴。

陝西的酒是該記的。我到潼關時，潼人招待我們的席上，見到一種白干似的酒，氣味比白干更烈，據說叫

做『鳳酒』，因為是鳳翔府出的。這酒給我的印像甚深，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酒壺上刻着『桃林飯館』字樣，因為潼關即古『放牛於桃林之野』的地方，所以飯館以此命名的。我以為陝西的酒都是這樣猛烈的了，而孰知並不然。鳳酒以外，陝西還有其他的酒，都是和平的。仿紹興酒製的南酒有兩種，『甜南酒』與『苦南酒』。苦南酒更近於紹興。但如緑底的渾酒，是水性不好，或手藝不高之故。甜南酒則離南酒甚遠，色如『五加皮』，而殊少酒味。此外尚有『醻酒』一種，色白味甜，性更和緩，是長安名產，據云『長安市上酒家眠』就是飲了醻酒所致。但我想醻酒即使飲一斗也是不會教人眠的，李白也許是飲的『鳳酒』罷。故鄉有以糯米作甜酒釀者，做成以後，中有一窪，滿盛甜水，俗曰『蜜勲慇』，蓋醻酒之類也。除此四種以外，外酒入關，幾乎甚少。酒類運輸，全仗瓦器，而沿途震撼，損失必大。同鄉有在那邊業稻香村一類店舖者，但不聞有酒商足跡。稻香村貨物，比關外貴好幾倍，五星皮酒售價一元五角，萬壽山汽水一瓶八角，而尚無可賺，路中震壞者多也。

陝西語言本與直隸等省同一統系，但初聽亦有幾點甚奇者。途中聽王捷三先生說『汽費』二字，已覺詫異，後來凡見陝西人幾乎無不如此，才知道事情不巧。蓋西安人說S，有一大部分代以F者，宜乎汽水變為『汽費』，讀書變為『讀甫』，暑期學校變作『夫期學校』，省長公署變作『省長公府』了。一天同魯迅先生去逛古董舖，見有一個石雕的動物，辨不出是什麼東西，問店主，則曰『夫』。這時候我心中亂想：犬旁一個夫字罷，犬旁一個甫字罷，豕旁一個富字罷，豕旁一個付字罷，但都不像。三五秒之間，思想一轉變，說他所謂ㄈㄨ者也許是ㄙㄨ罷，於是我的思想又要往豕旁一個蘇字等處亂鑽了，不堤防魯迅先生忽然說出，『呀，我知道了，是鼠。』但也有近於S之音而代以F者，如『船』讀為『帆』，『順水行船』讀為『奮費行帆』，覺得更妙了。S與F的搗亂以外，還有稍微與外間不同的，是ㄉ音都變為ㄐ，ㄊ音都變為ㄑ；所以『談天』近乎『談千』，『一定』近乎『一禁』，姓『田』的人自稱近乎姓『錢』，初聽都是很特別的。但據調查，只有長安如

此，外州縣就不然。劉靜波先生且說：『我們謂南人，有學長安口音者，與學長安其他時髦惡習一樣的被人看不起。』但這種特別之處，都與交通的不便有關，交通的不便，影響於物質生活方面，是顯而易見的。汽水何以要八毛錢一瓶呢？據說本錢不過一毛餘，捐稅也不過一毛餘，再賺一毛餘，四毛錢定價也可以賣了。但搬運的時候，瓶塞衝開與瓶子震碎者，輒在半數以上，所以要八毛錢了。（長安房屋，窗上甚少用玻璃者，也是吃了運輸的虧。）交通不便之影響於精神方面，比物質方面尤其重要。陝西人通稱一切開通地方爲『東邊』，上海北京南京都在東邊之列。我希望東邊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好的一部分，隨着隴海路輸入關中，關中必有產生較有價值的新文明的希望的。

陝西而外，給我甚深印像的是山西。我們在黃河船上，就聽見關於山西的甚好口碑。山西在黃河北岸，河南在南岸，船上人總贊成夜泊於北岸，因爲北岸沒有土匪，夜間可以高枕無憂。（我這次的旅行，使我改變了土匪的觀念：從前以爲土匪必是白狼，孫美瑤，老洋人一般的，其實北方所謂土匪，包括南方人所謂盜賊二者在內。紹興諸嵊一帶，近來也學北地時髦，時有大股土匪，擄人勒贖，有『請財神』與『請觀音』之目，財神男票，觀音女票，即快票也。但不把『賊骨頭』計算在土匪之內，來信中所云『梁上君子』，在南邊曰賊骨頭，北地則亦屬於土匪之一種，所謂黃河岸上之土匪者，賊而已矣。）我們本來打算從山西回來，向同鄉探聽路途，據說秦豫騾車可以渡河入晉，山西騾車不肯南渡而入豫秦，蓋秦豫尚係未臻治安之省分，而山西則治安省分也。山西人之搖船與趕車者，從不知有爲政府當差的義務，豫陝就不及了。山西的好處，舉其犖犖大者，據聞可以有三，即一，全省無一個土匪，二，全省無一株鴉片，三，禁止婦女纏足是。即使政治方針上尚有可以商量之點，但這三件已經有足多了。固然，這三件在江浙人看來，也是了無價值，但因爲這三件的反面，正是豫陝人的缺點，所以在豫陝人的口碑上更覺有重大意義了。後來我們回京雖不走山西，但舟經山西，特別登岸參觀。（舟行山西河南之間，一望便顯出優劣，山西一面果木森森，河南一面牛山濯濯。）上去的是永樂縣

附近一個村子，住戶只有幾家，遍地都種花紅樹，主人大請我們喫花紅，在樹上隨摘隨喫，立着隨喫隨談，知道本村十幾戶共有人口約百人，有小學校一所，村中無失學兒童，亦無游手好閒之輩。臨了我們以四十銅子，買得花紅一大筐，在船上又大喫。夏浮筠先生說，便宜而至於白喫，新鮮而至於現摘，是生平第一次，我與魯迅先生也都說是生平第一次。

隴海路經過洛陽，我們特爲下來住了一天。早就知道，洛陽的旅店以『洛陽大旅館』爲最好，但一進去就失望，洛陽大旅館並不是我想象中的洛陽大旅館。放下行李以後，出到街上去玩，民政上看不出若何成績，只覺得跑來跑去的都是妓女。古董鋪也有幾家，但貨物不及長安的多，假古董也所在多有。我們在外面吃完晚飯以後匆匆回館。館中的一夜更難受了。先是東拉胡琴，西唱大鼓，同院中一起有三四組，鬧得個天翻地覆。十一時餘，『西藏王爺』將要來館的消息傳到了。這大概是班禪喇嘛的先驅，洛陽人叫做『到吳大帥裏來進貢的西藏王爺』的。從此人來人往，鬧到十二點多鐘，『西藏王爺』纔穿了裴紅寧綢紅裏子的夾袍翩然蒞止。帶來的翻譯，似乎中國語也不甚高明，所以主客兩面，並沒有多少話。過了一會，我到窗外去偷望，見紅裏紅外的袍子已經脫下，『西藏王爺』却御了土布白小掛褲，在床上懶懶的躺着，脚上穿的並不是怎麼樣的佛鞋，却是與郁達夫君等所穿的時下流行的深梁鞋子一模一樣。大概是夾袍子裏得太熱了，外傳有小病，我可證明是的確的。後來出去小便，還是由兩個人扶了走的。妓女的局面靜下去，王爺的局面鬧了；王爺的局面剛靜下，妓女的局面又鬧了。這樣一直到天明，簡直沒有睡好覺。次早匆匆的離開洛陽了，洛陽給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只有『王爺』與妓女。

現在再回過頭來講『苦雨』。我在歸途的京漢車上，見到久雨的痕迹，但不想怎樣，我對於北方人所深畏的久雨，不覺得有什麼惡感似的。正如來信所說，北方因爲少雨，所以對於雨水沒有多少設備，房屋如此，土地也如此。其實這樣一點雨量，在南方眞是家常便飯，有何水災之足云。我在京漢路一帶，又覺得所見盡是江

南景色，後來纔知道遍地都長了茂草，把北方土地的黃色完全遮蔽。雨量既不算多，現在的問題是在對於雨水的設備。森林是要緊的，河道也是要緊的。馮軍這回出了如此大力，還在那裏實做『搶堵』兩個字。我希望他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水災平定以後再做一番疏濬並沿河植樹的功夫，則不但這回氣力不算白花，以後也可以一勞永逸了。

生平不善爲文，而先生却以秦遊記見勗，乃用偸懶的方法，將沿途見聞及感想，拉雜書之如右，敬請教正。

（一九二四年七月。）

——載伏園遊記，北新版。

清華園之菊

孫福熙

歸途中，我屢屢計畫回來後畫中國的花鳥，我的熱度是很高的。不料回到中國，事事不合心意，雖然我相信這是我偷懶之故，但總覺得在中國的花鳥與在中國的人一樣的不易親近，是個大原因。現在覺得與這許多的菊花親近而且畫來的也有六十二種，我意外的恢復對我自己的希望。

× × × × ×

承佩弦兄之邀，我第一次遊清華學校。在與澳青君一公君三人殷勤的招待中，我得到很好的印像，我在回國途中渴望的中國式的風景中的中國式人情，到此最濃厚的體味了；而且他們兼有法國富有的活潑與喜悅，這也是我回國後第一次遇見的。

在這環境中我想念法國的友人，因為他們是活潑而喜悅的，尤其因為他們是如此愛慕中國的風景人情的。在信中我報告他們的第一句就說我在看菊花；實在，大半為了將來可以給他們看的緣故，我盡量的畫了下來。從這個機會以後，我與菊花結了極好的感情，於是凡提到清華就想起菊花，而遇到菊花又必想見清華了。

× × × × ×

在我們和樂的談話中，電燈光底下，科學館，公事廳與古月堂等處，滿是各種秀麗的菊花，為我新得的清華的印像做美。然而我在清華所見的菊花，大部並不在此而在西園。

× × × × ×

廣大的西園中，大小的柳樹，帶了一半未落的黃葉，雜立其間，我們在這曲折的路徑中且走且等待未曾想像過的美景。走到水田的旁邊，蘆葦已轉為黃色，小雀們在這裏飛起而又在稍遠處投下。就在這旁邊，有一道籬笆，我們推開柴門進去。花畦很整齊的排列着，其中有一條是北面較高中間窪下的，上面半遮蘆簾。許多菊花從這簾中探頭向外，呵，我的心花怒放了！

然而引導者並不停足，逕向前面的一所茅屋進行。屋向南，三面有土牆，就是挖窩中的泥所築的，正可利用。留南面，日光可以射入。當我一步一步的從土階下去時，驟然間滿室高低有序的花朵印上我的心頭，我驚懼似的喘息，比初初對大衆演說時更是害羞，聽演說的人的心理究竟還容易推測，因為他們只是與我彷彿的人；而衆菊花則不然，只要看他們能竭盡心力的表現出各個的特長，可是他們不如大多數人的淺薄的，我疑懼他們不知如何的在竊笑我的醜陋呢。可是，我靜下心來體察，滿室的莊嚴與和藹，他們個個在接納我。在溫和而清麗的氣流中，衆香輕撲過來，更不必說葉片的向我招展與花頭的向我顧盼了。於是我證明在歸航中所渴望的畫中國花鳥不只是夢想了。

× × × ×

等我上城來帶了畫具第二次到清華時，再見菊花，知道已變了些樣子，半放者已較放大，有幾朵的花瓣已稍下垂了。我着急，知道我的生命的迫促，而且珍惜我與花的因緣之難得，於是恨不得兩手並畫恨不得兩眼分看的忙亂開工了。

可是，我敢相信第一次擁抱愛人時所發情感的活潑；滿心包圍着快樂的畏懼，想立刻得到安慰，又怕褻瀆了愛人的尊嚴，我對於我所愛慕的花將怎樣的下筆呢！我深深的體味；此後，這樣富有的花將永遠保藏在我的紙上，雖然不敢說他將為我所主有；然而我將怎樣能使他保留在我的紙上呢？我九分九的相信我不能畫像他。試想一想，在一百筆二三百筆始能完成的一幅畫中何難有一筆兩筆的敗筆呢。所以，在這短促不及躊躇中我該

留神使這一二百筆絲毫沒有污點；我敢說，這比第一次擁抱愛人時之戚戚爲將來一生中的交際的污點而擔憂者更甚了，因爲時間是這樣的短促。於是，雖然很急，都因爲愛他而不敢輕試，我儘管拏了筆擎在紙上不敢放下去。

× × × × ×

我雖然刻刻竭力勉勵從闊大處落墨，然而愛好細微的性質總像不可改易的了。在這千變萬化奇上有奇的二百餘種的當中，我第一張畫的是「春水綠波」。潔白的花朵浮在翠綠的葉上，這已夠嫵媚的了，還有細管的花瓣抱焦黃的花心而射向四周，管的下端放開，其輕柔起伏有如水波的蕩漾。我不怕褻瀆他而在他面前來說塵埃：無論怎樣巨細的穢物沾在他的上面，決不能害他的潔白，因爲他有他的本性，不必矜誇而人自然的仰慕他，所以也決不以外物之污濁而害眞。我竭盡心目的對他體味，自信當已能領會他的外表不九分也八分了。可是我失敗了，明白的看得出，在我紙上的遠不及盆中的，——雖然我曾很擔憂，因爲我的紙上將保藏這樣燦爛的花，非我所宜有。然而現在並不因失敗而覺得擔負的輕鬆。

鎮靜了我的抱歉，羞愧與失望的心思，我想，僥幸的花張起眼簾在看我作畫，也決不因我不能傳出他的神而惱怒的罷，我當如別的濁物之不能損害他是一樣的。看了他的寬大與靜默，我敢妄想，或者他在啓示我，羞媿是不必的，失望尤其是不該，他這樣裝束這樣表現的向人，想必不是毫無用意的。於是我學了他靜默的心，自然的有了勇氣，繼續畫下去了。

× × × × ×

這許多菊種於我都是新奇而十分可以愛慕的，在急忙而且貪多的手下將先畫那幾種呢？每一種花有紙條標出花名。「夕陽樓」高丈餘，寬闊的瓣，內紅而外如晚霞；「快雪時晴」直徑有一尺，是這樣龐大的一個雪球，閃着銀光；「碧窗紗」細軟而嫩綠，絲絲如垂簾；「銀紅龍鬚」從遒勁的細條中染出紅芽的柔嫩：滿眼各

種性質不同的美麗，這與對一切事物一樣，我不能品定誰第一，誰其次，我想指定先畫誰也是做不到。於是我完全打消優劣的觀念，在眼光如燈塔的旋轉的時候，我一種一種的畫。

高大的枝條上，絳紅的一周，圍在一輪黃色的花心外，這是很確切的名爲「曉霞捧日」的。他的紅色非我所能用我可憐的畫盤中的顏色配合而摹擬的。他最不願有人世所有的形與色，却很喜歡有人追過他。少年人學了他的性質，做成愈難愈好的謎語要人去猜，人家猜中了，他便極其高興。

× × × × ×

我要感謝侍奉這種菊花的楊魯二君，並且很想去領教他們的經驗，特請一公兒爲我請求。

四點鐘以後，太陽漸漸的從花房斜過，只當得一角了，在微微的晚寒中我忙亂的畫着。緩得幾乎聽不出的步聲近我而來，到了我近旁時我才仰起頭來看他。這就是種這菊花的楊壽卿先生。

眉目不軒不輊，很平靜的表出他的細緻與和藹，從不輕易露出牙齒的口唇上立刻知道他是沉默而忍耐的，而額角以下口鼻之間的絲絲脈理是十分靈敏，自然的流露他的智慧，楊先生或指點或撫弄他親愛的菊花，對我講他培養的經驗。

他種菊已五年了，然而他的擔任清華學校職務是從籌備開辦時起的。他說，「每天做事很單調也很辛苦，所以種種菊花。」辛苦而再用心用力來種菊就可不辛苦，這有點道理了！

我竭力設想他所感覺到的菊花，然而這是怎麼能夠呢。他是從菊花的很小的萌芽看起的，而且他知道他們的愛惡，用了什麼肥料他們便長大，受了多少雨水與日光他們便喜悅，他還知道今年的花與往年的比較。我是外行人，就是辨別花的形色也是不確實的；而他們要在沒有花時識別花的種類，所以他只要見到葉的一角就認識這是那一種了，這與對家人好友聽步聲就知道是誰，看物品移動的方位就知道誰來過了是一樣的。

× × × × ×

每天到四點鐘楊先生按時到來了。他提了水壺灌在乾渴的花盆中，同時我也得到他灌輸給我的新智識。

我以前只知道菊花是插枝的，倘若接枝他便開得更好，有的接在向日葵上，開來的菊花就如向日葵的大了。現在知道菊是可以採用種子的。插枝永遠與母枝不變；而欲得新奇的花種非用子種不可。

這裏就有奇怪的事了，取種子十粒下種，長起來便是不同的十種。可是這等新種並不株株是好的，今年四百新種當中只採了二十餘種。不足取的是怎樣的呢？這大概是每一朵中花瓣大小雜亂，不適合於美的條件統一勻稱，所謂不成品是也。不成品的原因大概在於花粉太雜之故，所以收種應用人工配合法。

「紫虯龍」那樣美麗的花就是配合而成的。細長直管的「喜地泥封」與拳曲的「紫氣東來」相配合，就變了長管而又拳曲，如軍樂用號的管子，這樣有特性的了。他的父母都是紫色的，他也是紫色。倘若父母是異色的，則新種常像兩者之一或介於兩者之間，但決不出兩者之外。因為他們在無窮的變化中有若干的規律，所以配種當有制限了。大概花瓣粗細不同的兩種配合總是雜亂的，所以配合以粗細相仿者為宜。

花房中，兩株一組，有如跳舞的，有許多擺着，楊先生每次來時，拏了紙片，以他好生之德在各組的花間傳送花粉。據說種子的結成是很遲的，有的要到第二年一月可收。我推想這類種子當年必不能開花的了，詎知大不然，下種在四月，當初確實很細弱，但到六月以後，他們就加工趕長，竟能長到一丈多高與插枝一樣。

凡新種的花一定是很大的，不像老種如「天女散花」與「金連環」等等永遠培植不大也不高者。可是第一年的花瓣總是很單的，以後一年一年的多起來：而在初年，花的形狀也易變更，第一年是很整齊的，或者次年是很壞了，幾年之後始漸漸的固定。

× × × ×

我很愛「大富貴」他正在與「素帶」配合。牡丹是被稱為富貴花的，然而這名字不能表示他所有性狀的大部。我要改稱這種菊花為「牡丹」，因為他有牡丹所有一切的美德。他的身材一直高到茅屋的頂蓬再俯下頭

來。花的直徑大過一尺；展開一瓣，所以做一羣小鳥的窠，可以做一對彩蝶的衾褥。我也仰着頭瞻望他，希望或者我將因他而有這樣豐滿這樣燦爛的一個心。我明白，他不過是芥子的一小粒花蕾長大起來的，除少數有經驗的以外，誰想到他是要成尺餘大的花朵的。到現在，蜜蜂鬧營營的陣陣飛來道賀，他雖靜默着，也樂受蜂們的厚意。楊先生每晚拂刷「牡丹」的花粉送給「素帶」；他身上是北京人常穿的藍布大褂，然而他立在錦繡叢中可無媿色，他的服裝因他的種種而愈有榮譽了。我可預料而且急切的等待明年新穎種子的產出，我敢與楊碧二先生約，「你們每年培植出新鮮顏色的菊種，而我也願竭力研究我可憐的畫盤中的顏色，希望能夠追隨。」這樣兩種美麗的花，在我們以為無可再美的了，不知明年還要產出許多的更美的新種，我真的神往了。對大衆盡力表現這等奧妙是我們「做藝」的人的天職；在不可能的時候，我們只有盡心超脫自己，雖然我是不以此為滿足的。

× × × × ×

一人在遠隔人羣的花房中，聽晚來歸去的水鳥單獨的在長空中飛鳴，枯去的蘆葉驚風而哀怨，花房的茅蓬也絲絲飄動，我自問是否比孤鳥衰草較有些希望。滿眼的菊花是我的師範，而且做了陪伴我的好友。他們偏不與衆草同盡，挺身抗寒，且留給人間求不磨滅的壯麗的印像。我手下正在畫「趵突噴玉」，他用無窮的力，縷縷如花筒的放射出來。他是純白的，然而是燦爛；他是倔強的，然而是建立在柔弱的身體上的。我心領這種教訓了。

× × × × ×

與楊先生合種菊花的釋璧光先生正與楊先生同任舍務部職務的。每天正午是公餘時間，輪到他來看護菊花。有一次，他引導幾位客人來看菊，同時看我紙上的菊花，他看完每頁時必移開得很緩，使不露出底下一張上我註有的花名。很高興的，他與客人看了畫猜出花的名字來。他說，「畫到這樣猜得出，可不容易了。」

當時我非但不覺得他的話對我過譽，我要想，難道畫了會不像的？所以我還可以生氣的。我自己所覺得可以驕傲的，我相信，在中國不會有人為他們畫過這許多種，我對他們感激，而他們也當認我為難逢能。

臨行的前夜，我到俱樂部去向楊先生道別，他在看人下棋。這一次的談話又給我許多很大的見識。其中有一段，他說，「北京曾有一人，畫過一本菊譜。」我全神灌注的聽他了。他繼續說「他們父女合畫，那是畫得精細，連葉脈都畫得極真的。因為每一種的葉都不同，葉子比花還重要，花不是年年一樣的，在一年內必定畫不好。所以要畫一定要自己種花知道今年這花開好了，可以畫了。那兩位父女自己種花，而且畫了五年才成的。」我以為我的畫菊是空前的。然而這時候我無暇懺悔我以前的自滿了，我渴想探問他，在那裏可以見到這本菊譜，但我不敢急忙就說，於是曲折的先問。

「這位先生姓什麼呢？」

「姓蔡的。」

「楊先生與他很熟識嗎？」

「不熟識的。」

「能夠間接介紹去一看嗎？」

「我也只見過一頁。那真精細，真的用工夫的呢。」

楊先生幼年時就種菊花，因為他的父親是愛花的，而且他家已三代種菊了。

× × × ×

為什麼自己以為是高尚以為是萬能的人總是長着一樣可憎的口鼻心思，用了這肉體與精神所結構的出品無非像泥模裏鑄出來的鐵鍋的冥頑而且脫不出舊樣？菊花們卻能在同樣的一小粒花蕾中放出這樣新奇這樣變化富有一切的花朵，非無能的人所曾想像得到甚且看了也不會模仿的。有一種的花瓣細得如玉蜀黍的鬚了，一大束

散着，人沒有方法形容他的美，只給他「棕櫚拂塵」的一個沒有生氣的名字；有一種是玉白色的，返光閃閃，他的瓣寬得像蓮花的樣子，所以名爲「銀蓮」，其實還只借用了別種自然物的名稱，人不能給他一個更好的名字。還有可奇的，他們爲了要不與他種苟同，奇怪得使我欲笑，有一種標明「黃鵝添毛」者，松花小鵝的顏色，每瓣鈎曲如受驚的鵝頭，挨擠在一羣中。最妙的他怕學得不像，特在瓣上長了毛，表示眞的受驚而毛竦了，題首的圖就是「黃鵝添毛」的名字我不喜歡，乃改稱他爲「小鵝」。

× × × × ×

有許多名稱是很有趣的，這勝過西洋的花名，然而也有不對的。況且種菊者各自定名，不適用於與人談講，最好能如各種科學名詞的選擇較好者應用，然而這還待先有一種精細而且豐富的菊譜出現。

× × × × ×

一班人叫中國要亡了，爲什麼不去打仗；一班人叫閉門讀書就是愛國。倘若這兩種人知道我畫了菊花甚且願消費時間做無聊的筆記，定要大加訓斥的。我很知道中國近來病急亂投藥的情形，他們是無足怪的。其實在用武之地的非英雄的悲哀遠比英雄無用武之地者爲甚。現在的中國輿論不讓人專學樂意的一小部分；因爲缺人，所以各人拉弄他人入伍。實在像我這樣的人只配畫菊花的，本來不必勞這一班那一班人責備的——可是，我要對自己交代明白，我應該畫他人不愛而我愛的菊花，一直畫到老。我喜歡學他人所不喜歡學的東西，這將是我的長處。

× × × ×

做人二十七年了，以前知道有這許多菊花，知道這許多菊花的性情嗎？我知道還有更多的事物爲我所不知道的，就是關於菊花的也千倍萬倍的多着，我想耐心而且盡力的去考究。宰平先生於講起古琴時說北京各種專門家之多，可惜他們不說，沒有方法知道他們。眞的，我們在這富有的人海中感着寂寞感着乾燥，可惜我們不

知道願意陪伴我們給我們滋潤的人。我決定人間多着有智識懂得生活的人，不只是種菊一事。

——北京乎，開明版。

畫餅充飢的新年多吉慶

孫福熙

這幾天街上熱鬧極了，黑陣陣的人馬擠來擠去的跳動，好像一隻有人在打擊的大沙盤中滾轉的沙粒。人數比平日增多了，貨物尤其多。你到東西牌樓或西單牌樓去看看，假象牙似的麥糖，有方條的，有圓塊的，成堆成堆的攤着，羊肉舖門口滿掛光油油的羊，南紙店門口滿掛大串的錠，粉條粉皮滿堆在雜貨舖門口，匏瓜做的飯瓢，高粱桿做的水缸蓋，薄鐵片做的簸箕與爐子上的通氣管等等一大堆一大堆的攤在我叫不出名字的店門口。總之，不論是一種職業，大家各各盡量的用力，提高而且推廣他們的營業，即使是一個糞夫，也為了「時代思想所趨」，他們車上藤桿中比平日特別的裝得充滿，

這些事於我有什麼相干呢，我何必管他。我只看中了畫兒攤上隨風飄動的畫兒。畫兒與我有什麼相干呢？看對了，我有誰可以去告訴，要他賣給我？倘若我願買了送人，又有誰可送呢？我不因此就不走近去看看。我能夠，當我看了想望有人買給我的時候，我就扮一個如此愛我的人，高興的買了，摸摸我的頭頂而送給我；當我看了想買來送人的時候，我就扮一個這樣得人意的小孩，喜吱吱的撲了過來，接受我的畫兒，說過謝謝之後，還要頑皮的說一句『我還要……』。

我記得小孩時在紹興所見「花紙」之好，有一張叫做「老鼠做親」的，到現在我還有很深的印像。全圖五六十個老鼠，都穿了紅衣，短袖短脚，露出多毛的兩手與兩足。老鼠掌旗，老鼠提燈，敲鑼的也是老鼠，吹喇叭的也是老鼠，抬花轎的搬嫁妝的成對成對的都是老鼠，而且轎裏面坐着一個蒙紅綢的老鼠新娘。可惜的，北

京畫兒攤上不見有這一類的，否則我必能把那時聽過的笑話與那時我所做的事被人當爲笑話講的都聯想起來，可是現在一點也引逗不出，不能講給你聽了。

這裏的畫兒取材於戲劇者最多，自然，尤其是武劇，而神怪事跡次之。武劇人馬衆多，不致冷落稀疏，佈局較易，而服裝面貌在戲劇中均已加重分量，有很顯明鮮豔的表示，例如關雲長臉紅，諸葛亮穿八卦衣，人人早已看慣，畫者不必費大力已可使人知道所畫的是誰了，這是多畫武劇的第二原因。孫悟空有通天棍，姜子牙有杏黃旗等等，在小說中不怕筆頭禿的描寫，讀者已夢寐不忘的記存着了。畫中表示了出來，閱者不必等待看這個拏武器者的身手與眉目，已很能想像他的神威了，自然，多畫武劇的原因是因爲大多數人喜歡武劇，小孩子喜歡打仗的熱鬧，無智識者喜歡打仗以發洩他不能發展的「抓地毯」。畫兒攤上畫武戲者之多，並不因爲別種的畫銷路大，早被人買去了之故，這是賣畫兒者幾十年的經驗，知道劇畫銷數大，非多備不可的緣故。這種畫材，無疑的，與戲劇本身一樣大多數，大多數是出於封神傳，三國志演義，西遊記演義，水滸等幾部小說的。我現在來看「拿白菊花」一幅罷。

在美珍樓，白菊花晏飛舉起右脚，躲避南俠展昭向下殺來的一劍。粉面哪吒盧珍，黑妖狐智化，小俠艾虎，山西雁徐良，玉面小專諸白芸生等團團圍攻。邢如龍擧着醬缸蓋，駭得凜凜戰抖的病判官周瑞淩在缸中了。牆頂，飛毛腿高謝，翻江鼠蔣平追趕着對打。

「哼！你要捧這種東西爲藝術了嗎？」這惡聲的警告喊住我的話了。

說起藝術，眞是慚愧。我雖然名稱是學藝術的，可是，我脹破肚皮的對你說，打領結我是學會了的，別的就什麼都不知道了。我之絕不談到藝術者正是我的美德呢。

「你消費了國家的巨資去學畫，回來了正應該……」

哼！請求原諒，這一次可否輪到我哼了。我不敢交易什麼巨資，也不會瞭解什麼國家，我願意學些畫兒，

只因為我自己的願意，並不為了什麼人什麼人。倘若說起報謝誰，自然，我出門去的時候，有一個車夫拉我到車站的；出門以前，有人燒飯給我吃，倒水給我洗，穿的是人家給我做的衣，住的是人家給我造的房子，而且直至現在我還這樣的在享受利益。這些人以及其他於我有益的，我都該一一的報謝嗎？這是不可能的；只要盡力從事一件事，未嘗不可盡我對於人的義務的。

不必見笑，看看攤上的畫兒就是我的公事啊，比起夾了皮包坐在兩輪子上拉着的簸箕中的人天天去劃到者還要正經。你如果願意說這就是我為了報謝他人而盡的義務也可以，你如果願意說這就是我為了自己如吸空氣的看重我的生命也可以。而且我也不管你願說那一句，或者願說不願說，我又要講下去了。

劇畫以外要算是年畫最多了。平日，大多數人好像大火時尋水的謀生，哪裏來的工夫買張畫看看。到了新年，農人，地裏是閒了，苦工，多半因為要他做工的人多半也閒着了，所以可以閒暇幾日，於是有看畫的時候了。而且這時節親鄰有工夫來往了，於是要點綴，愈加需要畫兒了，作畫的人給他們畫些什麼呢？第一當然要悅目，第二尤其要稱心。所以這種年畫總是祝福的。我也想過，如果年畫是宗教的，那末應該先有祝福這種畫材，而後漸漸進步，於是畫得更像更美了；如果年畫完全是藝術的，那末應該在原始時就用彩色施裝飾的了，而畫中象徵福利的材料並不是向來就用，只是畫家手腕的經濟，能夠一事兩用，後來漸漸的增加進去的。不過這種討論乃是舊法，藝術的手可以撫摩宗教及一切事物，而且向來是十分的撫摩一切的。同理，宗教也能吸收無論什麼事物，而藝術也被吸收在內。所以我認為年畫雖有宗教的意味，還是可以用藝術的眼光來批評的。這不必疑惑，說用藝術的眼光來批評年畫等於說年畫是一件藝術品。

『怎麼說呀！』

請不要跳起來。我說用藝術的眼光來批評年畫等於說年畫是一件藝術品，不過我們所拿着批評的一幅年畫是否合於藝術的條件，能否稱為美品是要待批評的。所謂一件藝術品者與不值得用藝術的條件來批評的物品相

對的。

我所見的年畫以「連年有餘」爲最普通。

畫上大多數畫一盤錢幣與金銀元寶，一個白胖的小孩捧着。這一幅裏，他手執蓮花，騎在魚上。因爲同音的關係，蓮與魚代表了「連」字與「餘」字。紹與用一隻蝙蝠一個長或圓的壽字圖案與兩個銅錢半疊的花紋合起來，代表「福壽雙全」的，又用一支筆一個亭子與一個如意(靈芝的圖案)合起來，代表「必定如意」的。想必各地不同，各有自出心裁的象徵。至於在北京，種類並不很多，與「連年有餘」相差不多的有「芙蓉有餘」等，還有直捷說「銀錢有餘」與「買賣發財」的。又有「官上加官」，畫中一個小孩正在戴帽，以「加冠」來表示加官。一個小孩地下爬着上面騎了一個人，表示「上」與「加」，現在只用帽字騎字了，想必小孩們不能懂了；將來廢去漢字，萬一這畫幅還在，看見這個老骨董，於是要猜什麼貓什麼旗，費盡那時的國學，專家的心思也如現在考據往事的考據不出了罷。

有一幅比較的寫實的，畫上十個大字：

「新年多吉慶，合家樂安然。」

一大間堂屋中，上面四盞外綠內白的磁罩洋燈放下光明，統治了全景。兩個大花窗下各有一坑。左邊坑上是一羣小孩在擲骰子，右邊坑上是一桌菜，男女老幼五人在聚食。五人以外，旁邊一個還不會多吃飯的小孩，爬着玩。兩邊坑上很整齊的疊着綢被，紅綠相間的。上面是枕頭。室中方桌邊三個女子忙着做餃子，北京人除夕且做且吃，聽說幾乎要吃一夜的餃子。怎麼知道他們忙碌呢？他們的神情是忙着的不必說了，他們不肯停手，餃子裝滿筐子了，不是自己搬開去，却讓一個小孩頂在頭上送過去，看這一點很可知道他們的忙了。也因爲忙的緣故，他們各讓自己的小孩自由，不加干涉。女孩子天生成的不惹禍，永遠是文雅的在母親袖邊，看桌上的忙亂。一個男孩見那個小孩用頭頂餃子筐，他妒忌了，伸起手趕過來說『讓我頂！』你想給他一摑，桌角

上的一盞洋燈與一支燭臺上的火光都抖抖的顫起來了。成筐成筐的餃子由一個女子在整理。一隻貓坐在桌上管餃子，十分的豐富與盛平景象。人家說，『那個貓兒不偷腥』，然而這個貓兒聽話又聰明。你說他吃得太飽睡着了，我要爲他擔保，你不看見他旋轉着耳朵在留心嗎？每張炕的旁邊有一灶，餃子已送到左邊灶上在煮了，一個婦人持勺子在攪動。右邊的，已滿鍋的饅頭，也要開蒸了。灶君在神龕中開了眼睛看着這些事。左角四隻大筐，寫着「金銀滿囤」，每個筐中滿是錢幣珠玉與金銀元寶，火光睒睒的照在扶杖的白鬍子老年人與中年男子的旁邊一個懷抱中的小孩，不知是什麼事，推開娘身，硬要近去玩一回，其實，此生遲早總要玩一回的。我似乎聽到鈴聲，一看是掛着小紅球的一隻叭兒狗向門口走去；兩個工人一個提壺，一個雙手捧火鍋進門來。門口紅底黑字的聯語是：

「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

門上是「玉堂富貴」圖。一隻豬一脚擺進來了，我不知道他來什麼的，大概是亥年刻板的，那末是辛亥，革命的一年刻的。還是更早，己亥年？

看畫中男子着袍褂外，藏的是紅纓花翎而且錢幣上畫有整個的光字與通字寶字的各一點，推測是光緒時代刻的板，看畫知木板已頗有損壞，證明其不是近年物品。

除輪廓是木板印刷的以外，有紅與綠兩色的細線是印的，其餘所有顏色都是手染的。染工自然很粗，常見染出範圍的。然而顏色極其鮮豔，可不是嗎，這一點就是使人愛買的大原因呢。面貌上用白粉很多，因此能勝過強烈的衣服顏色而透現出來。不論男女，面頰上都塗一塊紅，個個好像是劇中的旦。要說這是討厭的嗎？我倒不覺得，似乎反使面龐顯出了應有的起伏，木刻所印的眉目口鼻被白粉遮蓋了，所以須加畫一道。我買的一張上有一個小孩的眉目是忘記重畫的。面貌沒有正面的，有大半面的，加紅時也只一面，沒有雙頰都染的。器物的形體，人身的姿態都很可以了，只是因爲他要加重閱者注意力之故，竭力放大頭面。在這種畫上，不畫裸

體，衣飾又不能畫得精密，身材決不是重要部分了，頭面是可放大，然而他所畫男子的頭竟有占全身五分之一長的，小孩占四分之一，而女子身體畫得長顯出苗條秀色的，他竟幾乎占四分之一，因此覺得個個人物都是太笨的了。同一畫中三處見魚，魚是「餘」的象徵，所以愛畫，其實因爲魚是整個的，比無論什麼別的都容易表示，可是畫三處總覺太多了。

有一張是畫有許多神祇的，上面寫着一首「詩」如下：

「新正二月敬財神，一家五代頂樂身，拈香高舉朝天祝，祥雲四布吉星臨，招財童子來獻寶，利市仙官降德門，上方劉海金錢洒，虔心應發萬年春。」

此外有「新春大喜」「慶賞元宵」等幾種。其中有一幅寫「新春大喜，萬象更新」的，畫的上邊有一個日歷，寫着大中華民國十五年。註明十二月的大小與二十三節氣的日期（按這裏寫的都是舊歷，立春在十四年十二月底，所以少一個節氣。）兩旁有字：

「喜神西南，貴神正西，財神西南，太歲東北，八龍治水，五牛耕田，九日得辛，十壬四丙。」

可是他於「大中華民國十五年」下接着「灶君之神位」。我想不一定就用這張畫放在灶神龕中的，不過畫的是灶神，所以這樣寫了。畫中一人捧了「春」字獻呈神座，後邊一個牧人牽一牛，當是春牛，這是司歲收的。一隻象上立兩個小孩，一個是「春信梅花報」，一個是「秋香桂子登」。這些日曆，能使人全年寶貴他。窮苦人家，沒有多錢多工夫，買畫只能在新年一次，一張爛紙的畫至少要用一年的了，倘有不專是年畫性質而長期適用者更好於是有「三陽開泰」「雞鳴富貴」「士農工商財發萬金」等等。更進一步能帶些日常生活的意味而穿插景物的，如「春風得意」「瑞雪豐年」「莊家人樂豐年」等還是帶祝福性質的。有少數如「漁家樂」如「呼女窗前看刺鳳課兒燈下學塗鴉」並不是年畫了，不過這不是特創而是古典的。

還有一種可稱爲笑畫的，繪滑稽故事如一個賣帽者經過樹林，帽子被一大羣猴子搶去藏了。又如一個賣西

瓜的在柳蔭下睡着了，小孩們有的爬到樹上撒尿到賣瓜者的頭上，有的捧了西瓜跑走了。

還有「鬪蟋蟀」一幅，帶着風俗畫性質，但也混入滑稽趣味，一個小孩因爲他人不讓他看蟋蟀，拏了蟋蟀罐子撒尿了。但這一類很少見。

只有一幅是特別的，專畫夫妻間的笑話八方，一方畫「帶氣歸家要換鞋妻子跪下去脫靴」，一方畫「男子爲人最不高興妻修足洗裹脚」。

畫中有年份的爲丙午丁未，甚且早到癸卯，是光緒二十九年的。板大有寬三尺，高二尺的。小的是寬二尺，高一尺餘。想來在初刻板時是印在竹紙上的，現在都印在有光紙上了。可是這種紙也夠簡單了。

據說這種畫也是楊柳青來的。楊柳青是畫的繡的「春畫」的出產地，大多數姑娘都是做這種工作爲業的，將來總當去一看。畫上出版多署「戴廉增敬記」，或者這是在天津的發行者。有一種是印在瑞典紙上面的，寫「天津瑞昌彩印局」，這是木板套印而非手染的。

我自然又要說我的慚愧了，西洋畫輸入中國以來，大家非威納斯不談，法蘭西藝術不談了，究竟於愛看畫兒的人們有過什麼益處呢？……民衆們有他們自已的心腸，倒是粗陋畫中嘴角的微笑能夠笑出他們心中的快活；倒是粗陋畫中眼角的淚珠能夠哭出他們心中的悲哀。幸虧光緒年間有人給他們畫了，至今還能守着樂一樂，我不能用較好的去替代，何忍硬起臉兒到他們手中去奪下呢？想老爺們給他們福利靠不住，想老總們，給他們安寧又靠不住，老天嗎，老天也是靠不住的。惟有畫中明白是「新年多吉慶全家樂安然」的，於是畫餅充了飢了。可憐呵，然而更是可傲的，畫餅充了飢了。

你欲罵我災禍鉛銅嗎？但我決不嘆只是災禍鉛銅。、家過年忙，我也來湊些熱鬧。我最愛對牆壁說話，而且覺得熱鬧，因爲我在說話之先已經扮了一個聽我說話的人了，於是畫餅充了飢了。

——載北京孚，開明版。

紹興通信

孫福熙

豈明先生：

紹興正在努力建設了。

大街上，從大江橋一直到水澄橋，兩面的房屋，不論是什麼店，不論是舊屋或新建，都依照規定的尺寸，像刀切一樣的劃了一條綫，一概都拆改進去，現在雖然是滿地斷磚碎瓦，禁止車馬通行，連不被禁止的行人，也不能通過。但有一天完工以後，其街道之平直，一定比一隻手上的五個手指一樣齊，比天下的人一樣高的實現，更是一個壯偉的奇觀。

不過，正如一切豪舉一樣，這拆屋的國家大事中也有相當的軼事，可使我們題外的體味，這軼事不是拆屋時發見一條五頭大蛇，也不是一位拆屋工人的老婆偷人這一類軼事，乃是，很簡單的，有幾間房子拆得很引人發笑。大街房子原是參差不齊的，有的房子，於拆去半間以後，就把櫃頭移進，幾個夥友坐在店堂中，肩背相挤，失去了以前可以集隨便踱幾步的地位。有的只剩了一條狹簷，不但不能放櫃頭，放貨品，要讓夥計們單行横排的立着也不夠地方了。人家於拆去以後，就加上一個門面，居然遮住了一切寒酸的內容，而且門面上塗了黃沙，人們一見就稱他爲洋房，時髦得很，可憐這種狹小如屋簷的店面，只得聽街上走過的竊笑聲，連做起一個洋門面來遮掩倒楣遭遇的資格也沒有了。

據說，照規定，頭等路寬三丈六尺，二等二丈四，三等一丈二。三丈六算得什麼呢？幸而現在還只知道馬路要寬，以便拉人力車開汽車，有一天知道馬路的必要條件，除廣闊以外，還要種樹，那時當然再下一個命令，再劃一條直綫，要一概店屋再行拆改進去。而且，有一天知道了店屋與街路一樣的要廣寬的時候，當然再

下一個命令，再劃一條直綫，要一概店屋再行拆改出來到街中心，每家店屋的後門裏原是藏垢納汚之所，這是不損體面，所以無人干涉的了。現在店前既窄，只得竭力在後門推擴。廚房，茅廁，臥房，儲藏房都在這裏，然而因爲馬路已成新式，建設事業已告成功，再有天大的事，如果有人提一提，不就是反革命嗎？於是天下太平了。

水澄橋上的瀔石齋刻字店已經拆去不知搬到那裏去了。望江樓自然不再有樓，將來總有望江路或者中山路這類名字來替代，而樓下有名的饅頭攤，算是還沒消滅，躲在附近小弄內營業。

『有破壞然後有建設』，這名言正與『有戰爭然後有和平』，一樣的有英雄的氣槪。不過屠夫未必就是英雄，做英雄也不必一定要殺人，我覺得，在寬闊的平地上去建設起新屋新市，更是英雄氣槪一點。紹興有的是空地，五雲門外，西郭門外，在寬廣的田地上。規劃起新式的射輻狀的馬路，不僅可以拉人力車，開闊人的汽車，還可以實行世界第一的夢想。至於在舊市旁邊另建新市，原是各國早已通用的辦法，外國不見得像中國的多英雄，也不見得像中國大氣量，肯把固有的東西在建設的美名之下白白的去了。季谷兄對先生說，威尼斯眞好玩，因爲他很像紹興。他之愛威尼斯，不免有愛好故鄉的份子在裏面，而多少歐美人東方人不是生長在紹興，沒有到過紹興的，也是愛在威尼斯的灣曲水上，狹隘街道中遊玩。說威尼斯眞好玩，我敢擔信，威尼斯的建設大家，有一天聽到紹興拆寬街道的新聞，决不起而模倣也。

至於橋上開店，自然不合建設家心中的譜，因爲我相信美國是决不在橋上開店的。不過他們卻也知道愛好意大利佛羅稜斯的古橋，多少美國的及各國的旅客都要到這橋邊遊玩，作畫或照相。而且在橋上買些珍寶及本地名產嵌瓷細工的裝飾品，作爲紀念，作爲送人的禮物。這橋上的店屋不僅望江橋下的饅頭攤的一家而已，橋的兩邊全是房屋，用斜支的柱子撐出橋外兩面，如紹興河上的過樓一樣，這上面就蓋起木屋，參差不齊，色彩亦新舊不一，約計二三十家之多。

中國是最會搖尾巴的國家。所憾現在沒有錢，有一天手頭寬裕了，也要學學闊氣，造幾座五十層八十層的摩天樓，以示與世界上最闊氣的國家並坐並行了。至於有沒有人愛住這高樓，倒是不關緊要的。再有一天莫索里尼闊氣了，紹興一定會產出一班建設家，下令在望江橋水澄橋上建造起佛羅稜斯古橋上所有的房子，卻不准擺饅頭攤開刻字店，只准一律賣意大利的珠寶嵌瓷的裝飾品。

到了那時候，或者也好了，但要等莫索里尼打到中國的時候再講，這是後話。但眼前實在乾枯極了，我想給姪孩們買些玩具，從清道橋一直到大江橋大路，竟一件也沒有。我記得幼年時很有許多玩具的，你在講「河水鬼」文中所提到的花棒槌，我也玩過，現在連爛泥菩薩也買不到一個。至於舶來品的玩具呢，是沒有，總算全大街有兩家洋廣貨店是有一點的，不但數量極少極少，而且陳舊不堪。我勉強的買了一個日本做的不倒翁，他的重心不用水銀而用一片鉛釘在底下，倒了以後是很難再起來的。

我不知道，不用玩具的紹興小孩，成人以後，將是何種樣子。

不用玩具的紹興小孩子不得不找別的遊嬉。我在府橫街（現在不知道叫什麼街了）看到小孩的一個遊嬉：街上睡着一隻童年的狗，滿身癩皮，已經不留一毛，一個裸體的小孩畏懼的俯倒去，在這隻狗的臉孔前揮手，狗並不起立抗拒，於是他在狗頰上打去一個耳光，而自己立起就逃。這隻狗，大約因爲癩的緣故，懶得毫無抗拒的意思。而周圍的十數小孩贏得全數狂喜。倘若這是一隻多毛而怪活潑的哈叭狗，躺在絲絨如茵的沙發上，一個秀美的小孩，出肥嫩的小手，在狗臉上拍一下，而這隻狗因爲愛孩子的驕憨，毫不表示抵抗之意，小孩的父母或旁人見之，其有不覺小孩爲可愛的嗎？然而府橫街小孩的打癩皮狗，卻使我不以爲然，他的父母，或旁人見之，也未必覺得這小孩爲可愛的吧，背景不同，其意義完全變過了。

漂亮少年穿上筆挺的西裝，自然是漂亮的（聽說近來穿西裝要捐了，穿綢緞的袍褂者更加漂亮，因爲還加愛國的美名。）這種少年從小衖裏得意洋洋出來的時候，我不但不覺得他是漂亮，而且代他肉麻。馬路無論如

何的廣闊，衣服無論如何的華美，在沒有智識的赤膊人們的油汗滿背拳中挨擠出來，有什麼可以漂亮自豪呢。吞着麵包，吐着「也是」，自以爲與高鼻子一樣身分，沒有骨氣的蝸牛，自以爲伸長時飼長蛇一樣，這是同樣的自豪。

現在紹興正在招兵，有一天紹興兵打到北平時，我與你可以免爲敵國之民，而且可以自由通信了。

講到招兵，也有一點軼事，大路杏林菜館的帳房先生忽然被警察們拉去當兵了，拉夫而到店裏面去拉，殊屬創見 所以大家都注意這帳房先生出杏林而入槍林的理由。據說這警察們曾經到杏林吃喝後，要求掛帳，帳房先生要他們現給，於是警察們上了帳，到招兵時就來清算了。

龍山有改建公園之意，名字已經擬就，叫做「中山公園」，並非龍山公園，從此龍山也改稱中山，向龍王求雨改向中王。自摸龍風開罡也改稱自摸中風。

還有一件新聞，紹興近來很熱鬧，尤其是天初明及初暗的時候，大隊的蚊子嚷得眞起勁，他們徧身的刺人，一個不小心就吃了我的血，使我一塊腫。

孫福熙上。（八月十三日）

——載南華月刊。

山陰道上

徐蔚南

一條修長的石路，右面盡是田畝，左面是一條清澈的小河，隔河是個村莊，村莊底背景是一聯青翠的山岡。這條石路，原來就是所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的山陰道。誠然，『青的山，綠的水，花花世界，』我們在路上行時，望了東又要望西，苦了一雙眼睛。道上很少行人，有時除了農夫自城中歸來，簡直沒有別個人影了。我們正愛那清冷，一月裏總來這道上散步二三次，道上有個路亭，我們每次走到路亭裏，必定坐下來休息一會。路亭底兩壁牆上，常有人寫着許多粗俗不通的文句，令人看了發笑。我們穿過路亭，再往前走，走到一座石橋邊，纔停步，不再往前走了，我們去坐在橋欄上瞭望四週的野景。

橋下的河水，尤清潔可鑑。它那喃喃的流動聲，似在低訴那宇宙底永久祕密。

下午，一片斜輝，映照河面，有如將河水鍍了一層黃金。一羣白鴨聚成三角形，最魁梧的一頭做嚮導，最後的是一排瘦瘠的，在那鍍金的水波上向前游去，向前遊去。河水被鴨子分成二路，無數軟弱的波紋向左右展開，展開，展開，展到河邊的小草裏，展到河邊的石子上，展到河邊的泥裏……

我們在橋欄上這樣注視着河水底流動，心中便充滿了一種喜悅。但是這種喜悅祇有唇上的微笑，輕均的呼吸，和和善的目光能表現得出。我還記得那一天，當時我和他兩人看了這幅天然的妙畫，我們倆默然相視了一會，似乎我們底心靈已在一起，已互相了解，我們底友誼已毋須用言語解釋；更何必用言語來解釋呢？

遠地裏的山岡，不似早春時候盡被白漫漫的雲霧罩着了，巍然接連着站在四圍，青青地閃出一種很散漫的薄光來，山腰裏的寥落松柏也似乎看得清楚了，橋左旁的山底形式，又自不同，獨立在那邊，黃色裏泛出青綠來。不過山上沒有一株樹木，似乎太單調了；山麓下却有無數的竹林和叢藪。

離橋頭有三四丈處，也有一座小山，祇有三四丈高，山巔上縱橫都有四五丈，方方的有如一個露天的戲臺，上面鋪着短短的碧草。我們每登上了這山頂，便如到了自由國土一般，將鎮日幽閉在胸間的遊戲性質，儘情發洩出來。我們毫沒有一點害羞，毫沒有一點畏懼，我們盡我們底力量唱起歌來，做起戲來，我們大笑，我們高叫。啊！多麼活潑，多麼快樂！幾日來積聚的煩悶完全消盡了。玩得疲乏了，我們便在地上坐下來，臥下來，觀看那青空裏的白雲。白雲確有使人欣賞的價值，一團一團地如棉花，一捲一捲地如波濤，連山一般地擁在那兒，野獸一般地站在這邊：萬千狀態，無奇不有。這一幅最神秘最美麗最複雜的畫片，祇有睜開我們底心靈的眼睛來，纔能看出其間的意義和幽妙。

太陽落山了。它底分外紅的強光從樹梢頭噴射出來，將白雲染成血色，將青山也染成血色。在這血色中，他漸漸向山後落下，忽而變成一個紅球，浮在山腰裏，這時它底光已不耀眼了，山也暗澹了，雲也暗澹了，樹也暗澹了。這紅球原來是太陽底影子。

蒼茫暮色裏，有幾點星火在那邊閃動，這是城中電燈放光了，我們不得不忽忽回去。

——載龍山夢痕，開明版。

快閣的紫籐花

徐蔚南

細雨濛濛，百無聊賴之時，偶然從花間集裏翻出了一朵小小枯槁的紫籐花，花色早褪了，花香早散了。

啊，紫籐花！你眞令人憐愛呢。豈僅憐愛你，我還懷念着你底姊妹們——一架白色的紫籐，一架青蓮色的紫籐——在那個園中靜悄悄地消受了一宵冷雨，不知今朝還能安然無恙否？

啊，紫籐花！你常住在這詩集裏吧；你是我前週暢遊快閣的一個紀念。

快閣是陸放翁飲酒賦詩的故居，離城西南三里，正是鑑湖絕勝之處；去歲初秋，我曾經去過了，寒中又重遊一次，前週復去是第三次了。但前兩次都沒有給我多大印象，這次去後，情景不同了，快閣底景物時時在眼前顯現——尤其使人難忘的，便是那園中的兩架紫籐。

快閣臨湖而建，推窗外望：遠處是一帶青山，近處是隔湖的田畝。田畝間分成紅綠黃三色：紅的是紫雲英，綠的是豌豆葉，黃的是油菜花。一片一片互相間着，美麗得遠勝人間錦繡。東向，叢林中，隱約間露出一個塔尖，尤有詩意。槳聲漁歌又不時從湖面飛來。這樣的景色，晴天固然好，雨天也必神妙，詩人居此，安得不頹放呢？放翁自己說：

『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烟雨中，天教稱放翁。』

是的，確然天叫他稱放翁的。

閣旁有花園二，一在前，一在後。前面的一個又以牆壁分成為二，前半疊假山，後半鑿小池。池中植荷花；如在夏日，紅蓮白蓮蓋滿一池，自當另有一番風味。池前有春花秋月樓，樓下有遍額曰『飛躍處』，此是指池魚言。其實，池中只有很小很小的小魚，要它躍也躍不起來，如何會飛躍呢？

園中的映山紅和躑躅都很鮮妍，但遠不及山中野生的自然。

自池旁折向北，便是那後花園了。

我們一踏進後花園，便一架紫籐呈在我們眼前。這架紫籐正在開花最盛的時候，一球一球重疊蓋在架上的，俯垂在架旁的盡是花朵。花心是黃的，花瓣是潔白的，而且看上去似乎很肥厚的。更有無數的野蜂在花朵上下左右嗡嗡地叫着——亂鬨鬨地飛着。它們是在採蜜嗎？它們是在舞蹈嗎？它們是在和花朵遊戲嗎？……

我在架下仰望這一堆花，一羣蜂，我便想像這無數的白花朵是一羣天眞無垢的女孩子，伊們赤裸裸地在一塊兒擁着，抱着，偎着，臥着，吻着，戲着；那無數的野蜂便是一大羣底男孩，他們正在唱歌給伊們聽，正在

奏樂給伊們聽。伊們是結戀了。伊們是在痛快地享樂那陽春。伊們是在創造只有青春，只有戀愛的樂土。

這種想像決不是僅我一人所有，無論誰看了這無數的花和蜂都將生出一種神秘的想像來。同我一塊兒去的方君看見了也拍手叫起來，他向那低垂的一球花朵熱烈地親了個嘴，說道：『鮮美呀！呀，鮮美！』他又說：『我很想把花朵摘下兩枝來掛在耳上呢。』

離開這架白紫籐十幾步，有一團短短的冬青。繞過冬青，穿過一畦豌豆，又是一架紫籐。不過這一架是青蓮色的，和那白色的相比，各有美處。但是就我個人說，却更愛這青蓮色的，因為淡薄的青蓮色呈在我眼前，便能使我感得一種平和，一種柔婉，并且使我有如飲了美酒，有如進了夢境。

很奇異，在這架花上，野蜂竟一隻也沒有。落下來的花瓣在地上已有薄薄的一層。原來這架花朵底青春已逝了，無怪野蜂散盡了。

我們在架下的石凳上坐了下來，觀看那正在一朵一朵飄下的花兒。花也知道求人愛憐似的，輕輕地落了一朵在我膝上，我俯下看時，頸項裏感得颼飀地一冷，原來又是一朵。它接連着落下來，落在我們底眉上，落在我們底脚上，落在我們底肩上。我們在這又輕又軟又香的花雨裏幾乎睡去了。

猝然『骨碌碌』一聲怪響，我們如夢初醒，四目相向，頗形驚詫。即刻又是『骨碌碌』地響了。

方君說：『這是啄木鳥。』

臨去時，我總捨不得這架青蓮色的紫籐，便在地上拾了一朵夾在花間集裏。夜深人靜的時候，我每取出這朵花來默視一會兒。

——載龍山夢痕，開明版。

香爐峯上鳥瞰

徐蔚南

我們公司裏的經理先生袁老板自從春間到了越州以來，三個月工夫裏，越州底名勝幾乎都被他游盡了。但是還有一處凡到越州來的人都要去一次的地方，他却還沒有到過，就是那有名的會稽山中的香爐峯，他已幾次想去，但沒有機會。曾經去遊覽過的華先生故意對他說山峯怎樣奇峭，風景怎樣美麗。吃飯的時候他要問人家肯不肯伴他去游一次，那位華先生便要插嘴說：『香爐峯底風景眞好，眞眞好！非去遊一次不可！』袁老板想去遊覽的心自然更加熱烈，可是總沒有人伴他去。上星期三吃早飯的時候，他又說要到香爐峯去，仍沒有人和他作伴。恰巧這天我把應辦的事務辦好了，我便對他說同他去。我們决定要去之後，自然而然有人要來加入了，加入的人就是那位挑逗袁老板的華先生。

香爐峯委實很壯麗，昨年秋季我已去過三次了，若然風景不好，我也不肯幾次去勞力了。我還記得第一次去遊的情景，我和同遊的人走下山脚之後，遇見一條泉水的時候，我們因爲走的脚太熱了，大家都脫去了襪子到泉水裏去洗足。汗出過多的脚一浸到冷冽的泉水裏，比吃冰淇淋還要爽快百倍，至今我仍想着那條泉水呢。第二次去的時候，大家乘着上山轎，就是祇有二支粗竹，一塊小方板的轎子，有山的地方大抵都有這種轎子的。但是我底朋友却初次看見，定要把這種轎子攝一葉小影，可惜拍了囘來洗不出。另一張攝取個香爐峯的，到清清楚楚；香爐峯眞個像只香爐，方方的一塊岩石突出在尖峭的山峯上，誰都首肯說這是名副其實的。登山的路大抵有好幾條，有的是大道，有的是羊腸，有的是險峻的，有的是比較平坦的，香爐峯上的路當然也是如此的。這次我們和袁老板去走的，是山後西北面的一條小路。起初，雖然在荊棘叢中走，但路還平，到後來路漸漸地高了，走到一條大路上了。路上雖然沒有荊棘，但也沒有樹木，太陽毫不留情地直晒在我們身上。我稍

稍有些之力，但不十分苦。袁老板的又長又大的身軀却受累了。平日間，人家看見他的身子好壯健，威風凜凜的，如今登山却不及我們小身體底敏捷了，他總跟在我們後面，離開十幾丈遠幸而已走上一半路，已到了山腰裏的中天竺了，大家便坐下來休息。華先生忙着把草帽來打扇；他看見一尊菩薩面前的一方匾上寫着『上有青天』，他便說道；『不對！不對！上有屋頂，哪里是青天！』說了這一句話後，倒不作聲了。過了十幾分鐘，我們再走上去，走到一處，見有二方岩石橫堵在路上，中間的一條通路，祇容一個人底身體進出。在這二方岩石下撐着許多的小樹枝，他們不知道撐着這種小樹枝的道理，我早來杭州十幾個月却已知道其中的意義了。原來老太太們年紀老了，背脊時要酸痛，據說若將樹枝去撐在那二方岩石下便可免除背痛。華先生聽了我底話，便說道：『彎下身子去撐樹枝，老骨頭「格」的一響，那麼眞要背脊痛了，這眞是叫做「要好勿好」了。』他彷彿經驗過的一般。

走到瘦牛背底地方，山路眞是很危險，『一失足』便要『成千古恨』的，好得兩旁都有鐵闌干，走時膽就壯了。華先生將他底手杖向闌干上一擊，清脆的聲音要延長到五六秒鐘。

終於登上山巔了。山巔上的廟宇是南天竺，據說唐朝時候就有的了。香案上排列着十多個籤筒，華先生對觀世音娘娘鞠了一個大躬，便向籤筒抽出一枝籤來。他求籤的玩意兒是老弄了。今年爲是要到越州來，經過杭州的時候，他到月下老人底廟裏去求了一枝籤，籤經上說道：『兩世一身，影單形隻。』好可憐！幸而他已娶妻三四年了，這番他在觀音娘娘前求籤大抵是爲求子吧。他抽出了籤之後，却不去對籤經，或許他恐怕觀世音娘娘底說話類似月下老人底說話嗎？

在香爐峯頂瞭望四周底風景畢竟不差，四周底青山如波濤一般地起伏，山下的紅色廟宇在萬綠叢中更覺非常鮮豔。縱橫的田畝碧綠的一方一方接連着，齊整的比圖案畫還要好幾倍。煩囂的市聲一點也聽不到了，祇有樹葉底低語聲，枝頭小鳥底歌唱聲，村犬底遙吠聲：這種種聲響多麼自然，多麼感人！

回頭望，城中的塔山那邊，龍山上的望海亭那邊，密重重的房屋擠在一起，塵塵繚繞，有如包在濃霧裏；這兒山峯上有清朗的天空，有熱力無量的太陽，有令人爽利的輕風，兩地相較，那城市眞是『狹的籠』了。袁老板背倚在岩石上，時而遙望四周，時而俯視千尺下的蜿蜒的小路。他也不勝讚美這山峯底峭拔了。

下山時，我們是從東北的一條砌成階級的路下去的。這條路上清涼的多，太陽被左方底山遮去了，而且路旁有茂盛的竹林。蜻蜓粉蝶不時在我們面前飛舞，濃郁的花香四處飄散着，小鳥底嚶聲，清脆宛轉，上山時勞頓了的兩條腿，此刻輕捷的多了。

——載龍山夢痕，開明版。

放生日的東湖

王世穎

這是第三次遊東湖了。我初到越州，第一遭去訪問的山水是東湖，中間又去過一次，那天　東湖放生的那天，我又去了一次。三次中間，這一次，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景象；不過是適逢盛會，冷落的崖壁之下，平空添了一大羣一大羣仕女底足跡，清碧的池水裏，倒映了幾許釵光鬢影以及漁夫俗客底影子罷了。

東湖離城不過十幾里路，舟楫可通。當初湖址都是石山，經石工一番開鑿，幾年以後，巍峨的石山，一落千丈，變成很深的地窖了。後來有人把此石山外的水，放往深窖中去，東湖便這樣造成。前清有一位姓陶的，在那裏經營田舍，從事葺理，居然另是一幅天地了。

石工剝鑿的痕跡，幾十年以後的現在，還是顯露在我們底眼前。幾十丈高的峭壁，石角崢嶸，除了石縫中有這麼一兩株野花，其餘一片都是黝青的顏色。立在湖底堤岸上，仰頭瞭望，那巖巓盡處，上面覆上一層青黃的小草，大概又是別一世界了。上面祇有一株蒼梧。昂首向青天，睥睨了一切，人工底灌溉，蒼梧是不用的；

人又何必夢想去灌溉它呢，祇有它纔會生在那崚嶒的巖頂上呵！巖上大概還有人煙，我們看去，常有侏儒般的女人在那兒耕種。居高臨下，伊們是多麼饒爽呀！

我和一般朋友——男的女的都有，在今天來，幷不知道是放生的日子，我們滿望着在幽篁深處清談一下，可是今天底東湖隨處都是紅男綠女底足印了。我們懊喪之餘，大家都說着不快。我尤其會不樂意起來，因爲南方濕重，我底足疾，發了三個月，老是不好，今天興致特別好，鐵拐李般蹺了脚來，反弄了個滿腔沒趣，對我底脚開玩笑也太利害了。

三十幾個人，三三五五，各自跑向愛跑的地方去。我也撐着手杖和幾位朋友前去。陸女士主張到湖中去蕩漾，我們都附議，可是找不到艇。東湖底水面，今天假依一番。看來是無望的了。

少年人總是這樣：遇到了失望，總是不到黃河心不死的。伊們到了此地，失望了，下艇流連的觀念，又失望了，但伊們還不斷地向前，要在塵囂中找出乾淨土來。我底　雖然有些倔強，却又不肯在伊們面前顯出頹唐的志氣來，它也就祇好跟着我底心走了。

我們終至於沒有找出合我們心意的地方來！還是在人叢裏混混罷。

這種放生，眞是笑話，漁人網羅了無數的田螺，無數的魚蝦，堆滿了一船，沿路兜售給放生的遊客，被放的田螺魚蝦，這天白白被太陽晒了一天，做了一天任人播弄的玩物。便宜了漁夫，今宵可以陶醉了，受苦的還是田螺魚蝦。

一大筐底千年龜，人們一只只拋向湖心去。龍鍾的軀體，究竟不活靈，我在岸旁，順手到湖中便撩到一只。伊們都說是放生的，不應該捉。其實，我捉的不過一只，漁夫們一筐筐地捉，還有人買了去呢，弄來弄去，總是便宜了漁夫。

我們一早解纜，過午有些餓了，到東湖附近裘女士家裏去吃飯。飯後坐談一回，便回城了；歸途和去途，

人物風景都依然，與味却是兩樣的。去的時候，遠山平水，着着入勝，胸襟也就跟着步步開拓，點水的燕子，容與的雙鳧，撲面來迎迓我們；歸途呢，同是一座山，山也會變了灰色，同是一片水，水也會皺得人心兒不安，幾隻燕子，幾對水鳧，似乎『爾爲爾，我爲我，』對我漠不相關了。等不到黃昏，頹廢的城樓已擋在眼前，一股俗氣逼人來。

——載龍山夢痕，開明版。

大善寺底塔

王世穎

大善寺底古塔便在公司底斜對面，一眼望去；雖然有屋脊遮住，看不到全身，却還可以有大半看見。據說寺與塔都是梁朝遺跡，一千餘年底古物，在中國不比得羅馬，却也罕見。這座古塔，巔頂突然瘦小，蒼老中帶點威稜的氣概，最好是陰雨底傍晚，我們憑窗看過去，就是一幅「黃絹幼婦」的畫圖。三兩隻飛鷹，盤旋在塔底最高層，徘徊顧盼；灰淡的幾個峯頭，隱現在塔底後面；絲絲的雨，孕着和風，陣陣地緩打着塔尖。這時的古塔，越映出矍鑠的精神來了。

我曾和老於越州掌故的金君，參觀過一次。大善寺雖不脫華嚴璀璨的氣象，可是門外羅列的小販，門內雜居的市肆，把佛門一片乾淨土，由清淨而淪爲醜穢了。據金君說，寺底基地，本來是四面臨水，便是公司前面橫街對面的河岸，也還是寺裏的基地；現在寺底面積，僅進門一片空場，一座大雄寶殿；此外雖有些房屋，却早在門額上掛了某行某店底招紙了。『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滄桑之感，在我心中也自然難免。我們進門以後，即朝北拐一個灣，在塵垢的堆裏亂鑽了一陣，居然找到了所謂『大善塔』了。塔基已略毀，枳棘叢生，礫石亂佈，四圍豎起木柵，竟不覺得雄勁的氣概在什麼地方：難道眞是『可遠觀而不可褻玩』嗎？建築工程倒不曾我們忽視，雖說荒蕪得很，却無形中在穹門牆角間流露出一些夏屋渠渠的本色。

關於古塔一切的掌故，全是金君告訴我的。越州掌故完全不懂的我，聽了自然得勁。從此我知道『大善塔』是梁朝的古蹟了。比我後來的同夥，我每每要這樣倚老賣老地指着遠處的塔尖，對伲們說：

『這是古塔，大善寺底古塔，梁朝底遺物呵！』

這類同樣意思而措辭略有不同的話，至少總說了幾十遍。我自己也不覺暗暗地好笑，因爲除了這座古塔以外，我便沒有其他關於越州的掌故，可以在新同夥面前賣弄了；在老同夥，更要拿我這幾句話做取笑我的談助。

這一天又是陰雨的天氣，室內靜悄悄地，同夥都出去了。我任意眺望這幅『黃絹幼婦』的圖畫，同時看着當風搖曳的電桿和庭院中的春梧，我便寫了下面的幾句：

『這一座古塔，
這一株梧桐，
這一支電桿
這一幅錯綜的背景呵！
禿頂的梧桐，
還怪煞春風不早來；
顫巍巍當不住微風細雨的電桿，
是二十世紀時代進化的產品呵！
還是古塔呢，
——矗立雲表，
老當益壯了！』

——載龍山夢痕，開明版。





722號
編號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042 4402

FOR USE IN
LIBRARY
ONLY

BRITTLE SHELF